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三七册目次

（雍正）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首三卷（六）（清）谢旻 陶成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〇〇一

（雍正）江西通志一百六十二卷

首三卷（六）

（清）谢旻 陶成等纂修

清雍正刻乾隆印本

史237-001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六

藝文序一

南北朝

廬山碑序

梁簡文帝

夫日月麗天皇穹所以貞觀川嶽帶地后土所以維寧廬山者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晨䴏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誠復慕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唐

送吉州杜司户審言序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

帝王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奇偶有數也況大聖提象羣臣守規杜司户炳靈𣃁林研幾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獨秀于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劘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寮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塵合絶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闔茂扁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櫂五湖之岀朝廷相送駐旌蓋于城隅之子孤游森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霄巴山一望䰟斷淥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遊寄洞庭之樂吳歈𧦬舞右琴左壺將以綏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挾琴起舞抗音高歌嗟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咏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术吾將老焉

秋於敬亭送從姪耑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旁今來有成鬱負壯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涕爲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寧闕乎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獨孤及

別駕者嘗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爲己任亦未始以廉直銜已名仕有餘力則寄傲于琴趣遠是以曲高意精是以聲全得於心而形於手故非外獎所及當其操絃如操政焉時人知其琴不知其政善而無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來思上合解榻卿大夫士從之如不及時因觀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道是行也吾子其懋修乃德恪警爾位夫亦將抑與不暇求於何有繼揚郢音明旦將遠廬峰溢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聽不可共由是衆君子賦詩以壯別且曰備折楊黃華之韻用抒他年之相思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林爲豫章牧豫章之人既庶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補先以檄徵協律於會稽

時人皆賀豫章之得賢協律之遭遇君子則曰夫子刃有餘地不啻切玉割小鮮而用其鋩無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蓋其不患秩卑而患己素餐不患國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為執射乎於是舉帆西陵是日于邁然後知大夫之感義而不私其身也千越長路江皐暮春沉吟泰山悽愴鏡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旦不共顧懐安敗名無勇也怨别傷遠非丈夫也苟將申其道而成其務則萬里咫尺少别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雜珮

送薛處士業游廬山序

薛侯敦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不言禄禄亦不及識其真者也為永歎而薛侯居之澹如君子哉若人也方以城市鄙于邱壑倦遊不如嘉遯是月也拂纓上之廬西遊廬山山上有峰頂大林下有東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慧遠道生二公昔嘗眷戀于斯焉履痕屐齒遍滿崖谷神期肸蠁恒若對面之子之往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待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者其或有利涉之樞機乎道補闕驛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略各以文為貺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言用代疎麻瑤華之贈

送李校書歸江西序　于邵

與子中外表也親之至也異姓莫先睽隔不面老而方合可為長歎息矣曷期遠會于零桂之間哉大火之交南秋可畏其歘如蒸其華轉鮮昏霾而禽鳥欲絕曦赫而薄鑠無措易睞不足以禦流汗並燎不足以敵炎氛于遝客也是甘其艱子薄遊也何在斯槃況依藉門户本儒家之文行總貫陰陽

乃王官之武備聰明精密道不苟合真吾人之益者也以世多故始家廬陵悲鄉國之眇邈想邱園以蕪沒羈旅南土復何言哉季子無金未下妻嫂淮陰寓漂終取王侯無以風雨為晦無以名位自薄秉時體命其乃光乎予屬湘東之命子有淦西之役非適之適我勞如何雲天茫茫行矣自愛

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洪州之為連帥也舊矣自幽薊外姦加之以師旅十年之間為巨防焉當閩越奥區扼江關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歸道往之今民大和會故朝廷重於鎮定咨爾宗枝勉移獨坐之權實專方面之寄七州奔走而承命一都風化以在我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況加彼數賢為之助理何憂乎杼軸為獎何畏乎寇賊不奔敗然則政由宇下風馳境上上下之交理道彰矣良辰歲首薛公歛離蒼然霜林墜葉為衆别怨既如此歲窮又如此豈長年之所獨悲抑同人之所增歎邵史官也歲職在書法以中丞宣力王室以司議碩畫幕中予將書之行矣自念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權德輿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為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尋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茲再會久飫諸公之議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機彎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磐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之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隽望公範拂拭遷掖從容長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

酌六經精義以贊軍政俾介冑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硎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詎知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邪臨岐話别迭以勉固志業而已若憮然涕下以聚散為念此可略也衆君子置之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昔安邸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兄實承安邸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懿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褎衣大帶名未登于王府方以一葦為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

上饒順流于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趨為念鄙則不敏粗為哲兄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為屠沽夕拖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諠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霧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書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為心德輿羈丱時伏見從叔父義興君戶部君送别二序自前秦安邸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辨其昭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貽封之慶其素履淑行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初以仁愛任卹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為孔門上弟宏之在人仁遠乎哉況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廉可以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乎佐酒霑醉歌詩為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蕭侍御喜陸太祝自信州移居洪州玉芝觀詩序

太祝陸君鴻漸以詞藝卓異為當時文人凡所至之邦必千騎郊勞五漿先饋嘗考一畝之宮於上饒時江西上介殿中蕭侍御公瑜權領是邦相得歡甚會連帥大司憲李公入覲於王蕭君領廉察留府太祝亦不遠而至聲同而應隨故也

先是嘗舍于道觀因復居之竹齋虛白湖水在下春物萌動時鳥變聲支頤散髮心目相適蕭君悅其所以然也既展賓主之貺又歌詩以將之其詞清越鏗若金璧得詩人之辯麗見君子之交好詩既成而太祝有酬和之作復往之盛粲然可觀客有前法曹掾崔君茂實文場之舊以六義為己任攘臂拔筆而為和者惟三賢師友風騷迭為強敵志之所之發為英聲其於奇正相生質文相發若笙磬合奏組繪交映君子曰侍御唱之太祝酬之法曹和之是三篇也不可以不紀況合散出處之未始有極耶以鄙人嘗學於是俾冠以序其或繼而和者用先成為次序云

暮春陪諸公遊龍沙熊氏清風亭詩序

暮春三月時物具舉先師達賢或風於舞雩或詠於蘭亭所

以暢情靈滌勞苦使神王道勝冥大天倪吾徒東支體於府署以簿書爲拳梏有日矣故因休沐之暇考近郊之勝郭北五里有古龍沙龍沙北下有州人秀才熊氏清風亭蓋故容州牧戴幼公前倉部郎蕭元植賢熊氏之業之文尚茲境之幽曠合資以構之創名以識之五年矣初入環堵中有琴書披篁躋石忽至茲亭鄱章二江分派于趾下匡廬羣峰極目於枕上或澄波淨綠相與無際或孤煙歸雲明滅變化耳目所及異乎人寰志士得之爲道機詩人得之爲佳句而主人生於是習於是其修身學文固加於人一等矣況其志勵於螢雪之下業成於薪水之餘則甲科令名如在指顧是會也有御史府楊君薛君環列崔君校理魏君皆以文發身或再戰再克予與皇甫君不黜是進亦陪其歡虛中曠然取樂名

教而主人趨隅拜下敬恭得禮請酌古道徧徵歌詩因曰自十數年間佐是府者騰陵杳冥離會靡常衆君子用舍乎時未始有極然異日之適非今日之適也至若心同於內跡將於外交臂暌視吾喪我於此亭者一生幾何是不可以不紀乃次詩于屋壁各疏爵里以爲清風亭故事云

臘日與諸公龍沙宴集序

清祀嘉平著于三代蓋祭百種以報嗇表一歲之順成故吾徒亦休澣考勝用文會友龍沙古地大江在下可以縱遠目可以滌煩襟況簪裾成列觴豆備薦酒酣神王舉手拊節盡一日之澤遣百慮如遺二三子唯今日可以酒狂而不盡是無勇也

遊大林寺序　白居易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特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息慈寂然凡十有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宏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

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

信州刺史府君集序　顧況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于百穀主文之臣如太皞之於句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真天寶中與兄太沖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孔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秘書監丁刑部三侍郎時謂得人翕然趨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親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福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於是清響不奮哮嘵有聲或以其言黷朝與戩子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

有讒賢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蠹如樹之有蝎不敢蔑焉役
又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虔惕苟無深疵不敢言瑕春秋暮
矣溫溫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廬邇而不
得歸朋方覺而君已殁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
略舉奇峰紀勝境至於鬼怪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
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什朓蔚羅走思以自適其可
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
託家子諷誦厥德不忘前好得而敘之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焉当
是隱逸憔悴羔雁不行蒼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峨嵋
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

闕文絡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
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
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
還棹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搴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
瀛豈復又縈於塵網覩君趍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
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究人
子幣帛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
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采蘭以送之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符載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
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髦彥
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富百倍有識君子咸舉手而指之
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倅辟于崔君真得賢也崔君名
稅字公約天質方厚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
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諧言語飲酒可百觴交
朋好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
貞幹調補義興尉參河南府軍事劃而不細曠而能斷蹤跡
清直風聲藹然是知動公卿之顧走羣府之檄士林藉藉有
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祇承本府之命
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饑渴
等每賓客至登膺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
周旋襟期洞開況與常侍交分重邱山疆埸連風煙見我從
事暫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繾綣以道平生之意乎繇是窮勝
賞酬宴醲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黃鶴山山中頭

陀大雲精舍額師竹院惟一師茶園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
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芳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
衆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或囋丸劍之躍跳鄙絲桐之嘈
嘈大夫乃減徒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坐觸陰
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為我笙鏞往復如此彌
旬累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櫂黯然
愁慕南浦悠悠別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
四者難并今實并之矣嘗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
夏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之乎展布亦力好輔君子以成
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事久困倦劇未能掀觸抒思故
小生敢於敘述冠於首章不知慙怍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
一物為道路之志

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　李遠

會稽賀憑以著作郎出宰永新其行也其色似若有不懌者一時學省憲府之友咸共語之舉杜甫詩云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乃相與賦詩送別秦東亭隴西李遠獨後至舉杯而前曰予毋以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古者公侯之地方百里自秦以來大縣且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十而有餘漢晉以士爲之宰俾教其鑿井耕田養生送死而無憾歲賦其租以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以榮祿之也特養其廉以敎民爾士既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止盡心以理之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詐暴憯斯無愧於取直而不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爲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與荆楚爲鄰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漑之其君

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鬬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嗚嗚鼓角雞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勿以險遠難治而自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其爭因其利而役之則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老慈幼悉知而勸於爲善自無懷詐暴憯之習矣然後手揮五絃于堂上樂其志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靜居仁由義皞皞熙熙同登壽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事待子三載而來歸報政也勉之行無忌

宋

題宜春臺序　劉嗣隆

江南古郡素爲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也闤闠之旁崛起數百尺陰森竹樹掩映棟宇遠而望之峻不可陟梯攀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望人煙四時佳景羅列目前爲一州之壯觀萬象之遊息矣夫名山異景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邃若根盤里巷之間影落軒窗之裏則未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廡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爲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又郡之人盧肇袁皓輩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豈好奇逐勝之心有所未至耶抑不爲好事者所保有所遺墜耶不知其果如何徒使曉煙暮雲咸有鬱鬱之狀嘉木修篁如聞太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衆矣觀其雉堞之上闕其無霧異之迹豈足與夫斯臺爭勝哉而王勃爲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畫

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以繼風雅之末亦自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雪勝槩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送曾鞏秀才序　歐陽修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于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累黍不中尺度則棄不敢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反同衆人歎嗟愛惜若取舍非己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往往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

其大者固已賦畀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蕕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穫則豈不多耶曾生藁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

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八境圖後序　蘇軾

南康江水歲歲壞城孔君宗翰為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某為膠西守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某南遷過郡得遍覽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相與請於某曰詩文皆嘗刻石或持以去今亡矣願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既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月十九日

范文正公鄱陽遺事錄序　陳貽範

漢孝宣帝嘗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天下之廣郡有太守能用良稱者幾人哉且鄱陽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楚東境後屬吳史記言昭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蓋其事也秦并天下曰番陽縣屬九江漢更為鄱陽縣係豫章後漢建安十五年吳大帝時張昭等議以豫章土廣人夥請分置廬陵鄱陽二郡初治鄱故城後徙吳芮城即今之所治也梁

天監中置吳州陳廢為郡隋平陳罷郡為饒州大業仍為郡唐武德四年平江左乃復置州則饒之為州殆四五百年矣推諸牧守無慮近千人然攄于廳壁記自開寶八年僞唐歸朝有鐵林軍主張仁忠權知焉迄元祐壬申朝奉大夫鄒輌凡六十有八人而比閱州圖經序賢牧內史者止吳周魴晉虞溥隋梁文謙柳莊梁陸襄唐馬植李復七人焉求之州圖閒有周虞梁柳陸馬李七公與顏魯公并文正公畫像以千百歲而守者近千人而其著于圖記繪像者陸虞二內史梁周二太守柳儀同馬常侍李刺史顏范二公九人云二千石之良不幾於難有耶余倅于饒見魯公雪程小娘被寃事特道其始末以圖其像以附文正公之祠堂是賢太守不可得而多也噫鄱陽之守近千人著于圖記繪像九人而公之德

光宋泯饒人爲之立祠班春堂天慶觀州學之講堂凡三所
由景祐距此僅六十載香火不絕牲牢日盛較以千人間流
澤之遠恵愛之被獨公一人而已矣然公之遺風餘美實浹
乎物每見于民之去思又豈止夫祠堂而已乎公視政日所
以制作修創之跡游賞吟咏之舊莫不敬而念之余因采其
所敬念者命曰范公鄱陽遺事録非敢徼名于世庶其垂話
于後而不事乎名堂之歌咏也且公始通判河中府徙宛邱
歴延慶杭越蘇潤青潁鄧耀鄧永興一十二郡絕猷茂績爍
在國史家集奏議間何假乎是歟如公所至有思鄧慶二州
民與屬羌晝像而生祠之御篆以褒賢碑額青史傳載四方
千載固已聞之矣竊疑饒之遺事或有所未聞者安得而棄
乎紹聖乙亥六月丁卯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李綱

江南諸山廬阜爲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峰秀嶺綿亘連
絡不可名狀號爲山林瓌瑋絕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
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之京口道廬山下便
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晝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爐
諸峰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欣然樂之自謂他日裹
糧以償夙願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臨風撫
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束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不
以爲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瓌偉特絕之觀而已哉茲山之
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歴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
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爲毀譽之所動揺其容渥然
不爲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久而益明其氣温然老而益
壯幾叟將往見之爲我致問無量居士少病少惱否起居輕
利否世事可忍否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
謦欬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歸其
有以語我若夫山林瓌特之觀幅巾杖屨逍遥徜徉騁懷寓
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裒集次第并以示我使玩味諷繹
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用之序以識別

泰和曾氏農器譜序　周必大

紹聖初元蘇文忠公軾南遷過泰和邑人宣德郎致仕曾公
安止獻所著禾譜文忠美其温雅詳實爲作秧馬歌又惜不
譜農器時曾公已喪明不暇爲也後百餘年其姪孫來陽令
之謹始續成之凡耒耕耨鎛車庤蓑笠銍刈蓧蕢杵臼斗斛
釜甑倉庾厥類惟十附以雜記勒成三卷皆考之經傳參合

古制無不備是可補伯祖之書成蘇公之志矣其敘牛犂蓋
一編之綰鎋予嘗學稼因演其說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
始作牛耕世以爲三代予謂不然牛若常在畎畝武王平定
天下何不歸之三農而放之桃林之野乎攷周禮祭牛之外
以享賓駕車犒師而已未及耕也不然牽以蹊田正使藉稻
何足爲異乃設奪而罪之之踰耶在詩有云載芟載柞其耕
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又曰有畧其耜俶載南畝以明竭
作於春皆人力也至於穫之積之如墉如櫛然後殺時犉牡
有捄其角以爲社稷之報若果使之耕曾不如迎貓迎虎列
於蜡祭乎厥後王弼傳易以爲稼穡之資宋景文公祁闢之
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敎牛
耕蓋本賈勰齊民要術予謂輔嗣固失矣賈氏及景文亦未

史237 009

為待也按論語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此聖人格言也蓋犂田之牛純雜兆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注疏乃以牛爲雜色騂爲赤純色角爲周正近世諸儒並從此義今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牷牷純色也外祭毀事用尨尨雜色也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頌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言角之意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呂氏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犂其一牛費省而功倍爾易傳出於魏晉弟見牛耕不復考其初而賈公彥考工王義遂謂起於後漢其失尤甚然則山海經果荒誕歟曰

班固藝文志山海一篇而劉歆所較凡三十二篇定爲一十八篇固已不同歆又云出於唐虞之際今考史記以不宗爲稷子譙周已謂世代不合况叔均乎故無錫尤袤定爲先秦之書非夏禹及伯翳所作甚明其在春秋之後無可疑者世人習熟見聞多惑是說予之諄諄亦可哂哉若杷之屬揚雄方言往往三名來陽既書之矣遂使它日枚舉名物採方言而附之非所謂後世復有子雲者也

續修宜春志序　張嗣古

九邱之書不可得而見矣然禹貢一編其於山川土地之別貢賦物產之宜靡不登載則去古雖遠學者尚於此乎有考後世郡邑圖志之作其殆是歟宜春爲江右名郡韓文公典州日愛其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異時因餞客嘗寄意於江山多勝游之句然風土之可紀者蓋非止江山一事而已郡舊有志往往攷訂不精詳而或失之煩簡而或失之略抵牾重複覽者病焉而況距今六十年間事多興廢沿革則大書特書以詒悠遠誠當不一書而遂止也宗卿滕侯撫藩踰年一新簡陋典章文物尤所經意乃命郡博士林君護新醴陵大夫張君耕博訪舊聞蒐輯放失隨事編摩臚分彙列釐爲若干卷於是一郡四邑之事迹粲然如指諸掌將鋟木以永其傳乃屬予爲之序予晚學不足與斯文惟侯之爲此州也約已厚下民懷吏孚講明利病以序罷行皆所以爲一方長久慮也而束於簡書局於歲月有不得以盡行其志焉則是書之作豈爲無意哉揭數之米雖蠲而取於民者未盡平也折絹之令雖格而和買平糴之害未能除也珥筆之

謗雖弭而風俗之醇猶未徧也防患之意雖至而李渠之利尚未復也以至山川之氣未發田里之力未寬鬼習盛而未革官府備而未完變通而推廣之是豈無望於後之人乎予故考述侯之志著之篇首庶幾因其書以求其意有以充其志於無窮云侯名強恕金華人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江西詩派總序　劉克莊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人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后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

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頭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圜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后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初意

吉水縣文昌鄉義役序　文天祥

吉水縣文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為序剡貽書於予曰願贊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懼不敢當以其為義役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乙乙復曰甲輾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吏雁鶩行鉗紙

尾而進曰某宜差某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吏胥主之高下其手橐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之間紛爭之微桀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役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姦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訖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麗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日月若干爾未減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惟公是據處之若無偏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且利久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貲奸智也盟而無敢先後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哉鄉之長上其申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久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是法永永無斁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噫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指南錄自序

余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關乃王正二月除浙西大制撫領神皐余辭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贊陳樞使宜中謀還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余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經略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太皇除余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修門三十里是日北帥即引董參政以兵屯權水豸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名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

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動也廿一日至高亭山詰北帥前後失信帥辭屈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呂師孟來予數罵其叔姪愈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謝堂家鉉翁劉岊皆以府第為祈請使詣北方蓋空我朝廷北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人遣館伴逼予同往予被逼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船方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婺處等州予俟間還軍若不自脫至是欲從道途謀遁亦不可得至京口留旬日始得鹽商小舟於二月晦夜走真

刖朔日守苗甬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兩淮閫合兵興復苗贊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乃出文書謂丞相爲北城欲不利於我苗不以爲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託辭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從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阿衛嚴密鼓角悲慘杜架閣謂李公必不可見徒爲矢石所陷不如渡海歸從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衛犯萬死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人懸軍深入犯兵家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乎 齊人事好乖一夫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聞二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與張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爲己任狼狽憔悴之餘喜不自制跋涉鯨波將躋

蕎以從意者天之所以窮餓困乏而拂亂之者其將有所俟乎時德祐二年閏月日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式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蔽欺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爲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旦臨事懵然受成其爲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爲甚備宋氏多所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撰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覆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績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師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爲險健之極冀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爲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陵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戕民聽凡斷筆備書之冊踰年幾三帙名曰師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皴從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囂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子其人教化之入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竊是錄也庶幾期月而可者矣子

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日升豫章人

元

贈教諭榮應瑞序　吳　澄

豫章之武寧分寧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間者大率任俠尚氣雖士亦然蓋其土風然也榮應瑞亦分寧士官崇仁邑校三年與少者相安與老者相得內無町畦外無圭角自始至違官滿如一日藹然如周旋揖讓于洙泗之間視其鄉之士風無毫髮肖似乎其敢以分寧之士伍之哉夫生于其鄉而異于其俗此世所謂非常人也況其發言馴雅而不媚其處事雍容而不懦是又得其士風之善者夫如是使之有言責必不依阿而詭隨使之有官守必不罷輭而不勝任惜乎沉晦

予下僚局促乎冷職而未得以展所蘊故予於其去也勉之
益加培養以俟時及予之未死也猶將見其有立於世也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盱江黃良孫世弼爲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于予曰盱江之
爲郡有李泰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某將惟二子者
是慕是傚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于寡過然竊昔嘗聞先生
緒言教者之所以教當進于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
自畫其詳可得而聞乎予曰今之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代
還能思其職慕傚先賢以圖寡過者蓋鮮況又不肯安於小
成而欲進於古之聖人予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教
人初非過爲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人也因其
所固然革其所不然者而已矣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出

而行之朋友聚而行之夫婦仕而行之君臣此良知良能之
得于天而人所同也以其所稟之氣質不能皆清且淳故於
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於
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質
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之教也順其倫理之同也
夔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也有可稱無可議而討論講貫修身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
功所以順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
之勉之以此治己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哉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晉宜黃李君夔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爲贛州教不及祿而其
子仲謀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贛州屬邑也予少時
客宜黃親見贛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謀之所以學于
家者往往異于常人蓋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
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爲學
之當本于經亦無復知爲士之當謹于行贛州之教子則不
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諸經皆能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
人不待父師繩束循循于禮法之內逮其父時已如此父既
沒而孝養其母謹飭其身益勵于學以能有所立今之往石
城也諗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爲首好尚近古謂宜
一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獘不知所以自新之方凜凜
焉以經未明行未修爲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哆然若
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于人也遠矣哉予之少也
嘗有志于古人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益於今之時俊乎雖

然不敢不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
亦不可虛心以玩其辭反身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旁通
而貫于一一旦豁然有悟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
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
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
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如是經豈有不明行豈
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病不爲耳今之往
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殆必有契於
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毋厭予言之畢延祐丙辰九月之望

送黃文中赴西澗書院山長序

昔夫子刪詩定書敘禮正樂贊周易五經備矣猶曰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也於是乎作春秋漢儒專門明經學者往

史237 013

姓引春秋斷國論其最純者江都董相也其言以爲爲人君爲人臣爲人父爲人子皆不可以不知春秋然則春秋之爲用大矣哉友人黄孚文中家世春秋學而文中玩索遺經貫穿三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歷歷如燭照數計發言處事每據經援傳以爲證使漢世專門之士復出未知其孰後孰先又推類以讀通鑑綱目之書一千二百餘年之得失治亂縱横商略有若身與其間此讀經讀傳之餘效也今長瑞州西澗書院或謂西澗之薦處非他書院所可同予謂不然明春秋者臨大事決大議破竹解牛罕所疑滯況于居小官應細故而有難者乎爲是說者蓋不知春秋之爲用者也蓋不知文中之爲人者也於其行也酌之以酒而書之爲贈

送婁志淳太初赴石城縣主簿序

石城主簿婁志淳將赴官予昔與淳之叔父道輿甫同年貢士交契猶兄弟視淳猶從子也於其别也惡得無言哉淳之大父艮堂翁宋嘉熙庚子以詩經貢越二十九年戊辰特恩對策授迪功郎尉饒之德興翁之伯子德剛甫淳之父也咸淳丁卯以詩賦貢次年登進士科授迪功郎尉袁之萬載亟轉從政郎一授福州監鎮一授吉州法曹值革命隱不復仕既而翁暨伯先逝淳之諸父仲叔季在積眉皓白儼觀甚偉儼如商山老人畫像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率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之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當路爲皇朝收拾遺逸道與甫充濂泉石林兩書院長志淳亦以湖北廉訪使程公薦長南嶽書院簿注寧州教再注南康路教以至于今選分縣寄夫石城贛之劇邑地偏俗樸近年隸寧都州民苦于兩屬償親臨之官又不憫恤之民無所倚矣淳世儒世宦恂恂慈祥兼沐聖賢之書講聞仁義之實蓋非一日潔身如秋霜之肅愛人如春陽之煦民其少瘳乎予不以居小官爲淳之慊而以遇好官爲民之幸有胡廉者石城士也淳其詢焉

送左縣尹序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磊磈故其民俗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蓋其形勢然也南城之東南鄙士民接壤析爲新城縣其山獨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登進士科者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惟新城縣有進士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關于山川

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廢後四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于翰林國史院者歷月九十則出仕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舉初行時予于校文得一士曰饒樸新城人文工行淳良士也其明年試禮部報罷以特恩園儒學教授選中予薦之于集賢充國子助教而未用也今承乏詞館又于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新城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而去予於是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之優也必能有裨益于民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于身祥也往哉聞廣東之郡縣有以良吏稱者必予也夫

送李文卿序

古之仕者三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大率

皆公養之仕也夫旣曰公養則有親者凡以為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可也蓋人之大倫五父子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非貴戚大臣身繫社稷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一官一職去就繇己而諉曰委身為國不顧其私雖曰不貪榮吾不信也猶記數十年前仕而少虧於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焉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地里遼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問甘旨之供闕至於畜妻抱子新美田宅於它所而其親自營衣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莫之卹老矣而無歡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者匿而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

人心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閱禮經之訓而然與可哀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頹風流俗之中能自拔者誰乎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文卿佐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於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為詩文以褒美之夫文卿是舉人子之所當然然行之於人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矣歸侍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林立乎其前緣是盡人子事親之道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褒美云爾

臨川晏氏家譜序　　虞集

臨川遺逸峰福勝院主僧師吉以所修晏元獻公家譜相示深歎其委身於釋氏而不忘先世之疏闊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於元獻八世距尚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尚書則第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歿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以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云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時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於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予昔待罪國史嘗以職事求於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為貴官於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留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為御史來求

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時若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曾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考見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于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于南臺者至泉南以世嗣求拜其家廟慶曆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為余云而今亦不可考矣及余歸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尚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荊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於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為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支繩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留居者其孫卒于外孫李氏家又得桐木韓氏之譜於其諸孫之留居臨川者南澗公為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

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予於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於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

按譜序多係一家世系之私言今概不錄獨存此篇與義門陳氏族譜序以故家遺俗于此可徵云

送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俟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爾問何以知之弗荅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

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識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因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閭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官與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爲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送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爲使奉詔分閫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衆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衆議論多所感發既而河東劉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爲劉公爲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沒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於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致

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筦嘗與翰林集賢薦君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遠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姻戚少留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

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還朝先人即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爲有古君子之風延祐己未先人卯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名還朝而君殁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時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古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盛年當文史教授近郡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絶袖抉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絓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孫科護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默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

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流被其子孫克顯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横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予行矣予待子於蓬蓽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曹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爲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道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於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爲業每懼

夫於道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磐崖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慚悚之七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詢問故實有述文字幾無虛日於是時也則前日所聞於是爲深承詔議進士對策於殿廷得劉性粹夫劉聞聞庭諸君之文而奇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以其說而屬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本在學宮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

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棊寄以屬饜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之奉奉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世祖皇帝時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至仁宗時屢嘗以爲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於今時爲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遑也天歷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爲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

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猝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强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　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寳言幼在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爲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誠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參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所親見者也朝廷旦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別將游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愼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能事也以子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學問資其見聞今
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鈐岡續志序

歐陽元

郡縣之圖志何爲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劵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爲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萊者乎因户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在私者有暴橫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

匡直而振德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無依則田野可闢户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不果淳祐黄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爲尹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至侯以予於是邦實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賢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爲勸攻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黽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送鎦文廷之清江録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鎦文廷始調清江録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爲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元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

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關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焉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市有罰所謂出一㦸一帟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異而抑末尚爾今夫錄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況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駔儈負販奴客倡優淆處而雜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政必使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元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責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賊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元語儒者語市人哉

豐水續志序　揭傒斯

王頎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巳陞為富州又二十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蓋自古然矣是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致意使為政者感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政教所施必錄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育人材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傅若金

國家華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既久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錄之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膺之而不屑為者有矣及比年倖進既多正途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閉之門而固拒之冀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之有志祿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使之然與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淦習文質將以儒

術飾吏於富州而問言於予以別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實哉富為上州雖大府不數舍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紀史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質以儒名者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為君子儒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瑞陽志序　楊升雲

郡邑之有圖志其來尚矣蓋自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圖之經始見班孟堅載地理之志而志之書始行禹貢一書載天下山川土色田賦包貢草木甚詳而聖人定之以為經漢高帝初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以此盡知天下阸塞則夫郡邑

之圖志豈細務哉瑞爲郡昉於唐復於宋國朝因之歸附且百年百廢具舉獨圖志闕焉至治初元晉寧崔公棟寔長郡幕獨慨焉墜典之未修言諸總府僉以爲然適屬筆于予予惟方今四海會同窮天所覆極地所載悉歸來臣若瑞郡者何可勝紀不有圖志則非惟地理貢賦無所考且將無以垂後於是始收錄官府案牘類而編之且參考舊志摭以新聞使因革互見燦然在目爲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也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也門分類析綱舉目張覽者如視諸掌後之來者按圖考貢且以徵輸庶幾無壅蔽之患而亦知前之爲政者能識大體云

贈宋國賓還贛序　王沂

至正辛卯冬予客遊寧都識筠陽宋才卿氏才卿于是爲賢

判官見其二子國賓其次也眉目娟秀又爲宋氏才子弟方讀書有大志因內交焉癸巳秋變起倉卒才卿死王事尚書全矦子仁令國賓攝先職謁大府儼然在憂服之中予固知其志不在是也次年國賓之鄉先生艾君祥氏鞫獄凡癸巳之首禍殲之國賓始洩其憤又次年天子陞尚書參江西大政僚屬以次遷轉國賓亦授鎮撫之職君祥因妻之以子師次青原予客艾氏與國賓凡三遇而其識見才智各因時而長每辱以師禮視予交好甚密屬戊戌江淮兵變衆寡不敵麾下適有他志者參政遂退保上流以節終于贛予與國賓處憂患日久而操守不渝國賓事君祥如父奔走上下觸風雨冒寒暑於生計無少急視世之懷名戴已辱先喪家者爲有間矣乃壬寅仲夏由章貢訪予隱居相與道故舊問及父

譬國事未嘗少釋於懷貧窶極矣未嘗一動于心嗟乎國賓由富貴而貧賤而患難自少至長嘗卓有過人者予久欲書之秋七月既望告予南歸予於國賓舊且好故述交際之初終與其所守之大概使四方知參政公雖以節而逝而其門人從事能承公志者未嘗無其人則予之所以贈國賓者孰有過於此顧離別依依之態復何足爲國賓道哉

廣信文獻錄序　危素

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爲人有文章尚節槩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祕閣知同州鄭公驤以來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爲是邦之重矣余家隣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

序奬擧備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脩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據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闕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佚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爲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會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遊塵壹歸於湮沒耶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筵以廣聖學謹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奬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彝通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王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庭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余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草茅其慮必周於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史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燦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誑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常談

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稾書以歸之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於先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山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裹糧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境距其地不數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又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奧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子者早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於京師曾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彥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紙作聖井山圖以慰之彥輔君里人隱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翎者侍臣有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罕得雖遊從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畫以自娛玩欲得其畫而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人應祿於朝去其田里甚久故特以相示使不忘乎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菴於金先生故隱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宜然耶歐陽子思潁之詩曰及身强健可為樂莫待衰老須扶攜則余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子其候我於仙巖之上遊哉書其後以要之云耳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備令史氏勢不得盡刪而野史雜記當參稽者不可勝筭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實館中廬陵劉鼎子鉉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莅史事嘗擇人不備猝然至局唯子鉉與廿人者朝夕不急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官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二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宜

遵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卒用爲郡學錄縣教諭且擻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江西檄中行省參政塵公曰吾史官也知廿有一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鉉授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賦詩贈之頷子鉉方盛年其學水涌而山進用以施教於一縣既不足以酬其勞又不足以展其才或疑子鉉不能無介然於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以鄉大夫上里居者爲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先生凡朝夕有教焉歲時屬民飲酒則爲之僎介自門左席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縣之大其廿五家之閭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之鄉邑乃往爲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可謂厚之至也子鉉尚益思所以報稱哉

仙巖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從漁者買小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巖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巖棋布如轆轤酒瓮仙翁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同坐巖中俯觀流水然或隱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係長絙大樹上縣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仙棺巖前以長鉤鉤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楠木所製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民避水其上故其遺蹤存焉余嘗辨之堯時河水爲患矣其橫流泛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巖可容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顛甚平曠浮圖師架巖爲宮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太史范先生嘗爲之記及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大師鍊丹處猶髣髴可見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溼至鄒尊巖亂石爲門扉中多黃精著蕷蹲鴟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千巖萬壑草木秀潤非遯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迹超邁不污塵垢時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夷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爲余圖之而仙巖者又嘗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與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巖圖寄至京師求余識之因序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汩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

格君進賢恤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職任兼聽寡欲各引經史於其端而證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爲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校其書亦以爲善乃按令式命爲學官君持其書使余敍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況於身居輔弼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洊至社稷其有不至於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歷服勳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受官以去猶宜繕寫進於延閣須示羣臣

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措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計也

送郭眞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特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爲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劉文正王以沈機大畧最爲親幸且通祕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關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號曰靈應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操履貞白明於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元五年四月己丑朔今皇帝勅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爲第八代祭遁眞人降璽書寵嘉之其所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眞人龎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將歸隱於故山

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眞人之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爲詩歌以送之而屬余爲之敘蓋至順初第六代眞人毛君退休於龍虎山杜門簡絶人事倏然自得余固已歎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汩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迹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藝文　序二

明

楊氏二貞婦序　劉崧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甫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唾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由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成寇將大至民聞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藉覆溺猶不止用霖戒其子同子將舁其母先避之母臥病不肯去曰吾年踰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弟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時姑病強舁載以行乃嘔吐瞑仆幾死於外吾嘗爲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於此設不幸即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

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遽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實是歲九月二十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子求其母不可得號哭於道或有告之者因自縋視之信乃負屍出井瘞其傍爲二墓焉時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況於婦人女子哉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軀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爲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自貞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來平時號爲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駭失守以苟須臾之活而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

史237 023

往往湮沒於疎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猶自
人自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向子繼死於難
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此其情槩可悲矣故述而表
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遺余之
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其報而母
乎起予為之泫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沒起予益勤問
學憪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武三年余始去家竊
祿於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陂
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
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澤貞烈之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
者寧有窮哉劉崧書

呂氏采史目錄序　宋濂

皇帝既正宸極龕定幽燕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
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
實錄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
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
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
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之實錄史臣無
所於考闕畧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
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
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
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司饎
成均乃被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
奏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于番書則
令譯而成文其不繫公牘若錫與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
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
碣或載群儒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於幰等分行
平灤燕南諸郡亦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
於故國子監至冬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楮
高麗翠紙為之衣舁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
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遵陸而行一
吸一呼冰生鬚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畧如北平時又明
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
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輦還京師已
而諸使者咸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

月復詔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為丞且以史事之
重不可易視也集為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
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畧舉事目年經而國
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
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
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衞紹王之朝記注
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
不有勝實祥煬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一紀卒得為完書皆仲
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
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

江西貢院唱和詩序　梁寅

余觀古詩之作也必有為而作皆足以興起夫人心焉故定

之方中爲營室也泮水爲興學也干旄爲先賢伐木爲燕朋友也若是者人心之興起宜矣天朝於九州平定之初詔以明經科取天下士洪武三年秋八月江右十三郡之士雲集於文場于時行省參政滕公按察副使安公同莅貢舉事行省都事馬侯道泉按察經歷劉侯景文實左右之劉侯賦詩以歌盛美而兩府之賢咸和考試六人則余與番陽蔡深淵仲豫章傅箕拱宸臨川張潔以修何淑伯善河南史實若虛及凡在貢院者無不屬和金玉之章前陳後列喤喤乎洋洋乎如八音之並奏雖聲之不同而同合於太師氏之律呂何其美哉既寫成軸劉侯命序之余謂大藩之選士而升之朝甚盛事也其方之營居室修學宮見賢人燕朋友不猶重乎哉宜和之衆而傳之久矣抑是詩也獻賢能之書有日矣士之獲薦者方于于然而來兩府之大臣賓之于庭歌鹿鳴之章以爲餞詩之作也又安得而已乎余歸山中雖不獲與而篇章之傳者余尚願見之

南昌府圖志書序 熊釗

南昌郡在大江之西藩臬所治統縣凡八其山厥原其浸彭蠡舟車所集財賦所出自古都會之地泰屬九江漢爲豫章郡今之疆境東西蓋千里人民衆多方古諸侯之域則大邦也歷代廣狹不同而郡守之擇必在其賢智列郡儀表繫焉皇上興運南昌不煩干戈而嚮服雖攻竊門發民人莫不遵約束固守禦屬縣向風畏威順化山川風氣之淑亦可徵矣洪武十一年郡守太原王莊治郡政修恭承上命考郡之圖經記誌屬進賢文學新建丁之翰編類成卷事傜訓雅命釗爲之序蓋自疆野分州而國以萬區九州既別而貢賦成等殷正域四方周列爵分土帝王之政莫大乎是然而古者列國各有史官任其記載郡縣設而史廢職矣今使郡各有志志得其實可以考見得失係於政治不小也按斯誌而求之山川之勝人物之奇生產服食之宜城池之高深道里之遠近民性習俗之賢愚美惡治術教化之難易緩急與夫文章卓行之關於天典民彝者皆可以覽而周知皇上神機聖略可以仰測其妙而盛德之化極於無窮繼今以後民人得以求其先民學行之懿致力忠孝以不失乎爲君臣爲父子之道任於此者有以知其風土之常益求皇上開基之跡愛民之心用德以率其人有加於昔人之善治則斯志之作豈曰小補云哉

送范秀才序 蕭岐

水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爲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嚣隳突使上之情不得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勤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于當時聖世之德澤自旁流于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太學秀才范德常與水利於泰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溝壑一一循前人之所擬而未嘗變更丈尺深廣一遵在上之所定而不爲增損工力遠邇一由縣官之所遣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勸趨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怠者懲其不如法者未及期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石

完因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訖功而歸者歡呼載道歌謠四起莫不曰為吾民建無窮之利者聖天子使吾民得經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下興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為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錄於縣志異時上史館德常不徒有功于今日宜有歸於後世也習士任敬立皆從事于水利者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為德常東歸之贈云

龍虎山志序　張宇初

道之潛於至微而顯於至著也天地之大陰陽周始而理著焉事物之衆盛衰循環而文著焉此其至微之機潛於至著之間人不可得而見矣迨夫歷千百載之下而不泯絕者而後知也道之謂虛無元默者原夫天也杳冥恍惚之內而其朕兆存焉是不可見而可知也然吾太上之教自軒皇文景之下率嘗用其清靜無為之說驗於世矣或方之申韓刑名或闢之方術怪誕蓋將有不得而毀斥為異端者乎故太史遷以其動合無形澹足萬物指約而易操道家者流則吉有之也必矣是以關尹莊列之言有以發其未盡而柔弱謙退之言有足以拯周衰之弊而範世軌俗焉得以幽元視之且神道設教豈將誣後世以取惑哉迨列國而下秦之茅君漢之我祖天師吳之許葛皆其尤著者焉天師鍾不世出之姿親受於太上由是三洞經籙符法之傳秘于九霄十極者靈詮奧旨盡降於世乃遊蜀之吳而鍊丹龍虎山山之名於

天下者居福地之下而與三茅閤皁並稱焉我張氏留居乃下四十八世矣有非二山之足擬也歷魏晉唐宋代有褒崇典秩具備若山川之勝宮宇之麗人物之繁仙跡之異道行之神爵望之顯代之纂輯歆艷者或美之於詩文垂之金石相傳逮二千餘載而嗣之者愈久而愈昌栖之者彌遠而上廣孰非上世之濟物利生禦災捍患其元德綿遠有以陰相生民上裨王化而能傳之不息若是之久且著哉抑亦山靈川后有以呵護資毓而然也乎是山志之不可無述也元皇慶一年春元教嗣師吳公集為三卷進於朝詔詞臣元文清公程文憲公實序之而予曾大父留公大父太元公遺際寵光炟赫當世攟紀之典籍蓋亦至矣我朝先公沖虛公在先皇之始元累覲天顏眷渥猶至而予之鄙陋早襲教章上承殊遇宮宇易新已而今上嗣位首承名命蒙恩兩朝博厚之仁鴻庬之澤莫得而盡紀也間病舊志多疎淺凡近竄有訛焉或謂值茲盛世非加以稽古索隱以成一山之盛典豈不使奇芬偉瓌湮鬱渙漫若珠玉之蔽於淵藪其質可珍而忽不收襲亦豈不自棄也哉予雖篤志而學有未逮焉講師李唐真清修篤厚乃命搜訪其遺缺而仲氏宇清志銳而才敏力贊成之遂析為十卷將完而善士某願壽諸梓能無一言以志之哉惟道之在天下與天地並行而不違其存於人者昌大之而已矣能志是而弗替則善承其已著而垂裕於將來宜與山川同其悠永其有以哉然世遠代異或不能盡其紀載而後之慕其餘風遺烈者未必不有取于是焉敬溍序於首

白鶴觀志序

自黃帝獲鼎學仙丹成而上升繼則周穆王作草樓名仙而其說始殷建秦漢求仙之盛而方士迭出謬以神異誇說取惑好慕之君清雜虛元之授招時訕議諸亦宜然豈無眞仙者潛遯窮僻遺名棄跡以修之故其丹爐藥臼靈書與訣或秘諸巖洞或留世隱顯雖其跡不同自古相傳代有之矣江西豐城之白鶴觀在陳大建間其地眞仙甘君之靈跡也甘君幼篤孝以行聞於鄉里學道有年聞旌陽許君善往師之許君與偕往師丹陽女仙諶母得秘授法行日著乃從許君積功江漢間若其圖松㯳怪斬蛟蜃袪蛇孽以三尺劍致功可益萬世其名跡垂之無窮必然矣況其功烈尤有不能具錄者乎而許君嘗有淨明忠孝之法行世其說皆本大中至

正之理非他符訣呪步比也甘君以孝行之著成仙躡空立功與道豈不得之忠孝尤多矧仙之爲超脫凡俗之境未嘗去人道而必獨善也此甘君道既成事母終而脫去則可謂兩全矣抑凡仙眞區宅必山川雄勝而豐城之佳秀宜有以毓其質焉而然也予今春謁西山玉隆宮還經白鶴觀雖風雨之夕採採道遙尤有足起慕焉其地雖處闤闠間景物幽麗詢其兩楹乃吾祖虛靖眞君篹盈方丈其前龍潭眞君飛幻處也道會鄔某耆士熊某主觀事且出甘君所爲升擧泊觀志及眞君與任首座書言尤足以有發而事畢名存寧不重爲感惜者焉越夏某來山中以觀志請序余幼嘗名山水間以窮幽索勝嘗歎古今名跡不獲遍覽若甘仙之神德僊著乃獲讀其言履其境敘不可辭矧尤吾祖之遺聲逸跡間可以詳夫紀載者哉然某克盡其職且編次成書欲壽諸梓可謂善究其本矣使他日眞仙之靈蹤異化與是錄同其弗泯於吾道豈不甚盛事哉繼者勉之

鄉飲酒讀法詩序　陳謨

國朝奄有方夏即詳定法書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凡麗於法者類編其書名曰申明誡諭尤慮中外遠邇弗加警懼輕犯憲條申命文武百司歲取春冬孟月行鄉飲酒禮而讀法焉民間率百戶爲一集位以齒董以里長郡縣則鄉士大夫之老者爲正賓餘爲次賓而郡守縣令主其席其儀酌取唐宋而務從其簡物貴儉素而務適其中凡飲皆先讀法然後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齒德也洪武六年正月實維其時泰和縣令尹前御史劉公

宗啓即學宮而行事自僚佐暨賢士學官弟子員等凡若而人列位於明德之堂於是學徒二三子手而前正立張拱奉法書而更讀之先令次律次誡諭炳炳琅琅觀者如堵聽者動色讀已而燕籩豆靜嘉衣冠齊翼竟酒爵行無算有充然飽德之實無起坐諠譁之非皆額手頌曰上之澤也令尹之化也令尹治縣克勤克廉端其本不鄙夸其民動如禮法民自以不犯其或觸感信嚮之不齊名隸申明籍中不惟其所親所友愧悶誦言而頸發赤雖其怨家閧之亦凜然增欷恨服化之晚誠足以增夫天理民彝之重豈徒飲云乎哉抑刑始於笞笞始於十至輕也遞而倍之至於杖又遞而倍之杖至於百何笞律簡杖律繁笞十良民猶不敢犯杖百而犯者益衆然則法可不重乎徒輕而流重流至於三千里極矣又

加為非紋即斬而率輕犯之此國朝所深憫而鄉飲讀法之制所以行也嗚呼仁哉翌日學官自強成詩會稽中常先生和之諸在燕者或賡吟或自賦以質諸令尹謂余忝丁賓官為序遂次第書於卷端

與國縣申免倍徵序

秦漢而來田有賦賦有經豐不加益歉不加損有司守其額徵其入以為常歲比不登明良在上或蠲民田租之半或三之一史必大書之未聞倍而徵以權宜而足兵食者也自淮蔡亂二十年東南耗竭力相十而霸權相百而君吏起條湖無寧歲而世無桓文之賢以匡而糾之於是有據一城以抗大國者地狹費夥則征斂百出若章貢歲取加倍之賦是豈不得已哉亦弗恤而已矣及建業兵燹其城盡徙其官屬士

卒收其圖籍而其倍徵之賦與額無辨主典者徵入急於星火平川常賦七千屯田雜賦不與焉當大兵之後邑里蕭條民惟正之供且稱貸弗給而又倍之雖椎剝膏髓無所於出況倍與正不辨將遂為正其為害豈小小哉縣令朱克敬憫其民款上於府若總制之司不得允則率吏民俯伏泣訴庭下當道者憫惻其誠與之申達且俾緩征俟命未幾命下得可民額手相賀指子孫誓不忘於是主賦吏相率請曰吏幸乃承事今得終役得不受大府逋責令之惠孔厚今茲黜其倍以歸簿正無窮之澤實令所致吏亦與有鄉譽焉願先生紀述示遠近永譽將來予曰令書上考孰大於是後之人將鼓舞而頌曰倍我徵者不幸作備於章貢而尤甚幸反正於朱平川誠盛美不可不書他政固弗論也嗚呼善固國者先固其民善寬民者先寬其賦尤是以往無行弗達一平川邑何足淪哉余是以紀之

大理寺少卿程公平寇詩序　胡儼

江西郡邑歲連侵民阻饑樂安永豐新淦尤甚介三邑之間有山曰大盤嶄巖嶮巇叢木荒榛毒霧嵐煙陰翳蔽障細民不率禮教多冥頑暴很於是樂安曾甲者以妖術動衆相煽而起者衆數萬柵巖穴以為阻狐鳴鴟張如豺如狼斬竿揭旗標偽號署偽官嘯聚山林焚劫遠近居民苦之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討遂達於會府三司及白於御史時監察御史新安程公富按治於茲聞其事即與會府諸公籌其方畧發兵捕討而都司檄守長河僉都指揮吳堅以其兵會公抵其所堅兵遠未至乃調近兵而吉安之兵至者纔二百公復糾集

過所及郡邑民丁以助聲勢自將擊之無不以一當百賊蜂屯蟻聚初亦抗師公出奇制勝一鼓敗之賊衆披靡如摧枯拉朽遁者搜其巢穴潰者窮其蹤跡既而堅兵與會府之兵繼至賊益窮蹙竄伏林藪皆寂偷生降者不絕公乃擒其渠魁繫其醜類送之會府安輯其民人民大歡悅歌頌載道適都督武公僉都御史王公偕至喜寇之平按轡而還公復與會府諸公丕蘇寇困殄殲首惡分別徒從開釋無辜騰章告捷聖天子嘉公之績特降勅書褒勉甚至遂擢公大理左少卿錫賚有加噫若公者可謂得其時展其才能行其志者矣布政使咸寧陳公將合能賦者歌詠以傳屬余序其事而為之引嗟夫擒獮寇盜御史之成規建功立名君子之能事也德報功朝廷之大典是皆不可無紀故序次如右以備國史

之採擇云

重修南昌府志序

郡之有志一郡之事物皆載焉昔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志及國計簿謂為政者執此可以治天下蓋山川之險易物產之豐約貢賦之多寡戶口之登耗人材之顯微風俗之美惡可以一覽而得之吉甫居相位固以此為重為守令者於此其可忽哉豫章之有志始於雷次宗後其書亡南唐涂廙補撰豫章古今志時時引次宗舊記為證至宋洪芻駒父謂廙書贍則近穢疎則及漏又時有牴牾非完書也乃掎摭書傳記所見聞取其舊書析為十二部謂之職方乘元劉有慶潘斗元又補述續志凡十四卷然流傳不廣書多湮沒歷世既久又皆殘缺所謂郡之文獻誠不足徵也儼嘗承命纂修天下

郡志一時郡邑所進之書非苟簡則冗雜至於錯謬莫此為甚同列舉以見示惟有慨嘆而已未幾以末疾賜歸不及具其書之成養痾居閒山林無事知府任甫伯雍乃以是書諉吾廬而請曰嘻此余之夙負也況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其可辭乎遂力疾而為之然編者遺就書者傳譌較之昔人尤有可歎於是會諸生舉其綱領類其條目其可考者正之無可考者以意求之爬梳剔抉刪其繁穢探幽發隱正其誣謬遠覽旁搜補其遺缺詳略互見要其會通庶幾一郡之事物千載之文獻有足徵焉而任侯於此可謂知為政者矣雖然衰疾之餘獨見無詢徒勤皇甫之心輙有師丹之忘其不備者尚有待於後之君子云

送張鳴玉序　楊士奇

贛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溪間或數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名或行數日不抵其舍而巖壑深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輙病而死者什常七八江水險急灘石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土人鮮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嘗半減他郡而當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南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加之數年旱澇饑饉民之不遂其生豈少也哉為郡者於此苟非德任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為良建安張珂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贛朞年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與前之為守於茲非一人至於今人喜譚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

人以惠利為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與則後之為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時與余鄰居今自贛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為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峰山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嘗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成令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峰以劉像嘗乘白馬駐此峰特高諸山先得旦日南稍西曰黃牛嶺昔有仙人乘黃牛於此得名山趾磅礴而高峻絕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屹立類金璧可玩嶺之巔舊有臺相傳嘗有三仙人止此民

[illegible]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熀熀其上者本
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峯之麓昔有沒而漁者見陰[illegible]
有石牀老人臥其上蓋龍所居也東北有玉井泉甘冽而源
深厚夏旱不渴南有蜜湖廣數百畝產菱藕魚鰕之利而澤
不可測有潛蛟其下好事者析為八景令彭氏之彥毓敬[illegible]
進士在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詠既又[illegible]
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無利欲
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忘又託於賢士大
夫為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毓敬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
下佳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人則亦與棄物何異中溪之山
水其自今焯焯於世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
成之民多俊爽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戶禮義而代

有聞人所從來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與蘇文忠公記
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察
彼而遺此哉

石岡書院詩序　梁潛

西昌城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
餘世矣松竹鬱然庭宇幽夐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先生
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於兵儀鳳從孫梅溪復剏之
元季又燬於兵則梅溪之孫三溪剏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
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廢興理固
然也然君子篤志勵行乘時以圖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
登宋漕貢進士致身顯宦其裔子安亦仕宋為諸王府掌記
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上

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爲
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
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
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得
列於太史氏以暴白於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
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墨散楮猶寶之如
此至於死節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
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
士從巡遠先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
與不書又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岡之偉烈也在鄉人所
當仰慕者況蕭氏之子孫守其遺構舊業者哉自誠先生敦
厚而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予

省身於翰林以子安之歿已久而書院存焉求一時名士歌
詠之且謂書院名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予
為史官屬為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敢辭
故備書以序之識是詩亦可以興矣

鄭氏四老圖詩序　王直

皇明統一區宇將百年仁恩義澤浹洽乎天下天下之人皆
得享夫安靜和平之福故耄期之老所在有之誠太平極盛
之世也觀於鄭氏四老可見矣鄭氏家盱江為盛族而四老
者皆同產且皆壽考康寧夫壽考康寧非德不足以致之此
其所謂盛也四老伯守中年八十二仲秉中七十七叔則中
七十三其季敬中亦年七十矣伯氏之子誠字文實嘗為吏
部侍郎有名朝廷推本於父母之賢即以其官封守中守中

史237 030

膺三品之貴有命服之華於是鄭氏光榮碩大鄉族無與比者侍時暇日兄弟聚於一堂披閱卷帙談論古今或命樽酒諧燕娛則更起爲壽進相酬勸其諸子孫羅列左右各以序進稱觴稱慶懽忻鼓舞不知日之夕也天下之樂孰有加於此者盱江之士大夫歆羨之不已乃命畫者爲圖而相與歌詠之今年季氏之子某來京師介司務程廷儀謁予請其事且稱四老之精明不衰而祈其壽之永也求予致一言予昔與文寶游而重之然於四老則未獲一見今文寶已矣而四老皆康強文寶有知當亦喜而無憾也然竊討之伯氏之生適我太祖皇帝受命之時天地交泰陰陽和暢清明純粹之氣已見於發育之中伯氏得之以生而諸弟繼之重以列聖涵養之德故能各遂其生成而皆至於悠久是豈偶然之

故哉有元之時會川有尹先生者伯仲同乳至泰定丁卯皆九十矣二季亦各八十餘當時見於賦詠者多館閣之賢虞文靖公爲序以人瑞稱之夫天下之壽者多矣然未必萃於一家萃於一家者有矣未必出於同氣尹氏兄弟如此得不謂之人瑞乎今鄭氏兄弟四人同産而又同壽其年益加將不與尹氏兄弟等乎予聞之德者壽之本南山有臺之詩以無疆無期祝君子之壽矣而必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至於保艾爾後乃已焉使鄭氏四老年彌高德彌邵保養其子孫而至於耄期復有君子者賦詠之雖亦謂之人瑞可也今是詩也豈獨鄭氏之榮觀哉朝廷仁育天下鴻休鉅美亦於此見矣不可以不傳也故爲序之使傳焉亦因以啓夫後之作者云耳

並蒂蓮詩序　　張徵

新淦邑大夫洪公惟衡爲政之七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乃新作浮梁於楊津將成公與僚佐父老往觀之時秋之七月二十有六日因省民之歛至於屯塘水波不興蓮花盛開大者如斗其最大者二雙花擢秀連蒂垂芳清露未晞倚風欲語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公之來者衆異之先是塘湮蕪民不蒙水利公始至命鑿之使深種之以蓮廣可數十畝民賴灌溉歲獲大穰又因年豐勸富民出稻米麥餘萬石積以防歉乙卯之歲郡人大饑淦之民賴存活者以千計皆曰天惠公以活我耶公神明有先見耶否則相轉死乎溝壑矣至是而獲茲瑞應咸歸美於公公曰上天眷佑下民使若等共享太平之福吾何德臻茲命取歸置公庭以謝天恩貳尹錢達孝

僚屬相賀曰斯爲嘉瑞豈世之恒有也意者天鑒有德神斯降祥以彰德美於公以亦徵應於民而黙無頌聲是不明顯天之賜也公於是命畫者寫爲圖命能文者詠以詩命耆老周師秉請予文以序其首予謂淦之爲邑地方百里公之未至瓦礫蒿萊公之既至錦繡金碧然江山城郭非遠有更改也土地米粟非頓爲增益也在公一轉移之間七年之久爾孔子曰三年有成信哉夫民心欲安無小大一也使其各遂耕食鑿飲之樂而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和氣致祥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公之先世有曰浩者仕宋爲寧海簿矯貧弱户稅四千餘入百致縣境有荷花桃實竹蘇連理之瑞載之方冊傳頌之者如昨日事今公之爲淦邑政蹟可書者不一德之大者饑民賴活以千數不優於矯貧弱之稅乎事之美

史237 031

者芝萼蒂而雙花不異於荷花之連理也人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觀公之與浩豈有異哉然公之心惟求無媿於大本之有期於天而天之所以降茲嘉瑞者既有以彰美公之德又有以兆公之功名遠大無疑矣宜播美於歌頌傳之於詩近以與先世之三瑞並稱於後世云

重修廣昌縣志序　何文淵

吾廣昌爲縣宋紹興八年安撫使李綱始析南豐縣之半而建置東隣南豐西接寧都石城寧化界於南宜黃南豐環於北四境之内山高而秀麗水深而清潔不產奇花異物渾淪磅礴之氣獨鍾於人以故人皆質直有氣好自卓立雖貧苦幼弱未嘗屈伏依傍於人未析縣之前賢才之出皆雜見於盱江南豐二志析縣之後若西疇何先生之清潔太守何聖

能之仁惠樞密陳宗禮之顯宦京尹吳浚之勇畧省魁揭夢登之高選其餘隱逸文學之士與夫貞女節婦又非一人茲皆山川風氣之所鍾也有元之初邑人連仲默嘗集析縣以來之事爲志後遭兵革焚毀殆盡罕有存者吾長子宗編求於鄉比於農家得其前集又於漆工劉文興家得其後集合爲全志然自元初至於同朝宣德又及二百年矣有元之事無有知者所可知者洪武以來之事然遺忘過半今不編續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宗卽其所知所聞者編類成帙補其缺畧以續前志書成名曰重修廣昌志鋟梓以永其傳吾少年竊有志於此時方習進士文字因循未暇今幸此書成於吾家可以表率鄉里嘉惠後來何也夫州縣之有志猶國家之有史史以總紀天下之事志以詳紀州縣之事然山林川澤之人語之以鄉里之事則欣然好聞語之以天下之事則聽之忽畧蓋鄉里之事得於聞見之真而天下之事見聞所不及故也元之事雖不足紀述國朝列聖相承治化熙洽人文宣朗有如諸公之文章政事節婦之志行卓異逸士之高風雅操此皆他邑所罕有也其可不書之以爲後來之視傚乎是志也不可視之爲山經地理之書其有關於風化大矣

南豐縣志序　何喬新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與志者其敘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傳而不泯況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錄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敘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往往湮

沒不傳間有傳者久亦厭觀有繇然也宏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修志書上之會省將刪爲通志於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陀小邱獲錄而高大可以奠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齒者曲爲粉飾而勛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索貨幣需酒食乃立爲傳鄙哉斯人昕昔之陳壽魏收尤下矣惟南豐令巴陵雷侯孟正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耆宿語之曰南豐名邑也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大朱光祿之厚德曾悟黃樞之忠義其它名賢碩士未易縷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顧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物產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爲虛美開卷一閱而一邑數千

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旣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於縣予序之予謂侯眞知所重矣它邑苟具文書者能不泚其[illegible]乎侯名頤發身科目其來爲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興學養士崇禮勵俗修文廟飾廨宇均徭賦一權量咸早裕兩稱應其可紀者甚多令之良有司也

樂安縣貢賦序　蕭儀

大江之西古洪爲國之鉅藩其地在禹貢爲揚州厥田爲下下厥賦爲下上其田賦之見於古者如此由三代而迄今相去數千歲九州土地之等雖無所變更九州賦稅之入疑有所增益以輿圖之廣袤地勢之饒瘠古今有一定之等民居之稀聚地力之荒闢古今無一定之規故土田無變更而賦稅有增益也洪所轄之府十有三撫其一也撫所轄之縣五

樂其一也洪之田在九州則爲下下撫視洪所轄之地旣上上矣樂視洪所轄之地又爲下焉而所入之賦稅視於他邑則不加少且縣僻而地阻陸不可以車通水不可以舟其洪賦稅之入視他縣爲尤難及畢事之日乃不在他縣後若出聖化之入乎民者深而民知奉上之義故也縣治之南去一一舍有半其地爲招攜潭東溪邱氏居爲其族富而稽所入朝家之賦歲不下百餘石所服貢納之役歲不下三五人斟更其行而畢事恒不在他人後族之彥曰伯榮常慨甫以長百家之役而將貢是歲之稅於朝其所納之數又不止於一族且兼總於百家矣而其催科之政視於他人則爲寬其完畢之效視於他人則爲先非有過人之才而能之乎嚴程將行因祖而餞之曰致生養之功者君之所以惠乎下效貢賦之力者民之所以奉乎上是行也不可以緩矣將見牙籌唱徹大倉充足而國用有所資是則厥田之等雖不改於古而厥賦之入有以增於今必上有以致君相之壽而下足以爲他州之勸猗與休哉

譚節婦詩序　羅倫

宋譚節婦趙氏永新人歸譚氏年二十七元師下江南丞相文天祥檄女弟之壻彭震龍復永新降將劉槃誘元兵陷城婦抱嬰兒匿禮殿中兵執欲汙之屠兒蹴於柔見婦罵曰賊死吾舅死吾姑吾從舅姑死耳犬彘敢吾汙哉母子遂遇害血漬禮殿入磚宛爲婦抱嬰兒狀或磨煅之狀益顯先是元兵入浙東臨海王貞婦者主將欲納之婦齧指血書石投崖而死血漬入石天陰雨墳起若始書時於戲若二婦者天實

畀之表人極於萬世也後未百年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辟彭九爲行軍鎮撫其妻李氏躬[illegible]督軍戰屢捷明年萬安入城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英俱被執以刃脅之問所求寶曰吾死耳吾何求賊執逼殺之於戲永新未百年得二烈婦與文山余闕公爭光相上下豈偶然哉建文壬午靖難師起永豐峒民婁夏克縊妻黎氏奴欲屈之黎不屈唾曰我死後賊奴不出三日後二日奴果戰敗死此猶慷慨亂離耳若遭世承平從容就義猶未易也吾見其人矣邱浴疇妻熊氏年二十三從夫死譚洪季妻張氏從夫死年二十五丁達常妻聶氏未嫁聞夫死從之年二十吳恒鑒妻曾氏夫死從之年二十三黃宜德女年三十一其夫邱病以身代死之嗚呼由是觀之婦於節義淪草莽者可勝道耶是豈有待而然哉

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固於心而不可解也爲人臣子不背君父若此婦焉則國家喪亡之禍何自至哉夫何平居穹官厚祿秉鉞執衡高自標譽或目以婦人則艴然怒一旦變故竄伏忍恥棄人家國而不顧視此婦寧不愧死耶陳君粹之僉江西憲事按節永新嘆曰節義者天地鬼神之所相也而況人與乃合古今詠歌刻石於祠成知縣事李某屬敍于倫乃連書之以媿爲人臣子而棄君父者於戲柄世道者盍亦知所先務哉

東征凱還序　張昇

正德己巳歲歉江右民四五十爲羣甚至千百強開富室廪公出粟不忌勢敍横行無敢當之者有司亦莫如之何而撫州尤甚自此嘯聚山林長林市爲淵藪乃撫城之東也晝夜

出掠良善貲畜極則繫男婦爲質責價取償殺人如刈草芥流血成川有司捕之輒失利雖百計招之隨就隨叛竟無寧日久之凶威愈熾延蔓他境日廣誘脅醜類日衆蟠據巢穴日遠積四載矣上厪宵旰之憂乃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應城陳公公雅有才望韜畧璽書徵之不俟服闋起於湖湘往總制江西軍務閩粵湖浙悉屬節制公受命惟謹不敢以私辭即請用廣西土兵蓋公撫廣西時用之有績效故也時狂寇陸梁有四所廣東有大帽山南昌有華林寨饒州有姚源洞撫州有東鄉東鄉長林市是已長林視餘處猶烈也地四通無阻章北通進賢南通金谿東通安仁至於樂平樂平姚源洞賊在焉寇出任所之恐出與姚源洞賊合勢制之尤難故攻討長林市理不可緩總制陳公以此爲先乃今歲春二月節行領兵躬臨撫城分兵爲三道成犄角之勢三哨各進迭入日飛捷報三四勢如破竹賊徒竄身無地狼兵志銳氣勇堅無不破險無不平不踰月而賊巢俱空擒戮無虛計眞不世之奇功也士民安堵罔不稽首歌頌我公之盛美於不已時守趙州安應文過余而喜躍曰吾時密邇撫州羣劇羣寇大肆行將及時民皆荷擔以立未至百里俱空村遁遷吾輩職守此郡旰夕圖維奔巡要害防守備禦日不暇給今幸寇盡民安桴鼓不鳴誰之力歟安數萬家室息千里之烽塵公之功也公之德也顒首東望欲致賀忱敢請言以發之余亦爲之擊節乃綴數語以張公之偉績於萬一焉

武寧縣志序　楊廉

武寧爲南昌屬邑僻在萬山之間數十年來士之事詩書者

或無心以出而縉紳之東西行者少至部使者亦往往闊歲一臨焉故在今郡邑中以山縣稱甚者不考其實而忽其名抑乎今而輕乎古其原則係於典籍之無徵也四明馮公澗涖祝箓以來因訪舊志蕩然無復存者僅得永樂間草創寫本閱之而知其縣乃古曰永之冉豫陽山之區冊尚就諸文字以顯是邑也帑而置之當不在兹哉若後唯是志有不試則前美莫彰曉出弗勉殆相須以趨於輕且忽者而終無以解乎人言矣遂走使豐城俾廉執筆從事廉惟至於所謂寫本者論以故老之傳聞參以籍家之譜牒而質以豫章一統諸國志研精二月始克就緒有慨於一家之言幸而傳之夫人覽之知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風俗如是物產如是戶口如是貢賦如是疆域如是古蹟如是則於是邑也必不以

易視之而闇風興起者亦將以不少矣馮公引重之意其廣
幾乎或副哉雖然昔有作海賦而不道鹽者廉竊懼其向禁
不止於不道鹽也後之君子其是正焉馮公名琦起自賢科
其治縣存風教於法律之中寄精密於簿書之外而人材之
洗濯又欲掀魯武寧者即此一舉而其用心亦可見矣志凡
八卷卷首弁之以圖其大小義例覽者當自得之

贈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九江郡在匡廬之陰西江之封域盡於此郡復有衛隸南京
都督府其亦以江漢上流隱然有聯絡之勢與近時議者或
謂不可無意外之慮此地宜修武備以防姦宄或謂民之不
逞起於飢寒愁嘆詳於恚溢而罨於恤民非知本之論二者
豈不各有所見哉高君爾政以南京刑部正郎擢守九江其

留中處此必有素定矣廉嘗往來湖口彭澤之間登眺大小
孤上下石鐘之勝見其居民多棹小舟出沒波濤洶湧中日
以捕魚為業詢其屬縣在荒山野水者殆居其半其編戶
視他郡下下三歲大比士之登薦書者亦視他中郡率不逮
所幸俗尚淳朴可以令觀之則重農桑興學校者亦所當務
耶天下之事有緩有急固不可後時而自惰亦不可悉時而
自擾君其謂之何哉刑部諸司以廣東一司爲最煩劇尋常
稱能於他司者於此輒揹髮君爲之綽綽然而趨向操守益
見重於士夫則夫變通宜民非君孰望哉文選陳君廣仿暨
諸君皆君之鄉人也屬廉爲文以華其行因述所聞見如此
聊以備君廷訪之一端云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羅玘

建昌府撫信邵汀贛之中也減贛之曠幾撫之饒遠信之衝
鄰汀之僻與邵並關楚之喉焉酌諸府之中號爲樂區南城
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邵廣昌逼贛與
汀山岫城之境惟力畊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
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逐逐於外者及其有事廣
昌先受贛汀之寇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
烈然籍鄉兵爲之戍行齎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氛
埽搒而入南城以遠而盪渙之其毒民以札瘥減於三縣三
縣廣昌特甚又其競奢以角負氣而罵至撾登閫爲常事若
有以鼓舞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
敝南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夸竈千餘徙廟學隳
浮圖鑄隆實寧㮚爲王宮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踘於晝機

衣衒貨於暮肤篋剽攻於夜今有之他縣不與焉然而增賦
重役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惡在其爲饒且
僻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人盡商也固無補也而亦
何必究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猶冒焉曰是樂區也其果樂
乎嗚呼縱今而爲之吏者亦難矣況於守乎哉當是之時而
參以爲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
亦若建昌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舒君之賢天子固不得
而靳君亦不得而辭也或吾邦樂區之名天亦未忍遽奪之
也邪是爲吾之私以爲慶而其刑曹諸僚又喜夫君之利器
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役使序也故序之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二治會

府南邑地也以贑名治贑以表名治表所之以地名者亦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贑暨南安背負大庾而倚豐會昌犬牙入於南粵之與區表吉則湖湘之脅洞巒實口弸噬於安福之隙永新則先嘗其鋒爲鉛山關之北門也此建阨其西臚與贑犄角之吴越以饒信爲脣齒而江淮湖漢舟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爲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閉粤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贑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瑞頻年白晝飛刃於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懷印踰垣爲得策揚旌襲撫掠壘近郊游釁之四出也迎犒者室空逋竄者屋燎而昔之所謂爲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於其閫也邪胡不易置之而

孰得其人乎因是既定於是不受尊碩之臣俯從經綏未敢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爲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而輔所四矣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訇琅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參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與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制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余均江西人壯君之行也冀其端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爲期云

平寇錄序

正德十二年秋上命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爲提督名官衰兵開軍門於南安用翦平諸寇孽爲民害者於時應名而來都指揮僉事許清至自司知府邢珣至自贑唐淳至自汀伍文定至自吉季斅治通軍門指揮郟文如之指揮余四自贑至知縣王天與自寧都至張戩自程鄉至南康縣丞舒富先立戰功亦在選胥集麾下軍門審分之爲十道道與卒千若爲左右翼兵備副使分守參議以精兵衛餉道比遊擊軍門隨以推官危壽指揮謝昶馮廷瑞卒千殿中軍下令曰惟天子不鄙夸守仁俾與二三臣工承玆大役顧就緒不就緒罔有彝典在卒其曾誅伍畀在守仁又曰兵法攻堅則翦乘瑕則神吾度桶岡遠左谿橫水迫且屢衄瑕果乘之則堅且易與耳乃十月己酉禡中軍趨橫水則清珣天與右翼趨左谿則文淳斅思富左翼趨文定戩且趨且擊以遏奔衝約與中軍會甲寅中軍迫橫水而陳以緣旅㨂升絶巘用夜半燎起礮訇林壑震駭兵環麾之黎明破壘五遂破橫水各道

乘勝破壘二十有三遂破左谿中軍則閉營休兵以先各營會湖廣巡撫院約犄角桶岡不爲應戊午令各道縱進至己巳凡破壘一十有五諸附橫左者悉平乃領兵笑曰五日桶岡耳諜瑣趾龍入利十一月癸亥令十道俱發冒雨吾疾登酋巳背絶壁阻水陳珣亂而前戩衝其右文定繞其旁急擊之賊少却富天與疾趨接戰賊奔淳迎擊賊敗甲戌合兵大戮賊遂大敗破壘十有八得大酋凡八十六於是百年逋誅之寇憒然土崩矣嘻寇樞巘算一何神耶方獄舉僚大悅襃詩次爲平寇錄於以爲國賀爲天下賀來劉玘序玘懼或塵乙夜之覽名氏不敢諱也乃媞孫氏余泰氏兩巡撫副都御史僑晉氏巡按御史璋楊氏副使宏黄氏參議又推本吏部尚書華守仁父也用獻吾君益重世臣焉

送趙君尹南城序

吾縣城民以隅關鄉區爲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東坊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廂關之外爲鄉鄉東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里凡二百四十有五里有長合坊廂之長二十有三凡爲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于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爲長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督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兌折而歲會於戶部其茶菌錫牲之品之達于禮部以轉于光祿羽革弓矢五金丹汞百需之供于工部以轉于他司則二百四十五之長朋輸之飲祭賓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之出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候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參爲無所與乎四十八之長也若佚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其名曰

僉僉云者衆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近且十年不得比二百六十八家之歲踐更焉人亦久而舍其業次者蕩産者往往頻呻咨嗟以歲辛一釋去以爲更生二百六十八家者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每徵其期閒有箠殘其膚者矣織創其脛者矣噫吾未耄老爭先取勝恥後焉以悅其長上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爲至是耶其亦豈非吾縣之民徵官之歛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蹙而已耳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已矣胡能展其蹙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其身也時有譴焉爲民而獲譴不悠且不變非君子不能也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故敢以告

瑞州府志序　熊相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紀言書事今郡古國也而史廢矣匪志時輯其可書而記者將何以詔天下後世瑞爲江右大郡歷代有志至我朝乃缺爲百五十年事漫無可考豈爲政者不知所重耶匪人弗任匪時弗成固亦艱矣我英宗睿皇帝嘗命儒臣纂大明一統志彼爲天下作故畧焉而不詳苟有疑於一州一郡者能使無遺憾也歟正德辛未任邱鄺公璠來守瑞值華林倡亂越明年始平又明年公謂通守段公泰張公易宗節推汪公濬曰志茲其時不可失也今弟子員疇可草創者僉曰劉宏道朱夢昌邑博士疇討論者曰吳尉君淳鄉大夫疇潤色者曰胡君鐘傅君朝又誰可者曰熊君相雖在告病匪心目可以佐之公喜曰事濟矣乃啓以文乃集

以事乃視諸先志楊升雲序曰參之舊志摭以新聞爲圖於首則職方氏之遺意列志於後則班孟堅之家法斯言旨哉吾師之又觀之一統志貫古今於是乎有建置沿革表方鎮於是乎有山川形勝敦世尚於是乎有風俗本教化於是乎有學校書院宮室以居關以譏梁以渡祠廟以祀邱墓古蹟以藏以識名宦人物以樹風聲啓景行下至寺觀仙釋亦不遺焉衷哉國制吾從之其他若天文地理財賦儲䘏秋官選舉恩例災祥遺事考異詞翰之類或因舊爲新或推畧爲詳皆有裨於一郡初非旁涉以誇多也嗚呼自至治以迄正德而瑞志之修僅此一見何其希闊寥絕也或者亦有數歟然則主張者與修輯者之功爲益大已高安尹應君恩與有力焉併書之以告續志者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費宏

均之為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恒難其人以其地望之高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於屬號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為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人險而健大率民風士俗好剛負氣恥出人後士自游鄉之校已能囂囂然議政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知誦習輕重出入之際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往往危言激論劇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宗右族喜爭好勝互相譁訐寧破家蕩產而弗郤獄訟之多文移之冗亦他郡所無其為劇而難理可知矣而當道顧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祕書以文學有聲館閣出為憲職數月即能吐直辭以振頹綱排異類風裁凜然雖是不容

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事君實兼而有之故命下之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為賀而侍讀徐君舜和侍御蕭君升榮復來督予言以贈其行予幸與君同年進士即從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類以腐儒視之嵇將何以為君贈哉故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為遷固之所以名吏為循者蓋深懲俗吏專尚嚴酷以為能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吾何以知其然當漢之時潁川豪強號為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趙廣漢黃霸皆潁川守也廣漢患其俗多樹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雖奸黨散落威名流聞而潁川之俗遂多讎怨及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亡重罪囚治為

天下第一自漢興言循吏以霸為首而廣漢不與焉以非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之明效耶今之二千石郡猶漢之潁川也先是嘗有效廣漢之所為而立威名以媚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去後之思也如霸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為之而無所讓焉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皇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耶若夫乘與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舜和職也予亦不得而辭

修江先賢錄序

修江先賢錄凡八卷所錄自漢而晉而唐而宋而元以訖乎我朝凡六十九人皆寧產也以繫之修江修江寧望也江何以修名江自寧入於鄱湖凡七百里其委修而遠也或曰江源修潔飲者類之故多賢而可錄也何賢乎所錄之人大之

以忠孝稱次之以膚敏顯次之以文學名次之以獨行著蓋中閒異敘之在編次者皆有所節取而不忍其泯焉無聞於後也錄之者誰乎今之賢者閣憲周君公儀實修江世族也公儀自為之錄乎據歷代之史蒐諸家之集而郡志家乘以及稗官小說莫不參稽而互訂之蓋甚博而核也錄之而又為之贊者何歟賞欣慕有不容已於言者史例固然也錄一也何以有正集續集附集別集外集之不同為鄉而錄勢不得以太嚴為人而評義不容以太濫而曰別與外之區分又史例然也異教外之矣又何以賢之精於其術則賢於其類賢於其類則不得不賢於鄉也昔之賢者亦有意於錄乎人非愚陋孰甘與草木同歸於朽腐彼其勤一世以為心固有待乎其後也錄賢果足以重其鄉乎千木隱而西河美李陵

峰而戰西嘶地非人固無以為勝也是鄉之賢則何以始錄於公儀仕優而學如公儀者鮮焉爾然則公儀之錄之也奈何秉彝好德達之天下論世尚友始於一鄉賢乎吾將有所取而法焉賢乎吾後有所感而興焉其志遠其心公非徒務為博洽而已也錄備矣贊工矣而予又為之縷縷者錄而非予則公儀之意或莫之識也

南征奏凱錄序

比歲嶺南北盜起甚為民患巡撫大中丞陽明王公伯安奉上命合江西湖廣廣東之兵以討之而憲副孝感楊公廷宣分司南贛實飭兵以備盜於時出入行間効力尤勤丁丑夏六月率南安守季侯斆等莅上猶破禾沙等巢秋八月率指揮馮翔等莅南安解圍城之困冬十一月率贛州守邢侯珣

等復莅上猶及南康大庾攻橫水桶岡等寨歷半載境內始平明年春正月廣東浰頭等賊延蔓未絕又率邢侯莅龍州勳之閱月乃班師以捷聞時憲副公所部捕斬幾六千人俘獲稱是上錄其功加俸一等而褒推之恩尚有待焉凡郡邑游居之良南北往來之彥嘉武事之就緒也民生之底寧也畏途之免於相戒也往往撰述歌詩以為憲副公賀於是有南征奏凱之錄寧都令王君天與復專使請序其端凱歌昉於軒轅周官太師以凱樂獻於社春秋城濮之捷晉人振旅凱而入說者謂天地之怒散以凱風故凱奏象焉其在詩則出車以美南仲六月以美吉甫采芑以美方叔江漢以美召虎而周王伐叛救民之功實於此乎著大抵皆凱歌之流也後世有朱鷺芳樹等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亦多敘戰陣之事若皇武於度方城於懲則又專述其勞而擬之於雅矣夫寇賊殃民有國者不得已而征之君臣上下勞瘁萬狀方事之未集也誠不能無輿尸喋血之憂一旦得雋而歸鼓駭皐謀發為謳歌亦情之不能已者大夫士從而文之以明一時之盛以上附於凱奏之遺意君子固有取焉而孰以為侈乎憲副公器度才識閎偉敏達而又志存體國念切愛民事不辭難謀必慮遠其在閩嘗奏武平之凱矣今茲嶺北之役帷幄籌畫之詳而出奇制勝功冠諸軍故談者翕然美之蓋其大者若諸縣機兵之不可用則議以所募打手補充募者萬人皆健鬭之兵也且月省募銀八千兩師行凡六閱月所省募銀為四萬八千兩矣兵餉則取諸儲穀取諸贖刑取諸鹽課得米三萬石銀三萬兩自始事訖於罷兵初未嘗丐貸於

公家科擾於民間也茲皆兵之先務而公能處之合宜他可知矣凱豈幸而奏哉王君起甲科有志樹立其治兵衛也與公周旋憂心孔疚親茲功之成宜其喜甚而欲予張之予雅辱公知亦深於助喜者乃不辭而為之序

鉛山縣志序　　費寀

予兄鶩湖先生初及第讀中秘書考求四方故事間得鄉邑遺文如羣賢堂贊出楳埜徐先生手作所以記諸賢行實者甚詳因錄以示吾子弟寀竊嘆焉夫楳埜鄉人也羣賢堂鄉制也記於鄉者弗能存而顧存之於祕籍則夫祕籍弗及者於所遺亦已多矣又嘗遊於章巖觀磨厓遺愛碑思前令惠政於五十年後而識之識者錄其名也夫能使人感恩於去位五十年之後則其人之賢可知識遺愛而不自錄其名則

固非有爲而然也而令君之名今已無聞匪藉此碑之存則堇實泯矣嗚呼使志無缺寧於此而遺之乎以是知志之不可無也予自稍有知識以來訪尋吾縣志不憚購求或曰昔於昔而今亡也則予弗及見也問之故家則藏焉者無矣問之故老則見焉者無矣鉛之縣昉於唐不爲不久遠者姑未暇論自入我朝來已百六十祀於茲中間枳棘棲鸞百里海驥代有賢官豈無有見於是者而竟無望焉則非予所知也豈以郡志存而此在所畧乎抑謂是不急之務而不以汲汲也將遷名速而弗圖於早也愚惟家之有大宗小宗紀近以承於遠而近者親爲尤爲要矣故統志始祖也省志郡志者別子與繼別之宗而縣志則繼禰之宗也是故省郡志貴畧不畧不足以包遠縣志貴詳不詳不足以括細情畧以忽乎

詳或未然也抑今之志非古之史乎有一國必有一國之史而吾鉛爲五十里當在子男國史固不可以缺焉者志弗立而事靡觀微顯闡幽之教微而彰善癉惡之權輕於是乎鄉評不足以爲勸而美俗偷善政無所於稽而取舍昧風濤政咸職此爲由固有受其病而不知者矣然則謂志爲弗急之務也可乎嘉靖癸未秋姑蘇朱侯於磐來試吾鉛越明年如屏弊絕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爰及志事顧予於爭室之中予方負慝滔天哀號瀕死奄奄餘息寧復遑是而侯之誠懇不可辭且亦不肖風志而願因侯以成之者既襄事慈塋服闋祥禫乃強拭淚就館纂輯成編始於甲申冬十一月明年春正月告成其事則取舊志紀載之舊蕳邑博李君璿私錄之遺庠生張君乾澤考證之公暨凡古刹郵亭斷碑殘碣窮厓荒墓醫迹名蹤參以紀傳所載事理相符彙錄不逸務在簡而詳精而核以期可信於後而僭妄之罪予固不可得而逃也侯名鴻漸於磐其字別號雲溪子少有俊才尤邃史學既登第命纂修武廟實錄於南畿有古直筆風是編也多其所折衷云

安福三刻縣總序　鄒守益

周禮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藏諸天府天府至嚴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圖若天球河圖然嘻其義精矣積民以成甲積甲以成圖積圖以成都積都以成縣積縣以成萬邦萬邦之基必始於鄉民故曰以之要重鄉民而致察於縣宰守吏猾胥必侵其版籍奸豪飛詭貧弱鬻斂姦心競生僞端交作神出鬼沒而弗可詰是以泮渙日甚角雀日繁而佩牛犢

日退執是而曰偈九牧阜萬民是築室九層而圯其基也安福之刻縣總自松谿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數以登賦稅以均事役奸豪無所覬貧弱無所疚而胥吏無所措其猾古之遺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栖黄籍之遺惓惓以松谿爲法復刻而戶授之邑之父老子弟沐浴慶澤帖帖無復虞歲壬子交川湯侯賓釋褐視篆博諮故實遵能以圖局矢神以祓志酌粮以均甲惓惓以景山爲法而屬劉簿贊日督其成比爵名命亟刻之梓而告於益曰版籍情僞南北異狀也而衆言徭渝之弊夙夜從事籍概然於中暨按新籍晳賦犂然無升合爽然後信舊政必告之爲忠而二三子之勞爲有終也願微言以告後之君子益拜手曰茲總也三刻矣其世變風移之慶乎雖民有常性雖天有常觀

維王政有常憲日昃咸和則父母孔邇率割夏邑則時日曷
喪故赤子以保衆胥親之矣否則戚聰明自民明威自民故
靖共以聽神斯福之矣否則㹅以松谿景山二侯稽之有刋
文之訕矣有聯名以毀矣而口研載道帝賚三接以今準後
雖百世可知也後之君子憲於交川體信達順以迓續民命
於天肆吾邑無疆維慶諸君子亦無斁惟休湯侯入贊司徒
職版籍矣程侯秉國鈞李侯柄言責咸精白周禮以翊皇極
執古之道御今之紀尚樂與萬邦郎民慶之古不云乎達於
上下敬哉有土

安福叢錄序

秋渠張子崧以邑志之弗徵也作安福叢錄稽往乘搜傳記
博詢山氓故老凡爲卷二十有二爲目二十有八首以縣紀

疆域終以雜記遺事而於庸調糧畝水陸兵防尤反覆三致
意焉噫其志勤矣往予與同志劉子肇袞王生鑄輩議各紀
所聞所覩細大必裒而相與合證精擇之以發帙若水陸之
珍四方畢集徐別其等而升諸鉶璭籩盛葅蘸莾之爲禋柴
畢之爲薶沈大之爲牢牽小之爲腒胖舉無遺味而亦無冒
升聚而弗博且有匿善矣擇而弗精且有誣善矣衆蹝之而
未果秋渠子以獨力成之其博而無漏精而無泛則我不敢
知然周回十有五年凡數易稾而始就厥維艱哉松谿程侯
嘗以志屬予予曰願之久矣顧人物紀難爾蔡生劼修泰與
志告於朱思齋曰士大夫乎日未肯爭作上志者事及修志
者則人人爭要上徇私好則負良牧之委執公評則忤羣官
之欲事調停則失秉筆之直松谿哂曰是紀也吾當自任之
未決旬而陟乃至於今使是錄而早就也補其畧覈其眞辨
其疑似將事半而功倍矣乎秋渠子借其弟貢士巖聯牽庠
序衆望其顯榮以紹而祖而考之休乃竟弗遇欽智畢力以
寄其蘊年登古稀矣攟遺謀弗就捐貲以永其傳使良牧諏
典以制政良士趣的以倡俗將化宣風移畢升大猷而警斂
横耻奪寡賂弱之痼瞿瞿一洗之則所欲爲者不待出於其
躬而後快茲張子之志也已覽斯錄者其尚有感於斯

安福重刻釐弊軍冊序

吾郡釐弊軍冊龍磯陳貳守刻之聯泉孫柱史彙聖天子嘉
靖之仁以福江右凡絶軍免勾者數萬而吉安凡三千七百
九十九戶某丞爲首序以永其惠剖臧否利病而求一洗之
蓋比諸丈田覈實而無虛糧絶軍免勾而無妄丁羣胥其息

於漁獵而民庶其脫於魚肉已乎會龍磯以調任去乃檄各
邑刻之而各邑有皙有恩廢舉不齊安福丞爲奸胥所匿凡
四十餘戶某屢請所司鬱無由白嘉靖戊午元岡童侯以剛
明莅政踰年矣偶語其故侯呼羣胥以利害怵之不崇朝而
得其舊牒亟以告而議重刻焉當道以列郡重事交委涉寒
暑弗暇歸而侯遂病矣某趨侯病而促之曰侯不崇朝而刷
數載之弊請不憚旬月而貽百世之思古云有陰德者鬼神
陰報之侯自是瘉矣已而果然遂登諸梓里願一冊而後入
覲往歲丈田之役餘糧百餘石將以散磽瘠而澤顛寡成案
可覆也奸慝朶頤遂糾挾官勢羣分之與隱慝何異使得如
侯以釐之不崇朝定矣嗚呼病無劇易繫於良醫恭無安危
繫於妙手天下之弊寧獨虗糧妄丁可釐耶凡百君子靖共

行何人考政衆進於上下

袁州府志後序

徐良傅

志炎之流也自漢以來爲史者大抵多恢閎博辯之才汎類然人之識艳負其有不得自表見於時而泄其精英於此以故其□環瑋雄深悲憤驕傾如荊卿高漸離擊筑於市行歌互答悲笑怒罵淋漓顛倒而人莫識也此豈有意於人之見毀而蘄以悅夫世俗之耳目者哉其後浸衰然亦能連掇串類倜羅昔聞隨其淺深高下著之以傳信於後世又其後則靡靡難觀矣嗟夫史可易言哉良傅蓋下於古人之才之識無能爲役而廢逐以來方與二三子弟講學鄉社習爲科舉偶儷之作睢盱齷齪纆墨外尺寸不敢踰越暇則頹爲放爲妄意古人沐浴詠歸風致或可尋見每讀史書觀其瓌瑋椅

深悲憤驕傾之辭知其決不可爲挺即屛去所以自維至熟而郡大夫過聽屬以編摩即手聞命足縮恒悸不敢承然而不能終辭者有三郡故有荀伯子臨川記與淳熙志雖不可考見而家太守坤翁所爲景定志首末圖經具在上下千數百年文獻開卷了了無採摭綴緝之難一也郡大夫歙江公而下若野橋君筆峰君晴岡君履齋君以及六邑之士率協恭展采敦崇教事意氣勤勤懇懇可謂一時之盛厚意不可虛辱二也明水先生鄉之先輩長者講於古人之學其好惡端其去取嚴而相之者又皆南宮之雋膠庠之選固可以不勞而集成三也昔昌黎子之記滕王閣也謂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良傅之託於斯文也所謂榮耀者非耶故不揆而爲之序且以志吾愧焉

賀郡侯會江楊公平寇獎異序

楊載鳴

今世之論材者余聞之矣恢闊自許瞋目而談當世之務山苞川流之韜鈐機變械飾之攀擊嚴塞明低之形要風飈而河決雖良平聽之有餘辨而鳴劒抵掌浩乎有建功名萬里外之氣此世所謂軍旅之材也委蛇以養高細謹以存守耳目所營者米鹽靡密之近事而斡局所底者簿書期會之專長要其精能而純愨循理而優裕其廩廩多效足以表儀於世此世所謂牧守之材也夫由此兩者之論將治軍旅者爲異人之任而視牧守之職又何其屑屑也古者文武之道一而其用並其材無不通而後謂之成材而後用之而無不效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而自云我戰則克聖人之學其兼至也如此西漢之世猶近古渠液黃霸龔遂之倫皆以善理

民著聲乃其所居治盜之課當最當其時太守或稱郡將蓋兼領武事於職無所不得問而誅殺之爲全安禁戢之爲化導無異術也世教放失士之講於經世之學不能旁暢周浹始裂文武爲兩家天下有急則取世嘗目擬軍旅之材者以應之往往眩於名實而任牧守者亦以爲世所責望者既已盡矣遇卒臨危輒諉曰非我職故緩急胥尠可恃賴則論材者之過也頃歲閩粵流寇突犯吉安之屬境民患苦之上震怒詔所司更置郡縣長吏而慎選其人以代於是充國楊公以駕部郎中來守吉安公前由御史左官起南兵部郎會有島夷之警推擇料兵東粵有風猷故大司馬求以自助是行實負軍旅之材而當牧守之任者也公志憤殲賊起功閭入境即禽鹽而盜者魁黨數十人宿猾股弁已而籍諸邑之兵

簡其壯勇募引強拔距之豪爲之隊率而教之衝擊決刺之
法曰一都肄而申其賞罰爲常久之之軍奮請自效公偵知
數盜之在泰和者乃授計畫旁縣吏取其一其尤劇者自則
往取之用處之旦偃旗息鼓出賊不意賊聞公至皆辟易就
縛遠俘馘入城人始知車騎之出也公於武事尸其勞有徵
巡究從之所不能而形之以憂勤之色當其難而專軍將將
之所不敢而本之以沈密之謀居無何擒九推剽之姦赫禍
主名之葷芟薙十九境內以安而征南之役禽逸賊六十人
功尤著其他政理書給棡爲可述若公之材爲軍旅則篤於
教而非譚辨之虛聲爲牧守則通於方而非簿書之專長可
謂器兼而受鉅者矣余方爲此說以論公之美而中丞胡公
嘉公爲列郡表禮檄適至昔龔遂旣平渤海之盜益振民約

巳選吏部震郡中大治有詔徵之而問其治狀對如議曹王
生言歸德天子當時悅其有讓上方注思瓌絕之才待以不
次而公之改日政成行且名公公宜具陳說所以治盜安民
者以慰上閔念元元至意不宜如遂受王生之言嫌於自列
庶幾儒者兼材之效稍顯白於世非盡如故當之論也泰和
令邢君德公以勤勞率說問言爲賀遂敘次之如此

虔院撫屬四省圖說序　丁繼嗣

少司馬李公督虔十有二年枹鼓不聞赤白丸不探四郊晏
如出所屬四省圖記示嗣嗣按圖諗視三復其說而詳繹之
乃赧然曰此公以吳治吳以楚治楚以閩粵治閩粵旣濟衣
袽爲天子永釋東南疆場之慮者也蓋自秦分天下三十
六郡代侯置守漢收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
處統一寰區規模弘遠所自來已然河山分裂臂指不相使
明興爲參錯數省鬭雄鎭處重臣而綰轂焉頓地懸則勢異
習迥則防殊自非原本山川推究謠俗欲後人畫一而守其
道何由吳楚閩粵間顧一大都會也設巡撫控馭自宏治甲
寅始中間偶經革而借號稱王者蜂起以四藩峭巖叢薄山
峒與林箐交羅夸族與狄氓雜處出沒奔竄哮闞風應勢使
然也上下百數十年間若金周吳虞諸公數持竿獲醜往牒
可稽而身斬荊棘以還耰鋤至鑿空百道攘地千都功孰如
文成然而小寇時發不數年而岑猛叛廣嶺南大困侯公再
出而撫平之斯知破斧缺斨不若未雨綢繆爲計豫也公奉
命秉鉞以來盪刷保靖十餘年如一日文成公以前所未有
勳斯烈矣公復思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于是四省郡邑有圖

圖各有說曰某隘何也以折衝也某隘何也阻寇入也某隘
何也以扼險也二千里內郡若邑廣若干袤若干瞭如也厥
邑衛若僻厥土沃若磽靡弗列也厥俗良若楛悍若馴靡弗
原也探兵營兵鄉兵邑兵若而人靡弗悉也常平等諸儲各
積粟若干靡弗計也曰何以寧虔吉也何以寧汀漳也何以
固郴桂綏潮惠而捍雄韶也靡弗曲致也若曰爾大小文武
將吏爾百執事有司其翼予敉寧莫爾功否者爾其有罰身
處四戀咽喉之地而爲百年戶牖之圖若曰由吾說則安否
者自求辛螫于以潛銷竊發於以永奠藩籬吳楚閩粵之郊
受茈寧有極哉公秉掌鑣事久矣今天下名爲治平無事而
識者時抱不測之憂一旦倘公左右股肱黜次天下阨塞戶口
多少強弱之數圖王會而保明盛將六合生靈利賴之嗣等

詑公以無害又不獨一方矣敬爲序諸篇端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八

藝文　序三

明

成仁遺稿序　　鄧　芬

予行篋有文山指南集二冊集杜句一冊吟嘯集一冊又有疊山詩文集二冊歲久壞爛亦多磨滅病中敬補綴之以是集皆行乎患難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乃復訂其訛脫而宋史本傳與夫祠記銘狀祭文輓詩則取而各附于後總題曰成仁遺稿付書林余氏刻之嗚呼仁之難成久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非果聞道者烏能殺身以成仁哉二先生之成仁夫人能言之矣然有繫於救敗存亡興滅繼絕世或未之知也乙亥文山以勤王兵入衛即議建四鎮以却大敵執政者不從明年知臨安請徙封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執政者又不從及元兵壓境始行其言則宋之亡而未絕者有二王也故雖國事既去猶另以延宋祀三載向使從其四鎮之議而舉國以聽命焉則救敗存亡必有以大過孔明而媲休臣靡者矣疊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撫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罪之何邪明年敵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宜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仕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于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伸于前則宋之祚未必移也使疊山之志伸于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之所得于道者不其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爲先生多雖然宋亡而文山

史237-044

幽于燕者三年元人感其忠誠將釋之留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名江南豪傑置吾十人于何地夫天祥毀家以紓國難身九死而不顧若十人者安知其終不死耶疊山匿于建寧者十年元人亦屢詔釋江南有罪人矣留夢炎程文海力薦而執之至燕夫枋得一也前日共指之于宋而今日交薦之于元何耶是亡宋者固宋之宰相也非元也殺二先生者亦宋之宰相也非元也不知宋之諸君亦何負于宰相也哉

康山忠臣廟志序

今之爲政者莫急于興頹俗欲興頹俗在于正人心欲正人心在于勸名節欲勸名節在于錄忠義忠義錄則名節勸矣名節勸則人心正而頹俗與矣嗚呼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予同年餘干令馬君宗孔以縣有康山忠臣廟年久迹

湮四方弗聞乃圖康山形勝錄建廟顛末列三十六臣本傳附本縣忠臣孝子節婦及往來者弔古感懷之作以爲志將刊行之請予序予按三十六臣爲韓成宋貴王勝陳兆先李信金祖呂文貴李志高張雄徐公輔劉義陳弼丁普郎程國勝王咬住姜潤后明王德常惟德逯德山汪清朱鼎裴軫王鳳顯王喜光陳沖汪澤丁宇袁華鄭興曹信史德勝翟世榮常德勝王理王仁皆聖祖自將以征陳友諒戰死鄱湖者先是巡按唐君虞佐亦錄是爲豫章城忠臣廟所祀被友諒攻圍死守者趙德勝劉齊牛海龍李繼光趙國旺許珪朱潛張子明趙天麟徐明張德山夏茂成葉琛萬思誠十四臣本傳忠節祠所祀死宸濠難者孫燧許逵馬思聰黃宏四臣事爲褒忠錄俾南昌府刊行之夫御史錄一省事知縣錄一縣事

要皆以正人心興頹俗也夫值聖祖方雲雷造屯天命未屬乃有十四臣三十六臣死戰死守以滅勁敵以定大業先帝以八葉天子而社稷有變得死忠者乃惟四臣且馬主事黃參議猶奄奄非壯烈者何哉嗚呼昔文帝靖難之名雖正然革除君臣之義自不能忘其甘心焉死者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練子寧黃觀陳迪王叔英鐵鉉鄭瑾魏冕胡閏郭任盧迥侯泰暴昭陳繼之張紞景清卓敬毛泰董鏞曾鳳韶高翔宋徵巨敬山茅大芳王良胡子韶宋忠鄭恕陳彥回姚善周是脩顏瓌高巍廖鏞葉惠周璿謝昇高不危盧原質戴德彝張昺葛誠盧振龔太王省四十七人當時議臣揚己遂私寘名奸黨孫忠死義之意消沮畧盡蓋亦深負文皇正大天地之情矣陵夷至于宸濠之變則合城勸進而人懷二心激烈死

忠僅見孫許然則風俗頹敗豈有如今日者哉芬銜恤草土不暇論天下事昨承新主恩命復職史官而馬君適有是請不覺感慨抉發幽潛然詞不敢不嚴而錄不敢不備嗚呼此論明則人心正而頹俗興矣

吉水縣志序

編纂採輯以爲文難矣尚書春秋之簡佚得聖人編採而遂作經不可見哉太倉周先生克之少有文名登宏治乙丑進士授知莆田縣事以憂歸正德庚午服除補吉水辛未政成乃編采縣中事爲志未數擢監察御史遂持去不及刻行先生爲御史百餘日以言事忤旨謫官蓋不徒有文名者矣今上即位因名爲江西按察司僉事明年壬午建元嘉靖陞副使又專勅飭兵九江俄而士有勇而食足而罷除得留意文

宇乃函向之志草十卷使來屬予曰將刻之請序之夫作志之意欲以定一邑之治而推之四方推之天下先生自序盡之矣其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畧之當足稱作家目令胡廣左布政使彭君景俊之序盡之矣予復何言哉且志猶史也後世之史則子長孟堅推良志列封域山川形勝貢賦猶史記漢書之有地理河渠溝洫食貨也志列人物名宦猶史記漢書之有世家年表列傳也二子雖多編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西漢故事成書而非盡出其肺腑然世之論文者必曰西漢論西漢之文者必歸諸二子焉則是志也起凡之精立例之密去取斟酌詳畧之當與夫先生自擬以漢之司空與地圖而將以定治蓋亦文之蔚然者矣予復何言哉顧占水為縣將五百餘年而志之作有待于先

生先生作志又十餘年始重臨茲省得督屬刻之莫非數也予得係一言于此亦豈偶然哉

送潘叔愚知豐城序

天台潘君叔愚以進士出知豐城縣事縣之謁選于部者李君璞李邦秀王公度輩來謂予曰吾縣在江西雖與南昌臨川安福號名四大今則民之困猶南昌士之盛不及安福俗之誇幸自詭于臨川其所謂厚民生振士氣而益善其俗實潘侯是賴執事其代吾人以告之乎予非通世務者其何能以是與潘君上下其論議哉顧以目擊天時人事之不可曉者五事為諸君言之庶亦可告潘君也夫豐城為南昌屬縣兵亂之後水旱蝗蝝疫癘畧無虛歲民之轉徙死亡在窮鄉下里蓋有蕭然為狐兔蛇虺之場者若以為陽九百六之會人禍宜爾則又今上中興錫祚皇明之世此不可曉者一也南昌稅糧科則以當時無首義犒征漢之師者故視江南諸縣為獨厚然皆須農焉出也近者災傷賑卹輒及于市井隸卒之流甚斷商賈之家而耕夫餉婦之填溝壑者曾不得粒食則亦已矣然蠲租免稅之詔深意惻農上下復雷同廢格之此不可曉者二也水利之興以為農也近乃堰文昌以申風水之說堵章貢之橫流以圖必不可成之功耗數侵漁動以千計民勞而且怨矣至于陂蕩之濬隄防之築負切利農之事略不究心此不可曉者三也綱運以足國供貢之義也故時或重災亦不遑恤夫何民方傾囷倒廩以求雖夫一夕之寧而部使者輒復坐縣聽勒敲榜利歸于胥吏之谿壑而置之姑息此不可曉者四也養軍以衛民也以不得擅調而

籍民以為機兵則亦已矣近者地方有警復名鄉兵或父子兄弟之竭作而責以死命所謂機兵者徒以環衛官長且資迎送之觀美此不可曉者五也予聞潘君抱博古之學經世之志固有大行之日茲行也雖牛刀小試若此類者其亦肯慮及否耶苟豐城之民安亦可以為旁州例也諸君既有鄉國之憂其以此告之可乎諸君曰是在潘侯也願次第之為序以贈

江西類序　　王瓊

盜賊初起則易滅勢已滋蔓則難圖此必然之理也正德間江西姚源華林諸處頑民恃險為盜有司專務姑息招撫遂至釀成大患殺死方面官剽掠郡縣朝廷命都御史陳金治之調廣西狼兵始得撲滅後賊復起命都御史俞諫同巡撫

都御史任漢處置或剿或撫議持兩端久而益熾卒之遂調保定達軍及遼東邊兵往征始克平定江西用兵前後連五六年勞費無算此勢已滋蔓難圖之明驗也厥後徐九齡既起兵部議奏乘其勢未猖獗急督捕之不數月擒斬盡絕此盜賊初起易滅之效也然欲所向除患未然非素假之以權則亦不能成功我太祖高皇帝親經百戰深知兵機不可遙制邊緩所以律條明載若遇草賊生發許乘機調兵剿捕雖非統屬亦許互相策應及申報軍情互相隱匿不速奏聞因而失誤軍機坐以斬罪皆謹始之法也自徐九齡後本部申明隱蔽之禁假借便宜之權江西盜賊遂得止息及寧藩叛逆不待天兵下臨江西之兵自能平之而禍不遠延豈非申明律禁兵權素得所託而能速致成功如此哉

廬陵忠節錄序

歐陽鐸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忠監丞巽齋楊忠襄文節胡忠簡剛簡與周益國文信國而九崇往之意厚矣我朝正統間廬陵知縣張侯叔倫因舊錄取誌銘諸作補巽齋事取劉岳申傳補文山事次第世代進監丞于忠簡上益以僉贊名先賢錄語在布政使李公禎序中茲九十有四年漫漶弗傳富田張頡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先賢為忠節者以鐸系聯六一萃以見耶且附名竊惟九數辭也先統辭也以為吾鄉賢不可以數拘也故統之然忠簡有祠實奉德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論事貶死與文節等巽齋雖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在忠襄下曰忠節不亦近乎涜洗再拜式瞻遺像冠玉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于贊辭得本末于紀傳於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亡之際非無名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我文忠公實輔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救其失或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文山之從容就義凡稱抗御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為始終如出一時是孰為之耶我國家聖聖相承億萬斯年吾黨之士尚有修文忠之業者乎鐸學業力屛慚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頡之好義尚德割田給族為義塾以教族子弟與此舉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則也

泰和徵總冊序

都邑有大利病閭之自昔亦嘗為民誦言之良有司少加意足用為賜乃今與弟克棫其成詎非六鄉一大快事哉嗚呼

閭冊不清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大是者乎正德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予時年少狂率笑曰安用是切切爲治無亦於照總閱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較能使私輸先公家完其罪蓋有浮于舞文吏者陸侯聆年索弊端除虛賦殆數百石成易見冊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脫後十九年陳侯梅甫莅政因以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諸總宿負震聳之得首實免又令民間墾田自占起賦成補虛查隱冊第糧未歸戶而坐諸田田且為護此猶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布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堣齋學收涖政訪求往事得書冊善之又于義民郭元暢所得易見冊兼取其意而惜其未盡爰禮名元暢暨劉天佑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者于廳事後監總

覈查得飛詭官米五百三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
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書人
戶參伍究竟竟歸其飛詭而豁除交徵以從于一又委都長
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合甲甲合圖圖合都都合縣額並
帑備矣顧冊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總數刊書布爲予
爲題曰徵總冊旨徵則可信也夫得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
予其繩乘之寧至于絲棼不可竟耶予前承里役悉自運便
甚于時鄉不皆行俟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此冊俱存俟
之仁澤烏有已哉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田不可君
撫南畿蘇松嘗行之矣奚至寸鄉難之曰僕去官即一老農
夫耳敢用己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非無可歸者如彼痾
者汗之當自愈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

告丈者如何曰雖稱二三都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統既析
摘丈之無不可者失一猿勸一國野人識不免過計聖王以
人情爲田無使堨齊獨抱苦心焉

泰和縣住勾軍冊後序　陳昌積

昌積頃辱巡臺孫公移檄相問復書幾千餘言大抵謂勾親
丁以補伍缺其載于令甲者重矣前後臺察綜核其名實捷
清查五次之例以爲宥者亦旣屢矣今也官若傳舍而案爲
虛器老書猾吏代認戎版爲筆莊任意乾沒巨使富軍咸納
季錢于兵揆原文盡除取逃絕而蠶食里甲匿批迴而狼索
佽貲所尤毒者捕力不勝簽及收豎聊應勾補簽朝不謀夕
之傭而充長解長解之費至賣婦孥爲給而收豎則未及識
總旗之面已逃且故矣嗟乎黃放白催之弊豈獨賦斂爲然
耶令振法洗奸酌可宥與應遣之宜而使軍實民恬以張職
不有賴于今之賢達人乎孫公握六察之權擅一時之望不
以予之疵賤而弃棄其言復曰核哉子之說也是時公以便
宜釐宿弊剪機利之徒頗多嗣將丁盡戶絕及挨無名戎籍
例該免勾之三事覆核上請俱奉旨住勾公尋檄屬司類造
青冊上之兵部及分達各衛所令敢有擅勾者罪之違旨于
是泰和得住勾者四百九十九戶予因里巷之權復啓謝之
畧云三事上聞矜可恤而重釋除惡務本遐應遣于風馳此
公學道愛民之實施也公復書又有曷足以堪之語是非虛
己守職而肯撝不自功若是耶世嘗言爲大于細圖難于易
爲治法以公住勾之三事觀之若細易而無濟于艱大矣然
今之患正坐當事者往往玩清勾之法爲細易而不以爲功

名既不能立恩于行法之內又不肯伐蘖于毫釐之萌徒拘
法故而了勾當收弱惰以塡格目竟釀師老兵耗之禍本一
遇賊寇輒不能支是豈令甲使然哉抑豈特機猾之罪哉予
聞深謀之士有爲國設權宜之策謂南人脆不任兵莫如追
發在伍富俠之募鏹增養在伍常練之餘丁如古額役之法
則彼樂于足食而此幸于免役何患士伍之不精實而奮勇
裁弱惰之冗食置出格之爵賞隨方以募土壯而又破除文
法推心置腹何患上著之不應募而蠭起一時當事者皆致
身協勢內外策應以實施行間從中制不徒張虛形匿實禍
修彌飾之事而鈎上牽下使軍恬民熙于敵愾守固之間南
北各自爲當則大固可細而難固可易也是議也公其以爲
何如古者不爲官擇事公將無意于今之艱大而豫思長駕

史237 018

遠馭之猷乎郡司馬敬所陳侯視泰和事謂往勾軍冊民不
能家覩而戶曉恐後胥得因緣爲奸以厲民乃梓之成書里
給一帙以爲世憑侯蓋以勤恤民隱爲心乃掇所嘗往復于
孫公者序諸其後而因以質之

江西圖序　桂萼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
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治江州
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門則
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陵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
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
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吉瑞信
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朴質儉苦有桑勤之思宏

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長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
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崇祀練忠貞實紀序　曾同亨

練生綺閩長樂人忠臣練公子寧之裔練公故新淦三洲里
人後割三洲屬峽江又爲峽江人以故今兩邑並祠祀公當
靖難時駢首就戮禍逮九族子孫轉徙異鄉不知凡幾而居
三洲者至嘉靖中僅遺孫一人貧而寄食鄰家羅文恭公過
之惻然憫念爲詩以志感慨蓋公沒子孫不獲以衣冠奉俎
豆者二百年矣即長樂之有練姓峽人不知也會生之兄綏
以善書從遊其同邑余年友陳司馬門下司馬公有子討偕
北上攜以俱避逅余里中楊孝廉應祥以語峽邑劉孝廉旬
歸遂首倡同邑人士聞於邑侯沖宇黃君君慨然以有司以
崇獎風化爲首務境內忠賢孰踰練公訪求苗裔俾奉祀云
於以彰往勸來政有大於此者乎爲白於督學使朱公遂檄
長樂徵練公後堪承祀事者檄凡再往又踰年綺始至時郡
大夫高公益崇重合詞請於督學使者海寧查公下所司以
綺爲縣諸生俾奉祀練公祠隨考充附學肄業如例又爲撥
學田若干畝以居食綺暨其妻子其事始末詳陳司馬記及
劉孝廉呈詞與一切公移中於是生彙次成帙及採郡邑志
暨名賢諸作凡關公行履者悉附焉題曰崇祀實紀謁余爲
序余往者革除間死事諸臣始末未嘗不壯其志而悲其遇
也然自文皇帝有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之語士大夫
莫不欲緣此爲公表揚之地然自兩邑祠祀之外竟未有能
推文皇之德意揚公殊例請恩於上錄其子孫者至於今始

及以綺爲邑諸生授之土田俾供祀典黃侯及郡大夫褒崇
忠節之意可謂至矣然更九朝始有茲舉所謂事如有待者
非耶世嘗謂公之後寥寥不振頗疑天道報善之爽然以余
所知即同時如齊黃天台諸君子之苗裔皆然不獨公也豈
非天地之精英寄於人者止有此數或爲道德或爲勳業或
爲節槩或爲文章有所獨擅於此者則不能無所虧欠於彼
況公與靖難諸君子精忠大節名與天壤俱敝扶輿清淑之
氣萃於躬者多矣則世俗之所謂福澤少嗇於當年而有待
於久遠亦天道盈虛相尋之理無足怪者雖然鬱極而發茲
其時矣克纘忠賢之緒佑啓後人使公後復始兆於今日以
興忘賢師帥惓惓嘉惠之意是在生勉之余不佞輒因其請
敬次其語簡端因致願望之私如此

贈俞宜黃序　歸有光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爲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爲名者之多邪而上亦以名求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余識宜平俞君君爲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爲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爲心而未嘗刻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於兵君爲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爲吏課者君獨汲汲爲

之無不辨治至其爲政又持乎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爲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毁隨之矣宜黃之仕者蓋少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爲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罪者矣至于比縣之吏亦以媢嫉傾排者多以故毁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蒋子徵在臨川與君雅相愛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今世云戊辰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爲贈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張子忠之令南昌也孫子奇趙元和與凡同事於禮部者二十有六人於其將行相與餞之而屬序於余凡序之爲處者送行者之詞也余又辱與子忠善因不敢辭蓋昔夫子與其門人論政載於論語之書甚詳雖其爲言不一然皆爲政之道而於爲政之事未嘗及之求其一言以盡之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已今世之所患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夫不知道而不能愛人其爲猥瑣恣睢之徒固不足言至其有所樹立號爲能吏者不過徒事聲跡之間一時赫然炫然衆人以爲美而天下之元氣日以耗而有不自知者世亦何賴於此故學道而能愛人不當復論其水土之風氣與夫時之變化而無所不可辟之水能流而已至於爲灘爲淺爲淵爲波爲潛

爲濟爲沈爲洶爲沙爲瀆爲汧爲氾爲淪爲漣惟其流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君子能爲道而已至於爲柔爲立爲恭爲敬爲毅爲溫爲廉爲塞爲義爲平康正直爲彊弗友之剛克爲燮友之柔克爲沈潛之剛克爲高明之柔克惟其道之所至不能豫期也夫非特令於揚粵之間宜也令於齊魯燕趙秦晉之間亦宜也雖至於入爲九卿爲天子之宰相宜也今南昌三司治所大吏鎮壓於上可以抗而或有所當承可以隨而或有所當執且又獨無所以感動諷諭之乎士大夫登朝著與其居於鄉者繼踵接武裁以法逆於情通於情骫於法又獨無至公大義且於道德之重者不可陵南昌高士之禮乎其民好訐以訟懲其狡猾矣獨不可使吏治烝烝不致於姦乎財賦不若吾吳之繁重而上供之不可廢搜其隱匿矣

獨不可恤其災害而獨以與民乎地介江湖盜賊多有殲其魁傑矣又獨不可使聞教令而解散安土樂業如渤海之收乎昔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與僞漢爭天下諸將血戰堅守豫章以挫其鋒迄成底定之功今忠臣廟在焉然二百年來強藩不軌蠻夸竊發江湖之盜無處不有而議者以今日三陲多警惟江右晏然以是爲子忠喜是猶以劇易利害言也吾所言者道而已矣吾聞安成有鄒祭酒吉水有羅諭德方居深山講明聖賢之學子忠試往而質之必以吾言爲然也

張氏續修旌忠錄序　胡直

吉郡忠義推文丞相雖孺婦咸知誦之然不知其一時景從艱關勤王則邦之子弟居多若張履翁之徒是也履翁生永新巨宗官學士院檢閱䧺與丞相妹壻彭震龍善當丞相督

師嶺外東震龍爲援履翁聞輒傾貲起義結邑人顏司理偕震龍爲城守候王師不至城屠死之三族爲赤悲哉入國朝宏治丞相得專祠故里震龍配食獨遺履翁嘉靖間御史李公棟公議疏請朝履翁竟得從祀而吉人士聞者莫不咨嗟詠歌尸祝所蠻宛有生氣履翁之裔始散避茶陵安成者代有顯人其居泰和沙里自學正君惠幾傳登正德戊辰進士爲煥煥弟某等感先列榮國典因錄刻省郡志所傳履翁死事及裳襃題末題曰旌忠屬余友王尚涵氏序諸首今二十餘年梓燬孫元潤等又續刻之請余爲序余嘗怪荀子言性惡及讀其書曰物之動者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未有義人生有氣有知而有義夫人有氣有知而有義則性未始惡也荀子之言不自左矣乎今觀履翁事余益知人心之義之不可復也孟氏云所欲有甚於生豈不諒哉雖然自宇宙來未有若丞相之義烈亦未有若從丞相者書義之多也即後之崇報雖人列俎豆祇益爲勸曷爲繁當其時余邑死事劉士昭出鐵工余宗靜山當數天爲元矣而獨以一夫操未抗之其事猶最奇士昭未知得從祀否靜山後履翁十年始得從祀祀不祀不足言余獨信人心之義不可復而又慶書義者之必有後也序可寢乎亡何元潤等又率其家之遊余門者曰朝儒朝海暨余妹壻可大偕來視成遂奮筆著之篇端

南昌府志序　鄧以讚

南昌故闕志有司者多以爲空文無所用之新安范大夫至輒留意於茲踰年遂有成書夫志紀利病昭懲勸可爲空文乎哉蓋其起教於微渺而轉習於幾希務於忠愛而敎於無

功所爲用非俗吏所窺矣然未易言也方大夫初發念輒移書屬余山中余抱區區之心有年矣惟以郡志比列國之史易而爲之其傳不遠故屬章友本清爲謝不敏蓋余深惟孔子絶四矣所爲筆削自信於天之春秋然後能以天信人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豈數數然偵人情以自嚴邪吾輩意氣不惟猶在天人之界即尋常發語如泥滓五寸須說一尺往往而有則安敢與於斯文誠懼一語或浮諸凡失據矣且史有專官其紀載皆當日所睹聞此之爲志則欲以數百年後臆斷其事矣如田賦日倍於往其增必有漸也吾欲求積重之故而戶書無徵也何以議復嘉靖之壬午乙巳歲嘗饑矣自上檢之幸有孑遺今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吾欲求所已試爲今日請而宦績無徵也何以贊書人之不

同如面或跡是而心違或始修而終戾必耳目所及然後得其情狀吾欲察於衆好衆惡之中而故老無徵也何以決去存由斯以言即余有以自信能無遺憾乎故曰未易言也迺大夫不謂然也直以身任之曰豈可以當吾世而仍其闕且余爲一圻而圖之何弗信之與有於是開館延賢廣漁獵重依違其爲心亦勤矣猶自處歉然與衆共之豈不誠斤斤哉江淹曰史之難無出於志非漫言也然大夫有意乎明德新民之學久矣其精神淪浹蓄在言語文字之外自今吏茲土者率大夫之衷從於寬政解紓民困而生茲土者亦臨深履薄專一精魄以起地靈則上下皆無違心而有嘉德庶幾大夫所爲用矣乎顧余察國人之心其孝子順孫多急於明先德也容可既乎余能爲大夫解矣曰可以書傳者名不可以書傳者神無所以不朽書無益也有所以不朽不書無損也此虛實之說也且修德於明者人祀之行善於陰者鬼神祀之無以鬼神爲冥冥由枝葉之榮昌而所祀可知也其於人何必急急耶余故欲父老子弟冥於不必事而嚴於無所待斯爲善矣余將以此廣大夫之用於其請序也并爲書之

南昌府志序　　張位

侏寗范公之守南昌也思日孜孜以興教起敝爲己任甫下車索郡圖志無從覩焉既訪於此部方公來崇暨余弟上林丞化得舊本二蓋創於其年俱寢未布公慨然曰文獻故郡志可闕諸是誠在我政暇乃與文學章君潢等謀之時余在京嘗以書見訊余方供奉講幃樂贊其成而未有以對也萬歷丁亥冬余乞病歸山公訪余草堂譚志事欲俟余一言而定余謝曰僕病未能也竊聞志猶史然昔嘗濫竽實錄會典之役每將事豫發金匱石室所藏下搜諸司掌故不啻詳焉猶病闕如蒐羅其備乎諏詢其公乎公由是檄所屬州邑採典實移書鄉先生下問三老訪求故家遺俗而佚事多有徵焉公曰庶幾可乎余曰未也竊見國家凡有纂修必開館屬事公曹具草以上於總裁反覆參校始克就緒百工居肆業其成於專乎公由是擇公署之靜閴軒敞者增延博雅設饔醴供餼廩分局而專責成公復以人物見詢余曰斯志也非所以論於史矣愚何敢與聞史道去取嚴斧鉞鄉黨恂恂尚序孝子慈孫之情可盡徇乎是在主持風教者採月旦精疇咨發於一旦若揭榜標題孰得而議焉公領之遂以所成集如干卷質諸萬督學鄧太史余亦幸得卒業公因以序見屬

余考按圖牒俯仰今昔而論其世山川無改氣運推遷良用憮然太息於斯昔高皇帝神武服海內獨提全師與僞漢爭衡始定豫章故形勢爲天下重蓋全省江南中原而南昌又當列郡之中也國初建草昧闢鴻荒休養生息二百餘年於茲中間潢池弄兵逆藩竊發雖不無多故尚晏然號稱樂土以故老所傳自宏正逮嘉靖初官政簡易旄倪嬉里氣龐而俗樸士者循循本業砥礪清白官有餘蓄民有餘藏不數十年而風景頓異矣若溜建瓴波東注力挽之而卒莫可挽也今方寓謐寧無旁發意外之擾天子嘉惠元元百司奉上意蚤夜勤恤萬目而憂其患科條功令絡繹日頒於下始用密救疎而其疎也更在密用隆救污而其污也更在隆用節救耗而其耗也更在節吏治民艱有若不能爲者由一邦而天

下可知矣審變通而與民宜之非志曷稽或曰存則人亡則書固矣自有郡以來良二千石彬彬相望治果能爲有亡曰不然理家者而欲長善厥家凡田舍庾篋組綱臧獲手自簿畫無遺謀尤必盡登簿正庸使稽覽而貽後人國醫之爲療也方脈品劑攻治輔養之術自出工巧又筆諸類案藉以傳世充此志也仁也公夙講一體之學理官如家視民不寧猶痌瘝乃身斯舉也亦思其仁之有寄而已連歲苦旱澇饑饉賴公採救多方公爲政崇風教重農桑學校斥斥古道恥爲俗吏夫天下事廢不舉坐闒冗者託鎮靜以偷安旁觀者不肯自爲又媢人之爲動媒危言阻格蓋事無全善倘憚毛舉而逡巡郤步是何務之能成寧惟志也乎哉吾聞君子之爲政也居有所樹去有所遺跡公今日之爲樹且遺也誠卓以遠矣

重修南昌府志序

明興志南昌者亡慮數家其較者毋論已宏治之季山陰祝公嘗有纂次會更喪亂歷有存者迨萬歷戊子休寧范公涞伯之籍傳而數百年之放失舊聞畢集詎不斌斌有徵哉丁未郡署災志燬莆田盧使君以博雅名郎出守是郡百廢具舉堂構煥然鼎新則嘆曰郡有志猶家有籍也室新籍燬可乎夫太上因之非一切沿襲舊貫爲也間繙後先兩志則倫類殊相徑庭懼其歷歲滋久或多遺佚遂因而整齊之援其後事詮於今茲据摭閎遺博收約取不開局不延儒不借聚訟之口以遺作舍之譏而删述壹稟於獨斷費隊陳臬之明年殺青始竟謁余序之往藩伯歲事余竊嘗與聞之語具在往志中不意老眼復得與於鉅典請理前語而申之可乎蓋載筆一方與執簡東觀體裁雖異均之史之流裔也概諸書法豈避謹嚴國史囊括盡乎函夏所表見非重鉅不與其義例恒儉郡邑所志正備國史所不逮也即米鹽細屑鄉黨自好例得廣記大抵掌故易稽尚論難定名人魁士耀日月而抗雲霄晴中摸索亦得士有百行第取節焉亦足以彰磨礪古來善善固貴於長也夫讚者在堂訾者在戶悠悠邱里自昔難諧惟是直道爲公三代於今未泯蓋操筆之視操行一也寧不兢兢二千石臨列城以宣化其體尊矣修一王之法垂域內百世之憲章其爲權衡甚鉅操之可無審而與衆共邪從違之符誠在已不在民矣此余雅素所望主持風教者而深屬於使君得之矣春秋之作炯垂萬世昭戒游夏文學

乃不能贊一辭非難之也意有獨至詎可以多指亂乎史記自擬狩麟書出一人之手蓋著述者固自有見未可與淺見寡聞者道也茲志裒者十有三益者亦十有三凡一郡大事經所擘畫及確論可行者必載以垂後譬之爲命藩伯其草創者也使君則舉討論修飾潤色而身任之者也兩君子有美相成俾疆理有完書故先民論同所以致貴於醯醢鹽梅耳食者詎知之且政術文章世尠兼擅使君據案剸劃不廢鉛槧之業誠哉手揮霹靂字挾風霜可不謂通才乎使君於書無所不讀淹貫百家至於藏山祕乘尤愛搜採嘗取累朝實錄豫章人物諸集不下千百餘卷浹月悉能闇誦匪但記事而兼舉其辭資稟絕倫殆天授也是郡宿昔稱劇使君治之若振槁然晨起視事耳聽而造手成爰書日未旰訟庭虛

無人凛若神明而率崇以惇大則爲後事師者著明於行事不特託之空文已也

廬山紀事序　余文獻

廬山紀事十二卷今廣陵南臯桑君讀書廬山中著也憲使四橋陶公少參淮海孫公僉憲璧山盧公屬郡守射陂朱君刻之郡貳邵君楊君左右之且以示獻獻竊有感於今昔之故論其大者以著君之志焉始南臯君之寓九江也當是時士嘐嘐講備倭矣君既屏居濂溪白鹿間又時時爲山中論嘗謂山者宣也廬固東南之障也實以含澤孕蓄爲宣者爲皆謂君好修而志在巖谷者予亦謂君志在巖谷者嗟嗟予時豈不知君哉會予奔走去山中志方壯謂士必獲用其志乃見耳乃予謝病而南也復從君游徧觀君所著山疏紀我

明聖祖討友諒事甚具予曰君志見矣其意不在泉石也乃俟而思初維始也即巖谷不可見耶予畧道往時苦兵之故見君思初之本旨焉夫往牒所稱廬山之勝者以魏晉之際難首西北禍烈不甚相及至元之季世江南劻勷極矣環廬土著之民鮮有自完者何也時難起江淮漢沔間其受禍近道所輻輳其蹂踐勤山介江湖腹背受敵無險斷德安塞吳障肩臂不相救無應山磽隘旱寒藝不償種無食民蹈此五難而無一利安所自完乎我聖祖籲於天爲萬民贖命彭蠡之師固建萬世之安然使民先罷湯火山川並受其福誰之賜哉實艱難血戰易之也故是紀也刪拾往籍頗採近事要之大旨則以聖烈爲本言難所出也古大雅者流陳序先德勞苦使民戴王德無窮則君之低徊而繫思豈過哉閒長老言友諒既平聖祖因形束勢制爲壹壤屯之以故民墾田不及他郡十之一二宏治前民間文采若不足田里實滋殖士循陶周程朱之遺教實相砥行後難言之矣瀕山南民朴還給山北稍漆績民實不給何也予山中人也敢忘先世之遺俗哉乃今則謂何故予有感於君之思而重爲凛凛也君謂詢其遺栫箭室山中故老莫能對蓋自周顛告太平以來二百年矣民方競靡日長寧能念湯火時乎噫民生難得在鄙朴不在文采承平所患在隱屏不在目睫往南昌民變時其見之矣嗟乎古大夫告老坐閭門誦舊止爲民聽意嘗在本始也則予之凛凛又豈過哉以是知君往雖不講備倭其繫心蓋有甚者四方巖谷何可定論士哉或語予周顛告太平事曰顛非巖谷人何繫心太平之甚耶意亦巖谷有所劾者

不然難出而山之靈閟默以啓之果爾則茲山固劾太平之符不獨含澤孕蓄爲東南障矣與君前說少異故終之

廬山紀事序　桑喬

喬在九江屏居廬北林隱庵省愆之暇漫輯錄廬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廬山紀事藏諸篋笥聊以自娛非敢傳之作者也他日淮海孫公見之曰夫廬山亞於五嶽而圖記弗備好古者有遺憾矣是作雖蕪穢然姑以備覽考抑亦俟博雅君子之訂正焉山誌其有興乎莫爲之前孰圖其全踵其事而增華變其體而加麗庸有在矣因與四橋陶公璧山盧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喬執卷而歎曰嗟夫紀事有三愆而鄙倍不與焉其一古之名賢如周景式廬山記張僧鑒潯陽記諸篇今不及見獨見其數語於類書

中而宋陳舜俞廬山記馬玗續廬山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傳並稱名作亦搆之不得顧獨以巳意撰述去取無章程溺德休先多所闕遺闕而不宜無以式遠其二古今名賢篇什不爲少矣喬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時縉紳先生諸名製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雖屢搜羅亦無從得其蹟也逸世之珍泯焉無聞進不能煥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爲兹山增重其三九江者喬之幷州也事宜內山北業既已成編矣雙江方公見之曰是爲九江南康言非爲廬山言也夫苟爲廬山言則宜先山之面者也捨其面而背是先議者將謂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內九江可也今以子觀廬山不若以天下觀廬山亟易諸喬無以奪其議也故紀事先山南嗟夫巳人下里之言不入於師曠之耳喬小子何以掩

其瑕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誨聞焉儻可免於聾瞶乎

南安府志序

劉節

此南安重修郡志也郡何古國也郡志何古國史也國史何紀一國也郡志紀一郡焉猶夫一國史也是故郡志古國史也夫史堯舜典禹貢湯大誥周周官立政尚巳周季列國有史備紀載兼褒貶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巳漢司馬遷始作史記紀表世家書傳異焉皆史也班固而下相襲爲史記表列傳猶大遷也易書爲志矣皆史也夫志也如其史則志可也書可也表可也傳亦可也是故輿圖可表也沿革可表也天文可志也地理可志也食貨可志也亦可書也人物可傳也亦可表也職官可表也亦可志也循吏可傳也道學可傳也儒林獨行可傳也藝文可志也禮樂可志也亦可書也其義則乘可也檮杌可也春秋不可也春秋孔子假魯史寓一王之治也志也者紀一代之制可也寓一王之法不可也作志而史遷可也固可也任狐亦可也僭而擬孔子不可也南安郡志作自前古不可攷矣宋知軍事方崧卿氏軍學教授許開氏修之卷二十拾遺卷一今亦不可攷矣我文皇帝聞文興治大典肇修天下作志者收輯殘缺始有纂述睿皇帝右文稽古命儒臣作一統志布之天下天下郡邑纂言紀事文同制同孰敢倍越是故斯志也景泰間郡人僉憲蔡公雲翰嘗修之猶夫志也成化間郡守張公弼增修之猶夫志也正德間郡守季公斆重修之聘藩參吉水曾公煥鄉進士秦和劉君潛總修學官弟子劉魁劉愼劉宰彭甫蔣曰旦蔡日齊隱士許金采錄猶夫志也嘉靖改元郡守何公文邦取而

筆削之予史固有取焉校正則屬之郡博士秦銳也是故若志也義史者公志也文弗史者國制也匪公志也而公之功則懋矣君子稱之

吉安府三祀志序

吳士奇

三祀者何德足以輔世則祀之功足以佐時則祀之言足以闢邪衛道則祀之夫德無顯晦而立功者躍也立言者潛也疑異肯焉然以道德爲功業則非雜霸以功業爲文章則非空言又未始不一也夫孔子不王而稱素王何也此以知立言所歸矣然必歷七十二君不遇始退而與諸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則立言非其初心也竊嘗謂世之敝有二使武烈之臣遜於文墨而操處士之議者反加諸名實之上彼之厭夫韍而鮮禮者與餂宦而託有樹者遂矯焉而過要非通論

也夫吉今之鄒魯也無論士生其間咸列於不朽而來茲土者亦爭自濯磨何也蓬處麻中不得不挺於直也故州之爲堂而講也以聯生者也後楹而祀以表沒者也祀二程王文成客而賢者也祀羅文毅六公主而賢者也乃如顏魯公文信國而不得與俎豆之列何居守觴感焉值王太常新沒郡邑敦請諸縉紳大會於江上王太常者吳侍御所延主盟者也是日也同方畢至里老諸弟子員不戒而集慨哲人之云亡幸斯文之未墜則以主盟更推劉儀部不佞徐申前說於是按郡志詢僉謀得客四十九人主八十二人至位次未定賓請先主主讓於賓久之倪公劉公郭公進曰諸大夫以爲是父母之邦而不欲與爲郡者齒也謙言之也顧是舉惟其賢也賢則布衣承簿亦可躋于公卿之列矣請無問主賓

以時次故爲大新爲小衆曰善則告隱錢公泉黃公兩公曰褒有德獎有功以先行於言也聚於斯祀於斯此風存於亡也歲在丙午實明初置吉守之辰逮今二百四十有一載文德久洽吉士倍興是月也又會歌鹿鳴乃以良日奉祀諸賢而稍次其遺行爲傳

東鄉縣志序　萬恭

東鄉處豫章南鄙僅僅如黑子之着而故無都邑制宣德七年臨川東鄉諢議城長林不果正德七年復諢兵寇胡公世寧出奇兵盡得渠魁械送京師東鄉平度長林不可城度三里得孝岡城之東接安仁西接臨川南接金谿而北接於餘干割四邑之壤而邑諸孝岡實始有邑治領經畫草昧文獻亡徵越十有三年別駕秦君鎰來視邑事乃遡羅典籍自唐虞而來迄於今四千餘載括之爲二十八篇而藏之盟府實始有邑制又越六十年姚江諸侯大倫以右諫議攝東鄉三年有成百廢具興慨故籍之繆悠睇世代之綿邈而爲之新志志成謂司馬氏舊總河使也匯於淮且嫺於辭命序東鄉志非司馬氏莫可者余始得按而紀之夫正黎司天必循其列王良御車必定其轍故受之以四圖世變江河孰究厥原事起意指孰詳厥詮故受之以十一志凡地里離合之故建置沿革之錄政治得失文獻隆污之實物產風俗版籍登耗之詳蓋循志鏡之上下數千百載直一瞬耳然可鏡者迹也不可鏡者神也諸侯以青瑣貴臣僕僕爲銅墨吏乃以循良追龔黃而又以其紀載追班馬唯是東鄉貌在山藪之間乃今而後百世覩斯志也鏡侯之迹矣意者亦將使後之人無

事則與父老相休息毋浚民以自豐有事則是用保聚臨川將之金谿餘干安仁角之毋養寇以階亂毋殘民以邀功是諸侯之神也其弗可鏡也夫語有之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今而後治東鄉其必有按迹而得侯之神者

九江府志序　葉夢龍

九江志纂自童守潮嘉靖初何兵備棐再修之今覓潮志不得棐子木紀廬山事引舊志俱可觀不知即潮志耶抑宋元間固有之耶李汎序何志謂舊志遺謬屬汎正而補之而何志之謬爲自來所未有宜表列梁元帝直云王繹湘東人桂陽王休範云王休範桂陽人元次山曾寓瀼谿而謂生於瑞昌于了純以武功顯而列之文苑皇甫元晏安定人謝康樂陽夏人而傳之人物二程兄弟侍周茂叔於南安而綴之流

寓胡旦狀元及第者渤海人而合之德安語如此類暇目不
不見邱山者九十餘年於此其後人通事績無撰著祇相傳
說能言之者益寡蓋文獻之闕久矣余簉中書旣前泊於彭
澤而失之南州朱鬱儀家多藏書富腹笥質以古事鬱儀爲
手較而授之通事則稽於衆及所遺佚見鄉先生傳爲烈出
其所覩記乃裒爲人從傳傳從正史事從宜風俗山川文物
先後營建之蹟從所不誣而曁廣之間有舊志所載無稽無
詢始姑仍之知其不無誤也余手所拮据起癸亥冬日越三
月甲子春志成序曰夫志文獻則其徵者是信因革爲大以
張四維勸懲爲大機宜洞於識而窾綮熟於心嘗假人之口
以知之而假人之手以宜之而以爲行乎止乎盈乎縮乎通
乎塞乎此已窮於癢而人窮於搔癢也非官師莫宜此矣夫

華袞人之所榮也榮人者溢焉斧鉞人之所創也創人者嚵
焉諛無如顯飾毀無如幽黜無如文濫無如市徇無如面則余
皆所不敢鬱儀名謀瑋爲烈名宏祖翼以有成則德化令蕭
上達也

宜黃輕齋成規序　董裕

粵昔聖王敷土以賦民而賦則三壤百里賦納總百里外類
視遠邇爲賦精麤民生其時即在遐荒較若畿甸至忻暢也
我國家括天下之田屬之漕其不能漕者易本以折而以輕
齋賦之亦猶則壤之遺意也宜黃樂安二縣之爲輕齋蓋與
縣始秩於國初允於宣廟覈覆於韓御史大夫雍雍之疏曰
崇岡峻嶺猶如鳥道上青天斷港絶潢安得連檣舳白粲筭
謂樂也即所以謂宜也宜樂之永爲輕齋載在皇明政要與
藩司派糧規則至悉炳矣此豈以私宜樂宜樂僻在山谷以
地利則不能漕而又多額外之增以物力則不能供是輕齋
也亦猶宜樂之則壤也寧都比連宜樂其賦之輕重視宜樂
不知何如其應準輕齋與否吾何敢預而宜邑大夫與其闔
邑士民聞其援例奏改莫不號然若驚惘然若有失此何以
故則以宜邑肇創也稅苗米僅僅九千八百有奇由宋開寶
以至我明歷代洊加遂積至四萬九千九百三十餘石內有
浸入虛懸之數外有祿米折布之增獻欷極矣而猶恃有輕
齋爲中流一壺也乃猝有援之告輕者曳乎其後將無益重
其困敝胥及溺者耶此大夫與士民汲汲然有欽定成規之
編也而固以首簡命不佞以不佞先世占籍於宜邱隴在焉
而宜之輕齋亦樂之一壺也誼在同戚豈其遂無蹇裳而收

之之情則又安得以不文辭不佞嘗周行湖海目擊操轉輸
者出入驚濤未嘗不蹙頞於折徵之便保輕齋者怙安一息
抑未嘗不屈指於漕儲之艱至課其盈縮大較則轉漕者不
必加賦而天下談陸海之饒者多歸焉輕齋者不必加賦而
仳傭捐瘠之子抑無歲無地無之是京運安足駭而輕齋安
足恃也何也王人操數土之柄欲斂萬民以供軍國之需必
殫一心以造億兆之命調停均節使遐邇夷險無有偏重否
鬲之患猶虛者注之盈者詘之使之各得其平焉是則壤之
政聖人合天下而兼皋之者也然山谷之民不習舟楫瘠土
之產不堪厚斂而又重以歷代之加賦遞年之派增若今之
宜黃者詎能儗陸海之饒共任轉輸之役其以輕齋爲宜之
一壺也宜也一壺千金而忽有援之曳之者介於其側斯宜

聞之若驚而謀所以爲據也乃聖諭忠憲昭如日星問宜賦輕重者則有國初之典制在有宣廟之明旨在有韓御史大夫之奏允成規在又有宜之山川土田在則欽定輕齎當與山川土田共垂萬禩吾樂亦竊有厚藉而邑大夫與茵邑士民同可恃以無恐也大夫爲誰海鹽顧公所有其士民則恩恩等府同知羅鵾鄒子先鴻臚寺署丞劉森錦衣衛指揮蔣河圖宜章等縣知縣鄒魯鄒守約歐陽旻譚道歐陽梯曾宗洛許堂經歷李舉劉維新儒學教諭黃緒吳士禎典寶王廷峻舉人鄒啓元鄒啓光李希哲監生劉誥歐陽繼生員吳伯等鄉民鄧鍾愼等而不佞則樂安董裕也

蘇軍救民集議序

鄒德泳

吾邑漕運爲僉造苦久矣頃者劉徵君句也以給之而苦如故也已而朱令君清費以佐之而苦仍如故也根求其故蓋始於報僉者巧爲機利播弄出入之手恐其富厚以自爲潤又復濫其船制恣立名色而奸旗相與爲奸波肆網害唯其所報無人非軍當事者又以一切行之法尊命賤魚爛煙瓦又知以南左二十二號造船愈多而叔害愈廣子與玉槎諸公蒿目疢心計無可如何賴天厭禍適以守凍多船被燬更造相激於是華武公抗疏先發石霞銘章東起諸公從中叩關竟得部覆獲奉俞旨於南左字號允其洒帶而華武諸公復條晰官造以聞當事已又賴儆皐公焦心計費立爲審鑄圬班之法以佐之陳令君力爲主持不佞同喟東文沙在吾諸公合詞請命往復經年上下報可於是船有定制費有定額班有定幫造有定委自茲承造者寬然有餘習運者賊然

不敢肆而邑民迄可小康感羣公之嘉惠桑梓當世世也事定爲刻書詒後諸公謂泳宜一言泳復之曰幸哉時之所與乎今天子以聖明在御銳意太平會吾邑羣賢當路競効昌言而當事諸公並一時賢者留心民瘼故事竟成耳不然雖好挺毋雖不佞千百輩奚益而矗矗哉重豈能望有兒携之期哉幸甚幸甚雖然當其法之初變也慮周而計審事未有不善者也而循習以往漸有陵遲夫木有蠹而堤有蟻也獨一物然乎哉察其倪而塗守之則不無望於後之君子

重修瑞州府志序

陶履中

闕之語曰史之難無出於志豈不謂史可嚴刪述以尊其體而志則與議必稽纖瑣必載也夫徇議則近濫志瑣則近俚脫信意抒辭則又似文非志所稱難也不其然乎天下郡邑初各有志而後來之修輯者類相與謾而不任豈得傳舍其官總總未及亦正處前數者之難恐高識之士議其後耳即如筠志國朝建郡二百六十餘年內惟正德時前守任邱鄺公璠一修纂之前此後此皆寥寥也如謂鄺公獨暇及此則時方有巨寇之警守禦未完瘡痍未起而公偏有意乎文獻之徵微鄺公則後之官筠者雖欲以政學得乎頃以予之寡昧承乏是邦甫至即訪諸故實及郡事因革之宜貿貿莫得其要掾史以舊志進則刻久漶漫半不可讀徐繹而讀之稍得梗槩乃距鄺公又百有十五年矣予因重識公功而益歎載乘之難會代狩石倉曹公按部歷筠首謂筠雖瘠壤實仕國也昔賢如蘇次公楊文節文信公皆歷官其地應史君鍾南平岳武穆皆保障其民靈傑之規必有足述者亟索郡志

覩之河為太簡且燬歲久矣予對謂鄺志修於華林兵火之
餘既又闕江藩陸菁異謀蕩有當遺隄防之虞倥傯中摭拾
得此業為不易公曰信哉正德之季距嘉靖初為年幾何使
鄺君得際昇隆之時肆志討論必可厭觀但今又踰百載矣
事必借才前人耶予固謝不敏謂百年內能吏多矣率未及
此具有深心走何能為役公曰雖然不閒予厚氏之論史毋
令人讓之後人後人又讓後人是終無作者也慎毋辭予雖
唯唯實弗敢任又徧請質於當道當道皆嘉勉如曾公言予
弃商之作友諸公又皆贊決如當道言始敢按舊志詢其同
異併訪近事於筠人士因就正於鄉先生陳公胡公鄒公熊
公劉公王公吳公請教言焉屬草未半欣聞今上龍飛于位
文命誕敷制作更始於是別駕楊公司李徐公語予曰嚴謂

鄺公纂修郡乘恨不及嘉靖之隆今主上同符蕭皇而公於
此繼鄺公之志非文明時應有之舉乎予謝曰我罪懼情不
及前人故造物假之遭逢以蓋其短即脩飾手諸君汶豐筠
社聊備識小之一班耳於時攜草入覲還筠乃卒業焉進因
舊志而類次之即有所點竄亦不過詳其所畧畧其所繁無
敢臆為去取一皆本鄺公之旨而例推之者也正德後事則
又推義例而廣之以便覽觀舊板既蒙因續為合刻以復曾
公所命至其合與否固不自知且筠地從來多博奥之彥
如高安劉壯輿氏稽古多聞與蘇黃相上下嘗取歐陽五代
史摘其挂漏作糾繆論以示兩蘇兩蘇不能屈乃知述作之
難即廬陵不能無訛況以今之簡陋者而欲操筆壯輿之鄉
也不自笑望洋河伯哉雖然失今不為即壯輿復起將無所

據其謬而糾之則又守土者責也用是勉次簡編以俟後之
宗匠

補修袁州府志序　鍾妎

吾袁郡志入本朝凡三修嘉靖甲戌嚴惟中先生考策於秘
府博採旁搜創為義例金陵顧東橋公所稱並美都元敬黃
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國賢許州志者也萬歷庚申莆陽
黃公守郡聊求朱諸公續修於前志稍有刪潤義例未改也
抵今已三十年崇禎癸未弗戢於寇并舊志多殘缺焉東粤
廖公以星郡司李來視郡事惕然懼文獻之不徵也屬多事
困敝之後兵戈紛沓雖日不暇給而神有餘閒已覺政行民
孚制定務省急取庚申舊志補綴缺漏其續而編者以次卒
業序顧不佞妎曰往蹟臧否名懿儀式志實有裨益於治袁

東南望郡聲光赫奕初昔有加志未可缺也公為序而補梓
之妎因謝不敏屬命益堅敬言曰昔者聖人之為文也於史
焉忽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其說禮也又謂杞宋之不徵也
夫國非文不興郡邑國國也經之天文紀之地理總之官政
考之人物以至賦役典禮風俗災祥各附於其域一惟文是
傳弗文即傳弗信是故志備三徵而道是貫聯今昔綜名實
備具學而文則修辭立誠文而志則金石堅而四時信也袁
凡為郡之政正疆導俗守封杞神理民率下章憲興教無不
當國初率先服事不煩征會民習愨樸賦稅誤報故三百年
來供賦惟辛苦幸不見兵革乃一紛於丁丑再竊於癸未袁
民樂胥不仍其初矣楚疆蜀界湞甸黔服越便為衢窮黎肩
脊瘡痏汙萊滿目廬埏半毀我慕新張鋤戈犂戟衛防相半

士廢詩書家空杼軸困綀我衣未可以昔之政爲政也公之至也咨諏老吏稽考掌故觀於山川而險易可具修量於戶口而賦役可均平諗其風俗而人不愛其情得其美刺而獄訟省息先其大而與除皆利也以是舉政實有其道爰取而文之含英咀華擴蘊揮聚一補志而用意勤劬占公遠大之至達之天下可也而況於郡乎傳曰國史明得失之故斯其有之易曰以言有物而行有恒然豈獨見公有恒之言哉於戲可以永世矣

芝郡文獻錄序　　史簡

夫百里一賢千里一聖羣宗其至以爲歸也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我取其型以成式也生長父母之邦舉前賢之姓字無聞則視聽塞矣身被先王教澤之隆舉鄉先生之行誼文章不能別黑白而定一尊則是非淆矣予自垂髫受先君子提命嘗聞某邑有某先賢有某先賢遺書輙心識其姓氏不敢忘今溯前代文獻存者半亡者半若建文時之胡公閏正統時之孫公原貞成化時之孫公需宏治時之戴公珊正德時之余公廷瓚蘇公章嘉靖時之盧公瓊舒公春芳萬歷時之劉公應麒陳公文衡陳公嘉訓陳公大綬天啓時之黃公龍先皆國之楨幹邦之典型也今欲摭拾其遺文幾爲空谷之足音矣唯幸爲胡公傳者有英風紀異一編此則不必其言之傳而傳之者已有其人若夫言與人之必可傳傳而必可法者若敬齋胡公古城張公訒齋余公先人惺堂公其學行則濂洛關閩之遺也若念齋程公青峯汪公星橋金公其文辭則廬陵盱江之氣也資啓沃勤獻替則桂太傅祝黃門是

採此又政治得失之鑑而董江都劉更生之籌畫也思數君子者生當其時幸而躬逢其盛爲宰相爲卿貳爲藩臬爲臺諫爲良牧守則各致君澤民爲巖穴老則亦明體適用皆不負所學以章國家文明之治即不幸而身履其變爲志士爲仁人則獨舍生取義奮不顧家以續綱常人紀之統是其文章足以華國道德足以物躬至性足以質天地格鬼神聲施至今何赫奕也予嘗欲彷宋景濂先生評浦陽人物著饒郡名賢記有志未逮今幸先後羅致諸先生集於家推當時休養之隆念師友漸摩之力卜山川秘惜之珍與鬼神呵護之靈雖經亂離顛沛不致磨滅漸盡猶得裒集而敘次之用示後人自時厥後悉其姓氏察其言行知諸先生之遺澤在一時而流風在百世者悉於是焉徵之徵之而足尚藉此留有美則傳之盛而闕見無違徵之猶或不足亦藉此闡無善而稱之誣而疑殆期闕則斯編也匪但不沒夫昔人或亦小補於後人矣編成竊見江公梧吏葉公兩家子弟各以存槀見示嗚呼小子於二公尤親承顏色者也彼都裘帶之容儀時厪寤寐負劍辟咡之誠懇奚啻再三今猶昔也顧謚爲訒黃疑者乎謚爲繁碩果者乎諷誦遺篇蓋不勝務然興感矣亟爲詮次附於編內始志予平生所見知者又如此共計文若干卷謹題曰芝郡文獻著實云爾

發女訂鶴父集後序　　劉洪

往者逆璫煽波窮海滔蕩先君以一身障直其間有如麟豺同谿勢不相容非先君殺璫則爲璫齧所必然耳而禍機之發乃在文字嗟乎悲哉請劍楮上擊笏毫端事雖未成諒亦

爲忠臣義士感慨而欲讀其遺文者也憶不肖藐𧨏七齡從母氏與難京師分期一死相隨地下竟以遺命不果先皇帝愍念孤忠許櫬南還於時母女榛榛萬里招魂僅有遺槀一車蓋先人生平廓落高寄坎壈邅訖君國之所覽涕忠憤之所絓結盡憑式於玆也昔先兄謝卿北上嘗摘奏疏策議若干卷將先付梓人以傳舟泊太湖乃爲馮夸所奪未幾先兄蚤世家難紛披老母簡尋餘帙付不肖攜歸王門討論序傳誌不下千紙而詩歌銘贊過之亡壻清夜捫香校理稍稍成緒昊天不育閔凶奄降一業未就而壻竟溘然矣嗟乎悲哉尚何言歟壬午之歲別業告災劫餘所搜僧於沈汨豈先君琬琰英華固不獨受妒於人世耶何祝融馮夸亦懴轉摧落也近復括之敗篋塵案廣求親友所藏千㸔什一僅乃得之

且步涉天王陵舛實甚殆不可成紀而猶勉付剞劂者誠弗忍以片簡隻語同盡於寒浪冷灰而若存若晉之間尚足以棲先人浩浩之魄耳縹幃無外事不知所以丕揚前烈惟冀兒姪稍長或得稽當代奇儒俠彥流連憑弔綴以片玉則千古之下先君以文字死也終當以文字生乎不肖女淑謹書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八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三十九

藝文　序四

國朝

江西通志序

文德翼

列國有風詩季札觀之列國有史乘邱明採之蓋自古迄今天下自京師外款爲十四省江西一大都會也僻處區中邐屏邊徼西不如荊楚之曠東不如吳越之饒南不如閩粵之險北不如淮海之腴歷朝多亂民亘古無偏霸地勢然也天下共推之嘖嘖曰江西理學節義文章之鄉也十三郡故有通志明嘉靖時所訂業百年於玆矣大中丞董公暨方伯劉公慨然修舉延攬縉紳彙羣集於衆賢之堂而繆施敬於枯株朽木得厠名於其際分同編民雖命之沏河尚不敢辭役

況嘉命纂修事乎然才多生讓事煩啓辭勸駕莫先築室難定乃請於劉公曰盍各爲一則乎專則易任分則易成公諾之余閱而得流寓隱逸仙釋方技四則彈九十宵旦乃獲成冊蓋一賢而八九引重爲寓公一賢而八九引重爲眞隱一仙一釋而處處現身庭庭說法一方一技而無地不挂名無方不著效蓋必綜其實蹟考其定方庶不致淆譌貿亂耳四則固亦人物中之一端也嚮者所稱理學節義文章之鄉者瀨水懷伊高山仰止百不得一焉然諸君子同堂公閱閱室私評說時審品隨材賦斆不恕於古不苟於今惟其至當而已余亦未嘗不參末議酌定評云說者類言天下志損於省志省志損於郡志郡志損於邑志固也然山川疆域今猶古也賦稅水利今猶古也地不加廣而人物則加多周陸理學

之後更有周陸文謝節義之後更有文謝歐曾文章之後又有歐曾顧山川疆域賦稅水利不敢或損獨損於人物何那異世則善忘同時則善妒故也語有之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缺裁一傳六一抱終身之慚輕詆一詩鐵崖受殄世之報可不懼哉以余親視記董公暨劉公怙恃覆幬無辭攸稱天災流行肉骨生死九派萬戶實嘉賴之以名公之甘棠風乎南國郎以鄭侯之圖籍須於上方積毛成裘雖愚夫之一得振衣挈領仍太史之三長庶幾江西一志文或可遠獻匪無徵雖之十四省以迄京師彪彪蔚蔚良爲信史可藉手以不罹於罪戾是所望於我公者乎

瑞昌縣志序

江右屬邑以昌名者凡六七茲獨別爲瑞者何蓋緣吳據有江東赤烏時見立國改年實自於此然赤烏特偏霸之瑞不

足爲一邑重余嘗考歷代祥瑞志凡雲日之奇露泉之變羽毛之瑰異禾麥之嘉岐莫非瑞也然古制不詡詡然以爲瑞備於桓信躬三圭蒲穀二璧謂之瑞豈非以諸侯分治民安政乂時和歲豐輩一方之城池奠百里之社稷爲大瑞乎瑞昌固三圭二璧之國也今之長令古之諸侯也三代雖不易民而治俗有淳澆地有險易治之煩簡因之江右不處邊徼九江更踞上流他邑則水陸交逕瑞昌僻在一隅車蓋之來蔚傳之飾終歲亡一焉銜鼓弛嚴巷柝絕擊戶夜不閉市書無擾士則帶經農惟穡肇牽車牛遠服賈者少矣技巧工作鼓鑄鎛鏄范金刻木亦罕業者惟見窮鄉遠井樹麻採苧種魚養蜂便號殷戶余高曾卜清溢山之下族中父老年八九十夫邑不三十里而逕該邑中風景如海中三山老死終不一至地易俗淳莫如此邑縱無赤烏亦不可不謂瑞也今奉

朝命寓內大修志邑固有遺者邑侯江在溜桐城上第來領茲邑平易潔清銳於興事拯饑救死十萬不啻增埤築社復古之河事巨貲多取給官俸民如罔聞此千年未有之今殆人中之麟鳳朝中之景卿員瑞令也已侯備覽典籍山川秀逸人物黯淡未免興慨於斯然自服侯之教以來鹿鳴鷹揚歌於鄉者且與他邑爭長絜高矣是其效也昔唐毛貞輔夢吞日既寤腹猶熱問御史楊廷式此夢瑞甚大非君所能當以君而言應得赤烏場官也夫赤烏一場官夢且如此而況赤烏大令乎侯之成此志也事核而該辭簡而雅稱一邑之良史云余家瀼溪之間實部下民也覽侯之爲政終當爲天下瑞豈一邑是瑞已哉敢弁言之於右

施厲食序

制凡郡邑祀典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及先師聖賢邱陵歲祀凡二而厲之祀四祀之先一日太守牒城隍神書宿帷謹祀之日以樂迎神於壇守以下咸冠青衣絳裳秉笏相者宣朝廷所以祀厲之意然後成禮而退四祀之中秋爲重秋刑官也厲適其所司而制刑官不得與祀辟厲也嗚呼刑官而厲之自厲矣復令之辟厲抑何仁哉國僑有言其取精也多其用物也宏則世之爲厲者皆鬼雄也鬼雄而無以靜之爲黑眚爲白虹爲一足魑爲九頭狐爲燐爲竈爲螟爲蜮爲入市虎爲愎吏暴胥其理固然無足怪者自兵興來國殤遍

天下卒無一祀之雖有祀之而厲義不食且奈何嗚呼九江歷之淵藪也不食良久以近所傳聞有盛騶從鹵簿而遊於城者有明光甲手鉞而夜怒逐人於井者有猖狂百千爲伍而號呼風雨於晝者有馬嘶刁斗鳴簌簌藪藪大吏譁而起者有登陴卒警夜而見高出城上十餘丈者千賓不能悉記暵東不能具錄歲在辛卯蓐收又將告見矣沈羊祈玉者誰乎歌些投賦者誰乎竹如意擊石缺者誰乎歷吾懼其日餒也已或曰有空王焉能食鬼其弟子半偈持是說以告主兹土者將大有施於歷余曰非故也告以制

重修九江府儒學序

蓋聞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莫重於教上養民主乎后稷立壇墠祀之教上主乎先師立廟廡祀之粤古迄今通行天下

未之或改也然壇墠易修廟廡難葺郭無壓社城有荒學非勢使然豈其然乎九江郡邑二學夾德化治於其中相去僅百武近治燬於兵火延及儒學郡僅有文廟無明倫堂邑堂廡備而廟更頹議者謂建堂頗於葺廟故竟使禮謁率含郡而之邑學焉因循苟且蓋已十七年於茲矣御史李公下東入學爲之四顧喟然曰學至此乎閟宮之頌魯侯專美巡方之謂何乃下檄守令立新之下吏奉行惟謹卒先亟邑功甚不稱任使意其速治郡學以闕守令皇皇如恐不及名父報成公曰唯唯否否郡邑之冠冕也璧雝敝被矣冠冕缺然老而落之曰一堂之費不當中人十家產令庫藏不名一錢恩輒賜復民租計畫無所之雖捐俸俸其幾何屬父老庀廬山中佛聃之宮如黃龍白鶴之類丹青陸離何啻百數豈[illegible]吾守令持三尺以督爾父老白鏹朱提爲之邪抑爾自裁尺寸藉丹斗爭爲雲停泉注邪文廟之有明倫堂也俾爾子弟聞鐘鼓閱俎豆聽聖人之六經而訓行之文學方正以至公卿皆於是乎在坐令化爲瓦礫場荊棘叢生狐兔竄走龜趺卧地螭首裂天固有司之恥也爾父老毋亦吝於財而嗇於義乎於是諸父老蹵然敬應曰大夫明教若是分無所辭因屬德翼序其語於右

創四忠祠序

蓋聞臣子之大節莫貴於死忠地方之公心莫隆於崇祀殉地方死而不獲地方之報必有惻於幽明爲臣子忠而不享臣子之名將與訓於今古慨九江近事如宸濠之變王文成疏劾賊未至而先逃城不攻而自破若某某者千秋難刷其

辱焉戊子南昌告變僞騎一麾城中文武請降無一人爲朝廷出一矢以相遺者良以死者人之至難而忠者世之至少者也固有事彰明於史冊廟食以久而暫湮名隱約於風謠戀綸以微而或轂苟不祀焉其何以勸如宋之罵賊李成而死江州鈐轄趙公士隆者元之巷戰賊徐壽輝而死江州總管李公黼者明之不降叛將左良玉而合家焚而死九江衛經歷彭永春者又有不降良玉而被兵殺而死德化縣知縣朱華玘者此四公者或王孫貴冑或畢甲巍科或貲郎下吏貴賤不等而能死則同顯晦莫齊而致忠實一李文忠一廟雖經勅建今已化爲馬厩鞠產罷叢不可問矣鈐轄事備載宋史而失祀當時實缺典也至若彭經歷朱知縣之於左也晉陽之甲必以叛書則蕩陰之節應以忠錄矣況

本朝於死崇禎難諸臣皆得美謚重䘏一一不遺如二臣者旣無吠堯之嫌更非恥周之黨以小臣而自靖身視死而靡他即祔於文忠之列當無忝焉贊往者以訓來古之志也崇賢者以摩鈍亦今之法也謹序

經歸書院錄序

經歸書院錄者錄祀陳雲住先生於鄉冠以殘篇斷碣而士大夫歌詠附之者也先生名澔所著禮記集說載在功令編之學宮與程胡朱蔡四家註表裏五經如五星之配日月炳然稱不朽矣顧經歷秦禍惟禮記自漢人言不盡出先聖小戴之記原刪之大戴八十五篇之中今大戴遺文多涉秦漢間語至於糟糟實實玉玉酒酒血血與夫天揖時揖土揖之類皆近僞子書不可深考即小戴號爲雅馴而傳者非一家

紀者非一史言人人殊莫爲折衷且因舒王傳會周禮宋儒遂右袒而力攻之又以儀禮止爲士禮不可通行而小戴一記遂衰然與四聖五代之書爭衡天下學庸復加表章與論語並立記中多微言奧旨說固難詳鄭箋孔疏誠有不盡滿乎如中流而莫之依泊莽乎如岐路而莫之適從也自先生集說成除周禮闕疑外不獨戴記四十七篇明如指掌即儀禮七十篇貫串於其中亦朗如列眉也虞伯生學士表其墓曰經歸誠經歸也與哉說者謂先生三世經術家學淵源生於宋季至有明而始顯幸而遭逢孝宗之仁聖佐以閣臣如商輅劉定之及學臣部寶等從容咨訪卒不獲與程胡朱蔡同從祀先聖之廟廡秖立祠於鄉社下況才子文人放臣遷士或宦跡所至流寓一方好事爭爲俎豆者相去幾何學者不能無憾於此矣然從祀之與不從祀固無損益乎先生之身也竊詩當時部牒下察生平行實有餘歎焉昔叔孫通綿蕞之儀非不適於時務而魯兩生鄙之何也爲其漢治雜霸故也元起北陲一時號爲儒者南吳北許莫不爲所牢籠縻其好爵而先生獨棲隱於彭蠡寂寞之濱抱遺經以老死是魯兩生之志也嗚呼尚問其行實乎甚矣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德莫丙午之春客於昌邑幸與先生之十四世孫素誠素養遊得覽前錄備知所以興發近者鼠免叢於隴墓荆榛鬱乎講堂絃誦不聞鐘鼓莫覲古不云乎國依於民民依於禮今之君子必有任斯責者爰述二素而告之曰予知之乎禮者履也經者徑也非禮勿履非經勿徑九原可作微先生夫誰與歸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譜牒之學今不傳已然家各有譜譜各有祖莫不遠遠華胄昉於神明雖求致合車相之譏郭生拜汾王之誚有所不暇恤也古今稱義門者不過十數家而吾江州陳氏爲最著曾見宋元以來吾鄉所遺碑碣凡屬陳氏子孫題識者不稱官爵類曰旌門陳某以旌門優於官爵也故唐令甲旌門故事有聽事步欄前列屛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五代而後此式無之惟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而已陳氏故里故居今具在也余屢過之兩者不一見焉蓋世代湮遠兵燹之餘宜其然與父老相傳陳舊聚族於

史237 064

太平興國宮地有採訪眞人募之一夜風雨徙至今義門山下猶祀陳公爲土主云余按史陳有伯宣者遊廬山樂之卜居焉子崇爲江州長史至僖宗時衰始以六世同爨得旌至南唐時兢始得以其子孫益多得立義門延於宋初垂十三世矣採訪眞人見夢於開元皇帝去旌時絶遠俗神怪其說而不察是可哂也陳之子孫散在天下甚盛而咸水木於江州之兢兢述爲陳宜都王叔明之後陳宜都王卽隋鴻臚少卿耳宣帝四十二男而叔明行六出自何淑儀傳稱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他無所紀何其子孫之盛而多賢與陳始以國爲姓中以姓爲國終復國爲姓矣其爲胡公爲虞舜爲黃帝世固莫與京也然陳祖起於吳興長城下若里自云漢太邱寔之後來當上援胡公虞舜黃帝也余猶疑史稱自云之例猶自云弘農自云太原云爾似不許其爲眞宏農太原也以一代帝王之尊尚附名於邑長爲榮士君子之所貴賤豈不較然哉今天下之陳不宗吳興下若里而宗江州義門山其重良可知也已陳氏在宋時廬山甲秀堂中所藏帖與書號爲天下第一近與烏頭綽楔共燼而人物秀傑詩禮纓簪風流蘊藉世序猶可數而述也比元時明善惟寅兩先生行家廬山下以雋才高節互相作述爲大老虞揭輩所稱至百明以解首魏科衍袖士彥模楷人倫更往往不乏兹者陳世茂才以義門山去郡百里而遙股處者難聚郡南又祠宇狹隘改圖於城北枕江面廬卽故堂宇稍加丹堊以妥先靈縱不能族居如昔庶幾歲時伏臘猶可割牲牢以序疑齒於斯也適祥符致恭使君來守是邦聞之欣然曰我亦同

出也倡言義睦義周義公義感義通義培義施所以得旌者以教於子姓以詔於國人三十三條之家法寧諭於七義也乎彼余觀陳氏根繁枝茂源遠派長其合而離離而復合總之不離江州者近是非買他人之告身指異代之賜隴可同年而語也況元余之所自出老友五常氏既先之以壇坫又申之以婚姻使君且以吏老賓之於鄉矣率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以屬余序余故以不媚於譜牒之學負其敦睦之教也哉

梁懸藜先生從祀九江名宦錄序

故少司馬懸藜梁公前以按察使分巡九江道踰三十餘年九江人思之請於有司上之學使者祀諸名宦祠中又取有司申文梓之以信其徵欲垂久遠余讀其詞事因核實不能默言而特言其大者尤徵信云公之莅九江也爲天啓五六年間魏璫弄竊方熾毀天下書院以箝議已者朝下夕行無敢留議南昌有先賢濂溪子祠某直指立以麻繩縛像而倒曳之流之溷廁不顧也九江陶元亮白樂天南湖一椽已鬻得二百緡矣次書院祀王文成者有司將毀而公聞大駭曰文成非他書院比也方宸濠反時九江已附逆王擒賊而復其城功德[illegible]易其綽楔曰崇報祠事自可已當是時聞者莫不縮頸公毅然當之直指卒無以難公公曰與諸士遊書院中談文論道如平昔且延訪四方名雋與令嗣相扶持余困蹇鈍亦被榮遇每私窺公之吏治殆漢公卿所謂寬博之選者與時權閣小司徒爲湘潭石公軫餘石立名節士與公權相得每有欲言輒取案上棄牘潦草大書付吏持去

公裁奮亦爾略無崖岸嗟乎玆何時也朋友文章之樂頓失讒譏辟如火炕滿神州而一隅獨化爲清泠之淵也後十餘年余與石同官於浙湖舫譔語輒及之未嘗不爲之汍瀾欲下已公即世且三紀九江思之如一日此豈可强而致之者與生平大節備載李太宰墓志余不贅特言其九江一二佚事不繫民之所感戢者尚如此他可知已公三子皆有聞於時九江旣得祀公而季子適來守饒州寓書於余口責鄉何風之厚與報曰乃公愛九江九江故愛乃公耳殆非有私於使君也

胡鹿游理潯錄序

江右之名司理也余猶及師且友之者嘉興李九嶷江陰李仲達海鹽吳磊齋崑山朱震青興化李少文無錫胡慎三皆

三吳諸君子也今憶之如商雲非煙不復可見矣今潯司理又獲武進胡鹿游先生先生與慎三同出安定而忠安公於先生爲近祖忠安以忠厚長者之道溫恭四朝人皆知其有陰德宜其後世之滋大也余師相國吳文端公與先生世姻比居高其文行特延爲西席從世兄弟遊每竊聞其緒論夙仰爲壇坫中魁壘也及南宮試而爲余同社朱子美得之謁選而又爲余郡得之余欣見之如見疇昔六君子焉理潯三年報成而理潯錄於是乎出正襟而讀之甚矣忠厚長者之道藹藹乎君子也夫理之爲理豈眞如斬亂絲爲愉快哉析薪者不循其理則斧缺而薪不終析一物亦難治也生人而人忘之死人而人不憾有理焉權衡無心故輕重長短莫不相冥於自然若稍以意移則一話一言以學術殺天下而有餘矣石軫餘先生嘗語余曰言不可苟者三閣臣票擬科鈔及司理讞語耳誠哉斯語先生之斷獄也口詞手親錄之對簿已有後言者亦補綴詳識不遺余初聞以爲過勞其細或甚及覽書上而大吏卒無罅漏可一反者始嘆服非明清而敬忌者孰能幾之眞不可及已余固折肱於斯學者故深知而私慕之如此其他若條議禁諭申詳諸牘辟如趙充國之論兵太倉公之論病言者即其效者非空言無事實也撮其於學校一節三令五申士蒸蒸學古皆有自鳴於當世之意棘堂所錄士臣岡南金細亦竹箭微先生孰能鼓動拔起之若此者乎三吳與江右草木臭味莫或差池昔者六君子今者一君子余幸以遺民而先後被服其教化焉嘻亦榮矣

方司馬蘆政序

古之吏治余嘗學之矣吏治民如醫治病然五氣所病易知也五精所并不易察也精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肝則憂并於脾則畏并於腎則恐爲吏而使民悲憂畏恐固病爲吏而使并於喜也亦一病耳然病喜者僅一而病悲憂畏恐凡四夫北太甚民不悲焉憂焉畏焉恐焉而民氣復矣即命曰吏治之秦越人可也吾郡司馬方君殆其人乎司馬九江與他郡異九江江之陰而治濱於陽什一焉陰則屯倍田陽則蘆倍穀屯有屯糧惟司馬是儆蘆有蘆課惟司馬是問屯糧與九賦竝科蘆課與四差同則屯荒而糧關雖病在屯屯不墜沈沓軍歲月而墾矣蘆陷而課虛一病在蘆蘆不息壤下擻江湖而應乎古亦有言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人乎方司馬曰吾民悲矣憂矣如課其課且畏矣恐矣悲憂不治

甚恐且深安得吾民精并心而喜也於是乎私居深念屯之餘以分數之二十有六一分歲收或四五十斛以補虗之賠者數略相當然是屯隸於上上書大司馬中丞公以條視單例上餉得如請歲獲以償不病課矣懼猶病役爰準正賦編爲十甲及期而代先後畫如民乃霍然蘇云余因慨然曰吏治之不古也無古人心耳民之病也目擊而無弗瞭曷必洞垣一方而乃眡之信也白司馬文章風雅冠冕一時楓葉蘆花作琵琶之感而已民之呻吟有百倍於絃索者不聞也白猶如此況其餘者乎君之用心可茹也已即命曰吏治之秦越人也不可曰訣

豫章二祀紀序　陳宏緒

南州勝蹟在城中者一爲東湖之高士祠一爲章江門之夕佳樓高士祠人知爲徐孺子蘋藻之區而已莫知其他至夕佳樓則已非復曩昔故名遊覽登眺者循仰江山低徊煙月漠然不復問其興廢之緣蓋兩者僅存其蹟亦已久矣廣陵李公之理豫章也既已化洽刑清民懷吏畏暇日搜考郡中遺燬往事過夕佳樓喟然嘆曰茲豈非元忠臣傑公列築之第宅乎自嘉靖來易傑家爲夕佳忠烈姓字遂不復流播梓里可勝歎哉於是爰請上臺製傑公木主祀之樓下已閱饒州志得漢張子遠與從孺子論易事則又喟然曰此君湮滅不傳亦傑公之儔也祀孺子不祀張君惡其弗備則又請增木主於高士祠歲祀如例一旦殉難之節明經之賢昭然燀赫國中聞者靡不式歌且舞公復以其事形之詠歌載之吉文卓然與河山不朽矣而以宏緒生長茲土命爲之序諸貴

讀陳公文燭夕佳樓記備述陳仲舉王子安諸君絕不一及傑公豈以博雅如陳亦遂不知茲樓爲勝國之遺耶若徐孺子出處大節得於易之進退消息爲深千餘年間惟曾子固知之然子固亦不知孺子之傳在於子遠也公治豫章當百務紛拏而能抉微表逸於湮沒之餘如曾如陳其有愧於公也深矣嗟乎以傑公之忠烈埋骨井底而不顧何有於後世之名而張君優游辟界潛心虙書周文亦豈有意於古今之聲譽者然而彰美示勸則賢士大夫之責也公斯舉不獨以昭前徽夫亦因之以勵繼起其所繫詎不重哉緒不敏不足以當公之子遠而得附名茲刻以耀無窮其遭遇過於子遠多矣

清賦大綱序　徐世溥

高郵王公修之理饒之明年清厥屬之賦爲拯民困襄國計訓官治也其明年春清賦大綱書成世溥受而讀之肅容歎曰幸哉饒七邑之民蘇矣抑是宜獻諸朝頒之天下俾守令人人以爲師則豈惟饒實嘉賴之昔先王之取民也定之以經班之以式昭之以令稽之以節綜之以日會之以成是以上下宜通洽和官無帑乏亦無溢徵民無逋賦亦無倍輸雖有不得已之役然國用恒給而怨讟不生也今也上所令民弗知邑有正則胥吏隱其籍高下在手有司者聽之耳夫寇起於民貧貧繇賦重重繇數加加賦繇於所徵不給所用數加繇於所入不及所徵所入不及所徵繇於賦不清國加一民輸十胥吏攫其九歸羨乎官以上計則乃仍得半故戕蠹矣國詘猶昔也上爲者弗知惟曰官不職耳民不好義耳

有司爰多殿而少最屬有警乏增餉之令復下胥吏則又陰益其數百姓不知乃曰是再留我也是君民與官交病上下爲而利孔中羸也故爲今之計莫若清賦而已明其正則胥吏乃不得巧稱掊克明所加之固匪多也民乃益樂輸是則不必蠲賑而頌聲已敷有司由茲以及於寬政者不亦多乎知詳之爲要政之寶也五則立十害除三善備其用心勤其爲功大矣仲尼仁管仲而夢周公牧民版法脩以勃興周官三百六十職悉畢具故能載周以至數百年公殆其徒與蓋禹平水土則三壤以成賦是清賦之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四方有賢守令能則效之行是五者則公之明德乃益遠矣

山川語序

史稱陰陽之術使人拘而多畏以余觀之殆莫甚於形家言矣似盤囊袖磁石挹水驗鈸凡言能爲人葬其親者皆使人之親不得葬者也昧者貪不可知之福葸者懼不必然之禍獨子怯於身孤多男侵忌偏盛雖有仁孝聰明之子又或以其身未行道而特見不足以取信議不足以破私識心陰仰不足以銷忌此賢公卿所以或數十年不就窀穸而仁人孝子所爲中夜飲泣傷心也嗚呼始爲是說者何與蓋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有經年者若是其遠也則其葬故之闕者蓋有之矣春秋有不書之葬亦不修墓以戒闕也是故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嗟乎古之人誠慮夫人子有不誠且信者也於是乎欣之以福怵之以禍使之無敢苟於附棺歸土之際以安厥親孰知趨避之說出而仁孝之念移世衰道微向之所爲假趨避以牖誠信者乃適足以誨爭而致怠高明之家親戚朋友各引其類衆言淆亂人懷一心親未卜壤兄弟已爲路人矣豈不痛哉欲究其弊莫若使人子皆通形家言而勿惑於葬師拘牽穿鑿之說欲使人子身通形家莫若去其縈迂之言而示以簡易方回經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夫山川曷嘗不能語哉高卑語我形緩急語我氣曲直語我情聚散語我勢故其圓象紫微方象天市綴次象諸辰行列象營衛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細而草木大及朝市萬狀羣分五行應類合之以生剋驗之以向背吉凶可知剛柔有制矣繇葬師觀之則山川終古不言繇知者觀之山川曷嘗不語

哉瑞昌曹洞山參軍少以才名冠江楚晚感東陲之亂棄儒冠從戎大言獄獄不能與時俯仰平東侯印十年不克佩天也然所著書已數十萬言尤精地理壬申虔南告警撫軍與化解公方伯烏程潘公延督水師欲練一軍軍上游以備不虞因出示別後所著屬余序其山川語奇而簡簡而易爲人子者家有是書厥親葬有所矣方回舜七友之一也舜徵時與遊歷山雷澤之間夫古之言卜者始於庖羲醫始於神農黃帝岐伯陰陽始於容城大撓是皆神聖開天邈不可幾之人而今之行是數道者乃皆中人以下吾儕所得斷養畜之其不足倚仗無論且如周室卜居公劉公旦最著也二聖人三單九伐古今之兵法莫加焉於戲非足跡遍天下資兼文武者猶未可以語山川哉

重修雩都縣志序

李元鼎

余昔與長山李五絃宮保同官司馬每公暇輒集兩家子弟聚晤一堂文酒之餘相與共商天下國家之故因言禹貢職方氏紀載九州甚悉周以大司徒掌天下輿圖而職方則隸司馬蓋計國富莫如數馬以對而筦樞者輒相需爲用此版籍輿圖之所從歸以重強國之本焉諸弟子從旁志之今在公明府慨然覺有當於中者蓋宮保之猶子也嗣余解組歸田在公謁選得余鄉虔之雩都令雩都巖邑也君受事以來凡所爲潔以持己嚴以御下衣食以厚民之生教化以淑民之德平訟獄均賦斂慮無不當上下之意而其最著者則邑有大盜嘯聚山澤爲數邑害君始之羈縻旣即勦蕩不難躬親矢石與武臣共底厥績都御史奇其才屢首薦牘而雩都

於是稱樂國矣辛丑秋余偶有先民之懷扁舟而上至其邑訪羅文恭先生羅田巖遺蹟得與君握手道故邑孝廉易子去浮梅子子鶴杖屨相從望古遙矚見其山高而水深漢將軍之故壘已杳不可尋而先賢往哲之流風佚事間有存於寒巖古洞間急取其舊志讀之而明略不可考者固已多矣以語君曰此固茂宰事也君唯唯曰志之不修七十餘年其可考者昔人已詳之所當續者則由萬歷甲午以至今日後人之事也敢忽諸閱數月而志成寄以示余披覽數過凡山川之勝槩前賢之芳規戶口之登耗與士風之端衰民習之猱樸犂然具備今而後益知我在公之善爲政也夫古稱善爲政者不過調劑於輕重緩急而先後布之君爲政五年矣一切興除爲邑之所急而難緩者已不遺餘力至於文治則似緩而實急者亦披討故實斟酌今古而成不刊之典甚矣在公之善爲政也從此備職方之紀載使後之人按籍而求得以圖維而安阜之爲斯邑永賴而向之余與宮保所偶及之者坐而言起而見諸行事君他日勳名著作可於是書推之矣余樂得而序之若修志在事例得並書者余不復贅

吉州行鹽詳稾序

古君子之仕於人國必取一二事之最大而最要者先圖之可以利賴通國而及於千百世故足述也若予吉州年來改食淮鹽之舉至大且要乃以一令倡之而衆邑受其成一時爲之而千百世食其德惟我廬陵于侯實式憑焉先是議之初起也予不佞深念事引爲桑梓厲力懇請臺使慨然交章爲民請命未幾元固鄧君以雩陽令擢大行洞悉其事稟而成書播對長安螺浮張給諫取而入告夫豈爲予吉哉凡以

爲國事民生起見耳乃初格於部覆之持重再格於南贑之參差後復格於東粵之異同及含南贑而專言吉也展轉調畫始克有濟迄今徼允厥議而淮鹽行矣商納課而民食鹽有司無越境之考成百姓無隔省之賠累舉從前積困而一甦之曲突徙薪非于侯之剴切敷陳至再至三何以得此予嘗歎爲吏之道不過催發期會錢穀獄訟諸務其上焉者於此數端恢乎游刃恬熙焉而邑已治宅可勿問也不然則叢脞支吾救過不暇攢眉棘手動歸咎於邑之難治抑何不取于侯之事而觀之耶夫天下事必具先機之識濟以不世出之才而又不以勞怨利害迫於中乃可以集事而爲後世所永賴即以之宰天下寧有異乎雖然侯蓋有本焉往侯蒞

予鄉時老友上孜哉宗季彝來黻庵三宗伯以書貽予曰熱
男爲司直先生令嗣於予三人親誼最篤其意殆以廬陵不
易治恐侯未必臻厥成者予惟司直先生才名震世雖未交
其人而讀其書私心嚮往幸得嗣君而庇厥宇自始仕以至
今日五年於茲矣嚴一介而周四應上信下孚當此煩劇彫
瘵之區而能出以整暇文章聲氣通於遐邇所謂以經術飾
吏治知其淵源遠矣夫舉其大而細者立就圖其要而紛者
自集侯之善猶鹽政也乎哉

澹臺祠紀畧序　蔡士英

在國朝事事摹古而於明制猶所率由以爲法不可變道愈
不可變也王道之極大莫如教養人材而學校以進身反成
謀利之地書院以窮理猶近爲己之門有志者宜何圖焉是

故余於江西務盡復諸書院如鹿洞鵞湖白鷺次第修舉最
後乃及澹臺祠也成而北上矣然時迫不遑規模纔具一立
之師脂車遂邁則余怦乎懼其不卒祠故有田若干是鄉先
生所醵置以供會者事在初盛將逮百年鄆讙龜陰之不反
齊魯俱識余言之誠無過旣得讀紀畧書知有刱輒應亦終
無以余言爲過者而余別置田百畝並在版冊後來者踵事
增華特書未盡則幸哉澹臺祠之不淪於郵亭傳肆馬皁兵
行而卒得爲書院矣雖然書院猶學也而人故小之豈惟小
之將侮之也書院之田亦猶學田也而人故公之豈惟公之
將幷之也前乎此者十年之事大非余所敢知矣禮不云乎
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十年亦可爲古而余則必求其古之
古余所立師亦猶知古之古者其繼自今日尚無以因陋爲

仍舊而安變法之始乎蓋往代之休明燦然可覩
本朝之善法莫之或先也

重刻贛州府志序　湯斌

余以己亥參藩嶺北下車之始郡守以職事相見即以志書
爲問蓋以爲政必先察其風謠相其土宜經理其山川考正
其貢賦然後因地成化隨俗致理至要也而郡守對以兵火
之後版籍灰燼無復存者余悵然久之閱數日司李周子討
百購得舊本見示余受而讀之義例謹嚴事辭詳該猶稱善
志惜止於明熹宗朝莊烈以來闕然未載乃下檄所部網羅
佚事搜輯藝文將徵聘書儒開局纂修適余以病請告未暇
竣事念與副本恐久而散失於是謀之計百蠲俸付梓以永
其傳至於廣採旁羅以成全書則俟之後人焉謹按贛之爲

郡處江右上游地大山深疆隅綿錯握閩楚之樞紐扼百粵
之咽喉漢唐以前率以荒服視之至宋濂溪先生通判州事
其時趙清獻公爲守而程大中先生令興國大中識濂溪於
南安明道伊川受學焉伊洛文獻之傳淵源實肇於此文信
國守郡建大義興勤王之師故至今豫章理學節義爲海內
師表而贛郡尤著云然山僻俗悍界四省之交是以姦宄不
測之徒時時乘間竊發叠嶂連嶺處地旣高俯視各郡勢猶
建瓴非得博大通方威信重臣鎮撫其地則四省往往多事
故前代特命憲臣駐節於郡王文成公授提督專征伐剿平
山寇厥勳爛焉及宸濠逆命天下震動公率二三郡守統兵
數千旬日之間擒俘宸濠舉豫章數千里地歸之朝廷豈非
重地得人之明驗與而文成公學本周程在贛日與南野東

廓洛村善山諸君子講明良知之學天下學者以虔南爲歸南野泰和人東廓安福人洛村善山皆郡之雩都人可謂盛矣噫虔南之盛衰既關數省之安危而聖學之修明每發端於茲地則其山川必磅礴鬱積滃洄蜿蜒故能固東南之靈氣蓄造物之秘藏而非他郡所可頡頏也余既考閱舊志得其形勝扼塞之要間嘗登城四眺見崆峒天竺萬峰迴合貢水章江雙流奔湍北顧十八灘巨石側立如犬牙森森想見清獻疏鑿之跡未嘗不俯仰氣歎云時率官師謁濂溪二程子講堂修其俎豆信國文成二祠亂後或敝壞或焚燬余既祀於濂溪書院與諸生執經揖讓於前念典型之尚存思音徽之如在蓋不禁爲低徊留連也獨是山川如故風俗漸漓戶口消耗賦役繁難且伏戎未靖鄰氛時警還與應南宮以

者十二邑僅數人耳嗚呼何今昔之不同如此是非任司守牧守者之責與今大中丞蘇公文經武緯勸窳興學盛德耆於遐邇四方立觀廓清正所謂博大通方威信重臣也余以庸菲不克承事下風共勸盛事實深自愧後之君子撫覽茲編尚其加意振興綴輯殘黎再見清獻之休烈而與賢士大夫講明性道尋墜緒於微茫以上追濂溪陽明之風知必有洛村善山其人出而應之者矣

重修餘干縣志序　史大成

余遊匡廬道經干越登其治之冠山上有東山書院乃宋趙忠定公汝愚其弟汝靚及其子崇憲所建延朱夫子講學處也有雲風堂故址則朱夫子以哭忠定至此註離騷經處也今書院中奉朱夫子忠定兄弟主而曹無妄柴強恕饒雙峰胡敬齋張古城諸先儒以次列焉嗚呼干越固理學之藪也哉余拜已向令江子度遠假志以考諸先儒之里居墳墓且必有生平言行爲志所獨著者江子曰嘻兵火仍載籍毀毀不惟志志不惟餘某下車輒傷之廣搜博訪力圖修復殘編斷簡頗得之頹壁間其缺失者如山川有名可問也賦役有冊可稽也人物文章或載在國史或著於家乘可采也幸其鄉薦寶持先生同志相與校訂草創漸成頗就正焉余嘆曰江子爲政知務哉郡縣有志非僅以備典故也觀戶口有增減足以審寬猛之宜觀稅課有損益足以權緩急之道觀河渠之利害則當通當塞足以補天道之兩暘觀學校之廢興則或盛或衰足以徵人才之消長觀令斯邑者孰廉介孰勤敏而知循吏之所由古志之設也夫豈細故大凡作吏者簿

書期會日不暇給問有久於其邦而不識名山大川何狀名宦鄉賢何人者志雖具存弗觀也況議修乎亦未明是書之關乎政矣江子爲政知務哉江子曰耳目易窮懼弗周也傳聞易亂懼弗確也弗周弗確何以垂後余曰否否天下事惟草創難耳有創之於前則必有踵之於後即如朱夫子講學以明斯道而干越君子當時而遊其門者遂有無妄異代而紹其傳者且有敬齋諸儒致其著述於朱夫子意也子之修是志也何懼江子又曰學博唐鍾呈曾草若干卷雖未成書心亦勤矣善不可掩宜并書之

貴溪縣志序　鄭日奎

攷之周官小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志此即後代郡邑志之所由昉也貴溪之改鎮爲縣也在唐永泰初前此分隸他郡

轉徙不常事蹟殆無可考然自置縣以逮今茲垂及千年其間志之修也不知凡幾乃余觀舊志而矜之唐暨五代宋元正史與有明諸紀錄及御覽廣記玉海諸稗官未嘗不歎其記載之多疎也間為撦摭遺事可得百數十條如落星之石潛龍之浦當補志山川王德之平王宗石蕭振之辦軍饟而辭俘馘賞也當補志名宦耿壽之之奕世忠義許懋禮之讓封庶兄周金趙念八之保孫當補志人物馬政之更張曹逕屯丁之利害損益當補志賦役柳宗元贈武陵之詩宋北序赤山之集當補志藝文孫夫人之行化張玉蘭之產經滿宇元之翦紅英當補志仙釋鄭天民張嗣德吳霞所之工繪事當補志方技謝枋得之母桂氏當補志列女太清鑒二儀刀明堂鬱鬯當補志物產凡此之類正難枚舉而皆散佚不錄

何也吾邑名儒才士蟬聯鵲起代不乏人著述如林言滿天下乃竟鮮及此者無惑乎宋家坤翁之序昭武志以為樂子正記寰宇晏元獻著輿要亦既舉天下郡國之綱而反不用情州閭發揮宗國之盛為可怪也然則前聞之散佚固非官府抑亦卿士大夫之責矣今

天子混一車書東西朔南咸尊王路唐虞三代蔑以加茲統俞閣臣請章下所司徵集四方圖籍上之史館將勒成一書以紀其盛臺檄下日正我邑侯用章畢公蒞政桴月報可之辰也公起簪纓世家文章經術淵源有自才名久空冀北識者方以館閣期之乃借牛刀就小試固宜慨慨乎游刃有餘今觀公修志之役而益信公之治行之遠誠不待三載考績時也何也志固史之類也而修史之難無出於志昔江文通嘗言之矣故志分野占候天道也志疆域形勝城郭社稷建置沿革地利也志官師學校選舉賦役人物風俗食貨人事也上之軍國之典制下之閭閻之瑣屑莫不畢具所以考古今盛衰之變而裁成輔相之道出焉顧不重與自公承檄即開局分曹徵文考獻發凡起例按部選詞罔不集之以衆思而裁之於獨斷時未數旬遂煥然得成書焉雖分任其事者未能大副公意而公於鳴琴之暇尤手自校定愼以出之一事必綴其始終一言必稽其當否於是志也不綦勤乎故吾於其經營之敏也可以見才於其裁斷之精也可以見識至若寓教戒於扶擇之中寄忠愛於序論之內其備而無失者既有以仰副觀風問俗之懷其闕而有待者又足開來哲踵事增華之美此其用心為何如者乎以史才之難而公優為之

若此又何有於百里之盤根錯節即政事文學雅有兼長推斯志也以之宰天下可也比者余方以使事留滯楚蜀間未獲一效筆墨之役今乃得樂觀厥成且以覘石渠天祿之望必有所屬先生將自此升矣雖然昭垂典訓以與為風厲者官師之責也網羅舊文以與為紹述者賢哲之事也邑之士大夫觀斯志也可以興矣

興安縣志序

信屬邑凡七而興之建也在明嘉靖中獨為最後邑舊有志然記載草草或失之蕪或失之畧繁簡失指無當大觀近值鼎革經兵火之焚蕩歷風雨蟲鼠之侵蝕版刪遂無完幅百餘年間事蹟荒畧幾同於三古而莫之可考矣邑侯百一劉公以燕山豪雋夙負才名來宰是邑起我蒼赤於兵殘賦劇

之餘以長養之教訓之故下車未幾而風清惠浹士恬民熙語所謂朞月而可豈其然乎侯復憫邑乘之殘缺思以纂修爲已任而徵志之檄適至於是乎經營伊始爲載籍可稽也則徵之文故老猶存也則考之獻更取舊志之繁者刪之闕者補之慮其贋也則虛衷審實以要於當慮其偏也則據事取義以歸於公曾未逾月而書遂告成於是乎星野之占風雨露雷之變山川雲物城郭宮室之勝官師兵衛禮樂賦役之司人文之盛衰風俗之升降以及詞章之藻麗草木蟲魚之情狀與夫仙釋神鬼靈奇怪幻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莫不部分條注綱舉目張一邑之觀粲然大備猗與休哉然余嘗聞之矣政澤一世教澤百年則侯之於是役也豈僅以備與故已乎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鑒已往垂將來益勸戒之

理存而裁成輔相之道亦由之以出是治與教與合爲一甚殆不特爲一方一時計而直爲天下後世計也既詳而可考亦信而有徵於以上志昭代一道同風之盛而下開來哲因地制宜之休非甚盛舉哉志之成也家仲秀子襄助之力居多然非侯之虛懷集思不及此因併及之是爲序

送蔡立先選九江序　許東

始余與九江蔡子立先選於京師未相知也與居久之蔡子爲余言昔曾僑寓寗都與易堂諸君子友善嘗遊翠微山宿堂中聽魏叔子兄弟暨謝程山彭躬庵林確齋邱邦士曾青藜輩所論說經書文章及賓客飲食起居酬酢俱有法度余聽之欣然忘倦乃與蔡子交且謂久不見叔子見叔子友如見叔子焉時京師某倡爲攻詆陽明氏之說附之者亦攻象山耳食者靡然從之獨余與蔡子屹然不動余尚爲憤激擊排之論蔡子與客語不合則拂衣竟起或默然不一應或間出一二語必直指心體不爲繁言余於是心服蔡子之學能不苟爲同可謂豪傑士矣我聞蔡子家距白鹿洞僅七十里距鵞湖不三百里生長其鄉習聞其父兄長老之緒論蔡子所得必有不同於耳食者余嘗論自宋伊洛諸先生以正學倡率天下至淳熙間朱呂之教爲於江浙而象山爲呂成公所得士獨能自信其學奮然與朱夫子中分學人使曉然於易簡之法而江西之學遂孤行於天下即其徒不能無流弊而朱子因其說之不相合益深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思錄太極通書西銘之解義益出則象山誠朱子功臣而江西爲伊洛之砥柱矣近代嘉隆之際陽明

修復象山之教其講學書院及羅鄒聶歐陽氏輩徧於江西矣奮然起而攻陽明之徒者羅整庵始之王塘南繼之我鄉高顧諸先生皆同塘南洪水猛獸之論而興起者而整庵塘南則又江西人也江西之學其必求自得而不苟爲同類如此今天下又當靡然攻象山時矣獨立不懼卓爾不羣若蔡子者我復得而見之未嘗不歎江西之多豪傑而斯道之不可以耳食求也始余與叔子遇於江都縱論詩歌古文辭及讀叔子所著左傳經世書臨別余悵惘語叔子曰凡我兩人所辯難往復相得極歡者皆小人的然日亡之道也我學有先立乎其大者子爲象山鄉人寧無益我魏子默然今蔡子歸叔子聞自吳亦歸若相見幸爲東言無忘江東相別時語且願易堂諸君子共勉之行矣蔡子無怠

續修袁州府志序

吳南岱

辛卯春王余備員西曹來諳江右得綱羅十三郡典故爰得敵庵王君署所讀袁郡志至田賦之誤六畝一鍾倍於他郡未嘗不三太息也壬辰奉使巴蜀試士於赤白羽中八閱月而報命出守袁州會

皇上允當事洪孚之請命考成憲而袁君七經兵燹成憲蕩如已而當事據志入告得允所奏俾三百年來瘡痍蘇諸一旦然則志之爲功於史而袁志之爲功於台也於千萬積而不司泯矣第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令失此不修而文獻不足蔑由取信來茲是誰之過歟余不敏承乏嚴疆抱斷圖匣何敢瞥席兹役頒竊惟袁志自庚申修輯以來凡三十餘年問民風土俗治節官幾何乎門丹校讎聚典行者幾何典乎問忠孝節義與夫名山石室之藏幾何表章而搜緝也爰謀之同寅廷玉戈公青巖鍾公廷鄉先生退庵陳公箏顯微闡幽華嚴筆削首之以輿圖次之以賦稅戶口次之以創建儲備次之以名宦人物軼文藝志凡若干卷三月而告厥成因歎郡志之爲功於史而袁志之爲功於治匪淺鮮也既又思之功吾欲其成也過吾欲其速也而或紊或昧或曲或泆有一於此無以垂遠謂非始事之咎歟第有退庵諸先生在則吾知免矣庶幾與前志後先焜燿以成昭代之外史也哉前乎此者莆陽黃公修於萬歷之庚申而憲副景源袁公爲之董狐令其令嗣袁子繼梓校讐得失無愧先業尤一時共事之雅也例得並書以紀盛典云

重濬瀼溪舊河序

江皐

士君子宦其地凡地之山川形勢城郭陂隍有利於民有裨於上者必經營相度之以盡其善然在今日爲此則又難矣四方兵戈初靖民力困敝郡縣舉一事非狃於時勢則撓於衆力紛於上議往往因循瞻顧坐視其頹敗而莫爲之區畫此非有司之責歟瀼固瘠邑也民困尤甚余受事以來辨其疆域度其地勢有宜興革修舉者時默籌於衷不敢咨於衆白於上非因循瞻顧蓋重其意以有待焉歲壬子冬邑鄉先生率其諸生耆老請曰侯治瀼三年與民休息不欲與作擾民意誠善然邑之大事有二除議遷學外則修河爲急蓋瀼治西北帶山大河繞其東水發源洪下諸山奔流數百里與潯瀼相接先是河之故道自北而西又折而東注環城周匝清流映帶帆檣雲集居民賴之且表形勝焉次山詩云扁舟到門或此意也明萬歷己卯間有議以齧城爲患者決新河以殺其勢歲久水勢奔潰不可遏舊河淤塞迷其故道因之地改其形民失其利日就彫敝風俗不張職此之故余咨其議復爲之經營相度蓋與余之默籌於中者若有合焉是役也可謂衆力不撓上議不紛矣爰擇諸生耆老好義急公數人董其事即日誓於河神精白乃心議疏議築各殫其力或謂時絀舉贏艱于竣事然不取給閭閻不動支公帑予捐俸以倡邑之人共相樂輸趨事赴公爭先鼓舞則予向之鄭重以待者非此時也哉昔名信臣守南陽日巡視郡中泉源爲民開水利郡以殷富生齒日煩余愧非其人亦將藉鄉先生與諸生耆老之力以觀厥成焉

希賢書院錄序

查培繼

書院之成循衆志也成而祀十四先生使仕者學者有所取則則教之意寓焉不僅爲畏壘之祝桐鄉之祀也余與暢庵暘先生記而劖諸石又上其事於兩臺咸獲報可崇道右文嘉惠一方之士德意良厚而藩伯及學使者又皆樂於鼓舞造用有成信乎事有關而必先成之於下而作之必自上也地在使院之側每當政閒吏散則與負笈生徒質疑問難亦足開拓心胸顧以薄力經營僅同埽除布席而未啓絳帷執爲擁篲雖升縉紳誰與受餐狀狀未忘鮮終是懼既而思之樂育自有公懷同心不無將伯古云斯文未墜必有興絕領袖之者則表章前賢興起後學卓然自任吾道干城固有待矣余也三徑未荒杞菊堪把而并州舊夢將在此管絃俎豆間故於其行也許次所由於左

重建大路口石橋序　魏際瑞

大路口爲寧都北三鄉數十餘聚及建之廣昌吉之永豐樂之與安宜黄皆道於此而通會城及閩邵武光澤者亦由之人之行無晝夜息也山溪水漲則涉者甚病昔有爲善者特作石橋以濟久而圮且崩數年未有能修之者予詢諸老成之能施財者曰往諸君聞福利事輒鼓舞踴躍如不及而今不復爲殆昔富而今貧者與諸老成曰貧固也即不貧且不敢嘗見先期而輸賦者矣官府曰是必饒於財者也梏而置諸獄進數十金而后解見伐石治街衢者矣官府曰是饒於財之甚者也梏而置諸獄進百金而后解至有富要緒艾綴者官府曰是匹夫之贏於利者也梏而置諸獄進十余七八金五六金而后解然則欲爲諸散財利物之事必先備其倍以備諸官仵者虎爲暴里食數十人射虎獲之官遂課其爪牙皮骨以爲常則於不貧而敢於爲善者必禍及之矣予曰然雖然諸老成吏事多必有所以善處此諸老成曰夫利者官之的而名者利之的名不立則官不射財不專則名不立一文之錢可盈爲貫索秒忽之金可積爲銖兩一勺之粟可裒之而爲鍾與石一拳之石一椽之木可裒之而爲礎爲梁貧者一之不損其利富者十之不益其名此受福辭禍有利於人而無害於已者予曰美哉善乎夫使出百金爲一橋富者必甚難之矣十金而爲一橋富者猶未始不難之而或有人曰吾能以分文爲一橋雖甚貧者未有不踴躍而喜者也夫以百人出百金人一金而已矣十人出一金千人始百金而已矣而或者以數千人萬人是彼數千人萬人者固以分

文而爲一橋者也其用約其利溥以一人一日之力可以爲十橋百橋而不中官府之所射夫誰不樂爲之者諸老成曰雖然是不可無以倡之予於是爲之冊以請於樂爲者

寧都先賢傳序　魏禮

魏禮曰寧都僻處江西之東距省會千三百有餘里地介閩廣而貨產不饒韓愈氏所稱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竹箭千尋之良材一無有也故士君子商賈到者希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賢哲之生代有其人焉而天下莫之傳予嘗過泰山陂塍而上其巔四十里止巳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後世莫不宗泰山然西南諸山其峻衍者綿峙數百里與等夸者不可勝紀由是觀之僻鄉之賢其不傳於天下無怪也夫寧之西金精四十里奇石拔起岩壑靈與未嘗

不足與匯都名勝相軒輊而行遊者少寧人樸又不善緣飾
使表著於世然說者以爲寧產士恒磊砢出衆人亦地靈使
之然嗚呼有賢不彰豈非里後生之責與禮生也晚竊嘗聞諸
父兄是用采舊志及身所聞見作寧都先賢傳婦人女子並
附紀錄其以摩厲世俗爲功於後之人一也或謂紀愚革義
死者不諱道與禮應之曰忠孝者天地之大義人君所以奬
率其臣子也自三代聖王漢唐以下之令主莫不褒崇勝國
之忠臣語曰爲己之婦則欲其詈人也而又何諱哉

江西通志序　白潢

國家聲教覃敷靡遠弗屆關版圖未闢之國臣吏冊未臣之
邦幅員廣袤踰二萬里江西於其間不及什之一耳然其山
川則有匡廬玉笥龍虎武功章貢修盱揚瀾左蠡之高且深

物産則有豫章之材銀朱之稻信州之楮雙井之茶西山之
葛金谿之苧饒州之陶其於人也理學則肇自金谿都昌下
逮崇仁餘干吉水文章則廬陵臨川南豐開其源吳虞揭范
承其流下至制舉之家亦必推章陳羅艾相業則有周必大
陳康伯楊士奇劉一燝諸人忠義則有文天祥謝枋得及靖
難練子寧周是修輩高尚則有徐穉陶潛雷次宗蘇雲卿其
人仕宦則有若韋丹狄仁傑韓愈范仲淹王守仁至於南安
南康則周程朱子過化之地也蓋上下數千年延沿十七代
莫不前輝而後映名至而實歸嗚呼盛矣顧自勝國以還紀
乘之書率就湮沒傳者惟林廷棉通志王宗沐大志郭子章
豫章書而已
本朝康熙癸丑曾奉修志之檄會值逆藩變亂遂爾中輟我

予上側平醜虜書定功成疆圉清晏癸亥三月復
命直省各進通志於時前撫臣安世鼎開局編校刊刻進
呈距今垂四十年矣潢以匪材謬膺
簡命來撫是邦政事之暇披閱前志似有不饜於懷者乃督率
十三郡七十餘州縣之新舊志及先賢子孫所藏家乘與二
三友人再加編纂竊嘗反覆尋繹而歎茲役之匪易易也大
抵居今者病在畧古失實者病在采名辭夸者病在煩蕪腹
儉者病在疎漏援證者病在傅會請托者病在徇情一人也
或兩地並收於是有重複之病一事也或兩家互異於是有
舛譌之病茲欲詳於古矣而後之所疑或前之所缺則徵信
難欲考其實矣而此之所非或彼之所是則折衷難欲節其
煩蕪矣而載籍所有篇逾牘累則持擇難欲補其疎漏矣而

耳目所接寡見尠聞則博稽難欲去傅會拒請託矣而一手
之所障不敵衆口之喧咨以范成大爲吳郡志猶不免流俗
之揄揚則絕情尤難若夫删削重複駁正舛譌則在乎加之
意而已不敢以易心出之慮其忽畧於俄頃也不敢以我見
持之慮其矯拂乎公論也雖如是其敢自信爲傳書乎夫西
江固向所稱文獻名區也七十年間兩經兵燹世家藏書僅
存什一於千百文不足徵也老成耆舊彫落已盡前聞軼事
無從博諮而遠訪獻不足徵也要惟是區區無私無欺一念
竊附於三代之直道用以導揚
聖治黼黻太平而備史館之採擇焉

廬山志序

山之需志由來舊矣乃名山終古靡青而志則隨時湮滅若

上交之西山上宮之麻姑宋人著作不復可覩矧晉代葛仙
幕阜之志耶此亦道古者所未如何也廬山奇秀作鎮東南
視五嶽且不相讓何論幕阜麻姑之屬余承乏江右登眺者
不啻再三乃知山奇於瀑龍池玉淵谷簾而外復有擅名三
疊者昔賢聞而心折焉其秀在石天然肖宋元皴法九十九
峯星羅棊布而五老突兀七千餘丈出雲致雨儼頃萬狀山
疏所云廬嶽無主峯峯峯自雄長者其語疎已若乃東西二
林象設最古暨宋而五百僧房綴以蜜脾宗風亦云盛矣迺
者
御書般若心經供奉開先寺中兼賜秀峯寺額雲漢天章照耀
林壑煥乎稱山南梵刹之冠至於白鹿洞者則尤斯文之寄
托而江表所仰瞻者也地雖闢於李賓客教實興於子朱子

我
皇上重道崇儒於文公倍加篤信賜額曰學達性天升堂配享
復以十三經二十一史頒賜洞中俾士子誦習紛溫溫乎
度越千古因歎自有宇宙即有匡廬遂之又久乃得遭逢
聖代儒術光昌而文教蔚起視從前之封爵年醴失實近誕者
山靈有知當必歆此而厭彼矣廬山舊志始自東晉慧遠又
景式而下十餘家皆失傳其有完本可閱者惟桑侍御喬紀
事吳學使煒續志釋定爲通志與夫但宗阜之文紀詩紀而
已星子毛令德琦輯故增新擇疑訂誤積勤者二載早觀厥
成是能表潛名嶽而挨藻儒林者也余故樂以一言弁諸簡
端

白鹿洞志序

白鹿書院其來久矣肇於唐盛於宋沿於明迄我朝有
御書之賜而制益大備幸値
聖天子文明之世一統有志一省有志郡邑各有志至廬山亦
輯有志靡不載之甚詳茲復有書院志者何曰重道也孔孟
之道惟朱子集其大成而白鹿書院爲朱子設教之地精神
所萃登斯堂而遵斯教可爲學道之津梁誠有如李忠毅所
云者則茲志不可以不重顧舊志已弗可考即前廖守遵忠
毅原本輯爲一書而版又燬於火星子毛令自引見時敬承
天語即有志於修輯乃越五載之久始告厥成余覽其於前志
七則外廣爲十則繁簡得宜去留各當則李嵘峒先生所言
晦者晰脫者補遺者備亂者統茲集已無遺憾又余嘗以事
至院與院中多士論文課藝彬彬郁郁皆有可造其各體

聖主崇儒至意遵朱子之規以進於聖賢之學實不能無厚望
焉

潋水志林序

湯永誠

志乘之作必以徵實爲貴文人好奇多附會失實若予胥之
昭關曹公之赤壁皆引之讀書臺後世擬議眩惑耳目識者
病之夫作史有二難志乘何獨不然太史損持張侯之修興
國志也殆身任其難而克徵其實者歟興國前有蔡袁二志
後有黃志其二志僅存者已多殘缺黃侯時逢兵燹搜輯之
事日不暇給今又三十載矣此太史之所以黽勉而從事也
片詞隻字皆出自手裁分爲五目曰志地志人志政志事志
言凡城池山川疆域古蹟祠廟土産之類歸之志地官師選
舉人物歸之志人賦役鹽屯興利除害折獄祥刑暨乎軍制

歸之志政軼事嘉言妖祥靈蠢歸之志事古今傳記書序烈臨歌咏詩文之屬歸之志言而統類曰徵水志林彷彿楊南峯之識畧與曹石倉之古今通釋而變化之不襲舊名也余行天下五十年每至其地必索志乘歷覽中州之彰德志西秦之武功志江南之吳郡志與松江府志粵東之廣州志閩之寧化志膾炙人口其他視爲故套以飾文具所謂語焉不精擇焉不詳豈非畏難就易不求其實之故哉太史析其蒲蘿洪纖畢舉一山也必識其首尾一川也必遡其源流人物之本末祀典之廢興程途之迥徧莫不竭歷求之其苦心獨得在於辨是非核眞僞討故實旁搜博証舉三四百年荒蕪之踪譌舛之說一旦爲之犁然燦然其古蹟湮沒而得出者十之三人物翰墨之闇晦而得彰者十之四手經創復或因

感激鼓舞聲囊其事以振興者亦十之一二至於事具人口名蹟在耳目間而等諸若有若無太史年來爲之傳其事紀其實被以題咏飾以斧藻者不啻十之六七矣風雨晦明之下仰而思俯而索蓋書寢食俱輟積數載之精神而始有此加以腕力遒勁如國如左句則鍊而字則矜良工心苦其傳於世也夫何疑太史以戊辰名進士官庶常借才外用宜其不以一邑爲念而乃關心民瘼七年之內賑荒卹刑養民造士彰彰實政在輿國口碑而茲不具舉者亦以序志林則姑言志林而已是編也善俗宜民之術表微闡幽之功經經緯史揚風榷雅之學胥於是乎在讀者知其書之謹嚴典核而孰知其成之之難也

白鹿書院志序　　王思訓

合宇內名山鉅川及小邱絕壑奇偉幽秀之觀皆佛老之扰之所盤踞而吾儒不與焉以奇偉幽秀之觀畀釋老之徒使其窮土木飾金碧動靡千億而儒者所隸祀典宮室有制其齋戒祇事自春秋丁祭釋奠釋菜外不數數然其用力省而爲禮簡以畧也則是異教果足以勝儒者之正學而人心之趨嚮卑怪僻不可知耶非也白鹿書院在廬山五老峯下叢昔賢講學之所也其地背嶺臨溪幽邃靈奧實宇宙清淑之氣浮蓄而蟠結於此爲聖域賢關之所寄信不誣矣夫廬阜周迴五百里梵宇琳宮金碧輝映遊人累月不能窮然其時興時廢如浮雲之變幻靡有常態而鹿洞經朱子講學迄今六百年俎豆弗絕當事之興賢育才者修缺補廢日以增加歲丁卯我

皇上親灑宸翰有學達性天之額又以廷議躋木主於十哲人人感動興起學惟朱氏爲趨而中丞白公以清德重望建鉞茲土方將增學舍益廩祿爲肄習久遠計其屬吏亦奔走効力以後爲羞予乃愈信異教之不足以勝正而斯道與天地無窮果不隨世爲興廢也始予校士南康事竣過鹿洞謁紫陽祠星子令毛君率肄業諸生祇肅以俟予知毛君蓋竭心於斯文者因與商推補葺以縣力勸中丞公之一二而未有處也會毛君洞志新成寄正於予予樂夫正學之日昌而適際其盛也爲之序而歸之

重刻廬山志序　　毛德琦

嘗讀太史公封禪書言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

其說滴詭不可盡信若神皋奥區之在中國者莫大於五嶽而廬山雄奇偉異反不在登封之列豈歷代所志述者或溢美而失實歟余嘗疑之久欲勒成一書以傳信於後顧非身造其境目覩其勝而徒舊志之是從將考核闕畧則失之陋摭拾虛誇則失之誕追道上古離引眇怪則又失之荒吁難言矣哉明侍御桑子木謫居九江徧歷博稽倣水經註作廬山紀事去今百六十年書雖傳而板燬矣於都門得吳梁叟山志博洽詳明惜板亦不存其書罕覯今之通志爲僧定嵓所訂割裂舊本文不雅馴不足觀也琦自承乏茲土日在寒山影裏流水聲中而不能實訪精求一洗匡廬面目山靈有知不亦笑風塵吏之鄙且俗耶況我

皇上眷顧茲山扶輿磅礴

御書宸翰寵錫頻加一時名公碩士揚休扢雅炳炳琅琅而續纂未詳其何以藉華藻而表揚奇秀哉爰因桑吳二志彙而集之或搜之散見他書者證以身歷目覩又與鄉人士詳校之未備者補之繹之糾紛者正之訂之山川分紀多仍其舊文翰則隨時而增之於白鹿秀峯近事一一恭紀以昭曠典凡兩易寒暑書成總原本舊文始終不敢攘爲已有而沒先民之矩矱也由是茲山之綿亘五百里上下七萬八千四百尺中峯巒丹崖飛泉激瀑雲霞杳靄仙靈窟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庶幾謝公之屐盧生之杖不致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挾冊而當臥遊所謂匡廬面目幸得其真俾世之覽者咸知其與五嶽並尊而覺三神山之在海中猶去人不遠則余向之所疑因是可以釋然無憾矣倘有疏謬以俟後起之君子

募建喻徵君祠序

李蘭

史稱越人獲長桑君之藥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而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人隔於垣與夫腠理血脈

腸胃骨髓之隱於重膜雖聖人有所不能闚越人何獨能之蓋越人非以目視目見也明之發於形器者有限而妙於神智者無窮君子生一室而燭照天下無方之變人之賢奸邪正未形之美惡與其才能高下之等差任使之宜寓目而得之是其爲蔽且廋也豈特垣一方與夫腠理血脈腸胃骨髓之處於重膜也哉又豈一睫之明所能盡哉越人之視病其庶幾於此與由越人之道見垣一方之視雖優於天下可也故昔人論醫通於治又曰通天地人曰儒而醫亦然佛書止觀觀病之論阿難合七十二法曰以想爲治禪冋尤精於言醫也哉新建俞徵君嘉言自少讀書多說異之迹爲儒而能超然不苟於祿仕已而逃諸禪由禪而妙悟於醫理其治疑多奇中著書發軒岐以來不傳之秘以妙明虛湛之心爲一

體呼吸之應徵君之於病其諸越人見垣之視燬然吾怪越人能以其道噓枯吹生於一世而不能自解於殃禍見人之五臟癥結而不能察人心根觸忌害傷賊之情豈非明限於其術而莫能自致其用與徵君抱異術以遊於世袪物之病而能不爲物病殆庶幾於道者既歿又保其身以無爲壞敗裂顔風悲浪帆傾舟折漂流之時能自安其遺骸以無恙其神明永固足以自存於世而遺書足以開後之人利而私之誰曰不宜吾見邦人之踴躍不轉盼而觀厥成也

鄒南皋先生文集序　彭家屏

吉水鄒南皋先生以明萬歷五年舉進士值江陵奪情視事繼吳趙諸人抗疏極諫同受杖謫天下由是高其氣節明自王守仁倡良知之學流傳尊信幾遍天下先生從泰和胡直得守仁之傳與一時馮慕岡周海門等相唱和由是天下傳先生之理學先生嘗爲吾二世祖閒齋公銘敘同鄉誼且謂公與永康程文恭論學闢新建說不無抵牾又以文恭起謫籍令安福時吾祖不得與故鄉耆舊相印證爲惜而不知吾祖墨守程朱之學以貽子若孫至今未嘗改易也先生之學雖與吾祖異趣而深相許與其銘曰吁嗟先生含章於身駿發後人亞人之傑亦瀧之靈益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也如此自先生沒至今百二十餘年余以簡命蒞藩江西而先生裔孫以先生奏疏及願學存真諸集重授之梓請余序其端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先生與余先世以道義相應求而氣節理學彪炳當世者耶吾謂先生立朝奏議與其平時與士大夫論學諸書具在集中不待余言而顯即余言亦不足

爲先生重顧吾讀先生集竊有感也明有天下二百七十餘年而大勢三變洪永之世猜忌英明之主在上罷丞相不設群臣慄慄救過不暇其大權在君洪熙以來三楊入閣辦事與相之名有相之實嗣後進退人才獻可替否其大權在相自江陵以後一時在官者以攻訐政府爲名高閣臣嘗不能安其職其權遂歸於言路而黨論起焉然先生與吳趙諸君子論江陵於柄政之時李植江東之諸人建言於主意既移之日時勢難易不同而用心亦或各異自是以後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鈎射門戶之禍訖於明亡讀先生和衷諸疏未嘗不嘆息痛恨於黨局之爲禍烈也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必論其世余之序先生集也寧惟是耀桑梓之榮與先生世締交之私好而已哉將使讀先生之文者於

死生之氣節理學可考而知而有明一代得失興亡之由來俱可得而按也

藝文 書答

唐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柳宗元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説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志不惟充賦税養禄秩足已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悦服用是尚有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貿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貧者不免於捃拾以輸縣官其爲不均大矣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備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取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税則富者以戸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

史237-081

理乎夫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寃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雖盍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説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惟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過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説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説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説其在可用之數乎

答戶部崔侍郎書　白居易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且承康寧甚與抃會并別覲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前書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羸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然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概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閒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處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稼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爲榮顇合散增減耳如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

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遙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

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船窗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

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蹔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一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祕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上座主書　　劉軻

軻今月十日祗奉榜限納雜文一卷又聞每歲舉人或得以書導志軻惟顓魯祖隸山野未熟去就悚惶惕息伏惟寬明少寘心察納伏見今之舉士競取譽雌黃之口而知必也定輕重於持衡之手雖家至戶到曾不足裨銖兩苟自低昂已定於徇己者之論是私己於有司非公有司於己也軻也愚敢不以是規軻本沛上耕人代業儒爲農家天寶末流離於邊徙貫南鄙邊之人嗜習翫味異乎沛然亦未嘗輟耕捨學與邊俗齒故處邊如沛焉貞元中軻僅能執經從師元和初方結廬於廬山之陽日有芟夷畚築之役雖震風淩雨亦不發力大耨或農圃餘隙積書窻下日與古人磨礲前心歲月

悠久寖成書癖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十三代名臣議十卷翼孟子三卷雖不能傳於時其於兩曜無私之燭不爲隋棄矣流光自急孤然一生一日從友生計衷足而西京邑之大居無環堵百官之盛親無瓜葛矣夫何能發聲光於幽陋雖不欲雌黃者之所輕重豈不欲持衡者之斤銖耶此軻所以中夜憤激願從寒士歲底或搴芳入幽不以孤秀不擯揀金於沙不以泥土不取閣下自謂此心宜如何答也嘗讀史感和璞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伏苟閣下以清明重德鎮定澄慮衡鏡在乎媸妍輕重之分成希一定俾退者無屈詞進者無幸言夫如是非獨慰四輩之望而已亦宜實公器而荷百祿豈祇區區世人已哉軻也其生微末甚乎魚鳥魚鳥微物猶能依茂林清泉以厚其

生矧體乾剛坤順之氣不能發跡於大賢人君子之門乎

宋

寄上富樞密書　李覯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閤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況樞密擎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覯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當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闕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財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

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爲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爲怯弱而不知爲官軍則怯爲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已別營衣食安肯涅墨而就拘哉唯無聊之人塡壑是懼不得已而爲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怨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羣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爲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不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

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鄙或嚴而荆揚乘釁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塹其前西師北敵擾其後是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爲相太公爲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爲之所三四年前閩人爲弓手鄉閭之內驚擾百端曾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續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強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其駑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爲罪惡彼黠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因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

有時圖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廩給彼宜赦之名殆十餘萬一歲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爲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輭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凌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惠失於撫循姦回嬌詐卒然起發因其怨恨譬以訛言不出城闉自爲聲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惟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夥且聞講習之勤謂爲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乃用其力昔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受樂爲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爲將帥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思意不過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翊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宜敎土軍與之已久誠不可去然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尤無用者降禁於廂既減資糧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各之駐泊離其黨則無搆釁之姦去其鄉則爲興發之漸假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軍可省格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其於章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在選賢商周不敢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荆潭揚

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郡宜命大臣爲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名豪謀俗詢討箴淹之歲月庶可鎭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斂之煩數倍常法旱災之作絕異曩時民力能羸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請明公受國厚恩爲世賢輔解紛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苟有危敗是誰過歟覩自惟迂淵之流實無榮祿之望但根養生之地儕在一方憧憧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嘗恐小才爲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奔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遑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啟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覩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慶歷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少賜覽仰犯鈞台豈勝惴懼覩再拜

與曾鞏論氏族書　　歐陽修

修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其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修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眞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自高祖之世至平

帝時侯繚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繚據姓名皆不見於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君曾氏出於鄫者蓋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鄫子之後皆姓曾也蓋今所謂鄫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兩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正者山州無文字尋究幸察

謝洪帥大監　孔平仲

某賦性之愚筮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寬明曲賜假借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恩不勝感激士重知己何以報償間違紱戟之嚴衝冒波濤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譴誅然甚惶恐恭惟某官抱器閎富逢辰移清累更中外之繁夙著聲實之美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穰謀笑以治衆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朝之榮倚席可俟方春云暮于氣極暄更祈順序養安慰人屬望

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蘇轍

轍竊見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墳在公所治郡新建縣西山鸞岡原徐公沒於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無子故人泰新胡克順葬之胡氏昔爲大家克順慕公高義春秋時祀頃未嘗廢自克順死胡氏衰公之墳域荒茀不治蓋有年矣聞自近歲民間利其林木至訟而爭之公所葬地本其先塋公家既無子孫契券亡失官遂籍沒其地復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爲之掩泣竊惟南唐舊臣如公之比蓋無一二

方陳覺馮延魯愚弄其主擅興甲兵喪師蹙國時無一人敢非之者公獨與韓熙載力陳其姦卒致其罪及王師南討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間不爲身計義動中國至今稱之蓋公之大節落落如此雖使千載之後猶當推求遺跡以勸後來今沒未百年棄而不錄仁人君子豈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聖先中丞忠義慷慨氣節凜然公行亦大方直繼前烈如徐公輩人譬之草木臭味不遠儻蒙矜念使孤墳遺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採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傾心將天下義士知有所勸轍言非所職干冒高明不勝戰越

與靖安范令　舒邦佐

春詣字民涓辰視印宰山水之縣五斗固屈折腰聞父母之來一雷皆有喜色可無饋鯉往白飛鳧其官玉壺寒冰銅盤甘露價重青錢白璧門森翠竹蒼梧脫穎俊躍揚標官海覺古人之馴雉試大手於割雞今者莅官艱哉爲邑州家索錢急如星火孫庭爲政安取絃歌古道難行旁觀太息竊觀令元帥龔黃復出則知新令尹卓魯何難三異朝聞十行夕下奠祖會攬澄清之譽耳孫當繼烜赫之聲其辭滿有期參拜不日事大大之賢者又何假於薤規有先人之敝廬願少須於宗蔭

賀程帥加待制三任隆興啓

升華紫禁因任洪都三錫之榮蓋未聞於南國次對之貴又峻陟於西清匪睠上褒曷褒異數竊以久任之法往昔非無寵君願借於一年止爲詩留而少駐黃霸雖稱於八載蓋亦既去而復來未有大書特書而屢書遂至一命再命而三命

某官量容雲夢之八九學高洙泗之三千早結宸旒欲儀龍路雍容卿列少留惟月之班封駁瑣闈大展回天之力不肯尺枉力求外庸自作南州之主人甚慰西江之父老化黙行於八序民自得於湖山百萬之賦請蠲蓋為邦而固本分憂之罪不貸思戢吏以安民一意行寬大之書衆口滿循良之譽上曰名用僉曰允諧又恐斯人之失依寧為大才而少屈擢居侍從之地如親咫尺之天既以慰其戀闕之思又以寵其殿邦之績只恐蘭絲保障難留舟楫鹽梅即聽璚環靡容卧轍某音傳天上喜躍湘中念昔蒙賞音於山水之間而今有敝廬在帡幪之下感既深而喜亦極言有盡而意無窮望滕閣之鶩飛雖陪客從州衡陽之鴈去敢以書先

與吉州守王弱翁啓　楊萬里

一麾出守五馬南來威惠先庾不待賢使君之三令吏民寧午載欣郡博士之重臨無勞施為請若寧一恭惟判府寺丞剛大以直之氣魁壘絶俗之材當其在布衣之中名滿三學及其立朝端之右望傾一時亟哉農政之繁偉矣風稜之峻君子所恃以為砥柱小人所憚以為莠雷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孰知上意似厚江西擇兩禁淪思之英宣師閫至一道採訪之使特起儒先復委滕流作鎮岳鄰雲飛川泳將見諸賢意氣之協同雨卧風餐側聽百姓咏歌之和樂又恐有先一州之怨當不免選諸表之求其請外天從歸田日過就荒三徑喜淵明松菊之猶存顧受一廛效許子衣冠之自織擘牋不腆遺騎以問

回筠州交代俞守寺正啓

踏鳳沼之瓊瑤舊綴鵷鷺之末裂劍池之菡萏新分符竹之餘剡屢從於大小籍咸之游茲復託於前後趙張之契此其情誼之不淺豈俟聲畫而復明恭惟交代判府寺正人門之懿而隆學政之源一致懷連城而佩明月中函珠玉之輝提干將而運青萍外迎犀兕之解蚤橫翔于九棘屢決讞於二桃草綠圜扉星沈貫索至今耕甚談者韙之作江西道院之主人佳政自是其餘事侍天上玉皇之香案紬書即趣于邇歸某倦飛作癡幽討成僻擢隤病鶴出樊籠而未能摩挲曉猿幸惠悵之無恙何上恩之優渥畀近郡之便安圍棋而燒襖衣如故人之尚爾折梅而寄驛使媿芳訊之先焉敢拜重勤願言多謝

筠州到任謝周右相啓

天上仙山既收朝蹟江西道院復畀使藩未容卒歲之淹已趣班春之早伏念某山林野性筆硯苦心作賦非工敢自許同時司馬草元何用焉知有後世子雲當聖賢相逢之辰在英俊並游之列紛十年其奔奏耿再命以來歸或甚之以鐃月之烏或怵之以遇風之鷁彼意非惡此愚不移居亡幾何又復妄發願於婚嫁之後咄咄逼人乞收江海之麾匆匆就道方返舍而稅駕將息交以絶游乎章溪山檢校松菊忽戉瓜之接近戒行李於斯須求閒得忙暫靜復動自無仙骨非閬羨篇於蓬萊猶假守符來酌清泠於丹井服之無數撩厭所元蔹蓋伏遇丞相盛德格於皇天孤忠貫乎白日所期相業至周召而乃流豈俾吾君為堯舜而弗克旁招諸彥同底隆平有如木彊亦在匠斵其敢不策其後倦勵乃既愆於斯

何先賴玆豈弟宜民之雅以報其上庶幾中和樂職之詩

與新吉守劉伯協

恭審涓選岳牧保釐藩維偉然斗南一狄之英大名垂於宇宙偉彼江右三劉之裔茂關冠乎雲霄不待見而識耿介拔俗之標望其來而起中和樂職之頌恭惟判府大中經天潛地之學挈國濟民之謨沂子政子駿之淵源海同川會續公是公非之光豔雷拆霜開播柳山之最聲爲湘江之表選繁我枌榆之社爲今鄒魯之邦鵠袍萬人來游泮水台星三點下[illegible]可續之賢宅乃承流之帥良二千石後稱西京循吏之遺[illegible]連一萬艘前借東坡送行之佳句小潄白鷺青原之芳潤玙登紫荷玉筍之班聯棊久挂雙纓將撰二儀扶杖聽詔即望見於[illegible]心[illegible]當戶抱兒敢忘規於薙本

答饒州蔡通判　朱子

一麾出守迹羈廁於九賢同官爲僚治寄資於半刺禮遇於厚緘來以朋恭惟某官世藝衣冠家傳詩禮學古然後入政修身乃能治人宜所至之有聲諒無入而不得展驥統騏驥之足貳番君山水之邦聲行終更即膺迅擢某誤被寵命濫持鄱符雅闕別乘之賢喜見天書之面遍家自今日行登九禮之門異才非王孫誤倒蔡邕之屣

西原崔嘉彥二首

昨日裴徊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暮遂東走楞伽折桂失此一見殊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暑道體佳勝庵居御勤神用方丈窗牖只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手示開還自德安體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磨禱祠也所喻當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兩措辦旦夕得雨後須一出郊諸容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與黃商伯

白鹿洞成未有藏書欲干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劄子懇之及前此亦嘗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複若以呈二文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亦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樂爲之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干本路諸使者也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兩不能無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官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令侯亦　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久遠[illegible]大

字本就桌上寫成既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頗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即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害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亦有緒山中間曠正學名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袖諸賢同心留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胸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呂伯恭三首

前日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惟斯文有相益向平復無到此初不自料欲小立綱紀爲民整頓一二久遠弊滋兩日來覺氣象殊不佳已走介請祠矣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濂溪祠堂并以二程先生配食又立得陶靖節劉凝之父子李公擇陳了翁祠通榜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也周祠在講堂

至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入都人附此於汝昭兄弟處書到切望便爲落筆邸懇韓丈借一介送來或恐熹已行即徑送楊教授處可也陶公栗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略到令人歎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顏魯公一篇獨不干事尤令人感慨今謾錄呈想已自見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未平不當有此請然恐已清安不妨運思故敢以爲請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遣正韓丈向來所遺滿籍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蹤踏於此如坐針氈之上也相見頻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做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

也罷書才到郡徑走谷簾轉山北拜濂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鴈門之蹟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悵然明日亦約與俱游山也亟遣人所欲言者尚多皆未暇及惟千萬加愛爲禱不宣

近得子約書知已還舊隱又見德化主簿經過云亦嘗得望顏色喜慰深矣比日想况輕健但數日異氣異常不知宜如何耳又聞昇嫂亦嘗不快想亦無他也前請祠記近已畢事奉安不審能爲拊思否此不敢必但若得之不惟爲此邦之幸亦使四方善類知老兄病中猶不廢此兄以少自慰也廬阜奇處盡在山南玉淵三峽蓋已屢到但此數日來不欲屢行勞人徒夢想水石間也三峽之西有懸瀑瀉石龕中雖不甚高而勢甚壯舊名臥龍有小庵已廢近至其處不免捐俸金結茅欲畫孔明像壁間俟得解郡事且入其間盤礴旬日而後去耳此來百事敗人意獨此差自慰耳

白鹿書院承爲記述非惟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人士蒙益既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十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褫與濂溪祠堂記爲對又有雜刻數種并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曾致虛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廣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於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

恐毀之又以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恐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其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郡林泉石號爲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幸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蓬蓊林樾茂美尤有幽絶之致熹惟是院遺跡乃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壞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修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

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願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庶
畧如祠官之八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靡
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
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
則熹之受賜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錢伯同二首　陸九淵

不訊記曹又復逾時然早作晚寢渴飲饑食皆涵泳邦君之澤尺牘疏數尚奚足言荊公英才蓋世平日所學未嘗不以堯舜爲標的及遭逢神廟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獨其學不造本原而悉精畢力於其末故至於敗去古既遠雖當世君子往往不免安常習故之患故荊公一切指爲流俗於是排者蜂起極詆訾之言不復折之以至理既不足以解

荊公之蔽反堅神廟信用之心救新法之行當時詆排之人當與荊公共分其罪此學不明至今吠聲者日以益衆是裒足以病荊公哉祠宇寖敗爲日之久莫有敢一舉手者亦習俗使然耳執事慨然一新之非特見超卓其何能如是比得倅車書謂執事欲以記文下委不覺喜溢支體蓋茲嘗湮鬱深願自是一發舒之遣人臨存適越在他境不即奉答姑以此謝緩報之罪記文尚遲旬日當成就其說馳納求教

居山逾一甲子益飽雲山之變飯稻羹魚無復在陳之厄藉庇宏矣茲山之勝尤在瀑流東有磔潭西有半山磔潭不下玉淵半山可亞臥龍精舍之前兩山迴合又自爲一澗乘注數里噴薄飛灑於茂林之間一曰風練二曰噴玉三曰飄濤四曰跳珠五曰冰簾六曰雙練七曰飛雪木石自爲階梯可以攀兩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隱見於林杪時相管領令人忘歸日與二三子詠歌其間懷吾賢使君之德何有窮已故亦樂爲執事道之王弱翁力酣於綠尊紅妓安能作字哉文公祠記吾當併書之遲旬日納去

與朱元晦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備承改歲動息慰滿之劇不得嗣問倏又經時日深馳鄉聞已赴闕奏事何日對敭伏想大德素蘊爲明主忠言動悟淵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聞緒餘沃此傾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豈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屹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池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

怪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冰雪傾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階梯可沿以觀佳處與玉淵卧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某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姪二息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挹閩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蠡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雩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鵞湖然猶鹵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也比日少進甚思一侍函丈當有啓助以卒餘教尚此未能登高臨流每日悵惘

與趙宰

竊惟執事天潢之派桂籍之英遐翔仕途繫驥百里下車之初政聲藹然凡在封疆莫不鼓舞旬月之間歌頌未厭道途

一省汲異前日駁尋至今良所未喻執事之仁明豈其或欣毋乃胥吏之姦有以熒惑視聽而致然耶金谿為邑雖陋而財賦初不至甚窘求之異政得失已事可見九重勤恤民隱無所不用其極其在荒歉之餘尤軫宵旰之慮吏胥貪鄙旁公侵漁惟利是見豈恤公上士大夫之得交於下風者固宜陳忠進諫以輔聰明顧乃下與吏胥為黨貢諛獻佞以蒙執事大抵吏胥獻科斂之計者其名為官其實為私官未得一二而私獲八九矣比者數吏魁田連阡陌樓觀岩嶤服食燕設擬於貴近非朘民膏膏而何以取之願執事深察其姦痛懲其弊斷然革之使百里之內知執事之仁心被執事之仁政則日月之更人皆仰之矣某修敬之始已欲少效區區達執事之不閉不獲展露既而患難困苦莫遂初夕於將命以

究所懷徒切負愧茲蒙下問之及輒薦其愚

與趙子直

比來道路田畝皆鼓舞盛德汙吏黠胥頗亦斂戢向來恨怨者皆已冰釋矣然所在積弊非一日可去要當耐久緝理想大賢之心亦未易滿也大抵益國裕民之心在吾人固非所乏弊之難去者多在簿書名數之間此姦貪從食出沒之處而吾人之所疎者比嘗考究此等處得其方蓋事節甚多難以泛致要須於一事精熟得其要領則其他却有緣通類舉之理所謂一堵牆百堵調撫之秋輸向者病於加合之無藝又受領官吏高下其手輕重不均有臨川陳知縣諧者議革其弊以為盡去之則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皆取於此有不可關於是約其類每斗加五十合而令兩斛輸三斛官得以足民亦不病而又無輕重不均之弊民大便之陳知縣既去後來又於三斛之上又加斛面曾有徐提舉者甚愛民一日不測入倉百姓皆訴斛面太重徐提舉方責罵受領官吏官吏輒以州用軍糧名會米為解提舉不能加詰不知先已兩斛納三斛已是算足州用軍糧名會等米矣所謂斛面者又在此外就斂大抵不知節目名數之詳鮮有不為其所欺者斛面之弊去年趙使君稍稍正之民已大悅今歲撫雖小稔而連雨阻穫損折者已十三四今未穫者尚多已穫者亦未得舂造苗限自當有展而州縣殊無寬假之意稅租折變著令以納月上旬時估中價準折而折穀折糯侵民之直至於再倍其在今歲尤為可念列其詳細數納呈幸少留意觀之亦庶幾一堵牆百堵調者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

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為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脈無復為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大著孟公守正今世鮮儷而諸公皆議其不察議者之心固有大病而在大著不為無疵語有失言之戒易有謹密之辭不可不察也別紙所錄利便不可使胥吏見之

與程帥

伏蒙寵貺江西詩派一部二十家異時所欲尋繹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應接不暇名章傑句焜燿心目執事之賜

偉哉詩亦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瀕薄唯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泊乎爽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蹤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振浮靡詩家為之中興自此以來作者相望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祕體制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力精到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曇花時一現耳曾無幾時而篇帙寖就散逸殘編斷簡往往下同會之籍放棄於紙壞醬瓿豈不悲哉網羅搜訪出隋珠和璧於草莽泥滓之中

而登諸簡牘于斯與神明煥然執事之功何可勝贊是諸君子亦當相與舞抃於斗牛之間抱茸異以為主人壽其亦江西人也敢不重拜光寵

與宋漕

僭有白事金谿為邑封壤褊隘然家商當民生産之絶出等夷者稅籍之為緡錢不過以十計聞之故老往時人烟稀少民皆自食其力畏事自愛輸公先期無催期之擾家用饒給風俗醇美歲時伏臘雞豚相遺杯酒相歡熙熙如也自建炎紹興以來寖不如舊民日益貧俗日益獘比年荒歉益致窮蹙原其所自官實病之大軍月椿起於紹興初用兵權以紓急兵罷不除因以為額立額未幾有漕使勾君者知其為橫斂初無名色行縣之次問邑吏以月椿之所從取凡以實告者皆得蠲減獨金谿少吏不解事懼吐實則有罪輒以有名色對故金谿獨不蒙蠲減月解之數為緡錢八百有奇以歲計之當輸萬緡朘民之端莫大於此貪吏並緣侵欲無藝椎骨瀝髓民不聊生縱遇循良莫能善後屢有賢宰條陳本末祈請蠲除上府不察吏胥持之竟不施行今縣宰仁厚愛民甚篤佐貳皆賢適值連歲旱傷今歲尤旱留意賑恤盡却吏胥侵漁之策細民始有生全之望而月解積負無所取償復此論究月椿本末以致祈懇此在縣官特九牛一毛耳而可使一邑數萬家免於窮困流離長無歎息誠仁人所樂為也況如執事之賢當不待贊第以某嘗託契門牆而占籍茲邑當其休戚不敢不告某復有管見欲效涓埃比年民力日竭國計日匱郡縣日窘獨吏胥屬猒耳郡縣積負日加歲增版漕

監司督之州郡郡督之縣縣督之民吏胥唯盱其間轉相並緣以濟其私吏欲日飽而積負自若文移之煩追逮之頻賄謝之厚斂取之苛皆此其故也故督積負無補於縣官獨足為胥吏賄謝之地以重困吾民耳所謂督於民者民豈盡有負哉官吏新故相仍有若郵置緣絕簿書以益侵漁積負之源實在於此督至於縣而無所從取則橫取諸民耳今常賦之外奇名異類以取於民如所謂月椿者不可悉數郡縣月輸歲供具之版帳盡責版帳之輸猶懼不給彼又安能輸積負哉鄙語所謂移東籬掩西障或有以積負輸者上之人不察欣然以喜不知其非公家之利乃吏胥之使也舊者輸而新者積矣善為上者莫若舍積負而責新輸則賄謝絕郡縣寬民可以息肩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殆不可謂書生常談而

忽之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是間倉率守倅皆賢有所建請有所施行皆可共事不致有齟齬也間使稍亟書字有筆法處併幸亮恕

與王謙仲

某違遠函言三換歲矣區區嚮企何可云喻去冬拜手翰之辱大義煥然豈勝慰沃江鄉向幸得大賢出鎮然自朝廷而言則輕重緩急亦已舛矣明天子注倚豈其或疾執事前之不便計必出此亦識者之所前料殆無足怪獨從氣重殊未廓清發薦之心不能不爲大明惜之闕去冬不願著足閩藍只欲休去歙去之語尤非所望竊料執事此藏未能遽解則此行殆爲私便某占籍江西以私言之亦惟恐彼人之計有所不行也闕府用何日俾闕下車十連胥慶此非只牘處

辭也元晦聞已起行入奏事江西可謂得星聚也某去夏拜書後不旬日即有仲兄子儀之喪秋仞又哭一殤子乃將爲先兄子壽後者講德鮮祐如此舊有拙疾哀苦中大作泄瀉於斃臘月頓愈今頗健復如去春時矣鄉人彭世昌新得一山在信之貴溪西境距敝廬兩舍而近唐僧有所爲馬祖菴廬於其陰鄉人因呼禪師山元豐中有僧瑩者爲寺其陽名曰應天寺久矣屋廬毀撤無餘故址埋於荊榛良田清池沒於茅葦彭子竭力開闢結一廬以相延去冬嘗一登山見其臨復建一草堂於其東山間亦相有田可耕社日後攜二息偕數友朋登山盤旋數日盡發茲山之祕要領之處眼界勝絕乃向來僧輩所未識也去冬之掌在寺故址未愜人意方於勝處爲方丈以居顧視山形宛然鉅象遂名以象山草堂則扁曰象山精舍鄉人蓋素恨此山之名辱於異教今皆翕然以象山爲稱故侍郎張南仲之居實在山下南仲諱運其諸子鄙徙居鄱陽其諸姪咸在故里皆尊尚儒術舊亦多遊從者彭世昌極貧開山之役諸張實佽助之其經營之初亦張爲之地今張氏子弟咸來相從一家結廬於東塢之上比方丈爲少高名之曰儲雲茲山常出雲雲之自出常在其高故也一家結廬於前山之右石門飛瀑縈紆帶其側因名曰佩玉相繼而來結廬者未已未及名也方丈簷間層巒疊嶂奔騰飛動近者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爭奇競秀朝暮雨暘雲烟出沒之變千狀萬態不可名模兩山迴合其前如兩臂環拱臂間之田不下百畝浴流而下懸注數里因石賦形小者如線大者如練茂林陰翳巨石錯落盛夏不知有暑挾冊

其間可以終日東山之崖有繙經石可憩十許人西山之崖有歇石可坐五六人皆有蒼松蟠覆其上其下壁立萬仞山之陰有塵湖在其巔天成一池泓然如鑑大旱不竭可以結廬居之自塵湖而北數山之外有馬祖菴其處亦勝有風洞有凌月池有東龍有樹木龍自東西塢有第一峰凡此皆舊名著者此山大勢南來折而東又折而南其高在西北堂之西最高九峰聯絡如屏名曰翠屏其上皆林木也北峰之高者如蓋可以登望南望羣山益遠溪谷原野畢露東望靈山特起淩霄縹緲如畫山形端方康利吳越所未見有也下見龜峰昂首躬背形狀逼真玉山之水蓋四百里而出於龜峰之下略貴溪以經茲山之左西望藐姑石琵琶諸峰嶒崒逼人從天而下溪之源於光澤者間見山麓如青玉版北視上

清仙巖毫山僅如培塿東西二溪窈窕如帶二溪合處百里而近然地勢卑下夆曠非甚清微嘗沒於蒼茫烟霧中矣彭世昌去冬亦嘗至無爲求見挾棱山之書聞治行之忙不及瞻望今已息肩共學耕於此矣

饒州之任上吳提點　王炎

中都結綬嘗陪一日之雅遊支郡把麾蓬藉二天之大庇敬裁奏計仰告戊期某官今士指南名流華蓋春陽温厚外示德人之容山水清明內涵君子之智三異仁孚於衆志十奇聲徹於宸聰望實浸高眷知彌篤看提泉貸專屬星軺總一道以鑄山運一歎而滿地但見泉通於九府不煩分隸於三官佇詭外庸即登近侍炎分憂所寄忠鮮切於字民治劇非長心甚虞於曠職瞻承在望欣懼交懷仰藉憐帡幸獲依於

德宇更期傚策庶無戾於官箴

回袁州曹守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開說賢侯之撫字雙魚拜賜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愧慚不敏某官英才頴秀深識疏通剸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刃無缺折發奸擿伏照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援魚書於盜浦治聲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左宜春之奧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舊披霧末由雩析相聞幸依仁之孔邇郤雲有斕感陳誼之甚高喜愧俱深綿摩莫寫

上廟堂論楮鹽書　徐鹿卿

某投閑窮谷外事無所預知其得於耳目所接有可以上助聽聞者非因附遞無由登徹今之大計惟楮與鹽米而已鹽價之窮不知者專咎朝廷其實固不盡然然朝廷何暇與百姓分説兩月以來江西舊楮收拾幾盡價增至百九十矣新亦與之俱增此浮鹽之功而大丞相救內獘第一事也楮於是可扶持矣存舊所以扶新減舊所以扶舊舊於何而減曰當取十七界腐爛甚者揉而爲紙而存其堅完者以當小會暹之數月二百之價可以次增舊之增即新之增也第有利必有害苦於食淡者江西湖南爲甚然救得楮獘則暫時之害勿問焉亦可也抑古人有言若子之張誰能弛之官價增重豈朝令實然自軍將州郡夾雜虧減而又取盈於是積而至此所謂疑似致謗是也某前所議浮鹽以爲價愈高則私販愈爭必使官價小平而後私販自止比見違禁者魚貫於路深望朝廷思所以爲弭爭之道私牘公文言之詳矣嘗蒙

下賜鈞什以爲邊事息則罷之有以得丞相之心矣不諗今歲邊儲糴本如何若二事已定則自丞相行之自丞相弛之使天下曉然知責鹽所以收楮則正大明白孰不愜然心服皆將謂經綸老手所以開闔斡旋者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豈不甚盛美矣乎江西早禾僅幽中熟晚稻未保其往六十萬之糴爲數已多亦須以早降本爲先出位僭越等祈鈞察

上權郡陳通判啟謝解　文天祥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與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羡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閣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擎魁堯咨爲之接武于由以弱冠登第于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祁遜宋郊之榜韓家開閣吳氏聯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

我朝科目之盛吉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璉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童科或肩摩於胄監煇煌簡冊雜遝衣冠至今文水仁山猶想流風遺俗鉅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驪才長縮蚓故家喬木借稗歸書峡之陰宦録雲詳分白驚餘波之潤勘皇祐牓帖久寒石室青氈閣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兮岂勉為今日之箕裘有簇君兮呼棄萬年之謡味難為弟者晉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晨窗花露滴乾硯眼之鴝夜帳木油剔盡案頭之螢以孝弟忠信為實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儕有飄飄淩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即掛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孫之韲甘屢遊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

遂令伯氏吹塤仲氏吹篪過庠庭人繼内庠人繼棠方嗟嵲伏末遂雄飛適棍粟之綠黃階棣華而枯采鄉曾殿子同筆喝六之籌聲起兮絃共上中紅之琢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平白解嘲揶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内翰相期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而教之茲蓋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肇唐材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蕃於盤盎之中韻黃鐘於雜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穎川之黃霸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嶷樂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挺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擾釵之横槊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輿委之勸駕至若東其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褚雪以腰誠候陞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像才士不無汗赭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己未上皇帝書畧

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為郡縣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議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為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

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為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蓋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爭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為可以紓禍亂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降興與鄂為鄰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之為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敵既以此為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

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罪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做此而行之江東廣

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眞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擢人之忠勇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又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諸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其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年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勝一中歲之至期卻當取樂但四境委有可憂者吾州從來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今年晚稻半蔚熟稻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龍泉永新渾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亦以意諭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許糴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糴事此得歲又偏鄉人所望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來受泰晉公之惠也蓋贛得撥泄米之

令秦歲曰吉州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爲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吉遣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糴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俟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賀何尉 名楫字[illegible]甫

某頃揭揭入國時江皋祖帳爲意腆甚感激之私不自勝別後不圖世變浩浩天下大事幾去某始而駭中而疑繼而憂憤又繼而大聲疾呼以至於流涕出血相去近百日而展轉變化以至若此事變可畏矣哉某學無所養不能謹其所發倉卒求歸求爲杜門循省之計藉慶靈在上以此月七日善達鄉國甫入境側聞一同桑梓若君實底陰膏澤之以廉革貪以明易暗以神奇變弊端大冠進抑交以程吳歸焉方謀

奉狀至屏下而紫氣煌煌已移照鄰次交臂相失悵怏當今事會方殷人才不競一杞二杞國家嘗病之今州縣之於執事亦此類也凋瘵須洞之餘雖近於不可爲而闒葺破劇如長才得以自見可賀也吉水之爲邑得之朋友見謂首錢無定額賦無正籍是以若此其竭澤也乎林以鄉人爲郡念此至熟也執事運斟之暇爲之定制立數求爲一定之經惠幸茲邑其庶幾乎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

某屏居一壁耳目塗塞侈蒙公牘錄示省札爲念朝廷爲吉秘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樁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救恤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然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若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歎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膚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賑糶則使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糴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作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爲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察[illegible]之八縣宰宰嚴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爲意必能周悉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illegible]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爲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消治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當公文行移必有展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令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爲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滅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懸恃寬貸又得稟陳

上吉守范計院啓　　姚鏞

勢難養寇甘罹專殺之辜事有從權迄被至公之貸本非得已夫復何尤伏念某設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草必使其絕根焉治民猶牧羊豈容有敗羣者矧此萬安之邑控於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爲巨蠹人不堪命莫保室廬之安天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蔓恐難圖遂行國人皆曰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問彼何人者欲有利耶說提報於郡簡飛諮於搞壁大府從而深詰微蹤因以自明向令天地之可誅寧免春秋之責備盍茲伏遇心知任理治豈求名以善變而的事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民之過念其務除民害間雖用法如平時知其非貪天功斷不殺人以無罪海之山判賜以海涵其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長爲有貳心爲下而亂則刑更當三訓

元

復崇仁申縣尹書　　吳澄

澄崆伏山中未能再造琴堂下忽承教墨備見愛民憂旱之誠心然縣宰爲百里諸侯所祭者境內山川先儒嘗論禱雨

之事其言曰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令都不理會却去土木人身上討雨土木人身上果有雨乎世俗之敝政在乎此至若道流建醮此乃前代亡國君臣作此兒戲之舉褻瀆甚矣循習至今不改良可嘆恨青詞之類皆矯誣僭亂之辭適足以獲罪於天豈足以感格哉若欲致禱當用祭文於山川之神罪已哀籲庶乎其可令錄韓昌黎袁州禱雨謝雨三篇爲格式宰公所惠書辭甚佳祭文亦不過如此而已張令史言宰公所見乃與鄙見畧同謹此以復來施伏惟照察

與許左丞書

恭惟先文正吾道之宗家學淵源令獲展布遠方疲士亦復竊被餘光至幸至幸澄尸位三年多屢鈞公過愛惜年齒衰邁疾病侵加雖欲久客京華而莫可還家治藥扶護衰齡庶

或緩死以觀太平未去之先荷政府勉留已去之後荷公朝錫予此聖天子賢宰相衆大臣優老禮賢之大德施非其人豈所敢當澄既非勳舊又無勞績一旦濫叨重賜爲之慚怍驚悸是用攄誠懇辭伏惟寅恭同協肯爲轉旋使澄於心得安免致踰分愆義榮莫大焉相公以先文正之心爲心而澄亦願以先文正之學爲學辭受貴乎合宜庸敢奉白區區之私竊冀垂察相望遼遠惟爲國愛重是祈不備

明

與清江某令書　練子寧

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於消禍救患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饑寒禮樂生於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饑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載者草昧之初聖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嘯召無賴而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於妖怪之說而冀免于禍災其終也剽掠攻劫而爲盜賊之計故有國之典必草薙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之間盛於彌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之責與僕不幸居于此土而又食天子之祿以爲王臣其可忽於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僕之責也斷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爲執事計者無他焉亦曰明朝廷之禁以徧諭鄉邑之民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由然後嚴責各鄉里甲使之更相督察以去夫妖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之而命巡檢諸司各于所隸嚴捕苟得其實許

諸色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讐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膽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浸始於涓滴燎原之烈延于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也執事其亦少加意焉

與府縣言上中户書　羅倫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荊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每欲投劾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埽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適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

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
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
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
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
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
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
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
名據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
之多也徵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
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
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
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焉元報以書征之可乎若以

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
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
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
乃以官作民寄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況里胥作弊飛
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
有至數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
舞文里老受說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詭科
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
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
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
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
雜人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販於糧里已

販虛糧已販鹽糧又販中戶販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
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
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
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
難下戶悉應獨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
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雖懸度其縮盈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
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
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
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
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
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
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

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
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
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況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
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

與蘇伯誠　　楊　廉

執事爲白鹿書院起廢俾士子講明朱學甚善比到洞中見
供棟一新青衿大集甚慰甚慰更問向日周朱二先生之祠
雜以陶李諸人執事分兩祠以祀之尤是但今兩祠並峙一
門共入殊無差別而於尊奉二先生之意似猶欠焉今不若
改門正對二先生之祠其陶李之祠從旁而入爲當又二先
生祠宜以黃幹李燔張洽黃灝陳宓等配食諸人皆晦翁高
弟嘗講學其處乃不得分一席而坐而陶元亮之隱節李太

白之文章獨得俎豆其間不亦有輕重之失倫哉宋史道學傳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嘗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洞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李燔字敬子建昌人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講學之盛他郡莫比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嘗爲白鹿山長黃灝字商伯都昌人熹守南康執弟子禮質疑問難及宋史列傳陳宓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幹遊知南康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其畧如此冀執事吏考而并祀之庶無遺恨不具

復江右藩憲諸公　陳寓章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煇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殊不敢當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修名山復名

書院之舊爲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人五十有四年矣未始闚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簡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嗚呼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地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沒至今垂四百歲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此不宜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而不得其術其識卑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餒其行愈拘其文落寞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於心揩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而不可得況以導

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濡於大水其才足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不以其誠任之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兼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遺惑於衆口期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吏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效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張學諭書　費宏

吾鉛昔有尊賢堂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高卑姓名顯晦凡有一善言行皆傳之贊之又從而俎豆之其詳具於邑志蓋一方之盛典也然所祀邦人自狀元劉公之道而下有宗丞虞公泰刺史祝公可久朱公祐冀公數及傳長者縉韓孝廉朱申父子世寧太守胡公濬憲副胡公漢屈指數之纔十人而已矣某嘗恨之鉛爲縣幾八百年而其鄉人之行義可稱者僅止於此豈此外果無其人耶抑文獻不足而無所於徵耶某嘗讀晦翁文集見其與蔡季通書答謂鉛山徐子融老成有守嘗作小學欲延之家塾爲諸子師範子融不知爲本邑何許人既爲晦翁所重則其人必賢者也然吾鉛之人鮮有知子融者使其姓名不載於大賢之集則遂將與草木同歸於朽腐

而已然則謂是邑之賢果止於所祀十人而可乎堂之廢不知在何時而邑中鄉賢之祠久矣不設某每病之蓋世多中人其特立獨行者千百中不能一二惟上之人於其特立獨行者能崇重而表揚之則人有所慕其可導而上下者莫不激昂自勵而欲為君子之歸此鄉賢名宦二祠有司不可以不舉也茲幸先生來署縣教拳拳以尊賢善俗為務近聞縣主王公議祀鄉賢者沒而有知九原之下必當有以自慰彼其好修自重固不負於勤一世以為心也由是鄉人子弟知為善之名雖久不沒豈無自奮而思齊者乎然則吾鄉之缺典自先生與王公創之吾鄉之多賢亦將賴先生與王公作之豈非一時之大快事耶前此鄉之所祀僅十人固甚少也今茲之舉苟有可祀而無愧者須搜采而增入之勿患其人之多使所舉不公而有愧於俎豆則一人躋入已足為此祠之病使所舉無私而有補於風化則雖多又何害焉大都立祠亦教在於至公欲其多而不賢者與焉則非公也患其多而賢者遺焉亦非公也某方幸茲舉為一時之盛典而輒慮賢者之或見遺故以此告於先生惟裁之不備

與劉進賢書

向年執事在德興聽斷之暇每與諸生商確文字講論道義已竊歎執事之才力過人其中所養必不凡非今之俗吏可及矣既而更治大邑雖為推賢之民喜而奪此與彼亦不能不為德興之民恨乃今事變忽起貴治適在疆域之內遂道之衝實為省東要害豈非天佑斯人陰牖當道之衷而預以賢者處茲要地耶茲豈偶然之故耶生初聞難作慮其放兵四掠日夜西望惟恐烟塵之近寢食幾廢且將為遷避之謀三四日前人士從西來者盛傳執事方且獎率義兵守禦不懈賊黨過者擒戮無遺誠所謂聽於下風而竊自增氣者執事以儒生文士首與賊抗挺然為一方忠義之倡蓋與古之柳公權頡頏下上而其保障東北預伐叛謀且使之內顧巢穴不敢揚帆而南指則又二顏之事業也使朝廷養士皆如執事則淮南之謀自寢而今日之變可無矣僕恨相去隔遠未能朝夕左右有所贊畫而嚮往之誠匪朝伊夕聞反賊之兵入湖者已被官兵殺敗而其氣甚沮果爾則亡在旬日況人知逆順皆有擊鼓荷戈之志執事與馬餘千兵力果足以勝之何不率之直搗城下與之一決以早收成功而上報天子耶若拘常守故必待王師之至則事久或變況客兵四集頃實騷然民之受害益甚矣往年安化王謀叛不數日仇鉞鄭卿安國等相與聚謀擒其黨何錦丁廣周昂而寘鐇送就縛亦未嘗待王師之至也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先發後聞又儒先明訓執事幸國之鄙處陽明王公亦調兵四集矣借箸前籌以為忠義之助僕雖駑怯固不憚於一行也人回無任見教幸甚

賀中丞王公平定逆藩啓

茲者恭審糾集義師削平大難檄所托慶慰尤深竊以漢得周亞夫遂平吳楚之亂唐用裴中立乃成淮蔡之勳蓋遭變知權斯不昧被髮纓冠之義當幾能斷乃不失乘墉射隼之時惟此逆藩久蓄異志望迷四海但知蛙井之為尊夢繞九天詎意虎關之難叩險如鬼蜮暴甚豺狼寓賊兵以劫齊

民或舉室盡遭其屠戮散舶貨以漁厚利至傾家未厭於誅
求視人命如草菅漸干侵乎國柄當此承平之世忽與反叛
之謀戕害大臣脅拘方面傳偽榜以動搖宗室肆醜詆以訕
侮朝廷皆臣子所不忍言實神人所同憤怒揚帆東下欲首
犯於留都返旆西歸尚思據乎舊穴惡難逃數罪不容誅若
非國有忠賢力扶社稷飛羽檄以申明逆順揭義旗以倡率
英豪則虐焰方張誰撲燎原之火狂瀾既倒誰爲制水之防
惟人心有所恃而不震不驚斯賊計無所施而浸微浸滅士
鼓登城之勇首克逆巢人懷敵愾之誠爭擒元惡煙銷戰艦
江湖無噴激之波烏避轅門霜露積嚴凝之氣行且陳俘執
訊奏凱班師國法正而逆類潛消天步安而太平永享歡騰
列郡荷救焚拯溺之仁喜溢四方免居送行賫之苦事弭非

常之變實爲不朽之功此蓋大提督中丞陽明王公具文武
之全材講聖賢之正學忠孝誓申於遠近精誠孚格於神明
是以動惟厥時戰則必克掃除氛祲難韜鑑照之光整頓乾
坤永奠居尊之位芳垂汗竹績紀太常信奇偉而無前豈尋
常之敢望某身居農畝未忘廊廟之憂家在亂邦恒懼牀膚
之剝頃見兵戈之起已爲遷避之圖幸逆底寧敢忘大惠宜
魚瀨釜每懷頗助之私賁斂持膠莫致趨迎之善敬馳尺楮
少布寸忱伏惟高明照察不備

復撫州陳太守書　　費寀

先此力疾奉啓論所以禦逆寧之禍者甚愧草畧辱不鄙復
賜教翰浣露莊誦英烈之氣逼人毛髮森竦恍然如拜光範
而領謦欬也感幸感幸此賊履霜之漸始於護衛嘗從家兄
論議間揣知其微揚言於朝固欲遏之以犯其怒受其蝮螫
之中延及先人泉下之骨百口幾不可免以其宗室金枝不
敢謀報茹血含冤以負幽冥之靈爲名教之罪者久矣今其
自絕於天爲祖宗君父所必誅之賊則人得而討之也恨不
快鷹鸇鳥雀之誅必斷其屍噉其肉以除君父之憾而區區
一家之讐有不足言者幸變起之初執事倡義勤忠消除妖
沴爲東方長城之障而敝郡賴以無虞不然前此帶兵來者
仇家發塚之因實從之而其餘孽又礪爪陰伺圖爲合勢之
應舉族何所逃乎喜聞吳三八已落進賢擒殄中而周伯齡
者近又獲於金谿邏卒之手此蓋孫公奏擬大辟罪在不原
望賜嚴禁俟決使不致漏網以貽後悔則一家存沒之感容
有紀極耶陽明公謀議既同義旅四集焚其巢而躡其後不

日當俘獲罪人以致太平之盛威德所被又豈直一方而已
哉某雖至愚恭奉明教不敢置身非禮以忝門下去冬獻書
亦已畧陳蓋自母兄祟出獄之後已誓不復到江東門矣托
疾山居意誠爲此逆賊蓄毒數年深入骨髓萬一得志禍豈
有涯執事陶鑄之恩等諸怙恃幸爲宣明前日之寃使心事
得大白於世此生不朽之感也人回謝復伏惟鑒亮幸甚

薦友人書

南昌太守鄭信卿甫自諸生時矯矯飭勵入官以來風節尤
表著縉紳士夫多知之不待言守南昌宸濠未反時勢焰薰
灼羣有司股慄噤不敢出氣信卿稚持剛正於所不法輒沮
抑之一日笞其至親一人干法者并校尉數人濠遂毒死誣
奏下臬司查問濠先走山校數十人自府縛出捶楚横加身

幾無完膚乃下獄啓繫之月餘遂反縛以登舟信卿欲死不能欲脫不得乃伺其將敗甘言說守者同走我軍報有勳勞使此人而居外地則伍吉州劉進賢之功可立也使此人而死逆鋒則孫中丞許憲副之節可立也吾鄉士夫孰聞其事咸謂事定當有褒擢不意爲媢賢者所深中幾落職賴聖天子及内閣知其冤得在調列信卿里居不出以俟公論之定者數年今乃一鳴於朝實非得已然其意在於白心迹使天下曉然知之而已官職在公論渠無所與也李翰林淳陽之獄賴郭汾陽而免罪王右丞祿山之禍得凝碧詩而復官信卿之事又非二公之比愚聞今考功馬先生查核功罪明而嚴愛惜人才公而切信卿事在掌行其得白必矣復何言輒思事或泛而不篤閣或畧而不詳某實知之寧忍緘默然考

功之庭素無某之迹今輒自達似乎傷於徑矣先生在同年之雅肯爲一達實無嫌避惟高明諒之

上霍渭崖爲横峯請建縣治書　丁　洪

林下生丁洪頓首再拜洪山林中人口不敢談時事利害有切於家門撫毀以恐清聽所望明公主張以救此一方民耳吾信弋陽地方曰横峯其民初自浙之處州流寓於此夫處民本黠獷也而横峯山水巖惡居之氣習驚悍又若有以使之然者故其民易以爲亂而難制不三四年必一變先年添設通判一員以制之人見其無傷也曰判之力也不知適有天幸蓋數年年穀豐登民頗樂業以故無虞也非盡判之能也今年五月大饑斗米千錢頑民遂復乘機作亂毀拆人房屋搬掠人財穀稍有怨言者則以火以劫勢如烈焰風至燎比之往時爲害尤迅官府莫敢制縮首觀變而已所幸者新殺旋登變者隨定禍慘未極不然莫測其所止也其間良民遇變之初懼而不敢出聲及其已定自知呼來必有大變必絕噍類欲率而去之又不忍頓棄鄉井乃結心誓天告乞添設縣治以保生靈洪亦與爲歷懇撫按當道諸公諸公目擊其獘切亦奮然即欲舉行奈今事息勢冷又若因循有待寢而弗行民頗觖望夫今撞其燼後當其勞無跡可以追咎此官事之可以委也亦任事者之常情也然有心爲蒼生計者必爲之曲突徙薪衆知之寧復忍於忽然耶設通判以制横峯固一說也有其名無其實也蓋彼無銅章不得理刑名雖駐劄其地遇變掣肘亦木偶之人耳奚以制之比無益斯民利害也況十羊九牧差遣不常予設除不何剝夕鈐制擾

而習之頑民不得輕動也其所管轄者於理刑名自務條於縣治四境之人往來而交易不息農工商賈各利其利是任役使不時催役市之備者亦可度日此後人多皆無足慮也此實久安之圖也

與臺省諸公論戢丁書　羅洪先

按撫造京省黄冊不敢虧損原額丁口乃遵制也行照常人別有實徵數目以便民也原額不敢虧損故假立姓氏以開編可據實徵便於編派故丁有新舊歲必增減此江右之通例也吉水成丁男子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七丁猶永豐一十一萬有零蓋洪武初年之原額也嘉靖年間止有九萬七百一十丁而永豐則減爲五萬八千八百有零二十六年前令王君之志奉本院刑剝實徵以衆宿獘事例研除補湊止有

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刋冊申繳永豐亦減而爲四萬五千七
百此偏派之所據也二十七年使司類撰總會文冊吉水仍
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而永豐得書新丁四萬五千
永豐推之他縣可知也是時申訴再三未得允改二十六年
使司編派皇木又以原額十四萬丁起數而他縣皆從實徵
日者詳查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仍載十四萬
原額而永豐又書五萬舊丁彼此舛錯竟無畫一夫縣一也
實徵有新有舊之不齊此欲清者一也稱派一也有用原額
原實徵新丁之不齊此欲清者二也府冊一也有書原額書
實徵舊丁之不齊此其欲清者三也嘗思當道文移浩繁實
難稽覈至此極者要之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承
筆者又欲肆譸幻以存窟耳自貽伊戚夫役何由蘇哉伏

遇既事下車之初詳問疾苦而永豐有辭欲均科派此正更
生之一機也故敢盡言以聞且里甲之派略里細數遠異從
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因坐派增加處見
有虛耗難於均平始改算丁糧以便徵收此在嘉靖十四年
間非遠事也夫論里甲則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
欲一切以丁糧科派而吏冒原額爲實徵指新丁而算舊丁
似不可謂均平矣且吉水比他縣所當憐恤者有三口田則
重曰驛路衝曰物産瘠查得嘉靖四年賦役條規吉水與南
新共爲一則蓋田畝皆屬重則故也南新一畝起科一斗六
升吉水則一斗二三升少亦不下一斗有零至二十九年刋
行派糧衙累於田科則例項下獨遺吉水縣分不爲開載致
與七八升輕則同算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恤
者一也吉水民性愚陋畏威守法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邑
刁猾唆使肆意需索稍動笞朴無不滿意雖云水夫扛馬九
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役並無津貼多致傾家再查十
七年刋刻里甲定則於歲派坐派項下明載吉水與安仁一
十三縣同爲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量減派今吉不能坐頓
擾之害且與簡僻各縣歲派坐派一則同徵並無減免又坐
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恤者二也萬安泰和廬陵三
縣與吉水俱當衝煩而地產各有豐耗獨吉水貧瘠更無他
仰兼之陂塘圮敗水旱無備終歲勤動猶不自聊與當償官
無階控訴而又坐原額虛丁不爲豁除此其可憐恤者三也
夫執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雖遠於父母
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嘗若存乎心目非必待其相聞也使

隱忍過抑幽隱不達不亦辜父母之慈矣乎意激辭直近於
唐突亦恃有執事之慈不罪其踴躍跳號耳某不任拳拳之
至

復高憲臺請至白鹿洞書　夏尚朴

奉別已久無任懷想遠承專使走山中賜之手書且審比來
起處清勝爲慰書中稱許過情且諭以撫按諸公之意此必
出於執事謬薦三復感愧不已夫鹿洞乃昔賢講道之所事
之廢興關係斯文不小必得其人如朱夫子及近時胡敬齋
者主之乃能講明斯道以淑來學顧僕何人可以尸此責耶
僕資質庸下志氣昏惰加以近年多病舊學日就荒落安有
踐履之功自得之趣如來書所云方將謝絕素所往來溫理
舊習默養吾誠庶求不負初志安敢强承諸公之命抗顏師

席嘵嘵多言而欺人也哉此實不肖之心非執事莫能照察也撫按諸公處望力賜一言使得遂所辭於未命之先免屢來使重取方命之罪尤見知愛之深矣力疾草草布此不罄所懷

與胡柏泉總制論弭盜事書　李萬實

久欽德問幸借福星慶慰之私有非楮頴所能具述者茲以地方警急荷戈城隅寒暄常敘未暇瀆陳近日閩廣有名劇賊出犯吾省各巢俱空自一省言之建昌爲切近自一府言之南豐爲尤急蓋廣昌新城爲賊之所必至而宜黄樂安爲賊之所經由自三十六年以來連遭殘破而今歲爲尤甚若石油楓岡橋渠灣沙窩俱屯一月殺傷焚蕩淫汙擄掠慘不可言亦臺下所不忍聞者若非大加振衆則孤城決不可守

南豐不守則長驅四出建昌撫州恐貽明公將來之憂也爲今之計惟有責成守備增兵訓練定立條規嚴之賞罰若士兵足恃則聲勢日彰賊少則可勦賊多則可敵決不至如往日閉城坐視自保岌岌任其縱横飽滿而去也生也利害剩床朝不謀夕雖廓清埽蕩之冀不敢與聞而綢繆牖户之私不容自默茲輒不避煩瀆仰控明臺惟我公竟憐所加則精采百倍長城之倚特在公一筆之下也今之當事者應文塞責民隱漠然依準既行百事俱了生居是邦敢惜以[illegible]迫切饒舌惶悚待罪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劉應秋

近從里中父老竊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爲甚敢直披露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户皆口分之業也軍户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絶户空存者十常八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姦將虛絶之户指甲作乙滅東作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爲挨求是無軍而家有軍之累一軍而駕數家之害上下於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爲里遞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相踵襲也誠令户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沿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不寄耳目於該書而求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闕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弟著爲絜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户註其里居刊爲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

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的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寧過信於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絶及丁已盡而户空存與一切户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備爲奏除或私與批豁或繫可免清亦繫不載冊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即有因緣爲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騷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因敝邑父母業采父老款款之愚行之已有次第將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邑推廣之即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於軍又推之即匠户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駑箋極知愚狂伏惟寬照而裁擇之幸甚

與督學查虞皐書二首

自文旆入敝省風教一新即虔南僻壤士咸果於自奮臺下作人之功裨益世道宏遠矣病廢之夫不能親炙宮牆亦不敢以尺一瀆左右所謂山林之禮焉耳乃仰止之思何頃不切肝臆也國史之評倚重臺下則以道德文章主盟字內片言所寄世以之華袞斧鉞者也嶺北雖不乏才然亦多才俗尚敦朴故郡邑乘率戒虛浮來教二帖生以闇昧奚辨蒼素乃自兒時所聞仰者則如首帖董公越立朝大節已見省志純乎無議何公廷仁篤志聖學以知過改過爲入道階梯鄉人至今服習其教語及之無不曰何先生仰不愧俯不怍者也黃公宏綱爲姚江高足弟子學主戒懼而一循自然竟日淵嘿如對君師跡其所至入於自然無欲之境矣又寧都丁公積作宰新會六年簡於事上勤於恤下陳白沙先生作丁

侯祠記稱爲洪武以來一人爲詩稱許者不一而足此確宜入良吏傳須見江右名賢錄乃遺之豈以其官卑恥脫白沙見此想亦爲抱遺憾生所最心服者敝府先此四公餘如省志所載恨生知之未真不敢強對南安則如劉公永者生爲諸生時見該府士人能道其賢至如大庾侍郎劉公節博學宏詞有聲當代其人品亦自不苟乃省志且不載則必修志時此公尚存故也不肖生長是邦無能述其鄉之先達甚自可愧然計贛縣有謝鳳諸洺寧都有盧雲路達大庾有譚南華一名皆篤於好修其所品騭該郡邑人必有定衡竊意學倘宏博採之風檄下有司再覈其詳必自無遺漏不確之憾矣雖然若董何黃丁劉五公粹美之行斷斷不愧古人不史者也餘即敝邑如袁公慶麟管公登等某不敢望其下風者寧止十數人固自不敢輕入恐妨採擇要以古人好修豈有期於身後之名在生輩今日亦惟不失秉彝之良耳矣至於國史所不及則有省志省志不及則有郡邑乘此亦世法勸善之誼詳畧之別也諸惟台照不備

又詳教劄大都爲國史言耳昨修江右名賢錄意大明一統志所載前代之人當代人物耳故敝邑止以何公廷仁黃公宏綱條上而宋時敝邑人才頗多著名餘姑不論有王鴻者隱於雩嶽窮探理學濂溪先生通判虔州與之往返甚密著有米囷銘具見廉靜之風一統志已載此反不錄各郡邑載前代之人而此遺之明是後死者之責如再訂修名賢錄乞補載其人此區區好德之懿所不能已也

答復真書院書　鄒德泳

復真一壇吾鄉理學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易庵二先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雍然非復人間儀表真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聞發之及也則真之一字斷可識矣近時談學儒不乏人只將真之一字對証如何大抵時學之弊有三矯飾於事爲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三矜尚於氣稟鑽研於名理束縛於信果此六者似於良知俱未覿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出良知一脈先輩諸大賢何等服膺守之勿失若由此談學講論日煩伎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彌甚毀佛罵祖以爲功課恐後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失而莫之底止矣昔孔子幸餼羊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庶羊存而禮不廢今日之會何如哉要知人自有真貴在自復孩提知愛吾何以不如孩提

也稍長知敬吾何以不如稍長也乍見不忍吾何以不如乍見時也呼蹴不受吾何以不如呼蹴之杲也違心之言如何便出諸口失心之行如何便措諸躬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覰動念之初凛然帝鑒在茲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加即貧賤困窮吾亦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與天地同其廣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悠久豈不爲聖門親受衣鉢爲中興復眞一大豪傑哉今人只足視聖人太高以爲後之講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世之指摘道學廢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坐以欺世罔人之罪而吾邑先輩之孳孳拮据啓迪後進者皆痴呆等也今正爲世道不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繩孟氏正人心一段苦心耳蓋人心一正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汙人心一

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眞之一字故舍復眞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爲同志商推幸衷請教不備

論東鄉事宜請築外城書　艾南英

月日某謹頓首再拜獻書明侯執事邇者流賊已從會昌過安遠此地去閩廣嘆㖞不越百里全隊而歸休息數年勢必復出而會昌所生擒賊從訊其口詞謂賊首此歸復行招致再出攻剽仰惟明侯匡濟之才任事之勇蔽地數十年所未見即如近者搜練軍實壯勇如雲鷄犬安堵奸盜不生似無庸末議仰佐高深然良有可數十年而一見則創制立法可爲經久使後有中才得守明侯遺一此地方數十世之利非獨後事之師而已也竊謂有一郡之情形有一縣之情形在古兵法地形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我可以往彼可以來

名之曰通東鄉地形兵法之所謂通也上之不如樂安宜黃有險可據有隘可擊次之不如臨川兩河縈帶阻水可陣賊入吾境如水注漏甕是處皆險禦之之法以古準今以大例小以古準今古有以山川爲險者有以兵爲險者有以城池爲險者以城池爲險古之堅壁清野之類是也以大例小古之以山川爲險者則宿兵於外漢唐之都關中是也關中天險故漢唐兵之在關中者僅有南北兩軍二百六十一府兵此以山川爲險者也古之以兵爲險者黃帝之師兵宋之都汴梁是也黃帝往來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大梁當天下之衝故盡收外兵而宿兵百萬於汴此以兵爲險者也即如近者明侯揀選壯勇通縣之籍至二萬人人人學勵惟恐賊之不至賊聞之相戒無入明侯之境閩兵會勦所過要索

犒賞擄掠婦女搶劫財物無異於賊獨至東鄉弭耳輯伏城門大開市肆不易此非獨處置得宜亦明侯所部投石超距之士先聲有以奪之也然則以兵爲險之明效亦槩可見矣今將講著畫一申明定例自精選常額兵外約鄉兵而拔其十一籍而藏之註其力之程春夏歸農秋冬團練隊伍有紀止頓有營放操有期器械有部異日有事按明侯之籍而舉其法名其人何難之有然此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外兵之至志在攻畧因其所至而備之與之格戰賊之來也莫測其自晝伏夜動循行支逕我既團練壯勇營止有定此外鄉民勢分而不合賊窺我大兵所至左道遠避所入鄉村即已焚屠擄掠婦女搶載財穀然後大兵尾之即隨行驅逐勢不能使絀落俱全且賊入一村大者足支千人經旬之食

小者亦足數日兼其行掠或以大衆或以零星或以夜劫我兵有次舍部伍勢不能離次分應所可禦者賊之大衆而已若賊以零星數百分布剽掠或夜分突行離賊寨二三十里外突圍某村鄉落勢寡如獵狐兎故曰可以禦外兵而不盡可以禦賊以古兵法論之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而左傳亦曰鄖人軍其郊必不戒蓋自戰其地未有不內顧室家易生懼惑大兵止頓去士卒之家近者二三四里遠者十餘里賊聲所入訛傳吽罵人顧其家易至潰散故地形所在不能以山川爲險而以兵爲險者當倣古堅壁清野之說而兼以城池爲險故論者當欲聚通縣之老弱婦女貨財米穀收入城保而營大兵於外與之堵截一則賊入吾境空無所得勢不能因糧於我一則我兵室家皆聚城郭士卒無內顧之憂不

至潰亂然而縣城狹迫不足容四鄉之民以明侯任事之勇廣築外城北自三港口南至太平庵沿溪爲界東西亦如之總計丈尺分派都圖某都某圖共出公費築城若干丈高比內城殺其三之一以次程聯四面環合即照該都圖所築丈尺自外城之田至內濠之址盡令縣民議賣該都縣民照依時值不使昂價該都圖之民公收糧畝創立倉廒多建平房小舍遇有寇警載財粟老弱婦女盡收入保而所築外城上下開設銃孔下可以埋佛郎機平肩者可以施鳥銃百子等銃每遇十丈之間立一墩臺以放矢石以備瞭望此所謂合通縣之老弱以備城守合通縣之穀粟以免轉糴而合通縣之壯勇以勦逐寇盜然而必有沮之者曰奪縣民之田以予鄉民也以鄙見論之禮尚往來此報施之常而已當開縣之初拘集鄉民貢令買置縣基或報富戶或限里甲民有營鄉產而輸價入庫以買縣所限場地者旣而郭內漸實鄉民所買場地盡賣入縣民凡今之市肆閭衢皆縣初各都圖之民業也今以一縣之公舉成一縣之長筴胡越同舟可使共濟況次往來報施禮復如是然又有沮之者曰變腴田爲民居妨穀食也是又不然溪外之田膏腴接壤何必以指佃種爲憂若更爲別策曰官自築之縣民之業如故則繆費無措又或曰鄉民築城縣民豎屋則有費而鄉民任板築之勞有寇而縣民受房租之利如此則鄉民之避寇者何必入保縣城餘干安仁進賢南昌惟其親識是處皆避寇地也通縣穀粟不必盡入通縣人力不必盡集城曠民稀雖築外城與無城同亦不足以廢明侯遠計矣惟是內幹伊通而各鄉呼應

未必即集私憂過計以爲及明侯豪傑有爲之才一日在事一日經始規模布置以待後人所謂數十世之利也謹條陳其以兵爲險以城池爲險者仰瀆高深尖龔採擇施行進而教之不勝營切之至

國朝

與吉水王明府書　　李振裕

人物藝文全志眉目也人物近見部頒格式止通列而不分門以便後來續入此法甚善即敝邑舊志亦然但前賢德業有全體一節之不同愚意以編年中擇其全體純備者或書官或書諡用特筆冠之於首則傳宜詳至於一行之善一事之美或倣班馬合傳之體連類以及之如年代前後不倖者亦不妨各爲立傳而以數語該之則傳宜畧至載籍所傳烈

女則僅載節烈列女則並及賢媛存者不多焉藝文各體猶
備然當取其切於地方政教風俗者錄之至于山川形勝紀
事題名只擇其文筆最佳者若贈答懷人諸作槩宜刪去二
事定而志之大端得矣頃接賀山舍親書謂江省理學海內
所推通志宜增語錄一則誠爲至當特以聞之左右文信國
之爲吉水人著在荊川左編與卓吾藏書確然可信前志不
書最爲缺畧亟宜增入以符定論夫合一統而成書載之通
志者不容濫就一邑以成書載之專志者不容疎執事銳意
修復所宜參考史書及正續通考方有確據若僅就郡邑志
乘恐未足副三不朽之盛心也常言無當惟知己或不以迂
遠見哂

上宋撫軍書　　萬任

恭惟執事一代偉人兩閒正氣承淵源之家學擅風雅之名
宗節鉞來臨撫茲江國凡所以潔己率屬造士養民標其心
與力之所至無隱弗燭無遠弗周蓋四方莫不仰貞清而百
姓固已蒙厚福自開府江右未有岳立雲垂如我公之德澤
及於生民歌思當在奕世者也乃尤以崇起教化扶正人心
爲制治之本蒐閱郡乘慨念舊額祠記有裨風化者悉經兵
燬未能備復徵所屬詳加確議創爲理學忠節名賢兩祠置
主合祀人爲傳贊幷勒修復始末口豫章祀紀其於羽翼道
統扶植人紀襄政教而風千秋眞不朽之盛事如公所序言
者矣而任讀公所賜祀紀竊有不能無疑者所有大節祠原
祀黃鍊諸公十五人事核於百年之久論定於萬歷之初祠
非私建名無冒附今忠節祠置主黃鍊而外止列胡公閏周
公是修曾公鳳韶鄒公瑾魏公冕王公艮顏公瓌王公省存
十去五而彭公與明劉公端王公高蔡公運顏公有爲不與
焉則何耶將謂此五公死有可議祀所宜革耶則彭公與明
與黃鍊胡公並被逮不屈死者死固彰彰也劉公端王公高
並以爭孝孺獄坐黨死者其殉孝孺要以殉建文也蔡公運
則守寶州城死者守爲建文守死爲建文死可知也顏公有
爲則顏公瓌子同父自盡於沛縣者死孝仍死忠也死皆光
明正大而非有勉强飾轉之私事見革除志中詳司馬萬公
恭碑記無可議也舊惟范志大節祠小註偶遺王公省名未
共載數耳厥後盧志暨陳公宏緒續修志皆載十五人卽伏
讀公務亦稱十五人中間有六凡已在祀與者前人必有定
論而增損於其間則其事鉅其關匪輕今所增入主旣加確

議以示無私而損此五公意必有說以處此雖起九原足服
死者之心而傳諸久遠不啓後人之惑然後可使無端而遺
之恥則論古考詳者將有忽畧罣漏之訾其何以昭愼重使
有爲而黜之恥不顯正其當黜之故而議者無駁詞祀者有
廢主則卽事原情者疑有愛憎取舍之僻其何以見折衷任
向閱通志吉安人物未載彭公與明顏公有爲名而載顏公
瓌小註云遺次子有爲歸不載從父死爲曲筆失實劉王兩
公雖志載矣而惜其未祀于鄉賢爲缺典蔡公運本南安府
屬之南康縣人志載官爵死事與原祠記諸公皆以縣名不
以府名相符爲可信而南康府人物有同名蔡運者適志仍
誤註祀大節祠爲可笑其陳公潞反不特書附註父大猷下
爲不合今陳公得增入理學祠幸而已乃原祀二十四先生

止一胡公直號廬山者無敬方胡公直也今以同名而得並祀之忠節若蔡公又有同名者而併逸之將諸公於此亦有幸不幸耶舊邀俎豆於十世一旦而奪其蘋蘩其何以妥先靈且使來者將曰盡節如某公爭祀如某公祠更中毀幸除光復而姓氏刪沒如此無子孫之仁孝者以陳請之無士大夫之賢明者以訟言之修行砥名究歸泯滅曷益哉其何以鼓後進始任甫拜祠下稽數五公無主位謂必有言於執事者不致以興廢舉墜之大典彰往勸來之盛心而輕予人以咨嗟嘆惜之妄議今視祀紀成帙而未有問也遺之則遂遺之矣黜之則竟黜之矣故不避狂瞽干冒鈞嚴應否補削伏惟執事裁察而明教之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一

藝文　論　辨　說　考　疏　引

明

江西大志論　二首　王宗沐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彼固自以爲起于中古憂衰世之事也衣袽復隍之警弧矢除戎之義蓋拳拳焉而後世自戡亂之後未有不弛然解者故歐陽修曰三代以前之治亂未嘗不以德三代以後之治亂未嘗不以兵是烏得罷不講也江西東南大都濱江帶湖四要之地自三代以還其戰爭之略盡于此矣此乏則彼乘民安則盜輒乘除機宜可指諸掌者入我朝正德以後則漸入于多事蓋不復可以雅馴優游理矣令各衛之額大率視初年多耗減不十四五而往往事起輒

不足戰更調客兵如桃源之難狼兵猶不可用而藉邊兵一時艾剗之力若病者投以峻劫非不適意然邊廣兵苦驕驁不可束縛而田州土官岑猛因以輕中國歸而有反心譬之病稍去而元氣耗疲則雖一時猶難語理而況爲經年之計冀數世之安者耶嘉靖壬子海上難作天下皆震徵兵轉輸不啻焚溺頃者調狼兵以萬計近又募人廣海間道必取西江其供應不給而焚廬掠奪幾無異賊廵撫何公遷廵按鄭公本立皆條疏令總督遣官護莅又須部伍不得雜以無藉者即奏可施行而彼方魚鳥聚翔不圖久綏之益甚急之恐生他變張頤瞋目以視其虜暴不敢詰何時復有半道不歸者往往散在江湖間爲盜其計未可遽止也而況贛州之賊顛迹閩廣乘機竊發每歲報警不能草薙禽獮以稱快志而

一二歲寇自閩者由崇安出新城南豐覆鶩撫建每一報至即束手不可爲計若此者豈非預練素備之道不明則無以待其至耶段秀寔曰虎豹之所以可畏者以其有爪牙也爪牙去則狐豚特犬皆能爲患今各營旁伺意在需時萬一水旱相仍捧土不塞江河是濫而況連湖湘以爲上流控南都以爲右腋其患非特豚犬也諸衛減耗民畏言兵若支贅者每一調遣練習若兒戲然懲前患者老不記憶宴目前者狃不他慮其威非特云爪牙也皮不傅矣于此而欲建蒐討之議信截戳之法立不可測知之防于苟且無事之日其誰以爲然者夫江西地險瘠民強而喜闘訟桂文襄公嘗志之矣崇仁樂安德興樂平諸縣萬有一爭輒聚數百人其勢非淺夸人之宮而殺其讐不止也非可安枕而卧者也使其爲公

戰知報私仇此秦人所以併六國也患無以倡之者往時贛守太監鄧原建白以贛州巡撫兼四省爲制上流而南昌知府李公承勲至瑞民安以制突寇彼豈不惮于更舊制動民力哉夫亦有所懲不得已而然也故爲今計者不過三事以練曰募曰調練爲上募次之調爲下凡兵不過曰守城曰野戰野戰爲難守城次之夫調兵者其野戰之歎與退而不可盡法者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無益于守城也其暴掠之慘與供給之費衆之所共知也而不知其猶不止于無益也百里而奔命者蹶上將千里而趨利者軍十三至彼遠去其鄉里親戚以處于此豈復有愛其田閭里居之心哉故凡藉手于調者元末楊完者之在臨安可鑒也非國家之長計也若必以爲藉調者是田單終不可以強敗齊而少康不可

用一旅也國家海寇作難八年矣征輸之令悉於編氓焚掠之慘毒于骨髓練兵之請臺諫之章積于撫門朝廷亦嘗拔知縣之官于不次又設專官以爲名矣而終未聞有精銳之卒足以當一陣之寄者豈非以氣不加作則以柔脆之病委諸生成法不加嚴則以掣肘之責分于旁列自非斷疑信法預賞任功察微毫此者而曰練兵練兵是徒委虛文者也郊有壘者而尚云爾則言兵寔于斯土者固宜以爲支矣然觀往事則昭然若指掌可視也自古言治兵無出于數事者每倡言之則亦老生之談而已然事決而後行則言雖近而得使緩狃而不奮則畫雖深而寡成效伏險于大順慮患于未然而況浙直連境閩廣未靖四鄰掣援方獨處中可無一旦之慮而直爲此煕煕哉太史公曰教笞不可廢于家刑罰不

可弛于國兵甲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世儒闇于大較猥云德教遂執不移宋向戌晉楚弭兵其從交相見以爲功而求封焉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削而投之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凡閣凡誣非他也人情易安而難動時習見久而駭初故安房闥者難與議資斧之需藏瓶盎者不可談海陵之積囂然之治非所以切寔事而處深長者也所以貴斷疑也自正德己卯以來江西宴安四十年往往撫臣亦嘗練兵又選其精者別號作之人人自信而不至于以爲戲者獨以生死之法行于其間爾光弼之代河陽非易地也而用清之斬則旗幟爲之加明世宗之幸潞州非易

兵也而受能之去則三軍為之惕息上之人有斷然之意而不牽于顧盼則下之人有毅然之志而不敢于偷安朱虛行酒則一座皆肅項梁治喪則賓客皆辯聖人於鋒鏑習人以殺伐而托于空言哉所以貴信法也夫師行而糧從法嚴則賞附有程之經費不可以給出格之需有限之工食不足以獎不凡之氣今江西之財出自庫藏者如職書所具已不可復有所加矣兵食相須而雖韓白之將亦安能獨以斬戮之法得人人死力哉昔在贛軍門之始剏也嘗具請以廣鹽行湖西矣當正德間王公守仁所以能收浰頭桶岡之功者亦以費出于是而足以自給也頃者峽江設橋則廣鹽不下而稅且寡巡撫副都御史范公欽經略練簡幾有緒矣猶懼徒手無策假令萬一將大有所用則令有司往往告乏者將何

以善其後耶積貯固之大命轉輸兵之上務竹頭木屑收之廢棄之日食牟投醪分于迫切之時是安得不預實也夫王者操勵世之權則惟明于殿最大臣有分統之任則惟別夫偷勤夫平常之事文史之間可以優游儒雅理也而軍旅之間則惟抱才負志不習尋常者之所能辦也然違時者有獨異之譏任事者多見疑之迹機密而不可以語人則意難以遍諭功成而不能以自晦則忌至而不能以悉平是以當事之臣常淪于不避垂成之迹每嚴于嫌疑自非在上昭然別白之保護之則幾不方疑而遽易甫定而速變哉是安得不任功也烏附以去病而亦以發病譏閑以禦暴而亦以為暴彼韡滕袴首而稱雄者豈俛首操耒者耶亦椎埋不逞之徒而已用之則必有以優之優之而過則驕不可復制優之必

有以裁之裁之而過則怨不可復遣故有叫呼于馬櫪者亦有橫枕于民廬者犯此者雖有震世之功燃眉之急不惟人將不助其謀而已亦將有所不享其利故察入秋毫而行以平恕法漏于吞舟而將以必罰是將之物也往光武所以謂每一出將頭輒為白者此所為謹微也集此衆劾即錄當自精不足則繼之以募凡須調者特苟目前若引盜入室不顧主人則可爾今天下衛所之額皆取足于罪謫者遍年以來嘗有令輸贖治矣彼不殺人則盜庫作奸其不能操戈從事于什伍亦明也故軍之耗不可復而取足于民兵民兵不能盡使而又有精兵時變代還不可盡恃而有備無患千古律令不然桃源之奔突倏忽而至衛信宸濠之微賤瞋目而破南九固猶為有守哉前輪不易後車將覆余故諄諄道焉

按江西延袤割屬歷代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中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為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阻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國家初定天下更置衛所藩屏之凡自西而南皆設衛如袁如九江如贛而東皆設所如信如饒豈非以楚有洞庭長沙郴衡之險為江上流盜所根盤而東則浙與徽皆平安號無事者可稍簡易為防哉余志歷朝兵事其所緣出入之路與備禦之地皆非經常耳目所及然則治天下國家強幹弱枝居中制外者乃其大端而於守險制備雖未可盡憶度周列至其剪截萌芽留意於必攻之途者亦不得而獨缺也郡城不可守則陶侃棄之以自全汾北所必爭則韋孝寬重之而

欲備彼皆素習知其地之險易利害可以守禦及或出奇且量其敵之將與勢而度之而虜已在目中矣故地有險而將愚者則棄地有易而敵遇者必守我利者勝彼利者敗互持者勝負十五此地之道也今江西無桴鼓之警其民安土樂業四境一家萬姓一人無所事險又安用藩籬守禦以為隄防哉然地形不同而用險有二不過用之以為勝據之以為亂而已四鄰相接事防侵軼彼度我險則用力百倍此用之以為勝者如狄青之疾度崑崙是也方以赤子忽若龍蛇依勢巖箐以作不靖此據之以為亂者若武陵蠻之依九溪以叛是也斯二者之在天下其勢常相勝語曰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衣甲據兵而寢童子彎弓射之矣意外倉卒周慮者所不遺要在先而制之爾鄱湖固大澤壓四郡之境秋夏

水溢渺茫萬頃則波濤蕩潏不可湊泊秋高水落塍埂皺露則又千條萬港舟一出其中鬼伏神藏不可周詰而奸民聚居則行賈風舶不得安致甚或剽劫人姓遶逞無忌捕急則入匿其中國家巡司之建一省百一十三所而沿湖者一十有四蓋謹之也他諸嶺北通廣建信接閩皆萬山盤迤官府捕隸足跡之所不能至民窮或負釁逃入其中教之擄嚙出入事連數省則彼此相持莫之誰何彼方恃其窟穴而有司又以逋負急征之無罪虐易生其憤心聚而得志其為隱憂豈可一二數哉其勢非有以剪截之究詰之則且聚而不散此非不見形影露端倪也而言無害者冀苟安枕爾故江西大勢凡四鄰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為咽喉境內有警皆所當慮而贛州尤為樞機蓋大江之舟入白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之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佚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接境府州隨宜調度則盜可息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畧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荊蜀江漢曾於九江而贛吉撫饒進於鄱陽湖口國家于九江關府置衛又制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為應援以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守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荊蜀諸盜不敢窺九江贛瑞諸盜不敢窺湖

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不過文具乞命操江都御史將水操事宜詳議舉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道可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所屯祈門池州衛一所屯建德復於要害隘險守以弓兵謹以烽堠則陸道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施行二公慮誠深其於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極議竟不見實事豈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難者曰百里之邑雖狹而必有邊一圍之山雖界而必有趾邊與趾即險也子之論設險其於平承無庸且置也即擇而後守則變不可預圖若必皆守是安得兵悉給也且如往事贛石難虔州之峻阻也李遷事終於敗亡生米渡南昌之坦途也岳

武穆藉以破賊十四地之形孫武子之所不能窮而穰苴白起之所不能備也子悉圖之其將盡乎不圖則書無所庸之而子冥以籌耶嗟乎是非予心也余之論設險亦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而已非以謂將也自兵法而言之擇險而出奇者名將有所不足因險而預備者庸令可使有餘自治法而言之克盜於已形者巡撫有所不足散盜於未聚者簿尉可使有餘自昔先王之定國也彼亦豈必盡求為捍敵哉而公劉之始至邠也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文公之徙楚邱也必協之中星而陟之景山彼所以為眷眷不憚煩者蓋擇地以居民處於陰陽風雨之會以協其性而寒煖燥濕必避其郵故燕趙之慷慨非獨輕生也齊人之詭詐非獨不情也淮南多瘦長沙重脽彼非獨不理身也食其土之毛又因而

習焉少長相承則以為固然斯所以為俗也而成則不可復制矣民誠重遷懷土然去兇盜者新則不驚此其利害與介冑而取勝者相萬萬也故良有司者視其所居察其磽肥夸贖不使其處峻阻也即峻阻矣既居而安土積據以成俗則以計散之不使之保聚也鄰有跳梁而吾民適肘腋其間則明其保伍不使其合而又防其鬪也地險而達聲治叫呼之所不達則時與而集之警以象魏而令其所憑依不使其自送也即不幸習成而事迫機萌而牙拔則潛謀密計解約判侻沉沉冥冥不弛不驚不使其驟發也如此而又能寺征輸寬剝擊與之休息教其子弟而植其田疇結洽膠固蕃庶蒸變則彼亦各愛其妻子室廬以求老死者人情之所同雖有高城深池不敵人和而況深林大澤亦庇以生彼安肯舍其所甚利而求必死於安全之日哉此余所以告有司與吏於茲土者也

千金陂論　徐良傅

論曰余嘗眺擬峴臺周行千金陂上退而覽觀載籍睹其興廢之故可異焉初汝水自盱來達于瑤湖望郡以趨西合臨水抱郡城若環玦此山川之本性古今之經流也其利民之大俗所共睹撫三面阻河以形勢則壯充溢支渠以水利則博傳舍臨隍以譏守送逆則便舟楫達于四門以轉輸懋遷則利而風氣完固亦在其中矣此昔人相土卜勝設險建國之本意也然自瑤湖以達於今孔家渡地平衍而土疏惡中唐時始決一口春水暴嚙岸善崩阡陌歲縮支港橫溢正道湮淤生民坐失鉅利上元間守臣嘗建華陂以遏支而行正

大歷中刺史顏真卿繼築之名土塍陂貞元中刺史戴叔倫繼築之名冷泉陂咸通中渤海李公繼築之名千金陂軍倅柏虔冉始為之記而千金陂之名至今未改自此水復故道西過黃塘橋口湧連樊之流東則長寧長樂臨汝西則靈臺四鄉之間溝澮綺錯脈絡股引灌田各數千頃言水利者尤急焉宋紹興中郡民王姓者獨修之嘉熙中太守趙師郯又修之淳祐中太守葉夢得又修之時則教授趙與鞆為之記趙記視柏前記為詳今所賴以知此陂顛末者多二記之力也宋季元末兵亂相尋陂復大決延至於今無慮三百年支流日益深廣唐時決口纔數十丈宋已倍今則三倍之矣趙記中所載修築之費錢二百緡米二百石嗚呼尚可言此哉宏治間訓導王溥主簿李鄂先後奏請修復事下有司輒以

時詘而止嘉靖初太守祥符李公茂元採諸生章衮等議悔
然欲修築之時無撫按主之於上木石畚鍤已具竟為監司
所阻至二十六年巡撫傅公鳳翔以興革事宜詢諸郡縣臨
川令條上千金陂議而先是十年傅公清戎江右問俗於士
大夫備知陂之宜復及見是議忻然報可迺檄委同知陳一
貫專董其役陳亦素欲為民興利有志是陂毅然身任其事
而過聽訓導楊演計以松櫃實塊横截中流下多疎漏其後
復檄通判潘梅佐之潘以竹絡籠鵝卵石障之旋即摧決蓋
故道之壅沙尚高而大川之洪流愈激雖踰年隄成百姓懽
歌而識者固憂其潰矣未幾雨漲果決陳亦以考察罷去偶
為浮議者遂曰古之長民者不防川不竇澤陳之亡也防川
故也是亦不察甚矣夫隄以障決流而復故道此韓子所謂

不塞不流者也豈其逆天地之性而曾公諸賢皆先為之乎
宋元豐中曾南豐記擬峴臺曰風檣沙鳥出乎履舄之下民
樂耕桑以自足野牧不收露積不垣生民富強庶風可徵而
淳熙嘉泰間守郡者即今文昌橋相繼為浮梁數十艘東萊
呂公為之記是唐宋盛時木皆由故道歷數百年陂固無恙
何防川之有昔西門豹為鄴令漳水在鄴旁而不用史起鑿
其不仁不智後起用之鄴以富庶民用歌舞今撫之利莫大
於是陂匯直引漳水築鉗盧資灌溉一節之利而已百姓邪
且舜焉豈後史起哉況陂之成者什八九決者什一二而募
金在庫千有餘兩募石在工萬有餘塊可不別費一錢而口
者顧為今之計宜先出故道高沙置之堤外水道既順然
投巨石以塞決口一顧盼定矣今不爭往者之失策而遂謂

堤不可復豈非因噎廢食者哉是惟利害之大者故詳著于
篇

國朝

食鹽論略　邱維屏

其氏曰準戶口散鹽使聽商浮其價官以微價鎖引而歲考
其成其法非舊所有故舊志但載帶徵鹽鈔別無所謂鹽價
者鹽鈔者徵銀以為工本而償以鹽猶鹽價也其後鹽不復
給鈔銀不獨令民於兩稅中雜輸故曰帶徵然為數不多故
民輸而不之覺具府舊載榷志所榷者鹽商而已自萬歷間
民之生齒日繁府歲銷鹽約三萬為斤者殆有十餘萬其後
計丁口每歲十斤八錢寧都凡歲一十七萬四千八百斤有
奇當贛州八之一而強矣其後每丁口加至八十四斤有奇

又七三其倍而強矣況乎運鹽有程為算非有奇率而寧都
視雩都贛縣不越三二百里然鹽價相視獨一聽之商算較
又增其七之二焉

唐

廬江四辯　盧藩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
天下破國為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
六年以揚州之地為九江郡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郡出
山海經按海內南經六三天子鄣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
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
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
山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為九

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按漢書諸侯王年表北界淮瀕畧廬衡爲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彭澤相接既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俗爲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

封爲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許水出山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圖者豈限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圖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宋

九江彭蠡辯　朱子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說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爲北江江既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

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

適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眾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

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

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夫九江之壁吾既辯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辯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

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州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

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
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
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
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
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
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
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兖州乃
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
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
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
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
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

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
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
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
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
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
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
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
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
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
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於
河以畫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
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

西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
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
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
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
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
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
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
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
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
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
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
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

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
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
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
漢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
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
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
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
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
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
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
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
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

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適於河而以為導岍岐荊山之脈使之渡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有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風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為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

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又直為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傾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

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敻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旣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考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明

禹貢疑誤辯

張吉

貢於嶓冢導漾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為彭蠡乃江西諸水所瀦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並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孰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

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滀而為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瀰為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為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充軔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為匯也若其截入為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為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為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是已第江水瘠發最在上流

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並持東下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派流為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為二江也此東為北江東為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與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為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文自有誤處與今下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為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又謂

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為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為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為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為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三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河源遠出門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海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為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拚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為匯為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並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眞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為之辨析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國朝

敷淺原辨

李淦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考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為即豫章歷陵縣傅易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傅易山古文謂敷淺原也根盤三十里為德安一邑之鎮卑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山矣然考德安之傅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之什一今觀禹貢所載言水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

山則太行王屋碣石太華岍岐岷衡皆名山大川為九州疏導所依係茲言導南條江漢之水為濬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以大禹之時距洪荒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原者即蔡傳所云岷山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連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耳謂廬阜一帶并傅易諸山皆敷淺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是明以廬阜為敷淺原祇因無可考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剗石王忠文禕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遡敷原之上繹其說固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曉古言遠確然以敷淺原為廬阜而雲間夏允彝合註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為證

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於是編之志與地因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爲廬阜最古之名出於禹貢者如此

太白書堂辯

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有青蓮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杜子美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修可引范碑解之曰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而黃鶴注引太白廬山諸詩及南康軍圖經太白送姪嵩遊廬山序辨之以爲指潯陽匡廬山而言至近代楊天惠彰明逸事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甚歡久乃去客居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

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余考正史及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乙未白避地廬山爲永王璘迫脅至乾元元年戊戌流夜郎己亥半道承恩放還曾文定鞏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又太白居廬山見於其詩文甚夥杜陵之詩蓋願其得遂終隱之志而以匡廬爲歸曰不見曰歸來危之乎望之也考吳若杜詩編年載此詩在綿漢梓州間而黃鶴注以爲乾元二年作與楊氏彰明所紀歲月不合至曾南豐序又云白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計其地與蜀最近又范氏所爲墓碑距太白時不甚遠所云大匡山太白讀書臺尚存似非無據杜公之詩或祝其生于斯者歸于斯又或以己之客所望客之歸皆未可知今爲兩存其說云

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乎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明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內

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案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卒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豈憂其太剛而

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
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勵明剛者之
必仁以信孔子之說廷中靖國元年二月十四日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文天祥

修橋闢路佛家以爲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爲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爲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與予爲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爲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朘人以肥己者爲有間矣郭公之所爲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

自然爲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是邦之可語者

明

封禁考略　李鴻

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爲不墾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爲二縣歷晉至唐徙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壤云宋平江南分爲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於永豐柘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爲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分水崇安之東柘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是醞釀是以傳禁不通人煙入我明而始益嚴扃鑰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姑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稱爲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偏側備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既遠平陂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壁蒙茸攀援藤蘿僅得至半戽者則匯爲大澤臨爲絕壑毒龍猛獸之所居也前世傳此山周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三面則屬廣信屬邑之上饒永豐玉山南東西三面則屬福建建寧之浦城崇安鉛縮帶三省而去浙尤爲密邇永豐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處之龍景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分水柘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間諜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別通邵武延平建寧三郡皆在萬山間

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邵延山寇突至貴溪江窖山所經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道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卻之即其地也水脈數十條總爲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經貴溪下流入湖而合于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衢經錢塘皆入于海此其壤境相通之大槩也封禁一山有内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鑛徒入山久之鑛乏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爲封禁内山之門户也自此而外如葉芳舒里巴坑與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記則自正統討平宗留之後繇爲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内山深邃奸宄易於託跡非設外禁以固護之則寇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因以其間時出剽掠爲害滋蔓矣有如尋引斧

斤貿當誑而爲之除道也前自此山徑路稍通之後即爲亡命淵藪其始託名採木實則利於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蠅集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鐵貿易往往相矜以利又割取自長之菽粟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於是刧之爲盜自相部署出沒無常實計出於無聊耳

國朝

九江考　　樓儼

考之禹貢曰九江孔殷曰九江納錫大龜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再三提掇豈是空文而後世晁氏以爲洞庭曾氏實以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依約禹貢採摭水經夫豈無見而以云尋陽九派則大相逕庭矣尋

陽記云一曰烏白二曰蜂三曰烏四曰嘉靡五曰畎六曰源七曰廩八曰提九曰箘緣江圖云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曰嘉靡四曰烏土五曰白蚌六曰白烏七曰箘八曰沙提九曰廩江茫茫禹跡今皆不知其處新莽之改豫章爲九江也劉氏則以胡漢九水入彭蠡澤者爲九江恐亦似是而非史記去古未遠河渠書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言若信而可徵余之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爲九後漢書郡國志尋陽縣注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或者漢時猶有遺跡可尋則各家之主尋陽者亦非無因也若夫九江置郡本屬無稽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自陳徙壽春號曰郢秦滅楚於此立九江郡原兼有廬江豫章之地川是秦之命名未嘗不本禹貢而執其名以求其實則不可也即如廬江郡名本山海經而謂所過彭澤即爲廬江亦難附會要之漢之九江郡今之鳳陽廬州滁州和州也定遠有九江郡城可考漢之廬江郡今之安慶也有皖城巢城樅陽城可考漢之尋陽縣今之九江府也彭澤之小孤山桑落洲一名九江口北岸即是宿松德化之潯陽江北岸即是黃梅廣濟猶有尋陽故城焉按晉書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七郡割荆州之武昌三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潯陽郡屬江州則是今日之九江府原非昔日之九江郡矣惟是秦九江郡本不濱江與尋陽九江自不相關而謂尋陽九江與禹貢亦不相關則又不然蓋尋陽一江兼納江漢彼洞庭之水亦何嘗不從此入海然則緣江圖之始

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亦可想見程氏論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祈一澤而得名九澤可謂善於解經如是而曰尋陽之九江即禹貢之九江可也若以東陵敷淺原山川之變遷紛紛置辨固矣而陋者乃據廣濟蔡山大龜產合九江則又徒滋其鑿也

明

重修忠節祠疏　　周忱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久傾圮葬爲邱墟茲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爲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古人

臣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彰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古文素推六一爲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庵之抗疏朝廷以及平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弃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瞻大廈之宏規今作邱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茲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贊助屹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佔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掃一筆莫惜千金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李鼎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恒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江集又日涉記稱晦

堂禪師住章江寺其法器則有湛堂靈源死心等云今桃花鄉距樂化鋪二里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也夫人事有廢則必興天運無往而不復乃者龍沙高峙已應眞仙八百之期睹茲鳳刹未興實藉宰官千倍之力祈成勝果敢薦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五嶺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匡廬華蓋之勝帶以彭蠡落星之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迴狂瀾於既倒其近尋則有十川縈秀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於南浦之濱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宗望之如長虹倚天即之如游龍出水者楊子洲也東望則煙生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吳楚依希而界道其下靈和一潭澄澈如鏡振衣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往間出或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作鎮是爲外屏宜厲塔參雲可稱文筆顧重臺雖累土可致而扛鼎匪衆力弗成茲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地靈人傑際千載之希逢請捐俸助金建一方之保障地維天柱永總蛟蹤暮鼓晨鐘時聞獅吼三千行八百功悉由願力億萬年無量劫實種善根修福者免大灾大旱之憂修慧者證成聖成仙之果幸先檀施爰樹法幢謹疏

爲僧募米之匡廬疏　艾南英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齎糧飯僧以爲敬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曰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僨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

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書室而行且爲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齎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表臨吉撫洪瑞數州之民實賴以安枕而況出其升斗豆區三釜一飯之餘以餉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國朝

募修吉安墩題疏　李元鼎

蓋江城固有九洲三墩云兩湖諸水匯城關而出墩則砥之諸洲環抱居然形勝也墩曰羅家曰應章而吉安亦列而三之相傳有數姓居其上皆爲吉語歲徵其一丁之賦以輸吉式不詳其故余年來卜居城南每扁舟往過江天一望彼兩

墩者或亭閣翼翼或鼓鐘不絕獨吉安墩僅存培塿若浮若沈於洪濤巨浸中心殊爲動一日僧明綱踵門來告曰將有事茲墩以余爲吉安人求一言倡之余笑曰愚哉僧也墩名吉安而墩固不在吉安也何必吉人而後言亦何必不吉人而後言哉僧固往募之積壤成山精衛塡海必有起而共此役者他日墩成以一把茅蓋僧亦如當日羅墩之從蓁草經始焉者將來建亭閣而新鐘鼓與兩墩峙而三朝梵夜燈互相響映則以形勝歸南昌而仍留其名以與吉安亦與不可者半山千古謝公與慧夫亦曰郡固已誌之矣

螺溪修橋題疏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東而赴流其橋爲南北之疲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潦遂成危途經過欲息羅

庄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之久之復圮至是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止余所以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各參其半則諸務就理若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忽將不復振又思初盛中衰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微細事足徵人心風氣爲名山勝蹟梁壑飛虹前代款識尚有存者用物亦宏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別也故徒杠輿梁歲終亟治乘輿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況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乎古人出而利賴於國入而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畧書所見用相勸勉今日人事可補天時而世道方盛之象者多類此餘固可不論也

會城文昌宮魁星樓募疏

江城文章之區大儒之域也舊有鎮蛟之宮兼以識隱龍沙尚神仙家者歸焉及馬駒選佛上藍浮屠氏之教因而競起於是二氏之說行而修廢舉墜靡焉成風文章之區未有過而問者噫可歎已李子曰江城故有文昌宮云創自萬歷四十六年中使潘姓者規模閎遠璇題柱礎臣以石闌皆雕鏤爲之崇禎間臬司江公重修戊巳之變江城廢宮榛莽不勝蕭目其大者一學黌序幾等瓦礫賴鄒魯之靈當事次第修舉於是宮牆翼然改觀文昌有神儒門精光炳耀之府往者多祀學宮之側以其表裏儒門其與有功不獨宮與瓊觀琳宇媲隆已也即以瓊觀琳宇媲隆彼夫蛟宮馬藍亦且纖學宮而與矣表裏儒門所當禋祀與者又烏可已乎史稱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戴匡司命司祿等六星曰文昌宮則

凡在文昌宮者斗魁主之式斗魁以欽北辰敬天之道也微大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祿命在其中矣江鄉文運蒸蒸方起神之聽之所謂追往哲而繼盛美者誰非聖人之徒與而可令其不得與二氏同增焜耀也哉

虔州鳳凰臺重建石蓮庵募疏

吾邑念菴羅文恭公從新建王文成倡明理學新建督撫虔南日公數過章貢因與何善山黃洛邨二公爲性命交二公皆雩人入陽明室名與龍溪緒山齊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是也公之善何黃者人未盡知今攷顯志何黃傳亦無言及與公善者嗟乎是豈可逸哉余每讀石蓮洞集見所與文成及何黃二公往復論學書不下千百餘言而家藏公手蹟致家學博訒齋公有云春初如雩了善山公葬事區區束裝

在元日適得洛公書則此心已在羅巖上矣若是公一日何嘗忘虔州哉當時虔之士爲公門下者託以蘭若卜築於郡之鳳凰臺爲公講德問業地且置有贍田若干畝以垂永久兵後余客章貢者再訪公之故蹟杳不可得而所謂鳳凰臺者荒爲榛莽進問贍田哉辛丑之雩陽遊羅田巖與李濂易去浮梅子鶴諸君賦詩紀事成感異代來遊甲子之同蓋昔者嘉靖辛丑爲公來雩歲也風烈之祠嘗寤寐於懷而託之若難其人今僧真源來章門募建此庵實獲我心於是遂樂爲緣起擬即以石蓮庵題之蓋石蓮洞爲文恭公故居顏以不忘公且使過此地者一瞻顧而即起仰止之思即世遠代隔皆得覺聽見公而親炙之者又豈與荒坍野草共深禾黍之感乎哉嗟乎爲浮屠氏崇飾夸誕人或然疑參半若夫廣

勵風敎則凡有心者所同有事也真源浮屠而具此志殆可進而與吾徒語矣

契真寺募建瑞經閣疏

贛之田郡有羅漢經不知始於何代傳有十八儒生投宿此曉不見遺此經中多水纖文間以萬五千佛菩薩及藏經名號古澤堅栗爲藏經紙無疑墨光炯炯字畫端麗共十八卷遂曰羅漢所書據朱瀑泉記寺災此經飛入瀦潭直指使見舟底火光命汨者得之今水火痕迹現存又云寧藩取此經去感夢仍送還寺瀑泉王孫也所聞或有之又經無首尾傳紀或爲人所翦截殆未可知又據經首三藏流支在胡相國奉太上文宣公譯或謂姚秦時物吾觀凡經多曰姚秦不必傳會也近聞有縣令置經膝上繙閱遂以毒隕又聞某撫軍請經入署有紅白蛇見之異余意所重猶不在此獨是經在田郡數十里內人物繁庶雨暘時若歲和年豐疫癘不作且禱無不應又有異者十餘年兵興以來贛當閩粵江楚之衝萬山險塞竄穴者多兩經距守大小數十百戰破城之際四野非兵即寇此往彼來或不保首領或身被重創或焚其廬舍掠其妻孥傾其蓄藏伐其墳墓甚至門戶盡絕邨落皆墟惟田郡安然無事邇近被兵者來相依棲亦復無患謂非此經之力不至此故人思報德建閣崇奉事理宜然市木半埠山中商益直爭購伐木覺有異發恐怖心願償直歸寺爲計木二千五百有奇時秋水驟漲凡商木悉漂蕩而寺木如故且涌入回流轉旋而下比至寺門叢林阻抑不復去此一奇也又有人施大木一株五尺合圍突有爭得之者發衆僕往

舁僕隨斃十餘丈木亦涌下首尾高半尺中一坎臥僕焉同役倉皇手舉大木出乃禱祈願以木歸寺而僕者甦及舁木非數十人不能舉始知神之示現甚赫也錄是感動閤郡農事方作約夜爲運發自河及寺人林立遞相手授十萬覽一夕而盡丙申余來贛迎經至嵯峨山展觀護經僧衆乞余爲疏莊嚴經閣立禪堂爲永久計余思有功德於民者宜祀之況經之感應如此耶因備述之以告夫臨莅斯土下至士紳編氓宜各種善因自求多福焉至經云萬五千佛菩薩名號未足爲多有億萬微塵諸佛菩薩中側入一座是在發露已過出大誓願悉求懺悔此又一經大旨余不惜爲衆披陳之也

地藏菴疏

小園滇茶一株花開大異凡植余往以詩易之地藏僧有辜鶩不換換名花句相傳以為美談庵依灌城舊址從土埠望之鬱鬱蒼蒼並不見有庵者循級委折而下得庵爲無多屋宇負岡面池締構秀野佛像莊嚴前後左右非種蔬則植花竹無一曠土皆僧定慧拮据成之亦精藍也余每厭城內塵緣紛沓同博庵學憲蓮初寧垣過之飯伊蒲快談竟日以為嘗因往與約曰會城內外不乏名梵古剎惟此一笏袈裟地頗宜於幽人韻士棲焰香火之緣韋馱殿之前俯臨池廣不容趾拓而築之環以朱闌池內放生種菱藕周遭植桃柳芙蓉更於高岡結一茅亭登可望遠則西山南浦風颿雲樹居然在目不幾芥子納須彌稱勝槩乎僧曰池非我有費將安出余曰名藍古剎偶然修建動需數千百金非當道大宰官

不能任若此小小點綴隨其願力不過各醵數緡便可有池有廊可棲可遊可歌可詠世外相對安見白蓮香山之社不踵於今日乎二三同人當不河漢吾言也適小飲滇茶花下僧來索書遂走筆付之

募修三江橋疏

李振裕

余宅憂卧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爲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修於公家大冢宰今圮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疏以告四方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余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黃嗣貞及某某余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口願公一言爲三江橋倡余謝不敏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概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蓋將爲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勤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遊閩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谿與鄢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匯於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嗣貞之先曰永齊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爲五三洞爲四叙而傳之者則陳象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爲嗣貞之考頌甫氏穪渾以橋故謁冢宰晦庵先生先生慨然以修復爲已任規

畫審視較昔基詳爲撤木而礱石焉首捐金若干自郡邑大夫下及鄉之耆老士氓斂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庵先生爲之記至今頌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荊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軺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既遠且勞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其旁及於荊楚粵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況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歷歲多而爲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

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荊楚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踴躍贊歎以功其成不旣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弱於因循與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於傾危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任其咎者矣今者黃生嗣貞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爲利於無窮其志可以爲後世法一宜書僧智𧦬大發願力思以津梁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凡道所往來者皆追思晦菴冢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雖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爲之記

明

黎川文鎋引 王村

新城本吳晉以來東興永城二邑境也後合於南城宋紹興中復析南城之黎灘鎮名邑曰新城故新城稱黎川云虞文靖公作新城學記言未縣時故太學說書李公覲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溫伯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而吳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言宋亡百年儒科擢建九邑惟新城有進士第一人謂張公淵微也先後名賢隱見崇庳功烈不盡著然其節行文章卽匹夫一命往往顯名當時蓋又不特四五公而已後來之士景其風軌不可復見則幸其有著述者存而歲月逝悠簡編淪逸今惟盱江一集尚全諸賢徒有集名且並其名亡之者亦多矣余退居之暇念前獻之遺旁搜亟錄閒得百之一二輯而傳之庶亦盡續承者之責以無忽此地靈之所鍾也與

國朝

重修龍池廣濟橋引 趙京

橋以龍池名志地也以廣濟名志人也志地者何因置郵而得名也志人者何因一貞而得名也一貞者明莊皇朝戚上人也先是邑南通廣昌驛舖曰龍池其下水聲潺湲所流而上星石雲疊一望匹練溯湃匯東流漢者凡三四悉從閩隘發源自南梗白茆百丈木瓜嵩激紆折數十里而入盱稱廟壬申歲大水橋圮維時邑蒼濂鄭侯來蒞茲邑甫至均虛蝟撤客兵興學禮士洞悉民隱百廢具舉命僧一貞題疏繕

舊邑人知僧拮据勤瘁而不知橋之再興侯實董成焉丁亥歲復大水加以頻年兵燹向所云廣濟者復圮焉余悲鄭侯之績恐都人士久而遂忘也託衲子再募修之蓋鄭侯蒞豐多惠政因以廣濟名其心存乎愛人非若浮屠說有如是作如是受想也嗟乎世有蒼濂在又何患無一貞其人哉

募築葛溪堤引 陶燿

弋貢山臨鉛鉛由玉山導信陽百川之水入焉諸山隘東蜒蜒奮伏潫洄紆折并流而注於弋東合靈山滲陽諸水西北溯流葛源演灌南注少折而東合於大溪所謂葛溪是也溪之右地庳土疏鹵泄善下隄之使東逆折以入大溪怒流洶湧衝激排盪勢甚悍葛水弱且俠力不能敵輒并引逆流回齧其隄故屢築屢潰崇禎甲申弋令山陰王君審度地形儲

木石備器用蓄楗既盛畚鍤斯舉五越月而告成比歲寇懸弗靖流亡轉徙農弗獲耕士弗獲學商旅屏足用絀則賦重以哭椶文厲積逋二萬五千有奇邑益困敝守茲土者糺紛旁午晨而興夕而入簿書督責之不給其何暇之能衆余視邑五載邑之士人陳所以興之之利數請於余雖然興之而無其術有其術矣而不得其人猶弗興也弋為兩粤吳楚孔道舟車輻輳人文炳乎邦國自經兵革害不少矣豈獨山川之咎抑或人事之弗共以至此極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國富而力紓力紓則禮樂修教化明行之而力為之而成故其舉事也易今則力役日煩宿逋累累峻法以繩其下財困而力絀則皆窳偷生民無樂業安於怠惰廢弛益多故其舉事也難以凋敝之俗行久廢之令而責以難成之事自

非邑之賢人君子教之勸之鼓舞以為之倡其不能以強民也審矣余憫前賢之勞懼墜厥緒經營謀始爰諏爰度問役幾何人工幾何程資粟幾何儲錢鎛之屬幾何需其伐石也欲堅其培土也欲厚其陂欲密以深其植欲崇以嗇斂者備而廢墜舉雖勞而瘁何敢辭焉邑之士人既有同心必有以分余之勞而復昔之舊者願委心而受教焉

安福縣四十五都募建義倉引　　劉昆滔

吾邑東廓先生社與湖山之社所在皆有而三五先生一設東湖一設廣明寺以便出納獨本都山峻道險未有合建者先獅泉公行之於族雖饑饉洊臻此地亦晏然自若明季改革十室九空分貯合積蕩焉無存側聞先君嘗嘆丁亥告荒鄉之餓殍先後殣者二百餘人嗟乎誰無父母待哺不與誰無兄弟啼饑不顧誠有輾轉沈痛欲救無策者今幸際清晏可不早為之所哉儻勸我族各捐所餘設倉已而謀諸康君啟寬王君漢若即同家侄懿叶各捐一二百桶為倡滔雖力綿亦歲輸有差爰建三倉於外三倉於內以隨地之便斂之七月散之五月以因天之時借以匱乏息以什一賙以煢獨以通人之急夫同都通也各捐升斗於有餘之時易也久不為者輙謂豆區小惠耳或曰曬於鄉私甚顧安得生今復古而井授之而家給之而九年蓄之何如村自為積亦可利收郊以小康也施由親始無求諸遠勿以善小弗為毋求諸難社倉亦云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一

藝文傳 贊 頌 銘

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閲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董隱子傳 黃庭堅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餟問其方以曰無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為禮甚愿為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疕瘡如蒔蕾潰敗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為和劑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紉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歘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春馬

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　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
留榼舍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地不
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十三日

明

御製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
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
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儕人相雜蘇宿閭閻之下
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
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
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

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
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
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旁朕謂左
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
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
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
言為先有時遥見以手入胸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
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人鮮知
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多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
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
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
煩特以燒酒醉之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為說於是製新衣易
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
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
是後顛者自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
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煅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
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
以火煅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
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煅煉之薪盡火消之
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
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
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
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遥見顛者來逕步趨無艱容無饑色
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

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
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
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
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
先於朕歸道旁假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
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
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餓出異詞噫赦你充軍便
充軍又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
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
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
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
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

之馬前揺鋒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者無正語防閑之仍有凶詞來報至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作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前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攺輪而往大後

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控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illegible]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為民者用心自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illegible][illegible]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腳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聞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illegible][illegible]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往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腳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二其一曰温良藥兩片其一曰温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竹上磨著金盆子內喫一服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兩番乃聞有菖蒲香藥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腳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大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主所詢者此人也

即令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已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於懸崖處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腳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名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覧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鵝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五荊傳　　劉崧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聃次者曰璉曰璲曰璇曰肇聃之父自新璉之父自明皆先卒璲之父自成年且耄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篇選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

糧城壁自戍以田稅業等任總甲事造運舟命翀往治之後有緊其黨與並爲奸利者朝廷遣官出獄翀引服在行說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翀書輒碎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貲詣冒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翀翀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遂勢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爲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且往也淮滁間翀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翬最少乃命翬率子姪以就學而命瞅督耕稼命滌造縣服役事而已與擬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繳下有罪

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翀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擬齎往京師以聽命久之不報翀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妝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翀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翀來亟命爲書綴之翀不爲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翀過滁陽與其弟擬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兄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荊樹可移植者及往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爲紫荊兄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蘖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視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果荊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醻之設具燕焉翀爲之賦五荊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

而爲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眞之事詳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荊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見三荊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眞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荊者今蕭氏兄弟罹患難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荊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類之眞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因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可以爲一倂之爲二三之爲二五之爲五至五爲變不勝窮焉況若草木因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而已所以順其父母乎

國朝

吳孝子傳

魏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楊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歷丙午督學駱公日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爲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躑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血疏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

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點薦交流既同寮人相與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歘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絶不知所爲一時傳駭聚觀者十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遥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㕁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瘧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乖

絶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黄端伯過周諜舉人黄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余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余故並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鬬既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嘗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胷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胷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胷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贈太常寺少卿彭公傳　于端吾　李紱

彭公諱好古字子遲廬陵人徙河南夏邑父舉人諱中美有儒行母劉氏生公時云有異兆弱冠舉嘉靖丁酉鄉試十試於禮部不售就縣職得直隸新城理極衝如無事刻苦自勵時有欲行元人水田之議者檄下新城白溝河水利可用公爲書白上官言奪民蓺稼禾黍成利冀秔稻未必然之獲不可一春分浴種需水而白溝水始泮入秋未收稻而九河下

瀉倒漾稻且無遺種不可二農器水陸異用農事南北異習養農師易農具多費困民不可三事乃中止至穆廟時興水利三輔騷然民益思公功新城與興州屯地牙錯民地占籍頗蘇奸民以欺陵侍小民請清丈公力持不可謂丈量事煩擾增課無幾而重困吾民且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大吏韙之後江陵張公居正大括民田朋家作仇新城父老嘰歎謂向匪彭公此令不待今日矣新城有爲緹帥者善大學士徐公階屬所知諷公曰由我通相公可立躋臺省公謝曰吾聞相公賢若由賓以進必以爲不肖矣府推官侯則素貪冒行縣時公不具例金因短公於巡撫張公張襄陽人公婣婭有分巡襄陽者張方爲舉人以事相迕因遷怒公又入推官譖遂調公新安簡縣新城民千餘人赴吏部乞留尚書楊公

博曰令果賢耶調則難為令留則難為巡撫遂改令陝西同
官同官古祋祤地邊鄙所道田瘠而役煩士習苦窳公日勸
農桑課經義教養延修漆沮水醫城築其扞捍之大市陳爐
村為陶冶所盜哨聚其間公勸築小堡嚴更堠盜因以息石
州之亂三秦震動縣有金鎖關為西安咽喉地公察其西南
高山蔡濟陽寨與關為犄角屹然天險俄獲一諜者軍門訊
之云石州虜使偵道欲由延安趨長安今已知險難越無憂
也同官以漆沮既同得名山高水駛田不可稻耀州富平欲
鑿山通漆沮灌田其邑人吏部尚書孫公丕揚主之公抗言
勞已民以利鄰非智同官固不為用人力以利已非仁權富
平獨安乎孫公無以奪第曰令强項强項已而直隸巡撫張
公移節撫陝西同列危之公笑曰吾盡吾職已耳既至果撤

公察平涼延安鞏昌鳳翔四府兵馬錢糧意以困公公夏出
冬歸歷三千餘里登對款件無毫髮舛迕張公大才之悔向
時不能知公然公尋得疾遂不起檢橐止俸銀四兩士民盡
傷共伐木為棺同僚賻助始得歸葬而巡撫賻尤厚公清勁
屹然特立遇事徑行務利民不苟悦上官至能使忮者愧心
非所謂誠能動物者耶子入人端吾尤知名以其官贈公太
常寺少卿

端吾字元莊少而卓犖頎身玉立音吐如洪鐘萬歷乙酉鄉
試魁其經辛丑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丁未考選山西道
御史特朝臣各立門戶公疏數十上力抵排黨破依附之習
著破黨論極言其害為黨者患之戊申出巡鹽兩淮淮課半
天下而鹽政日壞疊商內商與水商相為搆擠水商困則二
商皆困司課者法令苛察朘削水商罄橐不能支往往從業
去公至布寬政勞來撫卹之禁剪單緒鬻諸弊四單齊發掣
無時視上江鹽值低昂為緩急緝販梟清奸儈擇賢吏司掣
商河大壅富安有東河中分三閘為鹺運要路久淤窒運公
親相度奏請濬治又建二閘使淮泗不下渡遂為永利江都
有漢儒董公祠闢而新之課士其中比報命課倍舊額而橐
不私一錢人稱為冰御史云尋改按漕是春水涸滯艘四千
餘又漕臣謝事去公乘單舸晝夜馳督無遺策運道始通小
灘以部員監兌無益而滋擾特奏罷之事竣奉命巡四川建
南猓蠻方犯順邊報旁午公偵得猓情非大創不可奏請以
兵公用先為巡撫劉公繼為帥必平猓神宗方倦勤疏多留
中獨公奏輒報可已復為劉公畫策整重慶山路進兵時咸

謂非便卒平猓設流官事具公所為平猓全書後川南奢
氏亂諸路惟重慶一綫通尤賴其濟乃益服公方略公在川
執法不避勢要有依藩王為大憝者捕得即杖殺之是時廬
陵彭給事芳生與公並以伉直著人稱二彭以比漢二鮑然
終為忌者所中外補參議道未幾入謫籍公怡然以歸光宗
即位起用言事諸臣補公行人司副旋遷光祿寺丞晉少卿
公方圖報効綜出入覈浮費不苟為依違改太常寺少卿祀
祝必趨唯謹陞右通政同僚皆後進獨公巍然老成奉為
典型焉熹宗在位逆璫魏忠賢擅命朝士必出其門頗重公
使私人致辭上公欲一識公面公謝曰不佞居官三十年守
身若處子豈少而守節老乃呈身耶璫大恨天啟五年崔呈
秀為逆黨畫策令京堂官自陳欲盡去善類公即具疏乞休

閒議留公瑞恚曰此人面目何狀我不識何絀為遂勒令致
仕既歸開緩騎四出楊左諸君子皆下獄憤鬱致疾年七十
竟卒所著萬螺山人集若干卷萬螺其別號也又有蘭臺奏
議璽溥兩志按蜀紀保家規愛日齋語錄及平粿全書並藏
於家

火神童公傳　　唐英

神姓童氏名賓字定新饒之浮梁縣人性剛直幼業儒父母
早喪遂就藝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萬歷間
內監潘相奉御董造派役於民童氏應報火族人懼不敢往
神毅然執役時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饑羸神憫
然傷之願以骨作薪匋器之成遂躍入火翌日啟窰果得完
器自是器無弗完者家人收其餘骸葬鳳凰山相感其誠立

祠祀之蓋距今百數十年矣雍正戊申余銜
命督理埏埴來廠涓吉謁神祠顧瞻之下求所為廟祀之碑閱
焉無辭問神姓氏封號率無能知者而浮志亦復不載最後
神裔孫諸生兆龍等抱家牒來謁牒稱神曰風火仙詳死事
一節并載康熙庚申年臧徐兩部郎董製陶器每見神指畫
呵護於窰火中故饒守許拓祠地加修葺焉牒有有沈太史
三曾序曰先朝嘉號而勑封之不知所封何號也豈即所謂
風火仙耶夫五行各有專司陶司於火而加以風於義何取
且朝廷錫封之號如金冶神木土穀以及岳瀆山川皆曰神
未聞曰仙也豈相之私稱云爾耶勑封之語殆不確耶是皆
莫可考也當神之時徭役繁興刑罰滋熾孰不趦趄瑟縮於
前而涕泣狼狽於後神聞役而趨趨而盡其力於工則已耳

物之成否不關一人器之美惡非有專責乃一旦身投烈燄
豈無妻子割舍之痛與血肉煅煉之苦而皆在不顧卒能上
濟國事而下貸百工之命也何其壯乎然則神之死也可以
作忠臣之氣而堅義士之心矣神娶于劉生一子儒神赴火
後劉苦節教子壽八十有五儒奉母以孝聞

晉

翟徵君贊并序　　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儀量神凝域表該洛萬動元心獨融
故能虬驤丹霄而不紲秦能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
之籥豈必砍太清而樂瓊瑤哉領絡岑不足以濯神層霄
奮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盧箕阜有高嘯之
宇唐勳表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

韻於天陶含沖氣於特秀體認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
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霄之表形逸巖澤之隅
雖束帛仍降軺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慚於虛徒
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韻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校
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睎翼凌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
於潯陽之南山哲人其萎焉孰做余欽若人之風嘗問
道於無何之廬寤想元珠主以贈授沐道霑淳固已實而
歸矣自昔之遠於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
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泝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
宣求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
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唐

尚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精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於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發素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或欲擎跽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於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霧曉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宋

洪崖先生畫贊 并序　李綱

洪崖先生張氳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棲壇名之曰䨇精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楠出則負巨扇長瓢以從之多繪以爲圖蓋有道者也爲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作者誰拙木葛藤楠何年丹青手寫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元

孝女贊 有序　虞集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冶之曰金谿場寶歷乙巳銀絕而冶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冶廢時上不産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而諸民取之有爲祐者官強之往冶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上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於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祀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

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殃煢煢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斁血食

明

胡貞婦傳贊 并序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簡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爲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事長撫下禮度不踰涉險疑危知機善豫國初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人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爲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爲申理下人懷服余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

撫念覩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
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於邸
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爲人所救甦既
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與養長之今彼
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即嚌舌三日不
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里之石屋山
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漈洄
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爲
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余傳
者當何如生愧也

晉

聘士徐君墓頌 有序　孫綽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
邈音徽遠播殊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
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
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
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
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
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誦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聊
於詠述敢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眞獨暢心夸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
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釁豈若先生保茲
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書叢蔚府庭
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郊側
悽爲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梁

豫章頌　江淹

伊南有材匪桂匪椒下貫金壤上籠赤霄盤薄廣結捎森曾
喬七年乃識非曰終朝

唐

平原公遺德頌　李華

維上帝降靈爲賢弼我大邦鈞明說望協期陳謨仗鉞出師
不赫厥飭大君以距嶺緣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擾此邦全寧
內輔宗師外飭軍旅唱順剪逆鍾以春右乃命平原賓護東
宮而尊大之師長邦憲肅清華夷朱旂蝎轂平原戾止秋霜

伊何袒我直方春雨伊何宏我愷悌公張氏諱鎰字從周河
內儒家時賢薦讓詔書徵起三年之間位登將相吉甫方叔
平原兼之間歲臨海奸頑覆浙左陷上饒濤皖寇徒戕害長
吏潛過鍾陵宜春盜帥家兵徧山吏不敢問人愁苦之公默
麾偏師勿駭吾人無聲無色羣兇梟夷下逆其順上遂其仁
成曰不有平原違恤吾身平原之政以類而舉是邦胡寵公
蕭於鎮八州文武吏人老幼遠哭家祭不能舉首夫山傾川
竭未爲成災大臣盛德捨禁即哀災之大者刻頌之義發乎
心播乎聲旌事爲教感哀爲德公故吏侍御史博陵崔貞文
明殿中侍御史昌黎韓洄幼深監察御史趙郡李惟岳謨道
大理寺丞王士華子秀刑部尚書員外郎袁州刺史張濤惟
清袁州別駕吳郡陸調牧臣及耆壽袁維清彭正運施希廷

李開雲百姓彭仮潘玉等一十二人咨余爲頌撫石而泣故
其詞也哀皇矣明皇求公於野官在諫省將錫忳兇謂公有
勳庸授公肅宗納爲輔翼專征獯戎或塞或通易簡昭融帝
命平原入州提封深湖大江宣布睿德淳此下國爲除妖賊
安其父子爰及家室時萬時億山川出雲生此元臣猷戚發
春三靈化醇今則逝矣南方愁辛嗚呼平原如其仁如其仁

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詢於師保輔弼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炤下士俾
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
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先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爲急
也即日命王人以制書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爲
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南節度經畧觀察等使踰月而譴

廟於洪洪之耆老輳惲商販漁釣百數千品周遊奔號於
野於壓咸曰寧取我衆而裂之寧取我廉而焚之父也天
只胡爲奪我之君中丞受命而南舟不及況馬不及科鬪
人懷慕之罔極曰清歷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
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
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惟瑾新吳縣令鄔貴州人東治府
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等討論之衆僉謂允于心曰自昔
爲政者知清之可以長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
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爲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侈
爲之鑽鑿也於是撤其帷帳爲箒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
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其俸錢稍食月數十萬貫於軍府
此皆前政之所督責而封己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

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
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斁人
之生苟鞭笞箝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
紱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
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怨不私逞韓子宋璟而不可使人
祖背而無傷夫然嗟嗟之象成行葦之思溥矣三之日謀
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載驅王命所急吾觀是
邦農野木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倘野
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吏卒數三
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㙺財數百萬賜於
館驛而舍粮之徒不知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
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

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月州人愛之如父母
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
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頹俗
慰窮甿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
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晉
司空茂先遠裔也起家石亭別將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
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
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
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弗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
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狎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
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讐之間而
能終保元吉漸於貴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

乎又牧濠舒潤三州而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迨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

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兮人相慶慶未畢兮閒後命朱幡玉節兮向番禺彼顧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大旱其誰見濡

新廣城門頌并序　符載

貞元十四年我常侍鍾陵之政成賦均調法令修理男女小大祇承教化土地千里蚩蚩浩浩莫不剗心化爲端

良然後罩恩閒暇將有改葺自我官府至於門塞是用乘時洗故作新先是城有贅墉橫亘東西盤護使地甚曰無壯瞻彼闉闍亦特其門崇未及雉廣不容軌公斷屈令垣修塗理巖巖四扉每五夜將旦候吏雲委鼓鳴逢逢鞫然洞開軒蓋絕塵而並騖軍旅擁關而坌入旗過不偃猗馬行不騎蹄徘徊流覽勝氣洋溢改作之致騰凌前人負倚然之思也君子謂公氣冥元極智遊象帝以盛德光乎大位苟視民之弊吾見其壅閼不和之氣決防潰洋之不若也豈復有煩冤淫濫之志漸於風俗哉舊跡改觀正在於是公嘗濡翰有所紀敘實恐撝謙休聲不揚小子愚𦈢替述銘頌請刻於貞石使新門之績也皇皇然頌曰

鍾陵古城隘不工麗譙隙穴廢崇墉石黝作鎮衆前蹤中央砥平谿豪巃嵸城朝旦日暄暄高大四門車馬通此邦此再無窮敢紹華藻揚清風

儲潭神頌　裴諝

江水上源急如箭潭北轉急令目眩中間十里澄漫漫龍蛇若見若不見老農老圃望天語儲潭之神可致雨質明齋服躬往奠牢醴豐潔精誠舉女巫紛紛堂下儛色似授兮意似與雲在山兮風在林風雲忽起潭更深氣霾祠宇連江陰顏日不復照翠岑迴溪口兮棹清波好風帶雨送到州吏人雨立喜再拜神兮靈兮如獻酬城上樓兮危架空登四望兮暗濛濛不知路兮千萬里惠澤顧兮與之同我有言兮報匪徐車騎復往禮如初高垣墉兮大其門洒掃丹雘壯神居使過廟者之加敬酒食貨財而有餘神兮靈神兮靈匪享侵享克誠

祈雨感應頌并序　裴曙

二年余從兄自左司郎中詔領虔州牧不朞月而令行焉剬其煩苛存乎簡易惟德用乂以康保民端己而屬吏自修體道而風俗加讓除惡務本　等不法非時而誅施惠惟勤王　窮苦出錢以賑原義制事非禮罕言蹈日也路不拾遺人歸其厚戊申歲季夏閏月遠郊僁陽於歲儲潭神之靈者入廟而驕陽猶赫陳祠而元冥召陰我信既孚伊神降祉乾坤合德風雨應期表以隨車雲不待族昭其福善雷無假震越翼日而滂淹矣發我枯瘁長我黍稷俾彼甫田厥有秋矣曷以報德靡愛斯牲曷以表靈載葺其宇夫供億王用俾無暴徵轉輸泛舟衆有易道人無怨色其財罕遺天與和氣

而變不生則災害匪常休咎由政明矣其宋也下堂頓首片
衛也舉國興師神貽至誠則不容易豈比夫至理通變發[illegible]
馨香神人叶和天地之利宜保膺元吉巽藏休明禍亂無因
而生福慶永垂後裔曙則不謨敢賛頌聲頌曰仙郎出守猛
虎渡河祐賢進善崇正黜訛黃霸穎川晏嬰長河輕關易道
禁暴屏苛列邑循吏異畝嘉禾士農工商阡陌宏多時雨不
降儲潭是過幽廟肹蠁連山嵯峨天地合氣魚龍躍波隨車
霢霂適昔滂沱實發實頰載謠載歌精意以薦至誠伊何牲
不愛羊酒盈其犧天下之利期在惟和前河南府參軍裴宏
書

元

賜帛頌有序　危素

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大祐
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天祐年八十有餘歲後之
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
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
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
尤爲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
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於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
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
實敦維撫爲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
於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颯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
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處和安車聘

賢尚法古昔宜秉直心上裨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照[illegible]
罔極史作頌聲

明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廷初以一旅
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
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
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
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
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
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
方侵軼我姑執何猶我金陵頗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
冀其悔禍以自追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
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
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
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
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
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
上陳虜大讐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
戊子上分舟師爲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虜陣呼聲
動大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
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
丑焚僞平章舟刈殺餘衆千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

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小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俟其發八月虜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

元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旗東指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嚮浙之東西樹貿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兇頑鋒蝟斧螗轉涉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僭號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猶胡不悛復豕而嘷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俊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潜爾糗糧各謦爾誠搖光在中孛朔之月禡牙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絕律精明飈火奮激旗旐揚揚艅艎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戟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巳無荆湘既與虜遇大呼衝擊雜騰豩駁星流火戟虐礮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翩縱橫交紐命隕弗顧積橈湊驅筋束蝟縮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褫扶創而遁聚於湖與僅存喘息我方植栅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蔽如翼趦歷四旬飛走窮途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見之千艘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此首酋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强逐叩告言我誠不

振我弗我頑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嵯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餓予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于樂歌節以鐲鐃飲〃〡〡廟頌賞于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〡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況茲之功俊偉赫熹接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聽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鎖蛟者也郡地濵于江水蟲騁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蹤其神於長沙復擢遺孽㳺輿使物冶鐵壓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之南堙毀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厯尺下施八索謂能鈎鎖地脉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爲郡將發視之未及趐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濾竊聞之周有壺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杜棒牛貫象齒而沉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神謂龍罔象之屬是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沉牿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濾雖不

敏謹狥郡守某君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

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都蛟孽所庭咮擭波譎脽運㳂縈夫諸獸驗胜還禽微沉竈鼃産蝕阜汲成盞伯應厯衆憲宣刑嶽鎮三辰斗劒七星揮斥雷戰刳割霆升河昔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鑪冶金建極祝融主敛閼伯司型八神錫袤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鍵方扃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飆笙鶴瀨月吹鳬汀仙旆迴紫童節流青元勲潛汤素牒晶熒龜山鐵絙龍鼎文銘翊扶鴻宰斡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與國陳令尹德政頌 有序　　劉崧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某遭兵亂奔逐蕩析間郡邑與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甞見吏也入其闤商旅嬉而民又謂未甞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既而游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輿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漑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爲與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摭輿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頌焉頌曰

萊田之畂畂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居室之趐趐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甓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嗾人血顱孰與逐之有伉其徒羣狐睢盱或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痌瘝侯摩撫之我有苦饑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爾工爾賈爾田爾舍闤辟趐風成至庭下庭絶吏符曾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

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沚鼓絃詠詩樂爾君子侯車出游在彼中洲擊節揚旂安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鱸鯉伊民之生繇陳侯之恩矣韻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衮黼廟有鼎彝母詔公歸伊民之師㵐江沄沄方嶺奕奕我輯興歌永播無斁

撫東平寇頌 有序　　劉穎

皇帝四年春撫州大侵民艱食羣盜竊發摽掠東土有司失刑政爲馴用猖獗明年連征弗庭又明年皇帝選用神明得僞部陳侯使守是邦綏和厥人侯乃悉心招懷頑不即化用白於藩憲大臣請兵天朝今春王師東下得其渠帥脅從釋弗治乃作新邑寧東方人於戲可謂盛德大業者矣是宜頌歌勒諸金石以垂無疆

噫嘻東人孰匪齊民狂昏狡嚚負鄙爲艱寃兇鞠頑肅聚潰
山縱橫披猖撞搪搶攘隳決天綱太守神明仁武兼并不殺
爲刑彼昏罔悛卒類於天太守赫然我師其東王命是恭攘
除奸宄根薅株鋤舉族爲俘膏流骨枯太守㦬驚潢池弄兵
赤子寔冥乃詔元戎擇是脅從逮捕勿窮餘孽蚩蚩哀號路
隅祈悔厥初天地好生并包含宏善人是矜有俶其墉長林
之東新邑攸崇乃賴陳君詳法昭文用與維新流亡來歸挈
妻携兒感作歌歡孰我生全陳父其天陳父萬年上帝孔昭
降瑕弭休萬福來求五峰峨峨登翠層螺有石可磨我作此
詩深刻大書上與天齊盛德煌煌聲聞洋洋四休有磨

全懿堂頌 并序　裘衍

節婦陳母都夫人陳禮部棟塘先生之母也刲股和藥以

事二親服節守義以終夫志撫十月之孫登進士爲碩轄
以昌陳後詔旌史書賢傳炳然一時既終之日人皆望門
肅敬知道君子題其堂曰全懿竊惟懿美德也詩曰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是懿德者乃衆人之所固有有之而克舉
之則節義慈孝隨感而見居常爲關雎樛木之風若或變
焉爲陳母所優爲矣是堂也以風世道以垂無極內則云
乎哉衍辱知於棟塘因熟母之賢也三復詠歎而爲之頌
有美斯廬賢母之居母也天只惟德之基實獲厥所廣居正
路母也安焉出必由戶休有烈光長發其祥爰及令子肯構
肯堂

瑞麪頌 并序　羅大紘

維萬歷四十三年江西連歲大饑吉州尤甚轄撫軍王公
焦勞賑救方伯李公郡巡吳公同心竭力守令仰承德意
悉以閭閻疾苦狀報聞撫臣言於上本年二米從折色便
報可又留稅銀二萬散各郡備賑民始有更生之望而吉
水溫泉撫字諭勤亡何三月上旬東華峰下忽産神麪有
樵者童子遇一父老指授此可充飢童子如教負一斗歸
其家食之皆飽遂流聞各方荷筐鍤往者日漸至萬餘人
日所發夜輒滿欣欣細滑潔白不雜沙石以水和之甘芳
與米麥麪無異生熟食皆無恙不能多食稍能具宿舂與
大無行者一夜化爲土或負太重輒棄去窮民甚無告者
所得更粹而甘或爲餅或爲糕餈以不餒餓臣羅大紘家
當孔道睹聞甚夥且負懽忭踊躍作[illegible]爰作瑞麪
頌一以昭上帝之大德與山川之靈[illegible]以[illegible]主上倘饑

至仁與在事拊循精意一以彰吾吉人風扶愿爲天人所
哀憐故事出非望世所希覯云頌曰
昔聞天降嘉禾民獻瑞麥當時君臣動色相稱史臣特書垂
教來世然皆盛世休祥惟以新一時耳目聽觀非利物濟人
之實惠也惟茲靈山寶産異麪精非人巧榨本天成凝若膏
脂皎如霜雪黍稷同馨不費耕耘之力調和可食毋煩杵臼
之功雜腥羶則嘈如蠟飢藜藿則甘如飴少食之飢而能飽
過食之飽而不化蓋惟以濟四民之無告即日索萬斛其何
傷適者雖麥有秋禾稼已播穀雖貴而價不騰踊年本凶而
人免阽危於惠爲不費之惠於祥爲非常之祥倘雨玉雨珠
既無救於白骨即降甘降醴亦何補於青苗孰若瑤丹瓊粉
藏於不涸之倉霧散雲蒸發於無禁之府老稚兼濟即起死

可以回生仁義並行唯周急而不繼富歡騰宮宇和洽清宵
斯蓋帝運隆昌與上蒼合其德故乾道變化亦與聖人同其
憂豈惟度歲兆豐康生民於仁壽抑且流慶顯瑞歷數之
靈長固宜上下同心增修厥德發宏願體至仁弱不急去泰
甚進賢簡能汰冗黜浮理陰陽順四時於以仰荅天貺而凝
承無疆休止斯天人交應之道不可誣也

府學新廟頌　吳福

江漢之東匯爲彭澤五老巖巖南邦是宅篤生陶劉邦之先
碩邈矣不作孰究孰闢一其於穆田侯三歲于茲鼓篋問故廟
學誰爲南望車篚夾以瀾蠡蠡河縈之面彼是宜二其迺社爰
遷出其奇贏購徒命日爰始經營辨方正位以修以平劃之
丁丁拔之陑陑三其迺易廟廡廟廡煌煌迺正廟門廟門將將

天作之泮湖水洋洋石門爲闕聖洲爲璋四其自冬徂春撤故
就新康侯大喜言采其芹鼓鐘在縣濯亘且陳公來釋奠吉
成於神五其神既歆止肅公而入揖讓登堂英賢畢集於泮宮
兮鏜御有緝升歌喤喤泮宮之什六其公曰休哉格爾庶士陋
事備成自今以始始於存心非禮勿履古之學者學爲君子
七其庶士感歎若失而獲咸與維新公無我斁山高水長康侯
之德勒詩貞珉傳示無極八其

唐　洪州大雲寺鐘銘　獨孤及

參變化孕律呂和神人莫疾於聲故天地以雷震萬物聖人
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貫自眞乘
開設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法鼓之製存焉彤彤蓮宮於江
之濱萬井在其前善惡與乎人將欲誕敷我法音啟迪我善
根是以作萬鈞之鐘大其器所以昭其度也侯誰尸之長老
杜海泊此方上士釋法觀釋法鸞與比邱衆百三十有五人
實果其願將辨所作於時火官金工循厥戒令範陰陽九六
之數以合造化均薄厚侈弇之齊以諧淸濁聚精會神爲工
於其間宏響旣達昏疑皆破故衆心如城施者成市大悲之
感與萬靈接祝融回祿驂歸交應越五日辛丑新鐘成於是
此邦民大和會膜拜縱觀川塞衢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
然如扶搖號而萬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
谷金界炭咨若震若蕩既而拗怒散漫與迴飆俱激度越大
千周流六虛經於禁城入於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清夜
千門徹萬戶蟄魚龍皆奮蟲豸不蟄於是聆其音者貪駭還

善發自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淸涼吒王解形刀輪摧藏嚴乎
心者聞聲以知覺聞覺以悟法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
鼓鼙木鐸徇路警衆乎號方斯陋矣蓋聖人宏道以勸矣
因善以建法作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殺之果法音殺之因
善者教之宗我鐘乃懸是訓是崇世界有極大音無窮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
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發
狂日黯風助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吭幸而脫死神魂
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夸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使舟
檝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寸之包藏外
若臯順中如劍鋩蹈藉必死鉤熒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彰

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江州南湖堤銘 有序　　李翱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路蓄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翱歌以記之辭曰

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滸滸南陂冬竭夏流九江漲潮滑滑逆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飆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輛其舟童嬰涕噎老媍號愁歷古建茲孰為恤籌濟之之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錢傭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關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歡譁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固聯突起堅若石城障為豬水蒲莞茭芡鴻鵠鱠鯉惟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坦坦植之楊柳架露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予歌示江人式悦汝懷

宋

弋陽縣學銘　　李覯

慶歷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庭之東令吳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為品制事則有榮求則有敬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實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為福敝漏之下誦絃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有序　　孔武仲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信州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者僧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輝煌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將姚路楊亞甫為之銘而其屬魯國孔武仲又銘於石以相之曰

上下無疆旁暨入垠有告必聞大聲以振叩之則應不用則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并序　　黄庭堅

分寧縣有學所從來遠矣然邑子諸生賴學以成就者少挾書以遊四方者多蓋在官嘗曰獄訟之不得其情賦租之不登其時簿書朱墨之不當其物寇盜發而不輙得是吾憂也若勸學養士二千石之任也故廟學蕭然未嘗過而問焉彼蓋不知養士之源發於縣鄉為民父母豈聽獄求盜之謂哉今吾宰延平胡君器之之為縣左規而右矩謹名而務實盡之用經治之用律其聽民不怠其牧民不煩豪吏斂手困窮得職然後盡心於學乃舉其鄉先生與一經之師位之以師友而作興可學之民弟子嘗溢百員器之率其僚潔牲酒豆籩釋奠春秋諸生升降成文耆老歎息則合謀曰羣居講學嘗病無書今令君不鄙夷民使得燕居以勤已事甚大惠也惟是公家力不能者吾儕其勸成之於是學有職及諸生之父兄皆自勸市書以給諸生之求且為出入之不嚴不可以保存暴涼之不時不可以持久又相勸作書閣并祭器而藏之閣成謁諸令君令君乃以元祐八年夏五月丁丑釋菜於先聖之廟而告成

爲諸生則以告黄庭堅而請銘之於是有問者曰郡有學朝廷爲之擇師敎弟備矣縣不與學亦病者乎庭堅曰是不然今夫浮屠之舍非傳先王之道也而所居如林其贊嚮不宁凡有官之君子必左右經營後之而後已閧市之征先王以禁利末其開塞有權今則徒會其入百人之聚有網漏一金之利必請而張官置吏爲夫士不可一日而無學民不可一日而無教至於興學聚書則雖萬室之邑以爲非職之憂者何哉此可謂有爲民父母之心知發政先後之序者乎諸生曰信如子之言請并書以詔後之人則序而爲銘□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管繭之手簡切旁紉可席可氈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理節所居風雨

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冊字以華闈華閒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永懷茲道勿嬉勿驚以迪有造得意自己書不盡言如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於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分寧縣三堂銘

茂宰蕭公來撫我民自初訖茲惠政日新父母孩之如其苦樂吏瘦民肥猶求其瘼靖共在堂敬畏在庭賓禮士子有渭有涇我名三堂式頌式勸繼蕭公者無墜斯憲

洪州武寧縣東軒銘 有序

溫陵呂晉夫爲武寧縣其懋勤足以御吏其俎豆足以和民以其身爲綱以其僚爲紀其有所急也民以爲義其有所溺也民以爲仁於其歲豐民閒新作東軒以告豫章黄庭堅曰以此聽民非以勤民也余觀今之爲吏託三年則解體不治民亦厭之今呂侯不得代踰四歲矣而勤民如始至之日民亦安樂之惟恐其去也故銘以勸來者

呂侯爲邦如匠規矩除治蕪處不即歌舞於以近之問民疾苦里無逋胥挹孫買鉏吏無亟將其虎爲鼠我班王春民在東皋于耜于餉勸其作勞亟其耘耔無慢於教役乃暇日于茅索綯桃李兌矣松竹苞矣知我民稼雨澤時矣萬物芸芸自本自根於其並作我觀其復富貴浮雲荷戈而逐呂侯燕處不緣其欲東軒高明有突有祭以納日月以陳鼓笙侯在東軒左經右律燕及其僚射侯酒食咨爾後生式鑒斯今無以豆觴費民寸陰

三峽橋銘

二山劍立龍落天路比垂康王之簾南曳開先之布銀潢傾瀉起蟄下雷驚山爲渠無有壞隤驪龍守珠不可釣罩式告游者毋危思考

寶珠寺鐘銘 有序　王庭珪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輯越鑄巨鍾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廬陵貞挹爲之銘曰

𧇊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霄雷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訖劍蟠蚪蟠怒牙角六種震動大雨雹鑄此銘詩可不若

白鹿洞講座銘　朱子

師道絶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師文不
在玆如或見之有儼其思立之堂壇帷以有嚴厥臨孔昭式
訖爾瞻

懷玉研銘

我輯墜簡大法以存執摯其寶使與斯文黙涂之餘往壽通
容墨爾毫端毋俾元白

慶元丁巳三月庚子懷玉南溪近出此石徐斯遠以余方
討禮篇持以爲贈會分半橐以屬呂子約於高安因援筆
之慶元疆圉大荒落日南至晦翁記

元

龍虎山道藏銘　虞集

道家以老子清靜之言爲宗老子本周藏室史故其流出

於史官今道家有藏室以藏書蓋有所因起矣漢之時去
老子未遠其言最用世然者於志者凡三十七家九百九
十三篇而伊尹太公管仲之書在焉不皆本於清靜也後
世神仙祠禱凡方伎悉繫於道家其書概謂之經蓋其札
傳最尊者三洞三十六部凡萬百千篇世徒聞其名而陶
隱居眞誥或著其目多云未降於世者是也其可知者大
抵出於老子之後而老子至矣今其徒尊而藏之以室不
亦宜乎龍虎山者嗣漢天師居之其上清正一宫者道家
之總會也宋慶元中沖靜先生留用光見之寧宗使有司
新其宫而藏室之所謂經者皆粉黄金爲泥書之後以宫
火不存皇元大德三年有勑重建宫嗣漢天師留國公口
不可以重煩縣官也凡祠宇可爲者率其徒各以其力爲
之而余獨見先生作藏室木石堅美締構雄麗規制蓋加
於舊藏以木爲匱置室中高若干尺内廣圜徑若干尺觚
其隅爲八面面爲方格以次受盛經之函刻木爲天人神
仙地靈水官飛龍翥鳳之屬附麗其上皆塗以金中立鉅
木貫之下施盤輪令可關以旋轉言象天運焉工未畢先
生去世弟子孫景眞成之而奉祠先生於藏室之北不忘
其功也先生之師曰黄君復亨復亨之師黄君崇鼎至元
中佐天師立道教所多所畫諾亦有祠復亨嘗鑄大鐘起
鐘樓施田益宫中先生名彦綱字叔紀閩人有文章其道
行見翰林學士元公明善所撰碑文既爲藏室亦買田食
其衆以備修葺蓋遠計也復亨弟子李謹修從三十九代
天師至京師來求銘其藏室銘曰

穹若大始虚皇之廷天眞丈人象氣鈎形結書神丹出圖帝
青散七荒角振耀流霆昭明三光敷落九星縱横自然非有
使令變合萬億出物宣靈後聖有作取以爲經五千其文載
之兼斬示我清靜遂我杳冥天根之門牝虚元寧配天作極
宰於化亭孕尊緒餘襲武承馨法言神方枚數以蓮要其宗
旨如器在型上清有宫萬神攸停乃作瓊室使列幽屏題夤
莫茂刻石雕玲龍鞱括藉虎帶縈綎玉氣充達金耀晶熒陽
衛雄毅陰宫娉婷人不敢褻鬼不敢聽惟爾授受俾老復丁
實茲萬年合增帝齡下土小子稽首述銘勒作具符後天不
傾

豫章樓銘　有序　柳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治龍興而龍興古揚域豫章其郡名

也泰定四年秋八月甲子重作南樓於城上實備鎮門之
制題其榜曰豫章以爲治格章明則民胥悅豫有以靈承
上思名從其舊具新義焉曰既南至大合讌張樂以落之
相臣臨席賓僚列俎酒酣歡洽咸謂新茲傑觀增壯南服
宜有銘詩昭示永久則以其辭命貫貫不敢讓爲之銘曰
維皇有野維地有區九土三條辨方制隅揚域入斗亦禹所
敷春秋戰國捲裂紛如中江而西爰闢邑涂盡茲豫章曳楚
引吳漢因秦郡建侯以居提封所既海漢嶺砠洪始名州廢
郡之餘雖則分疆百雉維都觀察節度幢纛麾符作鎮開藩
列城受呼守牧之良若史有譽宋制遵唐謀帥選儒迨更府
號孝義則疎以年而命稽實本虛神元應天統御方輿既定
南紀旋安里門時致裕宗正位皇儲錫是分地襟江帶湖世

祖有詔雷行雹舒曰惟龍興由夫渾茲其潛其躍乾道與俱
異指同音草之返乎逐闢宰臣建行中書以張國威以宣廟
謨亦訓亦齊無劉無發課則民庸賦則兵卑謹修侯度職貢
乃輸富而敦之俗恬以愉其北紫桑其南番禺萬里行涉不
煩戒徒凡四星陟若閱朝晡治理之成一軌無渝肆今省胥
堂昔唯塗府舍潭潭執啟新模掄勞雄尊象乎紫極兩觀之
間有列闕闕疏爲修閣達及交衢角疊揚埃忽不須臾宰臣
曰噫責其在余余有兵民企瞻所於辟諸服衷祓則有褫而
書驛聞報發官帑大寮部役令丞具畚陶埴斬材工來于于
層構勃興鵬騫翬飛翼翼闕楯隆隆棟桴其崇五仞其廣百
肩上宜綴筵下可建旗雲宿棊井霞飄綺櫳西山晴翠時落
增除如憑廣莫如挹方諸湖渌右汎江瀾左軒千帆輻集萬
屋鱗鋪磬夜嚴昕有鼓鐏釬有節于掫有楯漏壺坐息徙倚
有亭有廬亦有游氛不揚而祛宰臣來登稅駕踟躕曰今高
朗維昔隘冷匪增匪埤匪劇匪刻度不在奢名不在誣即榜
豫章在志古初豈惟志古示民不迂爾卜惟豐爾謀燕胥我
有嘉賓爾肅以趨上公維宰元衮繡黼色笑娛賓其虛其徐
穀哉既升醪羞載斟吳綵蜀桐趙王燕姝碭極之戲角觝之
夫次舉交陳卒徽虞虞講禮有容流風四徂以我豆籩易彼
斯父聖人設險有不可踰域山界谿猶跡之龐治在郡縣謂
若蒲盧古然今否問牧棄舄宰臣維垣志範其驅大闕克正
小體自紆繫此江粤殺民曠虛入夫四輔三歲一會亦有遺
禀野無適祖由宰臣賢仁涵義濡麟遊鳳鳴可坐以須載瞻
臺陛飛閣渠渠臨茲治城如承盤盂由頫陰候爰始插栿歷

數千年考孝應圖洪惟寶命天降神扶赫赫宗支一本而夸
前星次焉麗於南弧熒光所被川媚壤腴封建之福在德不
孤宰臣作樓非以聚觀固國藩墉有隆無汙民之戴之時樂
以訂陋儒屬辭貫祭且據請命劖工託諸碑砆

清江慈濟寺鐘銘 并序　　傅若金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春夏水
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充成思弭
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惠橋寺僧永華
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爲橋以通往
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弗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
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旬主其事令出郡人
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繕橋爲

方舟四十有五爲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之費緡萬五千緡有奇屋五千緡有奇旣成橋君刲像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爲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徯斯樂與人爲善者爲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以善稱貽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己卯九月畢工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役官工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言君之不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稱孔子及以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不知爲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爲政者非徒患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產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俸入以建永久之

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之聞遠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

江之菸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坻斯濟民之恥不可以虹不可以虹有鐘斯鐘鼓鐘鏗鏗震彼冥行孰其範之於閩厥擠厥聲閎止佐於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明

何侯廟鐘銘 并序　陳謨

侯自元朔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肸蠁感通震於遠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圖鳧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惟侯之民功亦旣銘於鼎鐘惟侯之廟貌非鐘不震煇鏗鍧鏜鞳金聲烈烈匪惟侯威益彰厥德旣鼓於宮亦聞於野侯之出入有肅其儀彼蒲牢之吼徒警於海隅曷若此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忘

李氏慈和堂齋銘 并序　周忱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奉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愿曰遵懸曰遵邇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帑外無閒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之賢蓋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高年鶴髮康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以想見遂喜而爲之銘曰

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塤仲篪匪伊母慈弗克誨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睠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睍彼末俗豆其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澆風萁箒誶語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強

獨對亭銘　李夢陽

巖巖五老若翔若垂堂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摳衣四方攸歸宏本立教爰自考亭人遐跡存崖巘熒熒如日如星郤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丞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闢我先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踦殊理同哲其

我師作銘於亭來者式思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二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三

藝文 題跋 志 書事 記畧

宋

跋顏魯公靖居寺題名後　歐陽修

右靖居寺題名唐顏眞卿題按唐書紀傳眞卿當代宗時爲檢校刑部尚書爲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爲誹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爲刑部尚書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眞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眞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眞卿本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眞卿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靖居時猶在吉也

跋唐顏眞卿小字麻姑壇記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書大字予家所藏顏氏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爲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爲精悍此所以或者疑之也予初亦頗以爲惑及把翫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

跋饒州甘棠館題名

右甘棠館題名自唐德宗貞元以來止於會昌文字多已磨滅惟高元裕韋夏卿所書尚可讀甚矣人之好名也其功德之盛固已書竹帛刻金石以垂不朽矣至於登高望遠行旅往來慨然寓興于一時亦必勒其姓名留於山石非徒徘徊俯仰以自悲其身世亦欲來者想見其風流夏卿所記留連

感愴意不淺也如高韋二子皆當時知名士史傳載之詳昔杜預沈碑漢水謂萬世之後谷或為陵庶幾復出以見於世其為慮深矣然預之功業不待碑而自傳其區區於此者好名之弊也故士或勤一生以自苦或餓死空山之中甚者蹈水火起刀鋸以就後世之名為莊生所笑者有矣故予於集古每得前世題名未嘗不錄者閔夫人之甚好名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蘇軾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邪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

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院大雨中書

題張唐公香城記後　潘興嗣

唐公國士也立朝敢言名動縉紳視萬鍾之祿不易其操一邱一壑自謂過之方此時僕齒髮方少已無仕宦意第以琴書為樂相視莫逆至于忘年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不愧于古人矣每一至此視公筆蹟于壞壁間字浸漫滅惘然于懷莫覺上人好事次錄其言勒于石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脊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磊犖似敖似謙依于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蒼天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賈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覩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駸駸見其忠厚之氣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

伯氏元明于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淚握手為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髮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嚚訟眾於他邦病在慈仁太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宜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為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邪將安之邪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為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

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爲鳳凰稂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門以免別後懷思庭堅之來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巳亥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畧倣古者斂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謂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于死徙其有德于人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承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非一世也吾兄弟

他日要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吝則嗇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於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社倉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旨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報於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遣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記述予慨然歎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

跋渕公詩

右渕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黃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

題折桂院行記　朱子

始予至折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公爲予言此未足觀稍上當益奇因道予行深竹中竹盡得大阜背負五老面直江湖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縈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作亭其處取李翰林廬山謠中語命以爲黃雲觀會雲公去不果爲今年春乃克爲之未訖工而余代去閏月晦日與清江劉子澄長樂林擇之開封趙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卿長樂余占之陳彥忠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因記其事雲公諸王孫棄官學浮屠法今客大洪山云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淳熙八年歲在辛丑夏四月六日後學朱熹張揚卿王沉周頤林用中陳祖永許子春王　余隅陳士直張彥先黃榦敬再拜于濂溪先生書堂下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統所以建端垂緒啓佑於我後之人者厥初罔不在斯堂用咸歎慕低徊弗忍去熹乃復出所誦說先生太極圖贊其義以曉衆咸曰

休哉退先生之曾孫正卿彥卿元孫濤設饌光風霽月亭祁直卿吳兼善僧志南與熹敬書以誌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右南康軍治直節堂記欒城蘇文定公爲郡守徐君師回望聖作又手書而刻石焉自元豐乙丑距今淳熙巳亥凡九十有五年而新安朱熹來領郡事問堂所在則既無有而杉亦不存求其記文則又非復故刻而委之他所矣於是歷訪郡之老人竟無有能言其處者蓋自元豐至今其間世故亦多變矣然建炎羣盜於今纔五十年舊迹蕪滅未應至此意者斯堂之毀其在紹聖黨論之時乎撫事興懷慨然永歎顧郡方貧而民已病正使堂之故基尚在勢亦不能有以復於其舊獨廳事有堂無額而庭中有老杉焉焚斫之餘生意殆盡

而屹立不傾如志士仁人更歷變故而剛毅獨凜凜然不衰者因取直節之號寓之此堂而肇記石陷壁間且欲盡去庭之凡木雜植杉柏以賜歸前賢之遺意則既非時而熹亦以病告歸矣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予之志也夫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既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洞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之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敞攽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鈔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于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爲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

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立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　　陸九淵

象山西址瀕溪溪有渡曰石竄火溪之山曰西山西山之北有山峭峙與西山同出曰徵君山故老相傳古有隱者在其上累徵不就人號徵君因以名山山麓有寺曰資國猶藏其立寺時帖乃雄石鎮帖也字體結密行筆有法非今時史書所及年以龍紀元年仍書歲次己酉亦不類今時文移官曰鎮遏使侍御史簽書者曰押衙兼副將印曰信州雄石鎮本末記文乃正篆不繆疊今其地屬貴溪史傳所記故老所傳皆未嘗知有雄石鎮鄉人嘗言永泰二年置貴溪考之唐史貴溪之建在永泰元年而次年爲大歷元年然大歷改號在長至日是永泰嘗有二年矣建議至巳立涉兩年亦事勢之當置縣之年尚傳至今龍紀後永泰百餘年而人不復知有雄石鎮何也唐六典鎮有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兵部條中又曰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今曰鎮遏使曰副將蓋互見矣又曰凡諸軍鎮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今曰押衙者豈幾是歟施其地者曰周丞鄴丞鄴之官曰押衙兼都監似亦鎮官然則此鎮有兩押衙又有都監唐百官志本六典六典乃明皇所撰史臣固曰永泰後諸鎮官頗增減開元之舊制固宜不可盡考丞鄴稱鎮長曰中丞而其官實侍御史唐御史官御史中丞與侍御史聯班此尤足以知非後人所能僞也其地則曰丞鄴宅西面東坑微山脚初無君字然山上有井其深無底旱時祈雨率多靈應謂之聖井水流出爲石坑謂

之君坑賓折徵君二字云耳寺僧海瓊乃周氏子丞鄉之後也好文學詩懼此帖之磨滅將刋諸石求予爲跋予觀唐于今爲近其季尤近龍紀之元距今纔三百有三年史傳所述故老所傳已不復知雄石鎖之蒭鼪則是帖之傳亦足爲考古者之監故備論而書之

跋歐陽君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爲身謀殺上書人鎭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戮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郞祕閣修撰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已錄孤賜田光于史册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旣爲哀詞必大又鈔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世昌曰德明吾鄕人也其孫璵嘗裒次事始末里中文士鄧名世亦

誌其藏將幷刻之按唐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顏以行子揭揭也嗟嗟以爲生子獨割也爲彼不淸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爲國捐軀又同是眞能端顏慕韻者先是鄧庠繪晏元獻公曾子固汪信民謝無逸祠於講堂德明預焉其視沒世名不稱或遺臭萬代者孰得孰失耶德明弟衡子飛黃塤黃怙皆蒙恩補官飛黃終建安尉璵蓋其子也

跋鄭威愍公事　楊萬里

近世培漑人才忠孝成俗至本朝盛矣唐季五代全軀賣國之風於是一變慶歷元祐之間忠臣義士充盈朝野非諸老之賢祖宗之勤也其積豈一朝一夕哉自紹聖崇觀之大臣指諸老爲邪奸挫摧銷泯不盡不置也而靖康之禍猶有死國如威愍鄭公者此固前日奸邪之遺種而紹聖崇觀之大臣所銷泯不盡者耶噫慶歷元祐之奸邪可少哉至於銷泯不盡可以觀祖宗之澤矣公玉山人擢進士第靖康間守同州城破死難公名驤字潛公盧陵楊萬里書

跋山谷踐阼篇法帖

予頃丞零陵嘗於同官張仲良許觀山谷先生小楷兩都賦歎其多而不疲且愈精也仲良笑曰此未足歎也子知其下筆時乎學者每求作字山谷必問欲六經何篇左氏傳太史公班孟堅書何篇他詩文亦然卽隨所欲一筆立就命取架上書閱而校之不錯一字蓋張中丞口誦山谷筆記也西昌彭孝求好古博雅示予踐阼篇因附所聞於後予嘗見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載武王衣銘云蠶事苦女工難得新

棄故後必寒而此篇無之豈逸文乎抑見他書也則幷志之

跋范文正公集後　宋綦煥

番陽郡舊州學有文正范公文集奏議歲久板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欲見其可不整治乎於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刋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爲遺集附於後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文天祥

吾鄕布衣李君景春上書于紹興累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

君子豎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歎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于君所覩者識者于此又重爲世道感

鷺州書院記跋　謝枋得

盧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爲基創爲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于六鄉六遂爲學者二爲序者十一爲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屢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爲寺

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目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爲不足也

元

題金谿吳節婦黃氏訓子詩後　吳澄

金谿新田前貢進士吳君叔可甫第三子泰發之婦黃氏年二十七而其夫遠賈溺死黃氏守共姜之誓長其二子一女俾有室有家年且五十矣作教子詩三十韻以勗其子暨從子辭義蔚然不忝曹大家節操文學兼有難已其從孫綬錄以示予予嘉歎焉予仲子恭之婦亦生于至元壬午及至大己酉予子喪時有孫男一孫女二少者才二歲今各嫁娶畢此婦與黃氏德頗同但不能文耳

跋胡剛簡公奏藁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于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于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盧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牴牾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莫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詩訏陳恆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

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眞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于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花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閫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于評者劉時中王岦巖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畀劉劉以畀王葢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題進賢縣學增租碑陰

士大夫治官如治家則何事不可辦官府學校之弱大率視如傳舍苟且以俟代去孰有視如家事者哉進賢學產隱沒

虧折前後學官安視而不經意教諭萬君始捜括究意悉革其弊學計頓增然萬君能復其舊而已非有所增也什一中正之賦通古今可行至今官之取於民者不過几附隶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甚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耕者不堪逃亡荒廢者過半於是官抑配於富戶以取贏富產與公田一也其賦雖不能如什一之輕幸未至如豪民之取而姦民或增租入以餌攬掌之人而求奪佃予提舉儒學時凡若是者必沮遏夫萬君有功於進賢之學而予慮規利者不知大體緣是以增租為能則是厲民以自養也其可乎故題其碑之陰一以示勸一以示戒云萬君有理財之長視官如家為洪郡學錄陞洪學辨梅子欲移其施於一邑者試之於一郡而同列不悅之遂不果

題安湖書院始末後

漢循吏化潢池弄兵之赤子賣刀劍買牛犢史傳以為美談吾樂安何侯初登進士科尉盤陵已著吏能署臨江錄曹仕彌進彌優及宰興國建安湖書院于邑之衣錦鄉敦以詩禮能化一鄉素不可化之俗訖今不復弄兵雖漢之循吏何以尚茲於呼士君子有志斯世大而宰天下小而宰一邑皆可以行志顧其人何如耳斯高用而盜賊遍山東林甫國忠用而盜賊遍河北卒以亡秦而亂唐一郡縣之小用得其人則如此以天下之大用不得其人則如彼人才之有關於斯世豈小哉天下不難治也安得如侯者千百布滿郡縣哉侯諱時字了翁人稱見山先生象孝侯之同年進士安撫江南西辟侯主管機宜文字朝命提舉江南西常平茶鹽事不及上

未幾衔石塡海之志不遂匿姓名曰堅白道人市藥民間數年後還家以壽終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于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之遺老得父骨于叢冢間聊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揚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矣欲歸母骨異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歎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剏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鄧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鄧

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內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竊鑽故紙諷誦陳言而已乎孝弟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為知學而倫紀隳斁曾飛走之類不若者異足道哉人俊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穴施經倚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為可也有人偽作予語以貽人俊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誣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諗於予為書此以黜其偽云

跋麗泉記後　　程文海

旴余明可工小兒醫求予書麓泉二字扁其所居之室吾古
吳幼清爲記復求予言今之術者曰醫也星命也地理也然
相也星命地理與夫談相者曰舌爲大耳精不精未害也惟
醫不可以不精而其討效目前亦豈如星命地理與談相之
迂且誕乎歲古者醫師之職歲會其成十全爲上失三失四
者下矣漢諮聞倉公方技所長及所能治病者有其書無有
皆安所受學受學幾何幾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
已其病之狀皆何如誠以醫者人命生死之所係要非可虛
譽求也吾家孫子三歲而病諸醫或曰驚或曰風明可一
見曰此傷暑也飲以一劑而愈吾弟女子方一歲而病瘧既
苦河魚三日諸醫却立明可飲以三劑精神如常時他小兒
賴明可而活者復多計明可出入城市其所療所全當不可

緒數惜未有記之者自今以往某病某證以某藥已錄而記
之他日詔闕執此以往而不在區區者之一言也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
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予歸母喪于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
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今不
廢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世而隱居求志能
不失其世守豈偶然哉

書蕭煥有臨江爲政碑後　　劉詵

予舊閱古人平反輒爲反覆數過喜快若親見又恨今世無
復見此人及見其斥鬼神破妖異則又疑史氏或採摭之過
今觀蕭君煥有臨江所爲政則知古今人真無不相及而史
皆信史也夫知屈抑而不敢言見像偶而輒下拜皆怵于禍
福也天下惟不怵於禍福者可以行其志天下惟學而有守
者不怵於禍福蕭君之政通幽明而無間其要不越于學耳
今方閉門益究經史則其政未可量也仕而優則學學而優
則仕蕭君有焉

跋曾氏世譜後　　虞集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谿者故宋南安守仕於國朝僉福建
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沖子之孫元熙命
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曾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
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敘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
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
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

之編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慎之至也曾氏
之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獻之懿度越古今文肅嘗爲
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
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以
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
紕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
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
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
若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
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
附于大宗之微意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也曾氏自南
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物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

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于師保南豐三君子以
來金谿又其一與也集嘗觀于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黄門樂
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
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爲郡南豐又别爲
州其居金谿者復爲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嘗待罪國史
歴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
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于故老而後謹書
之正恐他日有温髙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
僅存于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
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亦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可述者及他郎官卿監以下尚多有之内附國朝將七
十年矣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
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桐木韓氏
子孫近得見譜于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懐也墨莊劉氏自清
江來金谿遂爲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
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爲二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清門有能
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于天下而貽永于後來矣

書曾氏家譜後　黄溍

韓魏公有言譜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家牒之不
謹祖先文字之不傳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賴人
曾魯卿於少師文清公爲六世孫宦遊南海上最久一旦歸
而理其先墓之尚存者復其墓田之奪于豪右者奉其墓祭
之廢不舉者凡以家牒之未墜猶有可考見也魏公之言豈
非信然哉夫以魏公精捜博訪僅能推及先塋之八世而止
今魯卿所譜至于十有八世墓在州里者亦十有三所雖魏
公弗如也魯卿之友著作郎麥君出示此譜因識卷末惟爾
後人克謹其傳焉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柳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興初議
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著王霸内外之略君臣父子之
倫以竊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學宫則是龍澤山中一
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而執義之正也而況故老襲傳

漢南州高士徐孺子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
可忽哉里佳士熊若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割己田以薦祀事
賢矣曼碩内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友身任買地建祠之責豈
不尤賢乎藐焉晚出濫竽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以庶幾乎
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雒淵源之所自在此而不在
彼也

明

劉參軍黄牒跋尾　宋濂

西昌劉氏素號簪纓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奏
常者八人與鄉闈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
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録事參
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黄勅也宋舊制告與勅多兼給恩陵以

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告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吕頤浩奏請游部已給勅官依法物戌時逐等依舊給告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顔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論忠靖顔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爲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必知其爲二人矣又書正議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爲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升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爲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擧洞霄宫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

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然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上和誤國眞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爲金人所惡不可使秉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憫惟勝非差强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言貴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晁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爲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壞之餘演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有五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舉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有黃氏事欲爲立傳而有司獨遺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爲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貫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對嚴教詩其敎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二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删詩之時三千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爲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況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爲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

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共姜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愼守以俟之可也

匡廬結社圖跋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

躡履抠衣笑指元亮者畢頴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竪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仵檣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鬚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公不共時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者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刈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仕托爲方

外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溺山林而弗返者豈得已哉傳有之羣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題葉貫玉墓銘後

余在淛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年始十四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聲跡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予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爲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爲疑時車駕將幸臨濠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爲入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爲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予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耶曰然曰子爲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爲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身老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髦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頭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書孫氏復姓文後　劉崧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某之曾祖某姓孫氏宋季爲先州團練使驍勇有氣節屢戰卻元兵及援絶城陷死之有子方稚託其母娣之夫曰張某者憐之竊負以渡

江因鞠爲己子由某至某冒張姓者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寓於義而不忍白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復張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爲繼而啓孫即世長子亦奔走不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益新累代之陋襲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許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明德慨然追念先祖之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快快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爲文以贊美之又從而釋之大槩以爲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爲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爲之立後以報之其所以爲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

矣余竊以爲不然當光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而撫存之者固爲孫氏計非爲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心也不幸張氏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爲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屬天固不得而違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以已無後爲顧慮卽深閉而固拒之是乘人之危以利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爲也天也天其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源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啻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淸之毋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爲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推擇於張氏之族屬爲之立後而繼之可也

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祔於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爲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韙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吳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見時閩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傳朋以法書名一時嘗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以爲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游豫章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平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傳朋筆也始大奇之於是恨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雷公堂見堂左壓壁石碑斅陂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爲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卽傳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摸搨以歸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王閣則旣淪委爲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眞蹟之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乃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者西美爲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攜以歸湯氏者也紙背有李氏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蘊藉自二王帖中來無一毫窘捗之態蓋其濯磨陶煉淸潤遒美卓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卽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憶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藩鎭名姓鉅麗可與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朋情於寓草草數字乃能寶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

敏所藏若此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王氏今爲漢南堂珍玩云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爲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訪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見旣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嵯峨閶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鄒侍郎孫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

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加大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元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琲盈握而光價充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為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覩以為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庵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兄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以示儼且屬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于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為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攖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讎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恥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于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逐退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乎身雖遷逐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藹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況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書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名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

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潁歸葬吉水葬畢復至潁前後二書皆未發潁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奏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潁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告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跋胡忠簡公封事槀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槀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在後忠簡孫揩刻于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予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于內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濬事云為戶部檢

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忠之胡之
遂又蹤其行未嘗以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
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
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書元豐類稾後　　何喬新

南豐曾先生之文有元豐類稾五十卷續元豐類稾四十卷外集十卷南渡後續稾外集散軼無傳開禧間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之族孫灘鈌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稾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注為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於兵火國初惟類稾藏于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為庶吉士請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趙州

葉琬始得類稾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字多訛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於其縣踵訛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𤩽訪得舊本悉力校讐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稍可讀文鑑載雜詠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稾無之意必續稾所載也故附錄於類稾之末嗚呼先生之生當洛學未興之前而獨知致知誠意正心之說館閣諸序藹然道德之言其學粹矣至其發之賦詠平實雅健昌黎之亞也世或謂其不能詩者非妄邪校讐既完謹識于卷末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𤩽築祠于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參政諱芳孫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孟常守德正統間所受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參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𤩽之子和游太學問示予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槩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郎調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檜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其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為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名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受左宣教郎

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賡二詩有萬春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為世道深慨也夫逆檜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竄死猶進爵為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于若敖氏之鬼矣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為内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大參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為副郎者一為州守者一為縣令者五為學職者二褒勅之寵上暉映于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于桑梓何其盛哉今𤩽

能剏祠剷産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駸駸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概自勵而無怠云

讀書臺題識　王守仁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天子聞變赫然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于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

題復東林寺碑後　王世貞

復東林寺碑柳河東書是年為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俸書碑時

蓋已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小變道勁為文弱亦可愛矣

錄危集曾子白文書後　傅占衡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予陶源曾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為曾堅子白墓志予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為元儒筆不謬而堅子仰即宗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曾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又得子白上吳文正公等書則其力學能文用意高遠蓋以文定文昭為師而撫志雖彙表有其名不為立傳可惜也又有萬元喆與堅書及黃公溥宋學士諸文予特取其無集可見者錄之而稍捨其譜諸稱陶源自南豐而上泝周漢之間以為始祖鄫太子巫生天天生皋皋生蔵蔵生參參生元生西西生欽欽生昜昜生樂樂生羨羨生遐遐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琰琰生據凡十九世據則所稱不仕王莽避地豫章居廬陵吉陽鄉者也文定時嘗求族譜叙於歐陽公公復書謂世次久遠難詳而鄫鄉侯年表以封趙頃王子景未嘗有樂據姓名是矣然歐公謂自元至樂似非曾孫自樂至據亦非四世今按陶源譜則自元至樂乃元孫之孫自樂至據乃七世者蓋文定得歐公書後而其家始改正之者也文定答歐書末云所示世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疑當他有所參證必無妄造名字以傳合年數之理而稱都鄉侯者猶不敢刊去蓋先祖傳聞已久不得而輕廢之歟歐公又言鄫子之後不皆姓曾今絕無作鄫者予亦竊疑譜中稱天為巫之子皋為天之子者皆無明文如

昭元年傳叔孫歸自晉曾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其下載曾天曾阜相答雖各為其主都不似父子間語也若阜為太子巫之親孫莒人滅鄫正曾氏仇國魯雖以伐莒見討于晉而阜遽曰貫而欲贏而惡囂乎對父語詐不當匹仇豈人情耶然則天阜之為父子與其出於巫而生蔵皆未可信也作曾氏譜者宜依傅士志銘直祖蔵參而闕其所自出之祖可耳

國朝

書陳陶詩集後　陳宏緒

吾邑香城寺西有陳嵩伯陶書院一稱讀書堂陶詩所謂秖因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者至今僧衆傳誦予請英華類選諸編得陶詩頗多手錄一帙欲共施希聖雜箸合梓

之題口西山二隱詩尚苦搜羅未廣藏之篋笥甲申秋杪偶過故書店張氏有費君閣如唐雅刻陶詩四十餘葉持歸合之前所手錄幾已無遺獨希聖存稾寥寥遂以此集先授剞劂當李璟南遷吾郡陶獨高卧厭原求一閑其詩歌不可得見于詩詠之瑣瑣而欲網羅中原麟鳳豈可得哉世罕而出詩以星歷蓋有所寓于元象逆知南唐將亡事或有之然而昔小逆用攻事不修朋黨比周爲禍陶固不必決之甘石之書矣晚唐詩佳處在于纖巧俊逸而或失之堆積濃艷輒令人迷悶不可耐溫庭筠有其妙亦有其累其累之尤甚者莫如陶然還其瑰響驟發傑思突來如雞鳴曲隴西行諸篇亦千古之絕調也吾邑多奇士如陶又其最奇者空山流水日把其詩吟咏如見其人于古松頹石之間何如紅塵十丈

書城守胡君全城碑後　劉青藜

此碑所紀邑庚午三月九日之冦城守胡君道宗全城之事止載君守陴巡城及大室出走遺物無絲毫失諸事竊以爲未得君用心所在當日賊勢一日數警至爲危急然尚在城外腹心重患莫如城內借賊居奇之僞帥蓋我之虛實洞于彼我之耳目炫于彼我之城池共於彼我股肱窺長刀自擁聲言助守實則在城皆賊耳縣令老瞶聞警但倉皇走君乞馬房居住當此之時變在肘腋僞帥故爲好語挑君詐假于人助守以勝則可以徼功官出其下不勝則恣掠而可卸其罪于賊君乘機卽乞兵僞帥曰事急矣郡兵尚須三日望觀往連發僞帥不能却旣出盡驅出城內居人止麾下兵二百激以大義曰朝廷養若輩正爲今日若輩從我乎衆良久不答君拔刀大哭曰砍我頭去耳衆皆跪曰願受命乃歃血飲衆而盟嚴號令傳籌巡邏以待救援已而郡兵至賊旋解如醫者先去腹心大病後乃隨手奏功此君不動聲色持危城于磐石也有侯君見朝者爲建昌營千總備廣昌順治戊戌九月竄石山冦破遠近諸村長驅攻縣圍城東北自金鐘同至梅林閱旦數里侯帥二十八騎潛出南門間道趨梅林遶賊後張旗幟鼓行賊以郡兵救援至大驚會北城民兵開關出應殺追奔數十里斬賊數百級暨又隨郡守忠烈高公破砦先登制府疏列侯功首其功在城邑與胡君後先爭烈竟未有紀載視胡君尤有憾因附書于此使後之論者尚有考焉

題歸去來館　樓儼

朱子許靖節先生謂是明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象山陸氏則以爲有志於吾道合之昭明頑廉懦立之論可見南山采菊自是春風沂水襟懷要不徒以歸去來兮自潔其身而已也朱子有題醉石歸去來館詩或云館卽朱子所築當是時有爲君築茅屋句耳而今已化爲禪房花木矣靖節裔孫企大太史訪之庵僧購爲別業夫太史爲文學侍從之臣豈斤斤以歸去來爲志哉要亦祖德可述而朱子過化存神之地不可沒也記不云乎君子不願乎其外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故歸去來兮因物付物正是聖門學術太史將以此爲講學乎其亦象山之流風而白沙定山之同心也夫

九

永新州學進士題名志　龍仁夫

進士設科以來宋爲盛宋二百年江表文獻廬陵爲盛廬陵屬若縣八衣冠科目彬彬吾永新爲盛然則題名有碑宜也至元初科廢山川英華小蟄然鄉校歸立刼灰間飆趺龍文煨燼故無恙天之未喪斯文可知已皇慶詔下于今二十年自行省入貢若干人擢上第爲天朝命官則自馮君始馮君自鶚省以書諗曰將更爲新碑以昭盛事願志之予兒時從長老游鄉校觀碑廡間指曰某對殿陛爲前三人某爲宰相若名卿大夫某汝家父若兄孺子勗之予不肖頹落且衰負慙斯言予慙何足云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蓋廬陵貢額七十有二漕若監數路不在焉賜第且五百則昔之登是碑也易今通天下貢額爲七十五者才四賜第較異時不能五之一則今之登是碑也難鄉國有人其使予喜也雖然此特論

君青雲初武耳由是躡穹階樹大名遹之樹旂常鐘鼎遠之流芳大史氏與是州山川相無涯其自此碑始矣於戲尚相與懋敬之哉

明

書萬安丞　宋濂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鄒媪始覺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録媪辭媪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録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爲鄒之鬼耶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成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蹤跡之絶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令左右具畚鍤劚之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丞至榆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劉氏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報寃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尸橫焉楊捕逆旅民一鞫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知爲湖廣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之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之爲世戒

書佛郎機遺事　王守仁

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鈔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予至則濠已就

擒七日予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避巧者鮮矣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正德戊寅之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時逆濠奸謀稔逺近洶洶予思預爲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揺手動足朝聞莫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予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距濠始事亦僅月有十九

日耳初予嘗使門人龔元亨者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
或格其奸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龔辭予曰濠
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逋歸至是聞變知予必起兵即日潛
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龔在常
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事若有不偶然者
輒附錄于此聊以識予之耿耿云

國朝

恩蠲吉水縣荒賦紀事

李振裕

康熙十年春
皇上益銳意天下事宵旰勤民日孳孳以圖治凡四方有以水
旱奏請蠲恤者章朝上夕報可然猶慮天下瞭視斯民之疾
苦而罔念也乃用張御史沖翼疏特飭各直省督撫徧詢地

方敝壞與守令從無陞任之由許馳驛以聞而我大江之右
則巡撫副都御史董公衛國布政劉公楗督糧參政韓公廷
芑皆勞心民事惟恐後於是照文事理以檄下十三郡取地
方疾苦狀使絡繹於道吉郡則太守郭公景昌治郡久知吉
邑賦獨重而荒實倍於他邑維時邑令王公雅則毅然曰吉
水之民困極矣流亡轉徙益以災侵游臻其不能有其朝夕
者已非一日今幸矣遂痛切直陳而邑之父老子弟聞之相
率匍匐集中丞轅門下數千人號泣聲動地巡撫董公惻然
俯諭曰爾吉民之積苦余悉之素矣微爾言余亦將繕疏為
爾百姓請命且前之令爾邑者多以事去非爾邑之累官也
於是與方伯劉公審度至再乃以人民罹災已極特疏請蠲
其時並列者則寧州上高廬陵而吁籲迫切足動聽聞者則
自吉水始疏下部議重其事復飭巡撫都御史自行勘覈時
康熙十一年七月也赤地流金火雲四塞巡撫董公乃卻騶
從屏郊迎裹一月糧舉凡供應張頓纖悉不取於有司露蓋
單騎數百里披荊杞宿蒿萊與鳩面黔首相勞苦如家人不
自覺其汗流浹浹之承睫也疏上朝廷從其請蠲吉水荒賦
銀九千九百九十餘兩米七千餘石不徵於戲誠曠世之殊
恩哉於是邑之父老子弟皆泣誦
聖天子恤下之仁感巡撫都御史而下為民甦息之德而邑令
王公雅為之宣
上德意發為詩歌以與民共樂邑之紳士以及窮陬僻谷與遠
邇之人羣而和之數十百輩於戲今天下之平久矣賴
人子仁聖聰明與在廷諸臣講求治道崇儒納諫中外晏然凡

四海九州風雨霜露之所霑被無有一夫不革心向化者誠
朝廷極治之時哉乃一旦
頒明詔普湛恩流德澤於無窮於時在位者邑宰王公賢也邑
於吉州為屬太守郭公又賢也郡於江省為屬布政劉公湍
儲韓公與在位諸大夫皆賢也又得巡撫都御史董公抱領
為由己之懷體加惠民生至意如是而澤不究惠不永者未
之有也於戲吉之民何幸哉況余草土餘生身際其會獲睹
諸父老子弟後沐浩蕩之恩以詩頌
聖主宵旰勤民之政而周覽山川原隰詠都御史及諸大夫之
愷澤不既休與傳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韓愈曰有以事乎
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余三復斯言凡以為天下告
也

紀恩書事　　李蘂

尊老重農王政首務三代漢唐之盛經史所書概有明效我
朝鴻庥景運八十餘年深仁厚澤海內乂安實度越前代已
生其間每多上壽如雍正八年九年合江省旌表百歲之人
人新建縣民朱元域臨川縣民馮元一馮騰萬邱坤伯余瑺
縣民陳惟敬新城縣民張達宇涂愛吾涂愛己涂時信南豐
縣民蕭繼峯廣昌縣民饒思誠浮梁縣民鮑時卿十二人或
萃之一邑或萃之一家視康熙五十九年所報且倍焉足稱
人瑞益徵
國家德澤濡涵太和翔洽盛而愈盛
皇上更推恩百歲以下年臻耆耋者悉予冠帶又雍正二年奉

文各州縣歲舉老農一人
賜以八品冠帶七年定例每三年一舉務求敦本質實積年力
田之良民膺茲榮秩服田力穡之效敬老尚齒之風民生于
今已遊時雍風動之世矣

書李太守遺愛　　梅之珩

李朝柱山西臨汾人雍正二年知建昌府明敏公廉不任胥
吏首葺學宮復新考棚興義學修城樓及關帝廟時萬年橋
圮太守念一郡形勝四方行旅所經亟加修葺次太平次大
德三橋工費頗浩不二載落成太守以實心行實政吏知人
善任故用力雖多成工甚易公私不擾官吏無科斂中飽之
議胥事無侵漁染指之弊父年七十迎養雞鳴問安饍寢必
侍每涖事聽斷有所平反令民輿冤纏述父前俾老人欣慰
以為笑樂後奉檄運米閩省積勞成疾卒于署士民奔走哭
臨見其臥帳用皂布又破裂數處歸櫬無資涕泣爭助羣列
其德政請祀名宦時以太守甫卒須事久論定格不行遂立
祠塑像春秋祀之言及多垂淚者

江右定變記畧　　周龍藻

商邱宋公初奉巡撫江西之命期至江寧疏請陛見迨舟泊
龍江口諸藉藉傳武昌兵叛幕客咸相謂曰陛見疏上得旨
須一月可以從容俟楚事之定不必急行與其難公獨毅然
曰江西與湖廣壤相錯無巡撫鎮壓地方變將生況大江咽
喉在潯陽必速發兵扼守庶足資楚師之應援我豈以畏避
貽
天子憂立命放舟行抵天門山守弁出迎以皖撫所下檄視公

知叛首為裁兵夏逢龍且言蘄黃諸城俱陷賊矣當是時江
流避兵小船數千蔽江而下無一人敢西行者獨公乘兩官
舫遡發若鬬風力牽挽日不能數十里六月初十日抵安慶
適遇天反風雨晝夜達湖口縣關使其出迎極言九江多警
勢恐不可支公笑曰吾在君無過憂故事巡撫履任關防王
命旗牌俱集湖口以待乃公至而吏卒闃然人疑省會且變
公曰此必慮鄱陽湖險闊或有奸細窺伺其間故慎重不遠
來耳保無他俄而一吏至如公言分巡饒九南道僉事朱尚
隆來迎公詰以九江事云省中遣遊擊陳化龍協同副將王
昶出師而藉口無餉逗留不發不能無憂公曰師行餉從此
定理也彼以無餉不發苟與以餉當無辭立檄取湖口庫銀
一千兩俾尚隆速往諭之事乃濟時舟阻石鐘山距省尚遠

中隔大湖非便風不得行公禱于神風立轉瞬息抵吳城接受賢防旗牌以是月十九日入撫署公首以兵為重與落莫逹府議招舊卒擇其尤壯健者得五百人出己俸養之頗人胷悍𥁞多懼有以追還諸紳士及禁婦女出城告者曰此不足以靖變而益之變也公以鎮靜安衆心而紀律嚴明約日慕合環甲赴轅門請號徽夜繳迴不絕奸徒無所容有以李美上衣大司不軌事來首者二兇俱關人充督標卒被我留逢龍及謀起兵江西應之糾合黨與散四字帖衣白衣為號將於七月朔舉事先一日店戶呂瑞伯因旗牌官羅魁以告公計非密擒之不可遊擊趙永吉甫以丁憂去任然其人諆勇足仗名之來告以故且詢其用卒幾何永吉曰勢迫不可用多人人多必泄願以家丁五人從足矣因命挾瑞伯乘夜

往叩二兇寓以有急求見二兇不料事發露啓門永吉即突入揮袖中鐵椎斷其臂五人至遂擒以行其黨無知者公親鞫之二兇直承不諱乃召總兵陳平布政使王業興等集撫署共議時平抱病噤不出一語業興以下俱股栗無人色公以二兇雖擒而黨與甚多恐一旦怨而思逞勸公緩其誅公曰

聖天子威德布天下此小醜何足慮且彼黨雖多皆仰二兇為盟主二兇鉏將竄匿之不遑而敢更求逞哉遂升堂由軍從擊詹英繫二兇待命公再鞫之二兇俯首甘受死但指陳總兵親隨某亦我黨時某手刀欲發公睨之佯笑曰此逆黨求緩須臾死姑妄扳以待鞫彼乃總兵親隨人豈有是哉立請王命斬二兇轅門外懸其頭章江廣潤二門并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並不問是日其黨方羣伺二兇指揮忽聞軍門礮以二兇頭已懸城上不知發露所自各驚駭而散江西自此恬然而楚城亦以無復敢矣公誅二兇後聞語陳平枝怒其卒并告以手刀故云

修復會城忠烈祠募書事　彭家屏

嘗讀呂氏春秋曰聖人所貴惟忠臣柳子厚曰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托而宣其烈則忠者是固為國所必先卓嚚所必思而烈又足以成忠之窮夫節義為扶輿正氣其鍾于人不擇男女人能卓然自立盡性致命又不在爵位之崇卑姓名之顯晦古人生能勤事定國禦灾捍患廟食當自世不朽奈何宮室數椽不為風雨鳥鼠頹壞即見奪于淫祀也甚可怪矣祭法之謂何守土者其能漠然耶江西會城舊有大

忠祠所祀宋岳忠武王文信國公謝文節公或靖此邦之亂或生斯地而以一死殉國難皆具文經武緯之才而又身際外日功名之盛故能履危如安從容就義若元之同公僅官廉訪使遍歷當疆國已破獨能操戈殺賊巷戰而死嗚呼烈矣宜其血廟交衢與忠武三公爭光日月焉乃今于四道後街求所謂大忠祠者不可復識於合同巷口求所謂同公祠者其祀則男女範像各一其額則掾章福地也數公靈爽於昭厥祀曾湮滅不傳良可深慨予備位藩牧十年於茲按志考得幾然難已於是因五排坊公所為之剪除修治牓其門曰大忠祠而岳公文公謝公型範維新芳躅可步矣改豫章福地額仍為同公祠而經歷之英靈用妥矣更為作記刻碑植于祠中以垂久遠不特此也前明中葉寧庶人宸濠萌逆

歸其妃婁氏作詩諷之又力諫不聽卒沉其身以殉邦人欽其賢且烈私爲具厚殮葬于德勝門外江干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予廉得其地遣吏往視其塚在今新建上饒兩縣漕倉中間盜宇廢後封嵗久廢僅存碑趺埋泥沙中其墓變滅之故妃家後裔改姓鍾氏居沙井者尚能言之予特刻碑表其處并詳識之李翺謂婦人能辨進止即爲公卿大夫之所難疾風勁草如妃可無媿乎予故以爲人能盡性致命者罔無論鬚眉巾幗顯晦尊卑也昔文山入五忠祠歎曰殁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後卒如其志謚曰忠烈名存山高日升此都作上封城几筵慎勿謂古人其真不可及也已乾隆十六年辛未二月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三

藝文　文　青詞

唐

洪州城隍神祈晴文　張九齡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壬寅朔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九齡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於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蒞此潛德城池是保甿庶是依精靈以康正直攸好九齡忝牧兹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爲命人者神之所以有祀祀不可以爲利義不可以爲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

有助是有望於神明尚饗

唐　袁州祭神文　三首　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於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於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

神釋之敢不有虔也尚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憶九江之驛碑其何與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當代之銘誌多公之辭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有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磨礱而成常心使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躩債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游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址之處則茂林峭石勢壞氣勝非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

奠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峯北潯陽城九江爲亭千體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書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奇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修坏之勞狀其未續乃取斯碑而刻公之述宦已之述今爲九江驛碑焉余旅遊江州税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余説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繡枲麻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

糠屛錦繡而服枲麻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黜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何以別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寃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拂乃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寃可余知陰隲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頌以異與頒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庭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令將覩於斯將悼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宋

祈雨祝文　　祖無擇

無擇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仰山之神惟袁之民庇於神舊矣今天子以無擇有罪俾守茲土曾未期月民以旱告無擇殊不知所以獲戾於神豈神以朝廷謫無擇之身尚存餘責而神責之乎不然何當雨而不雨使千里之內戴目而望膚寸之雲以雨其田嗟心憂且悲將繼之血無擇儻無罪而神責之不明有罪而移其責於民不仁不明不仁虧神之德其作霖雨以活百姓之命厥或後時雖雨無益也尚饗

韓文公新祠祝文

嗟乎公之文章日光玉潔可學而式公之聞望泰山北斗可仰而尊公之篤道自比孟軻可從而信公之經學爲諸儒倡可從而效至於排闢浮屠力抵萬乘先謫於潮旋移於袁遺愛勿泯邦人是思去古雖邈其風猶在無擇偶以罪謫出守

於斯選忠英風築宮以祠乃繪盧鄭暨公門人賢若湜翔並
列從祀比至落成爲文以告諒云英爽其鑒于茲尚饗

告鄭都官墓祝文

無擇並以備員出守此土固當首尊文行以厲邦俗則搜訪
前賢遺跡距可後與於是閱唐人登科記知公之名有素嗣
郡庠禀彙編知公之詩有體得佳城之故阡知公之跡可仰
故卜以吉日構以墳宇繪以亭像敬率郡僚以文告焉嗚呼
公之生也其亦人中之龍也而亡也其亦星辰山嶽之歸也
則夫所以修完墓宇者緊欲勵此邦之俗而俾後進之有所
繼也區區之文靈其鑒焉尚饗

筠州祈雨青詞　蘇轍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

足庶幾今歲五穀豐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
泉耗竭多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
惟吏之不德無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臣
自洗濯並走祠望而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無不以告而上
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尚克攸如焚
之歲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
大賜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曾鞏

佛有大慈速於善應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稼事之將成而
雨淫之不止憮然省懼豈敢皇寧蓋茲疲瘵之民已出旱蕩
之後室家彫敝閭里愁嗟如復荐飢將焉託命今早稼甫畢
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地實懼浸淫是敢虔
對聆容仰隣淨懇伏望廓山川之曀滯回日月之光華游此
順成湛然澄霽實祈慧蔭感慰輿情

雙南廟移銅山神文　孫直言

生民大命曰桑與田其次濟世厥惟貨泉貿易有無周用之
先聖人創法建府惟圜歷代制度不能相沿肉好輕重改革
變遷流布賙贍其功一焉地或愛寶民財乃絀古今所仰即
山同軌在昔吳王富埒天子蜀治之饒世傳鄧氏皇宋統御
海宇萬里上供邦廟下豐邊鄙制用之宰惡約務侈主計之
臣或相倍蓰斂取百爭罔知窮已惟茲鉛山信之屬邑岡阜
綿絡勝勢環發地鍾靈祥銅苗萃焦居民採鑄寖爲積習備
諸鑪範何嘗缺給垂七十年歲供月入攻峰鑿巒千蹤萬級
越自近歲干戈弗戢淵竇貿禁須求益急爰資儒士蓋資所

精開利開源首蒙詣許余本地官獨當其衆今我來斯游吏
年序晨夜疚心莫遑安處珍藏雖啓緒最未彰惟水之道綜
木爲渠厥泉之蒙其流湯湯力役所至日日深長自春徂夏
或昧或光文符督促疾若星飛弗遺遠郊謂坑官方灼有利
害誰云究詳揭榜受益剖畫升陽事窮而復物理之常跨山
之報廟像爲新揭額大書曰銅之神一歲二饗曾及國繇行
者過者肅瞻俶宮是蓋有望祈祐於人何爲敬寶重因邑民
方謝炎毒適當霜秋風氣所宜可即深幽明靈儀助必知其
求依人降福無起神羞

學宮立歐陽秘閣修撰祠祝文　李庚

惟公身處草茅心馳魏闕靖康建炎間以書生應詔伏闕條
陳弊政復上書詆時宰才達未識竟以賈憎貴忌以殞人咸

痛之太上皇惜其不幸於是有通階美職以誥命之而錫之土田官其子孫公雖云亡何其榮也某假守臨汝乃繪公於學宮以奉精忠以贊英風以風後世以勸來者拜瞻遺像凛焉如生矧有遺文號曰飄然拱手讀之想其表裏肅將菲儀展我心敬

饒州謁顏范祠文　王十朋

二公名節百世所師俱臨是邦遺愛猶在死者可作非公誰歸某忝竊郡符獲瞻祠像太山北斗心實慕之視事之初敢不躬告

顏范新祠成奉安祝文

番陽九賢咸有善政忠肅之忠文正之正九賢之中於斯為盛祠宇一新丹青輝映凛然如生尚餘剛勁以激忠義以禦邪佞福我邦人不禱而應不水不旱無兵無病血食萬年孰敢不敬祀事之初神乎其聽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朱子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午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圖訪故事及郡圖經得白鹿洞之遺址於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為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顧以布宣教化為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意庶幾乎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先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以見於先聖以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配尚饗

告熊孝子墓文

維淳熙六年歲次己亥五月戊午朔具位熹謹遣某致祭於唐故孝子宜春縣丞府君之墓熹叨被誤恩假守茲土竊嘗考諸圖經以求此邦前賢潛德隱行之實於是得唐太中大夫從事中郎二司馬君以及府君之事蓋皆以孝德聞而府君精誠之感獨致涌水成川之應私心竊敬仰焉然按圖以求其故迹則二司馬君之墓不可知而府君之墓宅學基猶有遺處謹命有司依準敕令禁約樵牧其唐朝旌表舊門亦已復請於朝俟報修立先遣僚吏敬以酒肴之奠昭告此誠尚其英靈來鑒來饗

告屯田劉居士墓文

熹舊讀歐陽子廬山高之詩而仰公之名恨生晚不得一來仰其山之高而拜公之墓也茲誤上恩畀以郡紱至止之日望於西郊則山屹立千仞者故在而公之華屋山邱零落殆盡幾無迹之可尋矣乃訪邦之耆老俊彥得公之葬於城西荒郊廢圃之間其不為耕耨之所及者蓋已無幾因復作為門垣而亭以表焉又得嘉名於寓士之賢者書而揭之以見公志庶幾嗣而官於是者有以謹其樵牧之禁東西行而過於是者有以興起其剛毅廉退之心蓋不惟有以少慰夙昔嚮往之私亦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工告訖役一奠致誠公而有靈庶其鑒饗謹告

奉安五賢祠文

熹誤膺朝命來守是邦至止之初得拜劉李二公之像於學欽聳高風考觀正論既有以慰夙心者繼又咨訪得陶公栗

里故居於郡境且知秘丞劉公蓋嘗祿於莞庫而忠肅陳公又嘗辟為遷民也永惟數公大節清名危言直道忠烈所在千載如生爰始爰謀合享斯室季月之吉神位告成敢合僚吏率諸生以禮告於祠下蘋藻在列誠意感通群公有靈尚克歆顧

臥龍潭送水文

往分靈液來即祠壇誠未格於幽潛旱尚愆於田畝惟時滋久擢弗吉詔敢奉冰壺言歸貝闕別禱餘潤用拜炎氛尚神聽之淵沖鑒微衷而響答

廣佑廟祈雨文

大王有功德於此土之人苟有雨暘之憂無不禱於大王且禱之也則無不昭答如影響之隨至斯民之心歸之如父母

信之如蓍蔡者有年於此矣間者上天降災陽愆陰伏嘉生百物不蒙滋潤某等乃大速亂於禱祠之事罔克專於大王觧隋兆慶咎由某等而使千里之民田疇涸枯禾稼槁悴今其甚者有若燔灼矣雖並走群望懇祈備至而雲氣將交旋即解駁焦然不能有膚寸之合秋陽益驕燥烈殊甚物之家害日以益深若自今以往三日不雨則千里之民所恃以為生者蕩析無餘而無以為食其老弱將轉乎溝壑而死少壯者將散而為賊盗以爭其旦夕之命其禍亂之至豈有所極哉失今不救三日之後大王雖顧而哀之不可拯已故某等私竊計議以為莫若奔走歸誠請於大王之祠下大王若哀其迫切赦其前愆有以惠綏之則今日之內某等齋宿以俟休命三日而不應則是大王終棄絕之某等退而恐懼以待誅殛不敢復進而禱矣恭惟大王闔闢造化一雨之恩蓋其餘事誠有意哀此千里之民則願無愛而亟為之某等之願也拜伏於庭不勝哀叩懇切之至謹告

廣佑廟謝雨文

天久不雨苗之秀而將實者秋陽暴之日以憔悴田將無以為收人將無以為食大命近止罔或不憂我父子兄弟是用夙夜不遑啓居更相告語奔走羅拜於祠之庭而請命為君王顧哀昭答如響禱之明日甘澤沛然晝雨宵零越五六日而未艾罔陵漸潤草木蕃滋孰是嘉生而不豐好德宏施普恩大澤深夫豈可以言報顧無以自致其拳拳率修故常祇薦蘋藻惟君王降佑歆享則斯人之願也

石灣禱雨文　陸九淵

維皇宋紹熙元年歲次庚戌六月甲申朔十有三日丙申奉議郎新權發遣荊門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某謹以元酒茗飲蓬萊之香青陂之蓮龍所居青田石灣山頂除地為壇昭告於是鄉五方山川神祇蓋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雩禜祭水旱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則祭之國有常典掌存有司非其職守誰敢奸焉然輔相不任燮調以吏事為責守令無暇撫字以催科為政論道經邦承流宣化徒為空言簿書期會獄訟財計斯為實事為日久矣況今日輿圖未歸東南財力有限而朝廷百官有司城郭宮室郊社宗廟諸費事大體重未易損削東西被邊殆幾萬里養兵之費乃十八九公卿大臣寬厚有體日以靖恭謹重相告誠方重改作惡紛更服膺仍舊貫之旨則民力日蹙郡

縣日困守令救過不給其勢然也旱雩水禜雖欲竭精盡誠
而本職常務所分過半矣故祈禱散在庶民徧淵天下久以
爲常法有其文官無其禁亦其勢然也今不雨彌月適圻已
深水泉頓縮陂池鄉洞車聲塞耳而浸不終畝憂色在面而
嘆不成聲民心自危日加一日客有病其者曰居是鄉者莫
不憂一鄉之事今人所常行而法所不禁乃獨守區區古說
坐視旱暵之災不一出心力以祈神明以輔郡縣以慰鄉里
以分父兄之憂無乃類刻舟求劍嫂溺不援者乎某因念今
天下一家郡守再期縣令三期而易之矣今日事體又有如
前所陳者某嘗備員胡著之末列今又分符荊罍待次於家
郡縣不鄙其愚禮以上客父兄子弟往往過而問以所長誠
無以分父兄之憂慰子弟之望則客之所病不爲迂矣是用

齋戒以祈於爾有神是鄉之東有象山雲台仙巖龍虎胡岩
豪嶺侯棟仙鶴中山南有崖山雲林白馬頭陀麻姑覆峰合
源清江南山登高西有大嶺崇嶺靈谷何嶺明珠劉原偷排
火源宮山箭溪四集北有柘岡金峰禪嶺積煙古城萬石塘
斗門石瀨沙岡三牛桂枝騾羅環繞翁奇蘊秀炳靈兆異凡
享鄉民禱祈祭祀者多矣旱魃如此不爲一出雲爲風雨以
殺其虐而惠斯民則父兄子弟之責望恐不獨在某也惟爾
有神裁之尚饗

江西祈雨青詞　　陸游

天惟至仁久寬水旱之譴吏實有罪仰累陰陽之和既閔雨
之歷時敢叩閽而請命伏念臣濫膺上指出使近畿深惟冥
頑固陋之資莫副惻怛丁寧之訓徒積勤於夙夜冀無負於
幽明然而風采不足以聳服豪強惠愛不足以撫綏鰥寡政
媮惰日田疇曠陂澤之修訟積淹時囹圄因術楊之繫務均
力役而或蔽于所見思廣賑恤而或緣以爲奸既莫致於善
祥懼卒罹於饑饉是用諏辰之吉稽首以陳伏望推善貸之
慈需曲成之惠雖有司曠職宜伏雷霆之誅然比屋何辜流
爲溝壑之瘠若復未回於洪造遂將絕望於有秋敢殫皇皇
京迫之誠冒貢懇懇吁嗟之禱庶格九霄之澤少紓一道之
憂狡禱順成俾僅蒙於中熟里門疾苦誓靡墜於上聞

濂溪書堂謚告石文　　趙善璙

嘉定庚辰有詔賜濂溪先生周公謚曰元從蜀使者魏侯了
翁之請也越明年秋以命書及貳傳元奏請旨授先生之後
又十二年善璙來守九江尋訪其家始克燎黃於祠下夫蜀

在千萬里外先生僉書合陽時其行事不甚較著而嘉祐百
五六十年之後一旦表出褒異上繼古聖下開來哲昭然如
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聞者莫不興起而上之闡揚
風厲者何其盛也匡廬山之陰濂溪書堂在焉蓋先生自春
陵來授業於斯已而長吏增闢其宇置堂長弟子員宜其浸
灌培植醞生氣長視他邦尤盛而寖寖廢墜過者太息獨非
吾徒之恥哉善璙不敏幸以諸生濫長斯土於是更治其書
堂繕修其祠墓肄習有廬祭薦有田乃十一月癸亥爰舉燎
黃之典用牲於謐宰州賓屬拜焉既會事又謀所以經紀其
子孫以承祭祀端平甲午日南至守臣趙善璙立石希賢堂

仰山祝文　　劉克莊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人眷顧

罔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承首謁時方艱虞
兵寡民勢眇然長慮何以爲計惟神洋洋左右上帝永相此
方捍留被盭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歆此禋馨

韓文公廟祝文

嗚呼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吏臣比之山斗不可學
也至於出牧潮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願師法其
萬一爲眡事之初敢告

迎潙仰四聖祝文

某治無馨香民有愁嘆干和致旱職此之由然千里之人奉
香火如此之敬恭也望雲霓如此之迫切也其平日之敬恭
豈不爲今日之迫切地哉傾郛而迎避堂而事情爲迫切禮
益敬恭矣神之感靈佛之慈悲尚可以解焚拯而澤焦枯者

其尚鑒以俟

袁州祈雨青詞

窮則呼天既祈祠之徧舉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拜疏
章冒陳扑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旱有端戰戰兢兢甘一身
之即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澮而復乾或門咨而
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爲四邑之生靈
上訴九閽之主宰伏願曲垂帝鑒深憫輿情川澤氣升遠樹
翻瓴之快田疇水足少沐抱甕之勞

仰山正祠禱雨文　滕強恕

某蒙恩守袁已踰兩載無歲不熟豈惟神庥今茲被命將漕
本路所統十有一州五十六縣之人厥任尤重方將邀福於
神以其所庥庇袁人者推之一道百城之廣入秋以來雨澤
久闕袁之民方蹙額請命之不暇十州之人將何望焉神豈
不愛斯人將無乃爲政者勤始怠終刑政有不得其公賦役
有不得其平冤抑有不得其伸者歟彼民何罪宜降以澤使
得粒食刻入秋序五旬於茲早稼登場所收既薄晚禾棲畝
行盡槁死神宜赦吏之愆恤民之苦呼吸雷電降霈甘雨豐
凶之期決在信宿倘或後時嗟何及矣是用躬詣祠下請命
於神仍俯伏以待神之賜神其亟賜昭答俾民得樂生吏可
逃責豈惟袁人世世永有依怙將一道百城之人罔不咸賴
元

告周元公墓文　吳澄

嗚呼悟道有初適道有途先生之圖先生之書昭示厥初維
精匪粗切問厥途維酌匪紆人生而靜所性天性物感而動

所用天用未量布帛分寸在度未程重輕銖兩在衡風雖過
河河弗興波形雖對鏡鏡弗藏影動而凝然靜而察然唯一
故直唯一故寧道響絕絲千數百年學要一言洙泗真傳有
性無欲有一無二猗嗟敦爲久莫克至先生之道萬世果果
展拜墓前如親見爲廬山峙南大江流北仰之彌高逝者不
息
明

祀天眼尊者周顛仙徐道人赤腳僧文　明太祖

昔者真色相空萬物而空法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期若
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之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爲朕知而
濟朕難然朕終不淩於利濟之心當以禮謝雖然神以靈妙
不測矣壽常無礙於上下逍遥乎兩間周游乎八極既闔人

悸狩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告諸
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而
已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
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與

弔忠文　　宋　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
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喊焉矣黃
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爲儒錚錚
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
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
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
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曁首而爭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

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
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問列嫌君
木强喉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
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
剚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
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
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
之與俱來實諸法人見君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
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
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强之仕使行官書君罵
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
等共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涴吾刃矣君大

罵愈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
視其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閫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
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
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使
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爲而
彼爲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來常聞拜余泣道君事
請爲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爲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
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記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
在九泉必當以余爲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焉其亦有所愧
夫君之友廬陵蕭與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
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楷為臨江府吏臨江陷楷集廬
陵義軍千百齊以舟偕萬夫長楊嶽等與賊大戰城下皆甘

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牽聯得書文曰素
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虧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
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譬巨豬之失防兮泛
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
罔象兮孰舉手以閉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余力有不任
瞻九關之莫通兮誰爲予以二軍矧祕計之屢出兮復掩耳
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若昊
兮予悵悵而安之或危壓而無所騁兮徒誓死以爲期何妖
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蕙珩兮棄堅城而
長逋予雖賤爲府吏兮頗嘗與於祿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
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
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擇爲禹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

不享尚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子結髮而好修兮
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寧禽獸而靦乎豈異夫
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
巍煌之宮牆兮實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喬樹之
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
亦予情之深懌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
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凛萬世而猶生較喪
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
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訢必震盪為風
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齏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
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穿與爾為三忠兮享百世
之明祀悼余生之蹇連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瀟而四來
兮謾含哀而敬辭

謁文丞相祠文

胡儼

大廈兮既巔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所天
天茫茫兮曷諶彼獲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泪浪浪兮盈
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兮失路何風塵兮澒洞心抑鬱兮
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修於何許冥冥兮
山蒼蒼寨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造忽虎豹兮充斥嗟赤子
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迍邅肆披猖兮
見縶矢死兮勿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嗷嗷慷慨兮陳詞
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乎贇宮儼肅肅兮令容神
逍遙兮八極驂白螭兮駕青龍流耿光兮天地與造化兮爲
崩

與國勸農文

陳謨

國家疆理南服一新版圖乃頒印章明法律以與民吏始爾
贛一府十城獨平川最先被化城以安堵縣令於撫綏德恐
未至然心乎保障亦孔之厚矣爾父老耳目同習知之今東
作方興土膏脈起勸我農而勗之耕實政務所尤急者我農
慎無以大兵之後自怠譬猶水旱不測乃天之所時有也潴
防蓄洩在人而已一稔補三凶昔固有之安知大兵之後天
不卹我以豐年哉今歲元日庚申晴越五日甲子晴春日晴
元夕又晴越二十日田家最占晴則又晴凡此皆豐兆決可
驗尹與父老同致喜也爾農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夫耕婦餉皆悉力可也或游惰逐末尚氣忿角鬬爭以妨務
不可也或不孝不友為姦為惡凶而家賊而鄉動干新憲尤

不可也昔時山有寨寨有主驅農入兵誅求供給困苦不可
言新朝首罷寨兵使爾得盡力於畎畝以奉公上事父母育
妻子德至渥也於是而懋不懋尚誰諉哉嗚呼其明聽之其
允迪之

驅虎文

陳璨

盍聞湖陽鱷為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為災宋均至而東
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寄神
膺國家顯祐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
足以格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
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或用神兵而驅之或用獵戶而捕之
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弔余青陽李江州文

周敘

有元之季青陽余公闕守安慶孤城與賊力戰百餘屹然江淮保障者幾七年糧盡援絶死之妻子偏裨皆不屈相從以死當時江州李公黼守上流預料時危修城訓兵爲備禦計賊不能逾迮盧彭蠡以窺江郡者黼之功也卒之力盡不支先余公城破死之嗚呼悲夫余嘗謂唐之亂也賊起於朔方顏杲卿奮義河北張巡許遠力守睢陽皆先後相繼死賊而唐遂以中興元之亂也賊起於南方李之守江州余之守安慶與顏張甚相似其死也不能救元之亡何哉於此足以見其君臣政治得失紀綱振靡不但其國家之德澤淺深足徵而已蓋唐雖明皇晚年耄荒而代以肅宗有郭子儀李光弼諸臣爲之輔紀綱賞罰尤秩然可仰元順帝即位荒淫日久自度廢弛當時群臣靡然相師號令不明賞罰不嚴淪溺獄

墳不可救藥故雖有二君子之烈如唐顏張輩不能補其亡也此其所由異歟向使元綱紀稍振則二臣之死豈徒然哉嗚呼悲夫余屢嘗道安慶知青陽事甚悉獨江州每嘆未習一至茲奉命往使衡湘獲經江郡徘徊於大江層城之間英風壯節凜然可想乃爲詞二章以弔之詞曰元昌兮沸騰典常紊兮不綱撫長劍兮橫視屹江淮兮保障全戈兮鐵馬時不利兮摧傷寧甘心兮一死濺頸血兮清塘弥忠兮大節托動草兮秋霜正學兮雄詞挾雲漢兮天章赫青編兮偉烈配巡遠兮睢陽煥昭昭兮日月永千古兮爭光右弔余青陽凝遲聯兮江州屹孤城兮上流弔英魂兮何在慨元政兮不修政不修兮俠游偉郡侯兮良籌訓兵兮繕甲鑣猛士兮貔貅與元張兮援絶天不祚兮奚尤臨大節兮不奪凜勁風兮橫秋峙匡廬兮巍巍渺大江兮悠悠君令名兮同永增余心兮煩憂右弔李江州

禱浰頭山神文

王守仁

維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十五日甲申提督軍務都御史王某謹以剛鬣柔毛昭告於浰頭山川之神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衆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爲山川之羞茲土爲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浰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洌之井糞穢而不除久則同於厠溷爽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爲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擒奠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刮剜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

冽鴟狐逐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遷爲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天子明命來鎮四陸境浰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通者計擒渠魁提兵擣其巢穴所向克捷動獲如志斯固人怨神怒天人順應之理將或茲土山川之神厭惡兇殘思欲洗其積辱陰有以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於此彌月餘旬雖巢穴悉以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逃小民不能無怨於山川之神爲之逋逃主萃淵藪也今予提兵深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爲山川之神雪其恥夫安梓桑棄斷關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蹙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耶即

陰佑其衷俾盡擒其黨類自縛來投若水之赴壑予將隄沿滭蓄之如其設詐懷奸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雷埽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怍惟神實鑒圖之尚饗

欽祀江西靈山鷹武李將軍之神祝文　夏言

維神威靈舊號鷹武廟貌巋然靈山之下民有疾苦與凡禱祈惠徼於神應無爽期感神之靈福庇一方有事內苑聞於聖皇惟皇愛民錄神之功列祀元殿禁垣之中謹製神位大書賜號爰託郡守奉安於廟名題御筆俎豆有光祚國佑民萬禩無疆謹告

閩講書院文公祠安神告文

言少讀先生之書即知宗信先生之學及覩先生語錄曰天

下有二件極大事其一天地不當合祀南郊其一不爲太祖特立廟自東漢以來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嗚呼非先生學達天人見理真切不能的然爲此言也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即圜邱祭天方澤祭地立四親百以享祖考一時創制巳爲得禮未幾奪於他議即復改更當時儒臣亦莫有以先生之言進者迨我成祖文皇帝定鼎北都乃尊太祖更制即南郊建大祀殿合祭天地建太廟仍同堂異室之制國家百六十年列聖相承遂爲定典是古禮卒不可復而先生之言亦隱矣肆我皇上聖學高明大孝純至踐阼以來慨然以制禮作樂爲巳任而復古之志宵旰惓惓言時爲諫官上疏請舉親廟從之嗣是乃建郊議上益嘉允及下廷臣集議宰臣忌沮羣臣附會至於聚訟三月而後定非仰賴我皇上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孰能斷然行之今則圜邱祀天南郊方澤祭地北郊兩郊配位專奉太祖典禮之正遠過百王矣禮成皇上復詔曰郊廟禮之大者頃遵國初祀典既建四郊矣顧今太廟之制尚爾同堂異室仰惟祖功宗德弗專一廟之享朕心歉然又面諭臣言曰同堂異室原非古禮此當更正言時爲禮部尚書感激皇上大孝純至即日考禮奉議遂定九廟之制奉太祖居中時我成祖適七世當祧爰以功德之隆作百世不遷之廟居太廟前左方以次左右列仁宣英憲孝武六廟爲三昭三穆焉而太祖始得專隆不混同子孫矣又舉大禘之禮祭以虛位尤爲度越千古郊廟之禮一時咸正而先生所謂二大事者我皇上悉舉而行之予於是慶先生之言始行於今日末學小子得以所學見用於當時豈非斯文

之大幸歟嗚呼九原可作先生之自慶當何如也予頃蒙聖恩賜歸休閒無事乃恭取聖製閩講篇名作書院於信城西北隅朝夕嘉與多士講明先生之學院有堂恭題閩講兩廡有齋曰聖學王道堂之後中爲亭以尊藏聖製文碑左爲祠以祀先生右則奉我先公象峰先生焉嗚呼夫學未至於知天不足以議事天之禮孝未通於神明不足與議事先之禮斯禮也非先生命世之大儒不能知非我皇上不世之大聖不能行顧予小子獲聞先生之教用以上贊天子而郊廟大禮式克釐正千古之謬定萬世不易之典以成一代中興之盛業獨又非大幸歟祠以祀先生報德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惟先生其鑒之哉

啓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　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感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恐懼
感涕以爲大有似於吾父似于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烈受
璫禍於時兒從母京師雖僅十齡父之慘兒實親覩也嗚呼
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閹獄范滂
李膺駢死黄門即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廷或濺血魏手者有
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口之酷死爲冷
壑荒溝之骴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女咫尺懸若萬里
狴戸凄凄冥城非昔獄吏狺狺獰魑猶慈天路高邈誰爲昭
雪生平知交搖手閉戸而已兒之母瀝血請代而奸臣撥閉
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
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霆除元慝首憐父忠詔諭祭葬
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得停柩卧側昕夕哭臨不謂迍

延歲月屢失窆期遂至二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
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君恩以慰父於一抔不幸兄早世而
事寢父有壻兒之夫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抔不
幸壻亦早世而事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煢閨奉老母撫
幼孤棲遲壻宅百難叢攻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
念吾父遺骸冷落厝舍悽斂荒藤松楸冥望木主未安此心
此腔寸寸欲斷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
戒九服染塵窮谷深谿之内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
不虞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
忍也兒嘗傷心喪亂寒燈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爲國其吞
敵滅賊之志必不灰於九京是乃揮珥簪鈿佐義旅一朝之
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臣不

容娟嫉忽遲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窆之骨拳拳當老已
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沬離墳尾以至今日幸際新
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亟吉筮兆執紼引柩以祔父
於先人之壠父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骨犬銜父寧有
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次不得表薤口片
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急無宜然矣然矣尚
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得妥父靈更無復人世
想惟忠魂赫赫啓迪後人使兄之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
立則兄壻未遂之志或終有可待也嗚呼血淚可枯沈痛靡
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異路於玆重訣嗚呼哀哉尚饗

國朝

祭陳明府文　錢陳羣

惟子詩之入人深兮閱日月其焉替當夫子之涖吾邑兮値
前政之窳敝初下車而諏度夫疾苦兮酌民便以立制曰予
實父母爾兮非淵魚以倚勢條不煩而易守兮仍理竿而揭
示外嚴猛而内仁兮禮高年而嘉我子弟彼捍網與躍冶兮
久乃歸德而消戾爭既化而無冤兮受之者曾不知其所自
隣境之聞風興起兮賢取則而才亦不忮羌忽忽其逾四紀
兮奄雙凫之辭世邑人比之朱邑兮望梧桐而隕涕至今父
老之追慕兮薦春菘與秋桂陳羣之幼而尫弱兮角方總而
應試邀夫子之藻鑑兮冠千人而拔幟廉于代有清節兮分
禄來以相繼命公子以文會兮收切劘而砥礪既就學於京
師兮諧取別而三執予袂曰爾驊騮之終得路兮吾老矣其
嘗至中明訓以贈行兮奉一言以爲佩抱荆璞而不售兮又

十年而頗躓涉章貢以遨遊兮訪邱壠而下拜欵閭市之數椽兮予朝負薪而暮賣此寄胡夫子之積善兮而天不厚其裔畧余服官明廷兮靡非擬于卿貳提玉尺而衡士兮收此邦之令髦告成事以言旋兮敢逍遥以紆愆慚衰白之無夢狀兮緬往規於籍麻望故里而神馳兮余肆惟其好懿古學軺之採風兮必先述夫清惠列余邑人之母兮余又身沿乎遺愛燦牲牷以陳詞兮託微忱於丹荔

明府姓陳氏名大宏字質夫建昌府南城縣人以蕃孫入貲除浙之嘉興令時吏尚優牟獄訟繁興明府概然以減實化導為事聽斷公平不寬不滯邑人比之況蘇州嘉興與秀水嘉善啟田一案百餘年來三邑紳士聚訟不休明府誓於神清理數月衆論帖然至今思其德立祠祀之乾隆十二年九月

經筵講官刑部左侍郎江西正考官嘉興錢陳羣拜識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四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五

藝文　教　策問　學規　講義　語錄　部文　詳　牒　帖　公移　牒　檄　告示　約

梁

未至潯陽郡教二首　陸倕

第五倫之臨會稽躬斬馬草鄧伯道之在吳郡自運家糧故能使吏作頌歌民胥興詠太守淳德謬叨甔組竊願巴祇閭坐接客思匹吳隱被絮對賓常藥自隨式贍無遠單車入境竊所庶幾舊例發民治道及戍邏巡樵採諸如此類一皆省息

太守家本諸生服膺典記光武靈臺之籍較涉根基張華聚土之書略見庭户貴郡圖載具存方策校以山經參諸括象原野城寺宛在心目龍泉鶴嶺不易窮登所摂郡國可勿親用公孫陸戟既似井蛙延壽執戈實同兒戲

宋

策問　王十朋

問昔禹治洪水隨山濬川別天下為九州其詳見于禹貢後世言地理者咸根本于斯焉然即其書而考之有不能無疑者梁岐二山雍州之地也而於冀州言之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雍州之山不容記於冀豈冀方自有所謂梁岐者乎不然則九州名山其說者不止于梁岐矣沱潛二水名也而於荆梁二州各記之曰沱潛既道二水不容經歷兩州數千里之遠豈兩州之地各有所謂沱潛者乎不然則九州大川其說者不止于沱潛矣其敘山于九州之末自導岍及岐而下則曰逾于河自壺口雷首而下則曰入于海自導嶓冢而下

則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夫山靜物也豈能逾河入海過江者邪禹何以驗其然也其叙漢水自嶓冢導漾而下旣曰南入于江匯澤爲彭蠡矣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其敘江水自岷山導江而下旣曰會于匯矣又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江豈復流于北而漢豈復爲中江邪禹何以驗其然也近世有以地脈論山者取于唐人之三條有以水味論江者取于唐人之三涉禹之于山川豈亦以脈與味而知之乎漢儒三條唐人三涉亦有可驗否乎願詳考而備論之

白鹿書堂策問　朱子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稱荀卿揚雄

王通韓愈號爲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旣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户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于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于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鹿洞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于此堂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

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明

主洞規訓六條　胡居仁

正趨向以立其志

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騖于空無窅渺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利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務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已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敎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

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絶之域哉

主誠敬以存其心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內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于佛老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所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于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辯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旣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已之道

愚謂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已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已有豈不重可惜乎

推已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鹿洞爲學次第八條　章潢

學以立志爲根源以會友輔仁爲主意以致知格物爲入路以戒愼恐懼爲持循以孝弟謹信爲實地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以盡性至命爲極則以稽古窮經爲徵信

宋

玉山講義　朱子

先生曰熹此來得觀學校鼎新又有靈芝之瑞足見賢宰承流宣化興學誨人之美意不勝慰喜又承特設講座俾爲諸君誦說雖不敢當然區區所聞亦不得不爲諸君言之蓋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故聖賢敎人爲學非是使人綴緝言語造作文辭但爲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諸君肄業于此朝夕講明於此必已深有所得不然亦須有疑今日幸得相會正好商量彼此之間皆當有益時有程珙起而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

之言有同有異因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已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已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无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

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于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

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功夫

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到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禀其清明而

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爲賢稟其
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
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
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
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
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
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
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
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
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
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
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於其去而復來迎而

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
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
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
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
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
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
而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覆曲折開曉學
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
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
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
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
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是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
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
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禮則
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
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
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欠闕處矣今時學者心量
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
爲至是不能遍觀博考反復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
異學之空虛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

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熹又記得昔日參見端明汪
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
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
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諸君視之丈
人行耳其遺風餘烈尚未遠也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
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
書尤有補于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節不污僞命
又以忠義聞于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自今以
往儻能深察愚言於聖賢大學有用力處則凡所見聞寸長
片善皆可師法而況於其鄉之先達與當世賢人君子之道
義風節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諸君留意以副賢大
夫教誨作成之意毋使今日之講徒爲空言則區區之望也

白鹿洞書院講義

陸九淵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于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群賢畢集贍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於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

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明

白鹿洞講義

胡居仁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為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為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絕以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靜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為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職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與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宋

語錄　陸九淵

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為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提孩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為元晦所尼後往南康元晦延入白鹿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裏負愧何言

國朝

恩免南昌府浮糧部文

查誠撫既稱南昌府屬之南昌新建豐城進賢奉新五縣比照瑞屬高安之例酌減寧州靖安二州縣比照瑞屬上高之例酌減但為數太多應請減半至漕糧歲有常供更難請減所浮米石仍舊徵輸等語應如該撫所請除所浮米石仍舊徵輸外其南昌等七州縣所減浮銀一半七萬五百四十九兩八錢七分五釐零之處相應准其減免以雍正三年為始行令該撫飭南昌等七州縣遵照奉行毋得混行苛斂併通示曉諭使窮鄉僻壤之民均被
皇恩永歌樂土仍將南昌等七州縣額徵科則每畝應減起存若干實徵若干逐一分晰造冊送部查核可也等因雍正二年閏四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抄出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查照本部覆
奏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請修理鹿洞詳文　倫品卓

為酌修鹿洞以肅廟貌以安聖賢以作士氣事天下四大書院猶山之衡華水之河漢宗祀明禋代膺盛典惟南康白鹿洞實唐李賓客隱居南唐昇元間即以為廬山國學宋淳熙中自紫陽提唱開拓軍學請勅賜額英彥蔚興後先麟炳所係于後學津梁者匪輕迄江陰李公心敬振鐸而後勝地荊榛人材消歇巡撫蔡公張公賢之振之而教育規制則今部院集其成祠仰三公學萃多士追金琢玉蹡昔隆今年來水旱頻仍萑苻蹦跡燥溼朽蠹風雨蒸淫豈直木腐而石摩行見榱崩而棟折本府待罪成羅謬兼洞任實重有責焉昕夕不遑目規心計約補葺則一麋百解姑有待則草蔓煙沈當此捐無可捐助無可助即令檢括洞租不及四分之一追呼維

歟措置之策本府勉殫心力求尺寸以圖之然登高之呼所有望于挈裘而振領者也恭惟憲臺雲漢天章主持名教當五百年之間氣作靈光殿之干城樞璇運心經綸在手伏懇俯賜俞請若大成正殿彝倫宗儒文會諸堂先賢三公二祠首需料理廊廡校舍鱗次修葺緣垣視先庖扁視後使肄業于中者入廟思虔齋心有地庶春秋霜露不寒先聖之春風拯樸貫鏽更暴憲臺之秋日仰慰師雲俯燕碧瑤古人稱非邑之輝功當不在禹下也

南康漕運詳文

為電查逆流運解之苦俯准就便截留以甦殘黎以全國賦事竊照江右漕糧除交兌軍船北運抵通外例有截留京口之米以資軍需每年仰候憲撥照數遵解查江西通省有漕州縣除南昌附近水次共餘瑞臨袁撫建廣六府俱在會城上流雖遠近不同總係順流而下剋期可至力少功多獨是南康府有漕三縣其地勢既在省城東北而江湖又居下流都建二邑至省三百餘里至安義則又倍之且由小河以達大江每有灘乾淺阻之患故每年徵收完日即僱船分幫運送省城不惟逆水行舟跣延日月且小河冬涸江湖風浪非兩三月之久不能運完及至水次上倉又有上上八下之費上倉之後始得撥兌北行是各府漕糧俱係自南而北惟南康三縣其始也自北而南其既也又自南而北往來輸輓民命何堪叩懇電查民艱准以南康府三縣漕糧截留京口以全本縣部解之官照數起運在三縣之民不但得免重費共受更生而且較別縣截留可以先達京口事半功倍與情允協

況南康正副漕糧不過二萬一縣之米猶或倍之惟念地瘠民貧不堪再累某職司漕事安敢目擊不言有負高厚痌瘝至意俯冀憲慈電照准開浩蕩宏恩則窮郡之孑遺可望再生而澤國之輸將亦可恒足矣

請棚民子弟應試詳文　李蘭

為安輯棚民等事查得菁莪化美草茅多棫樸之材羅網宏開滄海無珠璣之棄茲者右文之典既超軼于古今作育之隆更靡遺于遐邇是以山陬海僻人人盡樂奮興附籍編氓在在觀光念切況江西為文獻之邦士子倍於他省前逢
盛典入學增名令沐
皇恩鄉闈廣額老成宿學罔思奮翮天池兆角諸童亦冀騫騰泮水前於雍正三年奉准部咨江省棚民內有膂力技勇與讀書向學之子入籍年例相符考令入義學讀書五年後准其應試額外取進由是棚民子弟讀書食泉現今文武童生合例者萬載縣已及七百餘名寧州武寧新昌等邑多以百計少亦不下數十名再越數年今之尚未符例者又復踵起今之尚未報名者聞風踵至日見其多蒸蒸蔚起矣惟是曾入義學讀書者什不能一二蓋緣棚民多居山僻距城窵遠欲赴義學未免艱難倘限於定例不准應試則阻其上進之門即自今伊始驅入義學猶須尚待五年少者已壯長者已老銳志蹉跎亦堪惋惜宜請概准與試以廣
皇仁至入學額數擬按棚童數目凡滿五十名者額外另取一名滿百名者即取二名數至二百取進三名再多亦以四名為限其不及五十名之地暫附本籍童生之列與考一體憑

文錄取俟有五十名再議定額現無棚童之邑將來如有報名者一例准行統責地方官按戶覈寔未符年例勿容混冒至本人符例而親屬仍居原籍者不得牽引冒濫歲科兩考與本籍生員一升校試幇補廩增挨貢選拔亦如例行庶棚民子弟均沐書升論秀之典行見深山異籍知尚詩書錣稜田夫共臻仁讓農之子不恒為農絃歌益徧徙兎置而盡作干城

聖化彌彰矣

請修新建縣橋梁道路詳文

為詳請修理橋梁道路速郵傳以安商旅事竊照輿梁利涉實惟王政之先周道如夸乃獲康莊之益新建縣西北十里有石頭口橋昔名石鎖橋綿亘九十餘丈水漲則波流浩淼

行者有望洋之懼又三十二都有蛟橋者一名通濟橋西山諸溪谷水會焉相傳有蛟螭窟其下流常齧射橋岸善崩又伍謙鄉有華嚴橋其水發源于梅嶺吳源下接大河遇漲易圮茲三橋者皆會城孔道達京畿通江粵皇華絡繹行旅如織今雖津梁猶在而木石摧殘傾危將壓欹巇磈磊高下不平空瞻橫卧如虹實使臨流裹足綢繆補葺在所當先而自沙井以迄建昌縣豐安界計程八十里為驛遞通衢舊制民自承修每不協心平治以致高如陟屺低若澤陂廣者猶是周原隘者不堪容足積雨而洿成吹潰揚鞭而騎仆人顛蹶觸貨傾經商嗟嘆馬瘏僕痡郵遞僾遲至若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今之茶亭路室憩息行人猶古遺意也查茲道上有栗子崗茶亭一座為會城門戶今則久沒荊榛空存瓦礫他如十里列一牌坊誌載地名以表道也新邑闕焉未置亦非省會規模凡此悉當修舉伏惟本都院政平人和百廢具舉本司等承流下風覩茲站道急務敢不力圖修治擬將石頭口等三橋庀材琢石次第鳩工圮者支之殘者綴之剗平崖缺墁砌堅緻其石鎖橋再宜酌量加長以防氾濫大道一律填平務使高卑廣狹均齊相等傍修溝遂宣洩積潦栗子崗茶亭仍築二椽以復故制按里設坊八十里中共添九座程里地名一一誌載仍專員屛當工度惟均至葺治之資本司頗為設法濟用戒毋擾累民間仰可憲恩電賜鈞批庶董事各員咸知殫力功成不日鼛鼓旋興佇見翼翼津梁平康如砥蹶蹶周道坦蕩無陂俾騂騂之征夫永無況瘁即駪駪之羽騎亦免徬徨夙夜遄征可速置郵傳命游行任意咸堪服賈

牽牛頌憲德之成橋豈同小補聽口碑之載道永戴無疆矣

請免雜稅耗羨詳文

竊惟周禮地征而外復有九賦凡關市山澤幣餘之屬莫不有斂雜稅之由來尚矣然辨物作貢止宜輸納惟正之供而耗羨贏餘皆非雜課應征之項今

聖天子輕徭薄稅苟非歲貢之常絲毫戒取稍可紓民力者敢不亟請減除以廣

皇仁耶如江省額編襍款項下有商賈稅茶酒稅落地稅窯稅食鹽稅商稅贛郡穀船稅茶課紙價當稅牛稅牙稅一十一款俱另徵奏報合計額定正脚銀一萬七百三十五兩有奇舊例俱徵加一耗羨併解充公今查此項本屬雜款錢糧止期正額無虧不宜復征餘羨請自雍正八年為始悉令各郡

邑照額征解毋許復收耗羨設有陽奉陰違私徵肥橐及額
外多徵致累商民者請登白簡以儆官邪至田房契稅原無
徵耗之例猶恐不肖有司借名多取應皆廣頒文告家喻戶
曉勒之碑石勿替永遵則蔀屋窮簷省得一分浮耗多辦一
分正供減除額外餘銀便可稍資升斗國計民生均多裨益
皇仁憲德彌廣無遺矣

請將鹽規充賑詳文

竊惟易稱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禮曰貨惡其棄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古人于公利之道三致意焉方今
聖天子深恤民依頒財以法均節以式凡非則壞之賦什一之
征鋤而去之其天地自然之利不傷民而害財者悉備地方
公用是誠損上益下邁古超今以美利利天下之大者也本

道幼學古訓長戒封靡深荷
國恩備員漕使復蒙憲委兼攝鄒鹺賑施濟之未能念屯膏
之有媿然利之所在竊效井收勿幕而總貸自營之庋亦嘗
引為鑒戒矣茲查鹽道衙門歷有引費一項係鹺商運鹽來
江每引改為四十餘包每包繳費一釐六毫隨引投收以為
鹽道養廉其來舊矣相沿故例受之亦不傷廉惟是我
皇上卹商愛民靡所不至各商運鹽輸課亦備艱辛本道安享
其利肥私謾藏壯而不顧署事之始即行禁絕迄今未嘗染
指茲據淮南商人許安裕等呈稱本衙門引費規儀原為應
得之項乃蒙揮置不收自莅任至今合計該銀二千五百兩
商等分所應出遞為減除心寔未安竊願以公濟公日今南
昌新建豐城進賢清江新喻新淦德化建昌九邑偶罹水災
乞將此項助賑俾災黎均沐恩施等情伏查引費二千五百
兩本道之不欲濫取者自嚴蘊利之防而衆商之願助賑災
者亦屬急公之義准商循歷久之規按引扣存欲令逐名歸
趙轉費籌議以本道之却而或遺中飽商亦無裨似宜從
其所請發賑災黎則既全本道拒却之心亦盡衆商奉公之
念九邑窮民各沾升斗寔堪少佑
皇仁憲德揆之不藏于己不棄于地之旨庶或有當合無詳請
批示檄知藩司以便諭商徑解司庫轉發報銷者也

宋

知南康軍牒九條　朱子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
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

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旱禱禳皆
有感應未悉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
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即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
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
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
治三十里內未悉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暠司徒從事中郎司
馬延義皆以孝行見于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有唐宜春縣
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悉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
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
廢壞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嫠婦守節嘗蒙
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悉其
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
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為世先覺熙寧中曾知本
軍未悉軍學曾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秘丞公亦
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
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于世故黃門蘇文定公嘗以
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

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菴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
及太史范公所撰秘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
是與不是的實菴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
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
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述項事理廣行詢究取
見詣實逐一仔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客位
適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詳細切
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悉如有知得上件事迹
詳細之人仰仔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切待并行審
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
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
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
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
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
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傳送
之九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
為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
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
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為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
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即

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
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羣居講學遯迹著書
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
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
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
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
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于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
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請洞學堂長帖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管
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
覩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

劾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給帖者淳熙七年九月日

明

獻俘揭帖　王守仁

準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
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
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
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挂等項就彼處分定奪
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
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詔有誤事機難以悔
罪等因準此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
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
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準前因及該差官留本

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為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
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
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仵
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
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
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為可
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痢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鍾國
將軍拱樤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
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
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
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
豈敢久滯因循不即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逃及照庫藏冊
籍等項未準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況新
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
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官眷
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
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
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為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公移吉安府鄉士共守城池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
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
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
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攻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
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官衆所推服

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
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
館仍仰印署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
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
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戮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
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預備水戰公移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到近據探
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
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為急不可不備為此牌
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
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

使府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違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公移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闕行委偽官萬鋭等把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

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記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殯葬爲此合行案仰布按二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内使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公移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推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據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遊誘追賊毋令東下并差人伺探息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被攻陷緣由申報以憑參奏究治

設立茶寮隘所公移

照得府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四出攻劫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巡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

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得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仗賴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到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illegible]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户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墾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illegible]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羅潭余坑[illegible]進隘夫兼同防

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鈔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監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并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國朝

察修白鹿書院　周燦

爲出巡事照得白鹿書院爲先賢倡道之地海內所瞻今聞殿廡堂舍飄搖風雨文記散失講席日虛諸生切磋盡廢近

且多匪類竄伏煽淫風而斷聖脈殊爲慨恨有世道之責者詎可不立正頹靡邪合行察議仰南康府即將單開四款會同理刑官逐一登答限十日內具繇回報以憑裁酌施行毋得稽遲未便

一聖學榛蕪殿廡堂舍強半傾圮從前有無修葺見今傾廢若干間應修應建估計工料一一登答具報

一洞規久廢師道不尊負笈來遊者何所造就目今主洞何人課藝曾否修舉見住書院者若干人是否英英欲上有無匪類竄入稂莠莫別應去應留作何清汰

一講課原有學田近聞爲傭生衙胥中飽務須徹底清察要見每歲洞租若干支用若干有無開銷細數存剩若干見貯何處有無侵收乾沒一一登答具報

一修明絕學砥柱狂瀾固是司教之事然加意鼓舞陶鑄人材非藉二三友善不可諸生吳江雅負時名該府酌議委任以勸問難樂育之盛

明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王守仁

爲照賊首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多已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揚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工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賞給仍發本官帶回安插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設及已報在官而恃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

設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鈔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揚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着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注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間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

撫戍捕遺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户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理濬二湖檄　　范淶

南昌府為理濬城中二湖以奠民居以防水患事查得城中東西二湖出豫章溝為諸水所聚必流通不滯斯無壅淤之患先是魚藕之利止取於高橋以東而設箔於高橋自橋以西及城內水關橋不閉惟水大漲乃下板築塞城外水關橋以禦外入閘自丙子歲一委官自年小利遂重閉水閘以致丁戊二年水浸沿湖房舍者經月溼熱蒸鬱居民疾病因

之故欲去城內水關閘口之箔以常泄內溢清理城外板閘俾令堅固以預防外湧又查得沿湖居民有恃強佃占年年填出者有淤塞洪恩橋及同仁祠橋使東湖之水不得長流者皆欲清理還官仍令各居民挑出淤泥使湖深可以畜水庶城中永無水患似亦計之得也合行查議

移楚總兵左良玉檄　　李邦華

照得敵寇交訌南北雲擾朝野無閒宵衣是廑本部院四朝大臣一生忠孝誼切國恤罔惜頂踵誓滅逆賊以安王室以慰至尊初請督援入衛繼請倡義勤王劍及寢門義旅雲集其有禮於君父者本部院不惜下袍澤之拜其無禮於君父者本部院不憚嚴鷹鸇之誅如貴鎮正本部院所仰望同仇修我戈矛共埽腥穢勳此無疆大烈者頃傳麾下全師至安慶所過騷擾漕鹽商船疑阻不前長江中斷震動陪京本部院聞此不禁駭愕竊度其中必有大不得已之故以貴鎮之高明決不輕舉妄動至此方今賊寇即甚鴟張然以列聖之靈爽皇上之聖神雖遊魂稍稽而膏斧不遠貴鎮不於此時枕戈干城與疾討賊奮建無前偉績乃甘自菲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其漕糧鹽課商稅皆關係國家大命軍與旁午竊此孔棘且孝陵在望烽火易驚萬一南京文武及漕鹽關倉各衙門不察貴鎮之心或舉此以上告貴鎮即欲舌其何辭以自解況十五國豈無豪傑十六載豈無人心即在各鎮及麾下諸營將安保無從中覬釁伺變者儻舉事一不當身家之禍何言而一污青史萬古淒涼智者所不出也本部院奉行天討亂臣賊子在所必誅貔貅會合揚旌有期

當遇貴鎮於鄱陽之間檄到願貴鎮即刻嚴戢兵丁疏通江路毋許搁搶漕鹽商船毋許焚殺淫擄縱有缺餉等情宜告所在地方官司請給速速勤兵還鎮毋得藉口逗遛騷擾即不然且暫留皖郡俟本部院到多方設法措處毋許擅下安慶一步以致訛言屢傳震驚陵寢本部院雖力可竭尚思為朝廷彈此大事為麾下濟此饑軍貴鎮上為國家下為身名俱宜勉聽鄙言圖收桑榆後效否則義旗迴指本部院不得與貴鎮玉帛相見矣為此合咨前去煩為遵照將離鎮緣由并近日沿途情形備詳回報以憑裁酌施行

告示南昌在城官　　王守仁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逆脅如鍾寧王無罪自當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

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産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管内外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叙功懸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國朝

刱行白鹿書院告示　蔡士英

照得江右夙稱人文名區理學淵藪所賴境内祠宇書院鐘鼓式依故代多傳人後先輝映今查有白鹿洞坐落星子縣地方古蹟炳然昭著傳志數年以來緣驚心於赤白遂鞠爲於鉛槧以致門無負笈室鮮傳薪因而垣頹砌斷鳥宇獸跡樵豎丐僧潛藏溷廁夫有事斯土者既不能鼓吹聖道表章絕學而一二舊址且使榛莽不保俎豆無光不幾有司者之恥而豫章之士之羞也本部院念切在茲未忍隳墜除清查學田聚徒課講另文申飭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該縣印捕并地方人等知悉嗣後即將白鹿洞書院掃除潔淨内外肅清仍委附近居民常川看管不許容留閒雜人等在内混擾其圮毀傾敗者量行修葺如有好義士民樂輸鼎新許即申報本部院以憑獎勸如果宿儒碩士往來輻湊繼先啓後再成盛舉未嘗不以一日廓清之功爲斯文未墜之幸也特示

禁止私役鋪兵告示　魏錫祚

爲禁止鋪司應差以恤苦役事照得設立鋪司止供遞公文務能依限晷馳其役已畢未聞此外別有差徭也何以江省目過往官員不拘大小日則令其執旗鳴鑼夜則責備火把迎送相沿成例不知昉自何年夫鋪司爲

朝廷之走役供

朝廷命官使令似亦未嘗不可惟是計其工食日僅無幾乃奔走道途幾無寧晷近來鄉紳之刱森羅稍遲時多責罰之爲役者已良苦矣乃猶伺候往來官府晝夜奔馳甚至稍不滿意輒多與舍僕從之鞭笞是又苦中更苦矣況每鋪司兵寥寥無幾羽檄之交馳既已應接不暇趨蹌於郵亭亦屬制不容以此去未還則喚之聲復至方回就枕呼蹴之擾又來例何能以分身必在人以應役此費吏從何出無怪乎應差畏縮而不肯應充耳夫官無尊卑悉有衙役隨從出入應任其勞夜行火炬理宜自備鋪司猶我赤子奈何不加軫恤而必欲藉以壯威儀壽觀瞻代役從之勞耶查此陋習前道亦經飭禁今仍如故除通飭各屬外合行示禁爲此示仰官役鋪司人等知悉嗣後除

欽差經過上憲往來仍照舊例遵行外其餘一切官員俱不得責令鋪司執旗鳴鑼備辦火把迎送倘有不遵者許該鋪司稟明地方官詳究地方官徇隱不詳查出亦干未便務使苦樂適均勿致偏枯之歎逸勞分任咸存憫恤之仁庶幾殫力奔馳羽遞亦堪無悞專心馳遞公私俱屬有裨矣其各凜遵毋違

宋

梯雲義約　　徐鹿卿

横浦以周程重以無垢愈重欲學周程唯學無垢可矣今士子進身獨科舉一途科舉未可少也無垢以經學試秋闈魁名第一試南宮又第一對集英又第一而先生之所養所言所守何如也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則伊洛可諧義約可舉而科舉可無愧也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五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六

藝文　辭　賦

晉

歸去來辭有序　　陶潛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静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

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南北朝

元覽賦　梁簡文帝

泝鼓川於匯澤訟㶚塞於潯陽何蠡川之浩浩而匡岫之蒼蒼其匡岫也盤紆崎岬嶋嶙鬱律峻極於天干霄秀出岑崟崎嶬烏兔蔽虧岭岈谿閒背原面野噴飛流於天末鼓雷霆於巖下聳高館於雲中聯蘂祠於星社雖營綺閣吁其可畏其欲落雲霧杳冥縈萬嶺而俱青照曜山莊岩嶤石梁雁門餘帳隆安故林鏡臨江而分影爐銜光而共香若乃羽族群

徊察風應雷鴛鴦感夢乾鵲知來露華挾鳴而晝侶銜環帶璧而合猜孔接影而飀颸鶴交頸而毰毸翩其影羅際天用長百川沸渭淪漢瀲淡連延大則浩汗滉瀁細則澆灌瀠淩遇神飈之沸爽彼所報之無偲且搏搖以九萬乍高飈而三千

唐

劒池賦并序　李德裕

丙辰歲孟夏月余届途豐城舣棹江渚問埋劒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發雖人亡劒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此賦云

天地神物龍泉太阿光耀時作沈埋日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實乃𠁼於敵國既精感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風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於壤之中每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以靖譖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佩於台司始謂伸於知己終乃屈於不知既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鍔兮奮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讐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發池寶嘗棄於兹土人載懷而孔悲況乎耶溪水涸赤堇山閉巧冶既殁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倘存知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劒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并序

滄湖口北望匡廬二山影入澄潭峰連清漢江水無際煙

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存世表因懷遠公陸先生悵然成賦

春水湖平齊天景旭盼赴海之清瀾映干霄之翠嶽波鋪煙而勢微帆雁引而相續輕煙冒於爐峰若香散於空谷飛流灑於星灣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緯之不欲謀精義於松間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旋返悲負鼎而放逐恥隨居貫之波不及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元師於林麓徒佩紫青之書未脫朱丹之轂感明主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既復扶陽之爵又剖專城之竹被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蔚然以彧蟬緌更新倏然而𩳐雖澡身於滄浪終有愧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皋兮供黍粟

大孤山賦并序

余剖符淮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竦大孤於

中流昇旭日於臣阜不因左宦豈遂斯遊謝康樂尤好山
水嘗居此地竟闕詞賦其故何哉彼孤與亂流非可倚匹
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巖道人心所惡必有穹石禦其横騖勢莫壯於灘瀨氣
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禁竪高標九派之衝
以捍百川之注眈若虎視呦如龍據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
不倚羣山上元之所固必迤邐而何多信巍然而有數念前
世之獨立知君子之難遇如介石者表揚制横流者李杜觀
其側秀靈草旁挺奇樹寧發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
妃之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之方丈蓋瑒瑒如煙霧據
神鼇而巍峨逐風濤而沿泝未若根連坤軸終古而長存迹
寄夜川負之而不去雖愚叟之復生焉能移其咫步

豫章賦　敬括
東南一方淮海維揚爰有喬木是名豫章根坟宮篲天網欝
四氣煥三光矗縮雲聳離披翼張一擢而其秀穎發七年而
其材莫當懿夫倚荊衡連楚越迴合湘沅之浦芬馥吳會之
鬬黙彭蠡而煙垂汨滄浪而吹發清輝豔豔朝灑陽臺之雲
翠影亭亭夕皓巫山之月爾其孤幹直指交莖亂傾紺葉煙
緑朱華日明掩萁蠻之光價奪若木之芳榮舟不暇柏斐不
及榮𢙣此衆美疇之與京其下則啼飛猱逐暴武突兀鹿麋
爪牙鉤拏盤遊其下蓋難勝數其上則陸鴻漸谷鶯遷孔翠
曳曳鸑鷟翩翩翼翳日聲聞天衆集其顛動盈百千嗟乎不
菌不輪有典有則其材也直空懷實以自棄諒斧斤之未識
日者龍宮是構鳷鵲云修整山林之木應榱桷之求何獨不
見千金而留爲媒紹也闕爲出處也幽謂爾不任大爲賢而
致尤今叢木之所忽吾亦爲之心憂借如將趙括於上軍扶
長卿於下令良驥爲駟車所伏谷松爲山苗所映以曼倩而
等侏儒尚俳優而輕雅正雖物情之共爾固君子之攸病向
若廓君之林池充君之苑囿青澤既沐鴻休亦覆門柳不可
齊華庭梧不能獨秀已矣夫用之則哲抑之則沈隨取捨之
攸措何棟梁之所任梓匠之瞻望靡及江潭之歲月空深誰
當徙植天池畔終冀成君桃李陰
雲液泉賦　道士吳筠
坤元孕氣潛暢於泉冠五行之首爲萬物之先爰有清流出
此山側處蒙險以難知猶井渫之不食我搜靈秘載拔載登
見其地僻至潔源深有恒冱寒不爲之縮炎暑不爲之增考

室以飲樂在枕肱珍侔瓦玉之膏德並雲華之液疾可蠲年
可益引充狎玩唯意所適懸之則皎潔壅之則澄碧晝浮光
以悠揚夜含響而淅瀝陰陽爲災水旱失節不雨炎夏暨於
元月汪汪洪波久已竭耿耿瀑布今已絶控江湖之浩蕩況
溪澗之微劣斯泉秉異毫纖無虧雖遠不霑惠而近有所濟
彼崩湍於疇昔豈不懃涓涓於此時夫醴泉無源而易涸丹
溜乍見而難挹曷若平以爲醫酌焉取給何似神山之瀵帝
臺之漿涌異域之表湛無人之鄉兹亦標奇於絶境眞可謂
靈而長也
宋
秋香亭賦并序　范仲淹
提點屯田鉅鹿公就使居之北擇高而亭背孤嶮面横江

植菊以爲好命曰秋香亭呼賓酌酒以落之僕賦而侑焉
鄭公之後兮宜其百祿使於南國兮鏗金粹玉倚大旆於江
干揭高亭於山麓江無煙而練迴山有嵐而屏矗一朝賞心
千里在目時則秋風起兮寥寥寒林脫兮蕭蕭有翠皆歇無
紅可彫獨有佳菊弗洽弗夭采采亭際可以卒歲當金行之
勁性戴土爰之甘味氣驕松筠香滅蘭蕙露溥溥以見滋霜
肅肅而敢避其芳其好胡然不早歲寒後知殊小人之草黃
中通理得君子之道飲者忘醉而餌者忘老公曰時哉時哉
我賓我來緩泛遲歌如登春臺歌曰賦高亭兮盤桓美秋香
而酡顏望飛鴻兮冥冥愛白雲之淵閒又歌曰曾不知吾曹
者將與夫謝安不可盡歡而棄去乎東山又不知將與夫劉
伶不可復醒而蔑聞乎雷霆豈無可而無不可兮一逍遙以

皆寧

麻姑山賦　李覯

巍乎高哉茲山之爲異也吾不知夫幾百千里之廣但見土
老而石頑頂天而直上驗地勢之所極固亦東南之藩障者
乎路溪蟠鬱前後相失岡巒崒嵂左右馳突鳴泉百雷躍下
雲窟喬杉萬矛舞破煙骨靈奇恍惚變見出沒匱耳目之觀
聽曾不究夫萬一其間則有名天之洞禮神之堂高臺層瑤
吸日月之光繚垣築粉含芝蘭之香偏門曲廊入迷其方針
軒亂窗或溫而涼況乎御龍霄之酒倚雲和之瑟一飲一石
一醉千日安知億萬人塵衣飛蚤蝨其或黯然而霧飄然而
雨跬步之內則曚無所覩夜長浸浸山空月寒鶴聲戲風鋒
羽珊珊老猨抱子吟聲欲乾怪物參差松柯水湄或步或馳
或嘯而悲仙乎鬼乎千態萬狀而使人心疑別有洞石之迹
邈圓潭之無底是曰蛟龍之所止懶而爲旱怒而爲水嗟我
力耕之民輟衣食之資而爲祈祠之費巖岫冥冥古無人行
百獸飢死虎狼夜鳴是何假上真之名而神姦之所憑也嗟
夫以地之奇以物之靈而逋客之經營全形養氣采朮茹菁
未嘗有笳簫之聲鸞鳳之迎謝人品而凌太清者徒見山寒
兮青青水秋兮泠泠雲路咫尺而不能以升豈非仙可得而
不可求道可悟而不可學彼其報稼穡之功遺室家之樂越
天常而慕冥冥宜乎白首於封竈之下幽死而無所託也

休亭賦并序　黃庭堅

吾友蕭公餉濟父往有聲場屋間素不利於有司歸教子
弟以宦學而老於清江之上開田以爲歲蓄池灌園以爲

籩豆兒時藝木今廕其陰獨立無鄰自行其意築亭高原
以望玉笥諸山用其所以齋心服形者名之曰休亭乞余
言銘之將游居寢飯其下豫章黃庭堅爲作休亭賦
槃礴一軌萬物並馳西風木葉無有靜時懷蠹在心必拔其
枝事時與黃間同機世智與太行同巇飲羽於市門之下血
刃於風波之上至於行盡而不休夫如是奚其不喪故曰衆
人休乎得所欲士休乎成名君子休乎命聖人休乎物莫之
嬰吾友濟父居今而好古不與不取亦莫予敢侮將強學以
見聖人而休乎萬物之祖曩游於世也獻璞玉而取刖圖封
侯而得黥驕色未鉏而物駭機心先見而鷗鷩撫四方者倦
矣西歸休於此亭濯纓於峽水之上游晞髮於舞雩之喬木
彼玉笥之隱君子惠我以生芻一束是謂不著而莖從無氣

而吉卜

江西道院賦并序

江西之俗士大夫多秀而文其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爲能由是玉石俱焚名曰珥筆之民雖有辯者不能自解免也惟筠爲州獨不嚚於訟故筠州太守號爲守江西道院然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蒙惡聲元祐八年武陵柳侯子儀守筠之明年也樂其俗之媺使爲政者不勤乃新燕居之堂榜曰江西道院以鼓舞其國風且爲高安之父老雪恥焉秋九月遣使來告成於雙井永思堂於是爲之賦

句吳之區維斗所直半入於楚終蝕於越有泰伯虞仲季子之風故處士有巖穴之雍容有屈原宋玉枚皋之筆故文章有江山之秀發吳越之君多好勇故其民樂鬭而輕死江漢

之俗多機鬼故其民尊巫而淫祀雖郡異而縣不同其大畧不外是矣若乃高安之城豫章之別雖風氣之未遠亦俶俗之可恱故柳侯下車解牛而不割未嘗發硎初不折鈌則喟然嘆曰江西道院名不虛生爰作新堂合陳鼓笙有斐翰墨賓贊令丞作爲詩歌接民頌聲昔也憂民之憂今則樂民之樂懷僊伯之蛻蟬有芻蕘之喬木製劍池之菡萏以爲裳襟丹井之清冷以爲酌醉而起舞父老持足恐使君之仙去而鰥寡之長矢職也吾聞風行於上而水波此天下之至文上形於心而民服此天下之善化豈可多爲令而病民慢自設險而病民詐耶九轉丹砂鑄鐵成金兩漢循吏鑄頑成仁我簡靜則民肅我平易則民親今使高安之農養生於析楊之外珥筆敎訟者傳問孝之章務耳銷吭者深春耕之耒賣私

鬭之刀劍以爲牛犂淫祠之樽俎以養親雖承平百年而霑滲漉非二千石所以牧人者乎雖然有一於此堂密有美樅而未聞處士之節苓蔚有於蒐而不見墨客之文豈其龜藏而自都蠖屈而不伸者耶公試酌樽中之淥謝山川之神爲予問之

白山茶賦并序

姨母文城君作白山茶賦興寄高遠蓋以自況類楚人之橘頌感之作後白山茶賦

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麗紫妖紅爭春而取寵然後知白山茶之韻勝也此木產於臨川之崖嵬是爲麻源第三谷仙聖所廬金堂瓊榭故是花也稟金天之正氣非木果之匹亞迺得骨於崑閬非乞靈於施夏造物之手執丹青

而無所用析薪之斤雖睥睨而幸見赦高潔皓白清修閑暇裴回冰雪之晨偃蹇霜月之夜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培户以思溫故無得而陵跨蓋將與日月爭光何苦與洛陽爭價惟是當時而見尊顯處於瑤臺玉墀之上是以閉藏而無悶淡然於乾楓枯柳之下江北則上徐庾江南則數鮑謝蓋不能剗畫嫦娥落飾姑射諒無地以寄言故莫傳於膾炙況乎見素抱朴難乎郢人故徐熙趙昌紙筆和鉛而不敢畫或謂山丹之皓質足以爭長而更霸知我如此不幾乎罵雖瓊華明后土之祠白蓮秀遠公之社皆聲名藉甚俗態不捨揪脂粉之氣而縞蘭麝與君周旋其避三舍

白鹿洞賦并序 朱子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

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閱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
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
之崇岡(地名李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類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
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
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緻衣
冠與絃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
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
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
搜剔乎遺遯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
拔雋髦而登進(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
年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廬山

記又云咸平五年敕重修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晃以華其歸璪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君詔從之冕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
中琛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
今其奚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已云鞠爲茂草矣)天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
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吉其處客楊方子直遂贊與作之謀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寄)謂此前
修之逸迹復闕我聖之宏模亦既寘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
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蹙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
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蔥瓏而
逵舍水汩濊而徧除謌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
之峩峩挖遺經而來集豈纇眺聽之爲娛實覬宮牆之可入
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而
可罄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

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顔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
心於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蕁枝相樛兮彼
藏以修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
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豐水賦

徐鹿卿

豫章古號句吳附庸自江北以徙建即南昌而分封漢錫以
富晉名曰豐梁暫畀撫隋復隸洪環圖洄洄鎮山寔寔既棄
社於爵列亦要銀於縣公起造物之休息産人傑之沖融經
學齊緩衣冠魯風仕少宦情俗與古同操穌懷鉛莫備形容
粤自丹陽啓土長睨中夏命干將於吴産賓越工於歐治鑿
泰驍以出鋌沐風胡而定價發龍淵之新硎與太阿而更霸
愕千仞之壁立浩萬折之傾寫驚脣越於兕甲指蚩覶於駉

駕火精潛闘於吉土晉旅瑟縮而退舍武皇築宮以旌異章
帝親題而賚下何靈物之鏟跡淪古釬而不斂紫氣輪囷而
貫斗寒芒剡奕而爭夜孔章雪鍔於久蟄壯武服之而鴛鮀
始丙粲於北巖終耿光乎少華眷天寶之必復駭廷平之儻
化凜沖氣之攸在非見聚而驚乍玩雙鐔之書贊豈取決而
假借逷若池山躍龍芙蓉浴日真靈所棲厥惟始豐新郭是
營永徽僞功章水徑其北曲江滙其東帶二水(豐水富水)之交流
矜三洲之長雄洪瀾舞蛟巨隄眠虹下千艘之檠白動檣牙
之颭紅灌輸輻湊泉貨阜通若夫曉渚無波夕景涵空聽煙
外之鳴榔認鷗邊之短篷彷彿笠澤依約吳淞睎濠上之游
儵亞洞庭之橘宮竦跂前聞侈觀後躅威鳳巢其高岑鶯雛
哢於幽谷客棲神丹淵生金粟藥石鏤贊皇之賦寶室扶涪

翁之讀鼇扉之文如在騎省之頌可續辭工長善詩妙羣玉
瀕墨池以心敬軼孝泉而貌肅鄉標長樂里揭長安洲旣霧
龍社亦歌鸞精行達孝而錫封壽春羈忠而列仙追憲表之
清風誦少陵之大篇記河西之新帷哦出塞於左賢副銀莞
之遺響證豐碑之瑶鐫或居鄉而化行或啓宇以旁延忠厚
策勛於續敕信誼成德於同年徇一節而尸祝壯九拜而極
言偉二稱於郎宿赫再忤於師垣詩矜豪於痛飲賦雄誇於
會纓續硬語於溪堂聒賞音於平川句折良史之奇學富尊
經之篇或交臂於射鄉或冠倫於貢省伸讜議於嚻嚾建遠
圖於推茗欽孝著於宰木慕廉稱於安定燹妖像之眩俗斥
叢祠之干正或乗車於五齡或用錢於百乘裁効尤之絲繹
予蠲除之僥倖外夙著於模楷内兼優於文行扁華椽於補

史勗師説於西岡咏春還之清詩諷金影之名章議論欲超
於峩岷種藝或規乎壽張隳譎仙於樊樓精象數於草堂書
裒至孝之通神卒感仁言而弗忘睎黃虞之高標想西陂之
逸韻賦嚴瀨而軒渠誦贛灘而奮迅慨玉樓之感歌弔竹坡
之形影揭誠齋之墓表哦水心之篇詠宜鑾覲德以心化淫
瀨收波而神聽或遵養於宋府或厭直於儀曹指退軒之奎
文問竹坡之詩豪或廉問於兩驂或通夢於三刀莫不富水
其清猴峰其高位不滿才榮未副褒或默或言各惟所遭道
有升降一人之本薰然慈仁告新令尹甯裴顯晉張袘稱貞
亦有未馮可以播揚詩稱水部律進奉常或振廩以同食或
鞭石而固防盱南稱陳臨汝表江返俗習以改紀樂半環而
祀王贊府景伯尊墩有唐非無印曹上坡位楊亦有少仙宋

劉相望宛其風流膏沐華光巍巍寓公赫赫明府於昭大興
發揚溥詡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元

樓深賦 為王學山作 地名學子岡　　劉詵

六合之内八荒之墟匪臯匪淚不甸不壓有岡伏輿望之芊
綿蓋得名於吾黨而託之乎槐黃之一言於是過者喟然而
語曰此非姓溪以冉而名谷以隱者之盤旋邪非科目之巳
遠而寄想像於千年者邪爰有有道築居其巔問其所從來
則蓋元祐之初元矣青山繚屋古木橫天籬援翳塗藤芡入
椽内環洗墨之池外繞種秫之田竹分徑造之所蔬滿日涉
之園春林雨過花澗流泉孤鶯白啼時鳥雜喧清風蹋籜永
日聞蟬焚香起坐茶味入禪微涼蕭瑟林木自絃臨清賦詩

脫葉如船天寒酒熟梅花入檐峰雪成畫鵲瞰獻喧閱大化
之迭序甘窮居以為綠族四世而無狄乃構實於厥先折于
雲以為楝逝棲鳥而為樽鳴機隱於内雷藏籍蠹於西偏文
公題記韻士贊篇風月不待獻而彌勝江山不假飾而增妍
念百年之種樹終自庇於本根又歌聚之從起待千載之雲
闕豈飄風之晝語異茅雨之夜瞑比隱橘而非幻擬種桃而
非仙於是先生欣然而笑曰深矣吾之樓也可以驕元亮而
傲玉川矣客有難之曰吾聞淺深表裏所分山之深也在谷
水之深也為淵今先生之居介毫末於一馬寄圭粟於大千
南非其中北匪其邊而先生何所指以為深焉左眺高閣右
接廣阡瞻車望其林翳鐵袂想其炊煙而先生何所恃以為
深焉窮搜遐討談空說元問字埴巷受經款門使昧者欲赴

於其燧辨者欲磨於其堅而先生何所匿以爲深焉先生曰夫泥於迹者常有所窮游於化者或有所全吾聞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會光塵於一隙混涇渭於同源故卜於肆者庸知其非隱行於市者安知其非仙嵇康好琴靈運遊山伯倫酒狂張旭草顛豈所託之或淺嘗不離乎人間顧吾深之安在誠可指於目前彼山林之委瑰亦身外之附懸於是客莫能詰走若李成望其棲而不見渺山水之蒼然

三節堂賦

危素

稽受氏于高堂兮莫俔䇲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肆彊暴而攘除偉令子之俶儻兮從世皇以平吳匪徒勁力于戰陳兮陳征討之訏謨信直道以迕時兮轉潛輓于番禺剗寇盜之交織兮集草間而嘯呼阸險隘以弄兵兮值陸梁之兇渠

矢赤心而奮闘兮凜英烈而莫渝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霧之除翳兮踞山鬼而乘狐嗟良配之嫠居兮歷三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收涕泗于衣裾哀孤惸于幼稚兮念生我之勞劬閔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之攜扶嬰疾疢以莫瘳兮吾豈愛于肌膚封股肉以和藥兮欣沉痾之獲蘇世驚嘆乎忠義兮作人紀之良模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于東湖葆遺器以積藏兮刻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后皇兮思蒐羅于文儒爰趾美于高科兮蒐簪紱之滿家推羽儀于天朝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矜兮拯黎庶于泥塗雖余文之骫骳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式原本于厥初

明

崆峒雪樵賦有序

宋濂

劉君宗弼家于贛之崆峒山陽學贍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矣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弗能也君間請濂賦其事雕蟲篆刻之學老且亡去黽俛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于清泉白石間山靈聞之未必不䫀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崆峒之拔起兮鎮嶠南之靈區翠旖縝其蕩空兮播灝氣之氤氳章貢抉以北流兮盎土脈之滋腴穴遙通于龍翕兮勢蟠亘于鬱孤信地維之奧宅兮爲靈真之所都則有白鸞羽人黃唐丹士闢玉爲房鑄金成黍仰青帝以布唯叕赤霞而啓笥悼下土之氛濁凌剛風以遐度惟彭城之仙子兮式

爛柯之遺軌詔靈突之可覩兮意翩翩而遐舉裘翦鹿胎之花屨約芝田之蕖巾割湘雲之枝璧點彩鸞之尾傷胡麻之未飯愛白石之堪煮踰洞真之石扉借修月之寶斧斵緱笙之下臨兮庶緣文之可睹于時元冬届朔氣交冰腹堅金莖高二鶴夜語獨鳥晝翰莽六花之聚白合溟涬于空寥幻九清之祕景闢太素之神芭奪人目晴兮若流汞翻空而不定一白無地兮如爛銀炫燿于霜皐瓊林玉樹疊穎聯條柯頓亡于春綠蘤巧綴于晴梢乃陟瑤磴乃依冰巘膚中寒而生鱗指屢僵而弗屈丁丁許許不遺餘力已枯成采方長不折玉屑隨聲而輕隨霜蕈倚雲而初積束以九貞之赤藤附以千年之苓䰟既消搖而永歸忘蕉鹿于今昔歌曰我采我樵兮太濛之野萬樹瓊瓏兮玉光照夜孰能相從兮與寬楚而

俱下于是築石竈繙金經養神火煉黃寶永生水虎之窟鈴出火龍之扃液承太乙之珠機運元華之精憑添抽之卦參植鄞鄂之丹城建伐毛而洗髓致陰爍而陽凝種芝于瓊玉之山折桂于廣寒之庭領衿佩于蒲門集鵷鷺于王庭白簡霜飛繡衣春明近一出而持斧使允夏之生冰廼乘風而來歸兮將瀛洲之先登陽人間之風雨兮遠真凡之異程至若西鄰之子沈酣聲華屏纏香曙煌火花春瑤階舞楚銀館歌秦黃塵迷南華之夢歎凝噬東郭之貧樂鍾鼎之適豔厭煙霞之近醇尚父釣渭阿衡耕莘或封齊于東海或致君于華勛齊出處于一塗肯變志于屈伸世績紛兮麗以新蝸代新兮傷芳辰翻海水以為霖兮曾莫濯夫游塵孰不化為胡燕兮依華榱之飛文丹禽鳴夫空谷兮亦寥寥之一闋彈樵歌之逸響兮寄綠綺于秋旻歌曰若有人兮在蘭厓止白虎駕使陟崇巘止皓氅迴飆轂天葩止虛白內朗絕纖瑕止仁斧義戟龍鏘鳴止鵷膏匪施痂弗形止翦彼薪槱扶松柏止蓑賢大鼎熟以烹止天下為公大道行止迴風以立思盈盈止

遊匡廬山賦　胡儼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于九區惟彭蠡之既瀦兮渺巨浸而為湖爰有山而西峙兮儼穹窿而覆廬彼何人之昆季兮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匡余於是招五老于雲中兮貉九真而翱翔攬香鑪之紫煙兮濯飛瀑于石梁挽銀河于九天兮凌倒影之蒼茫雙劍倚空而嵯峨兮凜肅肅之秋霜俯龍淵于絕壁兮瀉碧澗之琅琅漱玉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荒涼掃鮮斑而求古跡兮信德吳之英流芳倏凌風而遐舉兮抵尋真之舊觀逕松蘿而歷九奇兮覩雲屏之煥爛天宇豁其澄鮮兮聳層巒于霄漢水簾三疊而下垂兮儵瓊飛而珠散羌觸坎而轂轉兮懸素練于天半迴風搏而混結兮炯雪毬之洞貫邀謫仙于松巢兮扣東林之禪扃倚三笑而長吟兮聽虎溪之泠泠升上方而登天池兮躋絕頂之高寒靈籟發而淒清兮悚萬壑之驚湍鳥嚶嚶于幽谷兮猿悲嘯乎巑岏熊咆龍吟之不可以留兮接空明之羽翰巨艦突而撐空兮何神化之渺漫披蒙茸而陟虎豹兮仰石磴而高攀坐飛閣以延攬兮付江山于一瞬紅葉忽其翩翻兮猶雨花之亂隕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顯之靡常流鐘磬于巖竇兮領杳靄兮何鄉俯盤盤之深谷兮綺繡錯而錦張過淵明之栗里兮三逕沒而已荒挹高風于千載兮

攀逸駕于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撫孤松而徬徨望白雲之悠悠兮覽紫霄之蒼翠迎鸞鶴于空中兮驂群仙之環珮臨墨池以揮灑兮希右軍于絕代酌鸞溪之一滴兮亦何有乎滯礙道簡寂以遨遊兮仍羽人于丹邱陸子肅余于石壇兮耿星河之欲流余既縱夫元覽兮羌回車以復路度松關之迢迢兮問棲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甘嘉遯而來居抑後賢之仰止兮藏簡冊之奧區振吾袂于高岡兮挹天風于兩腋鹿呦呦而思侶兮闕紫陽之遺跡洞岭岈而黔約兮山幽幽而無人葛漫漫于樛木兮石磊磊乎瀰濱堂構餘乎瓦礫兮蛩愁吟而饑鶉呻余氣感此而惆悵兮陰積翳于荒榛采蘋蘩于沿沚兮就堂階而薦觴退即乎風泉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眾既告予以欲暮兮運余駕乎東鸞嬋嬗

嶂而寒鳴兮草淒淒其夕露松陰陰而月朧朧兮渺蒼蒼之
煙霧亂曰汨吾遊兮北征水茫茫兮山青稅吾駕兮造虛皷
古蹟兮窮輿區山之人兮潔修跨黃犢兮夸猶灑清風兮六
合凛冰玉兮高秋歸來兮歸來求仙人兮林邱

玉笥山賦　金幼孜

鼇宮散兮彩雲鯨海飛兮黃塵銅山眇兮寂寞玉峰矣兮嶙
峋占西江之上郡表南紀之孫青攬神秀於磅礴通仙靈於
杳冥割晨昏而軼雲雨薄光景而生風霆登之者若廣寒百
萬戶之玉寓望之者恍巫山十二峰之翠屏予嘗攀蘿絕澗
繫馬西風斷蒼崖之秋骨舒一笑於奇逢攀危巢於棲鶻附
垂翅於冥鴻發孫嘯於巖端振萬籟於笙鏞但覩夫華蓋倚
天芙蓉削玉清霜利鍔劍插秋寒初月修眉黛橫空綠其瑰

瑋萬狀而東連者非臨川諸山列於前者乎重灘來遠千里
如瀉煙消雨決隱若垂虹雪立風濤疾如走馬行祠候龍女
之暮歸別路泣驪駒之曉駕其蜿蜒百折而南委者非章貢
之經流繞其下者乎西連石霜百丈之奇北挹閣阜寶全之
秀或寬而坡陀或岸而培塿莫不瞻仰乎後先羅列乎左右
則諸山聳處之尊真足以配南山不崩之壽也方將臨飛梁
凌絕頂窮元微入溟涬抽石室之藏書校黃庭之內經俄遇
鴻蒙先生虛無誕叟身珮蒼精手把落斗或處靜而守嘿或
談空而說有相與吐羅秀之奇胸騁懸河之辯口候紫氣於
青牛歎浮雲於蒼狗誕叟起揖於先生曰子亦通元者也獨
不聞清江玉笥之山乎夫洞之天者三十有六而法樂固為
第一福之地者七十有二而郁木固為無匹蓋天作而地藏

宜鬼沒而神出今子以憑虛弔古之才拔俗出塵之質不遊
於元都千樹之時而訪於昆明劫灰之日何其異哉僕罔郁
人請告山川風物之美宮室羽儀之麗悉耳目之所及庶幾
發吾子之蒙而袪吾子之蔽也在昔此山卓卓太古究其根
盤罔知幾許錫以太白雲臺之名雜以羣玉秦望之所釜岑
茀嵾岭嵘險阻嵸嵸嶫岋峆岈岣嶁嶓者如龍踞者如虎方
者如屏圓者如筥斷者如臼續者如組高者如立下者如俯
呀者如吞突者如吐平者如側起者如舞向者如鬬回者如
顧千奇萬狀不可遽數其上則小山叢桂漆園大椿松檜栝
柏椅桐栗榛大餘連抱深蹊重坤夸條幡纚布葉鋪蕤昂霄
聳壑霧合雲屯白日而蛟虬動微風而笙吹繁禽則出穴雛
鷄銜書神雀黃鸝白鷴金雞元鶴旋日駕鵞鶬鵁鵲呈其

吐綬名之鵕鸃雲彩星馳風毛雪落或翔而集或俛而啄是
皆踰岷越嶠雜瀛度弱不遠伊邇於焉茲托其下則玉芝威
甤瑶草綠縟葳若蘼香荃蘭甘菊芎藭鶴化金鈴櫻粟抗紫
萱揚清馥耀羣芳駭衆目被幽崖施中谷灼灼猗猗青青郁
郁獸則騶虎飛猱麝香麀鹿或獻果而攀蘿或貢杏而收穀
或食乎野苹或眠乎石竹餘則五色之毛千里之足茂先亦
不能知爾雅所不及録若不肥大蓄息駱驛馳逐以寢以吪
不瘵不瘯水則三溪八池七潭六源丹砂之井玉醴之泉服
之可以永壽飲之可以成仙濇濇滈滈澄澄涓涓光涵曉鏡
聲彈夜絃練橫鈿瀉枝分蔓延灑而為雨積而為淵溉田百
頃衣食之源然後觸穹石赴奔川東滙彭蠡同歸海門其中
則蛟龍龜貝鰋鯉鱒魴比目之魼縮項之鯿沙蛤海蚌明珠

出爲亦有羣飛屬玉並浴文鴛雙鳧乘雁鳴翠鶃鶂蒼鷁結羽舉一謁千莫不集於淺瀨浮於清漣唼喋乎菰蒲菁藻棲息乎菱芡藕蓮建宮室則度其隰原拔斯柞棫爰命工垂乃程匠石巧者獻能勇者効力千夫雲從萬斧雷擊鑿石而龍門空斬木而虎穴赤發嶺表之瑰材集江南之佳植倕鬼設而神運不一朝而山積於是寶圖呈於坤靈玉梁降乎天寵儆配極之元都列飛霞之畫棟翬翼寓而欲飛螭負楹而不動華榱引明月於璇題藻梲綴浮雲於朱栱露闕角之蒼龍啄檐牙之丹鳳表以承天大秀之崇侈以天德乘光之肆衮錯乎萬像之鱗次彷彿乎九重之星拱觀其重觀疊樓右坪左城飛甍驚海色之搖紅鉛砌鏤琅玕之連白窗綺疏而結錢帶金釦而銜璧聚天上之星辰偶人間之風月周河漢之

昭回順陰陽而闔闢宜上帝之高居近天顏之咫尺至若黃道兩晴瑤階塵軟翠蕤下元武之旌魚鑰起寥陽之殿羽衣翩仙子之霓裳雉尾擁宮人之彩扇擢孫鶴於金莖鳴八鸞於翠輦魚龍舞九奏於鈞天鵷鷺肅羣真於旒冕清清乎山澤之癯昂昂乎珪璋之彥降笙鶴於緱山來舄鳧於葉縣無非講道德於元文呪長生之祕典元霜杵月臼帶香殘丹氣成虹爐存火煉進麕脯之新奇集龍根之宛轉冰桃擷瓜棗之筵銀瓮錫葡萄之漿又何必慕弱水之二神比塵世之所常羨也鍾其精英發爲人傑其方乎重厚故爲人也沉毅而富才峭直孤高故爲人也磊落而多節遠而九仙奕爾之名近則八祖森乎其列故孔梅沈謝之羣流歷秦漢唐宋而烜赫訪遺跡則魏氏之瑤臺何君之石竅臺聳東華赤谷之奇

谷隱形霞丹陽之輿箱峰莨草之似袍墨沼寒藤之學草劉通慕仙籙於徒聞夏禹惜神標之未造洛翁僅吟於彷彿叔夜敢侔於醉倒逮及累朝舉由其道銀鈎賜金榜之鐫題寶篆降御爐於恩詔信爲古今之名山非遯世延年者莫能到也言未卒先生乃欣然而笑曰子誠知管晏之齊人識昭襄之秦客但誇夫山川之爲美而不知河山之帶礪也覩宮室之爲盛而不知兩都之舊制也羨木石鳥獸之同羣而不知斯人之爲貴也慕辟穀延年之可尚而不知所惡有甚於死也夫達人之大觀曾何足以芥蒂雖殺身以成仁眞不亡而日存且夫大人物我本同橐籥聚則成形散歸寥廓高爲星辰低爲河嶽故箕尾騰而傳說亡尼山禱而聖人作二伯生而崧嶽降其神靈三蘇出而眉山爲之蕭索相業應乎旁求

王迹寓乎筆削爲藩翰於西周著文章於東洛是皆爲海內之安危兼天下之憂樂豈效乎沒世無聞但忘情於邱壑且子不聞蓬萊方壺遠則遠矣而樓船之藥未返滈池之璧已遺董臺井幹高則高矣而茂陵之石馬無聲柏梁之金人有烈是二君者今安在哉今欲與子窺九嶷登太行上會稽探禹穴泝崑崙觀瀣渤追太史之奇蹤繼前人之遺烈挽壯士之天河洗中原之戰血然後對禮樂於丹墀進輿圖於金闕則下視玉笥之山者曾何足比於一髮也哉誕叟聞斯言也狼顧鼠拱莫知所措夕陽兮在山碧雲兮欲暮余乃拾銅雀於殘煙分玉蟾於墜露倚桂樹之秋香逮登高而作賦

三谷賦 并序　　何喬新

麻源三谷之勝爲吾盱江山水甲令司勳員外郎左君時

翊之先廬在焉時翊嘗爲予道其泉石幽雅之趣巖壑瑰詭之觀予欣然欲遊而未能乃想像而賦之每一展翫庶幾乎少文之臥遊矣

出城闉以遐覽兮爰陟峻而捫幽度駝嶺之谽谺兮訪仙臺乎〻之陬銅陵岌業而凝黛兮紅泉汩瀄其鳴璆琪花瑤草紛不知其名兮桂樹鬱其相繆予乃凌犖确厲清泠窺石門之窈窕躡雲蓋之崢嶸石梁龍矯兮臥波仙觀鶯飛兮凌空吸紫霞兮石闕招白雲兮羅峰步予馬于靈豐兮悵宿莽之離離訪繙經之遺臺兮蒼煙慘其增凄若乃崇岡蒿萊疊巘嶒屼丹光夜爍土花春殷非予期仙隱之所存乎寒燐宵飛山精暮泣折戟沉沙戰血凝碧非危郎駐兵之故壘乎山川宛其如昨嗟昔人其安在攀古柏之虬枝兮增予心之永慨

謂仙人之不死兮吾不得而見之謂英雄之不朽兮亦澌盡而無遺招黃鶴而訊之兮鶴翩翩其高翥尋斷碑于荒榛兮蝸涎苔花闔而不可覯重予懷之耿耿兮撫幽篁而延佇迥飈泠兮欲秋斜月澹兮將夕駕予輈以復路兮聊容與乎田北騁予目以流觀兮見夏屋之渠渠萬瓦鱗鱗以波偃兮曰美人之故廬綠樹藹其承宇兮清泉瑲其循除詠先生之遺風兮有左琴而右書愛茲境之幽勝兮恍王官於綠野欲誅茅以葺廬兮敢云信美非吾土何所獨無芳草兮羌睠睠而懷茲念美人之好修兮茍去此其從誰儻解印以南旋兮將稅駕乎盱之湄從美人以徜徉兮終歲晏以爲期

匡山館賦有序　湯顯祖

友人胡孟弢本豫章之才子慕匡仙之舊廬結架山顏逸雲貌每聚遠公之笑自號栗里之人白雲恒操元風再暢余嘉其志包宇宙爲賦所居

美澤國之洪州奠江陽之名嶽柱北斗以崔巍鎮南條之廣邈爾其日月影射煙波沃漾積霧沈峰橫雲矯嶂碎瀑珠寒香爐翠颺竹影之金書自然樹杪之鐵船無恙物死強梁人生弱喪空迷閱水之中不住靈山之上如何孟弢先我遊遨眉顏如畫意氣負豪河山不礙風雲自高書盈唐述賦滿邊棒鵝峰比峭鵠岸雙邊發匡君之寶牒覓吳壇之金膏見白龍之時起聽元豹之潛號博空屏而曉豔寫石鏡于寒皐升降神吁吐納靈川林冥冥兮欲雨人飄飄兮似仙仙家兮逆衍層陰兮疊巘覺神邸而弗居孰人寰其更選借禪林之一邱構丹房於九轉逗驂鸞於石梁尋飛鶩與敵鷁天門之松

側生華嶠之蓮半捲況復巖流自清蘼樹恒榮留半空之霄雪隔浮世之陰晴長風夜作則萬流俱響棲鶊晨嘯則百嶺齊應朝饑則平湖上菓暝暗則獨山佛燈允可以頓眞人之響策儷神區之赤城乃有辯才大士元德先生迴靈襟之滌覽泛馨香而解縈妙喜對揚之地高眞元憩之楹振林木以長嘯憶蓮花之舊盟出淺見而遊戲捫重元而迅征方遺蛻乎生品又何流鶩於塵情

國朝

東湖漁者賦有序　徐世溥

家世江上別業榆溪在邑之廬又臨東湖日侶漁者習而爲賦綴敘所見至于笭箵籊篩之制筒矢舟車之事概不錄焉

古有漁者厥號庖羲世傳其術潛者出之大江湯湯長網橫絕忽然碧山笠簑嗚咽杳寐曲溪有立毋綸彼何為者獨寐寤言我觀東湖潛有多魚人隨鷗泛宅與桴俱朱樓華館環其旁長梁飛虹飲其中匯五溪而璋合連別澤而珠從若夫堅冰始泮條風正歸榆將學服柳未成眉蟻浮柏臘獺祭新運驅葉艇以孤進逐鼓鵲而飄飛爾其龍分蓮候蟬翳槐陰紋吹曉綠沫漲昏雰雲遮黛鬟日射朱顏乍攜罾以求羨渺黝黝而漸沉及夫柯消露渚潦退霜汀薄寒雜落殘暑橋亭馳如脫箭泳似聞琴愛溯洄於中沚或疊進而斜征于斯時也則有烏啼岸曙鶴唳川明振網成雨搖罾飛星佪隨竿僂仰與衆與又或夕陽依堞殘霞半樓犖笱背日衆舫截流水歌無曲寒嘯動秋爾迺雨艓瞑踏煙蓑晚披林燈欲與浦氣

纔罷霧中聞語知是雙麗若乃四野無人千廬月白躍亂金光遊迷咫尺淵亭亭以漾影波眇眇而同色筏無乾迴笘不虛擲至于凍雲結蔬野白黏天風侵面苦鳥靜人潛猶復頎青拒雪負黑富餘念室處之淒滄恐斟酌之或愆其漁翁也偈脊翻齒素髮蕭條晨無盥櫛醉發謳謠夜指犂角秋數楓蓼其漁父也俠渡子胥暇詰三閭于今遺族戶向東湖落日亂棹依葦傾壺擊鮮趨市贏金媚聲其漁子也稚語川中鬧嬉碧汜俯仰微艱縱送獨美母呼以餐兄來相倚得魚固歡蝦亦可喜諒庖羲之古民其忘機亦如此

滕王閣賦

陳維崧

自昔沁水餘公主之園清漳有王孫之第藍田稱廢將之家青門實故侯之地家居小巷人傳丞相之賓田近南山客言太后之弟或北接銅街或南通金市況夫長樂貴胄東阿幼王苑齊博望系自平陽出龍樓而婉娩開朱邸以徜徉梁孝則廣通賓客蕭繹則雅善文章淮南則山名桂樹楚國則臺號高唐頃之則秦宮草綠魏殿烟黃雖有子晉吹笙之館陳思挾瑟之場上黃侯之離臺別圃竟陵王之玉柱金鶴亦復銷沉歌絕彷彿傍徨笙歌散兮風月盡亭榭虛兮羅綺傷沉初明之才情上通天而下泣陸士衡之意氣弔銅雀而霑裳是知世何人之不促人何世之能長徒賦哀於景福祇寄慨於靈光而已矣原夫滕王閣者地接衡廬天分吳楚漢灌嬰洗馬之城晉殷羨投書之渚南昌乃三江之咽喉洪都亦五湖之門戶名藩既竹木為圍愛子復芙蓉為府徐劉應教依稀江上之簾櫳潘左陪軒隱約樓頭之簫鼓然而千年觀閣

百代江山嶽嫣大去鄙子無還哀美人兮淚盡怨公子兮衣單念繁華兮何極悲花月兮難言洎夫明季之將衰也飛燕長安李花河北江陵之文武道消洛下之衣冠運息千重白馬之軍萬騎黑山之賊倚兮於鸛鵲窗前繫馬於鳳凰樓側空餘玉樹之悲猶見金人之泣繁結綺與臨春異丝閣之如昔無何而金甌永顛玉燭初調吳明徹則投身周境庾子山則辭跡梁朝韓擒虎折衝軍壘溫子昇出入宮僚斥堠少烽烟之警士女多清晏之謠妙選重臣用綏江服庾征西以重望特鎮武昌郗太傅以名賢坐備姑孰領軍賦秩擬儀同假節則位崇左僕蓋我蔡公實以御史大夫出領豫章為一時名節度使焉時則四境無虞一軍多暇陶侃之姿制慷慨羊祜之標期儒雅溯晴麋而神傷顧景物而心寫撫靈構於前

人嗣神功於來者眷斯閣以徘徊獨蘊情而瀟洒爰乃名輸般徵棟耕不煩將作之匠畢費水衡之錢結構營之窈窕舞鳳之嫕娟儼雕甍之宛爾屹繡闥之依然伊左縈而右拂氂前紆而後旋爰乃朱樓綿亘綺疏蔥蒨而彤宵岧高臺旋轉鑿桂樹之玲瓏撰華簷之繾綣勢未整而欲斜狀將翔而又變丹青圖畫有若神仙飾之翠羽錯以金鈿翬鶱起於梁上玫瑰生於棟間斜通闤闠遙接平原俗類數錢之市地疑種玉之田田實之居繚紗金張之宅蟬聯則見夫紅粧美女青驄少年商民輻輳錢貝喧闐咿咿晝角之聲江城夜市歷歷紗窗之下秋水晴川一騎琵琶彈來檻外萬家燈火照去闌前於是閻府參佐之徒蟬翼翩翻丹輪的爍軒役則庾氏肩吾雕華則劉家孝綽飛羽觴而凌亂盼長空而橫濤陪公

讌於中天極勝遊於高閣維玉管與金簫遂臨風而競作則有澄波噴欲洪濤渺茫江名彭蠡湖曰鄱陽賈客黃龍之舳估師朱雀之航蕩子以明珠作纜倡家以白玉為檣西風起兮鳧雁飛烟波冷兮菱芡長垂畫簾於江上擊大鼓於中塘又若南浦層巒西山崇嶺香爐幽邃以逶迤石鏡磷砢而漠滓洪崖虧蔽夫金梯匡廬隱現夫丹井朝暉無自匿之鮮元夜有長舒之景猿言巖畔之寒狖訶山間之冷華樓與碧嵯俱懸綺戶與翠微相映爰乃四開朱牖盡啓羅幃玉顏既醉銀箏未收幕府筵終臨高臺而懷古元戎晝靜列巨艦而悲秋思夫帝子旌旂兮風流相賞江山文藻兮賓朋俯仰金夔長埋兮銀蠶猶朗朱門寂寞兮綠池惆悵惟物華之如故兮悼斯人之一往悲舞館與歌樓兮但長天之明與思夫閻公榮說兮都督辟纓子安詞賦兮文章縱橫將軍愛士兮年少能文藝林勝事兮末座知名彼星移而物換兮見水綠而山青帳賢王之臺榭兮想詞客之生平於斯時也悲不自勝泣將何及王長史之登山悵眺極多衛叔寶之渡江蒼茫交集矧復羈人顦顇塞客參差何年泣別幾度相思攀桃李兮三千里贈蘼蕪兮十二時目斷擣衣之信魂消織錦之詞又或王粲從軍徐陵負羽官道致餞東門出祖參軍之供帳傾城都護之刀環極浦別蛾眉兮在二八望龍顏兮在三五更或宴家燕趙君住河汾君憐紅粉妾念羅裙製艷曲兮未敢忘懷異香兮不忍熏抱衾裯兮獨宿冀砧杵兮相聞正復登高望遠覩物懷人倚危闌而躑躅臨複閣而逡巡公乃凭檻而歌振衣而顧對景兮移情俯今兮弔古授簡郗校使為之賦

賦曰飛觀嶻嵯峨平臺捫薜蘿罘罳還郄月屈戍正橫波金尊應對酒玉貌恰當歌絕妹三閣外秋雨剪輕羅又曰干扶闌此閣形勝據名邦檻下芙蕖並樓頭蛺蝶雙王侯不可見花月為誰長朱闌七十二面面落空江僕本恨人遭逢苦辛潘岳騎省之年尚餘一歲陸厥凋零之日已過三齡未彰逢夫燕會徒馳想夫風雲王門養炬抽筆於茂宏之座謝家覽舉揮毫於安石之庭遂乃終起而為之亂曰滕王閣兮江之汜作巨鎮兮貫方軌邦之人兮康且喜風俗醇兮政事美公之德兮在南紀長無極兮永終祀

匡廬山賦　湯傼

有客壯遊五嶽託於數洩主人曰五嶽崚嶒疎插無垠倚天潑日拔地干雲積封禪之銘刻露巨靈之形神並三公以位

置亘四海而𨂢躋下俯廬峰之秀削僅表江右之崷峋既殊錫號未邁等倫爲能屹兩間以作鎮激八風而轉輪轂溪主人曰上古之時封域未廣已而州以九名由是嶽以五享若夫遍舉名山廣搜仙㕑崑崙曳星宿而分源峨嵋挾霜雪而拔鷲雁蕩難飛天台莫上貫紫霓以逶遲圻元氣以蕩漾豈可以耳目所未周而狹小乎俯仰今者提封百萬蜿蜒扶輿雖十州之浩淼三島之虛無峙於庭戶躡其逕途況匡廬環瑋南國名區詎遜美於五嶽而擅異於一隅相彼岡巒從空峭拔衡嶽鬱其綢繆白藤助其發越帶岷川以縈洄臨斗牛而高揭森秀二千丈有奇周遭五百里猶越南涵星渚北枕九江西走大陸東挾彭郎吳城之市蝟集湖口之檣鳧翔峰翹然四出谷呀然畢張其陰石枯土燥其陽草秀木香聆仙

樂於咫尺頓靈岫於中央爾乃吐白氣鼓紅爐凝歷渾結雲腴挺萬仞於地脉耀九曜於天衢綠淵倒黛紫氣成盂纓絡風歸而縹緲笙簧嚴響而吹噓仗雙虹而橫跨獻萬象以平鋪倚天王之保障委仙坑之舊廬嶂分吳號山冒匡呼老聃常憩子孝風居天地緜綿而相合星斗燦爛而若輪雪浪砰轟雲濤險峻吸彭蠡之渙汗呷珠溪之漉滲帆破江而山移月臨流而峰印掠大姑之煙鬟撞石鐘而川瀑江祖委蛇天吳奮迅灌輸三笑之林洗濯二仙之嶝露水怪於山隅坐江豚於小徑若夫山頂一湖吞吐朝曦浪浸扶桑之杪波飄若木之枝白雁飛來嘹聲碧漢赤鱗遊去繪影天池滃鬱則歸雲蘸水惝怳則織女漚絲仙舟猶在楠木誰貽搖之風雨夕至取之鬼神夜啼玉龍拽其三疊水簾迸其餘派釀雲漿而

渴梁搗瓊汁而爭隘銀漢怒翻鷲毛旋掛色潤靡靡音騰汗湃疑吳門之疋練勝雍州之長鍛陸羽遇之而品題康王得之而愉快左右激射屈曲飛灑洗耳何之濯纓斯屆爾其巑巒之險實爲崱屴之雄蒼崖側席朱闕迎風含突兀排芙蓉停矗卓出鴻濛本一拳以開擴分五老以穹窿撼天關而有問躡巨鼇而當中嵬嵬寥寥不相拱揖峨峨嶫嶫共顯神通慈山之頂衆巒之宗餘則錫名錦繡肖形雞公鶴鳴下呼虎世蓮葉上捧天宮或香爐縠皺或圭璧玲瓏或靈龜曳尾或獅子指驍或峰頭擲筆花開頷兔或石中懸鏡雨集蟠龍駕鐵船於滄海縈繡毬於丹楓轉金輪於鹿苑禮鐵塔於蠶叢霞石耳以潺湲上紫霄而朦朧至於石鴻留象外之微寶樹控瀛寰之馭聖燈則照耀迷途石門則龍蔥野霧雙闕幽深

林峰暴露漢武嵩呼秦皇輦駐陽烏迴翼於高標羲和頓駕於天路交劍戟以森羅豎旌牙而布濩斯衆峰之駭矚而大勢之類聚也若乃寒雲欲濕金氣都清石梁窈窕臺閣崢嶸水晶宮啓閬苑樓平吳猛躡虹而渡澗老人酌醴而傾饒俯玉堂則肩聳傍琪樹則身輕爰有上宮高翔天際露冠其巔霞烘其髻將摩蕩乎彼蒼通呼吸於上帝其中宮也址連遠而蟠踞境超忽而迷離負峰陘窄石室坦夷陰靄綠松而佶屈瑞靄觸石而紛披其下宮也偪近鮫人暗通泉府芝亭亭而紫蓋畝勻勻而綠稀仙童縹緲異草葳蕤劚雲根以出黃芽採金液以鍊玉肌望之若近即之已非其巖則新蘿發其虬枝佛手展其金臂黃石出袖裏之符大雨洗屋頭之橡地裂天開鵬飛日閉寶欲絕而未崩煙將塞而忽霽其洞則劉

趨手傳衣鉢孫眞火燎鬚眉錦風大王稱霸白雲神女倚攜蓮圖其貌花表其姿蛇行屈折螺穴依稀勾引蓬萊之室深藏貳負之尸其崖谷則銅馬雀嵬尚留莽物青牛躑躅猶控賢經蒼虎嘯於松根麻姑駕其雲輧膠葛而晝日黯黮飆而古雪零勢橫潰以偃蹇狀奧祕以杳冥晴則峰照湖光山明水底長山泱漭而垂天重岫繽紛而撒墨東寺霜清虎溪月美文殊夜露神光潄玉朝流聖水掃石臼之藥苗擬負嶠之松子雨則萬山皆晦羣籍都紆蹋空中之飛狖翻水内之潛魚玉虹吼浪駝馬奔芻龢經臺畔熒光而笑開雷口歸來館側霹靂而怒礮雷車沈牛西澗寂寂饑鳥三峽鳴鳴寒則霰集多峰雪凝滿屋望瑶井之熒熒指瓊林之矗矗凍瀑布而瞻穩雙龍封蛇岡而光迷白鹿歇馬屯邅跧驢局促讀李氏

之藏書洒昭明之無目醉石深隱銀堆寶屏煥生玉燭暑則祥飇徐送爽氣西來鮮鮮白日隱隱晴雷謝氏山居松風瀧其頂劉軻書屋皓月照其杯遊虛白之館登四望之臺乘涼粟里濯足清池昇天階而手神瀟灑坐錦澗而形影參差廼有宮神郝攫欒巴杏樹猶傳董奉呂子騎雲黎仙煮汞食白李於天廚留木瓜於石孔垂紫元之琳瑯軒霱霍之斗拱蓮社突其高蹤禪臺顯其遺蹟釋道之地皆蜜脾仙佛之宮成地湧其山之支分者則有天花寶髮螺子空青了髻邅延微笑烏稍拳曲呈形撫烏石之黑漆坐李家之花茵將騰驤而遠逝乍騫翥而偶停接嶺蜂腰太細過脉鶴膝如鑄其术之散見者出冰壺於露壑搴芳蘭於洲渚想潭内之伏龍覩石上之跪虎射日則白蓮墜雪沍寒則湯泉沸釜觀書瀉其單

抒女兒搖其機杼飲牛扣角興歌卓錫飛流釀乳石門汲神泉之瑩馬尾拂鶯坡之浦泉檀聰明池分雙數百道渟然飛霜萬竅泓然出土四風則繚繞紋得石則鳴戰鼓時消流而悠揚倏結絡而迴鉾橋跨弓弦花明水滸斯真開神宮於滴世號大氣於明湖工途翠發九曲琴疎曜七重之雲仞羅三嶺之帝都懷石瀧芝金相啾大象躍驄虞吐珠光而照紺髮俯屬盤而觀微躬陰風抹則萬類號晨鼯吟則百嶺呼澄玉淵之瀲灔濟金井之泥淤扃鑰豫章之野嶒崚閩粵之墟若乃低枝拂潭修柯戛漢青雀白猿所棲蒼龍元鳥所竄此不可以纏陳烏能以聽斷哉客逡巡而起曰匡廬之勝可甲天下聞子言而臥遊擬他年而命駕敷淺主人曰天劃神都星分紺宇盡供殿寺之場半集緇黃之侶勝地有聞名教宇禱

誰若此中詩書禮樂之壇仁義道德之府出孝入弟之鄉叠性怡情之土竹木蔭其道岸魚鳥洩其天機蓋自文公之出守啓洞門而提撕溯聖澤於洙泗接薪傳於濂溪陸子講君子之喻義胡氏承發學之精微濬天根月窟析牛毛繭絲歷歷多賢繼起彰彰希聖宏基若夫凝之高蹈陳貺幽棲既屜潯陽三隱談經彭澤一師無慚砥柱長作羽儀至今過者低徊聞之振拔信書院之無雙豈洞天之第八山高而捷足先登水深而俗腸自潔悟物性於春華鏡秋毫於石髮超萬丈於崇巔滙百川於溟渤覩旭日之清新障頹波之汨沒斯則視五嶽爲兒孫鄙諸山爲邱垤者矣豈以參錯峰巒高低林樾木客猙獰偓佺詭譎半青碧而蒙茸點莓苔而嵂屼遂足挫巽南州儗同天闕哉客良久曰願從廬山受學譏草長於

聰前聽鹿鳴於山角辯朱陸之迴異尋孔顏之至樂欣幾仞止在茲又何岐趨於他山之攻錯

白鹿洞賦次朱子韻　靖道謨

鍾廬阜之靈異跨荊揚以啟疆振大儒之木鐸發人心之天良實理學之淵藪寧石隱之林塘聽呦呦之鳴鹿儼翩鳳於高岡年歷今其六百嗟屢鞠於榛荒維重熙累洽之明盛草木亦增其芬芳羅惟四書院之冠冕尚想見乎有虞之上庠流風聲於廣遠誰不仰謨訓之洋洋挈敬義與誠明開斯文之景運繼窮理以實踐允知行之不容混淵藪教於虞廷救淫詞與邪遁彼六經之註我尚虛空之學門惟義利之剖分大有造於後進多聞則擇善而從之文禮必交脩而罔倦紹師古之攸聞來厥修於敏遜奉正學為歸依在危言其奚論

嗟余生之已晚景先哲於遺書誦摺閭之揭示窺入道之規模愧盲心之難豁爰來詢而來諏奉俎豆於宮牆歷三載以奔趨仰

奎章之雙麗儼羲禹之疇圖康熙二十六年聖祖賜學達性天匾額乾隆九年皇上賜洙泗心傳匾額聳傑閣以凌雲當卷軸於石渠紛五老太乙之環列挹風泉雲壑於前除想尼山泗水之高深光朝宗而合符謬皋比之虛擁紛群英之畢集効攻錯於他山望堂升而室入願啟發於時文日勉焉其不暇給矧未知而既耄何光明之熙緝抑禽鳥之數飛成自然於慣習惟有志之克堅於大者以先立匪幹事之貞固將天德其焉執懍前哲之訓言庶闕遺之補拾亂曰集群儒之大成聲振塤兮厚新知之培養枝幹櫓兮啟牖我後以居以游兮根茂實遂洙泗流兮厥修不迪吾能無憂兮來名教之樂地舍此將焉求兮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六

藝文 詩一

四言

晉

贈鄱陽府君張仲膺 五章　陸雲

神林何有奇華妙寶皇朝如何窮文極質斌斌君子升堂入室太上有曜子誕其輝知機日難子達其微入輔帷幄出御千里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謁帝東堂剖符南征天子命我車服以榮何以周之德被蒼生何以濟之威振羣城却惡以化崇賢以仁鳳舒其翮龍濯其鱗懷彼荒藪莫敢不賓雖云舊邦其命維新

卞和南金終始一色顯允君子窮達一德宏仁厲道物究其

極古賢受爵循牆虔恭今哲居貴履盈如沖接新以化愛舊以豐隆此嬰鳴悼彼谷風

忠至寵加孝至榮集內崇南芬外清名邑煒煒棠棣寔增其華猗猗桑梓厥曜孔多被繡晝行昔人攸美階雲飛藻孰與同樂

人道伊何難合易離會如升峻別如傾淇嗟我懷人曷云其來貢言執手涕既隕之

酬丁柴桑 二首　陶潛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善若始

匪惟諧也屢有良田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實欣心期方從我遊

宋

筠州聖祖殿詩六章章八句　蘇轍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江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禮失不知習為舊常　於穆聖祖宅神皇極降監在下子孫千億羽衣玉珮旗纛旌節巍巍煌煌扶衛萬國　如日在天靡國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欽東廡西廂誰昔營之吏胥不知神以不懷　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禮樂聲名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親　毛侯始來其責有係匪民之愚禮教失墜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新何以示民　九峯之杉逍遥之桷易直且修弗斲而堪新堂有嚴四星在南朝廷之儀萬民所瞻

元

春暉堂詩 有序　何中

清江黃伯原母弟七人孝愛友恭作春暉堂母年七十奉觴堂上子孫滿前內外姻友咸集今集賢直學士草廬吳先生序其事國子司業大魁張君起嚴繼之名士大夫詩詞交發斯母亦榮矣吾鄉陸子靜兄弟孝友閨門雍穆累世同爨無間言事聞旌表余嘗至青田其廬觀故址存焉雖然子靜以道學鳴其實履也固宜若伯原兄弟起家詩禮卓然不淬于俗其實履如此尤難也伯原以此求知之於人而人樂誦之者秉彝好德之心有不能自已而然惜乎觀民風者無其人不獲達于天朝旌以勸之使四方後代有所感慕而興起也余既羨斯母之榮又嘉伯原兄弟之辨乃從而為之詩

遲遲春暉舒舒寸草滄溟易竭母恩莫報　春暉遲遲寸草舒舒其報伊何孝友弗渝　母在高堂子孫環序鶴俎靜嘉式燕式裕　七表遐齡樂只無央有子而賢乃壽而臧　豈無萊庭高牙大纛豈無疏榮金花鸞誥　匪回而汙則盡而殘有爆斯母子行俱完　河潤斯澤昏薰乃良曷施其德俾燠其涼　懿歟休茲八龍濟濟斯堂斯母孔多受祉

柏堂詩有序　揭傒斯

劉母熊夫人有淑德年二十五而寡守志不嫁有子曰觀又賢作堂以奉其母請名于太史氏謂之柏堂而作是詩

鬱彼北堂言樹其柏其柏嶷嶷維木之特柏之始生於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貞柏之既成風颸鸞膺言樹斯庭霜雪是憑霜雪皓皓其柏蟜蟜有美君子而弗偕老其葉欒欒其

節桓桓其居安安永世式觀我室我構我柏其茂天錫眉壽保艾爾後

白蓮詩并序

鄉人李雲紀事母極孝母死廬於墓側墓前稻田中忽生白蓮一枝人以為孝感所致進士徐季子赴春官為予言且請賦詩

蕭蕭墓門翼翼良苗我母之思匪夕有朝　墓門蕭蕭良苗翼翼我母之思匪朝伊夕　良苗如何中有蓮花匪生斯生其理則那　濯濯其華其葉翻翻中心悼之莫與我言　人之為言維孝之格子曷云然昊天罔極

冰雪相看亭并序　虞集

趙君有道之先故宋南渡時自東都徙分宜二百年於茲矣其大父登進士第仕至文林郎湖北憲司幹辦公事其父兩舉江西轉運司進士覃恩受官宋亡不復仕城東故地美竹萬箇作亭其間而隱焉名之曰冰雪相看信國公之子平遠宜慰之所題也有道信厚敦愿衣冠容氣翩翩然有王孫公子之遺風敏稼穡以服徵賦謹詩禮以保族姓無外鶩無妄求弗變其父之志以老其身以長其子孫是以士君子稱焉夫元亨利貞之為德猶春夏秋冬以為時也君子觀乎運序以自處則合於時措之宜而不過焉方其以振振麟趾之賢處富貴之極則大亨春夏之時也自其來南族蕃以久非秋之利乎其在有道為冬之貞無疑矣冰至堅而不折雪至潔而不汙凜然相看不接于他物誠得處貞之道也予聞而善之故為之賦詩

挺挺直筠琴罔之陰豈無春陽匪今斯今高宜於天下蟠地深不易其節侃侃素心豈無膚敏白駒騤騤我獨考槃樂乎幽林堅冰在淵積雪在岑獨往不迴悠然行吟采采紫芝園綺是尋還求陶生撫我素琴邈乎古人副我風欽

青綾黃孝子詩　胡布

民彝自天理亂義存弼踣危柯死無傷恩惟皇建國一視同仁革宋踐祚兵下南藩俘掠不道擄靖中原曰黃氏母奔亂喪身道遠恩薄客三十春兒大知禮痛母不還發廣大願繼以兒顏越歷海甸走遼薊縈諸宮囊郢如跬步閭孝感天致大義昭貫獻下汝州知母所在子見母喜母念子難彝倫世表骨月天完佛力道心克踰孔艱迎致千里生養死全旌門張旅兵後歸然曰予生晚後數十年目逆頌文耳流事傳何

意丁危迹踐憂患聖訓昭昭服膺拳拳寸心二者百感紛于
再歎屺岵翹企首山得不愧怍天下孰先杰蘭其芳寒菊其
鮮猗黃母子尚薦九泉

平寇詩并序　　涂幾

至正十五年天子命翰林直學士吳公以江西憲來總戎
冬至於撫公大布威德文武並用不踰年而成駿功非公
任將得人何以臻此某撫人而學仕于盱感鄉郡之底寧
逖與一州五縣之生聚蒙戴大德永永無極故作詩以美
公

維撫有孽既黠而兇屢伐不服以干我戎維天子有臣既文
且武出師于郊士怒如虎公昔始來飛書諭蒙彼卒不化乃
謀乃攻公服振振櫜弓載行出師于郊萬夫則聽公有善將

能振子旅孝勇畢陳既入于阻醜徒如霧屢侮王師公將有
嚴王師不驚俾戢衆衆大小畢來公將勇只公略用只孰敢
不程往剿其壘既底於降戒掠於師或取其茅設爾殯瘞軍
士濟濟凱旋而歌嗟枯沃炎乃底太和西鄙未窮有孽于東
命將往擒火原爲紅困獸餔餔顚通天誅公釋不殺俾全其
軀撫人未寧爲肉爲魚今既寧止民情舒舒撫人既寧韋方
畢回自江東西無遠不懷有穹者碑有嚴者祠祝公萬年福
祿如茨福祿如茨公乃國基諸侯之師社稷是毗公去遲遲
公無我違作詩抒懷撫人之思

明

饒州方貞婦詩并序　　朱善

蘭竹美方貞婦也貞婦守節執義婦道既全擇師教子母
道兼盡故作是詩以美之

冬蘭青青列于階庭風雪所撓不枯而榮　冬竹猗猗歷于
戶牖冰霜所摧不萎乃秀　彼美貞婦志潔行高煢煢朝夕
不敢怨勞　有蘭之幽有竹之節守義不渝之死靡慝　夫
也天只孰忍忘之子之幼矣誰其將之　夫也天只孰恐負
之子之幼矣誰其顧之　適彼南畝言刈其麻我勤于績以
定我家　適彼南圃言採其桑我勤于蠶以實我筐　爾筐
既盈爾家既寧迺教爾子勤于六經　學業既優克忠克孝
維子之賢繄母之教　載歌此詩續彼柏舟允矣方氏共姜
其儔　蘭則有馨竹則有筠嗟婦之貞永保令名

國朝

錦繡谷　　朱之佐

巖巖匡嶽靄靄春暉和風朝扇柔露夕垂言度谷口仰睇巖
扉雜花紛郁異卉葳蕤清谿已流碧嶂方開叶遊魚競喋靈
鳥自啼中有仙真樂此忘歸乘鸞長嘯采藥療飢欲往從之
周遭倭遲所期羽翰萬里奮飛既餐霜雪載挹芳蕤濯纓晞
髮山巔水湄

五言古

漢

豫章行　　清調曲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
九月山客持斧斤我　何皎皎梯落　根株已斷絕顚
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
捐　會爲舟船蟠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

枝與葉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　白　俱何意萬人巧
使我離根株
按古樂府豫章行李善文選注引其首二句呂延濟云本
以豫章郡而爲之以敘人代辛苦之意其字句雖有脫落
然豫章之地見于詩者實始此篇前志遺之今補自後晉
宋迄唐作者多倣此體俱各敘離思與地無涉概不錄

晉

遊斜川一首并序　陶潛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
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于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
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
秀中皐遥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

之遙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氣和天
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閒谷矯鳴鷗迥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
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否中觴縱遥情忘彼千載憂且極
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移居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
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
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穫

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
有秋寄聲與我諧饑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
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
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頹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謝
荷篠翁聊得從君棲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
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
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
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遥遥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
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還舊居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

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
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
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和劉柴桑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爲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辰入
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
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
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疎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去去
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廬山雜詩　釋慧遠

崇巖吐氣清幽岫棲神跡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有客獨
冥遊逕然忘所適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流心叩元扃感

至理弗隔孰是騰九霄不奮沖天翮妙司趣自扐一悟歭三
益
南北朝
入彭蠡湖口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
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
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
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
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
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

流翫迴轉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
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
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既枉隱
淪客亦棲肥遯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群峯首邈
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
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
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
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

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
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登廬山絕頂望諸嶠
積峽忽復啓平塗俄已閉巒隴有合沓往來無蹤轍晝夜蔽
日月冬夏共霜雪
登廬山　鮑照
懸裝亂水區薄旅次山楹千巖盛阻積萬壑勢迴縈巃嵸高
昔貌紛亂襲前名洞澗窺地脈聳樹隱天經松磴上迷密雲
竇下縱橫陰冰實夏結炎樹信冬榮嘈囋晨鵾思叫嘯夜猿
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長靈乘此樂山性重以遠遊情方躋
羽人途永與煙霧并
從登香爐峯

辭宗盛荊夢登歌美鳧繹徒收杞梓饒曾非羽人宅羅景藹
雲扃沾光扈龍策御風親列涂乘山窮禹跡含嘯對霧岑延
蘿倚峯壁青冥搖煙樹穹跨負天石霜崖滅土膏金澗測泉
脈旋淵抱星漢乳竇通海碧谷館駕鴻人巖棲咀丹客殊物
藏珍怪奇心隱仙籍高世伏音華綿古遁精魄蕭瑟生哀聽
參差遠驚覩漸無獻賦才洗汗奉毫帛
遊豫章西觀洪崖井　謝莊
幽願平生積野好歲月彌捨簪神區外整褐靈鄉陲林遠炎
天隔山深白日虧游陰騰鵠嶺飛清起鳳池隱暖松霞被容
與澗煙移將遠邱中性結駕終在斯
登江州百花亭懷荊楚　梁元帝
極目纔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灑行路垂楊拂砌塵柳絮飄

春雪荷珠漾水銀試酌新豐酒遥勸陽臺人

別范安成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江淹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絶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蜺虹俯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

泛鄱亭湖　　范雲

迴艫承派水舉帆逐分風滂漾疑無際飄飄似度空檣烏排

鳥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滯波裏匡山若霧中寄謝千金子安知萬里蓬

遊廬山觀道士石室　　吳邁遠

蒙茸眾山裏往來行跡稀尋嶺達仙居道士披雲歸似著周時冠狀披漢時衣安知世代積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知我道無爲

奉使江州舟中七夕　　庾肩吾

九江逢七夕初弦值早秋天河來映水織女欲攀舟漢使俱爲客星槎共逐流莫言相送浦不及穿針樓

奉使廬陵　　吳均

悵然不自怡端憂坐漠漠風急鴈毛斷冰堅馬蹄落客子餓寒多江上衣裝薄何當報恩罷驅車還北郭

劍池　　陰鏗

清池自湛淡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池夾篠深深綠含香結細漪惟有蓮花鍔猶思匣中峰

與沈助教同宿溢口夜別　　何遜

我爲潯陽客戒旦乃西遊君隨春水駛雞鳴亦動舟共泛溢之浦旅泊次城樓華燭已消半更人數唱籌行人從此別去去不淹留

遊匡山簡寂館　　張正見

三梁硼本絶千仞路猶通即此神山內銀牓映仙宮鏡似臨峯月流如飲澗虹幽桂無斜影深松有勁風惟當遠人望知在白雲中

唐

浮雲宮　　唐宣宗

道人西蜀來自謂八百歲愛此華林幽穴居聊避世眞風度萬劫神仙邀相繼雲岫摩天空鳥道入雲際石壇紫苔封泉汐墨龍憩碧桃花未開白鹿跡已逝春風撼山館急雪舞林際滌除衣上塵刮盡眼中翳何當贈刀圭豈復俟俗吏吾不學李寬盜名取朝戲

西江夜行　　張九齡

遙夜人何在澄潭月裏行悠悠天宇曠切切故鄉情外物寂無擾中流淡自清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猶有汀洲鶴宵分乍一鳴

出爲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兹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

始曠窮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宮入煙沉攀崖猶昔鏡穗杳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況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横議侵豈匪鵷鴻列揚如泉登臨迨茲刺江郡來此滌塵襟有趣逢樵客忘懷狎野禽棲閑義未果用拙歡在今願言答休命歸事郊中琴

入廬山仰望瀑布水

絶頂有懸泉喧喧出煙杪不知幾時歲但見無昏曉閃閃青崖落鮮鮮白日皎灑流濕行雲濺沫驚飛鳥雷吼何噴薄箭馳入窈窕昔聞山下蒙今乃林巒表物情有詭激坤元曷紛矯默然置此去變化誰能了

臨泛東湖 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靈心挹上善秉流坐清曠舉目眺悠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晶明畫不違陰影鏡無辨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遥衍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展羇孤忝邦牧顧已非時選梁長一作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永念出籠縶常思退疲蹇歲徂風露嚴日恐蘭苕翦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罷興還江城閉關聊自遣

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輒應因賦詩言事

茲山蘊靈異走望良有歸邱禱雖已久吡心難重違迥明申藻薦先夕旅巖扉獨宿雲峯下蕭條人吏稀我來不外適物抱自中微靜入風泉奏涼生松栝闈窮年滯遠想寸晷閱清暉虛美悵無屬素情緘所依詭隨嫌弱操羇束謝貞肥義濟亦吾道誠存爲物祈靈心倏已應甘夜幸而飛閑閤且無責

隨車安敢希多慚德不感知彼是耶非

經廬岳回望江州想洛川有作　劉允濟

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憑寥廓未若茲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疏艮象西南距坤絡宏阜自鬱盤高標復迴薄勢入柴桑渚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郢鄀跡隨造化久利與乾坤博肸蠁精氣通紛綸潛怪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託地入天子都巖有仙人藥二門幾迢遞三宮何儵爚咫尺窮杳冥跬步皆恬漠仙才驚羽翰幽居靜龍蠖明牧振雄詞棣華殊灼灼盛業比西夏深謀賛禹穴黄雲覆鼎飛絳氣横川躍佐歷符賢運人期茂天爵禮樂富垂髫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嵒雷利器勝霜鍔遊聖握獨身郡紱恭木鐸將仍包武庚波瀾控文若

旋閭刈薪楚遠覩升蔡藿稷禹序揆圖良平公輔略重地資出守英藩請求瘼豫章觀偉材江州訪靈崿陽岫曉氛氳陰崖暮蕭索潛伏屢鯨奔雄飛更鷙搏鷺猵透煙還鷹猿亂枝格故園有歸夢他山非行樂帝鄉徒可遊皇澗終旅泊景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元龜閣神功多粉繢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落横簪並附蟬列鼎俱調鶴四郊時迷路五月先投龠池榭宣瓊管風花亂珠箔舊遊勞夢寐新知無悅樂天寒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秋灰變緹幕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篇言泉激爲浪思緒飛成繳千里輝珠璣五采含丹雘鐘鼓旋鶯鷄瑾瑜俄抵鵲竊價慙庸息切聲邀寂莫長望限南溟居然翳東郭

送張舍人佐江州同薛璩十韻　王維

史

東帶趨承明守官唯謁者清晨聽銀蚪薄暮辭金馬受辭未嘗易當御方知寡清範何風流高文有風雅忽佐江上州當自潯陽下逆旅到三湘長途應百舍香爐遠峯出石鏡澄湖瀉董奉杏成林陶潛菊盈把范蠡常好之廬山我心也送君思遠道欲以數行灑

題豫章館　崔國輔

楊柳映春江江南轉佳麗吳門綠波裏越國青山際遊宦常往來津亭暫臨憩驛前苔石沒浦外湖沙細向曉宴且平孤舟冋然逝雲留西北客氣歇東南帝獨有褰裳心誰知怨芳歲

送東林廉上人歸廬山　王昌齡

石溪流已亂苔徑人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昔為廬峯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望清輝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李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來一度浙江北十年醉楚臺荊門倒屈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

望廬山瀑布水

西登香爐峯南見瀑布水挂流三百(一作千)丈噴壑數十里歘如飛電來隱居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山月照還空空中亂潨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還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下潯陽城汎彭蠡寄黃判官

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開帆入天鏡直向彭湖東落景照疎雨輕煙淹空中流得佳興清賞亦何窮瀑布灑青壁還山挂彩虹相思俱對此舉目與君同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題詩書遊覽之志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將欲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漳流直南奔空濛二川名回合千里昏青桂隱遙月綠楓鳴愁猨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廬山東林寺夜懷

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尋陽紫極宮感秋作

何處聞秋聲翛翛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眾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檐下宿懶從唐生決蓍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蕭灑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簡寂觀西澗瀑布下作　韋應物

淙流絕壁散虛煙翠澗深巖際松風起飄來灑塵襟窺蘿玩

猿鳥解組傲雲林茶果邀高侶觴酌洽同心暖歲愜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

春月觀省屬城始憩東西林精舍

因時省風俗布惠迨高年建隼出潯陽整駕遊山川白雲斂晴壑羣峰列遙天嶔崎石門狀杳靄香爐煙榛荒屢胥呈偏側殆覆顛方臻釋氏廬時物屢華妍曇遠昔經始於茲閟幽元東西竹林寺灌注寒澗泉人事既云泯歲月復已綿殿宇餘丹紺磴閣峭欹懸佳士亦棲息善身絕塵緣今我蒙朝寄敎化敷里鄽道妙苟為得出處理無偏心當同所尚跡豈辭纓牽

自蒲塘驛迴駕經歷山水

館宿風雨滯始晴行蓋轉潯陽山水多草木俱紛衍崎嶇緣

碧澗蒼翠踐苔蘚高樹夾潺湲崩石橫陰壑野杏依寒拆餘雲冒嵐淺性恆形豈勞境殊路遺緬懷昔終南下佳遊亦屢展時禽下流暮紛思何由遣

送張昇卿宰新淦　岑參

官柳葉尚小長安春未濃送君潯陽宰把酒青門鐘水驛楚雲冷山城江樹重遙知南湖上衹對香爐峯

張天師草堂　常建

靈溪宴清宇傍倚枯松根花藥繞方丈瀑泉飛至門四氣閉炎熱兩蜼改明昏夜深月暫皎亭午朝始暾信是天人居幽寂無喧萬壑應鳴磬諸峰接一魂遂登仙子谷因酧田生一作中樽時節開玉書宵映飛天言心化便無影目精為累煩忽而畢霄漢寥落空南軒

寄趙七侍御 并序　李華

自餘干溪行經弋陽至上饒山川幽麗思與雲卿同遊邈不可得因敘疇年之素寄懷於篇云

襟禁曙江流江清山復重心愜賞未足川迴失前峰凌灘出極浦曠若天地通君陽青嵯峨開拆混元中九潭魚龍窟仙成羽人宮陰輿潛鬼物精光動煙空元猨啼深茏楚人謂竹樹深者為茏白鳥戲蔥蒙飛湍鳴金石激溜鼓雷風雨濯萬木鮮霞照千山濃草閑長餘綠花靜落幽紅渚煙見晨釣山月聞夜舂覆溪窈窕波涵石洶溶溶丹邱忽聚散素壁相奔衝白日破昬靄靈山出其東勢排昊蒼上氣壓吳越雄迴頭望雲卿此恨發吾衷昔日蕭邵遊蕭穎士邵軫四人纔成童屬詞慕孔門入仕希上公緯卿陷非罪折我昆吾鋒邵字緯卿以冤橫貶卒南中茂挺獨

先覺拔身渡京虹斯人謝明代百代墜鵷鴻蕭天寶末知亂棄官往江東殯葬先人於江南出世故墜橫流與君哀路窮安逆陷兩京華與趙受辱賊中相顧無死節蒙恩逐殊封華貶杭州司功趙貶泉州晉江尉趙天波洗其瑕朱衣備朝容華不思累遷尚書郎趙拜補闕御史一別凡十年豈期復相從餘生得攜手遊此兩孱翁羣遊失鴛羽後凋惜長松衰旅難重別悽悽滿心胸遇勝悲獨遊貪奇悵孤逢禽尚彼何人胡為東樊籠吾師度門教投弁濯遐蹤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鄱陽　劉長卿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羣動心有營孤雲本無著因收溪上綸遂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陸生鄱陽令獨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隨君永棲託

送李司直赴江西使幕　韓翃

斂版辭漢廷進帆歸楚幕三江城上轉九里人家泊好酒近宣城能詩謝康樂雨晴西山樹日出南昌郭竹露點衣巾湖煙滲扃鑰主人蒼玉佩後騎黄金絡高視領八州相期同一鶚行當報知己從此飛寥廓

下弋陽江舟中代書寄裴侍御　獨孤及

故鄉隔西日去水連長天前路知幾許但指天南邊愴恨極浦外隱映青山連東風滿帆來五兩如弓弦過羨繡衣客何然馬首先得餐武昌魚不顧潯陽田屈指數別日忽乎成兩年百花已滿眼春草漸碧鮮豈是離居時奈何于役牽洞庭有深涉鄂日期歸旋且作異鄉料詎知攜手緣蘊憂未易銷莫道樽酒賢

早發若峴驛望廬山

兩龍山翠鮮泠泠東風好斷崖雲生處是向峯頂道誰謂峯頂遠跂予可躋討忘緣祛天機脫屣恨不早祗恐歲云暮還與空名老心往跡未并慚愧山上草

潯陽陶氏別業　劉眘虛

陶家習先隱種柳長江邊朝夕潯陽郭白衣來幾年霽雲明孤嶺秋水澄寒天物象自清曠野情何綿聯蕭蕭郊中宜明宰非徒然願守黍稷稅歸耕東山田

登廬山峯頂寺

孤峯臨萬象秋氣何高青天際南郡出林端西江明山門二緇叟振錫聞幽聲心照有無界業懸前後生雖知真機靜尚與愛網并方首金門路未達參道情

弋陽溪中望仙人城　顧況

何草乏靈姿無山不孤絕我行雖云蹇偶勝聊换節上界淨中流光響洞明滅晚禽驚霜羽寒魚依石髮自有無還心隔波望松雪

發南康夜泊贑石中　耿湋

倦客乘歸舟春溪杳將暮羣林結暝色孤泊有佳趣夜山轉長江赤月吐深樹颯颯松上吹泛泛花間露險石俯潭渦跳湍礙沿泝豈唯岳堂戒兼以臨深懼稍出回雁峰明登斬蛟柱連雲向重山杳未見鍾路

撫州處士湖亭泛舟送別　戎昱

移樽鋪山曲祖帳查溪陰鋪山即遠道查流非故林悽然誦新詩落淚霑素襟郊敗我何有別情君獨深穆庭古樹秋宿鳥清池流揮袂故里遠悲傷去住心

送路司諫侍從叔赴洪州　李端

郡趨本絕倫鄉意在芳春勳業耽家盛風流荀氏均聲名金作賦白晳玉爲身斂笏辭天子乘軺從丈人度關行且獵鼓馬何騤騤猿嘯暮聽愁湖茫春好涉潯陽水分送干越山相接梅雨細如絲蒲帆輕似葉逢風鶯不定值石波先疊樓見遠公廬船經徐稚業邑人多秉筆州吏亦負笈村女解收魚津童能用檝唯我有荊扉無成未得歸見君兄弟出今日自霑衣

豐城劍池驛　權德輿

龍劍昔未發泥沙相晦藏向非張茂先孰辨斗牛光神物不自達聖賢亦彷徨我行豐城野慷慨心內傷

史237-225

題陸鴻漸上饒新開山舍　孟郊

驚彼武陵狀移歸此嚴邊開亭擬貯雲鑿石先得泉嘯竹引清吹吟花成新篇乃知高潔情擺落區中緣

勉愛行送小季之廬山 其一　李賀

洛郊無俎豆傲廐斬老馬小雁過爐峰影落楚水下長船倚雲泊石鏡秋涼夜豈解有鄉情弄月醉嗚啞

潯陽三題 并序　白居易

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花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爲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翦棄其竹白眼於蓮花者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

廬山桂

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飄零委何處乃落匡廬山生爲石上桂葉如翦碧鮮枝幹日長大根荄日牢堅不歸天上月空老山中年廬山去咸陽道里三四千無人爲移植得入上林園不及紅花樹長栽溫室前

湓浦竹

潯陽十月天天氣仍温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元冥氣力薄草木冬猶綠誰肯湓浦頭迴眼看修竹其有顧盼者持刀斬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蓋牆屋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胡爲取輕賤生此西江曲

東林寺白蓮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慚塵埃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花虛得清淨名夏萼斂未歇秋芳結綠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題潯陽樓

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元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閒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我無二人才孰爲來其間因高偶成句俯仰愧江山

北亭

廬宮山下州湓浦沙邊宅宅北倚高岡迢迢數千尺上有青青竹竹間多白石茅亭居上頭豁達門四闢前楹捲簾箔北牖施牀席江風萬里來吹我涼淅淅日高公府歸巾笏隨手

擲脫衣恣搔首坐臥任所適時傾一盃酒曠望湖天夕口詠獨酌謠目送歸飛翮慚無出塵操未免折腰役偶獲此閒居謬似高人跡

游湓水

四月未全熱麥涼江風秋湖山處處好最愛湓水頭湓水從東來一派入江流可憐似縈帶中有隨風舟命酒一臨汎捨鞍揚棹謳放迴岸傍馬去逐波閒鷗煙浪始渺渺風襟亦悠悠初疑上河漢中若尋瀛洲汀樹綠拂地沙草芳未休青蘿與紫葛枝蔓垂相樛繫纜步平岸回頭望江州城雉映水見隱隱如蜃樓日入意未盡將歸復少留到官行半歲今日方一遊此地來何暮可以寫吾憂

宿簡寂觀

巖白雲尚屯林紅葉初隕秋光引閒步不知身遠近夕投靈洞宿卧覺塵機泯名利心既忘市朝夢亦盡暫來尚如此況乃終身隱何以療夜饑一匙雲母粉

春遊西林寺

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作靈山客二月匡廬北氷雪始消釋陽叢抽茗芽陰竇洩泉脈熙熙風土暖藹藹雲嵐積散作萬壑春凝爲一氣碧身閒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

遊石門澗

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跡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

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

題元十八溪亭

怪君不喜仕又逆煙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盃酒醉卧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身無子余方爐峯下結宇爲居士山北與山東往來從此始

香爐峯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

香爐峯北面遺愛寺西偏白石何鑿鑿清流亦潺潺有松數十株有竹千餘竿松張翠傘蓋竹倚青琅玕其下無人居悠哉多歲年有時聚猿鳥終日空風煙時有沉冥子姓白字樂天平生無所好見此心依然如獲終老地忽乎不知還架巖結茅宇斲壑開茶園何以洗我耳屋頭飛落泉何以洗我眼砌下生白蓮左手攜一壺右手挈五絃傲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興酣仰天歌歌中聊寄言言我本野夫誤爲世網牽時來昔捧日老去今歸山倦鳥得茂樹涸魚反清源捨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登香爐峯

迢迢香爐峯心存耳目想終年牽物役今日方一往攀蘿蹋危石手足勞俛仰同遊一兩人兩人不敢上上到峯之頂目眩心恍恍高低有萬尋闊狹無數丈不窮視聽界焉識宇宙廣江水細如繩湓城小於掌紛吾何屑屑未能脫塵鞅歸去私自嗟低頭入蟻壤

湓江樓上作

江畔百尺樓樓前千里道憑高望平遠亦足舒懷抱驛路使憧憧關防兵草草及茲多事日尤覺閒人好我年過不惑休退誠非早從此拂塵衣歸山未爲老

登紫霄峯贈黃仙師　楊衡

紫霄不可涉靈峯信穹崇下有瓊樹枝上有翠髮翁雞鳴秋漢側日出紅霞中璨璨真仙子執旄爲作童焚香杳忘言默含合太空世界徒韜耀虛室自朦朧雲飛瓊瑤圃鶴息芝蘭叢玉蕤掩不關天窗微微風茲焉悟佳旨塵境亦幽通浩渺臨廣津永用挹無窮

五老峯大明觀贈隱者　姚係

雲觀此山北與君攜手稀林端涉横水洞口入斜暉煩覺鸞鶴過忽爲煙霧飛故人清和客默會琴心微丹術幸可授青

渥當未歸悠悠平生意此日復相逢

移九江　李紳

秋波入白水帆去侵空小五兩劇奔星橋烏疾飛鳥盆城依落日盆浦看雲腴雲腴更蒼蒼匡山低夕陽楚客喜風水秦人悲異鄉異鄉秋思苦江皐月華吐漾漾隱波亭悠悠過月浦准橋歸候吏竹巷開門户容膝有匡牀及肩纔數堵隙光非白駒戀路我無虞體瘦寡行立家肥安啜哺天書憐遊蕩量作朱轓客四座眼同青一麾頭半白今來思往事往事益悵然風月同今昔悲歡異目前四時嗟閲水一紀換流年獨有西庭鶴孤鳴白露天

廬山石鏡　鮑溶

東巖採藏人巖際朝見月怪曈幽藏間非時更澄徹綵藏就

玉兔再與高鳥歌清光照掌中始悟石上發誰傳陰陽火鑄此天地物深影藏半山虛輪帶凝雪早迎謝公賞今遇樵夫說白日東終霞翩翩對容髮我國辨鬼魅信美留煙䦨形神作相逢竟夕難取別如共終身照可化黄金骨

早秋龍興寺江亭閑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宜春作　李德裕

江亭感秋至蘭徑悲露泫杭稻秀晚川杉松鬱晴巘嗟予有林壑茲夕念原衍緑篠連嶺多青莎近溪淺淵明菊猶在仲蔚蒿莫翦喬木粲凌苕陰崖積幽蘚遐思伊川水北渡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轉故人在鄉國歲晏路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廬溪道中　李羣玉

曉發溺溪亭夜宿溺溪水風篁掃石瀨琴聲九十里光奔鬣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行巴江亦如此

經月巖山并序　韋莊

信州西三十里山名仙人城下有月巖山其狀秀拔中有山門如滿月之狀余因行役過其下聊賦是詩

驅車過閩越路出饒陽西仙山翠如畫簇簇生虹蜺羣峰若侍從衆阜如嬰提巖巒互吞吐嶺岫相追攜中有月輪滿皎潔如圓珪玉皇恣遊覽到此神應迷常娥曳霞帔引我同攀蹄騰騰上天半玉鏡懸飛梯瑤池何悄悄鸞鶴煙中棲回頭望塵世露下寒淒淒

南唐

玉笥山留題　徐鉉

仙鄉會應遠王事知何極征傳莫辭勞玉峰聊一息形骸已銷散心想都凝寂真氣自清虛非關好松石九仙皆積學洞壑多遺跡游子歸去來胡為但征役

遊廬山五老峰　道士吴筠

彭蠡隱深翠滄波照芙蓉日初金光滿景落黛色濃雲外聽猨鳥煙中見杉松自然符幽情瀟灑愜所從整策務探討嬉遊任從容玉膏正滴瀝瑤草多芊茸羽人栖層崖道合乃一逢揮手欲輕舉為余扣瓊鐘空香清人心正氣信有宗永用謝物累吾將乘鸞龍

登廬山東峰觀九江合彭蠡湖

百川灌彭蠡秋水方浩浩九派混東流朝宗合天沼寫心陟雲峰縱目還縹緲宛轉衆浦分差池羣山繞江妃弄明霞彷

彿呈窈窕而我臨長風飄然盪胸臆緬昔賢達子與其[illegible]
紹焉得忘機人相從洽魚鳥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七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八

藝文　詩二

五言古

宋

鍾山寺　　樂史

千峰夾一徑一徑花枕泉聽泉復看花行到鍾山前古寺雲生厚高僧月伴禪自慚留一宿匹馬又朝天

鬱孤臺　　趙抃

壓峰鬱然起惟此山獨孤築臺山之巔鬱孤名以呼窮江足樓閣危壓斗牛墟直登四臨瞰眾勢不可喻贛川繞左右庾嶺前崎嶇望闕峙其後北向日月都人家雜煙木原野周城郛短淵或晴雨明晦或曉晡春榮夏物茂秋肅冬林枯氣象日千變一一如畫圖比予去諫舍乞此養慵愚事訖得以正俗察得以蘇歲豐盜攘息獄冷寃繫無熙然與民共所喜朋儕俱中淡有琴詠外喧有歌飲樽罍有美酒盤飡有嘉魚優游一臺上四序不暫辜乃知爲郡樂況復今唐虞

題周惇頤濂溪書堂

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蛟龍難消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娛有魚足以鱠飲啜其樂其靜正於俗遠主人心淵然澄澈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泳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兌

廬山瀑布　　范仲淹

靈源何太高北斗杓可挹淩日三光直逼雲千仞急白虹下
澗飲寒劍倚天立門扃不得嚼長雷無鼓鼙萬丈巖崖折一
道林巒濕險逼飛鳥墜冷東山鬼泣須當截海去蜀流不相
入

題蓮花洞　周惇頤

溽淒來數里到此始發清有龍不可測岸水寒森森吾樂蓋
易足名濂朝暮箴

送曇穎歸廬山　歐陽修

吾聞廬山久欲往世俗拘昔歲貶夷陵扁舟下江湖八月到
湓口停帆望香爐香爐雲霧間杳靄疑有無忽值秋日明彩
翠浮空虛信哉奇且秀不與灊霍俱偶病不時往中流但踟
躕今思尚髣髴恨不傳畫圖黑頭十年若風塵客京都一旦

不辭訣飄然卷衣裾山林往不返古亦有吾儒西北苦兵戰
江南仍旱枯新秦又攻寇京陝募兵夫聖君念蒼生賢相思
良謨嗟我無一說朝紳拖舒舒未能膏鼎鑊又不老菰蒲羨
子識所止雙林歸結廬

送劉成伯著作赴弋陽宰　梅堯臣

我昨之官來值君爲郡掾當年已知名是日纔識面未久君
還都始應羣公薦遂除芸省郎出治江上縣縣吏所聞其
俗到可見水精製盤盂冰瑩雁郊甸鳴箏斵桐梓雕飾雜賓
細有樂化銅鉛方士多伏鍊君今齒尚壯好學常不倦二者
定非惑吾言亦狂狷絃歌將有餘幸可窮經傳歸來閱著書
簽楮盈百卷莫學此疎慵無能守貧賤明朝君當行勉勉自
出餞豈無一壺酒豈無一鳥饌

寄題撫州戴秀才息心亭

蒼蒼閒幽林峰嶺日相對雲歸垂衣纓泉落響環珮仕宦雖
有負耳目得以貸俯仰宇宙中晏然維進退

送楊中茂方通判信州

從來饒仕吏愛賓從趨莫置冰玉壺蒼山斷明月明月有
時生賓藏有時竭名當抱清節歷職老無聞與我年齒同獨
未發節芬又秀江外行當厮表明發

寄題廬陵董氏桂林書齋

山東桑柘多江南松桂茂種桑事春蠶栽桂爭華構嘗聞雲
蓋下聚書秀大富往往見子孫緣天援星宿掇星星若珠光
彩出屋溜秋收萬鍾田作酒日爲壽亦有千里歸錦衣行白

晝

寄題洪州李氏涵虛閣

耳熟滕閣美未爲豫章遊近聞東湖上可見西山頭朝愛雲
氣生暮數鳥行幽主人趣向遠登覽日不休父兄已三人挂
冠此遲留他年儻一往風物詠可周

送潘士方遊建昌

軍壘近仙山麻源第三谷靈運詩亦存魯公記可讀幸時無
寇擾閒日望雲木儻見西王母白麟如白鹿來尋鳥爪人神
光生石屋無念癢背搔還恐罹怒扑學道我未成鍊氣不飽
腹安得羽翼生下上同黃鵠送君想君遊星斗墳邊竹

和蘇著作麻姑十詠　李覯

魯公碑

他人二字書吳好若婦女猗嗟顏太師赳赳丈夫武麻姑有

遺碑歲月亦已古硬筆可破石鐫者疑虛語驚龍索雷闘口
啗天下雨怒虎突圍出不畏千強弩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
取唯恐此碑壞此書難再覩安得同寶鎮收藏在天府自非
大祭時莫教凡眼覷

七星杉

五行與萬類有象皆在天如何彼杉樹反更侔星躔予思古
昔意欲媚茲山巔草木尚有斗人物誰非仙栽培自何代衰
老今多年大旱不滅翠涉春無益鮮生當好世界過盡閑雲
煙房心欲布政柱石安可捐

煉丹井

丹竈久已毀井泉空獨存此地非常地今人非昔人我願刀
圭藥輕舉朝明宸一言洗天日萬物歸陽春羣仙誰嫉妒使

我身漂淪俯視廢井水欲飲礙荊榛徘徊片雲下泣涕霑衣
巾少壯幾何時且醉樽中醇

瑇瑁石

前有縣大夫取此石爲器甚然李謂予材與工俱美如何爾
鄉人器用曾莫備無乃居荒陬俗鄙不喜事荅云此石堅攻
磨動時歲官用錢出民民用錢出已出民官不知喜事誠可
貴出巳乃傷財誰能不惜費大夫聞此言如有所忿戾令君
唱是詩敢以報嘉惠

秦人峰

秦法雖甚苛秦吏若猶拙山林不數里俾爾逃得脫尸觀後
世事政役火烈烈苟非爲鬼神何計避羈紲聖皇今在御百
事咸均節常披詔書意若念生財竭誰能將順者所望在賢

哲無使峰中人笑我民屠裂

流杯池

幽居久不樂心死如濕灰聞言山有池仙客曾流杯披衫向
西坐欲望無崇臺何當命遊宴盡聚不羈才顧恐狹隘地未
足開吾懷仰手斷河漢決向天南來移舟復轉嶽壅遏成環
迴橫持北斗柄董盡酒星醅箕踞接下流一飲空千罍八風
助吟倡萬怪供嘲詼醉來散髮卧蠅聲視霆雷冷笑勢利子
茫茫塵土堆

碧蓮池

碧蓮何歲開我時不得見于今到池上只有紅蓮綻紅蓮非
醜惡物以多為賤阿蠻雖解舞不見眞妃面

虎跑泉

虎跑本何爲彼將對以謊有如大丈夫卓爾抱剛直溢泉既
不飲爵人亦不食山中小禽獸何足勞捉搦勇氣無所泄爪
地成遺跡地神爲乃誠水源如開闢平常竊六畜夜傍人路
筌是與豺狼何別此宜衛色

丹霞洞

山西十數里乃是丹霞洞有上窮寥虛中寬入罟鬣紅塵生
不識明月可恭人家千里庭泉源六月凍風雨氣勢惡草
木精神疎靈物少形見仙官何職貢俗緣易厭倦世事足愁
痛寄語松上鶴他年期一控

葛仙壇

仙翁猶在時壇上何設施仙翁一去後夢草空離離下士固
大笑言者多不知嗟嗟天壤內共是枯魚池

小孤山　　劉敞

驚波觸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與相排所謂小孤石蟠根竦
仞淵聳角百丈碧祠堂翳榛莽行旅進粉澤或云婦女神肸
蠁頗有格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況俗失其真傳聞莫詰
釋居人私其利禍福妄損益競爲媚如說以詐聰明德先王
撫山川禮典有廟食奈何媚于竈盎已忘正直吾欲爲小孤
作書解行客復恐不見從嗟哉世多惑

李節推亭子　　曾鞏

盱江郭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羣峰連延倚天壁長林相
蔽虧蒼翠浮日夕青冥窗戶寒居者共咫尺子初得從誰有
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求深緩帶聊自
適時花笑嫻娜山鳥吟格磔家雞與新樽散言命良席故已
輕華簪寧論珍拱璧我亦有舊田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
過從佇三益

南軒

木端青崖軒慘澹寒日暮鳴鳩已安巢飛鵲尚求樹物情限
與奪茲理奚以據詎知巧者勞豈得違所賦久無胸中憂頗
識書上趣聖賢雖山邱相望心或庶

和祖擇之題盧肇石　　任大中

宜陽刺史才祖擇之雄傑大旱雨一方盡使焦枯活公退起
向深水石探其絕長江北岸林唐有盧子發曾居此林下高
把簪組脫歲遠成荒墟佳名詎泯沒有石數尺長猶是舊時
物沈辱泥塗久寶有堅重節擇之渡水見特爲心慘切萬夫
一呼聚撓動雷聲揭地嶮若驅來巖谷俱震裂爲補郊東湖
脫得太華骨白玉潟纖紋雨頻秀深刷草蔓漸盤遶柳綠浴
撣拂淵恐欲潛泉怪亦有與穴安知無蟄龍時見微雲出幾
因季夜吟簾晚澄漫月氣暗逼人突蒙籠未若別煙重風埽
開獨立勢突兀雖式見罪丁傲睨腰不折人皆畏將歸手筆
悵總招擇之豈不賢人涯嶔巇吾對此發足忘我韻未甚倪
不得見媧皇補大無破缺

宿天池　　孔武仲

夙思廬山遊發與白年少偶來得隋侶更欲窺眾妙幽林穿
深龍背峰上嶮峭過看天池路一線在巖微辛勤得至此條
寂已西晚雲池柱無根晗視心膽掉暮夜烟雲昏西巖亦登
眺聖燈稍稍出斥影何窈窕一枝分百點變態不可料須臾
歸寂滅何處觀朕兆僧房得栖宿爽氣冰毛竅翛然亦與塵

却恨與諸窟緬懷遠陸師確不奉明詔似與山間石殷勤論
久要我今來時迫灰塵真可笑明朝指滴谷裹足登涼轎措
郗猶上名恐爲高人笑

臥龍潭

巳登臥龍菴更看臥龍瀑來從不盡山奔入無底谷谷中鳴
百雷林外漱寒玉雄豪與青泚上下相接續陽崖發幽花陰
壑偃喬木兩崖天劃開萬古神潛伏我來坐潭上俯仰清耳
目神骨倍瀟灑衣襟仍瘵瘵名山到能幾好景看不足慇勤
莫思歸更共潭邊宿

曹亭獨登　　孔平仲

問我嘗何之曹亭蒼木外江湖方水漲曠澗我所愛微風撼
曉色爽氣回秋籟楊柳隱官堤芙蕖接公廨白雲依山起點

綴若圖繪何須招客遊清輿自無輩落日更憑欄下看飛鳥背

陶驥佚老堂　　　　蘇軾

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飛雲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似聞佚老堂知是幾世孫能爲五字詩仍戴漉酒巾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

和李太白　并引

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余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并記之

寄卧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歎自昔非余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橋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容覆惟應玉芝老待得蟠桃熟

過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

彭蠡東北原廬阜西南麓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思之不可見破宅餘修竹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我來仲夏初解籜呈新綠幽鳥向我鳴野人留我宿徘徊不忍去微月挂喬木遥想他年歸解組巾一幅對牀老兄弟夜雨鳴竹屋卧聽隣寺鐘書窗有殘燭

虔州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

揚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饑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爲蜩蛩聲時有鳥鼠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

開先漱玉亭

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清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滑無聲快瀉雙石谼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精宮願隨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

栖賢三峽橋

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鬬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實跳波翻潛魚震

響落飛狖淸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澒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彀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瓶得清甘可嚥不可漱

塵外亭

楚山淨無塵贑水清可厲散策塵外遊麾手謝此世山高惜人力十步輒一憩却立浮雲端俯視萬井麗幽人宴坐處我虎爲斬薙馬駒獨何疑豈墮山鬼計夜垣非助我謬敬欲共逝戲留一轉語千載起攘袂

廉泉

水性故自淸不淸或撓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爛摩尼廉者謂我廉我以此名爲有廉則有貪有慧則有癡誰謂柳宗元孰足吳隱之漁父足豈潔許由耳何溷紛然立名字此水了不

知毀譽有時盡不知無盡時揭來康泉上捋鬚看鬢眉好在
水中人到處相娛嬉

過廬山下 并序

予過廬山下見物勝涌然有得焉未午衆峰凜然故作是
詩

亂雲欲霾山勢與飄風南北相應和勇往乃驟驟可憐蒼
蔚中時出紫翠嵐雁沒失東嶺龍騰出西谷一時供坐笑百
態變立談暴雨破塊扎清飈埽淨涵廓然歸何處陋矣安足
戕亭亭紫霄峰窈窈白石庵五老數松雪雙溪落天淨雖云
默禱應頗有移文慚

浪井 蘇轍

江波浮陣雲岸壁立青鐵胡爲井中泉湧浪時發發水性本

無定得止自澄澈誰爲女媧手補此天地缺

東湖

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脚雲峰對虛榭紅蕖紛
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勝亂石驚湍瀉李渤隱居廬山泉石奇勝今棲賢寺其故居也又爲九江太守始營東湖風物可愛

南康阻風遊東寺

欲涉彭蠡湖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搖蕩古寺慰行旅重湖面
南軒驚浪卷前浦霏微雪陣散傾倒玉山舞一風輒九日未
悉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故人念征役一飯語平
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秋雨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
已纍忘遲速何須數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貴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十載還
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鄉黨二三子結
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撐鈎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
浮兩點落飛鏃江光漲輕漚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
指松檜古剎依林邱老僧昔還往晚飯迎庵留食菜吾自飽
餚肉煩賢侯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閉村塢燈火明
譙樓有興踐積欸塗泥分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賦豐城劍一首

劍氣夜干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獄戶隱約還自得張雷彼
知我勉爲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能報之德凜凜天地間要
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出當乘風雷歸當臥泉
石千年故穴在三數泉上客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風雪

暮發鄱陽市晚榜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遠廬山首舟人猝
驚笑此是風伯使杙舟未及深飛沙忽狂走晴空轉車轂涤
水起岡阜泉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
有老心畏波瀾歸臥寒總牖土囊一已從萬竅無不奏初疑
鄱山裂復恐蛟蜃鬪鼓鐘相轟豗戈甲互磨叩雲霓黑旗展
林木萬弩發曳柴眩人心振旅擁軍後或爲羈鳴吟或作蒼
兕吼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圖臼中宵變凝冽飛霰集飛糅蕭
騷蓬響乾晃蕩總光透堅疑忽成積澎湃殊未究紵縞鋪前
洲瓊瑰琢遙岫山川猝同色高下齊一覆淵深實魚驚野曠
絕鳴鵠孤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粮寒薪僅盈斛腊肉不滿豆
敝裘擁衾眠微火拾薪搆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

云極岑寂頂未覩一年行將除茲歳真浪受朝來陰雲剝林
表紅日漏風稜恬已收江練平不縐兩槳舞夸猶連峰吐奇
秀同行賀安穩所識問塵瘦驚餘空自憐夢覺定真否春暘
著城邑屋瓦凍初溜艱難當有償爛熳醉醇酎

次周元翁同曹游青原山寺長韻　黄庭堅

市聲固在耳一源謝塵埃乳竇響鐘磬翠峰麗昭回俯看行
磨蟻車馬度城隈水猶曹溪味山自思公開浮屠涌金碧廣
廈構瓌材蟬蛻三百年至今猿鳥哀祖印平如水有句非除
崖心花照十方初不落梯階我來瞑託宿夜雨滴華榱殘僧
四五輩法筵歎塵埋石頭瞬一角道價直九垓廬陵米貴賤
傳與後人猜曉躋上方上秋塍亂莪荄蓬子委前鋤葵花灰
金杯寒藤上老木龍蛇委筋骸魯公大字石筆勢欲傾摧德

人曩來遊頗有嘉客陪儓當擁旌旗千騎相排逐且復歌謠
隨絲竹寫繁哇事如飛鴻去名與南斗偕松風唫高郎何時
更能來回首翠微合于役王事催猿鶴一日雅重來尚徘徊

次韻吳可權題餘干縣白雲亭

叢譙祭孫亭勝日有感過永懷劉隨州因榜白雲句遺老不
能談歳月忽成屢綠陰斤斧盡華屋風雨仆吳侯七閩英宰
縣有且趣絃歌解民慍根節去吏蠹材收佛宮餘工有子來
助廈成燕雀賀水滿鳧雁翥四海名士來一笑佳客聚雲與
碧山留雲隨清江去斯須成蒼狗皆道不如故至人觀萬物
維有安所處寄語吳令君但遣糟牀注

擬峴臺　洪芻

崇臺面空澗遠眺眞高明一水來朝宗灣環抱荒城連山颭
偃蹇卻略倚翠屏緬懷清溪上興與峴首并客從豫章來及
此春服成公子有好懷良辰始茲登初筵挹溪光中觴聞雨
聲翠幄列茂樹金沙漲迴汀鷗鳥舞不下漁舟縱復橫尚恨
夜氣斂不見白月生信美非吾土少留空復情

遊麻姑山仙都觀　洪炎

泥露出南郭遺逕盼西嶺幽尋不憚遠陟巘造殊境懸瀑瀉
天路高齋跨麥井麻姑固神人上下變倒景逸駕不容追遺
踪搏塵影仙壇獨巋然鮮斂此山頂古屋鳴鵂鶹汙池育蛙
黽葛頗有異閒源委邈難省空餘豐碑字欵若猊驥騁永言
賓必遇所樂塵俗屏羅纓欲自孔竅鼻還思鄭安得斯人徒
置論挈衆領聖眞豈遠而炯炯金在鑛九淵孕明月七返關
神鼎至道如可求汲深願修綆

雷潭　陸經

山郭五里餘氣象忽異色蛟龍當此蟠潭水至今黑變化驗
莫窮白晝起雲靂山形抱江來怪石若傾側有寺出其間戶
牖立丹壁微雲垂鑑中彩色畫不得小閣纔數弓吐納半江
碧日光涵遊魚到底如不隔老竹風蕭蕭長根穿青石送聲
寄哀絃往往動魂魄載酒同遨遊遂奇得搜索形體相與忘
山林信吾適乃知人世間捨此同拘迫

香林院　張商英

瑟瑟松上風冥冥竹間霧窗虛簟色寒石側蒼苔古長廊寂
無人殿閣一鈴語此意兩翛然徘徊不能去

登麻姑山二首　劉涇

溪行愛宛轉石坐憐皴蒼白雲起目前如鶴兩翼張蜿我衣

上塵駕之以翱翔欲攬挽不接身在意飄揚
石鼓埋入地荆壁飛上天嗚呼魯公碑風雨三百年愛字不
愛石磨滅安得傳不敢手觸之謂是甘棠篇

遊麻姑山　楊傑

晚登丹霞峯暮入仙都府麻姑勝遊遍驅車第三谷落落千
歲杉幹直枝不曲根本託崗巒匠師豈易鋤他山石枯裂斯
巖瑩青玉迺知靈源深餘波澤林麓白雲起西岡華仙有遺
躅陰功影響絶爲問飛昇客長笑呼幽人玉乳金罌熟歲時
不須問山花自紅綠

龍沙　潘興嗣

五陵無限人窮視龍沙記龍沙雖未合氣象已靈異昔時蛟
龍湫半作桑麻地地形帶江轉洲浮有連勢陵谷豈可常爲

寶在何歲微生久慕道安恬輒忘味愧無及物功碌碌尚匏
繫生蒙塵土厚未受神仙祕何時與孤鶴冉冉從此逝

神運殿望香爐天池等峯晚宿官廳明日早發　張耒

遠公不出山坐受天龍供地祇敢愛寶木石親輸送巖巖千
年屋山立屹不動風雲宿修梁星斗近華棟亭亭碧香爐聳
萄時自涌五雲巖誰衛天樂下鸞鳳神池閟寶像光怪發巖
洞誰能陟其巔手攬游龍鞚東堂黃金藏龍像儼瓌拱蕭條
故國輦拙朴昔誰用埽堂寫一睡清極乃無夢思歸戒晨發
結束藹僕從鴻鐘振林莽月落朝嵐重再往墮渺茫猿鶴應
嘲諷

出木洞　韓駒

棠山蓄靈泉萬古去不息滿爲萬斛深散入千渠溢其東匯
民田又北暴山腹斷崖如破瓜飛瀑中蕩激大聲或雷霆細
者亦筝瑟末流垂半山十里見沸白得非拖天紳常恐浮地
脉

寄題靖安呂廷平釣亭　張叔夜

豫章富人物歷數煩僂指先生釣璜孫盛德邈相似却顧徐
洪輩瑣瑣詎足紀修竹照清漪邂逅聊復爾吾君邁周文未
肯獵渭水矧此江之湄相距數千里會遇倘有時必爲蒼生
起

鄱陽湖觀打魚在小龍廟上　楊時

秋高水初落鱗介滿沙脊浩如太倉粟寧復數以粒紛紛漁
舟子疑若俛可拾橫湖沉密網脫漏百無十蟲蝦雜魴鯉駢

首吐微濕小人利口舌刀杌汙鱗鬣鯢鯨亦狼狽風雨移窟
宅玉淵有神祠變化在噓吸胡寧飽饘香忍視萬魚急幽潛
不足恃感歎百憂集寄謝漆園吏於計未爲得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瑜子材作尉時名之取歐陽
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
舊軒既毁復作寺僧移軒山下汪聖錫索詩敘本末因
成數句寄之　呂本中

茲軒在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
幽人寧肯媚過客尉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
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
厄茫茫六合間于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無異色舉頭
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雜洪州渡西江至翠微寺紫清宮

平明渡西江西山正崔嵬中流倏浪作細雨隨風迴仗檝赴前浦頗為風雨摧寒沙引細路人家山半隈密雨蘚修竹久旱無莓苔晚入翠微寺諸峰環抱來其西洪崖居百代故仰懷何年蛟龍怒更鑿深山開懸瀑瀉洪井噴噫藏風雷客行小休息暫此得徘徊城中二三老咫尺不得陪豈無凌風翰邀致山中臺淵水清且寒可以當餘杯獨來不敢久恐為神物猜

繙經臺　謝逸

吾祖牧臨汝滯訟清公庭胥吏退雁鶩疎簾掛寒霧鼓角寂幽夢草色池塘青雙旗引五馬駕言出郊坰足躡兜端嚴手展貝葉經稅駕妙高臺几研陳軒楹朱墨紛在眼梵字森如星臺傾人已寂聲名藹餘馨想公忘言處角掛山中磬

仙遊山　孫覿

簷牙冢林杪華殿浮青紅天風吹泬寥萬籟含笙鏞木犀已著花濯濯秋雨中傾姿出素面一洗丹粉空幽香襲金袂令艷棲房櫳迫此芳歲殘一笑當誰供羣仙立通明嬌擁驂鸞龍相隨歸閬苑遺恨寄西風

岐源山

樵子應門立老僧迎客入湛湛玉甃寒唧唧銅瓶泣小軒風雨過窗戶青紅濕晚花向秋妍黃蜂正衙集

嘉祐寺　張九成

曳屐出南郭招提在高岡誰言林樾中乃有此寶坊甘泉溢中庭修桂蔭層廊三秋此花開清香駐高堂試問紅塵中那得六月涼門外江聲急堂中松韻長古殿儼像設佛燈龕夜光不見堂中人斗覺心悲傷人生本無定樂處是吾鄉吟餘復何事月落山蒼蒼

徐孺子亭　王十朋

一室不暇埽心期埽天下一榻不妄設所待必賢者南州傑出士林泉事瀟洒閉門謝弓招道合不吾舍誰云性少通得一不為寡豫章豈私交端欲重宗社漢廷無此賢忍使遺在野交章薦天闕聘禮備車馬高人竟不屈清風凜華夏寄聲郭有道一木難支廈肯同樊處士聲名祇虛假雞酒弔知音韜光老松價倘令居孔門行藏似回也江西今仲舉吏事飾儒雅神交千載友丹青妙摹寫作亭古東湖鱗鱗萬椽瓦序嗤滕閣王詞偏長沙賈佳客從公遊湖光瑩尊斝孺子真可

師世途何土苴行矣浙東西鉏犂各歸把

題東林聰明泉

遠公白蓮社旁有聰明泉飲此誰聰明社中十八賢堯舜不曾飲聰明本諸天我輩雖飲之聰明不加前爲愛此水清一酌滌塵緣却恐遇此水愚名自今傳

述陂　李浩

數椽臨蒼波我目得以寓長溪山根來澄潭一回互萬象森可掬脩脩澹清素草短牛羊飢沙暖鳧鶩聚枯槎出斷岸野艇橫遠渡荒寒何代城隱淪尚門戶昔時歌舞地今人採樵路回薄蕩古心斜陽老煙樹

信州禪月臺上　洪遵

玉峯點寥廓霄漢疑可梯玉水環城陰瀲灩方拍隄層臺擅

二美吾策時一攜何當蠟吾屐更欲照以犀塵勞不相赦竟
類窮途迷我生麋鹿爾不羨駕駱驢向來鄙𡚒懷語發人所
誑長安黑頭公玉勒朝金閨山林出戲言廣已無端倪誰收
遮日手歸把耕雨犂紛紛塵土中等是雞鶩雜頗聞山水間
幽子飯藿藜行當踐此語絕境同攀躋

十月上休日遊臥龍下泉三峽用山谷鶯鹿要須野草
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鷗字　朱子

𡶶虛霜天後不見雲氣浮木葉紅已殘山類轉清幽向聞有
絕壑乃在臥龍湫及此遂一往幸無煙景愁躋攀欲其深泉
石固所求況有百尺崖噴雪飛寒流幽琴自回抱直下鳴青
璆便可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悠悠所恨
非獨往不能恣夸猶仰數雲間鶴俯羨谷中鷗先生先我來

結屋陽岡頭虛名付忠武滅迹甚巢由是間頗足居下田亦
平疇野人種椒橘崖蜜易歲收西原有老翁卷舌藏戈矛似
學辟世士乃欲邀聖丘先生且無然但作一月留似我有決
計他時卜從游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衆州道中多奇峰秀木怪
石清泉請人賦一篇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巒不可數峭絕誰能攀上有青
蔥木下有清泠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剜衆目共遺棄千
秋保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

賦歸雲洞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窮云何感慨士伏死嵁巖中宜陽古
道周竅石何嵌空窮幽歷崩騰崖坦開房櫳顛疑有畸人往

昔寄此宮歲月詎云幾并簷無遺蹤我來記清秋歸途渺窮
冬興懷重幽討永嘯回長風風回雲氣歸洞口春濛濛信美
非人境出門吾欲東

鄉林

東皐濺寒水西崦飽清陰南埭奎璧麗北垞靜且深入門流
綠波竹樹何蕭椮積石象雲巒高堂杳沈沈左通雲水區右
徑梅杏林沿洄共洄清觀豪鬱差參紛吾千里遊發軔南山
岑過門得嘉賞慰此夙昔心緬懷企疏翁歲晚投冠簪婆娑
此澗谷俯仰成古今嗣德世有人聞道我所欽相見無雜語
晤言寫胸襟懷舊復惆悵命酒聊同斟飲罷我當去握手清
江潯

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僉判教授二同僚星子令尹約

周君段君同遊三峽過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
輒成十韻呈諸同遊

抗塵幾何時依鶴共悲怨豈知朱墨暇乃適山水願茲晨秋
令初休沐謹邦憲待賓忽四來英僚亦三勸駕言北郭門謝
此旗隼建散目山崔嵬縱轡路修蔓凭闌快倒峽躋磴困脫
輓追攀林樾深歡喜腳力健登高眺遠浦衆景爭自獻何必
仍丹丘徑欲凌九萬

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諸名勝爲落星之遊分韻得往字
率爾賦呈聊發一笑

長江西委輸匯澤東滉瀁中川屹孤嶼佛屋寄幽賞我來此
何日秋氣欲蕭爽共載得高儔良晨豈孤往酒酣清歗發浪
湧初月上疊鼓喚歸艎陳迹眞俯仰

屢遊廬阜欲賦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臥龍偶
成此詩

登車閣嶺微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蒼蒼俞輪兩
嵯峨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聞笙鶴翔林谷下淩迷雲
門杳相望千巖雖競秀一勝終莫當仰瞻銀河翻俯看蛟龍
驤長吟謫仙句和以玉局章疇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尚恨
忝符竹未遑棲雲房已尋兩峯間結屋依陽岡上有飛瀑駛
下有清流長循名協心期弔古增悲涼壯齒乏奇節頹年娟
昏荒班爵塵土蹤暫寄雲水鄉封章倘從欲歸哉濯滄浪

臥龍之遊得秋字賦詩紀事

躡石度急澗窮源得靈湫谽谺兩對立噴薄中怒投何年遊
人世結屋棲巖陬嘉名信有託故迹誰能求我來一經行淒

其仰前修鄰翁識此意伐木南山幽為我立精舍開軒俯清
流多岐諒匪安一壑亘良謀解組云未遂驅車且來遊嘉賓
類蟬聯野蔌更獻酬飲罷不知曉欲去還淹留躋攀已別峯
窺臨忽滄洲下集西澗底沈吟樹相樛玉淵茗飲餘三峽空
尊愁懷賢既伊鬱感事增綢繆前旌向城郭回首千峯秋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根觴醉飛泉懷哉千
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
聽驚瀑濺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徧東海
壖丹衷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顏公篇為君
結茅屋歲暮當來還 醉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流憩環瞻峯
列屏迴矚泉下潟永懷仙陸子久矣浮邱袂于今知幾載故
宇日荒廢空餘醮壇石香火誰復繼更憐韋刺史五字有眞
意虎竹付歸人悲風起橫吹沈吟向絕跡浩蕩發幽寄來者
知為誰念我儻三喟 簡寂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清冷泉洞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婆娑事往今
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絃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
策來緣蘚逕野竹有遺坡圖知匪詭永懷當年盛莘莘衿佩
多博約咸明恩涵濡熙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頹波發歎
述綱紀喟然心靡它伐木循陰岡結屋依陽坡一朝謝塵濁
歸哉碩人薖

遊白鹿洞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并示諸同
遊者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永言山水心幸此朱墨暇招呼得
良友迢遞成夙駕深尋故巖迹喜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
器此待價橫流淘書澤下及楊李霸炎神據與運制作流大
化石室萬卷藏綸音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弟良可詫自非
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敕賜雖願老耕稼更與盡心期
臨流抗風榭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昔人讀書地町畽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
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翦除聖
謨已汪洋亦有白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懇惻懷賢增慨
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白鹿洞書院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前林
澗幽屋後雲木荒閒窗亦明潔著此瑞錦張僧房有瑞香花更能理
枯筇步上林北岡仰視天宇闊俯瞰江流長受書彼何人姓
字不足詳竹帛有遺臭桂樹徒芬芳折桂院黃雲觀
躡石循急磵穿林度重岡俛入幽谷邃仰見奇峰蒼李公英
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
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
荒何用建遺烈寒泉薦孫芳楞伽院李氏山房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絕一水從中來滴滴知幾折石梁據
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聲緋為霹靂勢
倒千嶂嶂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
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棲賢院三峽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飛流迸潺湲閱昔避
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冢尋得遺跡緬
屋臨清灣坐覗寒木杪飛泉鬬雲關茲游非昔遊累解身復
閒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護西澗清淨退庵
空山龍臥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
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綸巾寥
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
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寞漠臥龍庵武侯祠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杉
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凌寒姿當年雨露恩千
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寺前後杉萬本皆天聖中植有旨禁剡伐者
更啓石室藏仰瞻天象垂願以清淨化永為太平基萬杉寺

奇哉康山陽雙劒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
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
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杖屨得此弄清
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開先漱玉亭
高士昔遁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
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晚歲更市朝故
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修靜晚為宋明帝召至建康卒于崇虛館我
來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槮簡寂觀
金輪紫霄上寶界鬱浮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煙相傳寺是王右
軍故宅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蕩滌山花亦清妍不
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乘勝
踐裂殘寄真詮逃禪公勿遠且限區中緣歸宗寺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
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
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
湲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峰上
靈秀衆壑下清美逮茲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黃燄爨
此玉池水客來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結絕今已
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溫湯
循山西北鶩崎嶇幾經邱前行荒蹊斷豁見清溪流一涉臺
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
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壑風颼飀追新鑿絕品淪茗澆窮
愁敬酹古陸子何年復來遊康王谷水簾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煙浪多孤嶼屹
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遊驚蕩磨極目青冥茫回
聽碧嵯峨不復車馬跡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
蓑會有滄浪子鳴舷夜相過 落星寺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秖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峰不可覩碧澗何由尋昨朝解
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 余以閏月二十日罷郡是夕
出城宿羅漢一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窺丁甥想西澗飲西原宿棲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
日谷湯泉入康王谷瞰水簾宿景德觀三日東南過江劉之子登永嘉張揚卿青叟尋陽孫宗南鄉胡顧龜父長樂林用
中擇之益陽趙希達南紀會稽陳祖永康陳安武當邢郎師忠益吳兼善仲達廬陵宋子景思萬安胡革尹仲建安
王朝春卿長樂余隅古之陳子自方出黃幹季窺臨事若何直諒進張彥先致遠會稽僧搞去傑者侍行
請從圓通說遠迤山門路悄情修篁列溪仍僕家名屋足犧

王設何救黍離歌喟焉傷覆轍 鄂渚寺地名侯溪村民氏所居李俊主散以為寺無它奇
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 行逢石門兩解驂寒潤東朝隮錦繡谷俯仰春
冥濛懸泉忽淙琤雜樹紛青紅僂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 石門
澗正在天池山下有小庵三四是夕宿所謂廣福庵者明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二小亭一
竦身長林端策足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塵寰小天池西
嶔崟佛手東窈窕杖屨往復來憑軒瞰歸鳥 錦繡谷盡處無復林木登山
坡陀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東偏佛手巖石室嵌空中有井泉僧緣崖結架以居下臨錦繡谷
又有石橺名遠公講經臺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燄穿
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天池
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夜人請燈處僧云燈非崗不見是日不請而光景明滅須臾則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
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諒道地氣之感而然耳 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
殘草堂非舊築修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行深慚

後人讀 五日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駛橫貫其間皆自方丈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
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東久廢近歲復刱樓刱珠狄陋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名屬寺僧刻於歲通莊
石田記 行軒復東騖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期幽夜
厭百谷喧旦失千峰稠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綢繆 晚至太平興國宮唐
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肴與鄉人遊廬和與景文及其諸生十餘人皆至 山水誠乃奇
云誰究終始靈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采獲誣語共
恢詭百世踵謬訛彝倫日頹圮 東林慧遠輒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學當者沙門不敬王者
唐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于殿庭因立此宮而羣臣遣人爲妖妄以迎合者其衆本朝仍舊宮額神號置提舉官云以
茲遊覽富翻令懷抱傷謗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
心日月每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 北度石塘橋西
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跽薦寒流
碧辛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 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

以圖象意肖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
遺惠我思無疆 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孫請為君人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邸孫元孫請
為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 明晨江磯寺尊酒聊對設孰是十日遊遠成千
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 七日
將游抒志王仲隅之才攜酒自南康來飲羅與張陳趙南還與子登游侯溪路陵南鄉龜父還家歸之之湖南予與江余
陳黃東歸湖口而歸

遊天池

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風幾浩歎欲往無飛翰今朝復
何朝陟此青霄端高尋已奇絕俯瞰何其寬兩窮濂溪源東
盡溢城關渺然滄波外淮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思出塵
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間視此長江水滔滔儻西還

琉山道中 陸九淵

村靜蛙鼓幽林芳鳥語響山磬紛皓祀隴麥搖青穎離恨付
西江歸心薄東嶺忽忘飢歉憂翻令發深省

應天山

我家應天山山高數萬丈上開園池美林巒千萬狀山西有
龍虎煙霞耿相望寒清漾微波暖翠圍前障天光入行舟野
色隨支杖吾黨二三子幽賞最清曠引興谷雲邊題名巖石
上碧桃吹曉笙白鶴驚春帳一笑詠而歸千載應可尚

遊青原呈王元勃舍人周秀實監丞　王庭珪

異時黃魯直嘗賦青原詩至今青原山名與星斗垂自從有
宇宙孰能磨滅之昨日從大旆上讀前人碑欲學下一語自
覺落筆遲我等如湛輩後世誰復知紫微千載人治中同一
時兩公俱大手妙語仍崛奇得句未肯吐神物慳護持光燄

出月脅當留照巖扉

題禾山蕭秀才臥雲庵

江南山盡頭氣狀頗英淑禾山倚天開蒼翠滿林麓扶輿磅
礴起橫斷湘江曲中有隱君子結屋在深谷未放雲出山蟠
雲臥幽獨暮檐青潑眼遠靄寒山竹景色嘉有餘幽人夢初
熟起看柱礎潤山前雨應足

題栖賢寺三峽橋　楊萬里

栖賢與楞伽初本共一山古潭宅神龍睡醒厭久蹲是夕起
雷雨震得天地翻此山析爲兩一溪斷中間下窺黑無地上
攀青到天從此兩禪寺路絕不往還祖師見之笑彈指降神
姦問天借橫蜺搭渡溪西邊倒傾千崖雪飛下一玉淵餘波
尚雷吼聲拔諸峯根我來不能去輕生倚危闌忽然心驚動

毛骨森以寒上人指斷岸猶帶初析痕

偶遊廬山示萬杉長老大璉并序

余夜宿栖賢詰朝行散同臨川危科進吉南豐黃文髙世
高永嘉周寓太叔宣城郭儀令則栖賢老如清萬杉大璉
開先師序歸宗道賢偕觀廬山紀行示萬杉

肩輿小斑筠地志古清冊初穿千里松急仰萬絕壁觀山不
知名披志失山色行行問不住一一漸可識何代五老人登
峯化爲石年齡凡幾春齒牙諒無力天賜五玉乳與渠供朝
食淵明醉眠處石上印耳跡遠少養鵞池蘚花漬餘墨鶴鳴
南天青窺拜北斗白栖賢緣不請月桂借雲席萬杉與開先
弄泉碎珠璧病畔貪窮眺勝趾怯周歷同游多俊人談話半
禪伯茲來殆天假不爾出人及歸舩載曉星回首兩相憶

碧落堂曉望荷山

荷山非不高城裏自不見一登碧落堂山色正對面如人臥
平地躍起立天半指揮出伏兵萬騎橫隔岸後乘來未已前
驅瞻已遠晨光引巖壑人物俱備絢綠屏分開闔翠旗閃舒
卷安得垂天虹橋虛度雲嶽老鈴偶報事郡庭集賓贊忽忽
換山巾默默下林坂

清江臺在臨江郡西闕上張安國題榜　范成大

南來富奇閱形勝此蟠結岑嶸巍高臺闌檻了風月蕭灘曳
長煙閣阜埛殘雪江流當帶橫練練浮木末天風來無鄉萬
里吹醉纈登臨信奇事忍凍亦癡絕故人春夢覺遺墨秋蛇
掣浮雲眞可咍輝鏵醉空闊

鄱陽湖

史237-242

淒悲鴻雁來泱漭魚龍蟄雷霆一鼓鼉斗萬里濕波翻
火碎月落村舂急折葦已紉披衮揚尚彊立長年畏簡書今
夕念羨芗江湖有佳思逆旅百憂集

湖口望大孤

盧阜岡勢斷江流漭相通大孤如小冠插入淪漪中我欲蛻
濁浪往馭揚瀾風晃晃銀色界溁溁水精宮濯足望八荒列
宿羅心胷客帆詎肯駐搔首蒼煙叢

江州庾樓夜宴

岷江激北渚盧阜窺南窗名山復大川趣覽絃樓雙何必元
規塵自足豪他邦使君秋田熟新涼綠酒缸落景泛碧瓦長
風吐金釭客從三峽來吾慾收滝小留聽琵琶船旂森森
杠詩呼裂帛絃為拊浮江月始終何恐閒倦遊心始降明發

挂帆去曉鐘煙外撞

玉山縣南樓晚望　　陸游

小樓在何許正在南溪上空濛過釣船斷續聞漁唱征途苦
偪仄舒嘯喜清曠安得此溪水爲我變春釀

豐城高安之間聽民家景趣幽邃爲之慨然懷歸

數家聚雲根細路入蒼薄濺濺石渠水來往亦界彴有無鄰
里通笑語婦子樂濁醪時相就青蔬缺鹽酪日暮歸門門綫
火星煜爚先期畢租稅老不入城郭嗟余獨何事早插紅塵
脚故山未成歸悵望有餘作

高安州宅三詠

丹成人已仙遺竈亦已平尚餘松根井然環玦聲我來試
一吸樀面還童嬰祝君弗關鑰人人遺長生

我行且學劍十年客峨嵋毫髮恐未盡屠釣求隱淪今年獨
何幸見此度世人夜深來較術雷雨戰江津　劍池
巨松偃青蓋閱老歸獨存頗疑古仙翁藏丹在其根或是結
霹靂百尺有伏龍終隨風雨化不死何足言　慳松

與高安劉丞遊大愚觀壁間兩蘇先生詩

野性縱壑魚宦身墮穽虎適得建溪春頗憶松下釜微霜初
變寒短景已過午佳客能聯翩老宿相勞苦懷哉兩蘇公去
日不可數泉扃一鏜玉世事幾炊黍吾儕生苦晚佇立久惆
悵尚想來遊時黃鐘賡大呂

題東林一首 并序　　王阮

遠公示寂識記云後七百年當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吾
滅後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元豐三年先哀敏公請於朝照

覺總公崇成法席中燼野燒今復一新敬賦古風仰致讚
歎

鼻祖數淺原注目香爐峰飲聞送客溪豈新古梵宮細懷結
社人豈止避俗翁一念重戒香千年仰元蹤蜂房始義熙鳳
曆當元豐果有大士出一與遺言同堂堂照覺師赫赫襄陵
公徽彼毘尼藏而我臨濟宗元口立成佛坡曰僧中龍少林
來於西雙林托以東必毀其理暗野燒中宵紅天遣真道人
夜役衆鬼丁幻出華飛檐化成雷吼鐘神運儼若初佛法豈
有終余生恭頁乘願力慨祖風再窺拈花座駭歎打草功請
續香山堂老此平臺中白頭生池蓮青友爽凋松永劫不出
門寂照涵虛空

昔遊詩　　姜夔

既離湖口縣未至落星灣舟中三兩程程程見廬山廬山迎半天五老雲爲冠朝看金疊聳暮看紫巉巉瀑布在山半彷彿認一斑廬山忽不見雲雨滿人間

妙峯寺　王古

修徑轉巖阿危亭臨木杪清明江練直紫翠山屏繞林巒獻奇秀圖畫極天巧松杉韻輕風笙簫奏雲表心知游魚樂目送飛鴻杳浮生黃粱夢幻事何時了惟應覽勝妙坐可清紛擾豈須登泰山閒看諸峯小

化成巖　趙善堅

低帽白蕉衫跨馬北巖路爲我撤炎歊時有清風度杖策躋遊屐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笻狹徑窘危步雲間啓深洞玲瓏天巧露僧居羅上下鐘聲答晨暮長嘯掛翠霧閒棋驚振鷺陶寫屏絲竹恐爲風景污拂蘚題蒼崖縱横醉中句茲游豈易得載酒莫辭屢

琵琶亭　周弼

蕭蕭楓林青雜出間綺殘尚思送行舟繫此木葉下雲鬧星垂山水蕩月在野江空夜悵悵泪復誰滿把汀洲泥沙換葭葦顏色假變遷斐然殊感慨盍以寫黃煙飛鳥梔絳雪當道灑餘春去不盡併放湓浦瀉豈無夜深彈寂寞少聽者尚有沙灘人時時說司馬

石鐘寺

山前別成面山後不露骨何人戀巢居結屋寄突兀多風鎖寒巖頻雨閉石扉筍透獅子領草蔽鴟吻沒髑髏串胡神纓絡纏古佛壽燈影摧殘檮柏香蓬勃丹葉夏猶在綠樹著秋發坳徑鳴秋蕣階起蒼蘚僧衣莓苔侵齋鉢野菜掘梵度止數卷粥能備巾拂奔波道途間體倦神屢竭大險阨在前醉夢魂恍惚信陋獲安處不勝塵土汨經房晚棲禪殆亦未易忽鐵鳳終日叫心頗惡此物欲去欲住間征帆已超越

羅山　吳曾

兒時聞羅山窟穴居神仙念之每欲往終爲俗累牽茲辰復何夕風日娟晴暄偶與二三子徑來踐前言崎嶇涉岡澗峭蒨凌雲煙崖斷或如瀉坡平俄若川有泉何自來但覺聲涓涓縈迂若蛇走往往山腹田徘徊一濯足入袖風翩翩俄登最高嶺中觀屋數椽崢峋老石像摩挲不記年桃花破舊菅一笑爲嫣然石屏與翠壁擁從相後先物色恣觀覽萬界滿眼前適問同遊人茲焉第幾天不然何秀拔不與衆峯連長安在何許無乃落日邊十年苦搶攘戴血腥戈鋋誰知塵外客一壑能自專徜徉得此樂疑已飄飄然茲遊恐難再遲留不能旋如何林間月弄影明娟娟催歸來恨早正恐陵谷遷到家追悔甚誓將世務捐却尋向來路迹斷難攀援春雨正濛密澗水鳴潺湲徘徊不可上愧爾無仙緣

一杯亭　黃幹

上上一杯亭春風何浩浩今朝柳葉新昨日梅花槁匆匆歲序徂人生容易老遊子惜春暉王孫怨芳草芳草年年綠紅顏不重好一杯復一杯聊以寬懷抱

贈申孝子　趙士仍

鉛山乃靈山號爲七寶庫有時地愛寶人傑時一付種閒較文章發爲性仁賦盛美固不絕且作忠孝路時凶盜賊多識

餧不容捕長驅斬關來提揮遶相訴申生本醫家首銜泉賊
怒有子趨而前悲泣濕衣裾願代父之死三刀色不怖賊曰
汝子孝解衣襯血污以此兩全生父子歡如故何不上明君
表旌當金鑄

羅溪橋　袁萬頃

我來從西昌日月困塵土誰知羅溪橋淨若初過雨長松列
左右清風奏宮羽薄暮舍籃輿扁舟渡溪去

出灘賦灘石　徐鹿卿

嵯峨聶都山豫水茲發原始者才濫觴其流細涓涓東行介
南野章水西入焉又東漸雄張有州故名虔貢水遠來赴融
合爲贛川當其初合時渟亭匯爲淵中通尺五流玉虹臥蜿
蜒郡山來左右萬石梗後前初疑牧羣羊忽訝墮飛鳥伏犀

狀魁桀浮雁影接聯阿河陣敢死赴浴池連錢下者宛蹲踞
上者將騰騫或矯首欲鬭或宛留安眠或退然深伏露尖大
如拳或竦然特起儼立高齊肩或兩兩爲偶或伍伍相連比
有一席平彼有萬簇穿竅竅漱宂洌跟眼開清圓形模互馳
騁氣勢相吐吞平坦十數丈變怪紛百千顧盼不暇給算數
疇能彈天公轟震霆力士推雷門上下相舂撞對語不得聞
泉灘角嶬嶮四灘獨稱専其一曰天柱豎立如登天幽深下
無際渦盤轟迴旋其下爲鐔索風索飛翩翩絕流逆而東蚍
蜉相縈牽大了與惶恐殆見伯仲間輕駛疾於箭號怒沸若
煎下此得安流社席過舟船我生苦萍梗薄宦遊梅關三載
兩經過每過心爲寒酹酒問長江胚胎始何年胡不事夸易
而樂從嶮難江神信靈異恍惚若有言吾來卜居此肇自開

混元清兮伏塵滓介如花剛堅一片朝宗心萬折無變遷所
樂在兼濟未始問愚賢征人闖憧憧鷁首浮翩翩吾力所能
任登岸常相先雖然有觸齧自取非吾愆清獻昔蒞郡不竄
斧鑿痕至今虎城下滾滾流遺恩坡仙逐海南爲世所棄捐
風帆一葉身詩句萬口傳灘石本非嶮人自以嶮看委蛇曲
折問道徑自平平子行但由中坎窞居其邊子舟要適平輕
重防其偏乘流亦良便遇礙須達權五湖瑩如鏡噓息風濤
掀嬉笑或藏怒至愛存笞鞭灘石信非嶮嶮處却萬全我聞
說是義心思俱豁然一笑過灘去落照銜山前

靈谷山　曾季貍

舊聞伯子記已得靈谷名隱然望此州奇勝稱山靈懸崖瀉
瀑布如高屋建瓴喬松數十丈下有千歲苓仄足行鳥道鼕

欲搏青冥仙事雖渺茫幽討未忘情高秋八月後攜屐來登
行黃冠兩三人淡然亦忘形煙霞到几席爽氣來户庭蒼苔
閒指點老瓦同注傾想非換鵝子不敢臨黃庭或可勒石畢
未必讓淵明重陽無十日黃菊漸向榮佳哉此天氣一笑未
易營但願腳力健年年此尋盟

躍馬泉

山靈從何來崩騰躍萬馬初疑大差軍水犀光照夜又疑鬪
於戰聲撼武安瓦森然毛骨竦古拄不能下對此神聳要可
以一戰霸

廉泉　黃大受

一泓落古寺三尺闢方池懷山決瀆後爍石流金時君看此
廉泉不增亦不虧炯炯玉色清粲粲金沙輝揭來臨古亭石

餅行相隨呼童試春芽活水烹新奇一啜利喉吻再啜心神
怡泠然清風來 玉液通華池憶我心地初與水同一幾心泉
本無事何必希李齊曰泉已強名況復有是非一笑付自然
貪廉吾不知

麻姑山 七首　陳肅

山高激迅湍清振林下響飛雪濺千巖白虹垂萬丈來此坐
移時森然毛髮爽 瀑布泉
輕煙綠滿溪夭桃紅夾岸春風吹百花香逐春風散花落與
花開年光不知換 桃源洞
躡屐上高山亭在半山側猿鳥鼓層臺煙霞含秀色須知名
利心到此俱堪息 半山亭
流瀑落深潭發響如驚雷跳波夾亂石突兀寒如堆潭上片

雲起千山風雨來 接龍潭
峭積七星杉凌雲勢森聳月照林影寒風起龍勢動高低松
檜枝環如衆星拱 七星杉
巖扉生翠靄石壁凌朱霞草木狀多怪鸞鶴歸如家誰嫌筱
獊心滿地投丹砂 學紳宅
愛此東南池澄湛通泉脈昔日碧蓮根香英今變白顏色本
神仙霞衣無定格 碧蓮池

帶月遊西林　葛長庚

悄然無人聲但有一林月誰家鳴乳鹿萬籟盡不發蒼崖指
前路滿地鋪翠樾清露滴秋衾夜氣飛霞屑遙岑有無中煙
渺天空闊渤氣衝牛斗長嘯蒼崖裂山行二三里詩腸思酒
渴冷雲曳山腰暗水洗石骨勒馬過斷橋枯木棲欲折枝頭
驚鳥散草根鳴蟋蟀試問夜如何孤猿啼不歇柴門自推敲
殘燈更明滅回首古招提地僻居窮髮紅裳照經幢紫殿閉
鐵鎖題名墨未乾壁上龍蛇活秉燭出雲房古徑蒼苔滑黃
鳥啼四更驚破梅花雪

翠微峯　王汝舟

疊翠十里清秀嶺半空積紫紆疑無路兩石開一峽豁然見
天宇四顧皆峭拔入門上石級傴僂如登擔懸巖置樓殿飛
棟相匼匝徐行雲影動低語谷聲答仰觀絕壁間勢恐千仞
壓側身過幽谷洞口若呀呷仙蹤去何許遺像寄山脅浴池
弄清泚不敢著腳踏嶺余倦遊者一宿借雲榻天風吹夜籟
客興亦蕭颯幽尋約重來吾屐當再蠟

元

何和尚尋母 并序　趙文

何上饒人因丙子亂失母乃削髮為僧刺血寫經遍天下
尋之至燕值國方會僧六萬三千人何於會煉臂有一僧
問有何願受此苦何具言所以僧云京兆府金鄉縣張官
人宅問之即往詢求乃知俱往吉州仕宦矣何到吉州太
和得知張名守德為太和尹乞食至門曰我信州人有母
在此閽人言母出不復認何言我辛酉生母乙巳生具言
外氏祖父母方記憶相向大哭蓋母由他人三易主矣張
令加冠巾約為兒許為娶婦何曰初事佛求母豈可得母
負吾初心乃陳省以母不當擄張以為買引法力爭之何
日哭於省前冀有仁人哀而助之者後竟得母以歸
寫經母血盡長素母容枯燒蜜煉頂臂孰非母肌膚豈不痛

至骨爲毋忍斯須南北萬餘里來往如趍虛天高孝可感報
應非浮屠出門訪東家遇否不可虞茫然求我天再見得所
圖昔者别兒時那有此頭顱明明陳左驗大慟絶復蘇向來
相妒人泣下成欷歔收淚相勞苦何異得乳雛不即遂其志
彼張非丈夫冠巾有婦子諒亦毋所娱爲佛再有毋初志不
敢渝但期百年内奉毋與佛俱雖非聖賢事區區守其愚爲
君賦高誼感我貧窮孤棄我十二年人毋我獨無天涯尚可
尋地下不可呼

華蓋山　何中

三山白雲合乘我空中行天近通一氣風清來遠聲脩然臥
高寒未曉天雞鳴下臨人世秋縱覽鶴馭輕翩翩半崖端梢
梢千村明餘雲垂衆巒龍鳳紛送迎忽然各散去放作世間

晴日色到遠林輕煙靄靄生亂紅點長空罽羅巴相驚丈夫
有高步所冀還丹成聖人似堯舜巢許猶逃名禮華與榮華
俱隨秋樹零紛紛各在眼欲息難爲情

芙蓉山

苕苕青芙蓉峻秀琢寒玉危流千丈飛鏗鏘石相觸幽澗魚
龍宫荒寒霧雨晝淒神不可留前登散遐矚參差雜花動香
氣逐幽谷日照丹霞開萬峰洗晴緑

箬嶺人家

溪回谷深盤石磴水成布風吹出下雲挂在溪東樹雨深兩
岸花高下樓臺聚安知主爲誰倚遍闌干去

望玉笥

岸轉蒼石踞長松垂青蘿政當停棹時江入柳陰多斜暉漏

列岫蕩漾萬金波倚舷一回顧暮氣忽嵯峩羣仙養心處許
我勤相過洞天無深竹去去將如何

程氏山房燕集是麻源第三谷

芳郊暖微煦衆岫分餘煙逶迤望遠壑趣得心轉延洞開石
扇仄礀匝漁流喧居人隱古俗香氣通幽禪鹽緑變畫梁語
笑相後先飄飄從飛屐松聲正鏘然窈窕山曲佛麗構朝霞
鮮勳庸在廟廊傑閣儲芸緗緬懷康樂公奇蹤此周旋詎知
有今夕聯集玉堂仙羣彥亦與喜共舞芳尊前無情尚相感
矧當後諸賢暢飲抱眞適遠心寄微言茲遊即千載諶罩期
俱傳

遊樂安穆山寺

秋陰出南郭佳色來遠山悠然渡野水却宿前林間朝氣銳

幽步相攜上層巔行穿緑蘿遠共愛青杉間已窮高原路忽
得雙石關煙帶香氣深木藏幽水潺景晏鐘磬寂桂花滿苔
斑道人一尊酒時聽風珊珊多悟從此始塵緣諒能删空廊
對微雨亦復不知還

撫州魏壇觀

何年女仙壇百步遠城堞樹色隨春新飛花襲枯葉廊虛苔
緑重簾静藥香浹主人勉逢迎小憩瀹茗呷却讀曾公碑仙
事公素厭是時中興頌筆力太華壓此書最爲小勁氣亦叢
業大節照古今片石即光奕人生果何爲草草度塵劫揮手
謝壇扉天長碧雲叠

鍾陵紫極宫寫韻軒晚立

擇勝委清矚空軒横晚晴遥屏散脈縷毫髮分晴明沙鳥雙

復隻林煙濶還清蒼旻許止水白雲載舟行接要居郡最玩
奇盡天成當時寫韻人此寄千古情掊之不可得恭磬長廊
聲

崇仁鍾山寺

方看望仙雪仍訪鍾山泉石限阨危溜峽崖滅青天不知路
泉淺但愛山蒼圓僦鶩侈樓觀一禮黃金仙訪僧喜客來觴
行續茶煎仰視慈竹題俛吟慈竹篇前修凛高躅滋久芳餘
傳白日倚山轉倒暈千峰煙悠悠思難極且與樵風還

新淦太平山

縱觀不知遠言登太平山諸峰卷秋雨日射風扉開懸磴折
古石側溪倒危磴金燈如丹虹異鵲相斕斑忽悵經邱絕峨
欣尋壑開筠陰聚森爽撫人指幽開聲鍾出晻靄演梵作屛

顏靜者足吾契語瑩水珊珊崖東野月上露華膏夜壇松杉
炯玲瓏流颸過瑤環旣靜有餘聽焉知趺坐頑偶然在塵表
非能悟無還

清江鎭靈峰寺員嶠亭

拔迹囂塵區置身清涼境深深蒼松林炎曦不通影松根得
散坐肅然心自醒閒草膏以綠新蟬炯而警元非造幽邃已
足移視聽何當眞物外無慙虛與靜

閣皁山鳴水臺

兩山阨一峽幾丈落寒水蜀灘春濤壯吳江夜潮起靜聽得
天韻寘參洞元理遠得還未能淹回成自喜幸兹有臺亭綠
陰極清美霏霏林香生郁郁山光委本非塵土胃偶此一流
憩所聞盡心開我耳毋煩洗

趙一德季潤忠孝詩　程文海

南昌趙氏子弱歲遭難虜骨月不相保萬里爲囚俘釋縛燕
趙間遂爲鄭家奴蕩蕩天宇闊聲聲日月徂轉盼四十年朝
夕勞且劬主翁豈無恩不得脅民俱主翁父子沒悉力持且
扶有客南昌來邂逅談厥初問知家中事五內猶摧剝父兄
死未葬有母八十餘再拜主母前涕泗下漣如委曲陳其情
願母哀其愚主母爲之悲暫許奉康娛星言整去裝策馬登
長途山川日以異旬朔奄相踰日暮不留行忽已臻其廬升
堂拜慈母再世得相扶慟哭父兄前鄰里皆欷歔生者幸可
慰死者歸黃壚主恩不可忘母養不可虛黽勉與母辭復逐
鄭氏居主母驚且喜左右咸歡呼趙子今至前授以咫尺書
汝孝通神明汝義薄天衢永爲故鄉民汝去毋躊躇趙子再

拜謝洒血滿襟裾主恩一未報何用早歸歟主恩積忠勞封
瑩焉可無穹碑表某畢逝將還故墟主翁有遺嗣無罪倏見
誅奮身伏王庭誓死訴冤誣白日回其光天道劃昭蘇豈獨
全鄭門高風動皇都滔滔天下者回首咸榛蕪安知磊落人
淪此賤隸徒飛揚下九天大字旌其閭郁郁文獻邦盛事映
梅徐毋壽陟千齡門有駟馬車吾聞善必報此理天不渝我
作忠孝詩永敵頑懦夫

浴鹽沙溪水爲陳烈婦作　有序　戴表元

烈婦信州上饒人嫁同郡葉氏年二十五生子四齡而寡
丙子兵寇起能以智全其家歲饑發粟賑貧類大丈夫慷
慨知大節非徒守閨門貞行而已有司上其事賜旌表歸
復如法

浴鹽沙溪水采桑玉山巔絲成白稜稜股作烈婦絃烈婦何所言絃中意纏綿一説鸞影孫二訴雛巢穿巢穿尚可葺影孤恨終天有食不自肥衆禽仰嗟咽覓宰憫其疲勞役盡死鶵及今雛長成雛巢亦偏翻朝陽照巖林枯槁生光妍黃麒誰為苦鐵石誰為堅詩君屏俗耳聽我沙溪篇

登撫州新譙樓幷序　吳澄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下弦之後登新譙樓緬懷王丞相陸先生之流風成古詩一章奉呈同志諸友

吾邦山水秀雄麗冠江右巍樓橫中天闊視納宇宙懷哉二前聞吸酒得醇酎身操冬雪明心田秋月轂運轉八紘鈞纘纘百聖冑純氣古難儕卓卓尚微疚嗟予二三友高舉第一手折縻五色石密補二天漏

趙孝子　揭傒斯

廬陵趙孝子四歲父行賈一去三十年家惟太母母太母已云殁而父行不歸兒長亦有婦母子聊相依從父自北來汝父久已死母子哭且問父死何鄉里聞汝父死時不知汝父處汝但欲往問京師多舊故再拜别阿母行行至京師自念不見父兒死無歸時乃有曾老者往昔與父善言汝父死處濱州利津縣徒跣三千里薄言至利津朱琪卓文輩一一陳所因死以某年月葬以某木棺姓名某所題在城南[illegible]戍南冢纍纍然莽莽中極目千萬冢誰能識其蹤行哭哭月餘欲覓不得所生者無由知死者豈能語解騣繫馬鞍負之從墳過吾父倘有知騣解鞍自墮俄至一墳首鞍墮騣自解開墳見前棺題字宛猶在既見父姓名痛絶心始安函骨歸

野祭禽鳥聲為酸鄰老四面來驚歎未曾有相率報縣官縣官駭之久即日上大府大府咸異之次第聞中朝行子正南馳行子行且傷哭踊如初喪路遙山川阻何時至故鄉故鄉既云至葬祭無違禮母子永不離萬事若流水聞者盡稱孝見者皆感泣期汝百世昌望爾百禄集兒今一無願願母長不老歲歲父墳前酒飯墳上草

臨川女

我本朱氏女住在臨川城家世事趙氏業惟食農耕五歲父乃死天復令我盲莫知朝與昏所依母與兄母兄日困窮何以資我身一朝聞密言與盲出東門阿母送我出阿兄抱我行不見所向途但聞風雨聲行行五里餘忽有呼兒名兒乃棄我走容前撫我言我與趙氏親復與汝居鄰聞汝即赴死

扶服到河濱汝身盡沾濡不復知我身汝但與我歸養汝不記年涔涔淚旋路咽咽還入城城中盡驚問戚促不能言望門喚易衣恐我身致患再呼我母來汝勿憂飢寒汝但與盲居保汝母女全我母為之泣我鄰為之歎辜我生歸來疑我能再明况得與母居不異吾父存我今已十三温飽兩無營我母幸康强不知兄何行我母本慈愛我兄亦艱勤所驅病與貧遂使移中情當日不知死今日豈料生我死何足慨我生何足榮所恨天地生不如主翁仁誰能為此德婁公名起莘

宿華蓋山贈胡尊師

野性蘇遊躅高秋得崔嵬敢辭筋力微庶遂平生懷突峭風味駭翠虛鸞嘯哀千峰忽在下白鶴去還徊紫霧出華蓋銀

河通絳臺中天白榆濕半夜扶桑開昔日浮邱子鍊魄此丹
崖一朝凌太清亂石空蒼苔王孫何飄飄詠嘯遺煙埃相别
八九年喜我凌風來延我白石室酌我松花杯負米遑歸計
高人難久陪我有大塊枕相期東蓬萊

自盱之臨川曉發

扁舟催早發楓浦迤相語雨色暗連山江波亂飛霧初辭梁
安峽稍見石門樹杳杳一聲鐘如朝復如暮

石洞雜賦　劉詵

廬陵羅士奇都事葬母新淦石洞山水甚佳丙子冬其好
履卓邀同遊穿幽覓勝相與徘徊者連日擇其景之尤佳
者賦詩五首

蜿蜒辭夸阜迤邐陟穹嶺綿綿千萬峰蒼秀入遥見既夜猶

穿雲小息仍下阪崎嶇到祠庵高檜挂日晚人家繞稻田宛
然復平遠園廬接煙火籬落散雞犬雖知非仙源諒亦樂農
畝卜居兹未能撫景徒繾綣石洞
石門何年啓疑與閶闔俱上有遺世人形軀略模糊山空明
月寒來往誰與徒吾聞晉榆石能言禎妖樞又聞穀城公肉
竅陰符書叩之了不應無乃嗔我愚石人
石橋跨碕礀藤花被兩崖筍輿此小憩悠然會心期紫梯紅
三百未陟神先疲野人薦美蔬稍足滋渴頤嗟峨岡頭阡封
國百世基純孝所形著觸目皆參奇嗟哉世間人紛紛愧蒸
梩石橋
冬旱水愈涸微流行石間炯如玉環窗屈曲相交關冷然落
幽壑隱約聞珮環擇石踞其高兀兀相對閑日晷遂相酌持
觴看青山疎雨作還止徘徊澹忘還石磵
重巖括元氣雲竇出涌泉迸流絡廣石百尺高簾懸微風度
午日爍爍生虹煙始知窮幽討奇觀滿坡埏我友趁奔鹿寒
嶔陟其巔楚步獨冷湃嬌想爲欣然默汲試茶鼎庶足凌飛
仙石泉

玉笥山何提點建三清殿二首

笥峰雲嵯峨白玉作樓觀飛泉墮人間彷彿天上半只今三
千秋妙蹟始一換丹霞貫舩稜白日隱其閒吹笙集羣帝一
笑視汗漫倚遶梅子真小立共談漢
始青何巍巍妙道不可説出虛還入無豈必待宮闕去地千
尺高寶樓忽以傑下視九州九泱莽如碎雪騎麟睨北斗夜
冷遺玉玦會借回仙蓑共卧山中月

和張慶遠遊青原

平生高恒心今日行兹原東風豈不好褰衣步青天境空忽
欲動意卻仍貪前白日照八極千崖偃如眠芙蓉遠修供鈴
鐸晝不喧佛祖了何語香爐自生煙羣經過名教乃以文字
傳題詩雜好醜詠者存歲年不知自有此登覽誰最先春橋
與飲酒一醉日可千陰陰風在麓炯炯天映泉同來不同趣
陽花亦垂鞭

晚泊貴溪遊象山昭真觀　柳貫

舟行弋陽道山石多異狀嵌空露鐘窦屹立儼珪瓊沿洄百
數里璆鐵森相向最奇象巖下仙館占丹嶂舍櫂遵微行松
篁插雲上開門看青壁左右挾高閣飛雨灑面來輕飈入檐
殿道人出迎客臚戶坐南櫺延登昇仙臺境肅神滋王不知

日車側但覺天宇曠我生名山遊正費屐幾兩采真喜初遇
戀勝期屢訪布帆催夕舉未敢恨飄蕩水深彭蠡湖回眸更
東望

華蓋山　許謙

羣山如斗形華蓋氣獨壯奮身地勢高目極天宇曠周回萬
象澄一一來獻狀中江漾孤嶼瀕海橫疊嶂樓臺市中居基
列相背向烈風攪蒼林落日鳴白浪蜃氣薄浮雲溟濛杳東
望長濠浸寒水短楫起漁唱同遊豈特達竟爾忘得喪山下
出蒙泉夸坐待清漲一掬襟懷空自謂羲皇上

應天山　虞集

象山何崔嵬先哲昔愛之循麓得清流良田屋參差似是桃
源人雞犬相因依鄰鄰白沙山奕奕丹旐施冷水自天來雜

花散玕琪所以上方士悠悠係遐思丹霞炫金壁清露在茅
茨海島陋徐福幔亭卑武夷仙者自有道黃鵠時往來

寄題撫山曹潤禪寺 并序

寺在撫州城南八十里唐曹潤禪師道場師姓翁氏元和
元年二月八日坐化於潭州有靈異州人就肉身裝塑後
現夢撫州太守迎歸建寺至今遺體堅固如初容儀尤若
高人出世間未忘鄉里思靈骨萬里還深恩千載遺嘉穀歲
恒登羣生無癘疵古刹抱禪悅高郎依母慈寺右有仰母墳名郭家林即郎
家攸俗崇構起積廢新堂納華滋今長老秋雲富公所建東鄰有一士裁
冠誦書詩謂來溪君誠夫清秋約杖屨千步攀松枝寺後有山名千步

賦得琵琶峰送人降香龍虎山　余闕

瓊峰號奇態高高出先天柄超琳闕迴盤影漲池圓列廊標

答樾回窗蓊紫煙流流如度幽藤蔓似長綆肖像生儀始希
顏太古前雖無羅袖拂常映礀花妍子有靈侯技能彈大道
萬函香一臨眺天際意飄然

丞相都督信國公文公 天祥　劉壎

時平輒棄置事迫甘前驅嗚呼忠義臣匪直科目儒江寒朔
吹急列城同一趨豈不寄便安綱常乃當扶移檄倡諸鎮奮
袂躬援枹川決莫我回萬險棲海隅天乎復不濟遑窮竟成
俘一死事乃了吾頭任𣿬糊悠悠讒好名責人無已夫三傳
有魁相技老作尚書

左丞相江文忠公 萬里

匡廬雲錦屏鴻儒產其下風神嚴如龍夭矯莫可駕卷懷經
濟具婆娑洛中社怪事玉牀搖清晝天忽夜突騎從何來陰

風飄屋瓦大臣義有死欲避吾不暇庭前環止水萬事付一
詠從容友靈均朝野動悲吒襃章極哀榮汗簡誰記者倘有
南董書季方足堪亞 公弟萬頃

江西制置司都統密公 佑

臣有致身義豈計官崇卑偏將知死忠不曰天下奇漢節既
披靡矢任趨江西關隘驛臨汝招徠纍其歸雪寒南浦愁羽
檄祈濟師一將奮風虎鼓行亟歧驅諭猶兵戰苦裹瘡呼健
兒坐縛膝不屈伏鑕甘如飴小臣裨校耳職也宜死綏盧州
大將至白首樹降旗

悲廬陵 并序　郭鈺

至正十六年丙申冬袁州兵逼城屯藤橋丁酉正月義士
盧陵陳瑋出屯城北之青湖二月吳都事命兵校明某下

桐江計事不報入簡淚名不至五月桐江李彬誅六月袁
州兵退秋明其歸送以其屬屯太和之永和十一月明其
嬌殺騎將林伯頹武端不附十二月全參政答其部將其
某戊戌正月朔庚子戊午參政兵亂逐鎮撫吳林三月梁
太守李安戍兵自去冬侵掠北境旦暮至四月至桐江五
月初四退初十戊申分宜義士袁雲飛導海兵于桐江巳
酉義士劉照與戰於吉水之灘頭庚戌明其以都事之衆
降辛亥仍於城錄事張元祚與攝監郡難其降全參政奔
贛捽將降參謀鄉貢進士吉水蕭雙翁死之是日陳瓘名
安戍兵入城六月吳都事將其屬居吉水之蘆兜此吉水
再陷之畧也
峨峨青原山洋洋白鷺水炳炳照輿圖磊磊足多士四忠與

一節流風甚伊邇往者舉義旗事由匹夫始連兵七年間省
臣兼節制朝廷寄安危幕府倚姦宄勢驕攻令圖反側久窺
伺紅旂遡江來羣雄盡風靡今日賣降人昨朝清議子奈何
英雄姿因之鐵青史朝爲龍與虎夕爲狗與彘流芳動百年
遺臭亦千祀嗟予父母邦何忍獨深訾所恨寧馨兒碌碌不
得誠賴有蕭參謀殺身刷深恥我欲裁白雲緘情問生死哀
歌裂肝腸臨風淚如洗

謝節婦詩　孫承務

南安上猶縣有村曰徐坊一婦謝其姓行名十九嫁嫁作徐
仁妻三十夫乃亡守節撫幼孤孀居依小郎夫黨徐祥者伊
人非善良結交鍾子茂許謝爲偏房巧言誘不入逼脅勢漸
張鍾恃財食富毒龍騰南康置酒邀徐飲共謀事張揚謝兄
亦允可二雖當雙孝采媒送盤餅選日登新堂謝氏聞之怒
罵何可當面毀訴諸縣自毀令自傷縣官苟明理畢竟坐
徐祥聽訟無名伯執制侵凌強婦性剛且烈視死如尋常一
身不受辱一命終懸梁深山習俗鄙素非禮義鄉豈意田舍
女能振人倫綱之死矢靡他無慙古共姜允原見夫面顏采
光增先生前義所尚死後名亦彰白髮老司理面目凝秋霜
覆轡同二妙讞刑來此方刑政所關重二妙深慈祥肯使東
海民陰受不雨殃鍾徐既伏辜死者寃已償尸骨猶暴露寒
然臥遠荒馬鬣一卯上表葬猶石岡江阜賢女祠冰玉遙相
望事爲弼世教不載空遺忘大書野史詩千古流名芳

自麻仙至筆架道中作　進士黄石翁

三步五步歇六日七日晴豈不念我歸春色相送迎前宵[illegible]

酒[illegible]行將返清明紅紫小零落嚶嚶鳥和鳴叢薄山礬花玩
之有餘馨亦欲寄所思歸鴻已宵征悠悠不可極惻惻難爲
情荒荒誰與語脈脈曳杖行

登西林　釋惟則

沈鬱難自居偶思散遐[illegible]登西林斷崖倚修竹崖上蒼
花開飛禽自相逐崖下[illegible]允延嘉木四月風雨多平
野一時綠長嘯白日低[illegible]俯視萬化間勞生亦何
足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八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四十九

藝文詩三

五言古

明

發安仁驛　劉基

雞鳴發山驛天黑路彌險煙樹出澄聲風枝落螢點江秋氣轉茭嶂濕雲難斂佇立山雨來客愁分冉冉

南康郡齋　王禕

承恩紆郡紱服職效官箴秩厚幸粗給力孱非所任維昕民試簡恒恐吏議侵殘氓旣摩撫宿蠹亦搜尋此邦乃名郡經變已年深荊榛猛獸處瓦礫非蟲吟道院存故號公庭蔽荒陰前瞻彭蠡澤後揖匡廬岑緬懷昔朱子遺愛在人心往軌

倘可踵吾將自茲今

南康書事十首

五老出青穹宛若金芙蓉日射光燦爛雲生氣鴻濛誰其凌絕頂笙鶴駕長風

山前雨瀑流勢欲翻峯嶂銀河九天傾玉峽雙龍出六月幽壑間陰風動蕭瑟

飛橋架絕澗怒湍若雷音直比三峽險豈特千丈深頗聞陰雨夜下有潛虯吟

言尋白鹿洞欲訪紫陽翁一溪浸山月萬壑號松風俯皆不可及悵望將焉從

臨湖作幽亭湖光淨如鏡仰觀雲翼翔俯覽淵鱗泳景會染自生悠然孰吾競

郡廨新落成繁木蔭階圯稍昕吏牘希粗覺民事理簷雀不相猜羣飲硯池水

晨興畢公事坐憩六老堂堂前松桂疎堂後桃李芳親手爲培植留以比甘棠

居齋未爲陋爰翠名吾軒嵐氣沾新篁花光照清尊廬山眞面目相對每忘言

山園一畝許種竹復栽蔬摘蔬作朝餐對菊供晚娛澹泊固有味無酒當何如

古人樂吏隱所貴性有適著述本吾事催科豈其職咄哉彭澤翁惆悵爲形役

梁國狄文惠公新廟詩　危素

大江從西來萬里流湯湯維唐社稷臣勳業戴旂常天子在

房陵女后御明堂晨聞牝雞鳴腥聞溢穹蒼猗公秉忠義耿耿立廟廊周旋極匡勉論議忽慨慷載御卷冕歸宗社赫有光豈徒保國祚實欲扶天常雲孫江州牧 思賢宫廟薦烝嘗豆籩孔嚴潔絲石戴鏗鏘再拜久屏息低回想忠良作歌勸臣子百代踵遺芳

劉貞女詩　梁寅

客行金川野路傍見松門亭亭立雙柱聳聳千層雲大書字徑尺云是貞女墳下馬問居人居人爲客言里有劉氏女旣笄字懿文父兄乃文儒異彼簪豪民女賢在房帷旣許趙氏婚秉心若冰玉討功惟織紉一朝風塵起盜賊逼墟里兩兄從義兵兵敗乃俱死父母哭晨夜賴女能慰止時危日月昏民亂波濤靡鷙鳥欺鳳雛聚獸乘麟趾所競惟金多所悅惟

色美不諒貞女心強取悖倫理刻期求必遂父母爲得已女
言我此軀寧受強暴汙趙氏既我聘他人非我天瓦完何足
貴璧碎終自殊我在世所謂我死親無虞竟投百尺井深泉
若安居隣里莫哀救克悍關之吁皇天恨高遠后土憐中孚
女節士或愧士辱女不知吝聞悲且惻歎息重歎息惟天生
人物人物具天則王雎有定偶孤鴻不改特獨歸燕循義耿
介雉之德人既靈於物綱常待扶植況聞多篇章備述貞女
蹟縣官合表閭太史當采擇名偕竇氏女永永世千百

題匡山石室　劉永之

精廬極蕭爽乃在匡山涯鮮飈泛林木旭日生巖扉樵語隔
煙小鐘聲出林遲階前百尺樹倒挂枯藤枝中有避喧者禪
誦清四時挽蘿結幽佩紉葉爲秋衣靜談遠公傳東林迹已

微怡然契元理令我坐忘歸

發南浦　楊基

開船別西山遙遲向南浦帆輕去自速初不用篙櫓蒼蒼煙
中樹稾稾響斤斧一女沙上汲衆漁洲畔語我行歲云晏況
復遠儔侶回首北歸鴻翩翩下寒渚

鉛山女　魯修

淮兵過江左種惡易作孽近傳鉛山破守卒先逃奔州尹既
陷難骨肉中道分阿女二八餘婉娩顏色溫渠酋即不殺揄
以從己婚前示刀劍成後擁珠翠繁左右相睥睨一一伺女
言父母不見我我生適誰門寧與刀劍俱豈爲珠翠存展轉
女自刎萬口驚且喧嗚呼天下事顛倒難具論貌絲失銳氣
大義聞中致自古表天討雖當念元元回首望北關道遠河

漢賢林下有深憤語直無復吞不爲死者哀但與生者聞

送友人之鍾陵　陳謨

以我白石歌壯君黃鶴遊笑騎將軍馬踏遍西山秋古之大
哲人於此懷民憂鐵柱繫長蛟斗門遏洪流地軸安其常水
靈何所求長笑蜀太守空立三犀牛繫此十萬家高柳連城
樓形勝自天開攻守由人謀綵筆爲我題宣城美才猷寧知
東湖水可以藏漁舟

五峰樓　梁蘭

登茲百尺樓睇彼三兩峰低昂各異勢奔逐俱爭雄氣含金
碧潤鬱然神秀鍾嵐生遠隱見雲合紛溟濛或擬五岳尊秩
禮何其隆憑高暢微吟取適援孤桐樂土信爲美清興奚由
終逍遙享斯休不翅仙原中

五老峰　蕭岐

峨峨五老人乃在匡廬山不知幾歲年俯仰俱蒼顏端居煙
霞表下視滄波間羣峰列諸孫秀者如雙鬟嗟余未佚老懷
爾長濤朋正面色逌好側見景不慳因看瀑布泉忽憶東林
開相期巢雲松鼓枻當南還

黃麻峽安成　周是修

遠聞黃麻峽自卯行及酉溪聲咽復喧山勢回不走居民實
醇朴安用巡徼守男耕而女織帝力亦何有

梅花源廬陵

山行五六里峰勢忽亂變前有梅花源人煙帶郊隴天寒雲
木交晝晦風水湧近聞豺虎多深入能弗恐

夏莊里龍泉

史 251

山行巇嶮極言至夏莊里俯視見人煙直下在地底結屋自為鄰閉門齊向水當披桃源圖何有踰乎此

花陵渡 泰和

路窮春江長江上花陵渡東風桃李花多少隨流去野航客數客來往衡紅雨日夕望煙波武陵更何處

武姥岡 泰和

處女桃花顏自幼謝塵匹飄然入茲山燒丹學仙術乘雲以何代留名至今日徒令凡世人千秋指遺跡

太平洲 泰和

一水分復合是有中流渚湖洄從其人道阻心良苦其人美如玉遠世甘獨處秋風把釣歸遠屋松蘿雨

黄衣巖 泰和

崇峰出百里巖壁亦何峭神功孕元氣中有太古竅青雲從下起白日當前照仙鶴不重來年年野花笑

尖心峯 泰和

東鄰富原田西顧曠平永青峰特中起卓立勢拔筭造化固根荄陰陽定標準何當躡層雲臨覽至絕頂

大石門 泰和

兩山夾長溪石壁忽觝截一竅正中開巑岏象振闔不假造化功世人焉得識萬古祇如斯消磨幾行客

釣魚臺 盧陵

仙人何代飛空有垂綸所危磯枕中潭形勝猶太古奔流怒出峽衆壑欣承宇悵望嚴子陵山秋紫蘿雨

鷓鴣港 盧陵

十家同一姓浮處依巨浸取魚以為活鷓鴣代耕網田園世外疎兒孫眼前長何當命輕舸煙波共長往

白水湖 盧陵

平湖淨如練光氣日舒卷秋水荷花鮮西風棹歌遠美人居上頭遊子無時返行見紫鴛鴦惆悵天涯晚

華蓋山 盧陵

東風吹大河河水為上湧緬思華蓋君巢雲絕塵冗喑時月滿軒耕處雲生隴何當命巾車相從服鉛汞

白下縣 泰和縣古名

大河東遙遙孤城忽如塊臨流起層閣危軒俯長瀨西山當倚晴宛若蛾眉對日夕望閶都車馬空橫潰

下銅塘口　　王直

泛舟銅塘口截出樟樹鎮江迴水百折風雨一何盛望望湖渚長迢迢入煙暝牛羊被阡陌桃李紛相映人家依古樹寂寞柴門靜雖無車馬客而慨魚鳥性徘徊念鄉邑山川愈遼夐未能秉耒耕寧免彈冠慶素飧良足誚幸遇明主聖誰謂行路難棹歌滿清聽

發江西順風過吳城

朝發廣潤門暮過吳城山疾風吹片帆可望不可攀淨雲東北飛遊子何時還新交邈千里相見誠獨難丈夫志四海豈為離別顏況此壯盛時容華淨如丹君門開九重聲欬溢人寰唯當勉功業鬢毛易成斑

賦得瀑布泉送余侍講歸南康

憶昔下彭蠡引瞬匡盧峰飛瀑天上來迸洒青芙蓉沛如決

銀河隱若垂玉虹素影蕩明月寒聲激長風茲晨送君去還
山尋舊蹤濯纓鴻濛際洗耳清泠中泝流跡豈遠尋源意何
窮倘遇赤松輩寄書遥相通

玉笥山　　胡儼

佳哉古淦邑有山鬱岧嶤昔年降玉笥芳名標神霄有峰高
插天芙蓉金柱翹有壇布碧落太乙皎素遥有臺高巍巍九
仙來華朝有洞實靈闕白日閟笙簫陰瀑灑飛雨石磴凌風
飈豔豔金光草森森琪樹標仙人散綵綬乘晨晞晹喬流鮮
宴初景元挺披氛囂龍吟石澗隱鳳歌雲路超仰漱金髓液
流盼恣逍遥我欲從之遊黄鶴不可招悵望白雲深鄉木何
幽寥

清虚館

仙家有琳館幽棲羣玉山碧窗瞰林麓丹霞被岡巒雲文寶
笈秘古鼎神丹寒仙人梅福郭仙姑彭真一騎鶴下雲端窗間綠
綺琴宴坐時一彈蘿月挂秋鏡松風生夜瀾俯視塵寰中煙
霧浩漫漫

張節婦有序　　何文淵

節婦劉氏南城人既笄爲張孺文妻踰數年而孺文病卒
節婦年踰二十眇然獨處撫遺孤勤紡織辛苦而不辭勞
已而遺孤馥善克繼孺文之業張氏之再振者節婦之力
也太守上其事敕旌表其門予於馥善雖未相識然節婦
之姪願道光路則相交甚久馥善以其故求予言以彰其
母之行夫太守不没人之善予何惜於言哉故爲之賦
劉女在深閨育成冰雪姿父母爲擇配婚得張家夫琴瑟喜
調和室家正相宜一朝失其天伶俜何所依孤燈照素壁嚴
霜織寒機膝下泣幼子階前挂蛛絲衣破時復補午過飯未
炊淚滴聲徹天遑恤寒與饑綠鬢凋霜雪菱花暗塵泥海水
陰風日枯桑歲寒時四序有推遷寸心無改移鬼神諒陰祐
門庭復光輝因知子才賢亦由母操持太守奏天子九重雨
露滋豈惟一家榮千古惇民彜

寶陀巖

仙人來西方手持白玉斧劈開蒼石巖煙雲互吞吐高空千
餘丈深澗五千步四時總是秋六月不知暑清泉出石澗香
風繞窗戶雲移樹影斜花落雞鳴午龍歸月正圓犬吠天欲
曙山搖覺撞鐘林響動擊鼓天台與蓬島未必能勝此來遊
住三日酷愛神仙府尚計鐫石壁記我爲巖主

江山一覽亭　　何喬新

山翁不川游溪翁不山住茲亭何巍巍妙得江山趣浮光湜
簾櫳飛翠隨窗戶江山百里間一一堪指顧披雲款巖扉乘
月泛煙激鷗鷺押琴尊塵慮遣杖屨悟茲動靜理悠然豁心
慮嗟予把清尚山水夙所慕年來徇微禄舊遊隔煙霧聞君
構危亭便擬投簪去憑高騁遐矚久矣愜中愫

遊黄嵐坑　　吳與弼

微雨霽芳原散步春溪曲歘呼及童豎策馬驅黄犢入喑竹
翛翛西岡杉簇簇展我懷中書坐向林間讀不有巢許心那
知箕穎躅但得風日佳朝朝來此敎
桃李薰天和晴光爛如許寧知明日花不有宵來雨芳原縱
遊衍呼童供笑語徘徊綠蘿峰悵望清溪激韓韓固同脫屣

熙盡吾與悟彼靜者心樂此動時趣煙村歸去遲暝色迷雲
野

登連珠峰

閣由羅鳴琴芳筵謝斟酌捫蘿一寨裳奇峰酬素約天風起
蕭條山雨來漠漠時馳千里目四際雲煙薄會當斯結亭勝
覽翔寥廓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　費宏

鑄人如鑄金大冶宜兼收兼收入模範始足應所求以爲彝
物鼎神姦望而愁以爲作羹鉉調和適剛柔以爲照膽鏡賢
否焉能廋以爲耒與鎛農人飽以謳以爲刃與鏃談笑借前
籌江西一都會統十有三州匡廬冠羣峰彭蠡滙衆流往者
三品貢價匪他方侔邇來似減耗不能究其由先生方駿矯

禎鑛試一搜豈無錚錚者可以追前修
文儒宋最盛發跡由南州仰惟無極翁結屋濂溪頭當其官
南安二程實從遊紫陽最晚出尋源導其流南康假守日鹿
洞乃重修飛章乞經籍立訓規朋儔庶幾媚學子彷彿程與
周先生富道德久抱斯文憂行行到廬阜撫景應淹留爲陳
古學與一警末俗偷敎人兼體用長善別剛柔既令賢者求
亦使愚者瘳貢之天王庭以應緩急求楠根苟不廢杞梓知
先收

重修瑞州學石隄工人沒水得古石鯨　黃雲

泮宮臨清江下瞰百餘尺水激岸善崩雷鬭走羣石不知古
石鯨何年此窟宅擬置水之湄其勢欲跳擲依然鱗甲動水
苔滋冷碧得非昆池來還與牛女隔中宵寂無音桐魚庶可
擊

青原山次黃山谷韻　王守仁

悠觀歷州郡驅馳倦風埃名山特乘暇林壑盤紆迴雲石緣
敍遲夏木深層隈仰窮嵐霏祭始覩臺殿開衣傳西竺舊搆
遺唐宋材松風溪溜急滿響空山哀妙香隱元洞僧屋懸穹
崖扳依鑷龍象陟降躋緯階飛泉瀉靈竇曲檻連雲根我來
慨遺迹勝事多湮埋逸矣西方敎流傳遍中垓如何皇極化
反使吾人猜荊陽幸未絕生意存枯荄傷心眼底事莫負生
前盃煙霞有本性山水乞歸骸崎嶇羊腸坂車輪幾傾摧蕭
散棄塵作澗谷終追陪怡愉返身濟閑寂靜喧感至樂發天
籟歌竹謝笙哇千古白雲調豈必時代偕珍重二三子茲遊
非偶來且從山叟宿勿受役夫催東峰上煙月夜景方徘徊

通天巖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鄉好但得此身閒塵寰亦蓬島西林日
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床涼洞雲秋未掃

獨對亭望五老

五老隔青冥尋常不易見我來騎白鹿凌虛陟飛巘長風捲
浮雲褰帷始窺面一笑仍舊顏媿我鬢先變我來爾爲主乾
坤具過傳海燈照孤月靜對有餘眷彭蠡浮一杯賓主聊酬
勸悠然萬古心默契可無辯

題貞烈祠（祀瑞州姜崇妻黃氏及婦女死於華林者）　李夢陽

閱城駐東隅俯之見孤廟治事歎崩突感義發悲嘯罵賊志
已決藏印智仍妙捐身一何易下與流珠耀寒塘映白日千
載仰餘照

憶濂臺基寄王郎二濂泉 楊 廉

孔孟久絕響希濶到敦頤膈此千載餘是果眞無師嘗聞涉
眞後弟子皆四馳滅明遠居楚三百門徒隨後來必有傳薪
晦人不知不信至濂溪當時猶未奇濂溪實楚人所得宜在
玆要知南方學濂臺其始基步出豫章城旅墳荒路岐樵牧
幾弗禁況有麗牲碑古今一名士所過多有祠道學乃何物
冷灰無人吹幸逢諸當道尚德甘如飴此事倘留意足慰悠
悠思

蒙山 董越

蒙頂出青州茶名徧宇宙誰知此山中亦有生雲實旗舒穀
兩餘芳擷清明後風味如使君誰云可輕售

金節婦 桂華

結髮事君子期君同白頭那知君生死於世如蜉蝣蛾眉初
畫成不奉君衾裯當時願一死隨君入君邱爲念謝氏祠蘋
蘩空春秋所幸妾有娠庶望繼前修倘可嗣烝嘗爲妾補紅
尤兒生今有孫君於妾何求妾髮今如絲妾心君詎不東海
枯見底妾淚應不流

輓庠生劉一春妻彭氏死節 歐陽鐸

昔在丁丑歲盜賊起鄉閭狂童恣酒色戲弄戈與殳玉鈿有
新垢羅縠無完襦亦有憤激心貪生昧征途烈哉劉家婦視
賊狗彘如舌斷心愈壯氣結海爲枯碧血灑寒雨烏啼月影
疎尋常而發憤貞節此權輿君看倚門者笑談何有無江水
東北流青山喬木孤

遊麻姑山 王慎中

雲出本無心擇棲多奇巘類子慕眞勝涉趣不知遠初緣碧
澗行幾傍丹崖轉林追去虎蹤磴躡飛猿蹊泉流遞淺深巖
谷變陰顯歎瀑遇留憩石牀時仰偃桂芳洞裏秋霞映山中
晚探異尋前期入幽忘後反神遊力不惰理愜情俱遣天路
如可梯欲以微官免

白鹿洞書院

昔賢敦雅尚設敎託靈壤妙得高深理非關山水賞道因名
勝尊神以流行養時去跡空留風存化猶廣宏基茂草餘巍
構浮雲上無事鳥頻飛有懷予獨訪林芳鬱紛敷庭木自成
長泉石有餘清絃歌輒遺響川水逝如斯山形高可仰徘徊
西日斜惆悵前人往

仙都觀

吾生罔象求飄忽御冷風舉足踐元氣天門見開通美哉不
死庭觀闕何巖崇琪樹敷珍葉虛空出蘂宮仙人初降止鸞
鶴紛來同頳霞晃裾袂二曜明兩瞳玉體垂一臂接我游高
空手授元簡文跪誦未及終倏值樹㵳過吹墮綠雲中恍若
形骸喪俄頃還舊躬因思在人世擾擾如鼠蟲

次李空同遊象山書院 夏言

泛舟涉前津陟岸歷平坂巖高既岑嶸境曠復幽衍遺祠荐
荒寂俎豆舊莫展鄒子舉里門歎惋屢縈緬壯哉李子遊清
風披層巘千秋肯覺構吾道賴舒卷歸來重修謁創覯昔心
遠遺音託深劇三賢諒俱顯

鵝峰草堂爲永豐呂孝子賦

鵝峰何孤高草堂在其趾中有幽棲人乃是呂孝子親柩殯

中堂孽火旁舍起抱柩仰天號反風烈燄止柩出火復炎嘆熖盡衡宇異哉眞孝感事出鄉人語平生敦行義輕財仁族里里豪憚秉直隣曲奪復予妖佛倡淫巫正言闢神理吁嗟孝子心恬澹若止水利祿終免營名勝乃其恥天道實攸善承家有哲嗣儁才起賢科詞苑徇佳士居然道義資豈獨公輔器昔予官館閣門牆篤深誼作詩頌令德以詒千百祀

白鹿洞　羅洪先

賢聖生不數五百斯其期獲麟事已遥白鹿乃在茲濂溪指迷途朱陸分兩岐其人雖不作其言尚可師嗟予不自量獨往矣不疑元精感異夢難聞悲後時荏苒歷二紀彷彿見津涯望望足莫前如有神鬼司日月寧再與虛知竟何裨感此未遑安三益亘所須竭來遵故躅庶幾或見之精爽儼如在

判榛多蔓枝在昔義利談聞者曾涕洟悠悠今古心豈伊異所思川谷耀餘彩竹樹含新滋披衣岡阜巔濯纓溪水湄懷哉祇於役日夕傷遲遲

送沈進士子善尹鄱陽　徐階

治民如烹鮮此語傳自昔邇來才俊士古訓壯誦習譁然煩其令藉口興與革遂令田野間奔走廢耕織朝廷念元元置吏務安輯豈意吏勞擾肥身重民瘠沈生起巍科探討適六籍況復有家敎義諒能識鄱陽號樂土近稍異往日撫摩還富厚夙夜在努力高才如騏騮千里初發迹康莊與曲徑愼哉審所適

遊梅仙山　宋儀望

白雲在深山山深轉空翠古木凌飛烟叢竹亦森邃梅公隱何時漢道昔云季當其抗言時鼎鑊寧足畏一斥卧何所去作南昌尉茲山信超曠盤鬱多佳氣幽棲亦何為豈不以我貴一朝變姓名挂冠從此去新舊相太息妻子不知處余亦龍髯人誤籍當時諱見幾苦不早撫已有深媿永願謝塵緣長往從吾志

石江爲歐陽光祿賦　羅欽順

龍髯人所憎脂韋人所喜世無龍髯人滔滔將誰止伊余素寡合晚得石江子自云性龍髯托物以喻指家住蜀江濱江流清且駛有石橫亘之何由日千里素懷及物志而昧圓通理方心剛不得機變乃深斯坐此疑吾行與石渾相似爰以石名江固之還自疑余聞不謂然此性實天畀能令懦者畏所向卒風靡漢廷數汲黯淮南邪謀爲之弭累百公孫弘論功安

得此在人明有徵在物豈殊此江深多暴漲高岸有時圮向非石之功雞豚盡鯨鮪小激旋成文剛制終鎭軋似礙原非礙妙用誰能擬聲應本中衷詩成忽盈紙要知惓惓意愼終必如始千里未爲遥到扶桑涘

題靖安舒節婦卷　夏尚朴

世道日交喪士夫鮮完節大者一以虧百事似瓦裂皎皎閨中姿肝腸屬鐵鐵嫠居二十年孤衾照寒月殷勤撫諸孤笄弁自成列斗粟不敢私亦必約庶孽隣火逮其廬反風自熄滅乃知節婦心上與神明徹珍重白洲銘三復有遺烈重以孝子辭題詩表貞潔

初至白鹿洞與諸生　吴國倫

匡山五老峰縹緲在霞脊下有仙人巖含虛吐神液洞門昔

史2247 211

巴深白鹿但遺跡仙人渺何之陵谷尚遷易二三儒者徒重
源匠心闡誅茅構講堂選石布經席溟紛洙泗流嶺亦抗鳧
嶧褰予頗頷容睇此適然遇南州士如雲從之叩今昔諧磬
登雅歌洋洋振金石

出萍鄉關　熊汝達

雨歇澗聲微旭薄山光淺鳥影落橫塘涵虛淨如鑒花村犬
守扉石徑人倚擔回首白雲關離愁生黯黯

武功遊機心潭及龍潭　鄒守益

石函鑿玉匣奔流太古雪下有雷霆鳴飛鳥不敢越攀蘿往
從之路滑足屢蹶斬菅坐磐石神魂自清潔機心從何來乃
爲此潭涅朗詠侑行觴不知月已沒諸生步更健魚貫升嶻
嶪還尾猿猱迹直犯蛟龍窟瀑布九天來四壁[illegible]注

雰氣腥陰風竦毛髮歸來乎指書霏霏如玉屑逝將洗塵慮
共飽深巖蕨靈山久有聲勝事多未發短歌扶奇蹤聊用俟
來哲

題激石　邵寶

山骨本至眞寒泉更歷琢暮暮復朝朝肯許分毫濁物理固
相資所患輕勝作對此感盤銘請向溪邊濯

文殊臺　李萬實

悵望不可窮瑤華淨如埽倚巖發長嘯清響振五老招攜廣
莫遊擬贈金光草殷勤向我言靈物君自保歸來謹護持此
意向誰道

登湖中小雞山

鄱湖闊蘭橈沙際見石室舟人向余道茲山頗突兀孤遊悉

覩覽樵徑良可覓散愁凌絕頂逸興逐雲物縱目幸無礙窮
探紀非一數峯湖上浮五老雲端立晴空獨鶴飛落木元猿
集暢蕩足怡神幽獨未爲慄雲夢信可吞奚有蘢嵩窟長嘯
落漁蓑天風吹斗笠

麻姑雌雄泉　帥機

比翼猶中乖兩星苦阻隔未若茲雙瀑妙合流不息既同合
歡枝亦類洞中石終古無分違造化詎能測胥水應可名女
泉豈雕飾婺婣善信女棲遊肥遯客想見麻姑蹤佩玉源泉
側素質游太清縹緲不可覿

虔州謁濂溪先生祠　朱維京

聖學日榛蕪微言不復宣滔滔名利徒馳騖如奔川西來有
別教顓士多依禪而彼訓詁師毋乃落言詮所以魯尼後千

載長夜眠天啓我元公獨契庖羲先太極闡妙理無欲指眞
傳根倪聲臭上氣象未發前元機一以闢大道揭中天上接
魯嶧旨下開關洛賢力挽天河水取日在虞淵公昔倅虔州
二程相周旋哲人雖云遠型範留遺編崇祠列笥鼎喬木鬱
蒼煙西有文成祠俎豆共爾虔景行思先喆願言各勉旃

桂亭爲孫章翁贈君賦　姚咨

南山鬱秋霽重巒桂花白高人愛巖棲躋攀理輕策覽彼雲
木秀悠然縱所適結亭青林端幽賞非矯迹冷風吹霞裾涼
月社石壁襲芳和天倪飫賞駐顏色淮南詎可招此意良自
得願貽瑤華音一慰山中客

題詹孝子卷　董裕

孝哉玉山子至性乃自然目未涉墳典心無慚古先養志色

殊婉昕夕依所天悲風撼地起大年化飛煙一慟幾殞滋泣
血再三年堂前有古梅雪色何娟娟瘦影學骨立茹荼冰蘗
憐上有反哺烏悲鳴五更前感此重欷歔淚下如綆泉南陔
詎絕響蓼莪廢仍傳珍重懷明德古道還新阡

仲夏偕阮步文孫子極遊麻姑山　張恒

良遊倍多幸申約晨忽霽杲貞實天假選勝情亦銳攀陟凌
煙空雲霞生衣袂古壇隱松間紅泉響天際瑕爲見田疇知
否有井秖已覺雞犬殊時聞鶴鶴唳神仙何悠悠人代倏云
逝千秋不可知遐覽有深契暮野煙霏霏宵巖星嘒嘒幽討
愜予懷世緣脫如彗

步文子極偕游從姑

峩峩靈峰石雙拆若初判鑿磴繞受趾陟崖迫迴面鐘磬出

雲端杖屨入天半睠此清和月萬象俱蔥蒨日晃搖沙金林
踈出江練蜿蜒圍碁嶺森錯分晴甸軍山聳孤髻麻瀑飛一
綫俯視何蒼茫俄頃嵐光變古今杳相接登覽時哲換嘉會
洽懽悰長懷託文翰

遊琴石亭　趙伯里

飛閣臨江上虛明復鳥啟簷楹落天鏡湖聲日來往美人此
投迹於焉愜幽賞閑拂石上琴流音共清響端期靜心境所
喜遠塵鞅沿崖徑竹生繞屋石苔長此中有真趣何必鹿門
想

送中丞練公裔孫歸峽江　葉向高

練生中丞後矯矯汗血駒於世乃不達跼跻九折途中丞殉
難日覆巢無完雛豈謂天地仁而獨全其孤子然栖海濱不
向牛馬呼逮至累葉孫始還峽江隅念爾流落際寄食多艱
虞犨公感異夢精靈猶合符安得輒薦爾一日登高衢芳初
表遺裔庶幾明區區秉彝良不沒論世重嗟吁

書湖陂蕭烈婦冊　賀沚

予讀先師傳蕭氏死節奇夫亡妻致命毋死女亦隨汎柏誰
能奪投瓜效祝辭湛湛汀流水汨此兩英姿節殞明素志孝
死亦何知性天所激發莫知誰之爲舍生以取義臨淵甘如
飴英烈足千古來叶揚于茲媺美心共賞碩人撰鴻詞琳球
綻冰雪讀之淚泱涸太守廉節義以此酬周咨真精自妙感
高標郡門耀還應排閶闔旌誥勤穹碑正氣兩間塞芳芬百
世遺忠孝同節烈汨羅映湖陂

重貞烈袁氏題　董緒

淳風日已漓三綱幾銷歇緬維柏舟詩寧忍薄志節袁家有
姑婦雙璧彌光潔姑早喪其天誓死心不越撫孤作未亡辛
苦備嘗閱詭言耳不聞婦嫁隨時畢婦又喪孤兒感姑同激
烈形影兩相弔從一心如鐵凄風撼庭樹明月照虛室曉此
冰櫱操與情夠縕結賢侯采風謠郡府昭華揭綽有賢孝孫
雅志事先哲行當覲闕光旌詔耀天闕

東呂父老嘗語予信國文公生於永和石窟予自香林
訪其地有文姓者公遠孫也石窟之東南阜水環之水
外五鳳山高出漢表莫與並秀者　陳嘉謨

盧陵有砥柱可以障百川降神在何許乃在五鳳前峩峩五
鳳山秀色橫南天正氣川嶽合孤光日月懸成仁與取義至
令頑夫廉杖藜訪遺趾野屋棲寒煙拜我幾代孫力耕十畝

田大賢固有後所貴淳風全我老與世辭荷鋤理荒阡娓公
之閭里三尉爲清然公靈耀箕尾千載當來旋

玉笥九仙臺　馬猶龍

高臺入層霄靈奇非一狀嵌空石鏡明金碧互洸漾窮幽得
絕境畫開天宇曠峰逼雲出千崖如湧浪氣霧難吞吐參
差影相向蕭條落日外河流明遠嶂祠廢日荒涼崚嶒時策
杖小人去不返明月空臺上

由百花溪登玉笥山　劉同升

朝看山出雲暮看雲入笥山行若無蹊恰有青童至指點絕
壁間仙臺藏勝地藤枝匿易攀巖高猶可置日午聞雞鳴巖
椒啓金字出險坡瀦平劃然人境異連峰涌下界撲面聳岧
翠因過丹竈房縱覽紫微志白花雨外明紅果林間墜晚食

供芋魁晨鐘倒茶擔坐久慵下山躑躅想冥寄廖綱詎得辭
幽期偶然遂

游月巖謁周元公廟　萬元吉

中歲不聞道汎汎逐萍梗緬懷先哲型沈憂不出頴茲來瞰
巖月鬼斧鑿天影尺寶洩素雲一星射瑤井物理竟何如遐
蹤忽深省元公昔幽憩萬慮悉以屏陰陽動靜初澄心得妙
領於焉瞻遺廟百世尚嚴整冥心無極前衣露滴清冷

曉度牛嶺　萬時華

巨靈闢幽壤溺然劃茲區勢若羣兕蹲亦若千羊趨寒光積
巖嶽高厚氣有餘恍疑虎豹宅或有仙人居山中建子月萬
嶺天風俱雲雨助奇勢車馬爭盤紆鴻濛遇雲將靈境特焉
如

拜文信國祠下　金鉉

復始自天運陵夷終窮殉節士所植掌足矜子功偉哉一
文士毅然任所難行若轅坦所在吟謹風一息苟可畜安
忍即須臾九死固所甘但惜炎運終棒醴生祭者不足語微
衷

國朝

苗令公招遊從姑山同徐仲光　李元鼎

孤峯峙東南一面水共繞之蹬層霄嶠峰勢懸空玉寶鐵
爲雲輪困噩圓叢毛髮劍戟纓紺碧爭磨礱仰射元澴雁倒
流滄波凍殞東天亦小飛來特一縫羣峰萬馬奔到茲噤不
鬪我來值初秋暑行尚溽憊大令一爲先二客雙鶯挽異木
帶崇蘿清潄忽嶽弄坐對古賢祠高風餘梁棟拾級步崗巖

林響崖光動江帆落渚鏘橋危心日恫兩過再躋攀箕踞闢
鳥嚀聞元天寶語盡破塵凡夢偶爾評兩姑以規不以頌一
驚泉飛瀑一蹴險爲峒屈宋豈衙官魯衛堪伯仲灝氣競磅
礴誰正抑誰從欲援易名典爲補名山封環珮鏗相接平奇
互爲用時近七月七鸞馭行當鞚嬌首問仙子談言或微中
余家有小園雲根無錯綜巨鼇倘飛來取作怪石供

將軍行　魏際瑞

將軍來勦賊鄉民到城市壯丁摽老嫗日日行閭里問汝此
何人丁云是吾母爺行欲賣之三日無售主咄汝大惡逆敢
賣生身親君且勿怒愁我有下情陳賊謂將軍曰此間多頑
民某某合謀係某將贏金銀某有美妻子某與某姻親將軍
聞此言兩是必然予假爾干守把爾但作吾事踝骨絞弓弦

倒懸勒拇指一刀分所甘求死不得死左隣賣妻子右隣掘墳地甚或無親丁權鬻甥與壻可憐我孤窮獨有此老母老母哀吾兒豈忍汝受苦我雖七十歲亦復能紉補朝菽執炊爨兒童足抱哺不如賣老身與汝脫刀斧

小姑山　彭士望

昔日元道州曾運醉魚舫豈若茲石奇兀傲羣流上日月與俱浴雷雨亦相盪樹無凡鳥栖縈供山僧香苦節風波中獨立本無黨

湖西行　施閏章

方牧坐徵斂此事舊所無軍稽日夜急安敢久躊躕昨日令方下明日期已逾攬轡馳四埜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埜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敝襦腸斷聽此語揜袂長嗟吁所嗟務敲撲以榮不肖軀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嗚咽淚盡空山隅

烏象口

江干山色黑豐草與人齊行子時出沒四顧迷東西烏象兩崖口斷岸臨深溪欲濟無津梁人命飼蛟螭緣溪取山徑修途何逶迤猛虎所窟穴白骨相撐支經營置官渡役以兩舟師徒旅不濡足往來不移時驛騎性如雷喚渡猶嫌遲舟師骨欲折往往遭鞭笞鞭笞且隱忍毋令行子啼

大坑吟

叢山如劍戟灌木蔽崟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馴匪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殺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為沾襟拍手語父老鴟梟懷好音國土今廣大芃隅且獻琛民頑實吏拙萬絲非所任何時免素餐引疾投吾簪

青原謁五賢祠

姚江有遺岸螺水盛苗裔從者紛如雲期會無虛歲遂令空山阿絡驛勤車騎絃歌響林谷達掖滿僧寺四君尤挺出嗣音相鼓吹寂寥四十春講席莫辭荔荒祠猶巋然俎豆將委地山鳥懷好音林木自深蔚昔人未云遠顧瞻淚流涕百年一須臾峻阪策奔駟徘徊岐路間白日忽西墜如何丁我躬吾黨竟頹頽題字破莓苔振衣獨遐思

化成巖

林木鬱江皋心知好邱壑攀磴尋杳深穿巖得疏豁萬古青蓮花蒼寒半舒萼鐘歇灘響閒嵐開峯翠落荒臺存往蹟暝煙見城郭延目散襟顏倚石恣觴酌卻羨無心雲逍遥去寥廓

十八灘一首　王貽上

亂峽吹急雨一折改奔峭連山亘東南瘴霧迷嶺嶠榜人侵曉發篙臥失臨眺輕雷起何處萬夫迭呼嘯倏忽數灘過到眼一票姚武湖既崖嵲嵓絕排耳始踏呂梁險終成昆吾諜四山方出雲吐納亦殊妙山木翳然合冥冥子規叫半日過五灘灘灘各殊狀怒流一噴薄石角迷背向激瀑散霰雪倒灑石壁上漩渦走風霆喧豗裂層嶂洶如奔萬馬崩騰不相讓又如闘閻開摫摫羽林仗傷神既慘澹快意倏悲

壯出坎在須臾布帆幸無恙探奇遺靈閟豪吟洗惆悵

自白鹿洞至三峽澗

溪行少阡術沿洄屢迷津馬蹄怯危石欲下還逡巡出谷見稻畦煙火自成隣日午聞雞啼衷徑見遺薪薜荔衣怪樹山風恐行人舉首五老峰白雲如魚鱗遥青遞隱現光景相鮮新望望玉峽亭聊可垂吾綸

三峽橋

五里聞瀑聲轟若車千兩谿迴見飛梁穹若虹百丈衆流會三峽峽門扼其吭建瓴沸驚湍排空削層嶂石激水斯怒水橫石逾壯水石終古爭怪奇紛萬狀日射金井潭濺沫出橋上日光散青紅雨絲亂飄颺絕境遇兩蘇何人繼高唱

玉淵潭

已歷三峽橋更訪玉淵水水流大壑中路轉層松裏片石橫百仞其石平如砥九十九飛瀑一門爭萬軌崔嵬直要衝跳盪不得止雪浪如車輪凸凹忽奔駛激射爲深潭神物潛尺咫夜黑風雨來鱣鮪皆避徙久立凛毛髮薄雲漏餘晷西眺石人峰梵唄空中起

開先瀑布

神龍擘空冥颯沓雙峽開青天露鱗甲白晝行風雷峽偪不得逞掉尾揚其頦千仞忽開谿下有布水臺嘗聞龍奮迅三昧何雄哉誰能一鉢盛終古相喧豗夜來雷雨怒大石爲崩摧龍遊引九子煙霧紛徘徊偉矣南宮書壁上有米元章大字破壁鏡崔嵬有語不敢吐以俟冠古才

小孤山 鄭日奎

何年小孤山突向中流起亭亭百餘仞壁多四無倚高截天之雲下蟠湖之底石氣森孤寒草樹不敢美吹鳥紛紛下遊軒少至止惟餘祠傳中一寺縮崖趾江流自日夜此域無增毀不謂一拳力而敵金焦比信知天地心狂瀾須一砥山水且復然人境今誰是

自焦石塢抵鉛山河口兩岸石山磈劣上無寸土尺木

查梅餘作詩嘲之賦以解嘲 朱彝尊

鉛山山有排一一起湖口鵲尾象覆釜巨石堅不割躋攀斷倡踐左右絕林藪豈惟質鈍悶兼亦狀蠢醜書師皴法窮相對俱束手道書紀名山藏之大小酉每因洞壑深必使列仙守兹爲百靈棲動植無一有乃知造化心一視等芻狗宜取見者憎獻嘲自我友吾試爲解嘲賦形良亦偶美石多自殘

斧斤或先受高者磐作碑下者漥作臼汝以頑得全庸庸福反厚喻物材不材此理本莊叟

大孤山

兩孤去百里宛在中流半匪獨形勝殊氣亦變昏旦天梯冕斧開廟火神鵲散昭昭雲月輝歷歷明星爛空水既澄鮮浮光亦凌亂飄颻御冷風怳忽度銀漢未有歸與情空深逝者歎

十八灘 潘耒

連山三百里夾岸鬱相對一江穿其中萬壑飛泉會落天勢崩騰迫此亂石礙斑斑碁縱橫落落星破碎連蜷龍昂頭前劣鯨露背羣遊雁成行錯立鳧失隊或如八陣羅或若二門隘或銳如戈鋋或頑如碓磑覆釜在盤渦洗牛處潛昧淺深

無定蹤小大各異態爲灘百十爭著名十八最舟行路縈紆一線穿齦齶長年莫自必稍縱輒敗壞造物宜坦夷胡存此硯礧得非是艱虞無乃存鑒戒茫茫人寰中對面阻關塞有形未爲險無迹斯可駭所願心地平廓然忘情界浩蕩乘虛舟逍遥八荒外

登八境臺　易學實

我登八境臺江山自嶙昔樓閣敞空天玲瓏照丹碧嚴城北北嶺鹿閣俯疊積珠峯矗亂雲重灘鬬老石秦時尉陀王南望若咫尺灘嬰拜列侯荒荒傳壘迹李唐晚造時此土從海圻飛揚拔扈名諒不如剏易聞發贛州豪傷九當其阨吁嗟三百年陳陶無上策日月送遽廬乾坤本火宅一炬咸陽紅三分齊安亦何必弔歌風西陵草深積歎息新亭人旁觀侶

置奕却受蘇端明臺上詩可惜遺迹盛平時頗擬香山白孰知和陶篇乃在海南謫

忘歸巖次王文成韻　丁煒

巖雨淨嵐陰泠泠巾帶好崖厂納清虛游神寄三島已悔入林遲偏虞出谷早廻風度晚鐘標庭黄葉埽

早發大庾嶺　喻周

波行棹始艱捨舟遂納屨樹輪半相糾衆力方交逐石路多乘危岫壑環往復蒙形表自然蘊奇增駭矚登望護蒼寒日氣午難旭刻宇方入雲嶺與競遵陸庾勝與梅銷二名不專嶺南北盡日程去來各悄悄休暇如能謀布帆散穹谷

寧都西江自貫溪陂行至此登舟　陸棨

停車謝塵鞅晴江蕩柔艣中有雙魚浮似掖浪花舞層雲吐新霞顏色美難數顥氣指東北畫然界蒼宇溪流忽如斷夕陽在山左晚峯鬱深翠暮靄霞村塢隱隱聞雷聲孫蓬叟夜雨廻溪且停橈玉璜奏今古雙魚洲巨浸不測璜溪水聲如鳴玉

度寨猺嶺入信豐界

明月猶在天雞聲已戒旦長夜不能眛晨夢催復斷登車歷東林振衣躡高巘茶子墜簑笠松葉刺顏面高禾飄墜露眉宇冷相濺樵聲出蒼煙俯睇在幽礀天際初升日流光赤如電白雲浮層波滉瀁滄海畔同途而錯壞方言亦難辨

龍南縣城北

既歷信豐境乃薄龍南城禾黍被廣畝質等田穫茅檐落日半歸各自呼羣鳴煙景似吾廬悠然傷旅情三江淮諸源夲淵何縱橫緬懷王石巖高勒燕然銘我車獨行邁喜無鉦角聲

彭蠡阻風時久旱　熊飛渭

朝朝彭蠡湖暮暮香爐峯臥歎一船月起聽何寺鐘茲山蓄雲雨布斂隨飛龍坐待秋江晚空饑山下農

文印峯　徐春溶

何年受秦封綰印逞礨礨丁有遁甲書全字流玉髓乾坤祕鳴文六丁不敢舉諸峯遙起光吾肘欲懸取

萬柳洲補柳詩　費思居

玉峯載清洌山環衆流互良時花與繁少明柳陰護浩劫變桑田豈惟一溪故春風無榮木廿載悲寒涯使君饒勝槩扶策闢華路桃陰漸成蹊桑枝苑無盡念茲山水鄉渲染此嘉樹種柳沿溪深萬縷浮新露城煙帶碧蒲能使陰陰駐燕蹴

飛絮香鶯還繁蔭度彭州補闕名聖湖蘇堤路仲甫與端明千載有餘慕古來賢達人蓺相見才具穠甞還舊觀山川亦奇遇年年春風生父老攀枝聚

頭陀寺　　傅修

宿性厭塵喧名山結良契遊勝及頭陀來値霜天霽行行一以深亭午轉昏暗豁然復天闢宏規微妙制大哉頭陀師宗風闡妙諦至今諸比邱能譚其軼事𡸁茲百丈山此山之右袂相去百里餘師始實游至愛彼峯當住因窮闢鑿勢長鑱揮不停及泉奇鬼二兜發紫金光驚起時一覗挺戈逐戕師師奔佯誘致一鬼留守山一鬼追彌厲轉闘溪谷間逐師通深隧鬼憤不得師自到亦長逝其一留守者不知所終訖師從隧中行安然幸無虞俯僂見隙光蹭蹬繞一遂從井出高

峯即今頭陀寺山寺所由名名實以師係指點何太眞悄恍為一噓隧行或出山鬼死誰彼瘞地亦畏宗鋒天不窮禪銳即持百丈高肯以頭陀貫拱衛紛層巒鐫豆不足計園款亦百餘隷處如瓜綴我游值佶宿初未求根柢他年是故人築室申明誓

舟下十八灘　　宋犖

章貢此交流水石驚千變虎牙敵奔鼕未許褰裳踐鼓櫂念乘危亭午忘朝膳盤旋百折遥象馬瞿塘見搖搖三板船迶下疾於箭青山兩岸佳咫尺不及盼長年倚舵樓目注心還戰羨彼水上鷗容與隨風便繚繞洄波艱又逐欹崎轉楓林送啼鵑沙渚竄野獺暮過惶恐灘漸覩江如練蘋藻薦文山斜月淨波面

遊通天巖作

凌晨越章波杖策遊江微野日破煙霏心閒屐遊眺稍窮林薄紆逶歷岡陵峭千巖如蹲鴟突兀藏靈異既至儼堂隍通天維　窺雕鏤信鬼工曲折存遺廟山根洞穴穿傴僂僧徒導豁然世界殊飛空白石倒崎嶮難具陳盤礴發狂叫伊余厭塵囂探奇愜所好緬彼玉巖翁彷彿聞清嘯諸賢相繼來忘歸領其妙觸目多遺蹤搜奇託同調夕陽猿鳥鳴移情此雲嶠磨崖拂題名千年碧苔埽

廬山詩六首有序

壬申七月余自江右移節三吳放舟彭蠡抵南康初十日謁白鹿洞禮成遂過一峽橋遊棲賢觀玉淵潭明日經萬杉至開先坐漱玉亭觀瀑布就宿寺中又明日登舟往返

三日得古詩六章

自我來豫章便結匡廬想顧爲塵網覊不得掉頭往今晨泊落星蓬窗晴嵐盈嚴崖擬蹤躋懷抱輒蕭爽初逢背城闡肅然五老仰皈陀屢登陟耳畔清泉響小住傍松根山疏時在掌鹿洞千年蹤絃誦欣吾黨行行促輿夫樂地兼幽賞

洞古之國學肇興自南唐考亭昔主此垂訓何周詳適際堯舜世大化九域翔

宸翰與　賜書照燭留山岡繄余忝秉鉞咫尺恒相望學規藉文敬余曾頒胡文敬學規愧未親敷揚移鎮荷新命來謁夫子堂諸生肅奔走特達咸圭璋勸勉亦云切慮鏡聊薄將余置洞田少許象山講義利令人泣霑裳大哉子朱子錄取置座旁斯人不可見後學徒徬徨洞壑鮮花稍橋亭松風長欲去仍頻輒顧此柚

篇章
久曠山澤遊沖襟鬱以積出洞偕衲子屐眺意良適溪擕罕
葉青蘚綴豆花白村農適道周兒童窺門隙酒漿競跪進誰
忍去爾迫俄驚三峽橋截硼臥千尺斷岸儼瞿塘奔濤撼怪
石亭午炎威熾橋下任投憤飛廻難久留更振屋畔策玉淵
得一奇深潭注寒碧葉落鳥飛散中藏蛟龍宅林際閟寶坊
鐘魚震幽僻講堂倍寂寥緬懷讀書客連蜷雙桂樹繫條足
晨夕解帶鎮山門佳話傳自昔我匪蘇楊儔一笑踵其跡揚文襄故公留玉帶於集山余復繼楊留玉帶於此題名倩山人顛米爲碑易須臾纖
月明松杪翻宿翮呼酒勞徒侶流螢點絺綌
趁曉催遊伴竹輿嘔啞喧削壁望五乳隱隱辨寺門緣壁出
汲僧驚擲疑孫猿誰繼憨大師妙義闡風旛三歎舍之去萬

杉停短錶當遲排古礎驚迸石鼓搁法界啓北宋丈室殊宏
軒路陵御筆失頻濱長句存香飯分一盂杉影清心魂僧誇
槐京字尊我過荒園詩書龍虎安有黑涼包俗書那足貴乃比璵與
璠盤礴繖樹下嘯咏石上蹲野翁芭籬外雜啜頭如黿秋暑
酷未退何時雨翻盆行將挹飛瀑点滌胸中煩
精藍首開先欲到心甚渴望見鶴鳴峰已覺俗韻割逆至招
隱橋一旦訂意豁千松夾道迎抖觀閟空闊苦華放翠蓋可
玩不可掇路轉破閣維欲並山崇辭紆迴軒檻幽經營元宗
末浮慕世外遊忍將民財括轉瞬熾溜柔書臺求野葛石限
聰明泉留洗水精鉢煌煌紀功碑𢽾施何宏達嘉靖識良異
觀者恒咄咄王文成刻石在正德庚辰明年世宗即位碑中有嘉靖我邦國語觀者異之涪翁七
佛偈顏柳受鞭撻墨本舊巳藏苔石今一抹披尋榛莽中何
處萬雷聒西偏沿硼脊引溜來活活忽入青玉峽奇勝千山
奪絕壁瀑花翻箭急雪色潑潭曲神物蟠靜對戒嗔喝移情
海岸同衣袖露跳沫孤亭坐忘歸朝衫此回脫
月落潭上回入寺月仍見始知玉峽高直遮天之半香臺敞
宜步禪室靜堪戀老桂當簷盤美蔭周一院雪公遺額鼎筆
勢鍾張擅古秀奔華亭洵足光紺殿解衣投繩牀聲送莎雞
亂炎官織未收經句苦揮汗異哉今夕涼不待秋風薦空山
氣候殊即次眠食便曉起覓歸路不禁再三歎茲山燦往牒
雲岫風健羨三日走山麓聊識匡君面何當謝圭組千峰探
欲徧拾松煮瀑水息我雙翮倦捨舟復登舟惆悵猿就檻回
頭眺黃巖飛淙挂匹練

魚梁灘下泊　彭孫遹

暝色起何處忽然秋水昏春燒如新月遠挂山一痕寒禽呼
木杪暗蟲沸草根遙見暝際火知有林外村孤舟欲棲泊石
溜如雲奔羈旅一無託筑結難自論矯首眺天末躑躅勞心
魂

香爐峰　王思賦

西江匡廬峰香爐最雄傑日出溢層霄恍覩紫煙爇茲山從
何來氣勢宛相埒疊嶂叠寒雲懸崖破積鐵造化侈壯觀玩
好亟陳設狀物賞肖形命名絕前哲左顧祇林幽右帶溪流
潔孤高不可躋一往每百折風雨千年餘石壁陰蘚裂木末
迴斜陽飛翠互明滅須臾見金光連蜷挂雌蜺如彼焚柴升
崇穹罔不識天門敞虛無臨風數蕭屑

由關門石步行十里登雲頂峯　查慎行

此來爲遊遨忽迫失足處中情一恇怯進退兩失據陟雲如
奔逃片片掠面去殳標尚天半欲到苦難遠松根絡崩巖以
石虎蹲踞隨身賴竹杖將伯倘予助移時陟層巔鸞鵠似可
御眼前少行輩坐長丈人倨登頓方自放休矜最高處

推車嶺

奮身出絶險深入悉平地玩情忘安危觸境識難易憑高試
北望來路直如棄枯株盡僮仆樵採遠莫致野火焚燒林虎
狼何處避前山有僞禁僧律嚴於飭漸入翠微天濛濛雜煙
樹自[illegible]至天池皆禁山矣

大林寺同上人茅齋

盤煙下層霄山骨微負土陰陰日光澹漠漠風氣古寶樹根
橋低一溪環菜園香山舊吟地花徑兼宿莽廢寺亦荒涼半

間用茅補孤清耐久坐客至何必主林靜無匿居虛房應樵
斧

循佛手崖觀竹林寺石刻至訪仙亭

何人鑿渾沌洞户啓虛牝將飛勢蘢玲吐秀如束筍釀空白
石髓萬古凝不隕泉蒸濕氣成一一結芝菌其西勢陡絶雖
以尋丈準天窄忽倒垂地豁平野盡側身壓紫蓋俯背削蒼
隼儐崖嶺樓臺縹緲海浮蜃青鸞十萬隻棹尾掃欄楯竹林
疑有無仙者跡久泯短生寄長世跼蹐良足憫如何不自廣
蟠蠖同蟥蚪御風倘可行吾意欲遠引

下擲筆峰渡將軍河抵黄龍寺觀明慈聖太后所賜紫
衣經幢及元人十八羅漢畫像

危峰拔奇峭插漢秋崢嶸下走數千尺此身疑被阬濮流覓
且長潭影黝而清飛泉濺我領過山猶水聲漸入漸無蹊蒼
松與雲平萬株青直上曲木何由萌入林見精藍御扁題有
明敕建自神母豁達開朱甍一道護藏碑蛟龍拱圖經架裟
無頻婆錦繡揚旛旌新如手未觸機上初織成元人留畫圖
用意埴丹青年深彩色退神氣乃發生劫火焚天池裰封亦
顏傾黄龍獨無恙故物猶充盈得非深山中呵禁趨百靈勿
輕現光怪恐使神鬼驚

入九疊谷循觀山麻姑崖經屏風疊上一線天會日暮
不及觀三疊泉而返

信言不如無身歷解其故好奇輕坦道冒險犯迷路廬山載
圖經絶勝因瀑布三疊猶稱雄此來拗勇赴尋源既已得一
壑經屢渡波濤所衝撞石滑不留步荒榛或刺眼蛇蝮時挂

樹雲屏横我前陰翳風愈怒偕行卒與盡深入獨無怖漸上
一綫天圍圍失四顧日光所不到勒窄但煙霧徘徊問樵夫
道遠日已暮逡巡半途廢老懶坐自誤誤事豈可常一悔生
百悟

棲賢三峽橋

陟山須到巔尋水須到源我從泉源來送汝歸山根上流九
十九併力同作喧前行經玉淵盡爲潭所吞既吞不勝受含
雪空中歕急峽跨飛橋約束過其奔一條天矯龍中有跌斷
痕挾此萬古怒轟轟爭一門遊人不敢立足底防淵翻松風
吹細雨到寺將黄昏

玉峽亭觀瀑

女媧煉石手年久漏微罅銀河忽垂天峰頂劈二華陰寒透

毛髮觀者初可怕從來所踞高一跌必就下龍歸爭窟宅甚以一戰霸雷霆震嚴冬冰雹凛炎夏衝成并萬丈避去石三舍來身峭壁旁俯視若出跨相持勢難合掉尾竟傾瀉來者競喧囂逝者已代謝風林廷靜聽漸遠似分汊繰繰絲車鳴決決糟牀醉盡平宸蕩心坐以觀物化

豐城縣北十里磯頭山上有曲江祠朱文公往還湖南時與李後湖姚雪山遊此後人因奉栗主以祀三賢詳見李崆峒祠記中今以韋武陽易後湖者誤也

贛江西南來大矯北走龍到此乃東折磯頭扼其衝是名曰曲江形勢險且雄扁舟清夜詠倡自紫陽翁同時李與姚杖屨皆遊從三賢列祀典蔚為名教宗世俗不好古變置靡所東作詩糾繆誤兼以警盲聾

泰和城外望快閣

西昌漢古邑地勢實開拓鏡光十里平倒影見城郭浮圖南北峙雙秀拱一閣緬彼白下宰流風宛如昨官清無俗情景勝擅傑作冰絃絕已久人境兩寂寞除却謝元暉澄江何處著

章貢舟中望崆峒諸山　王原

城南九芙蓉青翠薄雲際二水夾而走如骨縮絡系右脇溯章流南程及東贛山光照清襟俛俯隨轉換邱壑面面殊騫騰變體勢虔州一都會山水富奇麗石城冠樓櫓臺觀猶古制羣峰若拱揖一一得延睇昔有躬耕人結廬嘗避世吾欲訪白雲何時脫塵繫

馬當

山險有太行水險有呂梁戒心天隨銘兼之惟馬當江外苞千山銜尾鞭羣羊兹山大如馬信足超洸洋江深多洄洑激迅起且僵三洲殺其勢避走猶羊腸無風阻牽挽風健虞拔猲深涉懔爲亂欲仄須周防今朝風色正挂席何堂堂擊汰恣沿覽緩嘯行康莊古譸誕神助語或非荒唐

甘棠湖

北郭長江流混混雜黃赤南城千頃波一匳貯青碧小屋叢近汀裊楊蔭遠陌沙尾古隄橋勝蹟懷先畫一杯若浮杯孤亭破煙白匡廬現全身嵐紫落几席傑閣字鏡波五賢妥神魄佳日攜朋儔放浪脫巾幘湖山色不改人民已非昔江州屢重鎮一再罹兵革休養日已久曾未起羸瘠蕭索慘氣象憑弔愁過客

雙牌峽

行歷西江山頑礦失奇秀連峰無嶔嵌黃鐵冶鑄就頑受灘下石萬景窮刻鏤舟入雙牌峽崇岡石骨瘦肘脇態屢還肌理細生皺中有三數峰谽谺出剔漱餘似未剖璞時亦露指味觀此心目爽足洗衆山陋廿里百折旋十步九宿留水容亦殊絕黝黯滲深畫浮如黛洗膏飄若鎌雜穀潭潭蛟龍潛眈眈虎豹鬬溪石厲廉角偪側鬪跦透反唇來悲啼室吭發狂吼幾時甫出險巨舴此峽又篙力怯枝梧筧挽戒踣仆遊目未憎數王程廼羈逗胡然歎滯淫難進固素守

下十八灘　邱成和

昨買虎頭船朝辭龜尾閣未日出重灘石齒排劍鍔擲我七尺船乃知端居樂天柱浪已高惶恐風愈惡雲書萬安城雷

夕秦和郭月上指廬陵汀沙宜早泊郗洁聊取醉適穀先蒙
靈千里一孤帆飄飄似秋籜
鹿洞西望星眼 五老峯中兩峯相而中通光名星眼 文　于特
山上有白廬山下有白鹿啟扉見峯頭曙星淩空矗靜觀常
如期更極千里目五老時額手顏色蒼以移手亦傾五老爽
氣相往復

峩眉巖　鍾宏理

我聞峩眉山穹然表西蜀日月磨其巔冰雪夏常蓄峨嵋莫
敢衡登者盡駭矚胡爲谿溪巖亦名亦相續攬勝邏良朋行
行路彌曲林莽氣蕭爽岡巒時起伏道經五面峯嵯巖仍突
玉峯迴路漸轉蒼翠色可掬仰視天半巖宛如列眉目琳宮
依石礴無假五丁築飛閣迴淩空鸞鳥寄巢宿群峯勢環抱

俯首千仞谷天風吹我衣長嘯振林木稍稍近幽棲下視時
已縮陰雲展靈旗急雨過山麓似有蛟龍潛腥風不可觸下
經山嚨行繞畦盡修竹石橋跨危磵泠泠瀉泉綠傍有小石
巖深廣亦如屋春爐白成列瀟洒出塵俗翹首山頂峯壁立
如斧斸攀躋苦無徑終古絕樵牧爲語素心人好自迴芳躅
若陟此山巔定放華峯哭

入華子岡　李灝

崇岡通天闕迤邐入寒山涼颸四面來飄泊噴紅泉吾行仗
輕策裹糧擬昔賢伐木追險道聳身陟高阡幽人何時來彷
彿生紫煙側聞華子期長嘯窮魚筌玉棺琢千載金籙太上
傳遠眺天柱峯孤光隱目前麻源望三谷清泠亦潺湲響折
謝公屐高下聲翛然

青玉峽用范文正公觀瀑韻　陸奎勲

峯頭鶴不鳴亭隔泉可挹氣通源故高脈東流始急潭影涵
空明觸石怒陡立雙龍抉雷飛萬古罕得勢 東爲馬尾水西爲瀑布泉其究
也一瀉雪上青松天繪妙於濕攜來謫仙謠陋彼鮫宮泣樵斧
韻丁丁磨崖覘深入

三峽橋次東坡韻

盤盤踰七尖飛梁跨層巒險若象馬蹲猛與風霆鬪般匠始
經營鬼工默左右連東轉當奇一溜聚百竇 毛瀑泉支旋九井有大 瓜
瀨路雪鴻毛寔飲淵狄尺波卷復圍山骨鬖迴透下上判玉
容 潭水上白下綠玉工所雕琪琳 小大連金奏閒淙淙九洪指月滿三毂何
物鎮山門有詩備清書盛剛遜右丞白石耐可漱

華溪行 并序　藍千秋

癸巳冬臨川洪節山橫秋話雙烈事請賦詩備史官拾遺
乙卯長興之難金溪黃氏婦靜姑及其女慧悅死華溪婦
臨川故太常卿傅概孫太學生占衡女占衡師方城先生
有文譽聯山五丈云

伊昔十三祀七閩遭逆孽妖氛翳江湖流毒最慘烈天兵指
南荒玉石俱焚滅下馬截人頭上馬擁雲髮婦女泣且行宛
若連娣姪刀劍耀雪霜誰能即引決乙卯屠長興居民競奔
蹶金谿有賢妹孃女獨秉節悠悠經三紀長老爲余說姝本
名家子臨汝舊閥閱嫁作黃生婦簾幃自修潔上有老姑嫜
甘旨靡遺缺下有出腹女小字爲慧悅窈窕垂雙鬟足跡未
踰閫厄運干戈際蹤跡竄巖穴中道逢雷雨追騎又撒捩板
橋拚顛溪漲不可越惶急語藁砧擁樹涉倉猝阿女甫淸

岸阿孃巳陷沒顔色不變更舉趾何勃窣紿以緩須臾戒以
勿搪突柢恨侄傯間未與老姑别臨流拜復啼此生巳永訣
拜罷赴溪湍一軍駭咤咄其女隔岸呼孃去莫畢子躍身隨
逝波相從絕流湼至今溪水鳴如聞泣嗚咽寂寞東門祠故烈女祠在全節無人豎碑碣我聆是語巳太息中腸熱二女扶人極
千載猶凜冽空谷芷蘭芳不以顯晦輟所愧逐浮華大節誰
貽揭賦詩紀幽貞上倩星與月華溪成岡陵英靜無衰歇

峽江烈孝詩　李鈜

峽江古金川練公最奇崛遺風里閈盛士女識忠節有明同
運終流寇作妖孽獻賊尤兇殘原野饜膏血其徒張其在虐
焰燎衣吉蔓延至硯溪胡氏衣冠列於隸楊太君罵賊氣不
屈穿齦碎張齒噴血斷顏舌二子故文弱孝義激倉猝裂眦

起徒搏白刃怒可奪若坦從母亡若均力巳竭仆地就駢誅
有婦志尤烈涕泣護夫體玉碎蘭芽折願從我姑死庶幾我
夫活吾聞曾文忠標大節高門閥故應羣從間敎戒到閨閫若均婦爲文忠從子世衰正氣微忠孝不可詰死生亦大矣轉念足巳
失偉哉胡氏門卓犖萃三傑諸孫我同譜舊事語酸咽使舟
行皇皇無由拜碑碣短章志感喟頑懦藉奮發風濤怒擊撞
魂夢夜超越

蓮溪行　馮謙

往昔亂初平悍卒同豺虎恣意肆殺掠村落無完堵哀哉周
氏婦無由避剽虜宛轉衢路間夫妻魚在釜陽言脫其夫廿
心膏鑕斧心慧由性眞霜刃烏足懼冷冷蓮溪水鬱鬱南村
樹悲風爲我鳴烈義莽塵土凡婦周均九妻危氏遇兵村南逃溪溺遇害時年二十有六

龍珠寺分韻得白字　楊枝遠

塵外構寒龕洗然清淨地藤徑何幽幽野客三五至道逢種
藥僧笑揖問何自答云雲外人來訪雲中寺款曲話未終解
衣挂薜荔維時孟夏初草木紛森蔽日色寒深松暗泉咽危
砌有鳥結羣來倏然發清啖崖虛更無人谷暗疑有魅我欲
陳此情此情杳難會山風振瑤琴泠泠發幽思

建昌山下渡　萬承蒼

西山勢北走長河亟截斷猙獰萬獅虎屏息如讓畔中流一
葦杭俯見沙礫粲垂楊蔭魚磯人家在西岸炊煙四面起偃
蹇坐虛館溪溜到青銅瓌閣鋪緗案放神向寥廓流目入澶
漫高天鴻雁沒遠浦牛羊散還睇紫霄峯峩峩栝星漢邑君
棲隱處白雲爲之冠息與洪厓子靈境各據半中剸寬閒地

世人得眄灌欣賞未云足登車日將晏首塗困犖确及此方
泮奐明晨陟峻坂心知有奇觀轉恐我僕痛臨岐忽成歎

九江道上黃菊盛開經數百里不絕傳是東籬遺種

江州古時路黃花轉連岡舉世無人識飄零隨曉霜陶公感
蕭晨采之助飛觴遂令千載後華屋延秋光亭亭金石姿不
隨世炎涼清泉濯宿根空山抱孤芳一承君子顧紉結古錦
囊豈惟制頹齡令德滋日章所以浮湘者亦欲餐其英紫桑
今爲墟此意誰與明

初入廬山

廬山信奇絕我來及初冬羣陰一以擧了了辨諸峯旭日射
巖谷光彩相沓重西峯松上翠潑向東峯松歛石盤鸛鶴枯
藤偃蛇龍中有太古人出沒無定蹤行行度幽澗忽聞壓際

鐘誰從宗笠遊吾方媿塵容

古杉詩并序　甘汝來

縣東三里許由鄭家洲渡河而東有白象山余家祖塋在
焉歲壬午家大人復卜葬先大父於祖塋之左後二十年
次辛丑先大母卒又祔葬焉去墳二尺稍偏左有古鉆一
株圍可四尺高不過丈餘頂禿無梢杪枝椏橫披團圞文
錯望之類張蓋相傳近千年物也詩以志之

南昌古豫章以樹名郡治梓生松陽門榮悴關隆替南康吾
支郡嶽山在其地上有陳蕃墓兩杉入雲際誰其十年樹喬
木匪偶寄下鍾地之靈上秉天之氣象山我家塋馬鬣封先
世土角流金星形家茲可誌婆娑一古鉆孤幹亭亭植春夏
敷榮華秋冬彌蒼翠太傅墳前杉上下論年歲吁嗟此古木

且似植其類惟我大父母矯矯同風味盤錯係綱常磨礪成
節義會合待十年造物有深意雨露日滋榮永言受蔭庇

渡潯陽江經廬山至德安次香山德安趨潯陽韵却陶
桂川太守　錢陳羣

候曉潯陽煩慮始一展廣川利泛涉層巒拱清灑穿石水
紆廻出岫雲舒卷攀危倚僮僕攬勝去帷幨西崦竹逕封東
林碑字蘚蝕頻信云瘦散誕乃忘倦山程延信宿茆屋就偃
蹇復此遵脩塗仍欣開別嶽村翔市稍喧倜詻路初轉通律
脩金帶古渡歷數淺稽圖豈遂遊考志聊紀顯凌虛馬蹄蹴
窮皺吾目眩題詩報故人即事得幽遣

廬山桂答白太傅即用其韵

物生各傅地命之實由天天公但隨地無意於其間如魚必
樂水飛走各依山匡廬毓靈異能使桂樹鮮不聞芭蕉卷神
理恭牢堅高松倚幽澗菁葱不計年其種遺蒸嬰焉知幾萬
千荔子堆滿地狼藉陳家園豈無一顆貴紅巾貢御前

重陽前一日同闈中諸公晚出至公堂觀屏風所刊
御製題貢院詩遂登明遠樓用韋蘇州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
集韵

列棘撤深院晚桂敷叢香樓高延江氣衣薄怯池凉執事方
散去纡步廻公堂豈惟適眺聽於茲覩時康蟀蟀別號舍幸
若誰能忘以入有同趣感遇皆親嘗右文擴令德煌煌垂詩
章思通風雲迥勢轉鸞鳳翔洪都磊落州聲教何洋洋凌虛
發清唱永言表南疆

往與新喻晏中丞虞際同年友善余奉使豫章虞際以

本母里居相距四百里握手傾違悵焉有寄和陶詩答
龐參軍詩韵

入覲秉東節尊酒遺令言自昨辭湘水乞養怡田園化俗敦
孝弟娛情寄詩篇古有求忠訓今茲豈不然相期同心攜終
庄執手緣章江有雙鯉尺素聊與宜思君一延佇孤雲移秋
山金石苟不渝何必皆盛年

阻風北關寺下寺僧送桂花一枝留話移時用陶詩形
贈影韵

地偏艤舟宿風號及晨時江行不計程去住信所之執手別
千里瞻言猶在茲化人復何事夙興恐後期殷勤折晚桂似
結塵外思況余遲暮影對之增悽洒題詩聊相答仰俯無復
疑混范一窮達此義非言辭

守風江干晚眺西山用陶詩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
風於規林二首韻
假日自茲始紫邏還敝居水清映木石村靜絕喝于朔風廻
去棲枉渚守一隅江勢有分派所即遂異塗隣船喧遠岸夕
景散秋湖時序默改謝川源呈蕭疎觀物無竟極相遇瞻望
餘多情有西嶺獻秀復何如
思歸匪不速信宿安所之弟妹各一方聚首難與期獨爲餘
遠思孤雲有還時昨日盛高會今者淹在茲故山信云邇厚
祿誰當辭晨發沿江水東指夫何疑
瑞洪晚汎用陶詩影答形韻
白板造江舟廻轉極迂拙帆駛岸非移沙互路豈絕野色無
逢迎目遇隨所悅前林方延勝柁㑌忽已別風止雨初濛雲
隱星未滅微蒸欲解帶薄陰釀秋熱榜人但知進用力戒勿
竭停舟侶鳧雁即事信不劣
自餘干至廣信難行五百里憶曩遊閱四十年復問津
焉慨然有作和貧士七首韻
往遊如去水旅夢猶依依豈期復訪來短棹遲清暉林鳥似
相識睍睆相鳴飛水喧魚舟出谷響樵人歸群動各有托所
苦寒與饑人生不滿百安能長獨悲
其二
碧梧蔭嘉閣丹桂榮舊軒國典重休沐燮許歸邱園邱園隔
千里江蕪自生烟閒情此孤寄默默惟靜研所思在遠道乎
生邀一言媿乏理人銜頫首思前賢
其三

急湍落秋峽韵叶太古琴偶然到枕上寂寞餘清音披衣中
夜起欲即不可尋村醪尚盈缶獨飲自斟斟飲中有賢聖至
理吾所欽流行與坎止誰與諧此心
其四
耳目有偏寄陋彼曠與婁如何生使獨相任不相酬覆載廣
且大銜羽咮周周本無神仙訣安能遺頗憂生逢堯舜君都
俞況同儕假手獲所請于爲終吾求
其五
舟人日理楫他務非所干如何食君祿而忍尸其官旅行廢
晨興及午方朝餐日來風力勁襆被知天寒酌酒對霜葉相
顧非盛顏李耳識此意青牛過函關
其六
偏舟滯雲水理本如飛蓬論文昔獨賞舉世稱國工宜秉起
雲陽楚北失二龔結習苟異領趣安能同灼然見大川非
楫信難通九京如可作斯致當誰從
其七
同朝有衆正先後來名州僚屬共砥礪清節誰與儔儀徹復
相送危酒臨中流酒半一歎勉各爲蒼生憂顧余寡長策厚
意竟莫酬何以慰相思努力期信修
十月二日過玉山作和九日閒居韵
連岡互平地于役日勞生一從上帝錫遂遺懷玉名夜來仰
星象珠斗相輝明少日曾度此倚松聞泉聲今復松下過對
之感衰齡晚禾霜前熟新釀槽閒傾山農識先事秋盡規春
榮竹石蘊深致禽鳥拔餘情笑彼淹留客終歲竟何成

東林寺　金德瑛

東林西林寺當九江至南昌之孔道今東林驛即以寺爲名寺中爲往來行人踐踏不堪慧遠當日胡弗擇廬山幽邃而托足焉其意良欲與士大夫筆相往還耳豈真忘名之徒哉且其地絶少幽勝即白司馬遊宿皆山北麓去城郭甚邇而山南之奇觀則白公未之及也

出郭三十里息駕廬山陰喬木摽古刹言是東西林遠師負高名影堂傳至今雖面香鑪峰托足若未深士既志出世烏馬同飛沉肯令軒冕輩車馬來駸駸晉人雖好事緇流亦浸淫活活虎溪水難洗戀名心淵明不降志自得然外音慧遠邪之就反欲相逢迎我聞栗里石雲深不可尋

游九峰寺

略彴度八九泉水流琤淙一峰復一峰引入九峰中石橋三澗合虚亭四面通老僧七十餘耳目殊清聰徒衆自耕食山柴供煮烘水勢猶出谷僧杖無移蹤笑語留貴客小住亦從容

獅子菴

茂竹掩行徑高桐早蟬鳴山僧閉關坐籬落犬有聲忽聞剝啄響客我啟軒楹清風時一吹衣袂皆飄輕茶水自掇汲此外何營營

送涂蒼院贈南安游心水太守

羈役千餘載周子紹微言生知無師授獨臻閫奥全得二程子從日月回中天南安雖僻郡司李栖龍爲大賢過化地從

水應尋源胡爲過嶺士競慕南華禪修途闢易塞野火撲更然英哲尚遠方狂瀾如風頹太守篤經術仁讓變鷹鸇一綫扶正學辛勤歷十年郡東峙佳巔秀色雜雲烟翦除伽藍宇改作禮義門堂中四乘主俎豆昭古蠲民懷功德在配以王伯安典型斯可仰百世與儒碩十室有忠信入里必式焉專城四邑陋不堪與陶甄招來青衿子贊舍數十間擇師具饌粲琢璞成璵璠我來一登拜俯仰發清妍霽月光風境宛然落目前君政異俗吏必以德教先邦人如鄒魯君名當不刊

藝文 詩四

七言古

唐

滕王閣詩 并序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

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紆其駭矚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彌津青雀黃龍之軸雲消雨霽彩徹區明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雁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目吳會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時運不齊命途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見幾達人知命老當益壯寧移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懽北海雖賒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餘報國之情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慤之長風捨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楊意不逢撫凌雲而自惜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邱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

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疏短引一言均賦四韻俱成請灑潘江各傾陸海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寒食江州蒲塘驛　　宋之問

去年上巳洛橋邊今年寒食廬山曲遙憐鞏樹花應滿復見吳洲草新綠吳洲春草蘭杜芳感物思歸懷故鄉驛騎明朝發何處猿聲今夜斷君腸

送從弟遊江淮兼謁鄱陽劉太守　　李頎

鄱門柳色朝朝新念爾今為江上人穆陵關帶清風遠彭蠡湖連芳草春泊舟借問西林寺曉聽猿聲在山翠潯陽北望

鴻雁回泓水東流客心醉須知聖代舉賢良不使遺才滯一方應見鄱陽成符守思歸共指白雲鄉

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　李白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斗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迴崖沓嶂凌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廬山歌送至宏法師兼呈薛江州　皇甫冉

釋子去兮訪名山禪舟容與兮住仍前猿啾啾兮怨月江渺渺兮多烟東林西林兮入何處上方下方兮通石路連湘接楚饒桂花事久年深無杏樹使君愛人兼愛山時引雙旌萬木間攻成人野皆不擾遙令法侶性安閑

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　韓翃

中朝理章服南國隨旌旆臘酒湘城隅春衣楚江外懸簾行角箄下絡繹魚腸雄筆佐名公虛舟應時黃按俗承流幾路清平明山露春江雲溢城詩聯魚司馬汝水人逢王右軍歸鞍行芷遙相引孤興幽尋知不近井上銅人行見無湖中石燕飛應盡禮門前真車仙郎腰垂青綬領咸陽花間五馬迎君占雨霽早開子安同

廬山瀑布歌送李頎　顧況

飄白霓挂丹梯應從織女機邊落不遣潯陽湖向西火雷劈山珠噴日五老峰前九江溢九江悠悠萬古情古人行盡今人行老人也欲上山去上筍深山無姓名

同裴觀察東湖望山歌

浴鮮積翠栖靈異石洞花宮橫半空夜光潭上明星落風雨壇邊樹如洗水淹徐孺宅恒乾繩墜洪崖井無底主人載酒東湖陰遙望西山三四岑

琵琶行并序　白居易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聲闇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

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澀絃凝絶凝絶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缾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蟇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長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少年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汙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遶船明月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我聞琵琶已歎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

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臨川逢陳百年　　李戊川

麻姑山下逢眞士元膺碧眼方瞳子自言混沌鑿不死大笑老彭非久視強爭龍虎是狂人不保元和虛如夢桃花雨過春光膩勸我一杯靈液味教我無為禮樂拘利路名場多忌諱下如含德反嬰兒金玉滿堂眞可貴

遠公亭牡丹

雁門禪客吟春亭牡丹獨逞花中英雙成膩臉偎雲屏百般姿態因風生延年不敢歌傾城朝雲暮雨愁娉婷蕊繁蟻腳黏不行甜迷蜂醉飛無聲廬山根腳含精靈發妍吐秀叢君庭湓江太守多閒情閒來繞綷留輕盈潺潺綠醴當風傾平頭奴子啾銀笙紅花豔豔交童星左文右武憐君榮白銅鞮上慙清明

靈棲巖　　張諤

截截業業如山巍磊磊落落石如屋上有綠樹之陰陰下有寒溜之涔涔通天有實十餘丈遊子捫蘿來復往是中端合巢神仙桃花流水何杳然我來正值春風暮似笑賢勞又還去準擬醺酒聊從容對此坐想飛來峯

宋

入贛聞曉角有作　　趙抃

江南歷盡佳山水獨贛潺潺三百里移舟夜泊惶恐灘畫角烏烏曉風起棲鴻宿鷺四散飛夢魂驚入漁樵耳三通迸還東方明又是篙工邁行矣橫波利石千萬層板縴傳聲如山登崖從終致險且升自顧忠信平生悳

廬山高贈同年劉中允歸南康　　歐陽修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相舂撞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蒼以晻靄下壓后土之鴻厖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谾千巖萬壑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聒亂人耳六月飛雪灑石矼仙

翁釋子亦往往而逢今吾嘗惡其學幻而言詭但見丹霞翠
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杳靄羅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
兮風吹露濕香瀰谷時有白鶴飛來雙飛去不可極使
欲絶世遺紛厖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插秧盈疇兮釀酒盈
缸欲令浮嵐暖翠千萬狀坐臥常對乎軒窗君懷卓砢有常
寶世俗不辨珉與玒策名為吏二十載文彩自少因一黜氣
榮辱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氣兀硉何
由降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説安得巨筆如長杠

雙井茶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氣早雙井
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養一兩芽長安富貴
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

情豈知君子有常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
不改舊時香味色

題袁州東湖盧肇石　　祖無擇

袁山之陽秀水側草堂遺跡盧氏宅皆云户發其姓盧往以
文章名籍籍宅中舊物何所存惟有嶙峋一巨石闊繞三尺
高倍尋久臥塵沙羣瓦礫余心好異因獨往下馬環視聊摧
拭地表可見十二三已足怪駭動魂魄呼工運折輿以還
以長綆百夫力讙然鼓譟登大車怳爾如家巨靈分劈以東
湖最佳處四面澄波映天碧倚空突兀無以狀頓然自覺增
氣色嶙環幽賞莫敢探恐有乖龍飛躍出余嘗南遊到湯湖
衆峯嶄巖春筍抗枘難躋攀之逾若此奇怪曾未識郡人
今走來如雲改老驚視復卻仰乃言此石還鼻當依指於今
年二百沈埋曠代誰韜珍一日光價頓增倍嗟余東據兹
後區區志尚惟孤直十年再謫非不窮特幸堅絶無改易始
何故老不我愚感物再三形嘆息石不能言人有言勿使他
時重堙阨

寄題沈比部江州脩江樓　　楊堯臣

遠目不高不可極朱樓要與浮雲平江淺亦見香爐山前
一過寒淒謾賈客檣下望吹笛漁郎清唱看斷霞伏飛封鼓
水花伏高士種柳堙修低屋惟有時分自比洪崖到此不西
西君家隱侯有八詠風猶未盡留人題

送從屯田提點銅場兼相度嶺外鹽入虔吉

江西采銅山未竭南嶽鼓波海將結土人貪利不畏刑白日
持兵逾嶺竊銅私鑄器鹽奔南死其吏爭此關穴姦豪乘勢

倚黨依劫掠聚徒成蟻垤今雖驅斂嶺下平尚恐根存更生
蘖因擇健才通便民什賦與權將有設秋香亭上共為賓起
作主人殊少悦祖東走此十五年只有山川看不別

古露亭詩　　李覯

乾坤父母莫匪慈胚胎億兆成角羈其間肖乳不及處有時
淫殺孤孤兒南州上游號沃野魚稻兩熟富以饒新田始苗
舊穀罄十室八九每晨炊伏陰何者不仁甚懷作水火來助
之煙爍倒天雨汁黑嘔山泄谷爭奔馳檣流一夜打城郭萬
弩竊發穿毛皮東關有川攉茸如蟻伏走遭水同屋根低
力樹腰折蚊蟨食人飢擇肥啖啖一擊萬山開六鑿不得相
扶持國子劉公好仁者惟時假守茲軍麾民生在我不在命
造升往役無敢遲童兒赤子婦女困栽之劍木何纍纍泥沙

外冷内飢渴口噤不語如狂癡牽攣坐臥滿府舍試以酒飲
加饘糜隨流往往亦不死遠在百里無人知捐金購得問氏
姓名使親族攜之歸司農倉廩盡發出不待奏報先施爲有
餘况可補不足大賈蓄家如響應來賤去糶夜繼晝赤熱不
忍蔭華榱由斯一郡十萬户饑膚日月生膏脂存者相保沒
者葬廣仁壽重巘躋聖主養賢賢養物氣和卻邪通高卑
城西老宮古松徑一朝降露甘如飴千柯萬葉結不解玉階
瓊樹光離離吒俗奔走競觀視手攀口吮司齋咨學老之人
周氏子好善不敎黄冠師欲令事迹絢久遠築亭其地高巍
巍公之歸朝不可借松樹至今猶未衰我作此詩揭亭上他
年陰淡如羊碑

大孤山詩　　黄庶

彭蠡百里南國襟萬頃蒼煙插孤岑不知天星何時落春秋
不書不可尋石怪木老鬼所附茲乃與水同浮沉鳴鳴大龍
樹下窮祭血不乾年世衆舶艫千里不敢越割牲釃酒來獻
斟我行不忍隨人後許國肝膽神所歆落帆夜宿白鳥岸俾
睨百遠寅藤蔭銀山大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白蘋遠
去父母國心病若有山水癖江南畫工今誰在拂拭東絹傾
千金

彭蠡　　王安石

茫茫彭蠡杳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柂萬舟回千歲
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
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
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遊麻姑山　　曾鞏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横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對植
松柏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莓苔侵修竹繫整
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如金遂登半嶺望城郭但見積霧縈江
浮岡陵稍轉路樓閣沙莽忽盡横園林秋光已過花草歇寒
氣況乘嵒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倏忽遂覺窮嶔崟龍門誰
來此中鑿玉簡不記何年沈泉聲可聽眞衆籟泉意欲寫無
瑶琴平迴地勢平如削羅植白須黄茎參洞開三門兩出路
卻立兩殿當岸陰深廊千步抵嵒腹紫木萬本摩天心碑文
磊嵬氣不俗筆畫纖妙工非今世傳仙人家此地天風泠泠
吹我襟令人豈解不老術可得綠髮常盈簪根源分明我能
說一室傾倒瑜琅琳相高既不攤耒耜方壯又不持戈鐔我

丁賦斛豈暇議直喜虛曠開煩襟清謠出口若先搆白酒到
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饋我山中禽玲瓏當窗急
雨灑窈窕隔溪孤笛吟未昏已移就明燭病骨夜宿添重衾
神醒氣王目無睡到曉獨聽流泉音起來身去接塵事片心
未省忘登臨

丹霞洞

麻姑石壇[illegible][illegible]忽已極高峰嶺豈知造化有神處別營
翠巖參青天長松[illegible]柏枝幹奇中畫一逕如淙泉林風颼颼
滿邱谷山鳥啁啾[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望下見秋色肅無
邊忽驚陡崖勢迴合中抱幽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誰鑿金梯棲觀吏
使遠舍開芝田令人到此已[illegible]欲折其鬢[illegible][illegible]傳羌今下
戈今未解天地廣病誰能移大廈根深置沙莽肯復顧盼攜

與椽吾徒於時直何用欲往未得心茫然

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角起視北極星辰稠曉開征帆岐又浪抉以兩髈當中流松門東面見盧阜其上少日嚶凡有人指我極四望黑處無底蛟龍湫㮶溪左蠡行浩渺西望故鄉分閫邱落星囹圄孰可狀清漢夜獨垂牽牛故人念思此同栽繪櫂直抵雲山遊念令五載負期語心獨恤為風中屏況開肥避須在山早時事力胡能謀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條鋤擾此言此笑吾自取非子世孰吾相投今講狗了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廿世拔凹磴

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道人耕紫煙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足言皆腳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槎楞然臥道邊幽花自媚娟林深為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猿攀禽乳鹿往往嗥荒巔卻視來徑如緣絙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桐吳栗粒之群山又有甌閩一髮之平川弈棋縱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畢筆盡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俯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絕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毒此披霄插漢之夏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閭境年年枯鼓閒几案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躋道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周引

領有望心長懸

江西一首　蘇軾

江西山水真吾邦白沙翠竹石底江舟行十里磨九龍篙聲聲硫相春撞舂臥欲醒閉㴩㴩直欲一口吸老龐何人得傳窺魚矼舉莪絕叫尺鯉雙

自興國往筠宿石田驛南廿五里野人舍

絡上青山三百曲杖馬暫移來一林脩山修竹有人家橫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輕軟蒲薦松床亦香滑夜深風露滿中庭惟有孤螢自開闔

次韻王適大水　蘇轍

高安昔到歲方閏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譙墮地瓦破裂長橋斷纜船逝通罘浮隙穴亂草蟻奔走沙礫摧嘉蔬甲間破散

兵火後飲食匏陋魚鰕餘投荒豈復有便地遇災猶復傷羸軀人言西有蛟蜃穴閏年每與風雷俱漫溝溢壑恣游蕩傾崖拔木曾須臾雞豚浪走不復保老稚裸泣空長吁滯留再與盜水會淪胥未西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錙銖

江州周寺丞詠夸亭

行過廬山不得上溢江城邊一惆悵羨君山下有夸亭千巖萬壑長相向山中李生好讀書出山作郡山前居手開平湖汲山腳未肯即與廬山疎道州一去應嫌遠千里思山夢中見青山長見恐君嫌要須罷郡歸來看

徐孺亭

徐君鬱鬱澗底松陳君落落堂上棟澗深松茂不遭伐堂毀

棟折傷其躬二人出處勢不合譬如日月行西東朝為賓主
兩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風人生偶合何必同一朝利盡更相
攻先號後笑不須怪外物未可凝心胷比干諫死微子去自
古不辨汙與隆我來故國空歎息城東舊宅生茅蓬平湖十
頃照清廟獨書徐子真陳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對祠
堂中

濂溪詩并序　　黃庭堅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
意林壑初不為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
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郡
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其
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悅

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
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
于士大夫終其身其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
中歲乞身老于湓城有水發源于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
合於湓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于其上用其平生所安
樂媲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
之美雖然茂叔廉于取名而銳於求志薄于徼福而厚於
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
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
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舊諱奉朝請改名惇頤二子壽
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仕宦三
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邱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髣髴

其音塵
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利兮又何有于名絃
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
聽潺潺兮鑒澄明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
津有舟兮蕩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絃音兮不知何處
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
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
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
敦侮

慧雲寺
城南寶坊金碧重道人修惠斯萬蓬一缾一鉢二十載瓌棲
碧瓦上秋空稻田摩衲擁黃綾吏築高閣諸天中三后在天

遺聖墨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畢餘慈潤雨露下國當年
豐貢川章川結縹帶梅嶺桂嶺來朝宗參旗斗柄掠欄楯清
坐耳聞河漢風道人飽參口挂壁頗喜賦詩如巳公家風秀
句刻琬琰邀我落筆何能工安得雄文壓勝境九原爰起杜
陵翁

存真觀　　孔武仲

武皇車馬東南出訪道求仙希萬一屏風步帳雲物清意恐
神仙藏此室羽章之館締構新增場夜夜祈星辰蓬萊縹緲
不可到撫山一闕通寸春詠身之天在旁側白鶴潭心飛露
麗田收歲夫覺小閣推行滄滄照空碧誰道吳真是女郎朝
登松杜夜焚香明昨綠壤今何在意已霞衣侍玉皇

瓶石

平川洶洶經南國匹練橫拖半天碧洪濶巨浪之中央忽見頹嵬太古石此石由來幾許時混元一氣初鬭闢神功剖破混沌胎劃落半空隨霹靂非黿非鼉不可辨有若神巖見滅跡精光不待媧皇鍊渾朴寧從巨靈擘我知神物本天性推移運轉非人力當時大禹走天下疆至九江爲納錫萬牛拽車皷不動鐵軸崢嶸自堆積秦皇鞭山移四海怒視不能移咫尺至今獨立猶驚人地志山經不能測千靈萬狀誰復知一片堅頑粗可擬昂頭突出驚濤中蹻足橫蟠九泉底勁鼓縱橫竇穴穿當心一搭蒼苔黑淵潛不見虎尾狀日爍猶驚負固色青蹁剝落向何處秋草緌緌晨露滴勁健曾支玉女牀斕斑似點飛龍額漁翁未網先白駭雷驚欲伏安可得黿鼉縮首不敢迎蝦蟇巡行夜戰暘歲冬大寒百蟲伏國勁之

勢無欹倒風磨霜鍊無日休髮髻皴痕成兆坼負才不免剞陽累至珍惟錫天公惜灼以炎皇之火精鑿以少昊之金液神鑽鬼卜不見形陰陽造化無遺策大哉黿者物之精歲久已化爲巨形有時月黑無人夜繞岸光芒倏自生下駭深潭蛟蜃窟上應中天元武星萬象森森下相向來決吉凶貞僞情姦狐妖鼠已破膽山魑野魅見亦驚波神吞氣不敢喘四面長瀬鋪席平吾聞溪老記往歲半夜風雨來冥冥剨然曳轉大潭左百里震驚如雷霆竹榰摧折雖萬狀雚蒐孤禺終自靈吁哉天地至奇物何爲流落於江城銅馬猶聞標漢殿神羊昔亦馴堯庭便當推置玉堂上古貌岌岌無敧傾姦臣猾豎作狐媚見之赬面先吞聲凶荒水旱必可卜倉卒變怪皆先明匈奴喪魄萬里外懾縮不敢窺天兵黿乎黿乎用不用壯士與爾同死生

馬當夾阻風　孔平仲

萬口荻野無人煙我來日暮雙繫船半夜星斗垂闌干銀河倒影搖青川人言神物當會合鐵纜縲繞安如山五更洶洶有聲至車騎踐踏乾坤翻怒雷殷殷雨隨下黑風三日不見天此中道路多險惡正在馬當小孤之兩間三江五湖所鍾聚直下無底旁無邊掀騰擺觸作意氣更無拘束隨所便巨礙突若虎頭出黃沙莽作車輪旋端居不動尚股栗誰敢身試蛟龍淵自吾汎洛涉淮泗閱閱浮滯今半年廬山蒼翠已在目毋用急進于憂患不如宿留會澄霽淹遲有數非偶然豁中酒熟聊一醉春夢酣酣牽晝眠

題贛州嘉濟廟祈雨感應

江東禱雨直靈蹤香火未收檐溜滴城中到此夜五更渡口歸時水三尺高田流滿入低田萬耦齊耕破曉煙但願吾民得飽飯年年歲歲是豐年

琵琶亭　陳造

抱愁莫遣朱絃鳴此聲更與愁人聽江邊一聞琵琶語月慘風悽如動情何況思婦傷幽獨少年多藝顏如玉江州司馬廊廟人暮上諫書朝放逐輕攏細撚忍淚彈開尊側耳思惘然一詩說盡兩心事遺音翻入歌舞筵此翁詩名自千古誦詩亦嘆琵琶女誰惜亭前泊舟客頗爲飄零動悽楚鄰家故妓春風手此曲每侑澆愁酒今宵月影秪三人倚闌長嘯空搔首

南城鄧氏亭　洪炎

小麥青青山一曲江南千里傷春目盱𦵏江頭喚渡人遥指
麻源第三谷裹鹽包飯各匆匆回首煙霞樓觀中詩成兕覓
羊何和猶是前身内史公

金精山留題　　張商英

秦亡項滅漢罷兵分王宗室皆連城两方女子不用事張氏
有婦懷金精吳山之下吳水曲石鼓峯巒翠相矗山幽水蓬
閭閻嚴二八芳年貌如玉吳王聞知心欲狂珠琲紵纈羅千
籍苦憑青翼致消息陳說富貴誇實璨玉人冷笑吾當許第
能爲吾開洞府洞成賦詩悲下土悲哉下土人皆苦飄飄仙
袂凌上蒼天衢昂畢騰輝光使回千里澀進步目極五雲空
斷腸吳王悒悒忽不樂入頷後宮情索寞仙凡會合竟何年
多謝君王鑿洞天

望仙曲

麻姑王蔡迹已往望仙亭在孤峯上朝見五雲飛暮見五雲
歸雲飛雲歸自今古仙來仙去誰可知勿望仙望仙日時徒
芬然白石可煮誰能言不受插翼沖青天玉池且酌太和酒
一醉壽同天地久陶陶與物任浮沈肯顧霞衣雲組敍

石廊洞　　劉弇

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大半盤蒼顛此外元妙猶紛
絕况有石廊人喜傳名蓮參差濁地湧徒倚危梯飛櫓墜
陰洞户半穿開一線縱四愁奇種萬鈞脊嵬排碣石呀可怪
兮若飛動天然微函尋丈間洪利初悄神摧紫崖紫苔緑
苔秀懸泉涓涓挹天酒淑靈豈郤乾坤私窟宅宛是神仙精
飛鳥點影陽光回遊子履深驚與雷九夏三冬自回斡雨暘

寒飆爭喧砭神物奄有似無迹突兀古廟當巖隈魈魖笑舞
助怪變落日愁絕松風哀瞰臨一方殆天意累露之疑此其
是仙乎仙乎胡不歸忍使秋燐泣陰鬼

丫頭巖

弋陽之東當古道有石突兀號丫頭苔侵蘚剝風雨蝕骨幹
聳削如鑱鋑不知何冤上訴帝叫閽之勢難稽留草木焦禿
漢比髮獨瞰平皋疑秀發淺深丹頰輝晴霞娉婷環梳掠初
月行人躊躇眸子眩癡女乖羊亦何別惜哉傳訛苦冒真土
俗傳誇疑有神陰崖黯黑崩趨腹石眼六七流嵌根君不見
望夫嶄嶄亦頑石似不徒然肖貞魄巔項廟食爾何補登進
雞豚始乘隙安得擲置八荒外化作膏腴豐稼穡

東盤嶺

去年踏雪東盤去今年執熱車盤來去來險巇自其分車盤
於我何有哉道旁飛礫如積鐵幽蔓緣崖不盈握遥知到此
客腥酸愁絶雲舒與湮塞半山棲隱擎華鐵旋覺陰巘萬鈞
壯鐘梵時聞一兩聲妙界還疑落天上短褐頭陀折我言此
途詰曲知何年名清利能還萬計未聞厭者仍紛然造物驅
人不留歸東盤有盡人無盡勸君莫歌行路難令人未老華
雙鬢

舟次生米值風作

東北有雲如潑墨舟子熟視無人色忽然白氣走飛翻拗怒
波神起乘隙初從下游架玉壘須臾一瞥熟酥白琳宮蒼茫
失向背野鳥高飛避羽翼紛紛翻舞殊未酣萬馬躍入朝周
客陽侯雖肝摧選舒勢欲盡取奔鯨礫崩騰豈啻陵谷吹剛

滌似病津涯窄大舟艱蹤愁失路小舟呼天手加額問於艙
渦折陞沫㳂淉鮫魚助奔擲靈川病客鼓欲僵躓足細麋逃
不測等閒覷纔戒衣𧝍倉卒何功禱爚願晚來風息回安瀾
猶自漫空認飛礫咄嗟鳴毛寄幾命一朝潰死貝以明加
屏翳不吾欺何堪失便垂涎得

武寧大竹取爲酒罇頭寬大腹可容二升而漆其外

戲爲短歌　韓駒

此君少日青而癯通來黑肥如瓠壺端有知判然兩手無乃
戲學騶保儒人言腹大中何有不獨容君更容酒未須常要
託後車滑稽且作先生友少陵飽慣安在哉欠山石臼空飛
埃茅檐對客夜驚笑麴生扣門何自來老向人間不稱意但
覺淵明酒多味乞取田家老瓦盆伴我年年竹根醉

羊腸灘

小灘嘈嘈大灘惡朝行羊腸暮鹿角盡日施舟不得前忽然
笪斷千尋落上梁左側石子多兩舷與石鳴相摩臥聽丹師
倚篙哭將如二十四灘何

彭蠡　李綱

神禹治水江爲最邐迤委蛇鍾作匯彭蠡不獨陽烏居吾意
端使羣川會羣川已會江不湍朝宗到海東南安煙波杳然
望不盡眼界始知天宇寬世傳揚瀾并左蠡無風白浪如山
起我今謫宦此中行何事恬然風浪止陽侯也是可憐人不
學世人皆世情好風已借一帆便霽色更增雙眼明晚來盡
斛鳴六鶴超忽千山如脫兔波心突兀見星宮雲際崢嶸望
廬阜世間此景良不多洞庭三峽其么麼共浮大白酬一醉
對此不飲當如何

東塔山在金谿　孫覿

山氣鴻濛衣自溼獨行曳杖穿雲入老翠陰森萬竹蟠浮蒼
激灩千峯立攢巉泓幽寂蕭寺捫掌一笑掀百盞酒謝佛火
照黃昏坐聽北窗風雨集

曹山在宜黃

石棧梯空一線橫路窮臺殿雨爭嶸日光淡淡烏飛沒雲氣
漠漠龍隨行道人西歸餘隻履結茅宴坐千巖底草根瀝瀝
暗泉鳴樹外騰騰青嶂起萃竹冉冉蒼雲屯老藤蔽日白晝
昏天低尺五雷雨上身强丈一佛祖尊者老棲棲厭行於達
人欲問生前語不見高僧杖錫飛山下空流千斛乳

分宜道中

老枯挽犁泥沒膝剗剗青秧鍼水出大麥登場小麥黃桑柘
葉大蠶滿筐猿鳥相呼聚儔侶纏綿百舌鬭好語此時物色
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盧

栗里淵明祠　謝邁

淵明歸去潯陽曲藜杖蒲鞵巾一幅陰陰老樹囀黃鸝豔豔
東籬爛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身事不豐無意足廟堂巧姿
老蓬蓽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癡愛梨
栗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我詩未遣愁肝腎爾
裹呼童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一律田家酒
熟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長提壺挈榼來
相親一尊徑醉北窗臥蕭然自謂羲皇人此公聞道窮亦樂
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溷濁山林高義久寂寞假令

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

鳴玉泉在鉛山

露秋陽何赫赫山亭妻今多秋色豈惟醉耳玉琮琤照眼寒光如練白蕉開瀑布垂雲間恍疑銀河墮天關西望香爐不得佳茵中原有小廬山

重遊家陽洞有感　歐陽澈

尋眞曾到家陽巖小立亭腰花影轉飛瓊仙子下瑤臺綽約雲鬟眼波翦水流煙斷一簾秋醉睡海棠紅玉軟武陵歸去探年華揚州一夢煙波遠重來風物恰依然愛日融融煙素卷洞門寂歷鎖長春異木槎枒插天半霞衣冉冉媚東風綠鎖窗前重識面酒酣春筍理琵琶曲終依約含幽怨人間名利幾時休馬蹄不駐空留戀桃花流水古猶今回首碧雲人

不見

遊岐原有感

秋光淡蕩磨青銅舞風霜葉魚腮紅雞窗岑寂興不淺結客楷節叩梵宮聯翩步躡孤煙際朧上淒涼一畝風穿雲裂石聲滿谷驚飛雁陣橫晴空高館撐袖臥雲久諸方勘破心玲瓏我來參戶謀禪榻堂堂標格對總公旋烹冰液破我悶清腸七椀追盧仝水沈煙斷香透頂津津喜氣生眉峰停盃隱已先去誰與壯浪吟爭雄朱絃縱奏流水俚耳知音亦罕逢不禁風物撩詩眼强作險語慙非工安得湯休占此景碧雲之句當奇峰會沽村酒行蓮社忘歸一任夕陽舂

南康値雨　楊時

廬山臥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柏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之不果故并記之

平沙漲雪清江漬水花照日紅生鮮軒然五老出城表瞻玉萬仞窺長身雲巾星弁霞華頂飛泉激瀑垂天紳平生未識廬山面碧嶂橫雲望中見江頭一夜雨銜天奔浪號風作悲健朝來淤泥沒牛馬咫尺坐論千里遠芒鞵拄杖掛塵屋神馬庳輪兹飛轉臥龍庵前碧眼翁日飲山泉餐溪松神融氣合八荒外此心炯炯宜先通未須勒移郡俗駕會應一洗塵寰空穿古歸竹壺邵子他日來游當御風

七月三日至鄱陽　王十朋

我來郡君山水州山水入眼常遲留絕境遠通雲錦洞淸音下聽琵琶洲千越亭前晚風起湖入鄱陽二百里曉來一雨洗新秋身在江東畫圖裏

贈申孝子世寧　辛棄疾

六月烈日日正中時有敗將號荒兕平人血染大溪浪比屋餓殍驚湖峰白刃紛紛蔽行路六合茫茫何處去妻見夫亡不敢啼母棄兒奔那忍顧荼市中翁纔有霜臥病經時不下牀平生未嘗見兵革出門正逼遭豺狼豺狼滿市如湧水迫索金繒心未已可憐累世積陰功今日將為兵死鬼世寧孝行何高高既擁姓命輕鴻毛爾時自欲赴黃壤欣然引頸迎霜刀至孝感兮天地動白日無光百川湧三刀不死古今稀一命自有神靈捕羣賢激賞爭作歌要使汝名長不磨何時上書達天聽詔加旌賞高嵯峨

和彭蠡月夜泛舟落星湖　朱子

長占坤波弄明月此心久矣從誰說只今一舸漾中流上下

天光雨奇絶回頭忽見西郭門尚書蘇仙有遺烈問予何事
却回船歷土苑君頭上雪

寅陂行并序　　王庭珪

安成西有寅陂溉田萬二千畝廢久官失其籍大姓專之陂旁之田歲比不登邑丞趙君搜訪書䇲盡得古跡没溪港起堤鬬躬視阡陌灌注先後各有繩約不可亂是歲紹興十二年適大旱而寅陂溉萬二千畝苗獨不槁民頌歌之國家方下勸農之詔法有農田水利實丞職也然緣是而僞自增飾以蒙褒顯者世不爲怪由是水利爲虛名今寅陂功績崇竑丞不肯自言部使者終不及省余恐[illegible]别君東門外逢寅陂之民塞路涕泣言此為余作寅陂行不復緣飾皆老農語也冀有採之者紹興癸亥十月

望日書

安成城頭烏夜啼烏未起雞登木傾村入城來送君馬前摩肩袂相屬但有雁首不識名何物老翁出山谷老翁於酒前致詞家住西村大江曲大江兩岸皆腴田古有寅陂置官屬自從陂廢田亦荒官中無人問舊瀆公沿故道堰横流陂旁秔稻年年熟今年雖旱翁不愁田頭已打新春穀誰云此陂會當復老父增門兩黄鳴嗟哉如君不負丞躬行所問勸農桑監司項背只打望風謡滿路胡不聽胡不聽寅陂行為叩天閽叫一聲

雅歌樓詩送永豐宰鄧晉卿

濆池赤子弄庫兵犬牙蟠接虔漳汀十年烽火照縣郭白晝不敢問衙庭忽見青樓臨大路樓上高歌揮白羽樓前解甲看投壺終歲不聞擊戰鼓主人坐笑已風流小婦鳴箏樓上頭曲罷仍能雅歌舞送君此舞傳中州

過蕭灘廟

灘江欲度虹霓橋瀧濤春擊蛟魚跳瀧頭有廟非一朝瀧民猶傳神姓蕭股腳插入白鷺腰青原翠把岩莞朱英日出煙霧消碧瓦不動磨青瑤忽然飛雷掣紫霄天爲作[illegible]蹤游龍捽兩洗穴窞桂花隨落香雲飄百年古木穴中號[illegible]蛇蛟鼓響吹簫笙饑賈舶臨欲焦廟前泊橹不敢搖[illegible]鬼沒凝椒瀧之靈兮或可招

次吳叔寒主簿往清江受納秋苗

田頭作穀催入場一半白者輸官倉盧江主簿喜懷檄放船椎鼓鬧帆檣蕭灘老農公事罷夾江歡呼縱酒漿笑言歸去

唤妻子今年租米兩平量

過西山　　楊萬里

一年兩踏西山路西山笑人應解語問中百斛水晶壺兩搖珠簾無半句殷勤買取謝西山慙愧山光開我顔[illegible]催科白塵埃滿窗獨送愕

寄題廬山楞伽寺三賢堂呈南康太守曾致容

山房牙籤三萬軸六丁下取歸羣玉空餘坡老枯木枝雪骨霜筋指雲屋楞伽老僧懷兩賢作堂要與祠千年只供清風爲明月不用秋菊兼寒泉江西村裏曾常伯李家王潤蘇家客傍遥巫陽招取來分坐廬山泉上石

遊仰山謁小釋迦塔訪孚惠二王遺蹟贈長老混融　　范成大

治田谿淵清泂洄梅州問路家雲堆連空磴道虬尾滑竹輿
直上無梯階官吏來迎夾道立相逢無言心眼開翠微中斷
雪彌吼兩耳不辨供喧豗林間靜極成斷相攻要萬容就風
當山如蓮盆繞金地龍宮遊廊飾蒼崖祖師抱膝坐古塔大
禪海浪翻天來騰空猿猱未暇拄杖踏濕衡每咨問龍亦
借一席地餅包贍兩眠西齋當年公案忌錯舉神通佛法同
坑埋混跡蕃中的的意笑我舌本空雀鬼該事且罷飽喫飯
稀口米賤如黃埃

寄題龔江亭

一水之會新作亭主人文章子墨卿我記新亭且不朽千載
當與文俱鳴題榜誰歟漢使者風流好事飾儒雅平生兩君
吾故人安得繫馬亭階下鼓旗西征上奔瀧所思不見心難

降瞿塘縱有文辭雙變莫致之章貢江

清江道中橘園甚盛

芳林不斷清江曲倒影入江江水綠未論萬戶比封君瓦屋
人家衣食足暑風汎花繭芷香秋日籬落明青黃我舟來遲
佳景盡但見碧樹愁春霜

發豐城縣　陸　游

豐城古縣已再還出郭十步江渺然冬雲四合欲下雪雲檣
鼓聲初放船孤村燈火照破驛客子何以娛今夕不辭金盤
醉十分要聞玉花深一尺

上巳臨川道中

二月六夜春水生陸子初有臨川行溪深橋斷不得度城近
臥聞吹角聲三月三日天氣新臨川道中愁殺人纖纖女手

桑柘綠漠漠客舍梅花春平生怕路如怕虎幽居不省遊城
府窮軀苦瘦坐長飢龜息無聲惟默數如今自憐還自笑斂
版低心事年少儒冠未恨終自誤刀筆最驚非素料五更欸
乃一潑然夢裏扁舟水接天紅葉綠芰梅山下白沙朱欖禹
廟邊

擬峴臺觀雪

垂虹亭上三更月擬峴臺前清曉雪我行萬里踏吳楚此地
固應名二絕山川滅沒雲作海亂墜天花自成態狂歌痛飲
豪不除更憶銜枚駁紫塞蘆摧葦折號飢鴻欲傳粉墨無良
工摩挲東絹三嘆息收拾放翁詩卷中明朝青天行日轂萬
瓦生煙失瓊玉世間成壞本相尋却看晴山暈眉綠

弋陽縣江上書觸目

縣前奇哉一江水日落風吹碧鱗起客恨征帆忽如洗不用
金篦刮眸子丹楓岸邊雪色蘆下有老翁方捕魚欲求妙手
貌畫圖王維鄭虔今世無

蜂兒榧歌　葉　適

平林常榧啖俚蠻玉山之產升金盤其中一樹斷崖立石乳
蔭根多歲寒形嫌蜂兒尚粗麤味嫌蜂兒少標律昔日取急
欲高比今我細論翻下匹此間異物難並兼百年不許氣栽
添餘甘何爲滿地澀荔子正復漫天甜浮雲變化嗟所仰靈
芝醴泉成獨往後來空向玉山求坐對蜂兒還想像

孔錄士話龍虎山之勝於其行因以送之

叠嶂倚天傍四環中峰受拱低伏蹲雲錦交陳紫圍外却注
彭蠡如傾斧道陵已去丹竈冷今代符行妖鬼靜孔師何事

亦逃儒爲愛冰林雪蒙頂我居無山冬不雪只愛虛空滿乾
月子能作意肯重來更待牆東笋堪掘

觀三叠泉　劉過

五老峰北嵯峨巔龍泉三叠來自天只應開闢便有此山雲
蔽護經歲年一朝何事失扃鑰樵者得之人共傳欲往從之
人罕遠嶮溪絕壑窮攀緣初疑霜崩湧天谷翻若雲奔下巖
宿散爲飛風颺輕烟吞似銀絲貫珠玉隨風變態難盡名觀
者洞駭心與目清寒侵袂心益爽清甘飲之手屢掬我欲攬
之作玉虹似闢九丈錦屏風有若插碧金芙蓉笑騎揮斥凌
太空窮源直到天河東

歐原山中曉行　裴萬頃

碧雞夜半聲咽嘶喚起幽人步林樾秋高風露著草木無瀫

寒花泣明月松篁一徑宛如畫石溜涓涓更清絕山蹊便好
結茅廬莫待他年鬢成雪

仰山行　趙汝鐩

平生幾兩謝公屐愛山愛水真成癖集雲峰在指顧間年來
抗塵乃絕迹西風慫恿作意登佛境未入心境清九秋顥氣
接嵐氣五里松聲答泉聲招提金碧壓深窈鐘鼓四時遞昏
曉梵音獨許山鳥聽禪夢不驚蝴蝶遶土牀霧飽疏筍雜一
粥一飯天上仙伊蒲供罷日卓午浮空半是烹茶烟四藤欲
知蜀中味萬字欲參堂上意請將此事且放置坐看山雨濯
曉翠

東湖歌　袁州

湖光蕩綠春拍塞百雉之東纔咫尺五步一亭十步榭軒窗
處處臨水開露濃晝淑花溜紅煙嫩堤平草連碧俯窺萍鏡
魚上下仰聽木杪禽格磔拂拭塵埃讀祖碑摩挲峰竅躡盧
石中年懷抱多感慨東西跳丸駒過隙山林鐘鼎同一盡可
笑世網甘形役雙邊吏部真得計右酒左蟹船中拍明朝風
雨那可料且對湖山醉今夕沙鷗許我再尋盟從此時攜杖
頭百

題曾氏連理木　文天祥

后皇嘉樹生植從四衢五衢合一軌德澤純洽八方一乘木
而王固如此大明香琴椅貞觀玉華李一時圖畫傳奇觀榮
華過眼轉丸易惟有武城宅前村不知何年已連理從來縣
官不以聞武城子孫世專美人言協氣薰嘉生此家孝友陶
協氣朱門多少鎖喬木百年瞬息滋一胄秀得禺禺爲輪囷

受命不遷相曾氏傳聞北木更八世方遇麻陽大夫記麻陽
誠齋又幾年却入青螺地輿志北來微當路表名連瑞里有
日捧圖上嘉禾靈草共青史物生隱顯始有時展如之人亦
應爾楩楠杞梓雜寸牛纔此廬陵城北不止稱三瑞

題元章觀雪浪閣用誠齋韻

棄官學道句山許學到至人本無怒赤子鐵鍼如魚頭不堪
妖孽躍上流鉗鍵長潭鐵樹立摩挲石竇勿濕當時豈忍
如是觀毒流不可開眼看英風凛凛萬古寒

發吉州

己卯六月初一日蒼然亭下楚囚立山湖顛倒紛雨泣乙亥
七夕此何夕煌煌斗牛劍光濕戈鋌彗雪雷霆擊二百餘年
火爲德須臾風雨天地黑皇綱解紐地維圻妾婦偷生自爲

賊英雄扼腕怒蹟赤貫日血忠死窮北首陽風流落南國正
氣未亡人未息青原萬丈光赫赫大江東去日夜白

書林十景之三　謝枋得

雄峯馳驟萬馬奔浮空積翠如崑崙中有一蛙消且癯天成
不假鑱鋤痕神物深潛清徹底霹靂雷光生石齒桃花飛雨
三月紅洶湧湖光漲春水龍湖春水
路盤屈曲蚰行驚嶺危峯崔巍紋巢俯窺毛悚趨宇宙仰捫
手得探星辰斜陽墮堀硃砂魄暮霞幾縷胭脂色來朝海氣
氾扶桑擁出金輪光赫赫龜嶺暮霞
朔風吹折寒梅枝嚴凝凍合彤雲癡華峯屹立亘今古堆累
積聚皆昏迷楊花飛舞盈三尺蛺翅交加呈六出朝陽發鋭
照乾坤萬壑千崖消粉飾華峯霽雪

題巃峯

三十二峯峯最高脚踏高處真人豪近觀霞山一培塿俯視
彭蠡無波濤眼明始見滄海闊心閑却清塵世勞後百千年
誰獨立萬古一覽皆秋毫

清江曲　姚勉

夾岸桃花燕子飛一江春雨鱖魚肥絲綸百尺煙波闊深夜
鳴榔載月歸扁舟一葉橫沙嘴得魚爛醉春風裏綠楊深處
酒醒時江湖半落天如水萬頃滄江五月涼一川錦繡藕花
香綠蓑青笠鳴疎雨老樹殘煙帶夕陽野船煙火夜明滅一
笛風清楚江闊無魚無酒且歸來蓬裏蕭疎臥明月江南江
北老天涯蕭蕭兩岸梧桐葉漠漠平川蘆荻花萬里西風雙
鬢華柔櫓聲中山水綠一葉買斷黃金屋沙邊鷗鳥莫相猜
是非不到清江曲荷筆折枯人未歸寒波霜落雁初飛人間
節物時時換又折梅花下釣磯青山四面清歌發幾點沙鷗
起天末一任長年醉則休醒時獨釣寒江雪

遊曲江分韻得月字

曲江磯頭山崒嵂此景江南誇第一漁舟晚弄煙波間市樓
春映晴嵐出擁輿寒吟入畫圖席地草飲成真率且叩山房
僧榻眠再上山林待明月

伏龍山民宋正甫湖山清隱迺唐詩人陳陶故圃曾景
建作記俾僕賦詩　戴復古

故人昔住金華峯面對楚澤秋水容故人今住伏龍山陳陶
故圃茅三間千載清風徐孺子門前共此一湖水百花洲上
萬垂楊白鷗羣裏歌滄浪故人心事孺子高故人詩句今陳

陶短衣飯牛不逢堯何如繡鞍上著錦宮袍瓦盆對客酌松
醪何如紫霞觴泛碧葡萄豆萁然火度寒宵何如玉堂夜照
金蓮膏吟成秃筆寫芭蕉何如沈香亭北醉揮毫再三問君
君不對目送飛鴻楚天外細讀山中招隱篇超然意與煙霞
會照影湖邊雙鬢皓此計知之悔不早三椽可辦願卜鄰荷
鍤相隨種瑤草

和何應辰過山谷墓　王炎

何年馬鬣埋玉樹上有喬木清風寒琳琅金薤落四海萬家
頓挫隨毫端追攀前輩豈無意偶來弛擔鳴珂里生恨與公
相後先臨風三嘆不能已論詩排解鍼膏肓人間今日無黄
香經過一瓣尊中碧明月灣頭山闃寂

題清江常寧道院詩

古人牧民如赤子今人臨民用箠篳孰知官府本無事獨恨
庸人擾之爾臨邛有客腰銅章三年為吏先慈祥老農共說
長官好桑柘陰成民小康公庭閒暇雁鶩散燕坐胡床清晝
長撥煩何自文書省治道由來貴清淨庶須柱下五千言洙
泗六經無猛政

石潭急峽　饒魯

兩山夾石湍風急勢吼春雷鬼神泣行人登舟不敢渡疑有
毒龍深處蟄蜿蜒彷彿若雲川又如三峽傾瀉溪水簸恐是
神禹鑿石骨未遇秦皇鞭飛流濺沫美寒玉赴壑奔灘勢何
速直須流入鏡湖心如遇平夸舟免覆坐揚霞陰沙岸高將
軍喚渡多英豪中流擊楫思祖逖當清宇宙無辭勞

重湖夜月

昔聞放翁歌鏡湖船尾有酒船頭書又聞鑑湖賜賀老剡川
一曲春風好番陽之東有重湖風光與此自不殊澄波湛洪
秋瑩潔碧月一片洗冰壺彩舟蕩槳搖畫槳上下天光映虛
幌踏歌搥鼓樂者誰武陵樵客來湖上賦詩橫槊何英雄氣
槩或跨前兩翁我思此景勞夢寐東望咄咄徒書空

稠山茅屋

亂山堆翠如削玉中有幽人結茅屋柴扉寂寂掩蒼苔古院
蕭蕭倚修竹閒雲滿壑白日長咿唔朝暮聲琅琅芸窗紙破
漏月影石硯水滿涵天光風塵頻動邊邱壑此處怡然有真
樂門靜應無俗客過茅深不怕秋風惡高人有才濟當時會
見徵賢日三顧愧我飄蓬石洞人茅屋青山在何處

題東林香山像　周紫芝

大唐受歷三百年文士輩出俱可傳情雖嫵媚中骨鯁當時
只有香山賢香山年少謫湓浦臥聽琵琶心獨苦想得回舟
半夜時半濕青衫淚如雨別來江月幾番圓黃蘆苦竹空淒
然風流埽地那復有但見東風吹白蘋可憐畫手無前輩欲
倩虎頭呼不起瓊枝玉樹了無蹤鐵撥鵾絃何用爾明朝一
舸下潯陽月明依舊空江水

筠陽竹根枕

高安老竹三尺圍斷為釜甑中可炊蘄州閒笛不足數嶰谷
截筒空自奇何如貓頭未成竹化為霜根白如玉崢嶸勁節
不得施歷錄黑斑空滿目白頭老吏飽官倉雲夢南州睡初
足筠陽別乘一幅書寄我中劍兩榻腹飄飄逸韻青衣郎夢
中相見筠山陽一笑摩挲撫君背定交從此毋相忘我欲問

舍無何鄉為我往使華胥王人生草草兩鬢霜安知日月壺
中長

靈谷山　吳南壽

嘗聞天台八萬四千丈踢踢根蟠東海上赤城丹霞二石梁
幾欲從之路難往吾州喜有靈谷山懸崖秀出群峰間興來
騰身覽絕頂十步九折勞躋攀追尋凌雲無遺跡門對長江
秋水碧洪波浩蕩繞山流鷺賤鴻窺雲樹黑焚香再拜禮浮
邱烈烈北風吹髮頭夜深何處候笙鶴披衣託宿南巖幽

大孤山　謝崇錦

大孤溶溶泱眼青小孤江色春寞寞隔江淮瑞幾千里枯荻
蕭槮朔風起佳人何在遙相望我無羽翼從君翔為君暗整
豈珠裳綠蘅翠芷參差香

洪陽洞　宋之瑞

天台自是神仙窟常恨平生游未足揭來訪古得洪陽不憚攀躋冒炎酷當年事往雖渺茫至今峭壁摩空蒼谿從洞口見穿穴始信靈蹟由天藏細泉滴乳散瓔珞亂石排衙互登攫上施牀几香燒丹旁布塍畦開種藥虛舟聊具仍馭風雲源暗與江流通欲攜來縋泛幽討却疑深處藏蛟龍惜哉此境真奇絕地偏往往成湮沒僅存野廟傍山阿儻非好事誰留轍吾衰重到定無期肯辭躡足陵丹梯共言荊榛無路入徒羨翠羽穿林飛安知咫尺蓬萊隔邂逅仙人還不識謾書所歷記吾曹歸向天台詫泉石

金精歌　趙東林

東風飛靈雨一洗桃李靡快馬然遊韉來賞今精春連林翠

氣吹不動時作佛髻螺頭青劉剗天壁面劃地中可建旗坐萬人黯然呀呀怫然憑憑蹲蹲者爲虎豹几几者爲鏞城千年老狖學春吟白日龍雷藏樹陰蓮花峰下久無路時有樵子攀藤尋丹光出屋水涔涔白鶴飛去棲桃林桃今幾熟枝尚青石田玉子無龍耕雲蒸甑腹爛青飯雪凍地骨迷黃精靈君久矣鞭玉麟今作天上何公卿崖前老竹屢生米夜有石犬當堦鳴我亦二千家石鼓花落花開不知數人間魚沫吹秦栘漫有姓名刻洞府試爲露君覓杯水水中白晝丹虬起便令紫霧生風霆一舉直上九萬里

元

題劍池驛樓詩舊日寶氣亭今撤而爲樓　吴澄

雙龍飛去已千年斗間紫氣夜爛然却令往往來來客坐關朝朝暮暮船天地與亭俱傳舍舊毀新成更代謝舊亭不見見新樓新樓誰作今州侯州侯温温廊廟姿三年蒞政民不厭政成遺惠及賓旅又與江山發新趣昔舊今新新復舊劉郎去後何人曾樓新樓舊謾勞心江光山色只如今著我憑闌觀水際游目兩間尋寶氣猗嗟世上無張雷有缺莫彈歸去來

湖口阻風登江磯山觀濤

狂風吹人渾欲倒瑟瑟寒聲動秋草捫蘿徑上磯頭山萬頃江湖波浩渺怒鱗雲驤奔騰來洼目快心手據好向曾觀海難爲觀回首匡廬青未了元雲作帽深蒙頭五老呂藏元不老何時月夜水鏡淨滌蕩澄虛納蒼昊著我峰尖伴老人坐看海東紅日杲

擬峴臺　何中

擬峴臺山如盃樹如芥臺前東風花亂開流雲藏雨花間麥花根得雨新綠催花枝随雨成香泥神工鞭策不停手七尺容形爭好顏桐林嶺頭木香酒百錢一盞當酤否

寄題踈山寺半間禪房

往時訟浙呼小川李花陰陰曾繫船半菲沙草取幽徑細瀉一禮白雲補卜松空底絕人跡蒼苔亂點紅斑松香四散碧滴雨紅影半佼明映碧鶴流聲出巖谷輕霏忽散風鈴然長嘯欲寫不能就便寄清夢時周旋秋風吹空客如仙名山有記特相傳迺知曇花解重現彈指一瞬五百年經閣名臺雪幾尺皷成小果留人天先師吾鄉白雲寺卓錫尚今題塔鮮半間之半可著我呼童急辦青行纏身前舊境餘一念

定許鄉會香茅編

由寶塘角行至臨汝

盧鴻十志看不足愛雪貪行雪相逐清風吹散北山寒二十六陂水初綠黃洲挈得單篷船松筠繚繞烟成淵陂聲登下灘聲惡鮑照却歌行路難

九日登鹿角山詩有序　劉詵

余舊家吉水南嶺有山崢嶸如鹿兩角俗呼為鹿角當在宋時山下有喬木數千章連抱參空陰雲蔽虧嘯鶴號猿宛然深山太古意也國朝始通是鄉為官道創馬驛所謂喬木斬伐殆盡發為壙土近年來或繚以長垣限以棘溝而所謂壙土又將為果園蔬圃矣嗟夫是鄉特窮閻寂寞之濱而為谷為陂尚如是不一則通都大邑之變化又何

怪也余每歸故鄉至輒喜留滯不能去昔人所謂樂其所自生非歟至正癸未遂因度九節於此於時天氣地清初可衣單袷八日意行飲楊君文川別野又飲其兄吾可林花樹下羅君宗伯宗仲邀過其家劇飲痛醉至深乃歸衣冠駢集居人屬目余因朗誦曰九節追歡亦偶[illegible]酒路駢蹁茅簷老嫗扶孫語重見衣冠八十年文川和僧云有約登臨興浩然風吹襟袂聚蹁躚先生領珈衣冠盛更醉黃花四十年遂約一日登鹿角峰至期余乃攝衣徑造其頂同遊者二十六人列前相向坐如環絲竹糾間因用東坡大華峰頭作重九天風吹艷黃花酒浩歌馳下腰帶鞓醉舞崩崖一揮手分韻余得作字約明日詩集獨缺鞓崩二字亦以避所難所諱也明日詩集同遊微余序遂

書

文江西渡楚寥廓有山削成蒼鹿角驛亭古道數百家人煙四起象虛郭我亦鹿角山中人久客歸來似遼鶴輩行已稀少壯多白頭愈覺鄉土樂秋天九日雲漠漠振袂凌危散腰脚大江東來忽空濶青山環走擁纛幕豁然百里指顧中南眺層城北仙閣白鷺微瀲照醪酒碧盤崔嵬出叡雕羌笛高吹破落日村鼓狂鳴動虛壑谷精逝走山鬼奔樂極但愁風雨作風雨作可止之請君勿輕動浩歌且更酌向來豪雄今安在馬臺龍山俱寂寞不如藍田把萸翁流芳終以文字托鹿角山山頭石路何硌确應知後人慕羊公佳時踏破青芒鞵

飲南山故居

墦竿東峙彭家寨鹿角南繞劉家村彭家旗幟落草莽劉家衣冠遺子孫百年風土又一變叢林先壑池成塹山亭揭[illegible]驛馬坊官道豫章北商店喆人令族困屠沽噇夫互郎高門閭故家兄弟日益少惟有老夫長眉鬚少壯幾何忽衰憊樂無多能發愚天寒木落砧杵急日暮門空客初散餘年定有幾還鄉倚杖秋風看飛雁

飲谷平李氏

粟黃黍短沙渚浦白鬚涉江尋故路伍家渡頭篁荻秋柳候廟前烟火蘇昔時冠蓋風雨濶舊家喬木涼蕭蕭微吟西州淚自墮欲訪黃墟誰可招社墟左轄增閭室兩街坐賈如郭邑殺牛壓釀百貨交道逢少年不相揖尚餘八十病姻兄羅羞餒客空罍瓶夜深山月窺前庭童稚熟睡二老羅談舊未

了荒雞鳴

飲印山田舍

少年曾客金竹峯壯歲移住城之中城中金竹幾來往羸得白髮成衰翁居人興亡秋葉換巧黠四方拙閭閻天公顛倒作奇觀舉世區區事籌算我友秀川羅文學白頭胸著天球閣我友龍湖李隱君秋風落筆吹行雲千將白虹發原草堂光夜壁元武老談王著經卿與軻感時屈宋能高歌古今坎壈稱數子數子之外應更多山中秋高月如斗醉呼老農同舉酒同舉酒滿瓦船便令餘生滿百年飲酒之日萬五千

西峯臥松

定光道場鳳豎東古樹蟠地疑虬虎參天元與風雨會老大偃蹇山之中千年琥珀結精氣半夜笙鶴朝仙宮太平明堂

方論建扶豎大用須良工

古城秋釀

大江蓼花紅滿堤堤上人家多竹籬雨餘淨炊白雪瓶霜甕滿瀉黃酥色城中少年好遊冶渡江買醉攜蛾眉江東估客貪祭賽第一先酹蕭郎祠

平園衰柳　明孟公蕭呂

城中書樓天下奇碧玉流水長虹堤堤邊柔條一千尺昔昔裊裊春風垂居民異代起華屋此物已槁不忍移豈無他樹好顏色不忘丞相手種時

鳳豎斜陽　曾通判泰陽

城西仙閣不可當花間柳榭春風香酒樓髣髴竹西市娼女結束杭州妝百年風流去如雨一笛落日寒煙荒乘除自當

返太樸君看燈火明書堂

萬戶酒歌　泰定乙丑貞定吳侯來守廬陵讓行萬戶酒中請乘定郡民頌書賦詩相賀

城中禁釀五十年日斷吹秋江東烟官封始運糸落載官隸方載稽山船務中稅增沽愈貴衆盎可盡官緡千先生嗜飲終無錢指點青旗但流涎今年忽縱萬戶釀處處爭說邦侯賢富家遠郭買秫田小家盆盎爭濯泉開城曉避麴車過策室夜聲糟邱壜便將相如舊渴吻一吸擬盡長鯨川老翁童稚喜欲顛秋醉月下春花前豐年五穀賤如土市上遊人歌復舞歌復舞邦侯堂有八袠母共飲蟠桃幾千度春風吹醉九九州公但飲醇丞相府

織錦歌

南州織錦天下奇家家女兒上錦機蓬萊額黃[illegible]新鮮渭川

萬紅種千畦鳳刀冷淬并江水龍梭細琢炎洲犀春波雨深淨如練接紅濯錦隨時變高鬟半髮玉腕明心逐綸絲千萬轉晴游翠浪舞白鯨細柳高花穿紫燕青樓臨道起鞦韆蝴蝶鴛鴦逐少年月中三郎坐聽曲海上漢武來求仙窮年玩歲容髮改研精極巧造化踏阿頂楊花春鳥啼東家西家教歌舞燕姬金捍撥四行白鶴纏頭棄如土人生有交各有命豈無紅顏甘自苦古不見郡門十里桑柘村裝繡[illegible]門齒風雨

吉安老人詩　并序

揭傒斯

吉安老人者劉士表叔正也百有一歲而聰明康强好善不倦其小同歲翰林曾巽初請賦述其辭作是詩

吉安老人一百一顏如春花眼如漆肥肉大酒飲且食兒兒

啼孫繞膝行不扶杖夜讀細字風雨疾鄰里好事時相見朝出門歸必及月出歸路行且歌歌復笑啞啞借問老人平生何所爲壽且富身康強子孫賢無匹云是家世爲儒又不能服食求長生世世惟好德天既假我以年未省欣欣與戚戚居無行輩可同語後甲同生子孫已盈室且有高官職幸遇天子聖且仁天下無似我老得自佚一閒老人言豈但金與石千金之藥可廢老人之言不可失老人行年一百一一復一生生之數何由畢天長地久何由畢

蘘荷山

蘘荷山碧屏顏拔地維矗天闕上有靈泉宜人煉丹丹下有揭氏子孫藏其間神飈六月飛霜寒古人不可見宜人飛入越王山越王山倚天立秋源蕩蕩車馬入海上青翁不必來人間絕境紛成邑我家蘘荷陰移家恨不蘘荷深青松之蔭蔭我屋白石之薦絃吾琴蘘荷再生吾丹再成冥冥我祖去而上升靈泉援手引我太清足跨五色鸞子掉金芙蓉浩然拔宇凌天風九州四海如脫屣空留遺響此山中

玉笥山歌

大江之西洞庭東三山鼎峙爭長雄玉笥嵯峨與天通予迎萬騎重復重十人避秦入山中池養十魚爲九龍九人乘龍上虛空赤帝飛入爲九嶷四海照曜何烘隆三蹤不救登戕爲曹瞞欺大塞帝聽玉梁白晝隨靈露壽春真人抗靈蹤三增佳氣長鬱蔥璇題翠羽開神宮九霞照地光熊熊忽洞爲玉相撞春草峰四合如朝宗承天萬年亮天工大秀幽詭郁木同重巖洞壑守鬼工白猿夜啼寶氣衝我欲求之白雲封

金闕先生碧雨啼弟子文詠敬以恭巢雲駕霧留飛蹤元洲長史白玉容八十二口來相從一入不復世莫逢忽而見之若發蒙朱宮玉堂繡[illegible]幢青童素女清而丰桃花杏花相映紅忽而不見空濛濛或聞玲瓏磬與鐘或如金雞啼曉風何劉沈謝數十公遊憩逸響留成風雪旋羽節何當降霞衣飄颻珮瑀璁下與世人哀瘝恫身爲風牧常先鴻上佐皇羲播時雍還淳反樸服孝忠物不疵癘年穀豐氣酣飛上三會峰周覽四極攀谷穹前有天柱如華嵩落日返照金芙蓉三峰東出蒼赤松西靈堂太白相橫縱蘖玉金扇遠更濃兩峰相倚如駝蛩紫微高歌紫霞沖石橋金柱爭龍從長江外抱如白虹東以驚峽轟奔洪千今萬古聲淙淙百神歆集元氣融趨陵蓬萊軼崆峒仙來不來吾心忡山中有草名鶴苴食之千歲顏如童我欲求之不可窮願佩含景從仙翁紫袍白馬來雨驂奪取神君一尺銅坐閱絕景忘春冬

寄題九江義門陳氏壽安堂

匡廬之陰彭蠡涯七百餘載真良家（宋太宗書表其門曰真良家）沖和鬱勃吹不散飛落南山芝草花往時冠蓋如流水撞鐘鼎食三萬指詔書十載復租庸每歲朝廷仍貸米父慈子孝則四方紀淨綱明照閭里蓬萊水淺昆明空天開地闢元氣通張公百忍澤未竭王母千年桃始紅南山築臺三百步翠竹屯雲森玉樹忠厚必有神明扶淳樸自是期頤具方瞳綠鬢紅顏皚春酒搖蕩香扶疎公侯子孫始必復日爲太夫人起居

題臨江同知問流民事蹟

江北流民七十口三十餘年在江表朋兇結惡四百餘白刃

差差歷村保崩騰所向如拔空白晝攫金都市中頃由南昌
入豐邑反賂守者爲先容長官坐堂寇入室妻子莫逃况金
帛豈無鄉民敢相敵長官一揮翻碎易臨江貳守廉且武手
縛其渠散其伍豈惟鄉民得安堵鄉境聞之皆歌舞其渠在
獄伍四歸大府上功民俗熙乃知一念敬厥職萬事至難皆
可爲人民社稷我所有安得坐視如雞狗人有雞狗猶愛之
民社豈在雞狗後請君看取臨江守

廬山連尊師求貞陽詩久諾之而未作一夕夢中得之因書以贈

稽天之浸不可滅焦石之烈不可爇香爐峰頭按羽節滿山
桃花滿湖月

廬陵元潭觀舊藏許旌陽斬蛟劍與同有一道士七過廬陵竊之至於京師以獻吳眞人邀予賦詩遂還本觀

章江渡頭白羽翁千載傳聞誰得見惟有元潭老劍稱萬里
相尋若驚雷冥冥旌陽九雷駕神物無歸思變化當時同學
十二人猶有吳公在天下吳公曉出勢割山石愁氣挾草木
寒安得天風吹緊後日月還麻姑綠雲髮黝黝長不殘

孝子堂 在青綏爲孝子黃覺經建　　羅孟頫

南城青綏孝子家至今門戶生光華百年往事已陳迹路傍
過者恒咨嗟國初歸馬山陽日骨月人間有相失黃氏之子
眞可憐不見慈親眼流血誓將筋力窮寰區東從扶桑西月
窟寸心莫移利斷金滄溟不深此恨深皇天鑒汝精誠苦汝
水之旁見其母歸年失母今白頭歷涉艱難幾寒暑陶然竊
負歸故鄉山川草木增輝光金榜旌標自天降翰林紀傳乘
不忘聲公作歌粲金璧牛腰卷軸今猶藏安得南陵周雅章
爲君長歌歌慨慷

廬陵劉老人百一歌　　袁桷

昔聞寧皇嘉定時平淮如掌糧如坻襄陽高屯十萬卒武昌
金坍饒軍資西蜀環山堆錦繡滔滔南紀襟喉青峨眉積雪
不動塵玉壘浮雲古今守當年行都號全盛翠箔珠簾爭鬭
勝西湖不識烽臺愁北關已絶强鄰恥寶慶天子來自外邸
朝諸侯土疆日窄邊庭憂大帥偃蹇藩鎮伴小壘推剝租歲
凋春城絃管暗烟雨四十一年變滅同浮漚咸淳太何已倒
持銅山之賊專官帷棧危金谷山鬼泣銅走白浪江神悲老
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帝車書合文軌每話承平如夢中萬
事東風過馬耳只今行歲一百一坐閱天地同昨日稀歸聲

苦紅葉翻邯鄲睡熟黃粱失門前手種青樹百尺長笑指栽
取諧宮商少君荒唐方朔誕不如老人親見深谷爲高岸我
孫之孫爲元孫翔鸞時鶴高下飛集騎清門憑公欲補先朝
事濡毫更作長生記

題高彥敬桑落洲望廬山圖

長江亭亭桑落洲一塔獨傲蘋花秋邊聲已逐鼙鼓盡水氣
欲挾漁榔浮篇仙騎鯨五柳老眞呆變滅浩沙鷗空餘秦箏
與羌笛斷續不光琵琶秋玉堂小窗解花佩宴坐得意毫端
收空青點黯若煙霧方諸取月寒光流匡廬老人在何許似
覺頷首相迎留佳茗㧞俗饋錫鏤寸樹點點剝浮沉要知翰
墨灑清氣俗了政爾勞紫鋑秋泉山人息機身青眼不與王
公酬高張素璧凛太古疑吟獨鶴還飄飃人生江湖在適意

底用絶俗埋林邱披圖覽古重歎息天際杳靄疑歸舟

番昜周節士歌　黄溍

周君生長番君里長身俁俁幘仍美師張先生業孔氏旻學冬雪頻繼暑先生交君不亂薇君謂先生我知之傳時戰代多瘡痍賊衆乘之作姦軌郡校先生俾一一先先生慨然為之起曰彼蚩蚩聚蜂蟻況吾本我家奴爾我所答之用折箠披其角毛脫距踏奴披兵來速如鬼反噬其主先生死先生諸子俱幼稚周君聞之失箸匕曰古復讐蓋有禮師長之讐視兄弟我今必也書方士走告郡府伏以俟府公義之弗敢止授以殳斯與弧矢或云彼衆我與幾盍募援兵為表裏君奮不顧行益駛兕勇直前與與比賊窮鄉今計何施得金失賊墮其餌亟取金負大户詭市士氣從振賊乃摩旧奔逆北劇賊

壘迅雷不及掩其耳一擒既覆衆縛毀生致賊奴洎妻子抖其心肺獻沮几告於先生靈璽凱旋公庭旗旐紛散道邵伍歸耘耔天戈耀日方南指郡將效死弗拜跪周君堂堂衆所恃人咸謂君今可仕細書降表僅尺紙大哉公侯小刺史君言我本不獲已出為吾師刷讐恥罪人已得賊已殲東村西落無荊杞不義富貴寧飲水公毋多談且休矣閉門高臥肉生髀白駒空谷餘四紀歿葬金潭有廟祀鄉人歲時蜂羊豕子啜來與胄子盛踵門泣涕言如此嗟君壯節甚奇偉擒兹歌詩侑哀誄

金谿縣葛烈女廟　貢師泰

金谿廟前草離離金谿廟中兩女兒青山猶似舊時色流水不盡行人悲翠翹珠珥垂孔雀廟門深鎖藤花落靈風蕭颯半空來縹緲音容愍珠箔憶昔里中初賦銀銀賦日急家日貧父身搒掠痛欲絶女心憤結何由伸冤狐夜號天漆黑大冶騰騰火光烈可憐踴躍雙娥眉變作精金白如雪君不見緹縈上書更肉刑木蘭遠赴可汗兵固知才畧過男子不如孝女英烈能捐生又不見湘妃江邊淚斑竹韓憑冢上連理木固知精誠可相感不如孝女感化獨神達赤龍並駕參鸞娟萬古日月懸中天人生雖死名不死吁嗟丈夫應愧爾

金谿縣孝女廟樂歌二首　并序　楊翮

有元至正元年撫州路金谿縣新作二孝女廟成按二孝女姓葛氏在唐寶曆間以官責其父禍虐錄白金事不勝暴酷皆發憲於冶中焚死父因獲免并其邑除坑冶之害以迄于今是宜血食其土矣國子博士吴君師道既文之

石而祀神之詩闕焉上元楊翮撰為樂歌三章俾金谿之民歲時歌之以祠孝女其辭曰

靈之來兮兩旗張導旌幢兮鏘琳琅續暐曖兮相頡頏並鑣斿兮歸故鄉歸故鄉兮民所望眄肸蠁兮留洋洋庭燎輝兮夜未央擬閉發兮鬱芬芳民報祀兮弗敢忘心屏營兮咸肅將靈格思兮民樂康

靈之留兮澹容與雲旋旋兮駐堂宇瓊筵陳兮合簫鼓列尊罍兮酌清酤牲肥腯兮承離俎女巫進兮僂屢舞誦神德兮歌頌舉歎捐軀兮悟時俗英英兮惟孝女繼絃今兮樂終古靈酣飽兮民樂胥

靈之去兮將安之儼欲旋兮森上馳互招搖兮爛祈祈遵雲路兮眷戚遲金有賦兮地不遺竭貲產兮民力罷我邑井兮

咸熙熙賴神惠兮獨弗罹于萬禩兮神是揺薦蘋藻兮答神
釐靈遥逝兮民聿思

李潯陽死節歌并序　周霆振

李侯治潯陽之二載紅巾賊發蘄黄倚蔡醜爲聲援勢浸逼郡數告急於省省議調兵武昌興國相繼没南北道梗潯陽危侯力疾奬率民義誓不與賊俱生郡將悉所部先遁侯轉戰力盡猶持短兵奮擊慷慨指天父子同遇害嗚呼李侯可謂仁義之勇矣彼滔滔者獨何心哉侯家潁川名黼字子威曾祖而下仕皆通顯發身監學泰定丙寅鄉試魁上都丁卯進士第一死節壬辰春年五十有六

蜀川會漢控扼潯陽之厄江西樞李侯仗節忠貫日存没誓與城池俱膚膚郡將弛綠卒世禄忍負私其軀寇來談笑

啓關遁坐使邑井成邱墟侯時力疾短兵奮臣首當血心當剔魂歸謁帝勵伏闕塗地肝腦民何辜臣衷願遲付淚蒼臣首欲飛宜僕姑誓堅紅壁殲衆醜却埽淮蔡迮金吳黄壘四低黑風淡赤豹騰賀蒼蚪呼山川幾刼鑄英氣上廻占昔誰其徒平原汗馬可比重江淮安堵睢陽孤顔張[illegible]心未死廻立千載誼相孚況聞有子殊激烈義在從父輕頭顱石頭之旁姑孰下兩間忠孝何嘗無紛紛賣降與棄甲仰視汗喘呀長呼惟公蓋日元氣立頑誇所以皆詩書當年射策旨多士已分一念金甌渝爲哉謀國恨所托占今大勇惟真儒

普顔郎中并序

壬辰冦陷武昌順流而下省郎中普顔伯琴諭於衆曰若其直擣彭陽勢未可知儻轉而南無能爲矣吾受國恩發身監學忝進士先誓死必報遣人間道馳書奉百金歸別父母建議盡撤城外民居寇始渡江官軍小衄母弟佛奴死之公單騎殿小橋寇不敢逼衆遂翕從奉平章公道同左丞章伯顔竭志守城逆黨雲集攻圍五十有四日大敗而還散亡略盡江南遂爲天下雄非公長才贊畫平章左丞聽用其言詎至是耶朝廷論功除本道廉訪副使於是公之志愈無窮矣遠近士大夫爲公歌詩頌其美侯太史氏擇爲公世家山東希古其字也邑士劉子真近歸自洪具道本末如此

近時有客湖上歸能話郎中身許國朝廷取士數十年誰謂書生無寸策江州李侯死可書郢中百戰全其都昔年廷對俱第一變風同與聚飛殊當其練兵首陳義謂賊南征非所

急環城撤屋民始疑事急方知爲上計家書間道馳山東百金歸報壽乃翁小臣於此誓生死仰視白日昭其忠翔風雲低吹戰血母弟魂歸寶刀折倉皇勁氣吐寸心立馬危橋萬夫決相臣攬轡從天回將軍鼙鼓轟春雷爲公破敵捐萬死覩盼妖賊如山摧君王太息加褒異深副當年設科意碧霄雨露湛恩深官轉霜臺弘器器漢廷寥寥渤海龔虞陵張綱充罕逢使君安坐試深省談笑憲府看平戎

過玉成砦

玉成山西堅如鐵穿井無泉援兵絶去年此際萬人登已是如今髑髏骨刃飛丁壯屠嬰孩婦女分配賞貲財傳占皆險堪悖曠刼覓嗟兄朋從我來似涉羊腸坂道遲遲數扶愁眼故人何處負遊魂雲樹鵶啼寒日晚

埋冤樹并序

郡城西郊官道側有樹名埋冤往來必於此少息因賦詩興歎庶幾有位者聞而動心焉

出城十里西南去行役經過倦休處崔嵬□□蔭絡繹相傳此是埋冤樹樹名那得呼埋冤聞人累歲官道遙相呼械繫逮詞訟夕莞鞭扑通現錢富家招攬遲滯乀傍觀彼家哀子立幾人飲恨淚徹泉樹不能言天為泣埋冤得名良可悲郡中守令知不知

爲蕭元泰題龍虎山巖圖　陳旅

龍虎之山仙所宅我昔夢寐遊其側乾坤風氣結沖秀中有正一元都壇羽人授我九節杖林巒窈窕窮幽攀金宮縹緲起寥廓翠崖丹崿深迴環峰頭時飄白雲片石上照神青瑯玕諸巖一覽二十四總似瀛洲蓬萊山清溪浮空引雪練遠岫隔水來烟鬟就中仙巖更奇絕上有玉樹皆樛虬光中夜出林杪云是石室韜神丹欲求刀圭已衰疾羽人去夜如飛翰褰裳礀曲采芳草斷猿啼雨春山寒覺來俗事日滿眼歲月冉冉隨驚湍會稽蕭氏忽相訪笑以此圖令我看夢中羽人貌々似而我別後皆毛斑題詩聊復紀疇昔願拂塵服齊驂鸞

送周尊師歸廬山太平宮　成廷珪

匡廬之山仙所居銀河倒蘸青芙蕖三千里路昔一往十八社友今何如向來匡君結廬處至今海月懸高樹水流花落春復春洞府蒼茫隔烟霧馬風蕭蕭吹短衣賣藥修琴不歸夫涼陽朝落海欲枯幾時再得麻姑書桂風不踏林下虎回

仙肯顧盤中魚幸留神物守丹丹近喜弟子迎飈車世間信有揚州鶴看汝乘之上寥廓晴窗須理白雲箱爽氣仍隔紫霞關袖中寶劍且藏鋒彭蠡小龍方睡著

中山歌爲餘干周隱君作隱君早歲江湖中有中山行索三十年晚歸冠山終老焉

番陽童上生春草湖外之山為誰好滄波日□送征帆多少行人此中老翁昔少年初遠遊吳楚東南事討江海詩名三十年蓋攬風烟入行橐歸臥冠山一半雲知足山來合天道黃金似水供歲時白髮如霜照晴昊却留一半與諸君若箇似翁歸亦早傍人錯比爭墩翁翁若聞之應絕倒

題鄧家婦王氏詩卷　郭鈺

青原之北書香東高官厚祿多才雄一死獨稱鄧家婦立身豈在文章工黑風吹沙舞魍魎劍花凝碧血流地紅顏薄命誰不憐高風能使男兒愧劉侯莫傷鸞鏡空入夜招魂歸故宮結髮深恩不相負今日始見修齊功茫茫世事東流水鄧侯容貌今何似螢窗有井井有人重到讀書須向此

崇山游　危素

祈仙古觀摩空青手持鐵杖山中行浮邱真人不可見窈窕萬谷啣秋聲捫藤直登六七里下瞰世間真井底雷霆震動鐵雲破爆爆霞光夜深起尊師有道虎狼馴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路龍生鱗鄧卿顧我三嘆息滄海蟠桃幾時得千年虎魄儻可餐會見紅顏生羽翼

游鐵柱觀

巴從龍輿游卬省鐵柱觀龍精不出與匯因滿水奔流合注

漢沈沈古井清如空東方大海長相通千年神劍不可老
屋夜夜生雷風

送桂少孺之會昌學正

桂公年老才華盛遠作會昌州學正會昌僻在江西隅古來地熱不可居居民年來家有井泼盧屋烟無疾病長江水碧風不波雙櫓夜發聲如弩横經伐鼓高堂上老幼相攜來聽講春秋祀祭黍稷香鐘鏞琴瑟鳴鏘鏘先王典禮公所秉努力念之垂未臧

小孤山歌

大孤之石衡且斜青青長在湖中臥小孤之石銳以高峭立嶶峰當湲濤淊淊隨水來流去兩石巉峣屹天柱蜀巴之源浩浩北哉此地江海門鳴龍相見手宇驟踏黎方如夏后

勤名山大澤神所主過者震驚誰敢侮云何作廟向江壖持土娉婷若龍女篙師賈客爾何知坎坎伐鼓持豚蹄倚篷清坐漁歌起日落沙禽來去飛

弔義士胡振祖　劉彥昺

昆崙畫裂黄河決京畿地毛白於雪鬼母啼秋天雨魚武庫兵鳴劍飛血黄屋抵巘烟塵漲四海威欲吐勤王師陽明公軀七尺義旗塞路寒無光旌府火色亂黑北虎氣雷門大強城頭陳雲壓鼙鼓靐酒椎牛題露布破釜沈船晚史征袞沙壅水消還渡萬乘千旗驃騎營轉戰直薄浮梁城孤軍經盡劍餐草問道人稀夜煮氷鐵甲照霜弓影曲寶刀磨月血痕腥旋頭芒射前星落恃勇驍騰身不知淒涼馬革裹尸歸誰復聲名寫麟閣郡侯紀績筆如椽父老相傳泪泫然三尺荒墳何處是忠臣後代子孫賢

鸕鷀埠　曾修

鸕鷀埠頭江月吐野老獨行向人語避亂無山多在船鄉里相求近洲渚前日紅巾船上來男兒就殺女就擄積屍滿灘灘水乾烏鳶食肉呼其侶王師北望杳不至白髮零丁適何所兩岸空村無哭聲時有行人淚如雨

孝子行并序　道士查居廣

豐城廖孝子至元十九年鄉寇大作子負母冒刃逃及亂靖孝養終身與江革不殊惜無史書之揭翰林述題其墓曰有元純孝廖某之墓云焉文劉石崖學士書之

豐城昔在至元歲冠賊紛紛亂□□是時廖生抱母行不死白刃天有情固知至願天必感□千金活見太平廖生雖死

猶未死行往道民言此事有如江學遭亂離負母潛逃經險阻情詞惻惻賊舍之孝德還朝郡今古嗚呼薄俗猶稅同墓上請看純孝子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

藝文 詩五

七言古

明

送德安張用周遊廬山　詹同

匡廬山高雲氣多老木如石盤紫蘿松橋流水度今潤我昔
結屋山之阿桑落洲邊種柑橘蓮花峰下尋芝朮仙宮臺榭
作比鄰每欲相從候丹術寄詩書喚白猨來巡杏夜騎元虎
出飛仙別去今幾年海上不見回樓船思之夢繞瀑布水玉
琴爲奏氷絲絃張君多古學才器何卓犖紛紛文理赤豹間
五色麒麟生一角朝辭白兆山暮過黃鶴樓去觀五老峰翠
色連天浮辭揮綠玉杯笑贈珊瑚鉤商婦亭前歌窈窕灌嬰

井上嘶驊騮讀書白鹿之洞裏寫字洗墨之池頭匡廬清泉
消百憂我所樂處君當遊霓旌羽駕在邱壑相逢往往皆仙
流與君大藥駐光景人間回首三千秋

題九江秀色圖　王褘

昔聞廬山詳今見廬山高廬山之高幾萬仭九江秀色不可
招山南山北盡往攷五百僧房蜜脾綴香爐貞削金芙蓉瀑
布長拖靑翡翠晴嵐暖靄日夕浮畫闌敧墀不得求謫仙仙
去三千秋安得起爾從之遊

美危孝子詩并序　劉崧

廬陵危可久性至孝歲乙巳郡城大饑可久出營粟於城
西三十里之橫溪既暮弗得念父失所待欲他適又恐貽
其憂乃匍匐而返及涉小溪忽巨魚躍入襟抱間持之以
歸急取酒爲壽招鄰翁共食之親則大悅以爲天之賜也
若有感之者好事者繪爲圖以傳而敏修彭先生爲之序
其事甚悉其友人劉荊生復追咏之以詩

吾聞至人之信可以及豚魚後來王祥與姜詩得魚奉親事
匪虛念此危生孝且實遭此歲大饑手持蒲金羅無所朝餔
老親出門去暮及橫溪波如雨親之饑兮我子哺寒子哀兮
予返濟乎中波忽撥剌以上躍波騰沓而中開口喻喁而欲
語嗟爾孝子其何來吾寧抱持以歸止上堂見親親色喜饗
中有魚乃無米魚可食酒可酤喚取鄰翁相與娛今日可飽
不願餘嗟哉危生天所矜感適所遇非其能我願四海長豐
登煮魚炊飯甘旨并順孫孝子日烝烝

章三益匡山行戊戌後作　李曅

仙人休吹紫鸞笙聽我一曲匡山行青蓮居士讀書處至今
石室丹霞明龍泉西南百餘里四面峰巒翠峰起先生結菴
當畫圖正與匡山景相似屋前屋後皆種松坐看百尺蒼精
龍苔皮深含霜雪古鐵幹返走風雲從一亭下浸蒼波冷縹
緲烟雲成萬頃中有神魚長比人翠鬣翻動玻璃影一亭上
與浮雲齊赤闌干外青天低分明披霧笑玉女彷彿出海開
金雞東南一亭隱林樾池似清島隔炎熱人間赤日如火流
疎簞琅玕白蒼雪最其秀者環中亭周遭萬朶芙蓉青朝來
爽氣落吾袂蘿風吹日天冥冥鶴怨猨驚歸未得繡衣今作
青雲客故山回首五情搖歸夢時時到寒碧白古山林鐘鼎
同先生況有前賢風少待功成拂衣去入門依舊山花紅

落星石　陳謨

星宮隨江化爲石作鎮鯨波與蛟室東西日月毀泥崙命碧
樓臺自兜率海枯塵起劫火飛陽侯鼓波竟何術大船賀海
貔貅來戰罷湖中血波赤至今白骨堆山邱此石雖頑波靡
滴君王掃除江海清匡廬五老復精明南朝二百六十寺安
得乘雲取次行

貞節婦詩　梁蘭

令女無子有可依禽獸之行何匪爲節婦子幼姑且老比諸
貞氏尤艱危況以兵戈滿天地顛沛流離罔不至丈夫志操
尚陵夷薄俗紛然不忠義夫人貞節乃獨存豈徒令子乃賢
孫我朝若求忠孝士他時必在夫人門

樵谷歌爲雙峰饒子宏賦　練子寧

金川南上住山水翠壁丹崖相對起玉山三十六芙蓉都入

樵翁笑談裏藤蘿縛屋薜荔衣朝往青崖暮歸松陰遺世
時高枕谷口行歌日看棋昔年我作金門客素衣半化緇塵
黑當時拄笏望西山始信漁樵不輕得今年春動又朝天手
展詩囊索贈篇移文未許山靈誚伐木終期友道全丈夫出
處須知命軒冕山林總天定他年我亦謝官歸還爾長鑱綠
蘿逕

三月望日與饒隱君子宏遊玉笥山

我懷謝康樂獨往遊名山身同虛舟繫心與浮雲閒清風滌
蕩灑六合令我興在雲松間玉山高與南斗齊雲錦照耀爐
山低三十六峰靈虹霓飛湍噴雪臨迴溪長松挂月青猿啼
上有梅仙採藥之幽棲下有蕭雲讀書之故基洞天石扇杳
莫測雲泉流長三春黃我欲因之覽八荒手拂青蘿眠石牀
何飆吹散碧天霧清冥倒瀉澄湖光偶爲玉山謠寄之雙峰
客與來攜妓秋復春笑殺東山謝安石

玉笥山歌

我所思兮玉山之巔芙蓉兮凌清霄謫仙一去已千載
至今誰續廬山謠焦溪家住劍江側慣睹秋山之黛色開予
此興爲翔之髣髴梅仙舊時宅梅仙兮何在邀清風兮滄海
蹇兮猶兮孤舟弔遺跡兮千載舟中所載非凡流嗟故人兮
李與周按玉笙兮明月下黃鶴兮清秋羽天兮石扇蘆鴈兮
路轉橫余劍兮視八荒訪蓬萊兮散清浪張簇兮昂藏騎白
雲兮青霓裳窺玉梁之寶笈醉石髓之瓊漿千巖高轉路莫
測洒酣一笑三山窄待得君王賜鑑湖錦袍重訪山中客

鍾小吏　周是修

忠臣必世有烈女何代無偉彼鍾小吏忠烈夫婦俱生同室
處死同穴此心一誓永不渝奈何一朝遭喪亂六合四海馳
兵車湘南草賊威頗振湖廣舟師氣尤驍謀裹陷吉旋破籍
下官寮隨民窮屠驅令降服共剽刦軍中指點煩所圖鍾文
大罵惡賊奴背將諸將隨作驕忠肝義膽彌激烈賊乃甚怒
剝其軀其妻見之亦號呼投井伏溺從其夫後來死者亦無
數堅鋼貞節誰能如我朝開國天所命我皇建業地所扶大
軍晝夜急西土神收電掃不足除春風熙熙轉寒谷甘雨沛
沛充旱墟危者以安流者止唯有死者無由甦嗟哉鍾文不
可得死去當隨巡遠居傷哉其妻亦莫得列傳所載皆相適
借令國史一遺落此人此死負何辜一爲鍾文歌只且好諫
北北織青史可滅鍾文夫婦歟

廬陵城西玉虛觀　　解縉

廬陵城西有黄壇五岳秀拔當天關黄君昔年此煉丹瑞雲倏爍霞采殷龍光騰驤霄漢門井水玉液溫可餐丹成白日遊區寰陟降珮玉聲珊珊餘光下燭凝可掇星冠霓集紛鸞班棟宇金璧垂雲端祝釐祈祥奔險艱禍災大來若河山稽首上帝不違顏五風十雨如循環

賦得字水成文送子魯

章江夾出贛石來大旱度頭羣玉開神螺浦翠曉光發天狀小高青練回東江西江小水合章江中流何壯哉雙洲插作兩龍劍交鈎石激鳴春雷一點分明飛作筆上字成文下成吉滄田桑海三苴唐高得河圖洛書出文水生祥不可休坐談孔孟思伊周蕭曹管樂不作設依游往往思扁舟陳君吏

在水西作縣邑擊楫歌中流鳴鶴洲何辟荔繞赤石潭下芙蓉秋天風吹雲捲大旗于文深發清蓮滿君今歸去事仙賞我亦懷之歌式微

題泰和普覺寺壁上畫水

曾生畫水真是水乍見即有風雲隨神湖瑩靜看漸遠以手摩拂生驚疑曾生泰和人表字字同丁新江橋門曾幾作跡孰浪花分朵朵歸來却掃青屏壁寶藏何闕鶯霹靂蒼崖霧雨散不收白龍捲水當夏日始知曾生古來少又聞何藏韓談歎一夜不眠氣向晨并刀欲翦且未翦怕有仲尼來問津

東湖覽勝

十年不到豫章城鏡鼓宮中新水生澹臺祠下日乍午饑熱更上聘君亭聘君亭前無亂蛙此事或有非人誇聘君高風自干戴沆有湖水明戶霞望中西山青似幕參差開徹芙蓉花發高覽勝興未已柳風吹天涼似洗青眼故人殊巳稀媿澹吏讀南豐碑

占水清潭集虛觀詩

洞天郁木仙所都避秦亦有鶴山徒九仙同日上龍湖世傳此事應難糊漢皇求仙溫泉數築壇除道迎翩卓王符天降仙廷環上百里草木皆清潭上有丹鼎爐九仙陟降來此圖有唐中葉誰所蠱太宰高君起集虛門沙平竹相縈紆瓊林瑤梢枝扶疏文節大書照金鋪鸞停鶴峙霞采俱絢像儼若天神邀觀者起敬生怡愉所靈集禧除害除上應列宿斗牛虛萬歲永奠東南隅

天柱岡　　胡儼

當天劍出芙蓉青雲中一柱屹不偕蒼然不改太古色直與華嶽爭崢嶸紫虛真人有琳館琪樹千章花簇簇青鸞飛下絳桃開白鹿鳴時瑤草短真人飛佩夜降臨火鈴擲地流紅金赤松吹笙白虎嘯玉斧鼓瑟蒼龍吟颯颯清風動林藪月光如水山靈走麻姑忽報王母來笑把瑤漿斟北斗羣仙高會良難遇我欲呼不去滿身秖覺露華涼山鳥初啼谷將曙歸來人世幾星霜寤寐空懷兩鬢蒼何時騎得遼東鶴還向江頭問故鄉

滕王閣送別　　楊士奇

登江西來繞洪州滕王高閣臨江流滕王去後無千歲高閣人間幾興廢昔聞貞觀全盛時大廷金冊封宗支時平還出領旄節富貴非常聯逸滋正對西山俯南浦雕欄朱檻參差

起玳筵鳳管笙龍笙白晝歡聲繚雲裏留連晚日下雁鉤別有漁歌聞上頭回眸共盼滄洲際杏彩蘭嬌掛娥眉只言歡樂殊未央城頭一夜飛秋霜三春榮盛逐流水佩玉鳴鑾俱渺茫年深代易無兆躅好事何人爲重作絕世留傳蛺蝶圖東風粉色皆銷落只今閣空臺亦平瀕江但有滕王亭松門薄暮掩修竹數葉蕭蕭夾雨青當時舞榭歌宴身後荒涼竟誰嘆一種南昌隔了亭行人下馬思東漢君行幾日過江津弔覽應知作賦新文章自昔三王盛運見今人繼昔人

遊金精山　王時保

梅川之山拔平陸長松倒挂石欲落烟巒秀出雲路張中有洞天　十六丹崖曲水列紫迴祥雲紫氣長往何石閣洞府當天開白日照耀丹仙壇碧砌露暖半紅吐泉鶴時仙仙不語會當問路木鶴飛萬里扶搖上天去

遊白鹿洞詩　曾棨

昔人愛山住幽谷上山下山騎白鹿一朝振袂入長安出爲唐家秉鈞軸功成拂衣歸故丘還與白鹿山中遊朝拂香爐之紫烟暮飲潭石之清流滄桑一變成烟落書堂重構絃歌作紫陽賦罷一百年從此文光照巖壑

昨見伐木深洞甚愴意甚真深足以見一時之事俗故賡之　蕭儀

永樂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載將何如無貧無富總趨役二丁兩丁皆走塗山田雖荒尚供賦倉無餘粟機無布前月山中去未回縣檄倉忙吏催去去年拖木入閩關後平山裏天正寒夫丁已隨瘴毒歿存者始惜形神單鄉子多孤母多老數度臨門歸望早火伴還家始報音遺骸已閏荒山草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兒嫠婦仍登程去年丁壯已殞歿今年孤弱知無生君門如天多隔阻聖主那知萬民苦但聞木數已將完王事雖勞莫懷土

烈節婦行　何文淵

奈山巍巍可攀越滄海汪洋可航筏惟有平幽揭婦貞鐵石心腸那可奪幼年深閨學女工機杼曉織紗窗月年纔二八出洞房嫁夫誓不相離別誰知光陰五十日霜風竟把瑤琴折哭地呼天喚不醒魂驚魄喪肝腸裂從茲不施脂粉容祇與寒梅守清潔更長夜永燭影寒烟空草短鶴啼血今年霜冷又明年肌膚清瘦頭如雪肌膚清瘦頭如雪千年萬載留與鄉人說

送何思恭歸高安　鄒說

憶昔州城繁盛日雕欄繡戶鋪金碧買地爭移洛苑花分背更致平泉石青春錦蓋會雲萍揭鐘考鼓紛相迎豪士居間推邪解貴游座左禮侯嬴芳年意氣稱賢豪千金一諾同高宴酣後從教吐錦荷詩成乞與遊歌扇風臺回首豈堪論臺沒池湮不復存坏土何曾收俠骨一尊誰與酬英魂廿載閒關幾人在逆旅重逢增感慨夜雨偏令白髮生秋風解使朱顏改明朝買棹溯洲浮衣歸卧錦江雲爲言莫狎烟波客恐有羊裘垂釣人

登觀瀑亭　秦夔

麻姑之泉天下名有泉不可無此亭奔流直下蒼崖裏千丈玉龍飛不起鏗金碎玉聲砰砰恍惚置我匡廬間銀河句好

續不得日暮悠然騎馬還

龍虎山　邵寶

西巖壁立青雲齊巖頭飛翠滴半溪仙家百物有尺度括什只少犬與雞東巖亂石叢水際蓮花委瓣爪謝帶其中高者承烟霏肩接西巖似兄弟溪水中流何處來此為門戶閟史開神靈萬古涼斯聚氣吞風雨聲轟雷海流清淺近蓮島山勢縹渺藏瑤臺碎泰之人不到此劉阮亦浪誇天台昔闢江予復羅予險語堪收方外史此行參訂不我誣說向山人究終始山人不知知者誰世有何事非天為空濛却增眼底勝磊落真發胸中奇且將白酒酧巖下秋風為我問卓姿

弋陽道中望圭峯諸山　吳與弼

峭拔立雲端能生逆旅歡但惜世無摩詰手不能移向畫圖看

王板紙寄謝玉山姜子峯　費寀

姜郎來自家玉山贈予玉板番白番凝脂傳粉骨月稱截肪砑雪光芒尺闊來拂拭依高處皎如水晶簾幕翻出洞府懸人間又疑溪石新石屏無乃雲氣橫山谿認知紙為君惜總出民膏與民力刮藤剝竹煮成糜亂砧擣碎碓頭石莊類猶疑閭純智和入灰槽急灌浥撈來水檢忙洴澼灌頭畢竹山月高赤脚寒立勤流汁我工能得一簾成還恐交官吏不得況是乾樓降勅來一番式樣從新裁防黎欲細體欲勝得者不用精重開抄成既獻乃私訝怪底弗與尋常偕訝我求詩詩品下綢繆無以為君謝又非賦手賦三都何由抗爾勝高價聊述辛勤說紙難莫使學語小兒塗窗作鴉輕抹流

重遊開先寺戲題壁　王守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傍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於我亦何有

遊落星寺

女媧煉石補天漏璇璣晝夜無停走自從墮却王衡星至今七政迷前後渾疑晝夜徒揣摩敬授人時亦何有王衡墮却此湖中眼前誰是補天手

登小孤書壁

人言小孤殊險絕從來可望不可攀上有顛崖勢欲墮下有斷石交嵯峨峽底門牙嵌難進洪濤怒撞蛟龍鬬帆檣摧縮不敢越往往退次依前山岸傍沙岸日東徙忽成巨浸通西滸帝心似憫舟楫苦神斧夜闢無痕斑風雷倏翕見萬怪人謀不得容其間我來銳意欲一往小舟微服沿回瀾側身脇息仰天竇懸空絕棧蛛絲懸風吹卯酒眼花落凍滑丹梯足力孱青壁吹雨出仍没白鳥避客來復還峯頭回顧盡落日宛然風景如瀛寰烟霞未覺三山遠塵土聊乘半日閒前觀江海亜為險世情平地猶多艱嗚呼世情平地猶多艱以嘆北極雙淚潸

廬山東林寺次韻

東林日暮更登山峯頂高僧有蘭若雲蘿磴道石參差水聲深澗樹高下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我歌白雲聽者寡山自點頭泉自

寫月明谿底忽驚雷夜半天風吹屋瓦

東林次邵二泉韻

昨遊開先殊草草今日東林遊始好手持青竹撥層雲直上青天招五老萬壑笙竽松籟哀千峰掩映芙渠開坐俯丙殿窺落日風吹孤月江東來莫向人間空白首富貴何如一杯酒種蓮採菊兩荒涼慧遠陶潛骨同朽乘風我欲還金庭三洲弱水連沙汀他年海上望廬嶽烟際浮萍一點青

遊武功　鄒守益

我從石屋訪葛仙芒鞵猶帶東陽烟山靈愛客苦淹留九日陰雨相纏牽東遊龍窟西集雲足跡宛轉溟海堧新晴忽報鐘磬發仰視星河淨涓涓興來清晨理我髮追逐同志升峰巘石磴盤迴轉長虬躡目揮汗不肯歇俯首萬山次相祢玉井碎峕青芙蓉澄川交瀑砂礫練比屋鋪綴窗房峯圍雲忽起障我熱兩岫飄颻駕剛風咫尺林木不得辨泠然直入東吳宮環視上下一天色僮僕爭愁雲雨急恍疑混沌天未開手抉兩儀分太極仙翁獻奇遽如許指揮白雲鋪下土霎銷不放塵氛來獨懸赤日照天府圓光熒熒散玉京雲排雉堞如銀城霓裳羽衣舞蹁躚鈞天廣樂鏘九成章亥所步幾萬里次寥無翳海波平洞開肝胆見上帝粗機一滌丹池清雷巖石瞰滾龍峽相傳神篆藏瑤匣結茅且倚木榻卧初試霞中黄石法浩歌呼月正皎皎白兔怯寒杵聲小香爐朧朧手可熱椶烟撲鼻何縹緲徙倚不覺斗柄斜啓明先驅引絳霞陽烏振羽若木華金燈炷燿東皇家熊羆魍魎似堪擲朱輪推出羲皇車人家此時方熟睡誰識九中第一義群蟲莫笑

阮籍狂涸廟爭守李赤魅屈指奇觀此為雄青原玉巖皆下風脂車復欲入鄒魯丹檢一啓泰山封

夜歸象麓草堂用孟浩然韻　夏言

落日欲沒山氣昏烟林棲鳥聲正喧白沙翠竹繞江村洲前蘿月映石門石門露濕青楓樹老鶴長鳴不知處遙看稚子候荊扉野色蒼茫過橋去

題張氏烈女錄并序　羅欽順

女名貞姿正德庚午流賊入萬安女隨衆走避賊稍逼即奔赴道邊之塘自沉而死其父字成甫邑庠生

閨門娩孌姿蹈死一何勇塘閣風蕭蕭過者神皆悚表章題詠屬羣英白璧秋霜照眼明賢弟殷勤還繡梓家家傳誦死猶生

提督大中丞北川陸公螺川捷音歌　羅洪先

炎瘴四塞嶺海翻毒塵漲天天欲昏紅巾秋下玉笥峽白羽夜過章江門明聖重瞳見萬里環視南方孰可使左轄陸公衆所推節鉞登臺承特旨朝來拜表夕啓行道闢小醜仍縱橫駐師螺渚不旬日笑談兩捷驚飛聲擒生獲首踰四百壯士轅門受金帛旌旗遙指連壘空狐鼠宵奔闕無跡銜枚金鼓晝不聞玉立行營鋭且文聚米當筵問山谷借箸報食開風雲煩歔遠謝霜威動鬱孤勢壓千峰靜虎頭城下卧熊羆羊角水南絕梟獍憶昔正德逢末年金鏃作難先白虔屠村赭邑官吏逃老師曠日虛縻錢陽明夫子分節制畧去饑丈撫智計開梁漸禁用漸舒蒭蕘可從行不泥參伍得情幽昧通出沒要害指掌中先發後聞得密請陰操陽縱齊神功溥

道曾藉龍川猛軍書不出廬陵境老招新民感再三至今怨
豆垂三省事鈞勢格難並論良工苦心能幾人兵家勝負形
無定善賞罰者稱名臣治亂相尋每反覆轉瞬光陰四十六
天如有意生陸公繼登名位同鄉曲當時公私倉庫豐網紀
如初無異同只今徧野盡荒穢嬰城飽食誰哀憫孱丁脆卒
不素練土日狼兵資利便大戎回鶻古有戀得失不償貽後
患君子用權貴弭變丈夫乘時才乃見病慨無能從荷殳濡
毫擬作平南傳

遊白鹿洞歌 辛巳三月紫霞真人宿此洞綃簡為書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雲
重我欲攬秀色一一青芙蓉咫手石扇開半掩綠鬟玉女如
相逢風雷隱隱萬壑瀉憑崖倚樹聞清鍾洞門之外百丈松

千株盡化為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堪飲芝可服何人肯入
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

官軍詠 攻鄱陽所有官兵四百無一人援白沙者

官軍四百數不足衣甲鮮明好皮肉朝遊江上簇軍營夜向
城頭攫人屋縣官供應間遲速虎符日月相迫促白沙鄉兵
禦奔突兵家勝負多下計覆月落荒村鬼夜哭橋頭一炬明於
燭前代誰作招魂曲鈴閣將軍睡方熟

文殊臺 王世貞

芙蓉萬尺花如鐵秋窗書麗紅霞骨螺頂仙人騎犬來天衣
曉帶靈山雪帝遣神丁量滴洗繡錯班稜生平砥一笛吹作
潯陽城半匕疏為九江水高青直上一萬重綠暗笑啟金泥
封煙重雲滑不可去怒鞭白雀謝張公

南征凱歌贈總制陳都憲 有序 王紘

吾撫入國朝百數十年沐浴聖化又景仰鄉先哲道義如
吳公文正輩文章政事如晏公元獻輩思欲進今人一等
以故風俗醇美不肯屑居江右諸名郡下邇年水旱游臻
時政多乖賊起饒州之姚源南昌之華林瑞州之馬腦而
撫之東北奸雄亦崛起思與姚源等為犄角勢歲月浸淫
黨與滋蔓輒自標榜所至戕民放火民居子女財物千里
一空以長久文懿之區而荒落遽至於此可哀甚矣聖天
子軫念廷選堪命者得湖南陳公以綜理其事公即日就
道區畫設施出人意表不旬日間一鼓而下空其巢穴而
姚源諸賊聞風膺矣措老稚於光天化日中舞蹈歌頌渢
渢洋洋用垂不朽予目擊盛事能不倚歌而和耶

東州野老歌鼓腹曾似杜陵曲江曲老天亦轉禍為福令人
悲喜如轉轂笑歌聲播振林木奸雄倔起臨汝東民命墮落
湯火中聖明咨訪得我公文謀武略誰爭雄天戈一指巢穴
空姚源諸賊聞風靡長風淨埽浮天翳豐功偉績真可紀封
侯祀廟垂青史白叟黃童聲頌起向也民傷骨肉殘今也夫
妻子母談笑間向也走足生胼胝今也坐臥不動安如山嗟
哉公之功也永不刊向也膠轕蒲溪谷今也花香十里春馥
郁向也杼鼓駭鄉俗今也花陰臥犬生氂足嗟哉公之功也
嘗相偕吾民再拜頌我公我公垂此莫大功奕世與國同始
終天高海闊恩無窮吾民歲歲歌舞春風中

危天重貞堂 徐良傅

重貞堂在何許阿姑與阿婦辛苦世無侶阿姑二十稱未亡

堦前夜雨啼寒蛩誰知阿婦亦復爾兩世六月飛嚴霜姑誓婦黃口無存汝難守婦謂姑誓與我姑骨同朽共持寸鐵肝各保千金軀輝輝雙白璧照耀人寰區吁嗟薄俗難具陳朝遊燕冪暮入秦一生自詫長樂老五世誰念相韓人婦人立身不萆草何況七尺爲冠紳吁嗟薄俗難具陳

磡頭行 有序　李萬實

歲庚申八月閩寇伯八十徒犯新城守備王君赴禦之磡頭兵敗死之李子曰王守備之死余甚重傷國紀焉賊始薄營王君奮騎衝鋒賊且靡靡奪也時有十夫者合力衝賊則破竹之勢成矣奈之何畏賊而不畏帥也王君獨馳前營中士七日飲更無一踵至者嶽坦主帥也氣如塗人童蒙尚有法紀乎足役也百戶戴羅[illegible]師大潰故及於難

閩廣頻年豺虎騎野村掠縣如狂飈區區永安僅日數鼓行千里誰遮遮好樂壽地泰寧破黎川接壤無崇朝空城雖鍵竟誰守烏鳥雲嶽成叢條王君有膽大如斗直憑猛氣吞羣醜彎弓策馬出營門一矢既弦賊授首賊戰愈厲兵氣衰一人獨當千人後有衣袒介力不支且鬭且罵不絕口王君王君誠丈夫嘅慨就義負如愚平生許國已將血迸次應敵甘捐軀武夫豢養豈一日望風鼠竄惟身圖募兵列戍竟何賴徒苦百姓供軍需令人撫膺重扼腕此輩縱橫誰罰亂剝脂椎髓竭閭閻反令烽火遺嘗矸潢池竊發尚未已兒戲誰兵誇勝算安得王君百十人盡置駘場供屏翰

送練中丞遺裔歸家 并序　謝肇淛

自金川門之變練公子寧以御史大夫抗節死闕下闔門荼毒獨有侍媵抱匿嬰子留民間得免展轉入閩爲人傭保六世孫綺者爲新寧陳孝廉掌書記萬歷戊戌孝廉計偕入浙有江右楊生應祥同舟先一夕生夢練公持刺謁已心異之比入孝廉舟見書記竹僞雅暂不羣指問何姓答曰練生心動叩之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淚滿面生益疑駭窮詰之具得其狀亟以百金爲贖孝廉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狥國人臣之恒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聘授以衣巾俾奉公祠官爲置田廬百畝一時聞者莫不歎息泣下以爲天地有知云

燕山日黑黃塵起金川門外旌旗靡元宮爲此戰場殷痛流血成海水御史大夫練子寧手持三尺干雷霆覆巢自分無完卵一門百口歸冥冥事去人亡二百載蘆荻蕭蕭餘故壘長陵松柏已十圍孤臣遺骨今安在釣龍臺下水可掬新寧城東山嶽叢灌園誰能識去章傳肆猶堪藏李燮一日天迴地轉時寸金購出練家兒若教化鬼終不餒行路聞之皆歔欷我登鍾陵山上望白頭城寧為牢孺死不作陳瑛生爲君慷慨終一曲悲風颯颯江波綠

萬元白工部　左光斗

黃霧四塞遮斷北浮雲滿天蔽白日道上狐狸走入宮壯士聞之膽慄慄西江萬公真人傑手攬斧柯伐三孽上疏直數中宮罪一時羣小皆咋舌胡爲矯旨杖獄中血肉淋漓聲音絕義士捥面各吞聲不覺唾壺盡擊缺果然恭顯殺賢傅中

朝之事尚何說我有白簡繼君何能巳與君同遊杖下矣丹心留在天壤間沒沒之生不如死

夕佳樓　萬時華

朝登北城風怒號沙飛十丈寒雲高春鴻欲歸呼其曹樓頭歌管聲嘈嘈此地管絃朝復夕父老經過多太息城中少年那復知云是當年儗公室儗公生長自邊塵百花洲畔喑谿春秋風五桂散遙馥兄弟出入皆朱輪潮陽歸來逈紅巾翰林樹噉城東門堞摧墮折鼓聲死清池湛湛哀英魂從者妻子十一人葬者道士陳白雲東風花開鎖空宅狐嘷鼠竄無朝昏儗家之樓夕佳額滄桑轉眼悲行陌先閣風物誰獨存草色靜照西山色城邊擊鼓白日低明月光中烏夜啼游人醉舞公獨忘霜大客散飈朱旗一朝幸遇今天子爲汝拂拭

揚瑕累樓所以鮮如昔時樓下本主公安之南州一片中華土節義晶晶口人古後來孫詩氣如虹日月河山共吞吐中原寇馬今復馳江南江北多鼓鼙公非呼閶叫閶闔爲我驅賊綏蒼黎

左蠡行　方文

小孤山下風波生濤號到揚鷁日過午梢人貪涉不肯停黃昏欲抵都昌浦俄頃狂飈自西來水聲轟沸山崩摧泓淡雷兩助其勢同舟面色如死灰急曳半帆回左蠡暝黑仍馳二十里依稀見岸不得近沙淺曾無盈尺水終宵漂泊蘆葦邊風波震蕩誰敢眠世間平地皆好住何事江湖年復年

過青原清幽谷　馬積龍

山重水複谷名幽杖履蕭條自可俱過溪二十四道珠一一

坐石聽笙竽碧篠黃花生石膚青青寒莖水中蒲深潭皎潔明鬚髮沁入心脾照骨耀且夜與君立須臾摩挲雜樹辨根株丹林秋燒引崎嶇空山沙鍊走麕麖清幽僧舍隱如蒸雲窨寒泉瀉入廚芋魁瑩滑如土脾山蔬野菌當園蔬青山白雲道不孤世人欲覓無其途誰爲後來繼我五林深蘿合鳥相呼

國朝

白鹿洞　魏際瑞

李子先來此曾占洞口松千株百株盡古怪煙生白日寒濛濛中有紫霞詩壁上擘鸞龍風雷轟裂變晝夜精靈破壁騰秋空洞門之側立五老洞中之鹿如五老五老對鹿去不反遂使千古朱陸紛異同鹿不歸洞巳均以了老松日夜號苦

蘚綠碑蝕山骨

寇山老樹　鄭日奎

信郡千里無此樹此樹何年植此處不同桃李競芳妍獨與蕭蘿結高致老幹參天根盤石石亦稜稜相與媚蒼皮碎裂濃苔痕黛色雜披走雲氣童童一蓋暑復寒不因霜露而榮瘁亦不婷雲不日月幽愛千尋長幕地密葉吹聲鳥不度春虬卷浪筆管沸武侯廟柏孔廟檜奇蹤豈不與之類尤物從來招鬼妒此獨兕蚪柳呵衛揀直亦中繩墨用匠石不過樵斤避我來支石坐其陰幹緊攪腸飽奇趣高歌撕乏驚人句數言約略其大意寂寞空山今遇賞何必巴州光福寺

信民謠六首

鉛山紙堪東冊厚如錢白如雪尤物勞民民力竭幾丁能得

一番成官府一番千萬幀但願交官官不怒價值有無誰敢
訴
螢山茶湶得名一盌鮮芽曾幾莖風味敢與蒙芥爭長官徇
名不問實公私合用皆取給羣豪茗戰華軒時山氓痛哭誰
得知
玉山燭纔盈尺廚裡光焰雖絶殊總出民膏與民力官司科
索無常例一呼不應施鞭箠有心同燭雖有淚同燭流相樹
相樹爾之尤
胡山虎文采異官愛虎皮責獵戶不用持錢入市肆獵戶謂
命如聞雷張弓冒險山之隈昔苦虎不去今苦虎不來雖餘
虎口何足哀
兩川鰣味佳矣誰致汝能賓腸能調胃官一番動百尾數不

足撈欲死我行代汝供刀几
信刑殺何大殘餉白錢無人問官課不供父老怨且莫怨渭
鹿喜誰家更有買殺錢一歲不登大飢起飽餐飯耐飢簪但
得室家不分離街勝如與死餓

和胡一齋古鐘歌　丁宏誨

大唐敕建資福寺募鑄洪鐘稱曾於摩安古名仍隋雖南康
押衙留姓氏手歷多年敗瞬惡鑄雖位高字缺但留寶鐘
響清越以占科名甲湖東此鐘久遠推神物今人見賢皆爲
佛誰知木鐸即簫管大叩小叩發多術甲寅兵燹移樓頹鉦
聲已死角聲哀今山一見沙異候喇嘛使生面闢荒公往
矣鐘無恙再作鐘樓費工匠振興文教有賢侯樓成為民鑄
詩上

戲魚堂石刻歌　施閏章

南山有詩乎何況南山石劍璞刻玟良可憐尤物摩挲成棄
擲請君且勿諠聽歌戲魚堂御史風流劉次莊謫居江畔歎
滄浪臨池築室好心眼法書鈎勒窮微茫俯窺漳州方絳帖
寸紙片石稱琳琅大魚何蓰蓰遠擸各成行叢篁夾古木林
壑交清光隄傾石泐竟何往野水東西空夕陽君不見周宣
石鼓剥爲臼嶧陽秦碑踏已久壇橋甃壁半沈埋雨剥雷轟
恣擊掊敬火摧燒琬琰文馬蹄蹴踏蘼龍紐負郭東山百戰
餘城市凋殘物銷朽苦心搜索抉泥沙隻字斷文無一有翻
天覆地海揚塵古來萬事終沈淪嗚呼古來萬事終沈淪醉
看江上捕魚人

麻棚謡

山陬鬱鬱多白苧問誰種者閩與楚伐木作棚禦風雨緣江
緣谷成儔伍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爾隰
原爾原主人不種甘宴處客子聚族恣憑陵主人膽落不敢
語嗟彼遠人來樂土比邦之人為誰苦

發袁江

秀江空翠看欲無盤渦激瀨寒侵膚乘流縱棹迅飛鳧羣山
卻走如亡逋岸傍水碓喧轆轤釣臺巨石青珊瑚河伯江妃
白晝趨卧聞灘聲忽已逾颯如動箭離雕弧萬籟奔騰鳥獸
呼枕藉清光雜萍藻藤花飄落上鬚鬢逸興今朝不可孤挈
杯滿酌酬江湖

盤中體題朱母蔡太君節孝傳後　熊一瀟

狹坪鄉亂兵燹慘夫君遺孤幾乾焦一痛哭老舅姑無遺

族七齡孩止誰屋皤皤翁又中年碎肝腸崩天軸營荒邱蕁
殷緣十一年猶子復續宗支勤教讀養羽毛衝天翻受一官
等梅福志未酬奪何速兩孫見尚俯首心血枯事撫育壯遊
京華負書麗每想徽音淚千斛恨不名標彤與竹採風者誰
持穀請褒綸攄碑矗

玉帶生歌并序　朱彝尊

玉帶生文信國所遺硯也余見之吳下既摹其銘而裝池之且為之歌曰

玉帶生吾語汝汝產自端州汝來自橫浦幸免事降表僉名謝道清亦不識大都承旨趙孟頫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當年文墨賓代汝一一數參軍誰謝皋羽寮佐誰鄧中甫弟子誰王炎午獨汝形軀短小風貌樸古步不能趨口不能語

既無鴝之鵒之活眼睛兼少犀紋彪紋好眉嫵賴有忠信存波濤就斂侮是時丞相氣尚豪可憐一舟之外無尺土共汝草檄飛書意良苦四十四字銘厥背愛汝心堅剛不吐自從轉戰屢喪師天之所壞不可支驚心柴市日慷慨且誦臨終詩疾風蓬勃揚沙時傳有十義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臺上唏髮一叟涕漣洏手擊竹如意生時亦相隨冬青成陰陵骨朽百年蹤跡人莫知會稽張思廉逢生賦長句抱遺老人閣筆看七客寮中敢叹怒吾今遇汝滄浪亭漆匣初開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經三百秋以手摩抄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霧俾汝長留天地間墨花恣灑鸚毛素

南北井　游東昇

南衙北衙水火別靈峰井井相對列井竈坎離嬰姹結玉瓊銀乳滋瑩徹沐日浴月兩溶溶紺几丹映寒枝雪其中一脈若為通陸賈交驩聯平勃安得涼及清冷劇急沃生民焦與燁鼓腹還賡鑿井篇

寓普賢寺和鐵香爐歌　熊飛渭

爐在北城大安寺舊志載赤烏元年造今按鑄字係吳大和二年大和乃楊行密之子溥稱吳僭號也

江城蕭寺晝掩門只似山居學道忘有丈丁萬好奇者無端弔古城南北絕金十層閣前健吏指鐵爐袪宿惑鑄字老眼費摩挲新詩辨證隨迷識此閒白象卅萬斤亦在南唐年鑄勒當時僭亂豈銷兵毋乃佞佛人心忿器重道遠艱動移不然久存安可得空王世界雖為君彼不水淺猶邪惡即今魚

鱉皆乞命井泥澤竭呼無力何不灑將一滴珠化為霖雨滋稼穡就貯百斛何足貸以作農器良畟畟欲傾西江江以盡江書淮沸偏不測願言拜手乞天工水火相濟勿相尅

鬱孤臺歌　宋犖

鬱孤臺迥寒雲浮城中坐見雙江流酸風一道射眸子我來正值天涯秋李公遺構已塵土碧草芊綿沒殘礎側身北望觀闕遙野日荒荒照前浦奔濤盈滿山嵯峨千年霸氣何其多誰是姚江後來者蒼茫倚杖徒悲歌

樂嬰詩有序

康熙二十七年夏六月余奉
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譁江西震恐急鼓棹入南昌撫慰之莅事未十日於月晦有叛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

逆以酉字帖潛授其黨多人將於詰朝謀爲不軌賴
聖天子威德俯知姦謀乘夜計擒二元惡旦即斬首懸槀街餘
黨盡散亂遂平其事詳劉榛記中暇日賦此用存崖略云
聖皇二十有七載臣謇承命撫洪州爰從茂苑歷建業溯流直
泝長江舟時丁盛暑南風發江干晨夕阻石尤忽聞鄂渚兵
脫籍倡亂一旦據上游二十餘城倏陷賊烽傳浦溆驚眠鷗
殘黎絡繹蔽江下船如蟻聚排荒洲我禱馬當得風助小孤
彭郎無停留蒞事人心稍安戢詰戎籌餉綏四陬孰知十日
突生變貔羆遠結豺狼謀實維六月之晦日螳臂敢與大邦
讎須臾風鶴徧城闕婦女奔竄聲咿呦厥黨無算暗勾致洶
洶之勢未易收夜以計擒二桀惡擊頭不畀當檻候詰剸梟
鉞正國典碧油幢下懸其頭俄頃姦徒鳥獸散十二郡始安

鋤耰撻書一紙報
天子宵旰庶寬南顧憂拔人千秋推作者濡筆紀事仍黎傳新
建英歆詎敢望銅梁取況增之蓋沃民勿諼正有事藥石語
佩西園劉

青原山新瀑布歌呈藥城大師　徐　緘

大師昔卧匡廬雲住廬瀑布長隨君鷲嶺寺杯渡絕壑揚枝
遊還天紛紛我渴祖關不辭遠更窮幽憩虎谿下轉雄阡連嶁
望去睽毒龍行雨歸來晚飛鳥背上驅丙丁嵌空琴穴守枯
藤陽坡倒懸海底日陰崖未泮春前冰由來奇寶摩中足少
陵曉愛余觀刹不知七祖鉢誰傳但見黃荊種猶活藥公來
緜無古今百川到海難爲深坐上詞人盡回向山中虎狼皆
吾心前身金粟施湖西邀我同登萬仞梯白衣解餉胡明酒

山公不醉習家池桃花忽送漁郎出回首潺湲空翠微

偕前玉弟訪琵琶亭　陸世楷

湓浦停橈日巳午秋藜徐步尋村塢試問琵琶亭有無居人
遥指臨江滸江滸蕭然締構新幽亭寂寂四無鄰秋來風景
自蕭瑟荻花楓葉能愁人愁人到處生傷感況復蒼茫對葭
菼怨婦孤臣抱恨同琵琶訴出多悽慘往事留連斷夕陽疎
窗習習北風涼佳廬山色正相向更憶當年舊草堂古來文
士常遷謫此地風流良可適何事青衫淚不收胸中嵔壘應
難釋憐余襆被去炎荒南望雲山萬里長江舟今夜誰相送
不待哀絃已斷腸

虎灘行　胡學決

章水貢水眞奇絕二三百里石成列大者巴起似象牛小者

星散如甕甍嶷巖出沒齧齧齧往來浪傳灘十八灘灘梯比
難悉數孔明入陣石蕸布水猛悠悠飄葉過水渴曲曲穿針
度穿針飄葉色莽沆雷奔電霍舟難上滿江呼風山谷響進
獲尺今退盈丈船頭篙眼如火船尾把舵如安坐大艑小
舸等紙裹強力排界始怡安吹吹嘻虎難之難難於上青天
天照地媼德好生胡不如彭蠡洞庭之巨浸沆茫無邉乃設
械匿阱擊撞礁砥令人心悸而目旋君不見東岸賈客船瓜
棗棟粟砌平艙捩舵撇入盤渦裏眈眈卧石正垂涎安得鑿
石鞭鞭石血腊鮮安得叱成羊小大藉草眠羅窗二日北風
灘雷霆饑腸不及餐矯情兀兀書相對灘聲入耳心膽寒只
求棲泊成樓下登岸長歌行路難

湧鉢詩并序　江殷道

壬子夏遊普潤菴見古鉢一枚其質不辨爲瓷爲石叩之鏗然音聲清越腹蟠兩龍奉法王子三字非近代器也昔僧朽木構菴時芟鋤瓦礫得之土中因爲長句以紀之

潯陽山麓南斗旁潯陽水出岷山陽潯陽山水真奇絶從來古德卅衲徉東林西林最著聞其餘招提不可量數里城頭岧衛要歷遭兵火頭角爭崩若荆榛狐兔踪邱墟獅象淪埋傷百千億劫幾摩灰山仍突兀水湯湯三十年前氣運微強藩潰亂兵飛飄成陽一炬旬不滅鵑啼猿哭聲淒凉衹樹林空香積虛禪悦徒供僧伽亡雲遊佛子苦無依十年平定稍皇皇朽木愴然誓願宏誅鋤茅草禮法王欲使行旅得棲止人天供養成馨香法王鑒此慈惻衷古鉢湧出由荒岡一時觀者稱希有賦詩作記爲宣揚余來守此多暇日翫物適志

習爲常有僧持鉢詣太守錦囊什襲生輝光兩龍夾腹勢天矯雕鏤精巧辭花妝法王子字載中間明珠是捧龍首昂非瓷非石還非玉憂之何以音琳瑯應知地乃古佛刹此鉢曾隨妙吉祥身化鉢留不輕予龍宮陸地深埋藏飛槭金牖久煙銷江風燐火吹微茫得非朽木啓緣因神物胡爲出蠹房吾聞昔年大庾嶺燈傳祖意忘相將又聞禪師說法時雙龍蜿蜒在中央此鉢神通亦恒有老僧不願徒誇張惟願鉢中飯常滿以之普潤於十方

雕觜船　王原

吴舠輕窄名鴨觜西江雕觜尤輕儇青篛編篷越溪樣前後横坐中空便船頭箭篷覆炊甑淅制小異名橈前推移篷腹應昏曉苫蓋上兩掎其邊首尾尖鋭利衹瀨底平中廣如槐漏石子江心水淺泚此舟稱與相磨鐫碇船不煩貓覓力梗不有楸當中穿乘流犯險無不可篙人踏浪如平田兩頭居中啓板牖制𥡴史號三板船大者江頭作官舫小便坐卧容青理利涉不殊鷁觜提吳兒詫指同飛仙

歲暮臨川道中書所見用陸放翁上巳臨川道中韻　鄧由高

沙汀獵獵朔風生買舟歸指東南行漸覩故山如故友況聞鄰舫半鄉聲寒梅野岸幾枝新茅屋柴扉藤杖人婦擇雞豚恬且儉臞瘠桃花源裡春水不催殺山不虎一生跡未入公府滄桑變幻眼頻經掌中甲子迴環數此翁真宜開口笑鶴髮琴樽顏自少穩棲平世葛天民風波江上那曾料歲除景物總紛然漠漠寒空欲暮天何日囊琴弛擔負借翁趺坐磐

石邊

洪武御碑歌　查慎行

昇仙臺前白玉碑柱石擎擎龍之而鴻文載在御製集初不假手詞臣爲我來摩挲一再讀顛者蹤跡大可疑憶昔元人失其鹿羣雄角逐爭驅馳濠州布衣人未識芒碭雲氣常隨之金陵一朝定九鼎六合不足煩鞭箠是時楚兵最剽悍不自量力來交綏國家將興有先兆天遣來告卣元朝明明天眼識王氣故以險怪驚愚蚩英君往往謀略祕計大不許尋常窺亦如田單破燕騎神道設教尊軍師不然兹事乃近誕小數何足誇權奇白甝一麾江漢靖軍前長揖從此辭留侯自伴赤松去穀城空立黃石祠天池之山高巍巍竹林仙馭杳莫追鶴歸倘記石華表世代已遷滄桑移百年雨露在山

澤惟有松柏叅天枝

五老峰觀海綿歌

峭帆昔上鄱陽船我與五老曾周旋兩壁相隔骨不仙蹉跎負約十四年近來稍知厭世緣筋力大不如從前扶行須杖坐要篋絕境猷與人爭先山神手握造化權走入南極分炎羅鞭笨欲從後者鞭假以半日登高緑風清氣爽秋景姸芙蓉十丈開娟娟長江帶沙黄可憐湖光淨洗顏色鮮背負碧落蓋地圓尺吳寸楚飛鳥邊初看白縷生棲賢樹杪薄挂兜羅綿移時騰湧覆入埏四方六幕一氣連滔滔滾滾浩浩然渾沌何處分坤乾近身偏石巖一拳性命危寄不測淵陽烏撇撲光忽穿俄頃倒吸無留涎以山還山川自川五老依舊排蒼顛來如幅巾褰華顛去如解衣袒兩肩酒星明明飛上天人間那得留青蓮此時此景世莫傳頃刻變滅隨雲煙

青蓮谷青蓮寺

饑鷹入山猛如虎掠過松梢攫飛鼠林深谷暗人更稀橋斷溪橫道多阻忽逢大石刻三字快若同遊獲徒侶前行依舊路茫茫太白書堂在何許三間破屋佛委地一帶頹垣草沒礎獨來高詠廬山謠白日軒軒欲輕舉屏風疊與五老對想像先生舊遊所石梁即是三疊泉此景分明在詩語後人著書好穿鑿衆論分爭吾不與謫仙不作誰正之悵望秋空久延佇

王文成紀功碑

明朝制科號得士吾鄉前輩尤絕倫于公肅愍王公後先出往往艱大投其身朝廷坐收養士報倉卒定變皆儒臣正德己卯夏六月逆豪犯順江湖震公然舉兵思向闕三郡一鬨坐祇壓院口驍驍勢將下留都岌岌恐震鄴是時海宇正清晏武備缺略久不振公方持節撫南贛似可觀變徐遵迍同仇大義憤所切守土敢限越與秦出師必待九重詔是謂以賊遺君親飛書插羽聲罪討攻出不備真如神自從擣巢及執醜通計時日纔乘旬軍門戎首已面縛天子戮旂方南巡石頭城南獻馘羅待命行及明年春周公東征尚跋疐形跡詎可拘忠純盈庭宵小古亦有忌者愈衆節愈伸初心祇期齊國事豈必畫像圖麒麟森山勒銘蓋有故深刻歲月題庚辰紀功非夸乃紀實書法遒勁辭温醇首從伐叛叙始末繼舉神武歸宸天方嘉靖我邦國誰其紀者臣守仁隨征官屬例得列惜哉名姓今俱湮讀書臺旁一片石百四十字磨崖

新逸事吾聞長老説宏治乙榜凡三人後來立朝適共事數本前定非無因胡發其奸孫殉難公乃一手回千鈞弘治五年吾鄉鄉試公與胡公世寧孫公燧同舉其年場中見三臣人傳爲異事及宸濠之變胡首發其奸孫以死難三人共其事亦奇也一煌煌勳業本德性出遇世會關經綸質諸百聖可無惑似此理學寧非真後來輕薄好詆毀撼樹不足欺愚民如公表裏猶未免此外何以加冠巾手摩碑碣發長嘯白日皎皎懸秋旻

雨中望王笥山

水遶山平四百里兩崖斗拔浴江起有人遥指三三峰名山記王笥有十三峰亂插芙蓉門前洗仙宗縹緲住仙壇不道人間路大難請看玉笥山南路漸近西江十八灘

種蝋謠　　張尚瑗

自類女貞致性樹冬青分派呼蠟樹蟲生綠樹樹名蟲草書
蟁螟將桂蠹梢同桂葉寒不雕碧幹龍葱度寒逗春深嶺民
分蠟種火齊藥叢堪指數氣交卵拆相蝝化苞藏箬裹紛蟻
聚蠕蠕葉底爭嘬食跂跂枝間森布蠖力命還如牛糞金委
蜿不知禽化羽皇皇條釜更著箄淘之汰之費溢漉圓闕白
月截肪鮮鎔蒸碧海飫波素天孫機錦研絳綾王公庭燎然
燈炷蜜蹠蜜脾古有之攻蜂言蜂人所驚誰知人巧更蟲天
樹蠟生新蜂蠟故甘芬姑謝百花釀皎潔直擬三危露方物
旁搜本草經詩篇擬續蟲魚疏

大庾嶺　　李紱

岷山之陽至衡山蜿蜒磅礴郴永間五嶺連綿一千里大庾
矗立尤嶒峗峰巒東走絡吳越坡陁南下開甌閩名山際海

萬無算藥若星宿來迴環孫曾滋大祖當然柯條雖繁根不
刊我來孟夏日已暑半空倏歘風雨寒初緣仄徑入煙靄直
盤層峭窮雲端怪石對列虎蹲怒長松百丈龍拏騫雲封佛
寺漫荒忽曲江像設猶嚴尊振衣俯瞰浩莽渺山川漠漠無
涯垠嬴劉世遠不可考鉤梯開鑿誠茫然強爲山靈立名字
因緣庾勝連梅鋗時清四海等同室棄捐險阻開重關安事
陸賈騁詞說崑頗揚僕橫戈鋋乃知威德自廣大皇華萬里
通輶軒登車却循曲磴下劃然一笑天海寬

遊東林寺獲覩王文成公題壁之作敬次原韻二首（公筆題於壁上書法極遒近年修作浪今始銷摹上石乃以木龕附手蹟其中東林故物惟此可寶耳）

萬承蒼

昔夢蓬萊拾瑤草五城樓閣春光好海風倒吹肌骨寒思歸
欲向廬山老廬山木落猿鶴哀清磬一聲煙霧開白蓮池上
遠公宅舊所閱歷今重來虎溪獨坐頻搔首欲覓柴桑人飲
酒門前五柳復誰栽嶺上孤松知已朽我家章門水遠庭浮
鷗浴鷺盈前汀長將江水照顏色遥對廬山萬仞青
誰見濂溪窗下草姚江門戶初年好曾使拊節過東林壁上
題詩風格老昔人遺蹟後人哀見説西江藩府開狡兎入羅
三窟盡眞龍浮艦六軍來再出蒼梧誅亂首戎服談經人載
酒平生事業總浮雲惟有文章傳不朽徐孺祠西舊講庭寒
煙漠漠餘鷗汀豫章壇坫亦衰謝隔水枯提柏樹青（吾郡王文成公講堂在東湖之西其右則江西十二先生祠先五世祖光祿公號思默與鄧文潔公李見羅章本清諸先生嘗講學其中旣沒而張洪陽相國同時受學者占於無替大吏國並祀馮原熙平毋裒少司農王公笈建來摠江右以先光祿及諸先生久祀理學鄉賢等祠遠易兹頌爲入遺事祀徐孺子陶靖節以下八先生又西明豫章館張洪陽鄒建先光祿講令學蒼地）

登石鐘山　　朱昆田

兩脚一月不蹋地好山過眼青嶄嶄如饑見食不得食涎流
口角心徒饞蓬窗終日但兀坐憂來意態眞同獬（用度美語）四
更起碇挂檣索快風飽送雙高帆篙工舵師互歌笑蒼鷹脫
韝馬脫銜算程頃刻已百里遥望湖口波黯黯石鐘山忽落
吾手先登不用僮扶攙大石躭躭踞猛虎小石怙怙猻神獄
縈紆一徑盡犖确但有枳棘圍枯槎女蘿擁山去八九止留
一二笠高峨嵬郭中人家占佳處往往屋後多松杉茲山得名
在音響何必更論觳與巖邇來世人好箏笛一聆古奏翻譏
謑后夔伶倫不復作有耳焉得聞韶咸急呼小艇款山脚舒
若鬼刻神雕劃嗜呿轉豁亦何有昔賢毋乃欺愚凡不知我

來值冬仲雨雪早已飛廉蠹江水落漕湖水縮安得駭浪衝
空嶔蒲菊綠漲理歸楫大樂豈肯終藏絨會須磨厓紀歲月
江波永作青瑤函

題琵琶亭即用香山原韻　李蘭

江州司馬玉堂客富貴平生未蕭瑟綠油湖裏載書舫綺羅
二八鳴朱絃一朝謫官帝京別溢浦江頭對秋月地僻那聞
絲管聲麗情欲寄無由發銀龍行酒餞客誰停舟脈脈如有
遲皓月空江渺何見把盞無歡不成宴酒闌風荻響蕭騷吹
送琵琶來水面伊誰操者京國聲初聞此調不勝情欲從拜
撥發幽思更假霓裳淺愁志窒鑿展手不辭彈還訴中心可
憐事曲終調改妙指挑哀音微激初絃幺司馬酸心淚如雨
四座悲來悄無語此曲那堪復再彈雙憐玉筋垂銀盤江楓

葉葉寒聲駛如吟水龍淒碧灘玉顏妙技兩奇絕彈指繁華
已消歇還客謫來張恨生年復年今無此聲茫茫今夕百歲
集何曾鵑血猿秋鳴贈君長句句如畫六百十字當纏帛娥
眉無復五陵歡淪落一同年前白惟昔司馬元和中芙蓉為
佩清輝容吟詩可領老娼女託身每在蓬萊住五言一篇傳
新聲仙韻長乞教坊部行吟忽製楚平衣上書又遭讒相妬
有唐詞人惜外遷謫居如公未易數乞身強健更蚤休山水
園林絕塵汙不將出處異高懷寧為升沈改常度何來軒車
淹此邦頓覺襟情已非故丈夫不為兒女泣宵濕青衫對商
婦佐那鄰畀亦足為人生寵榮有來去官況琴書鶴一船樂天
解蘇州句鶴與琴書共一船我愛此語冰玉寒曠懷不起遷謫思隔船思
婦誰能干我讀此詞深太息不為風鳴蛩唧唧樂天自許達

者人如此悼傷豈達識五柳高風世莫京柴桑近接潯陽城
巾車載酒得深樂撫琴要識無絃聲東坡居士南荒老但誇
觀海絕平生大篇流傳寫肺腑金石聲破蟋蟀鳴江州二歲
亦偶爾豈似此老類顛傾還朝旋已歷清要尚說南中不願
聽樂天送客南遷詩我說南中事君應不願聽只令亭子江之滸琵琶故蹟猶分
明登臨懷古各有意不惜再和琵琶行達人自古皆有立輔
時澤物乃其職官守何分崇與卑一夫無使向隅泣亭子淒
涼何所遺嶒峻古碑苔紋濕

高觀樓歌　張九鉞

豫章藩署之東樓舊名攬秀乾隆癸亥燬於火藩伯彭公
青原先生重建加崇焉曰高觀乙丑九鉞自京歸里經此
拾級而登江山一覽諸樓閣皆俯視之興至而為長歌

浩浩乎市人雞鵲之聲不可接但有郊原城郭之紫紅白雲
蒼茫出行有雙足已辭寰淵中西山一相見突如天馬脫鐵
豹長嘯蹴踏立於天門九萬之長風洪崖把手朝帝子下峯
流雪扶出青芙蓉天鷄啼空暮烟濶數人飄飄在碧落南浦
如砥水如杯章貢一白注無著眼中已失第一層何況齊城
列岫秋屏開藩封政肅油幢開此樓東峙為巋觀誰其創者
自成化後為攬秀重朱升天怪甍閣不出堞俯仰通瓜衡江
山夏邑大广來作楚頌檻悃比風煙殘帝遣祝融鑪平地待
公曰刃摩天門公身已近紫微宿下弄牛斗如彈丸振衣吳
楚最高頂抖風若此雙楫下乃飛不過客語壯目斜半占城
陰寒眼前數代那足問森沉欲鬬洪濛顏百物經霜下點淡
然後湖山千里羅入胸懷悶擻首呼三王蛟龍怒奔宕江云

斷古今賦序空樓愴詎知後出二千載山色江聲不肯讓南
臨對孤嘯李勉北平霸岳府庾亮揮筆老幹翠環抱梅嶺香
壤緒開張遂令區區王與陸徘徊瞻顧寂寥叔詞人來南州
莫問滕王郎天風吹萬里直上高觀樓不見此樓衝霄割洪
十千丈但見我公之德近如樓中雲在遠如樓外山浮雲山
浩歌收不止征驅婀娜相將起衡岳隱現出肝膽我公之德
舊相比安得重岳開其雲翁其日高觀千里亦如此瀟湘無
塵洞庭見底黃鶴之南岳陽之汜高樓長劍連天倚不獨吸
盡一口西江水

東林寺和王文成題壁韻　錢陳羣

下馬登山踏秋草路入東林覺秋好處士高僧近已廖廬山
面目何曾老石罅寒篆泉聲哀酌泉仰看芙蓉開天池掛水

落天半餘噴似逆清風來出門西去重回首今宵且醉山村
酒醉中猶認壁間題龍蛇生動不可朽故人高閣虛中庭比大
示閱公造夫來延采芳選我江之汀夢回記上爐峰頂北指恒嶽一
髮青

榜發後登明遠樓見百花洲上有被放者徙倚水濱若
不能歸者慨然有作用黃涪翁詠李伯時所作馬三
馬次子由韻詩韻

何人澤畔頸低垂絕似病馬脫羈絲此時相對風前棄昨日
自許囊中錐暮雲欲雨且不雨西覩隱隱如駒馳驅馳況復
看火馬銜泥報捷誰能羈貧女何堪老不嫁將中自古歸數
奇幾家博塞呼五白孤帆遂非終成雌三十年前曾丁淚今
者登樓一見之芳蘂被徑不可採吁嗟不如敗鼓皮水邊人

哭人不識樓上人愁人不知惟有東坡老居士月送五色真
吾師

主司錢集齋先生登明遠樓見士有不第者惻然動念
用山谷詠伯時馬韻賦詩奉和　余德瑛

妙技爭誇和與鵲闇中得失千鈞絲一朝榜發胡自欺然然
愧此三寸錐聖朝選士命歐陸冒暑六月鋒車馳正當珠玉
棲瓦礫肯以糠粃輕孤羈須知蕊榜有定命一士數偶百士
奇長途弗與整秋駕故里還須宏伏雌爾方倚欄意何似公
作登樓遠見之文章公器古自反洗濯骨髓寧毛皮金針度
處誰共瑜馬首嚮者或無知猶復居高惻窮賤舉念直作人
天師

造口懷古　金人追隆祐太后不及印此今名皂口鎮

惶恐灘頭波浪急金師追後行將及太后福薄天猶憐虎口
幸離賢其泣父兄幽質五國城臣構視之無重輕區區老婦
身何用未必爭母如齊頃截江猛將氣如虎兀朮驚跳廟中
鼓從茲天塹保東南航海奇謀君莫取湖山錦繡宮殿開閉
安迎使稠疊來手詔立帝德未郗願祝慈壽傾金是氣是則
去李伯紀前此憂時無言矣志士悲吟予鴟鵠淚滴髻孤事
下水

題吾汶稿　王炎午本名鼎翁

丞相不勸原必死先書祭文數十紙待得燕山齒髮歸同心
不愧同鄉里昔者宋玉師屈原莫能直諫空招魂未知焚減
身何所千古但有風流存何如廬陵王鼎翁恥作幾雲作陳
東心哀母老難許國不然隨殉柴市中虔州之水洪州驛底

燕悲風寒凜凜義士相望四百年歙州亦有江天一

李中主讀書堂

一鴉東都逃爲僧櫈來渾聲徹金陵定還虛蹤躡從幼小閑王氣寒於冰白龍華上料雲霧猶是元宗讀書處帝王全繇辨賢奸悞學儒生理常何富貴豈得兼煙霞萬金買地歸僧家烹茶掃葉遊人吊千年山鬼揶揄笑

王文成紀功碑

寧藩亂氣方崢嶸不知上流有文成逆書達朝朝士授中掘端坐惟王瓊虎出捕鹿鼉據穴一月遂破南昌城葦中漁舟不可渡婦言弗聽滂縱横豕也猖獗果何濟天爲孫許留忠名大賢指揮坐武帳春風談笑携諸生自言動業本餘事試手御令絲絲驚縱之復擒匪所難敢爲天子爲佳兵公族行

詠當慘怛臣子守職掃攙搶兮捷豈足擬中興崖間頌刻浯溪銘得毋矜伐誚元凱山爲非顏爲然當知明室勢外重干戈往往起宗盟前有漢王繼安化爪牙護衛皆覬覦旋傳庶兄示炯戒一寒逆膽消奸萌到今銀鉤鐵畫在光耀牛斗潛馳從有人如此真英豪撫摩豎子真蚩氓胡不安樂效乃祖衰雲閑看廬山青

康郎山功臣廟歌

紅羅真人起滁濠天弧墮地揚旌旄龍蟠虎踞定南國刊平僭亂如吹毛上游楚氛勢頗惡奮臂怒比螳螂驕江漢窮據意未足騎鹿欲向西山逃南昌堅城鐵作甕鐵山有力空爲勞金陵援師來颯颯乘風颸謀臣猛將諳六韜從以仙人周顛左右月中翔賊往返栴出彭蠡扼吭不得通江朝罪貫不盈勢不滅介竹戰艦匡廬高王師雄尾擁萬炬一湖魚鼈同煎熬餘魏小捷遂得意紀信出詐漢土跳遂令三十六將同戰歿廟貌留祀康山椒中央一人丁普郎齊賓拔舵如魚舠韓成矢右同列坐半寨赴水揩黃袍其餘面騂面塗炭冒突烽熖頭毛焦別有三五少年白面帶微笑甲胄踴躍輕波濤豈是鴟夷生去日塑工肖得窮秋豪定應賊顱貫矢後英靈彝扑隱約來林皐士誠副滅勢破竹江淮南北無腥臊雞鳴十廟遙相望生者死者俱陶陶惜哉張定邊爾亦男兒曹天完逆將眼不擇猶奉餘孽奔危巢奇材劍客悞荊楚百萬齊作跖犬嘷髑髏鋪滿大湖底陰夜鬼哭聲號呶寧知此廟三百年春秋伐鼓牛羊牢古槐鬱鬱崇封裒會護真主驅鴟鴞枯枝斷枿猶敬惜過客競奠香杜醪嗚呼樹木尚如此英雄

可不慎所遭湖皮浩森風蕭騷廟中木主永勿祧金匱石室之史倘遺漏不妨搜討姓氏鐫刻垂靈鼇

朱子六經圖碑（刻石六片在上饒縣學）

六經之書古尚缺六經之圖古史無爲氏有功著三禮猶惜六經非全圖誰其繪之六片石刻鏤名物窮錙銖宗廟左右辨昭穆明堂須會辨冠梠衿揚雉翼列地軸鳥火虛昴通天樞圖有六職工居一輿輪蓋軫多爲車六律娶妻召生子締婚琴瑟笙竽瞭然一一指諸掌不比揣籥談空虛古者左圖而右史形上形下貫精粗疏曲折難盡曉了了壁上觀圖模不見文翁石室像可證跪坐非跏趺漢氏去古尚未遠辛勤補綴追厥初即因抵象刻杳況小夫便嘗北海謳紛紛僞學譏心性無根勤襲趨胡虞聖人象數發蒙狗問及典制

徒睢盱一朝紫陽真儒出大含細入該無餘淵然心通作述
始買身三代窺唐虞我生識小尚不足敢比塈亥周坤輿留
之昭示千萬世何止聲價塈鴻都

廬山雲海歌并序　史貽謨

自建昌行數里天始曙遥見山光水色蕩漾心目意必鄱
湖口與大小姑山相接之處輿人云此即廬山之下雲霧
噴涌非湖水也余諦視久之因念雲海之號擅於黄山余
未及遊而聞之頗熟竟其朝暉夕靄氣象彷彿如是遂走
筆作廬山雲海歌時庚午七月廿五日也

我時來見匡廬峰參元玉立青芙蓉江風掩映望不極山腰
繁出雲容容東林一飯還一憇草堂萬壑松風吹一程行過
兩程遥夢中惝怳猶能記今朝策馬來建昌道旁依舊山青

蒼㠑今如銀白如練俯視一氣何茫洋中流相距才尺咫百
道飛泉寧可比彭郎湖口接兩姑拍天泱漭無踰此諦看却
是雲涌山山雲吞吐生波瀾匡廬落我芒鞵後朝烟迴望堆
螺盤吾聞天都六峰三十六六六蓮花簇巖谷文殊院裏夜
中看雲海奇觀炫心目黄山於我只鄉邦足未能進耳曾熟
兹山雲景亦奇哉一碧萬頃光噎噎雰為車兮風為馬翻程
到此心神開徘徊瞻望那能釋江山清空我行役山花可擷
雲可囊馬首匆匆倏言別作詩記實留斑斑何當扶笻草檣
坐我萬仞丹崖間

廬山雲海歌次西山韻按查他山先生曾作五老峰觀
海綿歌中有移時騰湧覆八埏四方六幕一氣迷與雲
海相似存之以備觀覽可耳　錢陳羣

三年兩見匡廬峰一峯一朶青芙蓉度削或如高僧[illegible]
絶似處女容昨來二林得少憩萬壑松竽落幽吹夢想天姥
猶作吟我今非夢能勿記昔聞南斗應壽昌兹山旁揷斗外
星蒼蒼鬱鬱何須洞各闕巧會合如海何洋洋西行兩日只隔
尺與咫今朝雲勢奇莫比太史占雲頗不笑前所願見今殆
是峰腰復堆百疊山洪濤如屋皆翻瀾芝盖蓬臺忽象走之
而矯矯翔鸞翩楚江南去山六六雲蒸霧瀰蔽壓谷天哀龍
鍾窮退之曾使信眉豁兩目羅浮天都古稱雲海窟山人旦
暮行亦熟我行且自喜兹觀何壯哉空中如闘江如笑千堆
晴雪雲噎噎又似萬斛落葉亂山澗山僧齊力揮不開此時
秋君應頓釋此身况為王事役移時吸波浪青溪遥望雲中
取手別相門令弟列仙班期我深秋芒鞵布襪似宿諸峰間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一

藝文 詩十之

五言律

唐

送豐城王少府 楊炯

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溝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張華

題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不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

度大庾嶺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在洪州答綦毋學士 張九齡

旬雨不愆期由來自若時爾無言郡政吾豈欲天欺常念涓塵益惟歡草樹滋課成非所擬人望在東菑

湖口望廬山瀑布泉

萬丈洪泉落迢迢半紫氛奔飛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蜺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

自彭蠡湖初入江

江岫殊空闊雲煙處處浮上來羣噪鳥中去獨行舟牢落誰相顧逶迤日自愁更將心問影于役復何求

自豫章南還江上作

歸去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轉逢空闊處聊洗滯留情浦樹遙如待江鷗近若迎津途別有趣況乃濯吾纓

奉酬張洪州九齡江上見贈 孫逖

受命讞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航悵別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

尋廬山崔徵君 郎爲

日高雞犬靜門掩向寒塘夜竹深茅宇秋亭冷石牀住山年已遠服藥壽偏長慮棄浮生者相逢益自傷

題遠公經臺 祖詠

蘭若無人到真僧出復稀苔侵行道席雲濕坐禪衣澗鼠緣香案山蟬噪竹扉世間長不見寧止暫忘歸

九日龍沙作寄劉大昚虛 孟浩然

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風俗因時見湖山發興多客中誰

送酒擢裏自成歌歌竟乘流去滔滔任夕波

送袁太祝尉豫章

何幸遇休明觀光來上京相逢武陵客獨送豫章行隨牒牽黃綬離羣會墨卿江南佳麗地山水舊難名

夜泊廬江聞故人在東林寺以詩寄之

江路經廬阜松門入虎溪聞君尋寂樂清夜宿招提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一燈如悟道爲照客心迷

晚泊潯陽望廬山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近日暮但聞鐘

酬秦徵君徐少府春日見寄 集作奉酬秦徵君系春作洪州西亭野望兼寄徐少府 韋應物

史237 3.9

終日愧無政與君聊散襟城根山半腹亭影水中心朗詠竹
總靜野情花遲深那能有餘興不作剡溪尋

寄洪州慕府盧二十一侍御 自南昌令拜 與同官洛陽

忽報南昌令乘驄入郡城同時趨府客此日望塵迎文苑臺
中妙冰壺幕下清洛陽相去遠猶使故林榮

送裴郎中貶吉州 劉長卿

亂軍交白刃一騎出黃塵漢節同歸闕江帆共逐臣猿愁歧
路晚梅作異方春知已酇侯在應憐脫粟人

餘干旅舍

搖落暮天迴青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
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寒衣

餘干夜宴奉餞前蘄州韋使君新除婺州作

復拜東陽郡遙馳北闕心行春五馬急向夜一猿深山過康
郎近星看婺女臨幸客樓託分猶戀舊棠陰

晚次苦竹館却憶干越舊遊

匹馬風塵色千峯旦暮時遥看落日盡獨向遠山遲故驛花
臨道荒村竹映籬唯憐御史首步步戀南枝

送李二十四移家之江州

煙塵猶滿目歧路易霑衣道客多南渡征鴻自北飛九江春
草綠千里暮潮歸別後難相訪全家隱釣磯

奉送盧員外之饒州

天書萬里至旌旆上江飛日向鄱陽近應看吳岫微暮帆何
處落潮水背人歸風土無勞問南枝黃葉稀

送舍弟之鄱陽居

鄱陽寄家處一別掩柴扉故里何人在滄波孤客稀湖山春
草遍雲木夕陽微南去逢迴雁應憐相背飛

送梁郎中赴吉州

遙想廬陵郡還聽叔度歌舊官移上象新令布中和看竹經
霜少聞猿帶雨多但愁徵拜日無奈借留何

送李侍御貶鄱陽

迴車仍昨日謫去已秋風干越知何處雲山只向東暮天江
色裏田鶴稻花中却見鄱陽吏猶應舊馬驄

送青苗鄭判官歸江西

三苗餘古地五稼滿秋田來問周公稅歸輸漢俸錢江城寒
背日湓水暮連天南楚凋殘後疲民賴爾憐

歸弋陽山居留別盧邵二侍御

渺渺歸何處沿流附客船久依鄱水住頻稅越人田偶俗機
偏少安閒性所便祇應君少慣又欲寄林泉

送盧員外往饒州 李嘉祐

爲郎復典郡錦帳映朱輪露冕隨龍節停橈得水人早霜嚴
葉變寒雨石榴新莫嗟諳風土三年作逐臣

送張觀歸袁州

莫厭湘東去煙花尚可親綠芳深映馬遠岫遙迎人饑狖啼
初日殘鶯惜暮春遙憐謝客興佳句又應新

送蘇修往上饒

愛爾無羈束雲山恣意過一身隨遠岫孤棹任輕波世事閑
心少漁家寄宿多蘆花泊舟處江月奈人何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叔

細草緑汀洲王孫耐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
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送袁員外宣慰勸農畢赴洪州使院

聖主臨前殿殷憂遣使臣氣迎天詔喜恩發土膏春草色催
歸櫂鶯聲爲送人龍沙多道里流水自相親

登湓城浦望廬山初晴值省勅催赴江陰

西望香爐雪千峰晚色新白頭悲作吏黄紙苦催人多負登
山屐深藏漉酒巾傷心公府內手板日相親

送彈琴李長史往洪州　錢起

抱琴爲傲吏孤棹復南行幾度秋江水皆添白雪聲佳期來
客夢幽思緩王程佐牧無勞問心和政自平

送趙評事赴洪州使幕　韓翃

孤舟行遠近一路過湘東官屬張廷尉身隨杜幼公山河映
湘竹水驛帶青楓萬里思君處秋江夜雨中

送洪州李別駕之任　郎士元

南去秋江遠孤舟興自多能將流水引更入洞庭波夏口帆
初上潯陽雁正過知音在霄漢佐郡豈蹉跎

石頭館酬王將軍

誰爲綠久客肯駐木蘭舟遠雁少邊至孤城江上秋歸帆背
南浦楚塞入西樓何處看離思滄波日夜流

送李使君赴撫州　皇甫冉

遠送臨川守還同康樂侯歲時徒改易今古接風流五馬嘶
長道雙旌向本州鄉心寄西北應上郡城樓

玉山嶺上作　皇甫曾

悠悠驅匹馬征路上連岡晚翠深雲竇寒臺淨石梁荻花偏
似雪楓葉不禁霜愁見前程遠空郊下夕陽

鄱陽大雲寺一公房　顧況

盡日窅游處斜暉竹院清定中觀有漏言下證無生色界聊
傳法空門不用情欲知相去近鐘鼓兩聞聲

春日洪州即事　耿湋

鍾陵春日好春水滿南塘竹宇分朱閣桐花間綠楊蹉跎看
鬢色留滯惜年芳欲問羇愁發秦關道路長

早秋江行　竇羣

迴望湓城遠西風吹荻花暮潮江勢濶秋雨雁行斜多醉渾
無夢頻愁欲到家漸驚雲樹轉數點是晨鴉

奉陪李大夫九日宴龍沙　戴叔倫

邦君採菊地近接旅人居一命招衰疾清光照里閭去官慙
比謝下榻貴同徐莫怪沙邊倒偏霑杯酌餘

奉陪李大夫九日龍沙宴會　權德輿

龍沙重九會千騎駐旌旗水木秋光淨絲桐雅奏遲煙蕪歛
暝色霜菊發寒枝今日從公醉全勝落帽時

送孔江州

九派潯陽郡分明似畫圖秋光連瀑布晴翠辨香鑪才子厭
蘭省郎君榮竹符江城多暇日能寄八行無

江上送客遊廬山　張繼

楚客自相送霑裳春水邊晚來風信好併發上江船花映新
林岸雲開瀑布泉愜心應在此佳句向誰傳

送撫州周使君（即侍中之胄）　盧綸

周郎三卜餘天子賜魚書龍節隨雲水金鏡動星閣松聲三
楚遠鄉思百花初若轉宏農守蕭成事不如

送從叔赴洪州　李端

仕家兼佐幕叔父似還鄉王粲名雖重郗超年未長鳴橈過
夏口斂笏見潯陽後夜相思處中庭月一方

奉送杜中丞赴洪州　暢當

詔出鳳凰宮新恩連帥雄江湖經戰陣草木待仁風變石貪
威愛紓繁德簡通多慙君子顧攀餞路塵中

鍾陵雪夜訪友人　楊凌

竊臘催年急陽春怯和歌殘燈閃壁盡夜雪透窗多歸路山
川險遊人憂旅過龍洲不可泊歲晚足驚波

送頭陀上人赴廬山寺　鄭常

僧家無住著早晚出東林得道非真相頭陀是苦心持齋山
果熟倚錫野雲深溪寺誰相待香花與梵音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　韓愈

憑高迴馬首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馬亦別群鳴寒日夕
初照風江遠漸平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送殷華之洪州　陳羽

離堂悲楚調君奏豫章行愁處雪花白夢中江水清扣船歌
月色遊浪宿猿聲還作經年別相思湖月生

潯陽宴別　白居易

鞍馬軍城外笙歌祖帳間乘潮發湓口帶雪別廬山暮景牽
行色春寒散醉顏共嗟炎瘴地盡室得生還

晚題東林寺雙池

向晚雙池好初晴百物新裊枝翻翠羽濺水躍紅鱗萍汎同
遊子蓮開當麗人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

送沈亞之尉南康　殷堯藩

行邁南康路客心離怨多暮煙葵葉屋秋月竹枝歌孤鶴唳
殘夢驚猿嘯薜蘿對江翹首望愁淚疊如波

和屬元侍御題戶部李相公廬山草堂　姚合

茅屋臨江起登廬復戀期遙知歸去日自致太平時幽藥禮
僧護高窗宿鳥窺行人盡歌詠唯子獨能詩

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張祜

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
緒斷浦迥月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旅次上饒溪

碧溪行幾折凝櫂宿汀沙角斷孤城掩樓深片月斜夜橋昏
水氣秋竹靜霜華更想曾題壁凋零可歎嗟

題上饒亭

溪亭拂一琴促軫坐披衿夜月水南寺秋風城外砧早霜紅
葉靜新雨碧潭深唯是壺中物憂來且自斟

江西道中　二首

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夜色草中網秋聲林外機漕田牛
路熟石岸客船稀無復是鄉井鷓鴣聊自飛

秋灘一望平遠遠見山城落日啼烏柏空林露寄生燒畬殘
火色溜漾夜溪聲況是曾遊處桑田小變更

罷鍾陵幕吏十三年來泊湓浦感舊爲詩　杜牧

青梅雨中熟檣倚酒旗邊故國殘春夢孤舟一褐眠搖搖遶
堤柳暗暗十程烟南走鍾陵道無因似昔年

春泊弋陽　許渾

江行春欲半孤枕弋陽堤雲暗猶飄雪潮寒未應溪飲猿閒
棹散飛鳥背船低此路成幽絕家山葉落西

送友人歸宜春　紀唐夫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
碓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陵曲秋期欲送君

彭蠡湖春望　項斯

湖亭東極望遠棹不須迴遍草新湖落連天衆雁來蘆洲殘
照盡雲障積煙開更想鴟夷子扁舟安在哉

桑落洲　李羣玉

九江寒霧夕微浪北風生浦喚漁人火蒹葭兔雁聲類雲晦
廬嶽微鼓鞞溢城遠憶天邊弟曾從此路行

酬鄭進士九江新居見寄　李咸用

躡屐叩柴關因成盡日閒獨聽黃鳥語深似白雲間萍沼竟
於井莎猿綠當山前期招我作此家得吟選

送韓揆之江西　李洽

相看指楊柳別恨轉依依萬里江西水孤舟何處歸溢城潮
不到夏口信應稀唯有衡陽雁年年來去飛

鍾陵野步　曹松

閑扉聊自啓信步出波邊野火風吹闊春冰鶴啄穿齋橋
驛樹山鳥入公田未創孤吟勢空思白閣年

贈徐千袁明府

一雨西城色陶家心自清山銜中郭影雲卷下湖程公署閒
流水人烟入廢城難忘楚蓋處新有趣今生

過陶徵君隱居　崔塗

陶令昔居此弄琴遺世榮田園三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
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應只是高名

懷廬嶽書齋　杜荀鶴

長憶在廬嶽免低塵土顏煮茶窺底水採藥屏頭山是境皆
遊遍誰人不羨閑無何一名繫引出白雲間

贈廬嶽隱者

自見來如此未嘗離洞門結茅遮雨雪採藥給晨昏古樹藤
纏殺春泉鹿過渾悠悠無一事不似屬乾坤

秋宿棲賢寺懷友人

一宿三秋寺閑忙與曉分細泉山半落孤客夜深聞鶴去巢
盛月龍潛穴擁雲苦吟方見景多恨不同君

建昌渡暝吟　韋莊

月照臨官渡鄉情獨浩然鳥棲彭蠡樹月上建昌船市散漁
翁醉樓深羈客眠何處笛吹斷綠楊烟

廬山　王貞白

嶽立鎮南楚名天下聞五峯高閣日九疊翠連雲夏谷雪
猶在陰巖晝不分唯應嵩與華清峻得爲群

遊東林寺　黃滔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終嫌晚重遊預作期寺寒三
伏雨松偃六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滿池

桑落洲　胡玢

又問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數家新住處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盡平沙長未休想應百年後人世更悠悠

南唐

送王郎中之官吉水　李建勳

南望廬陵郡山連五嶺長吾君憐遠俗從事輟名郎移戶多無土春盤不滿筐惟應勞贊畫溪峒況彊梁

寄廬山白上人　左偃

瀑倒門前谷閑眠歲又殘連天數峰雪終日與誰看萬丈高松古千尋落水寒仍聞有新作嬾寄入長安

魏夫人壇　李中

仙壇遺跡在苔合落花名絳節何年返白雲終日生旋新芳草色依舊偃松聲欲問希夷事音塵隔上清

吉水作尉酬高援秀才見贈

佐邑慙無術敢言貧與清風騷誰是主烟月自關情卷箔當山色開窗就竹聲感君惠嘉句資我欲垂名

過武寧縣　王周

行過武寧縣初晴物景和岸回驚水急山淺見天多細草濃藍潑輕烟白練拖晚來何處宿一笛起漁歌

送王員外宰德安　徐鉉

家世朱門貴官資劇望優令為百里長應好五峰游柳影連彭澤湖光接庾樓承明須再入官滿莫淹留

送傅宰任吉州安福縣　僧無可

落絮滿衣裳攜琴門兩鄉挂帆南入楚到縣半浮湘吏散翠禽下庭閑斑竹長人安宜遠泛沙上蕙蘭香

遊廬山寺

千峰路盤盡林寺昔何名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多年人跡斷殘照石陰清自可求居止安閑過此生

夜宿西林寺寄賈島

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弟遲回共至今

題鄭谷江畔桐齋　釋皎然

客齋開別住坐占綠江濆流水非外物閒雲長屬君浮榮未可累曠達若為羣風起高梧下清絃日日聞

登大林寺觀白太傅題版　釋齊已

九疊蒼崖裏禪家築翠間清時誰夢到白傅獨尋來怪石和僧定閑雲共鶴迴任茲休去者心是不然灰

過西山施肩吾舊居

大志終難起西峰臥翠堆牀前倒秋壑枕上過春雷鶴見丹成去僧聞栗熟來荒齋松竹老鸞鶴自徘徊

過陳陶處士舊居

一室斷琴樽詩皆大雅言夜過秋竹寺醉打老僧門虎遶來籬下寒蔬簇石根閑庭除鶴跡半是杖頭痕

尋陽道中作　東林

秋聲來嶽樹草色徧汀洲多事時為客無人處上樓雲疏片雨歇野闊九江流欲向南朝去詩僧有惠休

東林雨後望香爐峰

翠溼僧牕裏寒堆鳥道邊靜思尋去路急遶落來泉暮雨開青壁朝陽照紫烟二林多長老誰憶上頭禪

史237 324

寄彭澤晝公

聞君彭澤住結構近陶公種菊心相似嘗茶味不同湖光秋枕上嶽翠夏窗中八月東林去吟香菡萏風

東林寺　釋修睦

欲去不忍去徘徊吟繞廊水光秋滲蕩僧好語尋常碑古苔文疊山晴鐘韻長翻思南嶽上欠此白蓮香

宋

彭澤狄梁公祠　趙抃

賢正屯蒙日陰邪會用時人從萬死過誰肯一言危毒意回天后忠誠薦柬之復唐三百載留得枕江祠

江上白樂天祠

我愛白司馬有言來謁祠才名千古照忠義一生奇諫切寧

思祿讓行部羅詩如何江上客唯道琵琶詞

經鄱陽湖

捨陸事川程霜天曉色明長波萬頃闊大舸一帆輕靜唱村漁樂斜飛渚鴈驚雲披見樓閣隱隱豫章城

登章貢臺

章貢東西派并流作贛川奔湍出城曲雉谷向臺前把酒來憑檻鳴聲見放船滔滔歸底處滄海路三千

碧雲軒　范仲淹

我愛此中好幽軒絕世紛激宵半窗月淡晚數峯雲虛忘終年競微吟並合開只應虛靜處所得自蘭芬

大林峰　周敦頤

三月山房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吏隱宜春郡詩十首存三　祖無擇

吏隱宜春郡年豐獄訟稀餘糧委南畝茂草滿圜扉天意憐艱食民心恥盡衣萬家行樂處車馬有光輝

吏隱宜春郡溪山若畫圖纖鱗時自躍幽鳥靜相呼曉汲噴寒雨晴嵐鎖綠蕪漁樵本吾事搔首重踟躕

吏隱宜春郡追惟一二相賢房琯李德裕節明天寶川業茂會昌年友善曾何累朋誣亦自煎琯坐與李適之善貶宜春太守德裕為王涯李漢等所誣貶宜春長史不才非不幸異代若差肩

袁先生廟

先生高世迹舊隱白雲深結宇知何代遺祠直至今地分壇杏影門接社蓮陰我亦希風者終朝託玉岑

寄饒州范待制　梅堯臣

山水番君國文章漢侍臣古來中酒地今見獨醒人坐嘯安浮俗談詩接上賓何由趨盛府徒爾望清塵

送洪州通判何大博若谷先歸新淦

拜官江上客乘馬不乘船獨畏投篙浪寧歸風叫大葛花侵野徑流水入陳田君任巴郎下西山道路連

送臨江軍監江李大博

三江卑濕地北客宜遊插霧氣多成雨雲蒸易損衣白醪燒熟黃雀下川肥朱紅殊方語山歌半是非

吳季野函撫州洗心閣

高閣潛心所圖書曙靄收青山隨宅轉遠水向門流遠遞有無風瀝澗不休一聞泰洞說便欲泛漁舟

通峯精舍　李淑

去縣二十里路平時正春四山唯有石事更無塵[illegible]

天意經營憶古人但知安樂處何必是今身

送萬源之太和主簿　穆修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秋風九月急飛鳥一帆[illegible]江

解活杯嘗楚釀清鮮華莫回首龍舟正堪驚

南康望湖亭　蘇軾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
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家萬里投老得歸無

開先寺觀龍潭　米芾

渡峽捫青玉臨深坐綠苔水從雙劍下山挾兩龍來春暖花
驚雪林空石迸雷塵纓聊此濯卻去首重回

贈景福順長老二首并序　蘇轍

轍幼侍先君聞嘗遊廬山過圓通見訥禪師留連久之元
豐五年以謫居高安景福順公不遠百里惠然來訪自言
昔從訥於圓通逮與先君遊歲月遷謝今三十六年矣二
公皆吾里人訥之化去已十一年而順公年七十四神完
氣定聰明了達對之悵懷嚮昔作二篇贈之

屈指江西老多年劒外人身心已無著鄉黨漫相親嵐逐知
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將大雷雨一洗百生塵

念昔先君子南遊四十年相看順老在想見訥師賢啟歷風
輪轉禪心海月圓當情計延促無語對潸然

射蛟浦

萬騎巡遊遍千帆破浪輕射蛟江水赤教戰越人驚山轉壇
船影岸催連弩聲祈招無為賦酬寂盡平生

庾樓

元規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狎從公來坐不驚舞翻江
月迥談落塵毛輕應世風流盡高樓空此名

至樟樹店寄徐安道　孔武仲

通仄東南路連天紫翠峯微雲還掩日小[illegible]已催晨谷鳥投
枝急山花落澗濃意嚴今不遠談笑喜相[illegible]

贈仰山簡老　黃庭堅

簡師飛錫地天外集雲峯弩石松根瘦敲窗竹影濃山寒僧
壞衲潤響雜疎鐘客問西來意無言凭短筇

己酉歲十一月二十六日遊寇至龍潭院十二月十五
日作五首存三　洪炎

徑轉橋橫水林深寺據山鐘魚告閒寂松竹媚孱顏避地欣
有託依僧成暫閑東歸路不隔片片隴雲還

突兀山椒寺披榛二百年剎從吾祖卜席是里僧傳溪浸無
窮水林供不斷烟囊中有餘粒假息且安眠

潭黑蛟龍宅山青虎豹林隱憂何日了淹泊見冬深薄宦恨
還積疎梅冷不禁平生一樽酒衰疾廢孤斟

曉發鵞湖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鸞下空餘碧澗橫佛宮穿
縹緲仙馭鏁崢嶸道釋分殊境籃輿許我行

信州逢寒食

客行寒食路春晚上饒城野寺烏烏祭山蹊荊棘寸人隨乘
鴈集地臨一牛鳴僊首征途內官曹何日清

過揚瀾　彭汝礪
路入揚瀾險心魂獨惘然秋風浪飛屋春雨水彌天一葉漁翁艇千鈞客子船相爭蝸角利平地看深淵

同遊獨山
相期一尊樂共宿獨山青塵土不能汙夢魂還自醒夕陽登絕逕明月步危亭爲我題僧壁炎天此日經

題袁州紫翠軒
黯淡樑橫對迤邐面古城丹青難畫意紫翠漫爲名山石開新雨溪楓照晚晴杖藜饒縱目談笑不無情

雲蓋寺詩并序
唐淨圓禪師初自石霜來得乳蘿洞喜之將宅焉初至此蚖蛇塞路嬌然怒視師師以法語告蛇引去既宿而龍師爲焚之且視無遺燼有三水出焉左者黑右者清中者白師既築室從之者歸市遠今遂爲名剎

舊日蛇蚖穴今時薝蔔林寒泉三井舊高閣五峯深翠竹娟娟老長松漠漠陰風吹好在誰得老師心

題廬阜宮壁　張耒
平生山水縱人夜行東林落日樓殿影雨風鐘梵音雲橫杉閣迴雨過虎溪林力細塵在宅年當重尋

過新城院　張商英
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城文刻在往事野俗傳氣格收驚俗光芒合貫天田翁不知價只得十千錢

萍鄉即事　蔣之奇
地接長沙近鄉名自古聞毛山千嶂雪玉女一墩雲拱木枝

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老日斷楚江濱

滕王閣詩二首　徐俯
一日追王造千年與客遊雲邊梅嶺出坐下贛江流日落迴飛鳥烟深失釣舟蟬聲枯柳外天地晚風秋
雲氣浮高棟波瀾遶古城雨餘山更碧葉下水逾清燕語留秋色鴉聲落晚晴故王歌舞地帆急見山行

登郡學稽古閣晚望　蔡枏
簷外川原迴烟中草樹微山城暮吹角客子淚沾衣歲月經身老行藏與願違歸禽帶落日渺渺背人飛

仡戍巖　李若水
翠石黏雲濕寒巖帶蘚深樹涵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神猶在幽棲徑可尋青氊吾舊物稅駕臥山陰

中秋宿濂溪驛　王十朋
半月游廬阜中秋宿濂溪祠尋元子隱九疊山舊隱樹認赤烏栖坐待雲開月行愁雨作泥吾人應語我身在九江西

南遷題吉州剛應侯廟柱　陳剛中
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村能形文母夢還許佞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遷客幾時回
按隆祐太后避金兵舟泊吉州石村廟下夜夢神告曰追行敵至太后驚寤即發舟指贛金人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封廟神爲剛應侯時剛中以胡忠簡事牽連被謫安遠故詩中云云後竟死貶所

臨川道上　楊時
風雨離山驛斷橋危欲顛去心奔逸駟行路上青天雁序江

湖樂寒蹄島嶼連悠悠遠征客千里獨茫然

鳳停館中秋　王庭珪

山高月未吐吟上嶺頭看萬里雲霄靜一天星斗寒蝦蟆出
金背玉兔動銀盤唯有南飛鵲遶枝終不安

廬山道中寄遂羅名世

村遠孤煙起山明曉霧開人行萬松裏路過九江來此去日
千里其如腸九回淮南酒樓近玉笛不勝哀

陪陳帥登孺子亭　王阮

未上滕王閣先登孺子亭朝廷黨錮傳湖海少微星獨善非
忘世高風自有靈東湖山上色長為此人青

閏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汎湖至
暝首回櫂入西灣還分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

浮以大白　朱子

解組無多日歸哉喜欲狂臨風成邂逅載月下滄浪酌酒傳
清影為槎繫素光他年隔千里此夜莫相忘

和張彥輔白鹿洞作

邃谷新華館風煙再吐吞舊眠聞野鹿遺恨響猿共貴怵
問楓分攜愴別魂徘徊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次彥輔西原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流花入佛龕擬洞天
江浪窗虛響谷泉丹經閒自讀不羨作神仙

次彥輔臥龍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客寄詩
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覓首為我說隆中

次彥輔棲賢作

融冶何年事停杯夢閒大抵今從痼疾時昔似因緣傾耳真
三峽投文入九淵蘭舟那待此猶足致羣賢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二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
猶明灣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

為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
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九日奉陪高州史君筍陽別駕會稽丞公喜化明府仲
衡詩伯并屈子美元範二兄及郡中諸文武同登紫霄
絕頂南望江湖北眺淮甸少快心目既歸又得仲衡佳
篇句法清麗情致悽惋讀之復不勝和予之嘆謹次韻呈
謝竹賦之以紀一時之盛

此日登高處千年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悲秋忽忽塵
中老悤悤物外遊江湖空極目不盡古今愁

安仁晚行

風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園野闊遠樹出林孤景晦長
烟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目向平蕪

章巖

豁爾天開宇呀然夜不扃閒雲任棲宿客雨斷飄零破屋僧
常住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寫處一半蘚文青

南安道中

晚澗淙流急秋山寒氣深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陰煙火居
民少荒蹊草露侵悠悠秋稼晚寥落歲寒心

清江道中見梅

今日清江路寒梅第一枝不愁風嫋嫋正奈雪垂垂煖熱惟
須酒平章却要詩他年千里夢誰與寄相思

進賢道中

往辭湘水曲今過豫章城改歲無多日到家才幾程晝情春
意迫夜喜月華清此去無淹軌前塗似掌平

過豐城作

渺渺豐城縣回頭憶舊遊晴江羅遠樹宿莽亂中洲寶劍今
鱗甲神光尚斗牛他年還記得此夜一扁舟

過皂口　楊萬里

贛石三百里春流十八灘路從青壁絶船到半江寒不是春
光好誰供客子看猶須一尊酒并遣百憂寬

寄題南昌尉廳思賢亭并序

南昌尉廳之右有孺子墓墓前故有思賢亭中更兵燹亭
毀墓湮今尉劒津張敬之因葺公廨披榛得墓按圖誌墓
旁有九里井求之得井又有畦耕植伊墓下得甓三枚識
云晉平南將軍蔡邵聘君墓七里驗其説通而信表其墓
乃復其亭云敬爲賦之

有客栖霞外無名流輩中南州一高士東海獨清風竹日有
禾交荒阡猶石斧更煩吹笛魄端爲洗榛叢

豫章南浦亭泊舟二首　范成大

繡檻臨滄渚牙檣插暮沙浦雲沉斷鴈江雨入昏鴉野曠天
何近春寒歲未華東風一席隨處且浮家
閱歲花光晚霜朝草色荒趁墟猶市井收潦再耕桑客路東
西懶江流日夜忙長歌情不盡一酌醉滄浪

宿華嚴寺　陸游

夜宿華嚴寺人扶到上方喚僧同看畫避佛旋移牀小雨不
成雪烈風還作霜鐘殘燈漸暗趺坐默焚香

登擬峴臺

頹頓思吳客淒涼擬峴臺一年秋欲到兩鬢老先催梟梟菱
歌斷翩翩水鳥來倚闌哦五字未穩莫輕回

撫州上元

江月微雲外街泥小雨餘人如虛市散燈似曉星疎霧鴈同
身世新霜上鬢髮明年更清絶魚火對茅廬

發臨川

見客道旁店添衣江上村陂長風浩浩山遠霧昏昏虛日人
譽合凶年菜色繁扶衰歸北闕何以報君恩

別張教授歸獨登擬峴

小閣敞朱扉停車暫息機行人呼晚渡幼婦浣秋衣樹款
危堞風鴉滿落暉登臨客愁裏況是送將歸

金石山

閒歲爲休暇官司亦暫閑樓臺朱翠永花柳尚春悴鳴鳥隨
遊樂和風惬醉顔更憐歸路好破墨數峯山

湖口宰任伯厚招清卓　劉過

政尤行役倦登臨心眼開舒曹丁界是蜀贛兩江來老覺樹
如此涼生風快哉主人尤好客不貧酒行杯

登四望亭　王爽

春老飛花罷園林擁綠陰馮高聊寓目念遠更傷心割郡才
難稱衰年病易侵不如休歌去吾意決投簪

溪上晚步 一首 分寧作

山靜色不改溪深流自遲緩行聊寓目小立偶支頤樵斧寒
九響漁舟晚更移老夫無伴侶稚子獨追隨
風定留黃葉波消湧白沙前山唯道院斷岸半漁家老去只
時事閑中度歲華經旬如再出便可折梅花

宿正覺寺　曾季貍

正覺江邊寺風煙晷晝然庭羅合抱柏門泊釣魚船蘇雨涼
初過中秋月正圓無人來共賞獨自占江天

遊華子岡紅泉碧澗　曾極

去城纔半驛深谷自逶迤藤路崩厓石松巫倒地枝寒山縮
毛髮碧澗照鬚眉霸氣全消歇空存太傅祠

龍回院　謝諤

堂殿塵埃外軒松紫翠中凭欄千嶂雨敧枕半窗風得意何
妨僻尋幽豈易窮分張閑草木一一見春工

遊越山即景 山在新城縣北四十里　幸元龍

上得越山半方壺紫翠環山幽春溜響花落午陰閑梵刹依
松外仙家在竹間小窗借高枕風定自綿蠻

興福寺　吳德秀

為厭市喧雜攜詩來此吟鳥聲山路靜花影寺門深樓閣莊
嚴地池塘清淨心松風亦好事送客出前林

遊青原 二首　文天祥

鐘魚閒日月竹樹老風煙一徑溪聲滿四山天影圓無言都
是趣有想便成緣夢破啼猿雨開元六百年
空庭橫蝃蝀斷碣偃龍蛇活火參禪筍真泉透佛茶晚鐘何

處雨春水滿城花夜影燈前客江西七祖家

文山卿官

宇宙風煙閣山林日月長開雖通燕尾伐石割羊腸盤谷堪
居李廬山偶姓康知名總閑事一醉櫂滄浪

將母赴贛道西昌

重來瞰閣曉帆影朱新晴倚檻雲來去開簾花送迎江湖春
汗漫歲月老崢嶸手把忘憂草斑斑繞太清

快閣遇雨觀瀾

一笑登臨晚江流接大虛自嘶雲出岫爭訝雨隨車慷慨十
圍柳周回千里魚故園隄好在夜夢繞吾廬

題鬱孤臺

城郭春聲闊樓臺畫影並天浮雪界蓋海出雲旗風雨十

年夢江湖萬里思倚闌時北顧空翠濕朝曦

翠玉樓觀雪

嬌嬌臨清此蒙蒙認翠微綿春生客袖鐵冷上戎衣柳眼驚
何老梅花覺半肥新來有公事白戰破重圍

皂蓋樓

一水樓臺繞半空閑貲開蝸涎行薜荔雀影上莓苔碧石落人
千載青山酉一杯晚煙看不盡待月却歸來

石樓

晚色垂簾捲春聲疊鼓催長堤連草樹遠水照樓臺入境煙
濃淡六街人往來平安消息好看到嶺頭梅

湖口

江湖一都會宇宙幾興亡走馬崖林外買魚茅舍傍南人撐

快槳北容坐危檣江水交岷水東流日夜長

南安軍

梅花南北路風雨濕征衣出嶺誰同出歸鄉如不歸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時非饑死真吾志夢中行採薇

望彭蠡　嚴粲

萬壑氣交會今知楚澤雄水明纔辨樹霧合忽迷空遠浦沈初月孤舟亂去鴻閒于已愁思湍鳴入蒲風

南豐道中　四首　黃文雷

此縣開天下披圖且萬家蟠頭鋒佛屋鹿角臥江沙好與蘇周齊誰令息喫吟春風多少意殘竹映松花

此路通南國於今人少行遺民依繡仗蠻野用鈎拼古木刀痕殺空山鬼火螢猶關宿師處今猶又招兵

想見承平日茲爲富庶鄉門庭存位置井臼隔垣牆草亦宜區種字村又夕陽誰致真致此盜賊已天亡

大村三百輩同此就天誅銳欲取來耳那知暴骨乎雲訛鵞鶴陣風想虎狼都掩骼行春令毋令長媚狐

上天池寺

始從平地望疑在九霄中不意身能到平生心併空江淮通好雨日月會剛風三伏涼知水蟠筆想白龍

都昌書事　趙崇鉘

世事可無酒春藤覓有花山雲欲到地街鼓又催衙風緊魚依市官貧叙帶沙天機不得問春色欲棲鴉

滕閣懷古　鄒登龍

憑高獨展眺風葉亂鳴秋鸞舞自空閣漁歌尚晚舟蓬廬山

歷歷倚檻水悠悠月出江城暮淒涼萬古愁

遊玉笥山

寺可凌空後元都謫吏仙荒壇深覆草峭壁響流泉石洞隧丹竈金丹許鶴傳夜深擣藥鳥啼破翠微煙

上慧力寺

今代空王宅前朝處士家牛車爲象藏鹿苑發龍華松密風生樹江空月在沙闍黎飯鐘後邀我試新茶

遊仰山寺

施地開金剎神因結佛緣怪松盤纖徑古木護龍淵雲裹朵山亂禽啼夜月圓路遙歸不得好借上方眠

登玉笥山投龍洞　羅與之

捫蘿入幽谷眼界益崢嶸石壁斷人跡泉流聞鳥鳴日高雲

未散秋晚草猶榮坐久無歸意悠然世念輕

送宋謙父之清江同簡希亮　張至龍

吟詩夕陽裏相送上蕭灘前路逢梅處同誰倚櫂看歲窮風力緊江闊雁聲寒持此呈蘇季人生識面難

招賢渡溪閣晚望　趙汝鐩

溪流清到底十頃浸秋光煙重山加色風狂雁失行塵埃雙老鬢天地幾斜陽何處一聲笛征人暗斷腸

臨川縣治古桂兩大株與葉潛仲鄒文伯飲花下

雙桂相傳久百年殊未衰樹聯鋪葉密根老著花遲舵墜黏詩帶香飄透酒卮月中但孤影安得兩交枝

挽謝疊山詩　二首　楊漢

向老逢危亂投軍復欲東九遷徒有命一戰不成功其户亡

猶在韓醫事已空風塵長蒼莽身世轉飄蓬

芒鞵初就道慷慨不辭難衮衮長江盡蕭蕭易水寒風霜壯漢節塵土上南冠無復加餐飯旁人掬淚看

壞哉千古事百鍊不秀柔虞祖尤封蔚放臣不事周寧濟文相國直臣李潭州浩蕩江相接東西萬古愁

白鶴觀　鄒林

荒徑行如錯蟠松看轉奇鳥聲人靜處山色雨晴時賒得濱翁酒閒尋道士棊個中有佳趣莫怪下山遲

廬山棲賢寺

名重於諸刹前賢舊隱蹤無人知有路隔樹忽聞鐘瀑壯山疑裂雲深樹若封或傳遺棗在三叩昔時松

溢江

遠樹一重重煙村與市通難尋元亮宅邉酹菊花叢蜀浪帆檣外廬山几席中何時還事息來此作漁翁

鬱孤臺　黃大受

臺高日欲暝晚眺眼增明疊嶂羅雲樹雙流抱粉城低浮煙萬棟清送月一更尚約秋吟夜江聲帶雨聽

普通禪寺　釋德惠

古寺何年有巍巍入杳冥水知僧眼碧山作佛頭青瓦礫皆能說虛空亦解聽道人心已寂窗下捲殘經

庚午清和月泊青山候風登道華寺峰頂望匡廬鄱湖即景　唐英

停舟登古寺高處敞虛明四面千山小連天一水平僧龕叢竹隱樵徑野雲生到此忘身世肩塵萬斛清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二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藝文 詩七

五言律

元

豫章貢院即事奉和雲林提舉晚春閒居舊韻　　吳　澄

客裏秋光好歸心不厭遲獨低孤塔見院靜一簾垂隔紙閒
風想臨堦看日移宛然似三逕未負菊花期

送劉仲誠歸潯陽　　程文海

不見匡山久高人得飽看遺民廿入社中允竟辭官南極光
芒通東風紫翠寒君歸煩訊問五老近平安

饒州道上二首　　何　中

新晴破積陰淑氣泛行襟千里山河眼百年耆舊心霞飛滄
海遠煙入綠村深學劍江東者茫茫不可尋

手春初歇杵麥粥午香知白酒村村薄青山處處奇天垂雙
鵠遠江渡一舟遲楓合東吳綠何人續楚辭

白鷺洲

淡淡薰風喜江明天影開竹陰侵水碧草色近人來諸老心
猶在千年首獨回非無李供奉却久鳳凰臺

題祝道士龍虎山先天觀　　揭傒斯

聞説先天觀重重絕壁環鳥啼青澗裏花落白雲閒樵子能
長嘯居人識大還洞門無處認惟有水潺湲

雪中同程漢翁程志可登旴江從姑山

新年殘雪裏孤石梵王祠拔地驚横絕嵌空欲倒垂平田臨
上沚窮八埏小逕試問南安錫飛來正幾時

北上登小孤山　至大元年

積雨西南下朝宗第一門憂勞思舜禹疏鑿正乾坤地束千
帆側天扶一柱尊蛟龍深窟宅穩睡莫騰翻

南康夜泊聞廬阜鐘聲

廬山三百寺何處叩層雲宿鳥月中起歸[illegible]湖上聞入空應
更迴近瀑正難分遥想諸僧定香爐上夕熏

送朱本初法師赴豫章玉隆宫　　柳　貫

鎖蛟唯有柱墮鼠已無家想到真仙宅能回俗士車露壇春
翦柏雲白夜敲茶人境今雙絕長吟採物華

觀玉隆宫所藏宋乾道宸翰雲壑二字　　虞　集

昔老雲歸壑天章自九重日華常映鳳山氣盡成龍俯仰遺

陳迹高深儼德容飄然化春雨結想在高松

星子鎮道中　　王　惲

北下星關道川開百里寬夢殘傾錦枘吟細緩征鞍土峽深
回洞山田疊燕壇一杯亭傳酒來爲敵霜寒

遊麻姑萬松庵　　貢師泰

積雨變秋思清遊愜道心過橋分履迹問字逐鐘音虹墮鳥
爭果綠深魚占陰何當脫塵鞅重此契幽尋

[illegible]陰興章江門　　張　翥

把酒西風裏挂帆南斗傍夕陽城角盡人影水中長羇俗勞
羈旅干時倦俊良平生槎上意深轉益難忘

過烏山鋪　　伯顏子中

溪流霜後淺野燒曉來明古路無人跡空山有驛名余寒知

夜永柝響覺風生苦被浮名誤栖栖復此行
建昌胡氏小有樓　陳旅
窈窕麻姑宅登臨憶謝公近聞好山色都在小樓中屋曙丹
霞吐城深翠雨通石池正當户人立藕花風
遊麻姑山　黄鎭成
絶壑寒聲淺陰堂翠色交搨書摩蘚石炊黍拾枯柯瀑落投
龍湫雲歸傍鶴巢未能招我隱何用僻人嘲
泊舟老鸛嘴在九江　楊奐
夜久風生前消消月印沙船頭平壓浪櫂尾旋成花老大長
爲客愁來轉憶家雙棲琢影裏羨殺柳梢鴉
次韻玉琊雲隱圖并序　趙汸
鄱陽王本善故居懷玉山之北號曰玉琊雲隱鄉先達進

士董公爲之記和陽王使君爲之賦又得星源韓微君爲
之圖余嘗過本善所寓見其淨埽一室琴書圖史與弓劍
雜前培桂植菊怪石纖篠幽潔可愛蓋能審已推分隨所
寓而安視竊名尺籍而有所顧願者不同科也乃次使君
韻附於卷末以釋其幽思云
馬上劍三尺山中雲半間無人尋草逕有虎臥柴關解甲端
陴後懸弓定地還胡爲思舊隱畢竟復誰閒
舟次峽江　郭鈺
江上晚晴好臨行復檥舟雨龍歸大秀水鳥度巴邱公瑾人
中傑予真方外遊時危論出處吾道亦悠悠
題周瑜廟在峽江
雄姿不可見遺廟俯江干簫鼓龍祠近旌麾虎落殘樹勲先

葛亮定霸走曹瞞獨恨三分後無人憶漢官
題孺子亭　丁復
東漢久無國南州猶有亭虛楹過日白老樹入湖青歲晚徒
增去天寒行獨經搔頭雙檜側余髮故星星
宿蠡口　華幼武
春風吹短櫂遲遲望歸程刁斗溪邊戍旌旗野外營市橋人
迹少官路馬蹄輕欲向東湖去邊烽永夜明
石塔　艾申
突兀倚蒼穹誰云巧妙工滴油嚴已絶神運廣常空人入巖
空裏春歸杖履中一翁何處在孤塔凜高風
題信州先天觀圖二首　楊載
高林寒翠氣虛谷散虹光道士多騎虎仙人自牧羊澗泉通

地遠山積際天長戴子文爲記流傳示不忘
四圍山不斷狀若碧芙蓉谷遠含風細崖深下露濃茂林藏
虎豹陰洞伏蛟龍恍惚神人降浮空羽蓋重
明
大孤山次舉善茂才韻　王沂
聞說揚瀾好春舟更一瀉江豚乘水上野鶴落雲間勝景疑
三島靈祠俯萬山若逢王子晉笙鶴定相攀
過臨江訪彭聲之
金鳳洲邊路維舟重憶君江虛秋氣入沙淨曙光分斷鴈前
汀起鳴鐘隔岸聞因過鑑池上詩思亂愁雲
庾閣春望次王子啓　劉崧
使者徵兵去居民避地回南風猶鼓角北岸自樓臺白水晴

雲動青山暮雨來百年舊城郭臨眺獨興哀

玉華山

翠巘千峰合丹崖一徑通樓臺上雲氣草木動天風野曠行
人外江平落雁中傷心俯城郭烟雨正冥濛

過彭澤 解縉

青山圍一縣隱隱見人家亂石江邊出孤帆帶日斜翠添官
舍柳香泛驛樓花不見陶彭澤滋城起暮鴉

廬山

扁舟過彭蠡遠遠見匡山巨石危將墮陰雲去復還平鋪三
百里高出九霄間久在風塵際覽觀心自閒

清江晚眺

清江臨望處一一見鄉山玉笥浮雲去金川夕照殘維舟訪
舊隱飛鳥倦初還歸到仁山下漁樵日日閒

經湖口縣 劉永之

古縣開湖口高檣集岸隈山從廬阜起江向武昌來近水皆
楊柳荒城半草萊客心元自速更遣曉風催

四月東湖泛舟 王恭

落日東湖裏相攜看綠舟澄明怜水物浩蕩狎沙鷗載酒從
歌舞飛觴任去留綠荷深處月流影上滄洲

經鄱陽舟中作

揚帆渡彭蠡雲樹曉冥冥潮到潯陽白山連建業青乾坤隨
去鳥江海任流萍回首鄉林遠歸鴻不可聽

過九江 韓守益

夷險休渝節勤勞莫問家暮船維柳樹春水泛桃花廬阜依

晉漢江州對渚沙多情白司馬曾此賦琵琶

龍仙寺 有序 梁蘭

古傳寺鐘與龍鬬田中鐘不能勝穴地而逃止於寺泉白
鷺之間其穴至今尚存徑三尺許泉水湧出人言其無底
焉寺以此得名

古寺名空在依山只數椽鐘逃猶有穴龍去已成仙古礎日
春草迴塘落澗泉諸僧雖亂後頭髮也垂肩

樵舍 蕭岐

樵舍臨江滸人家水遶堤蒹葭通徑小茅屋接簷低稅重魚
難得情深酒自攜維舟風色好留滯夕陽西

鄱湖 魯修

湖水霜前落漁人動作羣洲平沙草在山散夕陽分剎落晉
古廟荒涼陶母墳行舟與過雁萬古自紛紛

望武山佑仙觀 周是修

天上神仙府人間道德門水分千澗遠山拱一州尊松鶴志
寒暑雷龍瞥旦昏何時登絕頂瀟灑望乾坤

金牛坡 胡儼

昔自五丁鑿今看臨白雲落花紅點點芳草綠紛紛函谷虛
陰轫華陽空彩文仙家多變化種玉不耕耘

棲霞谷

林壑煙霏斂朝霞五色新未迎初旦日長有四時春絳闕存
丹氣黃庭養谷神仙經聞甚祕稽首九華真（九華真妃云餐霞之經甚祕）

遊從姑山 何文淵

岸闊人家遠天高樹影微龍藏通海井雁落釣魚磯石徑苔

苔深春圃紫薇肥欲知方外事此處問禪機

遊麻姑山

山連廬阜遠水接玉壺深顔字碑猶在詩僧墓可尋桃開千樹錦松落半崖陰臺殿開清響仙人奏綺琴

滄洲二首　王直

贑水緣南趾文溪繞北涯分流通曲渚匯合漲平沙豈但千頭橘還宜五色瓜人生貴自適老至欲移家

江艇浮文鷁溪橋架彩虹路通林影外人度水光中椒裏臙脂實葵分翡翠叢得錢即沽酒沽灑及鄰翁

東林石笋　蕭儀

雙雙尖石笋借問是誰栽歲久難成竹春深只長苔每疑因地湧不見出雲來千古東林下紛紛歷劫灰

西墉草堂爲廬陵宋内翰賦　黎擴

聞說西谿上春風小院開野蔬成圃盡江燕引雛迴竹裏開棊局荷香沁酒杯晚凉疏雨過隨意步蒼苔

送人還盱江

新凉生白苧游子倍悽然客思秋砧外鄉心旅雁前西風千里道斜月五更船亦有還家夢隨君到汝川

南村別墅爲饒松坡題　羅倫

吾愛南村好頻過處士家白雲留客住濁酒隔牆賒陰壑藏春雪清溪洗暮霞自今來往慣薇蕨早生芽

登擬峴臺　吳與弼

城據東南勝臺分襄楚名人煙藂近市竹樹雜長汀愁逐登臨散神因眺望清窮通看萬物未易達浮生

夜發蕭灘　徐問

驛小臨官道沙長帶水城山於雲處沒星過渡邊明瑣瑣非初志營營嘅此生北堂凝望遠秋日萬重情

南康道中　王烈

歸路梅關北歸心鷲浦邊路遥頻問驛步澀只思船冬至將春候南風欲雪天官梅還識我相對笑華顛

落星寺　董時望

廬阜風烟會波光入望幽一拳擎寺出萬里枕江流昔謫天星落今知地骨浮神京更迢遞不盡思悠悠

彭蠡　徐禎卿

茫茫彭蠡口隱隱鄱陽岑地涌三辰動江連九派深揚舲武昌客興發豫章吟不見垂綸叟烟波空我心

過小孤山　張適

江行已十日始至小孤山東下方千里西來第一關穿巖祠廟險躋石鸛鵠閒賴有人成市篙翁得酒還

上十八灘　王思

春雨欲平岸灘灘無急流傳聞常畏險坐看欲消憂豈意驅馳地仍爲汗漫遊鬱孤臺突起疑是望鄉樓

與謝賓慶擬登廬山至九江阻雨和韻　李東陽

瀑布懸青壁香爐出紫林謫仙千古句謝朓一生心野樹連天暝春江拍岸深我來玆郡晚風雨罷登臨

弋陽雨晴

暑伏秋先至天陰日易低沙痕平草樹雨脚見虹霓席坐擁書滿船更聽鼓齊葛溪三百里川路隔東西

廣信道中

旅泊逢初雁山城昨夜秋雨深南澗水風急上灘舟取捷非
無地垂堂自謀江潮迂拙甚吾得及安流

發南昌宿東湖口

落日豫章城歸帆第幾程草中南浦色樹裏北禽聲旅宿依
津處郵籤報客名東湖不可度風雨上天明

安仁道中　夏良勝

暝色依依暮長溪舟自行草汀迎廻碧桃岸照殘明散帙
吾事題囊仗此生北山如在望春夢更多情

早發新昌　夏寅

又出宜豐路長林過幾家園櫧秋晚實香稻午時花細草眠
黃犢清江點黑鴉行吟記吾迹直不異搏沙

遊麻姑山　邵寶

亭依青嶂曲路出綠蘿間泉聽雲中珮峰看霧裏鬟風煙初
曠遠花鳥各幽閑落盡西林日遊人始擬還

次萍鄉　歐陽鐸

明發宣風館秋陰得氣饒雲昏山欲斷泥滑路偏遙近縣峰
頭塔横江屋底橋舊時銅漏刻强半土中焦

落星寺別蔣南泠　王溱

別意隨流水迴船過落星湖光侵寺碧山色入簾青鷗鷺馴
沙岸魚龍駭石汀虛堂歸興渺烟浪晚冥冥

袁州謁韓文公廟　李夢陽

袁州山在城韓廟倚山青冕服前朝貌文章百代名石苔猶
馬路春竹自鶯聲立望潮陽近翻翻海氣征

徐墓書張相國碑銘

不識南州傳誰知高上心江城遺像在春日古祠深竹鳥嚶
嚶合松墻靡靡陰曲江千載碣書罷淚盈襟

還贛　王守仁

積雨雩都道山途喜乍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旌野屋多
移竈窮苗尚阻兵迎趨勤父老無補媿巡行

過分宜望鈐岡廟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詡惑人望裡存
舊典拜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芝山　周用

驅馬登山去其如高興何竹書聊絕勝芝草已無多野樹吹
黃葉丹宮芙碧蘿同遊吾令尹詩石有人磨

仙巖洞和韻　熊相

景入仙巖洞香鴉壓樹低路從丹井畔僧坐水雲西草滿無
人跡林深有獸蹄孤峯登石笋物物可詩題

東湖　毛伯溫

東湖春渺渺隱士此幽居迴艇愁鷗鳥垂竿不釣魚興來時
覓酒得暇或觀書斜照臨波影小窗日對虛

信州皇華亭　王愼中

誰識悠悠意寒流對寂寥開簷遵水曲過棹入風謡細雨青
山映繁霜赤岸凋門前來往路坐使歲時銷

德安道中書事

百室山中邑觀風見俗淳土膏時雨發田事暮春新鳥雀鳴
爭食雞豚牲近人前騶行且緩方此問農民

登葛仙山二首　夏言

危磴入青冥凭高駐鶴亭四山暗風雨半壑響雷霆龍起西潭霧山圍北斗星長生有眞訣吾欲叩仙靈

昔聞勾漏令今謁左宮仙井憶燒丹處壇留化鶴年路盤九龍上山轉七星懸誰識塵寰裏煙霞自有天

詠眞洞天次龍溪韻　羅洪先

白雲開洞壑一徑入煙蘿應谷鐘聲遠憑虛閣影孤龍蛇時亦隱瓦礫道非無莫話前朝事今吾豈故吾

栗里

陶令罷官後西疇秋正斜至今栗里上猶見柳條垂山氣佳如舊居鄰問不知誰能邀追飲一醉寫心期

龍虎山

心閑無所適高閣日凭欄虛谷多朝氣深林生暮寒猶龍嗟見聖煉虎欲成丹二事吾何有逢人且共餐

分水關　徐階

峻嶺開閩服重關限楚氛星隨分野異地漸燠涼分人語聽難辨山名得未聞所嗟南逝水不似北歸雲

袁州九日　皇甫汸

信美登高日宜春有舊臺花仍吳地發雁自楚天來郭外千家盡城中萬壑哀此鄉多旨酒聊復使君盃

龍洲讀書　胡直

窈窕繁花路高虛野甸居漸為逃世客懶答貴人書水閣依鷗島塵編養蠹魚川尋垂釣侶長在月明初

觀山寺

頗識浮生幻幽尋不記蹤地同離垢國人在妙高峰雲起我前嶂窗虛答暮鐘過臨泉穴坐清詠起蟄龍

石蓮後洞轉尋又一小洞

不覺窺明見先從踏暗來忽然開混沌那復有塵埃高竇空天入重關竹月開未須嫌闃寂作伴翠苺苔

過吳城　羅欽順

舟過吳城驛蒼茫暮景斜古祠淹日月生計半漁茶碧草眠黃犢青山印白沙風光長似此何處不為家

東湖　吳桂芳

東湖行一曲十里柳煙齊遠興浮空碧長雲壓水低岸香聞杜若沙淨浴鳧鷖更愛維舟處夕陰蓮葉西

龍沙　朱多炡

龍沙駐蹕地皇祖紀南征草昧君臣定壺漿父老迎平臨章貢水遠視灌嬰城今古雄圖在低徊落照明

飲望湖亭　熊汝達

湖面遙開鏡山腰小構亭望中煙岫出坐久晚風生漁艇歸帆亂郵燈近郭明更憐高會處地主喜逢迎

九日登凌空閣限杜詠　聶豹

自有登臨勝何勞更築臺此山當邑望高閣傍雲開背負尋幽興還期載酒來浮生惟有醉莫待菊花催

舒家企望蘇黃臺在鳳岡北金錢池東蘇公舊有謝道士贊秋馬歌二石刻存清都道院　陳嘉謨

蘇黃千載後山水九秋長名姓兒童識煙霞詞賦香金錢留翠壁鳴鳳在高岡剩有風雲護藤蘿暗自芳

古西臺寺今惠祐廟也以其高平在京江之西故名之
唐吉郡守劉公竺生祠今西臺寺也公守郡時政暇白
郡治登山習靜有二白鹿隨車生祠即公習靜處公既
沒助國福民靈爽大彰郡人名山曰神岡以不忘公而
拓生祠爲廟久之聞於朝以其靈也於是移寺於今地
而勅有司廟於高平之處嘉靖初尚有廟祝周姓者家
寺之東廟之西予售周氏地重建亭堂顏魯公嘗一遊
青原山山谷賦之云事如飛鴻往名與南斗偕劉公嘗
勝兹山久矣公固存也

修竹西臺寺前朝太守祠我來尋勝蹟事往見殘碑舊賞青
山在仙蹤白鹿隨空令人代襄懷古有餘思

永和以儒林名鄉以儒户註籍者三家其地有夫子廟

講經臺皆宋時遺址金錢池以蘇黄名龍窟一名石窟
以文信國降神之地名春日自舒家企之清都觀道士
乾元爲子指點遺跡云

選勝白雲隈尋春花裏來杏紅夫子廟草綠講經臺池水金
錢滿山泉龍窟開廢興人世事千載一徘徊

秋發庚嶺　湯顯祖

楓葉沾秋影涼蟬隱夕暉梧雲初晦靄花露欲霏微嶺色隨
行棹江光滿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鵲正南飛

題張洪陽閒雲館　吳應賓

賦就張平子飄然獨草亭回環一水綠高下萬山青避世曾
金馬焚香對石屏祗疑雲霧窟長護太元經

前題　劉應秋

心遠喧常靜身閒道自今因兼大小隱閒誦去來詞書案風
開帙花欄雨濯枝浮雲同此意行住本無期

晚霽玉峽驛望玉笥山　邱人柏

峽東江流窄山欹堞影低玉梁沉宿霧金澗落晴霓水鳥窺
魚下林猿摘果啼靈峰不可到矯首問丹梯

東林寺

昔讀高僧傳兼懷逸士蹤停車虎溪水對面香爐峯舊殿丹
青落荒池茇草茸我來松下坐日暮但聞鐘

宜春臺眺望　張鈐

臺以宜春勝登臨恰仲春竹風如款客花氣欲薰人山色平
依檻江流曲抱城昔賢棲隱處覽古倍含情

紫清觀在西山島共井側　張位

蓬泉皆可坐孥石自成吟處處藤蘿好重重紫翠深人稀鶯
哢谷院靜鶴盤林何福生居此桃源莫更尋

宿化成寺

峭磴疑無路雲泉別有天暮煙籠合嶂春水漫平田境僻少
塵事山空淡客眠外銘含內美此地得真詮

尋樂天草堂　李萬實

堂中人寂寞堂下草離披燕雀歸簷舍松杉落故枝蕭條嗟
異代儒雅憶當時爲爾青衫濕誰吟長恨詞

拜東廓先生墓　鄒元錫

再過青山宅高原空有碑暮雲留宿草斜日下論游嶽壇精
靈在雲林訪業遲金針千載秘一語豈勝思

天堂寺舊逼虎跡巖而廢從數十步從端揖其前菜蓋

羊稠諸山環抱完密儼然城闕賦此
石室新開寺天堂舊得名世猶傳米穴吾自愛霞城錦虎雄
全伏稠羊臥不驚散花疑下界縹緲玉虛聲
生米觀一名斬蛟臺　陳邦瞻
萬古旌陽宅江天四面開蘿青蝕石磴沙白繞雲臺雁影秋
飄月潮聲蘇捲雷斗牛瞻劍氣猶似斷蛟來
花塢貞泉　熊廷相
身比銀瓶潔絲繩不肯牽燕雲懷北闕江月冷南天朋較為
君計沈珠不自憐盟心清徹底汲井井淵然
蘇雲卿祠　宋懋澄
浮雲何處蕩空水足留連一夜東湖雨春洪綠可鋤整坏對
後栽桂變想前賢寂寞高風遠依稀斷竹烟

仰山石塘聞鐘　李鼎
荒石草離離紅泉迸石池雲光涵漢萬竹色媚漣猗野牲輕
暘日禪心皓月知鏡中趺坐久策杖待歸遲
仙巖　朱維京
龍虎山巖寺蓬萊兜率天向來青玉杖曾叩翠微巔崖有千
年骨梯懸萬仞船夜聞天樂動縹緲五雲邊
寺原山
小徑通初地城南五里堅一泓清似玉亂石錯爲山待月人
何在栖霞客未還惟餘春夢闊來往水雲間
游龍光寺　胡大成
香宇依空結虛軒傍水開沙明鴻影度逕靜竹風來午磬傳
清梵晴花點綠苔寥寥人境外空坐送餘杯

三宿巖呈黃先輩　楊廷麟
江上何年宅乖龍未得眠擁檐茅屋外鐘鼓雀巢邊生苦依
潮汐心兵畏鼠齋蕭蕭杖履意抱膝歎虞絃
弋陽城樓示黃崑來
憶昔同游處相逢共白頭莎城鴻雁夜蓼水草蟲秋只此占
谿谷何當汎柏舟殷勤下山去流涕話神州
游鷺湖山下謁四先生祠胡子徒步追余及此坐楹間
憫歎久之
空谷牛羊下頹楹魍魎來秋風吹不息蕪徑埽能開禮樂闕
金杭乾坤出草萊吾徒今自勗寒樹此徘徊
青塘口有感
援虎宜憑石驚烏信弱弓生涯蓬蓽外行道苦鞄中山僕鳴

鳩雨春悲華黍風所嗟鳴鳩後猶有輟耕翁
良安史　楊重熙
壁立雙崔嵬巨靈何日開氣爲王國壯水向帝城來舟入似
無鋒濤生欲噴雷瞿塘定擁蜀高詠少陵才
晚過香城寺　徐煬
解僧邀引路嶺度百盤蒼高處見溟海空中聞妙香暮雲孤
剎冷秋草古壇荒十里披蓁入下山無夕陽
鄱陽湖　楊惟休
片席攬澄湖青天一眼孤中流失南楚大地坼西吳水戰龍
飛去山空鶴返無浩歌舷自擊春色滿平蕪
送無我上人還廬山　萬元吉
萬里秋聲急青楓古渡平潯陽潮自落楚岸月孤明破衲飢

寒去芒鞋雨雪行爐峯遙在望慧遠定相迎

經彭澤　吳甘來

亦有衆籬菊何人尚隱居夕陽催進艇殘夜擬焚魚物變看多異名高謗未除懷歸無長物猶有一牀書

碁坪石　傅占衡

天然十九道落子古松間莫問何年石堪銷竟日閒分符高讓國應劫靜看山忽入長生術洪崖妙可攀

移居詩三首有引　陳上善

徐孺宅前湖水東洪州勝槩也蘇雲卿蔬圃在焉迤而北爲徐巨源榆墩蕭疎曠遠皆有山林之致予嘗於兩地僦居崇禎乙亥舒子初民招居湖上樓去榆墩不數十武凭欄舒眺故居景物了了於前然則予雖移居實未去榆墩

蔬圃間也即事呈社中諸子

愛卜此中宅雲泉邀不窮窗山晴泛碧波日煙色紅門避高軒過牆容濁酒通種蔬兼織屨生事念蘇公

一水環三面波光弄楚天行人過樹裏釣艇落窗前坐愛煙霞晚能娛草木年登樓何必賦吾覺酒盃賢

榆墩曾我住遙對景逾新林氣兼雲亂書聲隔水頻殘花窗宿客落日見漁人誰信重城裏居然事隱淪

宿彭澤　沈起

帆影收南岸江聲斷不流秋高彭蠡澤雁下荻蘆洲一水天無際千山月上頭墟煙人語雜鄉思倍悠悠

秋住湖口　吳本泰

雨夜官城暗霜期候雁呼瘦筇黃葉寺高枕白雲湖歲月傷騎客煙波狎釣徒醉吟楓落句秋思滿東吳

宿馬祖巖　吳人　張宇初

鑿石開蘭若栖禪結上方然燈聞佛磬聽雨宿僧房古樹巖雲合幽花礀瀨長素耽拔谷輩了悟幻中忙

送朗瀍入匡山　釋讀徹

獨向匡廬去安禪第幾重九江黃葉寺五老白雲峯落日眠蒼兕飛泉挂玉龍還將歲寒意先報虎溪松

國朝

得廬山頤雲師書　吳偉業

絕頂誅茅處蒼崖怪瀑風書來飛鳥上僧出亂流中世事千峯斷鄉心半偈空却將兄弟夢烟雨問江東

亭子山　文德翼

筍輿盤野徑當晝雨纖纖墨竹移偏秀雲松望欲潛一亭臨石上數鳥呀山尖磨洗元豐字經過憶子瞻

湴塘寺　黃雲師

暑氣回城郭輕衫集湴塘人宜幽處立風漏旱禾香樹影遮清漢蟬聲赴夕陽半龕供佛火五月亦生涼

東湖因是庵

白野閒依堞蕭齋坐碧叢柳將秋氣瘦人過板橋空佛火迷虛幌漁梁落晚虹徘徊宜小隱幽興與誰同

偶過百花洲　熊文舉

兩水夾堤岸因風生遠鱗古祠孤雨老危閣畫圖新樹瘦知年事鴉啼憶故人巾車余久曠陳迹益傷神

初夏雨後遊青原山　李元禺

茅庵成午憩一飯結僧緣關徑人何在磨崖句可傳苗燒雲
外玉茗黄雨翦煙歸路非來路溪流合一川
得文信國羅文毅鄒忠介三先生真蹟喜成一律
偶集先賢跡淋漓發古香愴然思異代況乃並同鄉字拔風
霜氣人爭日月光茲遊殊不負世世付珍藏
雨中抵玉山　龔尚穆
細石沾泥滑危峯入霧流孫青時隱見羣木倍陰森霜果外
驚眼風雞梟出林長橋亂後圮側想戒臨深
西林寺　楊來賀
寂寞西林寺香龕對翠微虎馴無故跡僧病掩柴扉火煤青
山塔苔侵古佛衣章更碑可讀坐卧竟忘機
丹陵觀一首　徐世溥

寓東不數百步為丹陵觀址村巫家其西偏觀有田及山
並南唐齊王李景遂所施齊源之為齊以此也朝代漸更
林莊漫滅齊王像亦移入旁小庵矣惜其無文采賓客故
編史靡得而詳作丹陵觀詩用表源之所由名焉
觀廢巫仍宅黄冠似肯堂谷雲虛像家稠水尚如蘋比屋通
雞犬單籬狎虎狼淮王有鴻烈應不忘南唐
靡埒支疑磴霞圭寄梵宮漫疑苔蘚碧還與書圖空稱孰非
蘋藻松高自雨風應劉誰載筆一字義冥濛
秋屛閣偶成　余正垣
遠樹浮青靄樓高入紫霞山光生萬疊月色到千家獨鳥橫
江渡孤舟傍岸斜忽聞吹玉笛殘夜落梅花
湖中望五老峯二首　舒忠讜

廬山高不極翠壁總鄰天洞自仙騎鹿峯曾禹泊船雲吞三
楚路樹合九江煙躡屩何時到松門借一椽
擬日期來此扶節上翠屛霧歸僧徑黑煙破鶴峯青落瀑牛
秋深移雲暗晚汀匡君有兄弟吾欲問山靈
白湖口欲上石鐘山未果
湖心纔月上岸泉是人家水國魚成户山城樹滿衙魚龍且
有氣雞犬亦侵霞此夜初聞獵探奇興未賒
小隱巖　黎士宏
出郭無多路茲山遂覺深四時全雨色長夏過秋心野飯分
僧供殘碑與客尋誰能容小隱彊節愧登臨
茶山寺羽泉昔陸鴻漸嘗居此號東岡子寺泉因得名
宋時曾文清幾呂文清本中皆嘗居此　馬道畊

不識茶山寺因詢陸羽泉複岡如半玦小屋僅三椽苔蝕碑
難捫僧閒手為煎未能供七椀自覺腹便便
建昌城　彭孫貽
白水橫官道青山繞廢城餘民百戰盡落日一江明露下秋
菰斷營空野鶴鳴僕夫已憔悴前路自相驚
自豫章上虔南
南上千盤路東風半月程浮雲鄖子驛幾日灌嬰城江色連
吳楚溪陰變晦明兵戈漫回首總是故園情
儲潭廟　程可則
古廟依孤嶼靈潭控上游雲霞藏洞壑歲月老松楸四壁蛟
龍氣中天鳥雀愁翁河今有頌不必戒沈午
九奇峯訪老僧遠雲　曾傳燦

一折復一折乃知山路長崖隨藤作杖門以石爲梁遠登故多色野花殊亂香老僧唯好睡不問客何方

雩都峽口

雲湧波流黑江風獨戰秋沙頭鳴亂石峽口出漁舟盜賊多編戶鄉關亦旅愁中宵長不寐獨立向寒洲

馬當有懷湖南親友　曾晥

旱魃驅雷港奔濤激馬當江喧秋氣早水宿火雲長島嶼吹零雨魚龍混夕陽萬山迎棹入憶遠不歸鄉

康山　甘京

羣雄爭一戰天與定乾坤帝業人何在忠臣廟尚存篆煙勒伏臘碧浪湧朝昏獨有魂根古當年沐聖恩

晚過東林　王庭

名路斜陽歇寒鐘落磵松前峯微見雪近寺漸聞鐘禮塔尋僧影迴溪問虎蹤茅檐栖鳥處燈火夜朦朧

青陽洞　魏世傑

金精十二境紀載見青陽疑有林泉色相違日月光龍湫低峽石虎跡印荒塘獨樹留門外徒滿桂子香

舟泊彭澤縣有懷陶靖節先生　朱因漢

孤雲天際捲片棹落帆斜鳥下日將夕湖平浪不花縣名仍典午山色又元嘉爲吊陶徵士村酤帶月賒

青雲峯　李來泰

拄笏看朝爽南山第一峯三眠荒堞柳五鬣廢臺松古烑煙猶滴遙原影自重相看殊未厭空翠正春容

登芝山　史彪古

嶙展陟崔嵬幽尋亦快哉千檣雲外出雙塔望中來磬罷僧歸定嵐橫鳥數回行行仙路近洞古爲誰開

青原山寺依韻　施閏章

銜泥勤杖履隨意得芳菲深院藏花靜高僧乞食稀谷雲寒不動沙燕雨還飛欲學逃禪去風塵願恐違

晚集來鳳亭分韻

綠渚縈闌檻紅亭覆柳條落花芳徑積歸翼數峯遙隔岸招禪客看雲狎野樵回舟月皎皎何處夜吹簫

蕭氏春浮園

地古留雲住林深著處迷拂苔尋舊碣捫葛到丹梯珠磬夕陽外平田春水西黄鶯解留客盡日傍人啼

石亭寺 唐韋丹知江西觀察使時寺僧靈澈有報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即此地

徵公飛錫地縈紆數經過歲久石亭廢秋深江水波香臺駢鳥雀清磬靜薜蘿誰使高僧詣歸心此夜多

攸鎮雨泊　王貽上

竟日孤蓬雨宵分尚未休瘴雲來嶺表江漲下虔州暗溼桃花重平添竹箭流更聞禽喚語催白五更頭

同丁鴈水登八境臺二首

天末欣相見登臨復此臺飛樓切雲上危堞枕江開章貢雙流合雲峯四面來凌風思玉局故國近蓬萊

尚憶圍城日熊羆此枕戈劫灰孤閣在戰地國殤多東越鏃王郢南荒服尉佗祇今烽火息吾輩許高歌

鄒能宏還廬陵寄訊韞退

聞道廬陵縣雙流直到門江山紛近郭笋橘散沙村風土詩

應美艱危道更尊㻂川歸棹遠愁思與誰論

東林寺 二首　徐元文

松門曼高寺仙梵近廬峯烟外探龍窟溪邊躡虎蹤經臺
樹合石磴白雲封緩緩尋僧去遙聞幾處鐘
影殺松杉際齋田菡萏時到來塵鞅息坐久客衣滋陶令當
年跡顏公絕代碑蒼苔華象外常得證禪栖

鉛山　朱彝尊

不遠江城路舟師指點遙穴山棲鸛鶴編竹坐鷗鷺晚飯桃
三板朝酲藉一瓢鵞湖酬和地百世起人思

貴溪

亭榭均千越封圻析上饒連山齊覆釜獨石忽成橋想見黄
梅發何曾碧樹彫降邱誰宅此雞犬已寥寥

瑞洪

餘干江路永回首失嶄嵒市酒難為醉罾魚乍解饞（自玉山至安仁積角多用烏鬼魚皆無味至此始用罾）湖寬舟愈小峯遠日初銜漸識宮亭近
分風及布帆

封谿聶侯廟

返照封谿上停橈思惘然地傳白鹿者人記赤烏年簫鼓迎
神曲帆檣送客船誰令戎馬日萬里入南天

信州道中　易學實

鵞湖峯上雪寒照一村洲十日蔑雲墮中宵滿月流林光生
鵲臛野火亂漁舟自是溪山好何當作客遊

白豐城抵萬安江水大漲 二首　陸棻

春江灌漈水百堵沒滄洲釜已游魚鼈涯難辨馬牛櫓聲夾

木杪帆影度城樓雙劍沈何處青霄起暮愁
欲尋文相墓誰上越王臺樹擁僧嵐雨波鳴大壑雷迴帆江
水斷轉柁峽雲開獨向斜陽立牢愁破酒杯

登小孤山次梁相國壁間原韻　熊一瀟

突兀疑塡石荒唐紀斷鼇誰移華頂峭偏障海門高吳楚千
帆月江湖五夜濤滔滔往來去一葉穩漁舠

澹臺墓　萬任

高賢何馬鬣古岸葬衣冠璧自沈江去蛟猶畏劍寒千秋城
幾戰七尺土仍完是處麒麟塚誰能此並看

贛州　葉燮

設險資形勝雄關扼百蠻偕遊人欲住行役路方艱事去江
山舊時平樓櫓閒文成勳業地樽俎尚堪攀

遊歸宗寺　李振裕

今日識歸宗雲煙幾萬重山留千古色門盡六朝松瀑濺晴
來雪經翻定後鐘墨池遺韻在龍象若為容

梅溪洞　龍科寶

奇峯拔地起動步變青蒼十里空人境三門啟石堂深遊明
晝火暑臥冷秋霜道晉予何有殘棋引興長

曾波閣　吳綺

仙院無凡吹秋聲在薜蘿江雲催曙早山雨送凉多一快能
銷暇三危足養和主人偏重客皂蓋已頻過

行部至大庾　丁煒

五嶺襟喉地荒城踞水濱市虛經戰伐土瘠廢耕耘雨暗了
山闕天低横浦雲黍苗今漸熟碩鼠浸成羣

過北蘭寺二首　宋犖

霽景開南浦秋郊訪北蘭沙堤延野色竹鴨瞰江湍妙相拈花示禪心即境安平生端有異興發是林巒

別圃從容過迴岡更有亭沙痕浮日白山色印江青列岫承餘韻（是地舊有列岫亭）支頤感客星無須催小隊漁唱暮堪聽

春日遊翠巖寺

地自蕭梁闢千年幾廢興斷幢隨洞失傑閣入雲登樹簇空黃鳥簷虛挂紫藤晨昏孤磬裏羨殺白頭僧

霧過鄱陽湖　王原

水落湖生汊舟行利往還圍沙分雁渚矮屋占魚灣身世浮沈際風煙蒼莽間旅懷頻托興詩筆滿江關

自舍鄱嶺下東行至峙蚌嶺望漢陽峯　查慎行

已就匡南道紆迴下嶺行路尋松鼠跡山占草蟲名曉霧沾衣重秋風倚杖輕翠屏圍合處遥指仰天坪（在大漢陽峯上）

白近薇中丞招遊廬山信宿秀峯寺得詩四章

開府香山後匡廬洵有緣官雖膺節鉞性自愛雲泉驄騎行長汝齋壇禮必虔每逢三月節來此祝堯年

扁名新換山門向不移法雲開麗刹佛日獻晨曦賓客蓮花慕郎君瓊樹枝不嫌衰颯跡兼與野人期

舊識金繩路東谿玉版禪都從扶杖日數到入山年（壬申入山余遊開先心學禪師亦然是歲東上法席）白社名相亞靈山會儼然所慚根器鈍得道讓兄先

激玉亭仍在飛流落碧空風雷聲忽合山澤氣常通沫乳沫柯績僧庖給不窮問龍還乞水洗眼記詩翁

登單山　趙與鴻

山作大南鎮芙蓉矗翠屏層巒圍碧落孤嶂劃青冥棋古留仙蹟碑殘勒漢銘晚風吹石竇浣手欲捫星

九日遊小平山　嚴開楙

小平秋色淡登眺興還賒松動風中籟僧斟石上茶人閒饒菊酒此地足煙霞莫道歸來晚前村日未斜

泊儲潭廟　顧嗣立

儲山轉蒼翠儲水一泓清茶戶煙中語秧田雨後耕雙江明夕照孤塔倚春城宴坐且為樂風灘浪已平

金斗山　李杜

拾級層峰上郡城一望分泉添秋過雨巖宿夜歸雲煙火冥濛辨漁聲隱約聞飄然人境外不復染塵氛

登香山閣贈無學上人　熊履廷

竹密藏高閣攜筇勝可攀好風黃葉路清磬白雲關水放當軒落山如列檻環忘機沙上鳥日共老僧閒

遊南安東山寺　姚士賢

出郭恣登眺新晴萬象開衆山環寺古一水抱城來老樹散沙岸輕煙護碧苔數椽茅屋小亦覺遠塵埃

贛州登八境臺二首　高孝本

虔州形勝地城出白雲中水急雙江合山高百越通帆檣多北客艛結競南風新建經營後於今虎穴空

石樓帆乍到先讀大蘇詩江上憑危堞臺前拂斷碑滿城春樹晴疊嶂曉猿悲八境分明在遊人盡不知

虔潭　劉命清

不畏前溪冷雞鳴逐曉星風霜敗短鬢身世信浮浮鷹眼寒
潭碧龜紋石散青無勞嗟遠役百里見鄉亭

龍津　徐亭

進艇得清曠迴難分曲斜深潭龍子窟隨岸野人家勢欲驚
風雨潛難奮爪牙茫茫問津客猶自旧泥沙

(二)登庾公樓　胡慶豫

地是潯陽險樓傳嘯月高疏窗倚官闕飛宇瞰城濠雨急洗
青嶂風狂捲素濤我來三月半春色滿江皐

峽江維舟登晚盛興 江上有龍母廟　梁機

繫纜洪流急登高晚色侵斜陽山兩岸遠水樹重陰廟鼓江
鴉集風燈戍漏深滔滔東去浪流恨滿歸心

次宋中丞秋日遊北蘭寺韻 二首　蔡秉公

昔日秋屏地相傳即北蘭林幽偏近郭泐聳直鷲端岫向雙
亭列 寺旁有列岫亭 禪從一舫安 僧寮題曰畫舫居 盡收江外景滿壁寫煙
巒

雲鬘透迤入方橋度雁堂世情塵外遠客況淡中長踏閣驚
秋老看山得句茗坐深羣籟寂花雨欲生涼

傳坦然創舟室於鐘山顛曰雲槎爲題短句　魯之裕

餅槎浮石窟恰待客星臨一枕九江月孤舟萬里心鶴歸花
雨亂龍臥白雲深不費君平算留詩泐小岑

憩雲庵 即蘇雲卿灌園處　舒元瑑

蘇公灌園處今作梵王宮門瞰東湖水畦栽秋末菘白鷗翔
檻外清磬出花中愛我同門友棲禪有古風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三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藝文 詩八

七言律

唐

百丈山 虞集詩話帝爲光王時嘗爲武宗所忌多瞞游萬方外遊歷百丈山作詩云 唐宣宗

大雄眞跡枕危巒梵宇層樓聳萬般日月每從肩上過山河長在掌中看仙花不間三春秀靈境何時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鐘朝磬碧雲端

送孫逸歸廬山 劉長卿

爐峯絕頂楚雲銜楚客東歸向北巖彭蠡湖邊香橘柚潯陽郭外暗楓杉青山不斷三湘路白鳥空隨萬里帆常愛此中多勝事新詩他日佇開緘

將赴嶺外留題蕭寺遠公院

竹房遙閉上方幽苔徑蒼蒼訪昔遊內史舊山空日暮南朝古木向人秋天香月色同僧室葉落猿啼傍客舟此去播遷聖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

登餘干古城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木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迷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

宿廬山贈白鶴觀劉尊師 包佶

蒼蒼五老霧中壇杳杳三山洞裏官手護崑崙象牙簡心推霹靂棗枝盤春飛雪粉加毫潤曉漱瓊膏冰齒寒漸恨流年筋力少惟思露冕事星冠

承恩量移宰江邑臨鄱江悵然之作 李嘉祐

四年謫宦滯江城未厭門前鄱水清誰言宰邑化黎庶欲別雲山如弟兄雙鷗爲底無心狎白髮從他遶鬢生惆悵閑眠臨極浦夕陽秋草不勝情

秋晚招隱寺東峯茶宴送內弟閻伯均歸江州

萬畦新稻傍山村數里深松到寺門幸有香茶留釋子不堪秋草送王孫煙塵怨別唯愁隔井邑蕭條誰忍論莫怪臨歧獨垂淚魏舒偏念外家恩

送從弟永任饒州錄事參軍

一官萬里向千溪水宿山行魚浦西日晚長煙高岸近天寒積雪遠峯低蘆花渚裏鴻相叫苦竹叢邊猿暗啼聞道慈親倚門待到時蘭葉正萋萋

送客歸江州 韓翃

東歸復得采眞遊江水迎君日夜流客舍不離青雀舫人家舊在白鷗洲風吹山帶遙知雨露濕荷裳已報秋聞道泉明居止近籃輿相訪爲淹留

送李錄事赴饒州 皇甫冉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沙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峯出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招隱寺送閻判官還江州

離別郡逢秋氣悲東林更作上方期共知客路浮雲外暫愛僧房墜葉時長江九派人歸少寒嶺千重雁度遲借問潯陽

在何處每看潮落一相思

發綿津驛　耿湋

孤舟北去暮心傷細雨東風春草長杳杳短亭分水陸隆隆遠鼓集漁商千叢野竹連湘浦一派寒江下吉陽欲問長安今遠近初秋寒雁有歸行

送信州姚使君　盧綸

朱幡徐轉候群官猿鳥無聲郡宇寬楚國上腴收賦重漢家良牧得人難銅鉛滿穴山能富鴻雁連群地亦寬幾日政聲聞户外九江行旅得相歡

寄廬山眞上人　李端

高僧無跡本難尋更得禪行去轉深青草湖中看五老白雲山上宿雙林月明潭色澄空性夜靜猿聲證道心更覓謝公

南座好煙蘿到地幾重陰

虔州見鄭表新詩因以寄贈　崔峒

梅花嶺上見新詩感激情深過楚詞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萍鄉露冕眞堪惜鳳沼鳴珂已訝遲才子風流定難見湖南春草但相思

重陽日寄上饒李明府　劉商

重陽秋雁未銜蘆如覺他鄉節候殊旅館但知聞蟋蟀郵童不解獻茱萸陶潛何處登高醉倦客停橈一事無來歲公田多種黍莫教黃菊笑楊朱

送李處士歸弋陽山居　權德輿

昔來城市意何如却憶葛陽溪上居不憚薄田輸井稅自將佳句著州閭波翻極浦檣竿出霜落秋郊樹影疎想到家山

無俗侶逢迎只是坐籃輿

寄江州白司馬　楊巨源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湓浦曾聞似衣帶廬峯見說勝香爐題詩歲晏離鴻斷望闕天遥病鶴孤莫謾拘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前途

從潮州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　韓愈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麻姑山　劉禹錫

曾遊仙蹟見豐碑除却麻姑更有誰雲蓋青山龍卧處日臨

丹洞鶴歸時霜凝上界花開晚月冷中天果熟遲人到便須拋世事稻田還擬種靈芝

寄虔州韓使君　張籍

南康太守負才豪五十如今未擁旄早得一人知姓字當開三事說功勞月明渡口章江靜雲散城頭贛石高郡政已成秋思遠閒吟應不問官曹

酬樂天見寄　元稹

三千里外巴蛇穴四十年來司馬官瘴色滿身治不盡瘡痕刮骨洗應難常甘人向衰容薄獨訝君將舊眼看前日詩中高蓋字至今脣舌遍長安

酬樂天得稹所寄紵絲布白輕褣製成衣服以詩報之

湓城萬里隔巴庸紵薄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

難作遠裁縫唯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　春草綠時
雲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

初到江州　白居易

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樹木凋疎山雨後人家低濕水煙中菰蔣餧馬行無力蘆荻編房卧有風遥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

庾樓曉望

獨憑朱檻立凌晨山色初明水色新竹霧曉籠銜嶺月蘋風煖送過江春子城陰處猶殘雪衙鼓聲前未有塵三百年來庾樓上曾經多少望鄉人

題元八溪居

溪嵐漠漠樹重重水檻山牕次第逢晚葉尚開紅躑躅秋芳

初結白芙蓉聲來枕上千年鶴影落杯中五老峯更愧殷勤留客意魚鮮飯細酒香濃

寄題廬山舊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侶

三十年前草堂主而今雖在鬢如絲登山尋水應無力不似江州司馬時漸伏酒魔休放醉猶殘口業未拋詩君行過到爐峯下為報東林長老知（此詩憑知進侍御往廬山草堂中也）

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臯上人

後集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舊僧獨有雲臯在三二年來不得書別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何如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

江西裴常侍優禮見待又蒙贈詩輒叙鄙誠用伸感謝

一從簪笏事金貂每借溫顏故折腰長覺身輕離泥滓忽驚手重捧瓊瑶馬因回顧雖增價桐遇知音已半焦他日秉鈞如見念壯心直氣未全銷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

五架三間新草堂石階桂柱竹編牆南簷納日冬天暖北户迎風夏月涼灑砌飛泉纔有點拂窗斜竹不成行來春更葺東廂屋紙閣蘆簾著孟光

喜入山林初息影厭趨朝市久勞生早年薄有煙霞志歲晚深諳世俗情已許虎溪雲裏卧不爭龍尾道前行從兹耳界應清淨免見啾啾毁譽聲

長松樹下小溪頭班鹿胎巾白布裘藥圃茶園為產業野麋林鶴是交遊雲生澗户衣裳潤嵐隱山廚火燭幽最愛一泉新引得清涼屈曲遶階流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遺愛寺泉欹枕聽香爐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為送老官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

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豈止形骸同土木兼將壽夭任乾坤胸中壯氣猶須遣身外浮雲何足論還有一條遺恨事高家門館未酬恩

過鍾陵　李紳

龍沙江尾抱鍾陵水郭村橋晚景澄江對楚山千里月郭連漁浦萬家燈省拋雙旆辭榮寵遽落丹霄起愛憎惆悵舊遊同草露却思恩顧一霑膺

憶東湖

菱歌罷唱鷁舟迴雪鷺銀鷗左右來霞散浦邊雲錦截月昇

湖面鏡波開魚鱗翠羽金鱗躍蓮脫紅衣紫菂推淮口值春
偏悵望數株臨水是寒梅
送饒州張使君　　姚合
鄱陽勝事聞難比千里連連是稻畦山寺去時通水路郡閣
開處是詩題化行應免農人困庭靜惟多野鶴棲飲罷春明
門外別蕭條驛路夕陽低
題東林寺寄江州李員外　　章孝標
山勢稜層入杳冥寺形高下趁山行象牙床坐蓮花佛瑪瑙
函盛貝葉經日映砌陰移寶閣風吹天樂動金鈴門前更有
清江水便是潯陽太守廳
送張使君赴饒州
饒陽因富得州名不獨農桑別有營日暖提筐依茗樹天陰

把酒入銀坑江寒魚動槍旗影山晚雲和鼓角聲太守能詩
兼愛靜西樓見月幾篇成
題千越亭　　張祜
扁舟亭下駐煙波十五年遊重此過洲觜露沙人渡淺樹稍
藏竹鳥啼多山銜落照欹紅蓋水蹙斜文撼綠羅腸斷中秋
正圓月夜來誰唱異鄉歌
懷鍾陵舊遊四首　　杜牧
一謁征南最少年虞卿雙璧截肪鮮歌謡千里春長暖絲管
高臺月正圓玉帳軍籌羅俊彥絳帷環佩立神仙陸公餘德
機雲在如我酬恩合執鞭
滕閣中春綺席開柘枝蠻鼓殷晴雷垂樓萬幕青雲合破浪
千帆陣馬來未掘雙龍牛斗氣高懸一榻棟梁材連巴控越

知何事珠翠沈檀處處堆
十頃平湖堤柳合岸秋蘭芷綠纖纖一聲明月採蓮女四面
朱樓卷畫簾白鷺煙分光的的微漣風定翠湉湉斜暉更落
西山影千步虹橋氣象兼
控壓平江十萬家秋來江靜鏡新磨城頭晚鼓雷霆後橋上
遊人笑語多日落汀痕千里色月當樓午一聲歌昔年行樂
穠桃畔醉與龍沙揀蜀羅
經行廬山東林寺　　許渾
離魂斷續楚江壖葉墜初紅十月天紫陌事多難暫息青山
長在好閑眠方趨上國期干祿未得空堂學坐禪他歲若教
如范蠡也應須入五湖煙
經麻姑山　　劉滄

麻姑此地煉神丹寂寞煙霞古灘殘一自仙娥歸碧落幾年
春雨洗紅闌鶴飛霞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山頂白雲
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
九華望廬山　　熊皎
九江山勢畫崢嶸惟有匡廬最得名萬疊影遮殘雪在數峯
嵐帶夕陽明冷侵酣枕銷秋色高亞吟龍送水聲只待丹霄
酬志了白雲深處是歸程
送僧歸廬山　　趙嘏
禪樓忽憶五峯遊去著方袍謝列侯經啓樓臺千葉曙錫含
風雨一枝秋題詩片石侵雲在洗鉢香泉覆菊流却憶前年
別師處馬嘶殘月虎溪頭
寄潯陽趙校書

笑下秋江夜影空倚樓人在月明中不知行□□朝列惟脫
衣裳與釣翁幾處別巢悲去燕十年回首送歸鴻那應更結
廬山社見說心閒勝遠公

題廬山寺　　馬　戴

白茅爲屋宇編荆數處皆歸石疊成東谷笑言西谷響下方
雲雨上方晴鼠驚樵客緣蒼壁猿戲山頭撥紫荆別有一□
投閒水竹筒斜引入茶鐺

重遊圭峯宗密禪師精廬　　温庭筠

百尺青崖三尺墳微言已絶杳難聞戴顒今日稱居士支遁
他年識領軍暫對杉松如結社偶同麋鹿自成羣故山弟子
空回首葱嶺惟應見宿雲

[illegible]　　[illegible]

□味道址在松嶺四十年來兩度過廬水東奔彭蠡浪洋川
西注洞庭波村煙不改居人換官路無窮行客多拖紫腰金
歲底事凭闌惆悵欲如何

宛陵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　　來　鵠

菊花村晚鴈來天共把離觴向水邊官滿便尋垂釣伴家貧
已用賣琴錢浪生湓浦千層雪雲起爐峯一炷煙倘見吾鄉
舊知已爲言顦顇過年年

和人遊東林　　李咸用

一從張野卧雲林勝槩誰人更解尋黃鳥不能言往事白蓮
虛發至如今年年上國榮華夢世世高流水石心始欲共君
重悵望紫霄峯外日沈沈

題袁溪張逸人所居　　羅　隱

蒲柄猢猻燕差差數里溪光日落時芳樹文君機上錦遠山
孫壽鏡中眉雞窗夜靜開書卷魚檻春深展釣絲若使浮名
拘絆得世間何處有男兒

送張綰遊鍾陵

南隐龍沙兩岸行當時天下尚清平醉眠野寺花方落吟倚
江樓月欲明老去亦知難重到亂來爭肯不牽情西山十二
眞人在從此煩君語姓名

干越亭

楚水蕭蕭多病身強凭危檻送殘春高城自有陵遷谷流水
那知越與秦岸下藤蘿陰作怪橋邊蛟蜃夜欺人琵琶洲遠
江村闊回首征途淚滿巾

丙寅二月二十二日撫州如歸館雨中有懷諸朝客　　韓　偓

悽悽惻惻又微嚬欲話羇愁憶故人薄酒旋醒寒徹夜好花
虛謝雨藏春浮遷已恨爲逋客江嶺那知見侍臣未必交情
繫貧富柴門自古少車塵

驛步　癸酉年在南安縣作

暫息征車病眼開況穿松竹入樓臺江流燈影向東去樹遞
雨聲從北來物近劉輿招垢膩風經庾亮汙塵埃高情自古
多惆悵賴有南華養不材

石門山泉　　鄭　谷

一脈清泠任所之崖莎漱蘚入空池雲邊野客窮來處石上
寒猨見落時聚沫繞崖殘雪在迸流穿樹墮花隨煙春雨曉
閒吟去不復還尋皇子陂

史237 351

題廬嶽劉處士草堂　杜荀鶴

仙境閒尋採藥翁草堂留話一宵同若看山下雲深處直是人間路不通泉領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閒難遂明日馬蹄塵土中

懷廬嶽舊隱

一別三年長在夢夢中時躡石稜層泉聲入夜方堪聽山色逢秋始好登巖鹿慣隨鋤藥叟溪鷗不怕洗苔僧人間有許多般事求要身閒直未能

宿東林寺題願公院

古寺沈沈僧未眠揩頭將客說閒緣一溪月色非塵世滿洞松聲似雨天簷底水涵鈔律燭窗風引煮茶煙無由住得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

送友人宰潯陽

高興那言去路長非君不解愛潯陽有時猨鳥來公署到處煙霞是道鄉釣艇滿江魚賤菜紙窗連嶽稖多桑陶潛舊隱依稀在好繼高蹤結草堂

楊岐山　唐廩

逗竹穿花越幾村還從舊路入雲門翠微不明樓臺出清吠頻回水石喧天外鶴歸松自老巖間僧逝塔空存重來白首良堪喜朝露浮生不足言

南昌晚眺　韋莊

南昌城郭枕江煙章水悠悠浪拍天芳草綠遮仙尉宅落霞紅襯賈人船霏霏閣上千山雨嘒嘒雲中萬樹蟬怪得地多章句客庾家樓在斗牛邊

袁州作

家家生計只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山色東南連紫府水聲西北屬洪都煙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閒開古畫圖正是江村春酒熟更聞春鳥勸提壺

贈九江太守　張蠙

江頭暫駐木蘭船漁父來誇太守賢二邑旋添新戶口四營漸廢舊戈鋋笙歌不似經荒後禮樂猶如未戰前昨日西亭從游騎信旗風裏說詩篇

豫章江樓望西山有懷　陳陶

水護星壇列太虛煙霓十八上仙居時人未識遼東鶴吾祖曾傳寶鼎書終日章江催白髮何年丹竈見紅蕖桃花谷口春深淺欲訪先生赤鯉魚

題豫章西山香城寺

十地嚴宮禮竺皇旃檀樓閣半天香祇園樹老梵聲小雪嶺花香燈影長霄漢落泉供月界蓬壺靈鳥侍雲房何年七七真人降金錫珠壇滿上方

南唐

題魏壇二首　李建勳

不過至真傳道要曾看真誥亦何爲舊碑經亂沈荒澗靈篆因耕出故基蛙黽自喧澆藥井牛羊閒過放生池蕭條夕景空壇畔朽檜枝斜綠蔓垂

一尋遺跡到仙鄉雲鶴沈沈思渺茫丹井歲深生草木芝田春廢臥牛羊雨淋殘畫摧荒壁鼠引饑蛇落壞梁薄暮欲歸仍佇立菖蒲風起水泱泱

麻姑山　沈彬

紺殿松蘿太古山仙人曾此話桑田閒傾雲液十分日已過浮生一萬年花洞路中逢鶴信水簾巖底見龍眠我來游訪酬心願欲共怡神契自然

題西林寺水閣　伍喬

竹翠苔花遶檻濃此亭幽致詎曾逢水分林下清泠派山峙雲間峭峻峯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不知來往留題客誰約重尋蓮社蹤

題廬山東林寺遠大師影堂　李中

遠公遺跡在東林往事名存動苦吟杉檜已依靈塔老煙霞空鎖影堂深入簾輕吹催香印落石幽泉雜磬音十八賢人消息斷蓮池千載月沈沈

吉水縣依韻酬華松秀才見寄

官況蕭條在水村吏歸無事好論文枕欹獨聽殘春雨夢去空尋五老雲竹徑每憐和蘚步禽聲偏愛隔花聞詩情冷淡知音少獨喜江皋得見君

送陳先生之洪井寄蕭少卿　徐鉉

聞君仙訣指洪崖我憶情人別路賒知有歡娛遊楚澤吏無書札到京華雲蹋驛閣連江靜春滿西山倚漢斜此處相逢應見問為言搔首望龍沙

憶新淦觴池寄孟賓于員外

往年淦水駐行軒引得清流似月圓自有谿光還碧甃不勞人力遶金船潤滋苔蘚欺茵席聲入杉松當管絃珍重詩人頻管領莫教塵土咽潺湲

送德邁道人之豫章

禪靈橋畔落殘花橋上離情對日斜顧我乘軒慙組綬羨師飛錫指煙霞樓中西嶺真君宅門外南州處士家莫道空談便無事碧雲詩思更無涯

寄麻姑仙壇道士　查文徽

別後相思鶴信稀郡樓南望遠峯迷人歸仙洞雲連地花落春林水滿溪白髮只應悲鏡鑷丹砂猶待寄刀圭方平車駕今何在常苦塵中日易西

貽南康陳處士陶　譚用之

白玉堆邊將徑橫空涵二十四灘聲老無征戰軒轅國貧有茅茨帝舜城丹鳳書飛草木冷一龍秋卧九江清時人莫笑非經濟遲待中原致太平

懷廬山舊隱　釋若虛

九疊嵯峨倚著天悔隨寒瀑下巖煙深秋猿鳥來心上夜靜松杉到眼前書架想遭苔蘚裹石窗應被薜蘿纏一枝筇竹游江北不見罏峯二十年

寄廬岳僧　釋齊己

一闋飛錫別匡中深入西南瀑布峯天際雲埋千片石洞門冰折幾株松煙霞明媚棲心地苔蘚縈紆出世蹤莫問江邊舊居寺火燒兵劫斷秋鐘

賀行軍太傅得白氏東林集

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百尺典墳隨喪亂一家風雅獨完全常聞荆渚通侯論果遂吳都使者傳仰賀斯文歸朗鑒永資羹政入薰絃

宋

鄱陽皮録事　楊億

松陵遺集占風騷故國田園沒海濤三世青氈傳舊物（三世有集）五百十年黃綬歎徒勞謝塘春草侵堤夢潘縣秋霜入鬢毛（卷五）鄱水黃金漫如粟想君終不染脂膏（黃書池田之外陽出黃金粟）

胡氏華林書堂　張齊賢

一百年來爨同衣冠江左慕家風兒孫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讓中孝弟鑄編年紀錄門閭天語賜褒崇莫將六闕方朱氏葉葉蕃當奉始終

華林書堂　陳堯叟

旌閭書亭煥水鄉四時烟景似滄浪玉梨寒色連莎砌金牓秋陂豐草堂田里從來應選畔兒孫遊戲亦成行吾君孝理

風天下誰識謳歌綴樂章

題滕王閣　夏竦

面臨江水勢凌霞卻倚重城十萬家當檻曉雲依鶴嶺拂階殘雨下龍沙詞人樂石文皆在帝子歡遊事未賒好是良宵金鼓動闌干牛斗逼簷斜

四望亭　韓琦

西北雲高拂女牆危亭虛豁望中長田間堤陌成新陂天外山川是舊疆古道入秋侵黍稷遠坡乘晚下牛羊凭闌多少無言恨不在歸鴻送夕陽

涵虛閣　富弼

畫閣高連百雉城涵虛應不媿標名門前柳色兼旗色座上琴聲雜珮聲官羨五湖歸范蠡未饒三逕隱淵明吾來恰值

初晴後山色波光分外清

遊廬山作　范仲淹

五老閑遊倚舳艫碧梯嵐逕好程途雲開瀑影千門挂雨過松黃十里鋪客愛往來何所得僧言榮辱此間無從今愈識逍遙旨一聽升沈造化爐

虔州即事　趙抃

君恩山重若為酬補郡都忘樂與憂惶恐灘長從險絕鬱孤臺迥足觀遊贛川在昔名難治鈴閣於今幸少休人謂濶疎予自喜遠民安堵更何求

香林寺別虔守趙公　周惇頤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腳旌旆且從留嶺頭精舍泉聲清泥泥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終道奧

愁言別明日瞻思上郡樓（濂集亦注清獻自虔州赴召至皇口同遊香林寺石刻可考矣）

陪丁元珍遊東山寺　歐陽修（成集以為萬安香城寺非也）

幕府文書日已稀清樽歲晏喜相攜寒山帶郭穿松路瘦馬尋春踏雪泥翠蘚蒼崖森古木綠蘿盤石暗深溪為貪賞物來猶早迎臘梅花吐未齊

題袁州東湖樂游堂呈龍學　李覯

古郡城池已枕江東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座下魚鱗赤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絕塵埃非洒掃地無風雨亦清涼使君待客多娛樂只有醒時覺異鄉

靈源洞

繞出塵來尚未知漸攀藤竹漸臨危伏流似是龍藏處古樹

應無春到時誰把石屋齊刻削直教雲氣當簾帷良工畫得
猶宜秘莫與凡夫肉眼窺

右軍墨池　祖無擇

匡廬峯下歸宗寺曾是當年內史居繭紙世傳遺蹟後墨池
人記作書初秋毫幾老崇山兎舊法空觀得水魚臨池公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又用筆法云池必須水谷西北身山興雲也珍重傳家好事家
闌碧猶壯庭除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王安石

吳楚東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華樓遙瞻旌節臨尊組獨卧
柴荆但獻酬想有新詩傳素壁恨無餘墨到滄洲濁酒南望
重重行章水還能向北流

寄沈鄱陽（時為江東提刑）

離家當日尚炎風叱馭歸時九月窮朝渡藤溪秋落後夜過
麾嶺月明中山川道路良多阻風俗謠言苦未通唯有當君
人共愛流傳名譽滿江東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登臨把一盃濕濕嶺雲生竹簟冥冥
江雨熟楊梅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錯莫風沙
秋病眼不知何日為君開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岑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
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迴勝槩唯詩
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為裴使君賦擬峴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
移春指顧閒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
征吳日緩帶尤宜向此閒

滕王閣感懷　王安國

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
偏照古今愁城中樹碧千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滄波
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

清風閣　曾鞏

百級危梯溜曲成闌干朱碧半空橫天垂遠水秋容靜雪壓
羣山霽色明海燕力窮飛不到郊園陰合坐先清風前有客
須留醉莫放歸時月滿城

送撫州錢郎中

名邦元是足風流猶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市晚畫堂
烟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滿甌應與謝公
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酬材叔江西道中作

杜渚荒原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封樹
諸峯雪後寒鳴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行吾故友
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壺中九華詩并序　蘇軾

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峯玲瓏宛轉若窗櫺然予欲以
百金買之與仇池石為偶方南遷未暇也名之曰壺中九
華且以詩記之

清溪電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掃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

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窗虛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碧玲瓏

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灘頭一葉身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長風送客添帆腹積雨浮舟減石鱗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畧知津

天竺寺 并引

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留題顯聖寺

渺渺疎林集晚鴉孤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種千頭橘遠客來尋百結花浮石已乾霜後水焦坑閑試雨前茶祇疑歸夢西南去翠竹江村繞白沙

予昔作壺中九華詩其後八年復過湖口則石已爲好事者取去乃和前韻以自解云

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歸來晚歲同元亮却埽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瓏

白塔鋪歇馬

甘山廬阜鬱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蠶初斷葉占城蚤稻欲移秧迢迢澗水隨人急冉冉巖花撲馬香望眼儘從飛鳥遠白雲深處是吾鄉

寒食與器之遊南塔寺寂照堂

城南鐘鼓鬭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總是鏡空堂上客誰爲寂照境中人紅英埽地風驚曉綠葉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鄰

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鬒髮問其年生於丙子蓋與予同求此詩

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局翁羇枕未容春夢斷清都

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攜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

遊廬山山陽七詠　蘇轍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霓定知雲外波濤濶飛到峯前本未齊入海明河驚照曜倚天長劍失提攜誰來卧枕蕤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 右開先瀑布

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響石塘日亂珠璣跳空谷片寒常雷繞飛梁入瓶銅鼎春茶白接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棄滿田秔稻插新秧 右漱玉亭

山行但覺烏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定有藏丹處大石仍前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授遺書 右簡寂觀

求馳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浸豈溪中石白塔

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推一山甲僧廚坐待十方供欲渡山北

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歸宗寺

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杉宗初年有仙手植萬杉併為建此寺仍以[illegible]中佛賜之涓涓石溜供廚足矗矗山屏遶寺開半榻松陰秋寄[illegible]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迴[illegible]

三峽波濤鼯泝沿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髣髴瞿唐口石角

参差灔澦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未省

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三峽石橋

五老相攜欲上天元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

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鞭草草

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白鹿院

題都昌清隱禪院

北风江上落潮痕不秉舟便到門樓觀飛翔山斷際松筠

陰翳水來源升堂猿鳥晨窺坐乞食帆檣暮遶村誰道谿巖

許深處一番行草認元昆長老惟是曾識予兄於淨因有繼到石

和毛國鎮白雲莊三詠

卜築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潤可無泉穿牆白練秋聲細照屋

青銅曉色鮮已放魚蝦嬉跳擲更除蘋藻任漪漣只應明月

中宵下長共禪心相向圓掬泉

清溪似與隱君謀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從今休汲井浮觴

取意使臨流花漂澗谷來應遠石激琴箏久未休莫把朱欄

強圍遶山家事事要清幽平溪堂

山似高人長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

米氏行計高陣馬奇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無根白雲自若

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眺達臺

又次韻遊小雲居

溪上浮花片片輕泝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絕雲居小春日

陰晴野色明永遠林棲真有道溺沮耕養亦忘情此身此意

何年遂空使長談笑老生

予初到筠即於酒務庭中種竹四叢杉二本及今三年

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賦短篇呈同官

種竹成叢杉出籬三年慰我病厭厭剪除亂葉風初好封植

孤根笋自添高節不知塵土辱堅姿試待雪霜嚴君留取

降斜日仍記當年此滯淹

雨後遊大愚

風光四月尚春餘[illegible]雨初乾積潦除古寺蕭條仍負郭閒官

疎散亦肩輿摘茶戶外蒸黄葉掘笋林中間綠蔬一飽人生

真易足試營茅屋傍僧居

披山亭晚飲

落日欲[illegible]多[illegible]山[illegible]歸北山樓臺城上半明滅燈火

橋頭初往還[illegible]入月軌行在牛中[illegible]客頭欲斑何時解綱

[illegible]歸去黄花白酒[illegible]

余居高安一年[illegible]入[illegible]過聖壽訪聰長老謁方

子明[illegible]以歸歲月既久作一詩記之

朝來賣酒江南市日莫歸為江北人禪老未嫌參請數漁舟

空怪往來頻每御茶飯分齋缽時乞香泉洗病身世味漸消

婚嫁了幅巾鸞褐許相親

尋毛君遺黃仙觀

李叟仙居仍近市黃公道院亦依城定應昔日山林地未有令時雞犬聲白鶴翩然終不返黃冠憔悴只躬耕只從東野尋遺跡恐有居人解養生

孔平仲著作江州呂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計引水新成照水庵閉口忘言中自飲安心度日更誰參簡編圖境穿書牖窗户低回作[illegible]夜亦[illegible]容膝佳敝衾麤飯有餘甘

遊石仙巖次韻　曾肇

寧挨華髮換朱顏十載重來款故關天上樓臺本寂寂[illegible]中猶大書開闢苔深尚識曾題石木老難尋舊蔭[illegible]來[illegible]凡[illegible]却歸去他年飛舄會知還

大秀宮　黃庭堅

玉笥山前太白峯望仙橋下水溶溶前溪流水後溪月五步白雲三步松半夜珮環朝上闕插天樓閣度疎鐘夢餘彷彿鈞天奏知在蓬萊第幾重

題快閣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絃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湖口李正臣蓄異石九峯東坡先生名曰壺中九華并為作詩後八年自海外歸過湖口石已為好事者所取乃和前篇以為笑實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十六日明年當崇寧之元五月二十日庭堅繫舟湖口山臣持此詩來石既不可復見東坡亦下世矣感歎不足因次前韻

有人夜半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鐘難席卷袖椎來聽響玲瓏

登滕王閣　曾鞏

故閣崢嶸已劫灰又看新閣上[illegible]碑無日不[illegible]雖秋猶浸苔江闊鳥疑飛不過風輕帆敢趁先開天高眼[illegible]詩囊小收拾無多空一來

白鶴觀　秦觀

樓殿重樓隨杳冥故基喬木尚崢嶸銀河不改三千尺[illegible]曾經十萬兵華表故應終化鶴蓬萊仙未解獨騎鯨林泉一一兒童舊白髮衰顏祇自驚

逍遙閣　洪炎

傑閣龍樓倚翠微中秋午夜望清輝桂枝委地三千尺[illegible]垂壇四十圍簫鼓或疑風雨下雲霞猶想錦帆飛只今井臼依然在不見歸來丁令威

萬安道中　彭汝礪

上下灘聲午日灘灘頭濯濯雨聲寒氣蒸曉日雲無開[illegible]春風雪未乾落絮并花浮遠水飛鴟隨鷺落鷥滿扁舟穩汎滄浪遠珍重嚴陵一釣竿

與文淵遊聘君亭分題和文淵亭字韻

東湖九月水如冰畫舫還尋孺子亭雨後斷雲歸苒苒天寒孤鴈去冥冥蘭若散漫池塘遠松竹參差島嶼青貪惜上恩歸未得自憐雙鬢欲垂星

和文閼遊餘干山寺
愛山終日在山巔山徑遲留幾屐穿澗水曲流隨步繞爐香深處作雲烟殺我健馬橫巖石（邑有白馬石）漠漠蒼龍宿舊淵（寺井）龍為語琵琶洲上路幾時容我繫歸船

游東湖
草色葉蒨蘆葦中蓮花一片萬枝紅斜陽色妬波心日細雨香吹水面風澤國地開金色界桃源人在水晶宮扁舟須羨如張翰好在溪邊舊釣筒

鬱孤臺
江城塵土日喧喧中有蒼然一點山日暖蜃樓浮海上花深蓬島在人間晴雲翳翳千峯遠碧瓦鱗鱗萬屋環却望鍾陵何處所客心先與水東還

同遊獨山二首
獨山亭于山之心萬竹榈圍盡翠陰古刹地幽紅日永懸崖人静碧雲深輕風細細無朝夕動節依依自古今吏役幾嗟詩筆廢興來不惜為君吟
城樓日日望青坪東馬今來訪舊聞寒石萬松圍翠竹房峯一點綴青雲洒然自有林泉樂去矣吾非鳥獸羣安得登王圖德致盡收蒼翠寄諸君

到醒心亭
萬里江湖遂斷萍紅塵不見北山亭一思好景心魂醉幾挹餘芳眼目醒寒暑忽移佳木綠古今長見遠峯青烟蘇路許無窮盡空惜琅琊舊記銘（醒心亭記歐陽□□為之）

會仙洞
大松十里建旌旗曉日朝霞五色依幽谷靜聞猿一嘯白雲時見鶴雙飛花開洞府春常在人會瀛州夜未歸家近武陵時入夢詩成更憶故山薇

永新法雲上方　劉弇
石室西頭物色好別有淨界擎青蓮玉虹挂門一水割碧雲著於千家陣浩歌流年客尊酒高卧白日僧華顛夜涼散髮弄明月更欲挽駕青翰仙

遊麻姑山　李綱
魯公詞翰勒山巔緬峭風姿却喜仙假道來遊非偶爾追尋遺蹟更茫然野花芳草真成夢老鶴喬松不記年誰謂瑤臺無路到月明風露正娟娟

題驟馬岡　岳飛
立馬林岡豁戰眸陣雲開處一溪流機舂水沚猶傳晉黍宮庭孰問周南服只今殲小醜北轅何日返神州誓將七尺酬明聖怒指天涯淚不收

通天巖洞　楊時
花藤秀水繞空庭疊石岈然擁畫屏混沌鑿開鴻濛遠上窮分擘兩峯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探天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紱學仙經

題筠州僧房　呂本中
客來無語坐禪房共賞幽窗一榻涼山路雨餘新筍出江城春色雜花香尉烟已逐鐘聲遠樹色初隨塔影長敢道閒居使安穩今年更欲下湖湘

無訟堂詩有序　阮閱

袁人稱好訟比來假守見其士力學而知廉恥民樂善而
好儉嗇於是待以平恕宥以寬簡愚則敎之不從則刑之
踰兩月而牒不盈百謂之好訟可乎因以愁刑之堂名曰
無訟聊以雪袁人之謗庶幾後來者以平恕寬簡爲治而
可以無事乎
欲爲袁人雪謗聲因將無訟揭堂名他時芨舍棠休翦近日
圜扉草已生自是素癡求太察却疑東矢聽難明要知本樂
農桑處請看東郊壠上耕

宿栖賢　王十朋

瀑水聲中夜不眠星河影動半秋天誰云縠頂留唐迹只在
揚瀾左蠡邊獅子吼成方外法獅子山石人參得定中禪石人
任山五老知今古借問留樓幾箇賢

題湖口驛

蘆花洲渚江人邦我來把酒臨西窗五祖六祖山照眼清高
濁流水同汀孤山大小各岩絕鍾石上下相春撞千帆出沒
烟雨裏何如鷗鷺飛雙雙

遊圓通

夾徑森森鬱老松烟霞深處忽聞鍾虎溪水隔侯溪水馬耳
峯連石耳峯遺像人猶思後主李後主功德院有祠堂開山僧不見先
鋒僧訔曹先鋒院下江州至圓通寺僧趺坐不懼明朝杖屨山南去噴沫飛流看玉
龍

簡寂觀

縈迂草徑少人行忽有黃冠洞口迎自笑荒蕪陶靖節更尋
簡寂陸先生朝眞惟有壇前石流水猶餘絃上聲欲聽金雞
上金闕紫霄峯際白雲橫陸先生善鼓琴藏有金雞紫霄皆峯名

紅泉精舍　曾極

十里長松一幅巾溫湯靜濯滿衣塵石門隔斷世間事仙源
能容鶴上人巳主謝公爲北道更依華子作西隣紅泉可
兼宜老便合躬耕老此身

送元上人遊仰山歸別潭　王庭珪

兩刹崚嶒隱翠岑却撐拄杖出烟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
泥添古佛金絕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
著吟句且聽本山鸞鳳音

次韻向文剛處叔易讀書原

佛屋深幡七祖山魯公奇字刻孱顏能來把釣溪臺上安用
賦詩戎馬間簿官不知何處好浮生饒得此時閒夕陽渡口
人爭渡又趁城頭暮鼓還

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

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閒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
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不待他年
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
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
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喫
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題天風海濤亭　趙汝愚

幾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
直送海濤來故人契闊情何厚禪客飄零事巳灰堪嘆人生
秖如此虛欄獨倚更徘徊

和秀野劉文寄示南昌諸詩 其一　朱子

滕王閣下水初生閒道登臨徧快晴帝子詎知陳迹在長江肯趂曲池平山樞雨罷珠簾捲宮鐸風驚玉佩鳴滿眼悲涼今古恨人生辛苦竟何成

隆岡書院 四首

卜築隆岡遠市朝箇中風景總堪描溪雲帶雨來茅屋澗水浮花出石橋綠徧莎汀牛腹飽青歸麥隴鳥聲嬌東疇西渾相似半是漁人半是樵

簾捲薰風半掩扉五侯車馬往來稀綠楊門巷鶯鶯語青草池塘燕燕飛掃石圍棋銷白晝解衣沽酒醉斜暉山園莫道多寥落梅子初黃杏子肥

水繞荒村竹繞墻儼然風景似柴桑車繅白雪絲盈軸鋤刈

黃雲滿場幾樹斜暉楓葉赤一籬疎雨菊花黃東鄰畫史西鄰笛共慶豐年樂有常

一徑低穿草結庵尋常愛客伴清談地爐有火湯初沸布被無寒夢亦甜風捲翠松鳴晚箔雪飄珠竹響春嵐閉門不管榮枯事坐傍梅花讀二南

豐城榮光書院

一道榮光帶碧山天風吹雨度雲關樹浮空翠迷村塢泉落飛虹瀉石灣赤銷豹樓朝氣隱劍沉龍起夜光寒吁嗟何處經年韻多在湖東喬木間

新淦西境

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騰躑翠成堆櫸杉緋蘿千旗卷野水涵空一鏡開客路情懷元倥傯今晨遊眺却徘徊自然簡月

成佳句雲錦無勞更翦裁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賓藉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是關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鵞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

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題福勝寺　張栻

朝宗秀水琉璃碧擁縣高山翡翠青三峽元無天下險五臺端是地中靈羊腸紫棧平如砥魚貫朱甍巧似屏中有神仙來作牧斗南夜夜煥台星

宣城李君嘗游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　呂祖謙

人去湖空古豫章溪蘋水荇換年芳聞風我是通家舊覓句君猶弟子行鬢髮蒼浪休歎老齒牙流灑尚生香宛陵自昔詩人國今日誰升小謝堂

金沙臺　呂祖儉

謫居無地寄幽懷筠有樓臺自漢開紫極晨光招我望鄱江

春色逐誰來賡歌惟憶多炎裔作賦應憐乏賈才人物若斯
山水勝詩仙龍種兩奇哉

鵞湖會詩　陸九齡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

前題　陸九淵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東林寺　范成大

談易燔經寧本春三生猶自裊烟熏客屐長蹋虎溪水劫火不侵香谷雲老矣懶供蓮社課歸哉欣訪草堂文山頭一任天燈現徧事何曾落見聞

秋晚登擬峴望祥符觀　陸游

放翁局促留江干愛此樓前烟水寬雨昏回望殿突兀秋晚剩覺山蒼寒中原未復淚橫臆故里欲歸身屬官雲外飛仙故不遠喚渠小爲駐青鸞

登擬峴臺

層臺縹緲壓城闉倚杖來觀浩蕩春放盡樽前千里目洗空衣上十年塵縈迴水抱中和氣平遠山如醞藉人更喜機心無復在沙邊鷗鷺亦相親

初見廬山

從軍憶在梁州日心擬西征草捷書鐵馬但思經太華布帆何意掃匡廬計謀落落知誰許功業悠悠定已疏尚喜東林尋舊社月明清露濕芙蕖

宿東林寺

看盡江湖千萬峯不嫌雲夢芥吾胸戲招西塞山前月來聽東林寺裏鐘遠客豈知今再到老僧能記昔相逢虛窗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月舂

往日南康道中　楊萬里

東風試煖却成寒春恰平分又欲殘淡著烟雲輕著雨近遮草樹遠遮山人行柳色花光裏天接江西嶺北間管領社公須竹葉在家在外匹如閒

題神岡廟　周必大

昂霄川平拔一峰月青刹落古靈宮邦人歲久忘遺愛賈客時來乞好風一木有情猶磬折霜楓無數尚旗紅岡頭故址宜亭榭城郭江山在眼中

南康天開圖畫樓　劉過

樓外煙波渺去鴻樓頭廬阜翠摩空故知造物鋪張巧不費丹青點染工赤壁江山橫夜月輞川亭館卧秋風祇今滿地無圖畫盡在西灣杳靄中

南湖　曾季貍

葛巾藜杖興何長爲愛南湖六月涼雨在山頭作雲氣風來水面散荷香登臨稍喜市聲遠徙倚猶嫌歸興忙後日重來攜枕簟不妨午夢到斜陽

改題萬安縣凝祥觀　文天祥

古道松花空翠香風前鬢影照滄浪飛泉半壁朝雲濕啼鳥

滿山春日長須信神仙元有國不知蠻觸是何鄉道人橫笛招歸鶴坐到斜暉上壁璫 [illegible]

題碧落堂 知瑞州日

大廈新成燕雀歡與君聊此共清閑地居一郡樓臺上人在半空煙雨間修復已還今宇宙感傷猶記舊江山近來又報秋風緊頗覺憂時鬢欲斑

題滕王閣

五雲窗戶瞰滄浪猶帶唐人翰墨香日月四時黃道闊江山一片畫圖長迴風何處搏雙雁凍雨誰人駕獨航回首十年此漂泊閣前新柳已成行

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illegible]

闍黎鋪役訪園蒲江色漫漫晝欲晡一笛棹邊何滿子千莖蘆外寧頭奴急風吹雁還家未新雨生濤到海無本是白鷗隨浩蕩野田漂泊不爲孤

萬安縣

青山曲折水天平不是南征是北征舉世更無巡遠死當年誰道甫申生遙知嶺外相思處不見灘頭皇恐聲傳語故園猿鶴好夢回江路月風清

贛州

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久已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

魏參政執柳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及良友

謝枋得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和游古意韻

死生程嬰豈不知十年死後未爲非文辭未必改秦館鼓扑徒能抱御衣無志何爲悲廟黍 公自注黍離一詩忠厚然罪無興周之志與文侯之命錦紀相似曾不知無本之有志也 得仁更不食山薇 公自注余初投敢先人武王太公周公一開叩見之諫說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與臧繼絕以期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姑令三叔以監之其主者位號尚如故與周並立至二監挾皇李武始叔武庚始釋王爲公難叛命而封微子於宋叔局書曰周吉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何兄前此殺命未絕殷王知故伯夷叩馬諫西山見歸家射爲者靈善雖死無怨并薇歲不食而死故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先君子一此說闕之韓羽泉解論語儒 況有愧一廝養何忍焚心對落暉

小孤山

人言此是海門關海眼無涯歛衆觀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瀾堅如勇士專場立危比孤臣末世難明日登峰須造極渺觀宇宙我心寬

寄題胡叔軫香山樓詩 并引 徐鹿卿

鹿卿年二十三時得忠簡公斥和議書讀之悚然起敬持姓名質于長上則曰此廬陵澹菴先生也忠節爲南渡冠因盡告以公生平出處之詳鹿卿服膺至今嘉定間分教橫浦乃獲敬讀公詩文而觀其遺墨未幾公之孫叔軫榮赴經從遂得識故家典刑宛然足似明年北歸款語益密出示香山樓詩鹿卿載惟胡氏香山之名今烜赫如星日而白傳洛中之香山已久湮廢可歎也叔軫伯仲方有

大名於時必將成忠簡之志使洛都復入職方而兩香山與冠霞同垂不朽可也

笑問香山似舊耶風流宛是吏詞華由江距洛路千驛諸公詩多引王盧香樓以宋繼唐詩一家今日重籌觀斗柄向來遺蹟而湖沙莫忘先世規模策蘿取芳名並冠霞忠簡樓名

玉山道中時赴掌故之命　袁確頤

麥苗堆綠菜花黃一簇人家古道傍酒熟不妨邀里巷年豐只說宦游好客裏那知歸興長我有平生蓑笠在釣絲何日理斜陽

題小桃源

半月池邊倚度藤望仙臺上岸烏巾塵埃一點不到地花木四時長是春載酒豈無好事者蠟屐應有著棊人請君更種秋千樹準擬漁郎來問津

尋眞觀至三疊泉詩　戴復古

乘鸞不見李騰空試與尋眞訪故宮黃葉堆邊覓行路紫烟深處望仙蹤眼高天近千山上身共雲棲一壑中九疊屏風三疊水更無詩句可形容

仰山　李冲元

紺嶽千尋入杳冥我來心地已澄清孫雲欲作人間雨流水空傳物外聲老柏倚巖高幹瘦寒花著雨墜還生故人頗怪歸來晚遠寄新詩照眼明

正月郡圃偶成　林希逸

梅花落盡柳將舒池水冬深祇尺餘亭久掃除多敗葉圃隨高下長新蔬典型如在松加愛意思相關草莫鋤慶朔堂前詩一首舊碑元是後來書范文正公有慶朔堂詩手植十松今存者四

西林留題　劉仙倫

路入廬西復西翠煙深處著招提山僧幾輩雲垂領水鳥數聲雲滿溪莫對青山談世事且錆粉壁看留題禪房夜卧衣裳冷夢破鐘聲落月低

李泰伯祠堂

城西泰伯舊祠堂碧蘚斕斑草樹香粟昔功名雲樣薄後來文字日爭光蒼髯冉冉猶含怒辯口瘖瘖尚帶霜若使先生居戰國不知何道處齊梁

登快閣黄明府強使和山谷先生韻　鄧林

未登快閣心先快紅日半簷秋雨晴宇宙無邊萬山立雲煙不動八牕明飛來一鶴天相近過盡千帆江自橫借問金華老仙伯幾人無忝入詩盟

庾樓　周弼

欲望江山夜轉冥胡牀曾此對嘉賓傷心皓月長流水回首清風不見人花落雉樓橫角暮草生鷗渚破船春歸程豈暇頻登覽分付羈愁與白蘋

題豫章臺

何日遺蹤鎖斷岡更誰曾望舊臺荒百年南渡頻秋雨一片西山幾夕陽石礙老松欹徑險岸隨乾葦出江長斗閒可是無佳氣又見飛烏繞去檣

和林守玉茗花韻臨川郡金柅園有一株似白茶而微香　趙汝鐩

園名金柅多奇卉古榦靈根獨異常恥與春花爭俗艷故將雪質射韶光天葩巧削崑山片露葉疑含建水香當爲君王

好封植角弓三嘆誓無忘

宿金灘　　樂雷發

瀧吏崖翁是賞音江流汎汎對秋吟天蝦撲火帆檣晚木狗捎魚島嶼深千里庭闈雲滿眼十年湖海雁鶩心今宵客枕清如水稱讀西山夜氣箴

題金精洞　　崔與之

翠壁丹崖倚碧穹一壺天地畫圖中青鸞有路三山遠玉洞無塵萬境空虛室尚留丹竈冷靈泉直與海波通客遊到此應忘返自覺仙凡迥不同

通天巖　　歐演

每逢勝境便留神一路桃花別漢秦遠刹苔封高士蹟臨溪客問野人津紆回松竹看非俗羅列山川識有真踏遍嶺頭

天尺五飄飄已覺迥風塵

遊麻姑山　　王無咎

仙辨昔日此留連氣象遼遼尚宛然溪落斷厓爲遠瀑路從絕頂見平田千年芝有靈禽戲一洞雲留羽客眠已樂勝遊塵境外況陪清論酒尊前

積翠巖 即觀音石　　馬子嚴

拳石中虛屋數椽洞門東闢半規圓木高長蔽三竿日人到同觀一片天行路不堪秋後暑禪牀聊借午時眠山僧爲我敲茶臼相對爐香起暮煙

元

湓城客思　　方回

客裏歷落事多違嘆息流光似箭飛雪後蔞蒿初薦酒花前

蛺蝶欲穿衣熱知江水磨今古難向春風問是非悵望

但愁絕萬重雲鎖幾禪扉

送湯師言番江書院山長　　袁易

風土迢迢吳楚邑送君還憶舊鄱棲芝山擁郭蒼龍臥番水黏雲白雁低遠道故應勞夢想一官那得限東西野花芳草

江南路千里秋風入馬蹄

登孤山 有序　　吳澄

延祐五年秋與伯生修撰憩彭澤水驛值江州推官畢侯來審囚棹舟登孤山有彭簿劉尉同遊因賦五十六字

三十年前東下時開篷曾賦小孤詩風濤如許相衝激天柱迄今無改移長願江流平似鏡坐看舟客去如馳悠悠此日登臨意付與潯陽循吏知

題閤皁山

漢吳仙跡兩峰齊欲拾瑤花路恐迷寶殿青紅疑地湧林巒蒼翠接天低九重香案分雲篆八景琅函記玉題仙鶴翔空清似水步虛聲在尔梅西

羊角山　　趙孟頫

萬家樓閣翠雲屯中有名山古蹟存玉漏不催閒日月禁城空鎖別乾坤一拳白石封巖穴三市紅塵隔洞門欲問仙凡靈蹤許何須窮海極崑崙

閤皁山福地　　何中

兩崖松竹綠蕭蕭時聽巖聲響野橋鶴信早歸題籙客蜂房分綴隸丹寮晉時月在塗源淺粵國雲通勾漏遙仙馭肯忘倚鼎地風笙清夜落瑤霄

登滕王閣　劉詵

來往南州老一經登臨轉覺鬢星星戍兵晝守滕王閣驛馬秋嘶孺子亭舸艦北連章水白樓臺西映鷺洲青憑花多士誰能賦謾笑王郎筆意輕

遊新淦興善寺

欲雨不成雲往還箭輿穩載度禪關青天四面高峰外白水交流亂畝間經論已隨仙客去佛煙長共老僧閑竟忘柏子西來意惟有溪聲送出山

遊青原山

百疊青松夾路苔白波隱隱轉晴雷霧消萬瓦行空動鐘靜三門照日開石似祖師無語答山如處士待人來古今洪盤消磨盡小倚危闌首獨回

發洪州

童稚相催忽白頭西風滿袖古洪州重陽天氣村村雨殘柳人家處處樓樵牧忘機鴻北去古今無迹水東流卸帆旋買楓林酒館睡歸舟十日秋

和友人吉塘橋

曾喚春舟不肯回祇今兩岸縱徘徊人隨飛鳥空中過仙除長鯨海上來驅石勢疑秦迹幻濟川事繼禹功開偶然題柱寧愁老笑倚危闌試一杯

題蕭將軍廟次歐陽山立韻（廟在吉文山中碑無名字但載其提兵五百逐寇一日俱死）

將軍汗漫化人城猶得遊人小隊行海上田橫從有士山中鄧湛竟無名東風亡國何曾識上日空江幾度晴社鼓枌陰耆老在陌頭過馬訝昇平

遊麻姑山　程文海

步入千峰紫翠間清都境界異塵寰龍鱗老木冰霜操鳥爪仙人玉雪顏亭榭古碑荒蘚合旌幢微影白雲閑丹成雞犬飛騰久空想丹爐煉大還

送詹尊師歸廬山　揭傒斯

香爐峰色紫生煙一入京華路杳然雲碓秋閑春藥水雨犁春卧種芝田書憑海鶴來時寄劍自潭蛟去後懸忽報歸期驚倦客獨淹微祿負中年

送道士何大方歸龍虎山　柳貫

玉露金風桂館遊江南還問木蘭舟路逢道士呼元放市有山人號伯休仙珮凌空聲窣窣神丹開室氣浮浮成書想在

青囊底乞我元霜點白頭（大方能醫）

玉山道中

前林候館鬬朱扉冰玉中涵豁谷暉曉日半溪搖水碧晴雲連嶺曳山衣路逢使客彎弧去市有仙人賣藥歸少喜遊方今白髮吾謀無是不成非

贈熊處士還山房　范梈

廬山中有山房宋李尚書公擇藏書處今廢矣海昏李氏爲其先作書堂於建昌州亦曰山房并記尚書焉蓋有慕廬山者矣聞熊修業是間故作此記之

尚書舊隱在匡廬亂後傳聞宅已墟祠宇祇今誰薦菊鬼神猶自護遺書石泉宛宛輸池細川樹茫茫映日疎不識海昏熊處士冥棲消息近何如

題新喻吴氏浩然堂遺事

釣磯西畔問宜州回首空山又數秋曾見龍蛇飛敗壁每疑魚戶逐扁舟風雲一變衣冠地城郭重來水石幽傳得眉山遺記在吴家子弟更風流

送說推官之信州　黄溍

三朝四世掌絲綸異代仍瞻玉樹新尚喜傳家餘庭誥又聞議獄用儒臣中年離別情何限南渡風流迹未陳遥想鄱陽多暇日肯憐州縣正勞人

送龍南歐陽縣尹

絲綸閣下半同袍關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驛程遥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黄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謡

吉安道中　薩都剌

西風吹雁不成行萬里孤舟下夕陽度峽冷風鼓客帆擦礁涼月落琴牀江湖水滿鷗偏樂花柳春深馬正忙又看青原山色好故鄉歸計喜相將

送進士劉聞文廷赴臨江録事　虞　集

清江百尺石為城太華千峰積雨晴官府幾時書帙靜漁舟盡日釣絲輕故家好訪春秋學上國多傳月旦評頗有老懷煩録事到州為問范先生

羅友道擢高科拜官還崇仁賦此為别

重溪疊嶂竹交加曾著芒鞵踏白沙名勝多年嗟寂寞文章此日羡才華青雲步武鱗重見白屋詩書尚發家鄉邑相逢煩告語好教忠信作生涯（白少友道居近之崇仁有何同空尚書李公甫舍人讀書故宅在焉四門六和宗仲由士第者惟家弟與友道二人故云重見所以深期望於來者云）

賦碧筠堂

鷓鴣江東兩後雲碧筠堂上注芳尊眉山老去無賓客番水春生有子孫團扇曉涼留翠黛疎林纖月到黄昏問誰吹得參差玉為斷蒼苔向石根

輓文丞相詩

他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讐出諸葛寧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不須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灑淚時

宜春臺晚眺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龍寳劍開秋水遶渠三峽漲春雲乘雨大鴻來萬家香火氤氲合四面峰巒紫翠堆最憶老藤

陰發地空中數見異僧迴

甲戌四月十七日至臨川沖雲寺祝聖壽齋罷賦此詩

郡西寺門雙石頭水檻相對林塘幽白花過雨落松暝黄鳥隔溪鳴麥秋衰朽虚蒙官守問淹遲實愛小山留為貪佛日同僧話滿袖天香念昔游

送張尚德改除雩都華頭巡檢　傅若金

儒官乗障氣飄飄章貢南邊路不遥縱使人煙連百粵也勝風俗混三苗春遊近市盃隨手夜邏前山箭在腰直以詩書化强傑不勞銅柱入雲標

題山谷蕭峽詩後

太史遺風不可尋祇饒遺墨重千金雲煙慘淡連蕭峽風雨蒼茫入阮林持説每淹孤客坐買藏終見兩賢心向來豪奪

今何在撫卷長歌一自感深

圍春亭

暖風遲日布雲林中有華亭結構深䆫户每兼山翠合衣巾無復市塵侵居人隔塢求花氣遊客巡牆得樹陰始信桃源渾不遠欲從漁父一相尋

高明樓

江上孤城映水開市中層構出塵開衡廬樹入青天盡章貢波翻白日來每憶陳登門有客最傳王粲賦多才闌干百尺應能借乘興誰同月下杯

題樓碧山為龔舜咨賦

山人愛山如李白幽棲還在碧雲深松杉繞屋清宵響溪雨懸崖白晝陰石上每同仙客坐花間猶恐世人尋京華日日

多塵土終疑投簪話夙心

賦得越王臺送萬載敖司令之官　郭鈺

層臺高與越山齊南斗諸星入地低海氣秋澄鴻雁到野烟春合鷓鴣啼官船北走輸珠翠幕府南開振鼓鼙側想到官多暇日登臨長聽玉驄嘶

和虞學士登宜春臺

萬家平地擁高臺牕户層層近日開鶴致瓊花迎帝子龍持貝葉禮如來雲依老樹秋如畫峽束飛濤雪作堆惆悵當年歌舞地碧桃開落幾千回

哭宜春義士彭維凱并序

維凱復袁州遣迎監郡某元帥以下歸視事守土將某忌其功遂殺之

風折旗竿卧落暉殘兵揮淚脫戎衣徒聞即墨田單在不見成都鄧艾歸恭凱何時承寵渥爭名自古抱危機宜春元帥還相問近報洪州未解圍

澄虛亭

匹馬江上行且停蒼松夾道風泠泠波光倒吞落日白雲氣下接炊煙青山僧擕行埽殘葉木鳥雙飛迴遠汀主人邀客領奇勝賦詩把酒澄虛亭

南省戰船至吉安喜見官歷

干戈阻絕歲時遷數向空山卜月圓仍覩帝堯頒手歷兼聞楊僕將樓船旌旗日月臨西楚帶礪山河拱北燕賴有忠良扶社稷願聞籌策早安邊

白鷺洲晚泊呈天隱兄山長兼柬曹居貞

白鷺洲前春水寬素王宮殿壓鰲端風飄墜瓦鴛鴦冷雨暗疎篁翡翠寒維翰未能穿鐵硯叔孫先已改儒冠淒涼講席君仍在晚歲冰霜獨立難

奉贈江西省郎中顏希古

江西羽檄日交馳君佐中書策最奇南極星垂天地正北廷兵合鬼神知君王舊賜馮唐節父老新傳李愬碑盡剗賊壕歸禹貢更煩深意問瘡痍

題分宜縣胡於信釣翁詩卷

嚴光不作漢廷臣今日聞君亦隱淪草笠暮歸三峽雨竹竿晴釣五橋春長歌鼓枻知音少滿卷題詩入畫真馬上行人莫相問白鷗波暖最相親

送周宗泰之九江

花外晴雲飄白紵匣中秋水臥蒼龍揚帆直破西山雨把酒
先招五老峰勝地登臨增感慨昔賢出處每從容紫桑咫尺
君須到無數黃花秋露濃

登宜春衛公巖

衛公舊日讀書處獲落孤亭紫翠中野迥紅光分暮雨天晴
木葉響秋風武皇國勢資雄略牛黨私讎累至公論定是非
誰復在晨鐘空托梵王宮

題畫為臨川王伯達　張紊

雙鳳山人茅作屋五雲閣吏繡為衣寫將瀟灑滄洲趣留待
風流二老歸歲月無情遺墨在江湖多事宿心違寒藤古木
江西道惟有當年白雁飛（右雙鳳山居寓山在臨川五里）

送陶翁歸豫章　貢師泰

秋雨初晴罷稻香蟹紅魚白憶江鄉十年客枕雞聲月千里
歸帆雁背霜入室親朋羅酒饌上堂兒女換衣裳逢人莫說
京華事漢署今無白髮郎

送明原道赴南豐判官

日華西轉萬年枝記得甘泉奏賦歸佩馬新迎州倅節緋魚
舊賜從臣衣詩成江驛梅花瘦酒醒山城荔果肥為謝南豐
舊詩友白鷗春夢繞苔磯

送薛元卿歸龍虎山　楊載

金門詔下羽人歸欲向山中採蕨薇琥珀懸崖松樹老琅玕
倚澗竹根稀高巖蓄雨星辰濕古石懸雲道路微養性可無
軒冕累遊塵元不涴仙衣

金溪葛氏二孝烈女祠　成廷珪

葛女祠前薦荔蕉滕花風雨忽飄蕭翠軿五夜靈來下銀穴
千年寶氣銷太史已聞書孝烈遺民無復困征徭絳唇朱袖
歸黃土惆悵何人說二喬

偕猶溪諸公游青原山謁七祖塔　陳泰

夢裏青原四十年今朝來覲塔中仙傳燈有記貝書在飛錫
無蹤霜井圓石壁倚雲僧入室飯鐘榮樹鶴通禪看碑忽悟
曹溪旨擬向人間息萬緣

和青原寺長老無詰見寄　李祁

蕭蕭白髮舊儒臣幾見江南物候新問訊枉頻林下士變衰
祇似夢中人溺聲聽雨常經久倚户看山不厭頻更欲就依
禪榻伴爐煙終日澹絪緼

遊麻姑山用薛師文韻　黃鎮成

紫霧龍鸞月裏遊白銀宮殿海中洲麻姑宴罷壇猶在葛令
丹成井獨留滴雨浮嵐空翠晚飛花散玉瀑簾秋誰能共食
金光草來作仙家十二樓

臨川青雲亭

平野荒荒雉堞低一峰闌檻與雲齊斗牛三尺龍光照城郭
千年鶴爪題白雨來時江水北青山盡處夕陽西古來亦有
憑高客樹影蒼涼繞大隄

贈沈生還江州　張昱

鄉心正爾怯高樓況復樓中賦遠遊客裏登臨俱是感人間
送別不宜秋風前落葉隨車滿日下浮雲共水流知汝琵琶
亭畔去白頭司馬憶江州

方養心自廬山歸（時傳養心已仙去故以今歲詢之）　錢惟善

史237-369

萬里扁舟拂釣磯琵琶空怨不霑衣廬山正想陸修靜華表
忽聞丁令威種杏豈無高士隱巢松曾有謫仙歸月明共到
西江上五老峰前白鶴飛

題龍虎孫希文尊師爲蕭泰定所作丹房寫隱圖

結茅雲裏萬塵空辟穀相期伴赤松晝夜常明羽人國春秋
不老藥仙宮飛騰紙藥容雞犬蟠伏成形看虎龍縮地壺天
今有術願辭羈絆問柰同

潯陽舟中 二首　　吳當

天地無情淚眼枯故園松菊久荒蕪秋風屋破從誰葺春酒
家貧祇自沽萬里關山勞夢寐孤舟煙雨落江湖泥塗龍種
空相憶雲漢迢迢不易呼

伏枕移林向小舟江頭漁父問何由風波接棹魚龍冷煙草

迷津雁寫秋往事幾年懷内顧狂瀾百折任東流草元不守
揚雄宅要白空添宋玉愁

十峯觀　　伯顏子中

十載風塵忽白頭春來猶自強追遊香浮素壁雲房靜日落
青林石徑幽海内何人扶社稷天涯有客卧林邱此心祇似
長江水終古悠悠向北流

登快閣　　劉鶚

一登快閣情何極太史騎鯨已上天煙樹淒迷秋可畫江山
空闊客如仙半生不識東南路浪跡深慚下上船四海故人
今聚會忽驚歌舞落尊前

送劉竹澗歸廬陵　　仇遠

歸路梅花漠漠寒戟衫紫帽出長安懸知客久歸心切自覺

交深別語難春入西江隨馬去山留殘雪待人看青原白鷺
如相問十載湖濱只釣竿

庾樓　　羅公升

萬里懷山萬里江庾公曾見據胡牀西風塵土謀誠誤故國
關河念未忘對策記談乘塞事倚闌令送入京航六朝人物
知多少只有東籬百歲香

臨江軍守臣陳公 元桂　　劉麟瑞

衘湘髒腹抵清江太守乘城誓不降哨馬遠嘶驚墜鏑雄兵
還吒殞飛鎗玉麟符已還宸陛金鳳洲堪立帥幢寄語豫章
徐孺子門孫勲業數無雙

饒州守臣唐公 震

遊騎如飛漸列營誰呼妓女出郊迎奔踰後圃逃生拙抗辱

中庭就死明攻變掩形憐屈膝金章紫肘杏輸城太常定謚
應無忝贏得中流砥柱名

丞相江公 萬里　知府江公 萬頃

名重天閽侍太微昔年南國秉樞機人歸綠野身猶健兵滿
紅塵世已非止水亭前風淅淅鄱陽城外草依依棣華相映
人間瑞節惠隆名世所稀

丞相信國公文公 天祥

金字牌飛出建章憐孤萬死爲勤王驅馳嶺海君臣寓囚繫
燕雲道路長六籍一時光日月孤忠萬里立綱常元歸凜凜
浩生氣南北人誇姓字香

從文丞相諸公 林琦 劉信 伊玉 趙時賞 劉洙 繆朝宗 孫宗孫 東 陳龍復 蕭燾夫 彭震龍 素

竹明

奉檄勤王出贛城願從𩨨相立勲名吹噓炎運延千載英笑
寒儒隊五兵常郡戰餘森廟祀空坑敗後麗官刑英才俊指
那能盡凜凜英魂死亦生

虞部卿以謝疊山請謚立祠北上　龔　璛

萬疊山中足舊聞只今誰使意勤勤周人頗義仍今事吾代
行收諸葛文九死本無榮謚願一香終為老師焚黃金○上
逢知己袖有江東日暮雲

沉舟水南五邑廟觀古碑　劉　埵

野廟自條僅隔江此生幾此步荒涼陰森草樹岸千尺清絕
水雲秋一航世換已該唐境土碑存猶執宋文章人民城郭
知何似歸棹啼鴉滿夕陽

謁諸友冬南豐先生墓　吳　兕

星斗文章煥九天蕭蕭松檟暗荒阡久無世冑崇祠像賴有
山僧守墓田俎豆春回修廢典佩衿雲合禮前賢此行莫作
嬉遊看回首元豐重愴然

送朱員一住西山　王士熙

官河新柳雪初融仙客歸舟背旋鴻鐵柱宮開山似玉石樓
人靜水如空煮茶柯畔延徐孺燒藥爐邊見葛洪天上雲多
白鶴去子規何事怨東風

東林隱所次韻　倪　瓚

寢廉桃李晝陰陰耕鑿居人有遠心一夜池塘春草綠孤村
風雨落花深不嗔野老爭席時有遊魚出聽琴白髮多情
陸徵士松間石上續幽吟

梅仙峯　危　素

誅疏當年奏漢宮至今名跡徧諸峯經臺半掩三花樹丹臼
橫過五粒松近水衣裳清露濕並崖芝朮白雲封因君更憶
非非子杖履登臨得屢從

送朱本初之玉隆宮　道士　薛元曦

西山紫翠簇芙蓉師住逍遥第一峯擬勿挽弓思射鹿祇須
鑄鐵學降龍開窗曉月鈕蟠藥醉拂秋風卧古松應憶京華
遊旋處蓬萊巧畔五雲重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藝文 詩七

古言律

明

陪臨川公遊天池　烏啓

騎馬尋幽度嶺遲老僧不識使君誰門開紅葉林閒寺泉浸青山石上池殘果已收猿食少枯松欲折鶴巢危壁間不用題名字無限蒼苔沒舊碑

登豫章城憶滕王閣故基　楊基

豫章城郭楚江濱帝子笙歌迥不聞十載以前猶有閣三王之後豈無文春風南浦青青草暮雨西山淡淡雲若對畫圖忘缺崇古霞孤鶩正思君

寄鐵柱觀左鍊師　劉崧

紫霞樓上左仙翁還在南塘在玉陛虛閣飛梟雲影外亂山騎虎月明中銅駝荊棘秋風落鐵柱波濤海氣通別後玉簫渾少聽令人長憶萬年宮

題浪川洞

洞深連三十里兩崖高聳百千峰溪流穴路爭穿草日色窺林半隱松野稚含泉秋雨急上窰煉石晚煙濃雲深不記平金路月落時聞資福鐘

發侶廬　王沂

揚舲晚望匡廬去彭蠡風高水正渾今古雲屏千疊秀東南天塹五峯尊石林亂後松苗長僧寺燒殘蔓草繁欲訪謫仙遊寺處哀猿啼雨不堪論

風雨過鄱陽湖有感　林當

三月雨多風滿天湖中水高難繫船大魚跳浪白如雪好山隔岸青於煙去官莫過彭澤縣讀書擬上匡廬巔人生百年苦行樂帝鉌逍遙心自憐

過彭澤縣　胡子祺

山郭蕭條楚水濱數家茅屋自爲鄰梁公祠下斜陽暮陶令門前五柳春當日賦歸非爲酒此時懷古益沾巾千年惟有柴桑月曾照羲皇以上人

杉關　蕭岐

聞說杉關道路難我行今日到杉關良田流水七八月華屋長橋數十間茅舍避人常塞戶筍輿送客遠登山布帷撥盡秋陽熱有積風拂醉顏

追輓謝疊山張孝忠詩　胡儼

朝遇錢塘王氣收兩宮北去竟誰留孝娛獨倡勤王意當軸曾無負國羞幽嶺千年遺塚沉孤忠七日死拘囚江東十問今猶在可惜英雄恨不酬

得脫瑜鏡亂突圍驅馳不解戰時戈此身報國心常在遠道投人事已非一旅奮戈猶敵愾二龍浮海竟何依當時開帥患貞士誓死同心志不違

又賦孝烈橋（婺山女嫁周氏聞父序死婺女構橋成投水死）

父死家亡母自經可憐形影獨娉婷奩金散盡橋初就旅櫬無歸淚輾零自分寒流沈白璧誰來夜月見輜軿一門一節人間少安得穹碑與勒銘

郁木洞

細草清風一逕蹊尋源不必問桃花千年仙鼠飛晴雪五色
靈芝絢綵霞瀑布巖前泉似乳芙蓉峯下棗如瓜蕭郎采採
藥知何處空見林中鹿引車

題貞女劉氏卷并序　鄒說

貞女者淦城劉均尚志之女也許適南昌趙主簿之子世
亂道阻故婚禮未成歲癸巳鄉之爲强暴而擅生殺者欲
强委禽焉女謀於父母自度不能拒即投井死文江解先
生蒙聞而哀之爲作傳而安城劉君霖復銘墓碣先是其
二昆皆從穆監州舉義兵而死云

玉甃泓澄百尺深翩翩弱質自浮沈筭纓忍負生前約鐵石
尤堅地下心碑述孝娥追舊誄傳同烈女繼徽音二難義死
俱無忝共慰嚴親雪滿簪

百華寺　練子寧

閒抱瑤琴訪百華上人還與論三車能分香積厨中飯慣煮
孤山雨後茶洗墨池荒秋草合讀書臺古夕陽斜壁間正好
題詩句留取他年護絳紗

遊承天宮　解縉

玉笥承天老子宮平原十里萬山中三千歲後桃花老一十
四橋秋水通梅子廟荒春樹倒何君石在古苔封同遊感慨
知多少雲物淒涼夕霧重

遊閣皁山

閣皁雲兼野水流謾傳先聖昔曾遊豈知漢晉遺風遠祇有
宋元文字留山勢北來開萬苔閶門南下壯金牛野翁爲說
天書篆曾有紅雲捧玉樓

螺岡晚照　金幼孜

螺阜蒼蒼紫翠浮夕陽倒影映河流白雲半壁峯前暮黃葉
孤村雨後秋漸聽樵歌歸谷遠恍聞僧磬出巖幽昔時行處
今成夢回首令人憶舊遊

南昌八景　曾棨

城外青山爽氣浮重巒疊嶂擁南州四時秀色含雲霧萬壑
寒光逼斗牛野樹迴連空翠合澗泉長繞畫屏流由來此處
多仙境那得飈車汗漫遊西山積翠

悠悠片影楚江涯漠漠輕陰傍釣家乍逐渚煙籠草色還隨
灘月隱蘆花風吹暝靄收殘雨日絢晴暉帶落霞幾度雁歸
迷宿處數聲嘹唳隔寒沙南浦飛雲

東湖老樹拂晴雲樹裏空亭識聘君鶯轉綠陰初過雨鶴啼

涼影半斜曛誰懸木榻延高士空致生芻弔古墳千載高風
遺像在令人懷仰挹清芬徐亭烟樹

岧嶤高閣出洪州佩玉鳴鑾帝子遊設有文章傳盛事更無
賓客宴清秋綺羅香泛浮雲散絲管聲隨逝水流莫向畫圖
看蛺蝶夢來何處問莊周滕閣秋風

冶金爲柱出神功長鎖蛟螭在此中迴屬鴻龐消蜃氣直臨
渤澥鎮龍宮江波噴沒孤根穩地脈勾連八索維萬古旌陽
遺跡在蘂珠樓觀勢凌空鐵柱仙蹤

開道堯時一老仙燒丹鑿井不知年長因洗藥浮香氣偶爲
開甃延瑞煙霞液煮凝封寶鼎神光夜發照寒泉誰能噏嗽
通行術凡骨飄飄比蛻蟬洪崖丹井

月落西山欲曙天渡頭人語古城邊鐘聲杳靄臨江戍帆影

參差隔浦幾處產蘋深夕露萬家楊柳靜晴煙年年過客
頻來往誰役東流歎逝川 章江晚渡
晴沙如雪照斜暉一望川原夕靄微霜落空林秋葉下天連
遠水暮帆歸殘煙漠漠孤城閉極浦蒼蒼一鴈飛自是江南
多勝槩此中風景世應稀 龍沙夕照

泰和山八景

岧嶤太嶽最高峯屹若擎天一柱雄氣接金莖分夕露勢同
玉笋插晴空危峯半出星辰上絕頂孤撑霧靄中不用飈輪
周八極憑虛一覽思無窮 天柱凌雲
玉虛樓觀隱仙靈四面峯巒擁畫屏松逕晚陰山霧黑芝田
春暖野烟青瑤臺鶴去風聲遠石洞龍歸雨氣腥遙想雲車
來往處碧霄涼冷夜冥冥 玉虛瓊華

五龍宮闕鎮天湫往日龍君此處遊曾捧祥雲通北極還為
甘雨沃西疇蜿蜒尚想隨鸞馭條澹猶疑結蜃樓神物化時
何處問滿山涼葉亂吟秋 五龍故湫
派出仙源徹底清寒泉九漫聽波聲縈巖乍覺跳珠亂濺石
長疑碎玉鳴鴨綠微茫通漢沔虹流滉漾接蓬瀛幾迴欲送
漁舟去恐有胡麻泛水輕 九龍鳴泉
南巖屹立勢崢嶸萬仞凌空玉削成翠壁淵含蒼蘚合虛屏
晴落白雲輕飛來鴻鵠應難過欲度猱猿謾自驚料得真仙
時到此月明碧落有歌聲 南巖峭壁
紫霄宮闕枕危巒露濕芙蓉黛色寒萬壑浮嵐通窈靄半空
峭壁聳巑岏雲霞多向中峯出星斗疑從下界看定有飛仙
凌絕頂洞簫聲裏夜乘鸞 紫霄聳翠

青陽振蟄暖初回殷殷遙聞洞裏雷霹靂自知隨候應砰訇
長是被春催推車暗覺驅雲去振鼓旋驚挾雨來欲訪靈湫
何處覓幾回不敢傍巖隈 雷洞發春
縹緲瑤臺絕點塵憑高霽色望中新扶桑影動千峯曙瑤草
香生幾洞春松露滴殘驚鶴夢海霞飛散見烏輪懸知夜禮
星辰後長聽金雞又報晨 瓊臺霽曉

黃潭秋月　何文淵

不到黃潭四十年潭邊景物想依然蟠龍猶在懸崖下棲鶻
巢當怪石前清映三台天景霽光搖萬頃月華圓遙看繫棹
垂楊岸渾似東坡赤壁船

豫章十詠　王直

高風千載動延津還有孫墳楚水濱微雨落花空白日東風

啼鳥自青春城隅故老看園樹亭下遊人薦渚蘋喜遇聖時
崇廟祀諸生何幸挹清塵 孺臺墓
荒城駐馬送斜曛城上迢迢客路分開國已經唐帝子建牙
猶記漢將軍遺墟寂寞聞狐語野水微茫起雁羣欲問向來
千載事西風黃葉落紛紛 灌嬰城
昔聞抗疏動皇州萬里空懷社稷憂漢苑漸看芳草沒吳門
還為白雲留石壇煙繞三山迴琪樹風生一鶴秋獨酹忠魂
陳桂醑故宮冢落楚江頭 梅真觀
白石空壇隱翠微仙家自與世人違幾年天上乘龍去何日
山中化鶴歸雨後風雷藏洞府夜闌星斗落巖扉金芝瑤草
春長在誰學長生暫息機 葛仙壇
京華東去泛舟初豈為伊人致起居契濶自成千里夢浮沈

應任幾封書寒沙渺渺迷鴻雁遠水冥冥化鯉魚千古江山
今尚在思君不見謾躊躇枚書浦
當年論議下雲山回首羣仙杳莫攀尚有高情超物外謾留
遺墨向人間鳳巢故館今猶在虎嘯中林去不還獨佇斷千
春日晚鳥啼花落石苔斑寶箱寺
寶塔崔嵬近日華雕甍繡栱護清霞風飄靈籟和天樂雲繞
回欄助雨花直視湖山千里道下窺城郭萬人家高秋却憶
曾題處何日還迴上漢槎鏤金塔
翩翩仙侶下漣漪香霧霏微濕翠旗鵲渡銀河當七夕鶴歸
瑤島已多時蕭條楊柳秋風後零落芙蓉夕露滋青鳥不來
雲路杳鳳簫空向月中吹浴仙池
荒涼舊宅鎖寒煙獨訪遺蹤思渺然絕俗高風前史載淩雲

佳句後人傳清泉白石應須惜細草幽花尚可憐漠漠行人
何處沒青山依舊夕陽邊陳陶宅
生涯漂泊意何如數畝荒園手自鉏松下白雲隨獨往門前
芳草伴閒居故人間問勞相問塵世浮名久已疎明日攜書
還遠去此生隨處樂樵漁蘇公圃

水南晚眺　甘瑾

山風蕭蕭聲木落寒日黯黯孤雲低江雲欲雨復不雨野鳥
將棲還未棲歸人入夜望燈火行子傷秋聞鼓鼙水南山川
連城市正好買地躬耕犁

上藍寺　韓雍

上方風景最清幽暫駐雙旌試一遊絕壁有巖皆起閣歸僧
無路只乘舟天連廬嶽峯孤峙江納鄱湖漾九流翹首不堪

東北望思鄉又感廟堂憂

虔州懷古　夏寅

宋家後業如東晉南渡虔州更可哀母后撤簾行在所相公
開府濟時才虎頭城向江心起龍脈泉從地下來人代興亡
今又古春風回首鬱孤臺

題柏堂并序　吳與弼

郡庠生周圻生三歲而父沒母黃氏年二十六以節自誓
嘗手植二柏於夫墓今木已拱而黃年六十矣族子民熙
縣丞嚮為求柏堂詩以表其操自子之復歸種湖也與圻
好尤密且桑梓相望嘉吾鄉之有善事故樂道而為詩
雪根親傍隴頭安翠蓋凌空已鬱盤歲月豈勝和淚數風霜
幾句斷腸看苦心獨是天真易峻節當茲末俗難珍重賢郎

能不匱高堂特筆障狂瀾

百丈峰　陳憲章

淦西百丈聳危峯白晝雷霆出洞中一片黑雲橫日下霎時
飛雨過江東村村苗長田疇水處處涼生枕簟風好向夕陽
樓上望晚晴江色映長虹

南谷　胡居仁

紅塵應不到青山新從琴書入考槃茅舍竹籬閒處樂地爐
松火靜中安數竿瘦竹風初靜滿樹寒梅雪未乾却笑山人
多逸興詩成袖手而偕歡

和杜庠公登大觀樓　孫治

高臨南浦千家屋雄據西江第一樓我約山僧閒酒戒誰邀
地主作遨頭百年日月雙飛鳥兩字功名幾點鷗便欲拏舟

下彭蠡不將風浪祝陽侯

題雙江樓太守康德清所編　　董天錫

雙江形勝玉虹流萬户風煙繞郡樓自信雲霄無客步極知廊廟有先憂公餘不廢登臨興宦況元非漫浪遊彫敝全甦今樂土循良深藉古諸侯

遊桑林寺　　王烈

江頭魚網雜魚竿江畔幽人度竹關香積飯餘飛鳥散琢壇經罷老僧閒懶雲不雨歸方丈小樹無枝著假山三笑桑林真落魄暮潮猶帶夕陽還

西隱寺

金輪峰畔舊招提曲徑幽通古木齊萬壑煙雲山遠近半空樓殿月高低篠塔斷地開花塢石澗分泉出稻畦鐘杵靈閣禪意定竹風簷鳥盡情啼

青山庵

鎖翠橋橫碧澗流青山庵古白雲幽老松遮石矮遮屋修竹接天高出樓鹿抱麝香眠砌草鳥低翠羽泊簾鉤狂夫野趣真閒散半白浮生漫浪遊

滕王閣　　李東陽

滕王高閣罷崔嵬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歎古今才豐城夜氣開龍起彭蠡秋風送雁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鷺湖道中　　蔡經

鷺湖山下春可憐野梅含雨桃夕烟遊絲細細駐林杪浴鷺悠悠飛水田物候催人如過客朔雲回首忽經年征衣尚拂紅塵路悵望鄉關落照邊

蒿陽晚眺　　孫燧

萬家煙火稍雨後兩岸樓臺夕照中雲盡靈山負北郭橋浮江水臥長虹病眸恍惚如觀畫行計分明類轉蓬忽憶瘡痍數年事潸然無語立東風

奉陪二泉先生遊叶巖寺復用韻留刻　　桂華

林藏野寺破垣圍古路雲深僧夜歸水繞山根初駭目徑回石角巧鉤衣何人題句留蒼壁有客攀蘿上翠微一自清風於拂後至今花木有芳菲

中秋登傅家樓　　裘衍

落木蕭疎山半奇城堞西下楚雲冥天空江閣留孤月夜靜河燈散萬星影度高風横斷岸聲傳新雁下寒汀登高自愧

吹華髮白州難披似管寧

張丞相祠　　張翔

萩相新祠何處尋梅花嶺上最高岑雲封一室藏金鑑泉滴層階奏玉琴後世競傳開路蹟當年未盡補天心李貓聾耳

宿東芙蓉山道流黃正降房　　張昇

青縣遠獨立西風慨古今翠疊芙蓉如畫出虛堂我愛坐細緼湘簾寒透千峰月石枕清分一榻雲玉洞蛟蟠秋已盡松巢鶴語夜初分江聲滿耳難成夢不覺人間日又昕

題青林書院挹清館　　胡靜

昔人已去青山古此地仍留舊館名白石坐來松露冷紫簫鳴處竹風輕席前曾與桐君約枕上惟聞雲樹聲無限風光

圖畫裏祇憑香八對秋晴

遊龜峯和故都憲韓公韻　費宏

禪林奇絕隔溪濆怪石稜層繞洞門雕琢頗憐真宰苦往來疑有異人存仙將蛻骨留塵世犬得餘丹守近村初到便應忘甲子却疑鐘鼓報晨昏

遊鸞湖

一從無極分明後荒徑鋤茅見講堂自古乾坤惟此理至今山水有餘光庭空莫草憑誰薙澗滿香蘋欲自將冠蓋追尋恨遲暮却愁猿鶴笑人忙

徐孺子墓　楊廉

荒墳幾里去城闉宿草離離秋復春試數東都多節士不汙鈎黨獨斯人廢興可便能忘國明哲從來是保身莫笑黃堂

勞一榻青編千古話徐陳

開先寺讀書臺

僧房五百住廬峯鑿谷開巖重復重按策昔人依薜荔登臺此日宿芙蓉西來慣說庭前樹洛學能參寺裏鐘最愛山中杉檜古月明窗外化虬龍

九江崇列李公祠和劉成栗韻

此日存亡視此城勢孤淮甸為增兵須知豹略無雙士曾占龍頭第一名畫策每遺人見沮誓天不與賊俱生從來未栽江舟棹史上悠悠空復情

遊麻姑山　李夢陽

冒險探奇還觸霧麻姑山水冠南州潭深自激風雷黑谷迥誰葬麂家遊仙女石壇荒欲没帝公碑碣斷仍留往來蹤跡

俱塵土兩瀑垂垂萬古流

龜峯

弋溪縣南山下寺三十二峯羅列奇最愛紫氣生石鼻絕憐青嶂削靈芝峭崖哀壑還人世古往今來自鬢絲已遣野場維玉騎合留崖月照金巵

快閣登眺

江山冥冥風浪生閣中清眺會儒英野舟冒險只自度汀鳥避人時一鳴四海登臨吾白髮萬山迴合此孤城劇談轉切憂時念日暮浮雲況北征

南康曉行　劉鴻

星河影裏別南康竹色松聲引興長塵滓盡隨雲幕捲好風清爲作兜涼青袍白馬君能送野飯山肴客共嘗極目雲山

心更苦悠悠何處是吾鄉

遊青原山　羅欽順

朝訪名山露未晞翠嵐浮動欲侵衣坡頭路轉松陰合隴上人閒荳莢肥泉響遠聞心已淨寺門初到夢先飛從來勝有煙霞癖爭奈行藏與願違

遊廬山開先寺　王守仁

清晨入谷到斜曛遍歷青霞躡紫雲闔閭遠從雙劍闢銀河真自九天分驅馳此日原非暇夢想當年亦自勤斷擬罷官來駐此不教林鶴更移文

登香爐峯次蘿石韻

曾從爐頂躡天風下數天南百二峯勝事縱為多病阻幽懷還與故人同旌旗影動星辰北鼓角聲回滄海東世故茫茫

渾未定且乘溪月放歸篷

南浦道中

南浦重來夢裏行當年鋒鏑尚心驚旌旗不動山河影鼓角猶傳草木聲已喜閭閻多復業獨憐饑饉未蠲征迂疏何有甘棠惠慚愧香峰父老迎

過峰山城

猶記當年築此城廣程湖寇尚縱橫民今樂業皆安堵我亦經過一駐旌香火沿門慚老稚壺漿遠道及從行峰山暫手疲勞甚且放歸農莫送迎

夜泊石亭寺

廿年不到石亭寺惟有西山似舊青白拂塵牆僧已去紅闌照水客重經沙村遠樹凝春望江雨孤篷入夜聽何處故人還笑語東風啼鳥夢初醒

遊羅田巖懷濂溪先生遺詠

路轉羅田一徑微吟鞭敲到白雲扉山花笑午留人醉野鳥啼春傍客飛泥沚鑿來塵劫老姓名空在舊遊非洞前惟有元公草襲我餘香滿袖歸

書九江行臺壁

九華眞實是奇觀更有廬山亦耐看幽勝未窮三日興風塵已覺再來難眼餘五老晴光碧衣染天池積翠寒却怪寺僧能好事直來城市索詩刋

豐城阻風 前歲遇難于此得北風中免

北風休嘆北船窮此地曾經拜北風勿踐敢忘嘗膽地齊城長憶射鉤功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木偶相沿恐未眞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俎豆猶存畏壘民碧水蒼山俱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阻杖藜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桶岡和邢太守韻二首

處處山田盡入畬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爲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勢眞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遺驅脅尚恐兵鋒或濫加

戡亂興師旣有名揮戈眞已見風行豈云薄劣能驅策實仗皇威自震驚爛額尚慚爲上客徙薪尤覺費經營主恩未報身多病旋凱須還隴上畊

重遊化城寺二首

愛山日日望山晴忽到山中眼自明鳥道漸非前度險龍潭更比舊時清會心人遠空遺洞識面僧來不記名莫謂中丞喜忘世前途風浪苦難行

山寺重來十九秋舊僧零落老比邱簷松盡長青冥幹瀑水猶懸翠壁流人住層崖嫌洞淺鳥鳴春礀覺山幽年來別有閒尋意不似當年孟浪遊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天風吹我上丹梯始信青霄亦可躋俯視塵寰成獨悅却憐
人世尚多迷東南眞境埋名久閩楚諸峰入望低莫道仙家
全脫俗三更日出亦聞雞

茶寮紀事

萬壑風泉秋正哀四山雲霧晚初開不因王事兼程入安得
閒行向北來登陟未妨安石興縱擒徒羨孔明才乞身已擬
全師日歸埽溪邊舊釣臺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百里妖氛一戰清萬峰雷雨洗回兵未能干羽苗頑格深與
壺漿父老迎莫倚謀攻爲上策還須内治是先聲功微不願
封侯賞但乞蠲輸絕橫征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去因寓以

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三首

甲馬新從鳥道回覽奇還更陟崔嵬寇平新喜流移復春暖
兼欣農務開兩竇高明行日月九關深黑閉風雷投簪最好
支茅地戀土猶懷舊釣臺
洞府人寰此最佳當年空自費青鞵麈僮旖旎仙仗臺殿
高低接絳階天巧固應非斧鑿化工無乃太安排欲將點瑟
攜童冠就攬春雲結小齋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逆旅曾留
信宿即吾廬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妨我借書他日巾車
還舊隱應懷兹土復踟躕

鄱陽戰捷

甲馬秋驚鼓角風旌旗曉拂陣雲紅勤王敢在汾淮後戀闕
眞隨江漢東羣醜漫勞同吠犬九重端合是飛龍涓埃未遂
酬滄海病懶先須伴赤松

書草萍驛

九月獻俘北上駐草萍時已暮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
夜速發次壁間韻紀之二首

一戰功成未足奇親征消息尚堪危邊烽西北方傳警民力
東南已盡疲萬里秋風嘶甲馬千山斜日度旌旗小臣何爾
驅馳急欲請回鑾罷六師
千里風塵一劍當萬山秋色送歸航堂垂雙白虛頻疏門已
三過有底忙羽檄西來秋黯黯關河北望夜蒼蒼自嗟力盡
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廟堂

自信豐往龍南過竹高嶺作　黄仲昭

嶺上有二小石峰如兜鍪狀土人名曰鐵盔峰有一大石
峰有文如鐵甲狀土人名曰鐵甲峰龍南多寇皆本於此
登登已度幾崚嶒鳥道縈迴尚未平憲節雙穿雲霧去軺車
多傍白雲行山如盔甲偶然事民習干戈遂得名司牧倘能
興道化貪泉寧愧隱之清

自瑞金往石城過鬱公峽作

崚嶒高峽切雲霞倦客經行興轉賒深徑黄茅數十里荒郊
綠樹兩三家羊腸信屈循崖轉馬足凌兢怯石斜世路嶮巇
寧獨此市朝平坦更堪嗟

狄梁公祠　費寀

當年籌策費經營萬古乾坤只此情北斗以南聲價重此身
之後事功成漁樵歸路林光暝秋雨晴時月色清試問何當

何處是青山十里暮鐘聲

謁鵝胡書院四賢祠 晦庵二陸呂東萊也

諸老高風迥莫攀巒光蒼翠水潺湲乾坤一會存吾道祠宇千年重此山碧草春深猶自好紅雲遠不知還振衣莫問當時事落落殘碑半蘚斑

奉次空同過象山書院韻　夏言

千尋峭壁俯清溪野竹含風弄晚淒祠下幾年無過客崖前此日重留題未逾滄海難忘楫欲步丹霄信有梯悵望講堂荒草合日斜惟聽鳥聲啼

經陸象山先生墓

十里松楸翳薜蘿百年芳冢正嵯峨山川幾處還增重草木茲鄉亦自多道在死生真孟浪教殘風俗竟如何辦香尚擬歸途拜仰止高風下馬過

象麓草堂初成和杜六首　東方石山尚書郎

三峰山下理衡茅翠竹黃花滿近郊屋上風泉飛木杪窗前烟月挂藤梢會看燕子新營壘自許鷦鷯結小巢歲晏滄江堪臥穩移文未許北山嘲

懸郭東南溪水頭石門林壑祕深幽中年卜居總為此獨坐憑軒聊散愁庭階日午鳥雀下巖谷雨餘雲氣浮葛巾藜杖且疏放昨向滄浪弄小舟

少谷親題象麓堂百年談笑落滄浪鄭婆塘西楊柳暗王表洞前盧橘香釣艇日依潭水靜酒尊時送竹陰涼旁人莫訝為官在吏隱吾兼杜老狂

水碧沙明洲渚迴雲深竹靜草堂開北風山木蕭蕭下落日江帆片片來有客相過時載酒主人無事日登臺愁看直北關山迥白草黃雲秋正哀

繞院松杉雲氣流小堂高枕碧江幽秋山杳杳啼元狖晚水冥冥飛白鷗伏枕經年須藥裹閉門長日對簾鉤得閒且喜邱園樂汩汩風塵何所求

三峰卜築草堂新忽見梅花送早春昔折曾悲遠遊客相看今是故鄉人山前松菊應憐我野外漁樵更卜鄰但願升平歌帝德不妨疏散樂吾真

洗仙巖二首

玉洞雲巖天下稀丹霞赤霧望中微古藤裊裊條條接遠水悠悠幽鶯飛十里風煙迷客棹半崖花竹隱僧扉此中似有尋真路塵土何[illegible]浣衣

靈巖聖跡古來傳到此應知別有天背日漸開雲外錦含風不動水中蓮清江百丈渴欲飲立壁千尋詩可鐫翠竹白沙江路晚蒼茫回首隔風煙

滕王閣新成次巡按陳公韻

郡城西北見高樓迴接風烟萬里秋帝子不來歌舞歇長江空繫古今愁帆開遠浦鳧鷖亂客散東風煙霧收喜見中丞停節鉞不因登覽得咨諏 使東峯汪中丞

通天巖　鄒守益

高築琳宮引石梯酒餘客散自攀躋坐來漸恐星河冷話久不知煙霧迷白澗灘橫舟隱見翠微巖湧案高低浩歌初罷清秋興何處東洲野店雞

覽勝樓用韻為涂柱史題　羅豹

南浦城頭百尺樓九江橫潰豁中流江山得句魚龍奮杉篁
涵虛天地浮勝景坐看千里合扁舟何用五湖遊漁人佔客
歌回首白鷺青鳧浴滿洲

十二日風雨次宣風館和王伯安韻伯安有天際浮雲
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之句爲一篇警策　歐陽鐸

馬蹄山路失新痕山木橫流一段渾雨邑封疆中作館幾家
雞犬自成村枕邊聽水塵懷淨山頂看雲雨氣昏愧是宣風
天萬里幾人此地設銷魂

登佛手巖屋角嶺諸山　王慎中

緣崖百轉幾經休迴複千峯晚氣浮路絕見僧行樹杪猿鳴
呼客入林幽平看珠斗懸燈火瞰明河涇澗流頗似謝公

高蔺性領州不自廢山遊

冬日雪中登鬱孤臺　謝榛

孤臺突兀樹摧殘此日登臨自鶡冠哀角暮從風外斷荒山
愁動雪中看關河渺渺行人遠吳楚蒼蒼落木寒醉倚南樓
望江北片帆何處是長安

謁孺子祠　羅洪先

千年見說南州士今日[illegible]登孺子臺返照湖邊孫稚達青絲
門外幾人來能勞下榻但知已得拙公東號異才景物不殊
時已別春風庭院長莓苔

考正劉忠愍公諱日（公爲王州所害事秘不傳先行人如綱記公以六月二十一日卒于獄二十二日其家始得訃於是逮一日爲諱日蓋疑之也）

身亡底事論遲速疑信元關筆削權華家有夜須繫日貂璫
何力敵移天魯公生氣誰云死石顯陰謀白合傳多少白頭
還躡下姓名能得幾人傳

練中丞故墅

三洲煙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遠孫
無食寄貧鄰百年天地誰非幻萬古君臣獨在身莫道高名
能引禍風塵多少不歸人

新淦賊退志喜

孤城初試六鈞弓一箭還收百戰功落葉風前秋氣爽倚樓
江上暮愁空騎催露布傳宵遁帆下風檣識歲豐却念宵衣
書仍遠上林早晚待飛鴻

繩金塔寺　吳國倫

古塔嵯峨萬象蟠西山如鷙捧危欄狀銷淅與彌天近引花

新知覺路寬雙樹影迴平野暮百鈴聲徹大江寒毫光夜夜
凌無極併作南州斗氣看

前題　余曰德

誰辨龍沙萬劫灰相輪高倚白雲過廬峯似對孤飛鶩章水
看疑一渡杯深夜珠光浮舍利半空金色見如來西方有客
曾爲語無數蓮花井上開

題宋和歐陽監丞公祠　曾同亨

監丞祠剝接江城古木寒雲入望平一死疆場酬素志千秋
俎豆有餘榮臨焚罵賊言何壯弔古懷人淚欲傾闕典未增
忠節祀擬毫題罷倍含情

次登雪浪閣韻

閣上寒雲冉冉霏江頭木葉傍人飛高秋倚檻啣砧杵落日

停舟坐釣磯登賞有懷工作賦追陪無計慰披衣清風明月
成孤賞負却山中蕨筍肥

上清宮　羅　治

萬壑千峰擁上清丹邱自記昔時名居然宮闕同三島若有
仙人住五城天上時時聞駕鶴雲中往往見吹笙乞靈漫有
塵埃念錫與真符是辟兵

謁張漢輔真人祠

叢叢峰巒草樹青尋仙深入晝冥冥風雲高闕通羣帝雷雨
空壇集萬靈天際青牛虛瑞氣松間白鶴自聽經長生欲問
無消息只見山空長朮苓

遊廬山奉和樾橋錢公二首　李萬實

山寺停秋一院深松篁百尺晝陰陰高林鬧鳥閑幽事下馬

逢僧愜素心背日香爐浮瑞靄倚天雙劍豁塵襟遠公去俗
俱塵土徙倚禪堂嘆陸沈
我尋白鹿去山前呦呦何處鳴秋天虛亭擁灑見大意古廟
瞻依懷昔賢未有青衿趨几杖只看黃葉啄烏鳶寂寞鐘磬
懸東序徙倚西風倍惘然

眺香爐峰絕頂

紫煙飛上香爐頂蹴踏東南第一峰人向雲端扶杖履山從
天畔削芙蓉仰攀怪石愁飛鳥俯瞰幽宮起臥龍玉宇瓊樓
應咫尺塵寰霧境隔千重

麻姑山

麻姑之山高嶕嶢瑤壇瓊宇摩青霄峰頭冉冉駐鶴馭花外
時時聞鳳簫石函素檢霧長護井浴金丹氣未消羽翰信能
遺世綱鹿門端合赴佳招

登龍虎山望水簾洞

翠壁何年留霧檢青春邀我禮星壇鳥啼猿嘯空山淨古木
蒼藤白晝寒陟巘自攜斑竹杖臨池誰浴紫金丹塵襟滌盡
真忘返灑灑飛簾最耐看

吳烈女詩有序

嘉靖辛酉秋八月閩寇數千陷石油破荷石砦吳生宙女
友悌年十五死焉先是吳族避砦上賊晝夜環攻十餘日
勞力困甚遂見虜女知砦且陷乃攜弱弟為告伯叔父母
以為託既而泣與母訣諸母咸慰止之女垂涕對曰我少
女留祇辱先人耳言未絕遂踴身投崖而死時某月某日
也越半月賊退父收其屍顏面尚未改止額處皮破方寸

許人咸嗟異李子聞之曰嗟嗟烈哉吳女至性蓋夙成云
觀含悽訣母割愛如遺對諸母一語凜不可犯豈姆訓使
然哉世有號偉丈夫者臨難周章幸少須臾無死自謂巧
全即不死視烈女羞死矣乃抆淚為之詩

砦門不守此身危腸斷慈親訣別時莫訝舍生輕似葉只緣
嗜死美如飴珠沈玉毀形難化石轉崖枯志不移擬續曹碑
乘野史觀風何日許陳詩

貞烈祠二章有序　尹　臺

邑譚婦趙氏事赫赫耀人耳目垂三百年當其時海內遺
極變笄褘之流能以烈節著奇蹟者獨婦與嵊縣王婦二
人耳抑是時余邑起義勤王以應文信國而罹夸滅者蓋
八族故烈婦一門駢死靡孑遺而郡邑掌故卒亡所著載

哀哉茲祠肇建於國初令長四明烏侯斯道宏治間中丞錢塘張公本守吾吉時特以聞朝詔賜今祠額春秋致祭咸有司蒞事其烈益光顯頃廟學既遷余謐於前邑長東吳馮侯符言烈婦實有功先聖師之教刎血影在故禮殿前楹中不可廢媟失敬盍移祠據廟乾門故址令磚影當其後覆以一亭庶永久無毀壞馮侯是之顧祠位雖正然其字規式不甚稱今仁和陳侯乎禁他役之擾民者獨加意茲祠命工亟改治之於戲崇風化以振末俗侯其識政理之先要哉余訪祠舊刻詩文多無存僅獲殘錄一帙致侯爰述昔今所嘆感者成近律二章附請正云

冉移誰不污風塵一婦臨危獨殞身生誓丹心寧負義死憑碧血與傳神八磚祠廟高天近千仞宮牆皦日新今古烈名疇擬竝禾山嵊嶺對嶙峋

痛哭中原二百州東南降幟忍包羞勤王入旅兵先潰死賊一門婦可留伏臘貞魂依禮殿江山遺恨漫貔貅天常未向中閨絕正氣吾邦昔所流

詠蓮山　劉賢

𡸣起遙撐紫翠峰青蓮朶朶映晴空俯看鳥向樹頭落時有雲從山半封八月濤生聞梵唄五更鯨吼聽華鐘欲憑一勺龍湫水洗淨年來塵土蹤

遊金石山　徐良傅

數月迮塵興未愜偶逢佳處又躋攀路穿煙霧叢中去人到蓬壺頂上還石勢南關羊角洞溪聲北走虎頭關江山清淑元無恙自昔高賢指顧間

開先寺呈王鯉大府　魏良弼

尋幽山寺出塵囂野徑招提跨石橋翠壁鐫磨猶古路蒼苔基址識前朝龍依二瀑歸青峽鶴唳雙峰入紫霄安得乘風臨絕頂便應飛錫去人遙

南浦舟中述景　魏良器

南浦東風吹客槎山南茅屋傍雲霞漁翁寒釣半江水隔岸春開二月花日夕野樵歸暝斂鐘聲古寺起鳴鴉乾坤生意憑誰領南鳩青青草自芽

登蕭仙壇　魏良政

蕭仙樓閣壓層崖此日登臨亦壯哉霄漢四垂天闕近江山一覽畫圖開春樹鶯啼聲遠石室雲生雨勢來俯視南州煙霧重此身今日到蓬萊

慕山　符鏜

住山人去白雲歸留得青山起後思草樹望迷行處跡石苔磨洗舊題詩護松恐誤歸來鶴愛菊猶編去後籬更有清風思未了年年春雨長苔枝

郡西能仁寺唐吉州司戶杜審言詩社也隆慶丁卯能仁再舉惜陰會子偕鳳岡子九日入山中迎周羅山劉見川二先生上席郡邑縉紳仕而歸者暨國學兩庠之彥先後來會安成兩峯先師劉師泉先生時一枉教焉久之先輩凋謝聚首者益落萬曆庚辰秋九月議置會田合餞茲會復振鳳岡子賦詩志喜予感而和之　陳嘉謨

舊遊早已悲遲暮重到那堪憶歲年聚散幾陪蓮社侶招邀

仍是菊花天獨憐華髮承先進忍向多岐待後賢此日情如
難再得　談忘食一潛然
當年蓮社開詩社想見唐時亦盛時異代風流今論學幾人
歸詠更裁詩朋來正喜簪頻盍身退原非道可師龍井石幢
揮麈畔高談仁義是吾師
初秋西臺寺
十年手種當窗樹半掩寺前臨水山自喜秋來無落葉誰能
老去有愁顏帆檣遠影疎枝外枕簟新涼細雨間筋力情知
難久健得閒且向石林間
青原偶感　鄒元標
少年曾此問迷津荏苒韶光及此晨入藥不教頑石變春風
難遣鬢毛新還憑麋鹿山中性來結煙霞物外身邱壑盟心

吾敢負翠屏千古自嶙峋
遊玉笥　劉應秋
石磴飛泉曲徑通飄飄白帝接仙宮山深洞府連雲碧水出
丹池遶澗紅風靜霓裳繁吹下月明煙樹滿樓中自是眞人
靈隱處當年徵夢百花叢
龍虎山
疊嶂重巒鎖碧煙玉宮虛閣拄青天上方甲第神仙宅家世
傳書道德篇松檜鱗殘時怒驤鯨鯢石坼有飛泉赤松黃石
何從問白雪清谿且放船
奉懷羅先生從姑　湯顯祖
杖底山河數點煙眞人氣候鬱羅天蓬壺別貯生春酒京洛
傳看小字箋鶴唳月明珠樹裏漁歌風色杏壇前也知姑射

能冰雪誰遣汾陽一窅然
送朱養淳太史典試江右　吳道南
紫陌新軺夾道看詞臣分命出金鑾片帆左蠡乘新漲一榻
秋屏對早寒南國文裁運斤手西江脈重采詩官何當更問
閭閻苦歸與君王策治安
遊龍沙寺
步入龍沙倍有神欲登彼岸問前津法華鐘響非關耳祇樹
花開別是春杯渡影疑江上棹錫飛風淨色中塵上人話我
眞如諦了悟西來亦此身
忠禮書院　并序　戴九元
世宗爲故學士夏文愍公建堂賜名瑒恩樓曰寶澤碑勒
宸翰數十中有定郊社儀及答文愍表奏疏詔伏讀有感

丞相祠堂古信州衣冠遺像肅清修九重雨露瑒恩第千載
江山寶澤樓郊廟大謨同日麗表奏溫諭自天酬可憐魚水
君臣際中道風波不自由
滕閣懷古一首　樊良樞
江上烟波釣叟知閒中日月鑑湖私龍飛眞主曾登閣虎拜
文臣盡賦詩劍出石門蛟遁遠笙吹緱嶺鶴歸遲莫嗟今古
升沈事多少青雲負紫芝
層樓睥睨漢家墉百二關河帶礪封鹿放西山回萬乘劍留
南斗避雙龍沈烟極浦通鼙鼓戢水空潭激夜春最可秋江
漁艇穩款聲遙和翠微鐘
暮春登滕王閣
江上春歸煙渺然危欄百尺瞰寒烟美人南國銷芳草帝子

東風怨杜鵑半嶺孤雲銜落照一飄遠水淨浮天月明十二
樓頭曲夜夜吹簫到客船

遊苓山洞　胡大成

重巖杳靄白雲端禪室還從雲外安石竇懸泉晴亦雨松門
翳日夏生寒焚香境逼諸天近聽梵心依初地寬乍有晚霞
暄萬籟空花正隔世塵看

上藍寺秋興

給園聊作采眞遊信美非鄉倦倚樓落日殘霞依鷲起暮天
片月帶江流雲凝竹樹千山暝雨過池臺萬户秋無限歸懷
逐來鴈東籬菊酒可能訓

過逍遥僖禪師寺僖爲唐肅宗第九子修道逍遥山中　鄭綿璉

萬峰一澗鳥鳴幽帝子道場此地留唐代寢園無百世禪家
檜宇倘千秋山名羅漢人偏應水比恒河沙不流莫說釋迦
衣鉢遠雪山當日在南州

江天閣　張位

片帆煙雨暮湖間山在江心樓在山波影垂寒新石檜鐘聲
破寂舊松關好風當面雲明滅流水何情客往還樹外夕陽
城市近喧闐市馬抗塵顏閣在章江門與滕閣相望

夜宿南康歸宗寺　羅大紘

半結跏趺看逝波啼猿何處晚鐘和松間風入鳴黃鵠澗口
春深長綠蘿習定非因城市遠關心偏向別離多明朝欲向
潯陽去回首滄江發棹歌

登華蓋峰　董裕

萬丈丹梯傍斗墟從來仙子好樓居登臺似對浮邱弈入洞
猶懸晉代書虎嘯林風生壑暝鶴歸海月映窗虛更依南斗
瞻宸極縹緲紅雲護禁廬

平石　董緒

寶華仙麓開枰局千丈齊雲自坦夷金僕不來從虎伏虎雜
無及有鴻棲苔痕過雨春還碧玉骨凌霜晚更奇回首半山
幽致在誰言異代不同時

春日登白鷺雲章閣二首　金光弼

摘擘高甍插紫虛此方千載盛簪裾江東不識文章樹彩女
能留寶軸書百雉風煙青漢外一樽花鳥夕陽餘夜深應共
星河宿借得天孫錦作裾
咫尺飛霞檻外分天低鷺水共氤氲層臺迴眼金銀闕畫壁

林滿錦纈文夾岸柳陰迷夕浪空江帆影度春雲白銅鞮後
風流盡寥落千年一使君

秋日費大僕招遊鵞湖

平湖曲曲快登臨況復秋風動客心畫閣浮光盤島上蒼山
積翠落波深清霜未擺蒹葭暖日猶垂枯柏陰猶有窮交
公輩在巑峰千畝此幽尋

與汪靜峯使君遊青原　王德新

翠落秋陰山更幽使君匹馬此同遊鐵橋抱月迎仙仗珠樹
飛花結羽樓巖靜猿啼驚露冷潭深龍臥帶烟浮未妨把酒
狂歌發塵世風流易白頭

與劉滋瀟陳梅和遊青林洞洞最深杳奇崛怪形不可

勝紀

轡回攀折入蓬萊碧殿晶光一竇開崖滴瓊漿晴亦雨風
石鼓晝常雷泉聲暗與黃龍渡樹色遥騰白鶴來金篋秘書
雲欲護狂歌天外有仙才

康山　黃鐩

湖上新春入舊年晴光蕩漾舳艫前冥天漸覺孤篷遠風浪
無嫌夾渚偏眞主運承周漢後假王功著祖鞭先千秋廟食
雞山頂過客徘徊一繫船

湯祠部義仍先生招集玉茗堂賦謝　謝三秀

草堂遥夜帶春星謖謖松風韻可聽頭杜聲名高畫省著書
歲月老元亭寒宵對雨剪仍綠末路逢人眼倍青懷抱爲公
傾欲盡肯言裘馬向飄零

舟次金川　王素節

汀蘋飛雪點江頭帆引西風去不收使盼始離南浦驛新晴
俄轉大洋洲望迷紅日天光遠歸近郎園發已秋南去北來
須萬里此身曾似子長遊

登麻姑　袁懋謙

登嶂層崖隱夕曛登臨履齒破苔紋中天練淨懸懸瀑下界
林昏擁亂雲絕頂桑田曾見變半空笙鶴杳難聞麻姑不返
方平去雞犬依然隔暮氛

入麻源

步入麻源日欲曛錦屏回合路難分誰驅怪石橫青澗直瀉
飛泉出白雲坐久濕衣嵐翠重歸來曳杖月華紛仙山多境
如堪臥採藥吾將押麈群

登仙巖

見說仙都縹緲間到來雞犬隔塵寰樓疑結蜃空中現人似
騰猿樹杪攀擬挾飛仙凌絕嶠誰分玉髓駐頹顏天邊偶作
乘槎使直向銀河泛斗還

春日招王孔丞徐國子步千子登雄嵐峰　魏光國

曾聞絕頂駐眞仙捫石攀蘿屢困眠已怪層峰爭蔽日翻驚
遠水欲浮天春花似錦何須織好鳥如琴不用絃共爾盤桓
誇勝跡祇應此處學長年

躡雲橋　李應昇

崩崖如削走嵚嶔山骨撐來鳥道浮金井舊傳三峽曉玉淵
今帶五峰秋雲根倒影懸青壁霞幔空飛接素流閒自倚闌
孤鶴遠相看直作廣寒遊

步自牛灣歸鹿江二首　楊廷麟

清溪一曲許藏舟何事浮湘傲九州布穀聲中村鼓急杜鵑
開後旅心愁安能自負虛敖杖猶有人歸燕子樓澤畔長吟
非楚客不妨隨意泛沙鷗

桑陰十畝路荒茫漫笑猶生溷更狂倦嘗晝眠春水夢野花
時過午風涼看雲心緒愁難盡散髮行歌意已傷江漢況今
多虎豹又聞烽火近潯陽

香城雪坐

十年江上半漁臣霧鎖雲連暫卜鄰已向洪崖封禹穴空勞
洞口問秦人冰城久信窮[illegible]隱風影何關竹葉身煨栗無言
嫌底事莫將饑寒數沉淪

雪仰羅田巖讀周元公岳武穆王文成羅文恭諸先生

題字李凌虛易去浮易山甫施教臣及兒輩同遊　劉同升

納凉何處碧雲端樓閣崖懸星斗寒舟楫遠同鳧雁影山城長作畫圖看頻移茵席清娛久時見磨崖舊字殘多病支離兼避地韻人容易共盤桓

旌姝女殉難 有序

女永新人適周氏湘陰明府孫女也知寇將至著衣十數重以線紉之罵賊不已賊殺之

手把重絲密密縫出門罵賊死從容泉臺不怨新婚別廟祀無慚茂宰封作女曾聞天上謫罵雲羞向楚山逢傷心樹死驚奇節何必男兒始亢宗

文杏庵 有序

龍沙之側故有小庵文杏一株爲南浦諸樹之長因以文杏名庵

一株文杏綠陰濃倩作庵名問五宗不見春風吹菌閣有時疎雨滴桐峰郊多古寺蘭沙淨門對西山爽氣重日暮江鄉催鼓棹明朝吉訪又支笻

杏花村　王仲序

省垣東去路迂斜猶有名村是杏花春水平蕪千萬頃暖風沽酒兩三家勸農何事花迎馬送客歸時柳帶鴉明日青原遙引望江城如抱暮雲遮

麻源第三谷　曾 [illegible]

秋興撩人出郭行偶來三谷覺身輕清泉色爲丹崖變萬籟聲隨獨鶴鳴錯憶子真家欲問空懷康樂句難賡數杯仙醴陶然醉一臥雲邊絕世情

下五龍巖　黄廷鳳

兩年甫暇尋秋寺一路折從遠岫行古澗龍銜珠錯落禪關虎臥石縱橫僧依蘿屋憑虛住松挾濤聲夾道迎吳嘆學纓無處濯纓前新水照人清

通天巖 一首　唐邦佐

怪石空懸山勢欹洞門低度日光遲乾坤何意故留此今古有人來賦詩道路盡從難者得壺觴敢後大夫期不因簪弁妨山水我輩風流良在茲

鍾仲山中暫避喧每從佳處便停軒只疑蘿薜峭無路豈謂雲根小有門到此頓令忘歲月盡來別是一乾坤松聲鳥語關詩思獨對巖頭兩不言

經下韓灘作　鍾璿

曾因蜀道損朱顏到此還逢百丈艱水自東來奔似馬石從中起突如山盤渦定是蛟龍窟陷路真成虎豹關名利不能覊釣叟結廬翻說此中間

廉泉　姜璉

涓涓泉脈石中生流出掐提分外清涵鏡有光能映物鳴琴無譜自成聲一泓徹底元無滓萬古稱廉豈盜名寄使今齊身來死也須來此濯塵纓

吏隱亭　萬時華

橋水東西隔子鄰當年仕隱各全身龍蛇今古孤亭曉桃李晴陰萬井春大漢冰霜留氣韻重湖烟月照精神因君敢慢今時尉簿領騶馳或有人

孺子祠

舊宅曾聞傍水濵祠堂古岸照嶙峋五陵樹巳迷狐兎一掬香猶薦藻蘋意氣何人傾赤社英雄滿地兆黄巾當年龍戰終多事千古冥鴻獨外臣

遊龍源　劉日杲

龍源深處萬峰稠金鏁芙蓉面面秋自是遊人不肯到寧知此地儘多幽一線細路縁山腹百尺飛泉挂石頭老我好奇欣共賞攜尊數過坐消憂

遊靈芝巖　真人張宇初

披霧朝尋虎豹蹤倚崖磐石獨臨空紫芝煙暖靈根長翠壁雲深野路通古木千齡忘換劫落梅幾樹漫飄風閒阿誰信猶陳跡隔世青遊豈偶同

登擬峴臺

城上危樓俯大江峴山遺墓入蒼涼萬家烟樹汀洲白百疊雲岑樆柚黄槳度流風增感慨南豐舊刻妙詞章哀棠應跡知何限極目狂歌付大荒

南埜驛　安南使臣

鼓報黄昏客泊船咿咿軋軋櫓聲連一雙鳧鳥滄浪外幾箇人家楊柳邊紅日落殘鈎挂月白雲捲盡鏡磨天安南萬里朝天客暫假郵亭一夕眠

國朝

悼黄娥　并序　文德翼

丁酉正月二日九江西門災有黄屠醉娥年僅十二倉然從中呼之醒不得遂共死焉曹娥救父於水茲爲劇矣錯無邶鄘以重之詢之鄰人或毀曰非救父也夜衣不整羞出耳余曰是尤難宋姬之待保姆也傳尤之曰皆也女而不婦娥貞女矣不整可出邪孝而有禮貞矣因悼之以告司風教者

中夜修容呼彼蒼魂依生我不離牀霜摧崖柏枝猶媆雹損春紅葉亦香成佛良因歸廣額讀書種子出幽房如聞絳節來雲外帝所芙蓉繡作裳

玉山舟行趨饒江　龔鼎孳

徑轉峰迴失遠洲扁舟欹側坐牽愁雲移石壁寒龍日夢穩漁磯曲枕流山縣市荒稀泛蟻穹江笛細不驚鷗遥憐吳苑風花早海國春歸萬里樓

舟中望廬山　曹溶

霜滿漁磯意渺然迕廬一望插青天棲遲陶謝烟嵐裏界限荆揚嶽岫邊徙鶴百年耽肅傲江湖萬里異風煙蕭條遠客情何極目斷南來五嶺船

乙未歲晚遊白鹿洞見聖殿聿新有懷蔡魁吾制府　李元鼎

千秋聖緒未全湮喜見宮牆殿角新不有此心同此理誰將斯道覺斯民蒼松翠竹橋門色澗草山花古洞春讀罷豐碑斜照晚芙蓉天半看嶙峋

灌瓦研詩　并序

余家有古研得之金陵老友薛更生其世藏也研形五瓣若梅花色如金粟藏經紙中邊血斑翡翠隱起似出土銅卟之作金玉聲細膩發墨亦奇珍矣相傳爲灌嬰廟瓦洪

容齋守贛時獲於雩廟左池嶽爲研銘以章之語載續筆
中辛丑秋日余偶遊雩陽考郡邑志益信志云研重二斤
利闕兩角其光沛然色正黃余研光色則同但厚止二寸
許重不及十之一二豈後人剖而成器不止余之一研耶
嗟乎灌將軍往矣今欲尋其廟之故址無有識其處者獨
此一研令人憑弔欷歔而不忍置此吳融所爲賦古研有
塵土依人而伍瓊瑤句蘇子瞻銘龍尾而云閱人於古今
蓋感慨係之矣因賦小詩貽同志者和焉

梅花研久伴青燈金質黃流范古硎漢代何人尋灌嬰雩陽
有志紀洪銘方之銅雀歌鐘遠潤以玉蜍戰血熒珍重傳家
供翰墨毋煩端歙斵山靈

宿譜季公梅檀林

分取春浮一曲餘胸中邱壑總如如廊陰晚接花前檻閣影
深搖竹外居雨過烟沈迷櫂遠月來樹隔得鐘疎西莊曾復
抬裝迪我欲相從更結廬

葛仙壇訪見明尊宿　徐世溥

幽居幾歲狎偷安特爲孫峰上葛壇一臥煙蘿忘入徑長看
雲石對凭欄崖經野燒松鮮古澗挾餘冰竹影寒嚴叟相逢
無佛語歲蹊共在不言端

獨上新滕王閣

獨自登高瞪故都周迴幾錦坐披襟流題欲賽蛟龍字猶蹤
疑翻蛺蝶圖蘇門只今烟草徐亭誰背雨生愁由來名勝
兼資福得似君王此閣無

自琵琶亭址右數百步爲迴龍塔其左有鎖江塔環

塔山因攜詩舒眺

客路登高愛倚欄不知數轄立雲端關浮江漢樓臺碧窗列
匡廬几席寒爲憶層峰應少雨郤忘古樹下成湍閒攜彩筆
評詩史盤鶻飛虹盡俯看

繙經臺在州　李來泰

過江義學重珠林慧業文人自古今貝葉燈傳春草夢蓮花
香散石楠陰雨腸舊谷靈嚴靜日月長源碧澗深領取泥洹
公案在還從履舃證清音

羊角石

聞道元文藏石室神羊一角隱仙蹤清風近拂三三曲紫氣
平臨六六峰路孫五丁雲自祕書傳一匹洞仍封低徊片石
猶堪語欲傳仙綍叩巨鐘

過修嶺是潛翁故里　丁宏誨

荒城文物太凋零曾直才名照汗青千仞燕崖摩絕壁一泓
修水遶虛亭幾楓早受秋光醉宿鷺多添夜氣腥子姓不移
廬舍改獨存詩派説分寧

古龍沙　王元度

大地湖津萬斛沙落雲大良繞龍華銀河倒影痕俱淨劫火
成灰勢愈加謾討回風清佛土還期望氣長仙葩人間陸海
毋勞問一片潛湖落落霞

鄱陽湖望五老峰　曾畹

蒼然慈翠雨中浮欲截匡廬出故關水合江湖歸萬里地分
吳楚接千山老蛟吹雪波濤白高鶻懸崖薛荔斑自愧偏隅
非華岱也稱喬嶽俯雲間

李侍郎灌瓦研　邱維屏

灌將軍廟瓦仍在李侍郎牀研獨存蝕盡土花梅五色浸成乾蘚墨三分爲行雩水經初縣更說容齋與宋孫擬向西山投老日田家傾注勿翻盆

過鵞湖書院　甘京

翠微山色點雲根萬木驚霜落葉繁俎豆古今崇聖學辯香朝暮愧禪門一時持論多同異千載斯文幾廢存在昔趨庭嘗竊問至今空谷與譏論

冠石　林時益

城西之石峯嶙峋冠石之冠古製存初以力畊久爲客時因避亂還成村窗間無數桂花葉屋裏一株桃樹根山口竹林響清晝遠林歸盡鉏茶人

登彭澤元武崖　魏際瑞

元武崖前瞰白湖大山橫絶小山孤千帆直挂天風水三國平分江楚吳日下東南開戰伐望中煙火識樵蘇登臨目極愁無極飛鳥斜陽半綠蕪

戊子七月三日劉子峻之妻吳氏妾朱氏俱死於水子峻哀之乞余賦詩　胡學浹

名節雙雙弱骨持千秋生氣令人思香魂泳綠東溪水鵑口流紅暮雨時泉下芳魂攜好伴風前玉樹立作兒鬚眉愧殺稱男子生死關頭怕別離

謁岳武穆王祠　劉瀚芳

燕雲唾手數偏奇十二金牌捲義旗半壁中原看馬立三台上將奔星移矢心惟鏤精忠字報國空題武穆祠只有虔州章貢水灘頭猶作吼聲悲

登虔州望江樓　程可則

鬱孤臺畔蔡天空與客登臨起大風馬耳峯山歸睥睨虎頭全部攬崆峒窗吞閩楚三千里地跨東南百二雄煙火夕陽生處處近聞中澤少哀鴻

渡雙牌峽

虔州南上路巑岏忽到雙牌水氣昏帆向夕陽爭古道天留孤壘峙江門沿洄百折灘聲急明滅千峯樹影繁谷口忽聞雞犬喚人家疑是武陵源

雙劍峯下黃巖寺　施閏章

黃巖林下弄清暉古寺寒潭石徑微竇出地臺留佛碣爐峯

煙霧染僧衣峽開青玉奔雷急崖暗蒼龍帶雨歸誰倚枯松招五老共看杖底片雲飛

陶公讀書臺

山寺鷄啼灌木陰荒臺有客共登臨雲開對岸青峯遠江擁孤城白露深春草迷離絃誦地夕陽憑弔古今心野塘泉水猶無恙舊刻殘碑何處尋

重九後九日同諸公入青原留宴山亭

重陽節後菊花開古塔憑高秋色來僧自曹溪曾卓錫客同彭澤一銜杯鳴泉激瀨侵衣濕絶壁流雲拂面回白鶴歸巢林影亂悠然欲臥碧山隈

贛州謁王文成祠　王貽上

新建當年此誓師森然松柏見靈祠軍聲不藉條侯壁籌策

惟應漢相知萬古許孫同廟食一時張桂太傾危後來論定
爐青史俛首猶存墮淚碑

登潯陽鎖江樓懷古　丁煒

荒城一半枕蒹葭楓葉蘆花晚照開天外山迴三楚合樓前
潮落九江來城經郭默全家少地憶陶公百戰回莫向蒼鐘
談往事白頭僧在不勝哀

新淦舟行

城下空江向北流虔州西上正悠悠柳邊過雨鷺鷥網花外
夕陽人倚樓漁笛數聲愁欲劇蓬窗孤枕夢偏幽一川煙景
頻來往每對青山憶舊遊

題南昌鐵柱觀　朱彝尊

丹甍縹緲麗層城鐵柱縱橫鍊紫清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

神鬼晝無聲遊人自愛登高賦仙吏仍兼濟物情雷雨忽愁
天外至江湖元在地中行

塵外亭　鮑夔生

宿露空濛封石磴上方鐘磬出層巖客來煮茗燒黃竹鶴下
尋巢遶碧杉一帶荒城銜落日兩江流水亂歸帆舊遊記得
同君處盡省如今似隔凡

吳城登望湖亭　朱國漢

金鐃回首夕陽邊客裏年光感逝川千里書來湖口將片帆
人上秣陵船長風捲浪花如雪極浦連天草似烟何處笛聲
江水沸令公祠下響神絃

滕王閣

物換星移又幾經珠簾畫棟半凋零淒清月照雲卿關斷續

煙橫孺子亭掠水斜看孤鳥白落帆遙帶遠山青風流文藻
今誰是一片漁歌起暮汀

珠璣阻風

片帆東去指襄樊估客停舟傍水村戍鼓連天喧渚雁浪花
如雪拜江豚蘆中宿火分漁艇枕上濤聲斷旅魂三老歌呼
無一事花樓明月又黃昏

過贛州是程周董舊遊題詩處和韻　梁佩蘭

萬壑風高木葉哀四山雲起鬱孤臺關分江口東西合帆向
灘頭日夕來繞入戍樓聞畫角憶歸山驛認紅梅故人把筆
題詩處不得登臨不擬回

偕存西古璣滕王閣晚眺二首　陸世楷

閣道前朝破楚年柏梁開宴集羣賢仙蹤尚憶匡廬月戰跡

空存彭蠡煙粉榭無情銷畫蝶荒臺有恨託啼鵑江頭多少
傷心處不是窮途亦惘然明太祖駕幸南昌命羣臣登閣賦詩
江上看山晚更宜秋屏坐對詠新詩偶乘此夕琴樽興因動
當年簪笏思曾王父在官伯九載於此五老峰高連棨戟百花洲冷漾旌
旗孤舟千里依荒渚漫說來稚似舊時

丙申十月廿八日初入贛過惶恐灘和東坡韻

暫辭東帶即閒人柔櫓輕橈狎此身忠信自能忘險道艱危
直可見勞臣舟隨崩下湍於鶖石與波平細似鱗莫畏二江
風浪惡滔滔南北總迷津

廬陵過文信國墓

黃冠偶憶少陵詩方外生還豈所期嗚咽墓前流北水寂寞
壠畔向南枝徇身柴市成仁義合葬螺川感孝慈正氣此邦

常不泯九原把臂有新知（明末劉狀元同升闔亡殉節其墓亦在江邊）

滕王閣詠懷 四首　陸蓁

昔年挂席未登臺此日披襟萬象開歲月豈容人老去山川
如待我重來書生圖畫銷丹粉刺史碑文臥綠苔勝地登臨
非易得坐看雲起更徘徊（韓昌黎在袁作記序太學次自致滕王閣圖以不得登為恨）
龍沙曲抱灌嬰城戰勝郗陽列萬營一劍乍麾妖彗滅三江
雖險徼書平當筵有客稱豪賦盡醉無人擊柱爭此際雍容
懽在濤樓臺想像氣崢嶸
春深芳草碧含煙無數滄桑在目前山背日沈清嶂合浪頭
風湧大江懸欒公社日新牲醴名伯甘棠舊井廛文獻可徵
遺澤在白頭父老尚淒然（曾王父為江右方伯九年有專祠在章江門內久為戍卒所踞至是始復）

赤條行遊水岸齊風光都在蓼洲西窗中遠浦征帆小檻外
空山夕照低懸榻使君猶落落上書仙尉亦栖栖千秋亭閣
埋荒徑畫棟牆看姓氏題

南安道中

章江百折走千峰南粤東書一道供負耒新民終是客（漳上故謫者多散處都落）佩刀久戍不為豐買魚舊浦知何處看鹿高山第幾
重往事淒然成記憶浮雲天地老孤蹤

夜泊石鐘山　萬任

湖濱對立卸亭亭別有清音注水經此石端從天外落何人
肯向月中聽春湖雲捲三巴白秋雨烟拖五老青鐘韻舟頭
眠不得起將蘇記問山靈

吉州

城頭息望野雲閒渡口雲歸人未還章貢春濤浮鷺渚廬陵
秋色染螺山茗家杜石殘烽後新市漁樵落照間極目風帆
天際盡斗牛劍氣近鄉關

孺子亭　李振裕

村煙漠漠水泠泠俊彀其如冷眼醒雨過樓臺清夢杳雲連
城郭暮山青重湖盡日流孤枕高士何妨認草亭膝有漁歌
還上下好從物外想儀型

梅尉廟

吏隱仙蹤未寂寥吳門端不為吹簫柯江自喜甥嚴敵新守
謫從職漢朝嶺外梅花飛白雪樓頭鴻雁度春宵東湖遺廟
人猶識寂寞疎鐘送晚潮

綴封發寺瞻赤腳塔　查慎行

自從蛟拔明前樹水氣猶腥一壑泉萬瓦盡隨飛雨去孤鐘
空向廢堂懸（二年前寺舊起蛟以手拄塔瓦盡為所攫惟存栗柱）泥金塔縫風吹裂映
竹窗櫺日射穿不用琳宮更巍煥御碑原自配羣仙

從萬壽寺經百花園

草煙竹霧午霏霏行盡懸崖接翠微過夏客餐營筍去隔林
僧擔貴茶歸穠花繞地晴添艷乳水流田土漸肥自覺向南
風候暖早秋時節尚生衣

白鹿洞書院紀事 二首

古洞盤旋路欲封到門無樹不喬松陰森前後三重殿突兀
西南五老峯兵火縱教仇典籍蟲魚何敢蝕蛟龍書院中有御賜十三經二十一史及御書一部睢陽嶽麓全荒棄留得宮牆儼辟雝
九原可作心相許千古淵源只數公大事商量何草草當時
位置太匆匆祠荒勿復論分合道在終須辨異同祀典也應
頻早定莫令禮樂笑淹中

將至南安作　陳奕禧

郎吏紛紛夾道迎連朝迎拜使君車銅符再剖來東嶠玉枕
還尋問白沙春過麥畦成樂土身安仙郭欲忘家猶無琴鶴
人休笑幸有宜城酒可賒

信豐南山寺坏土巋然相傳為呂汲公墓瞻拜敬題　張尚瑗

垂簾元輔數剛中正色閒閒七尺躬已謝黨爭超雒蜀猶罹
竄謫矯熙豐百緣不礙尊賢意一井長需潤物功歸葬君恩
青史在故留疑塚重叢叢

章貢臺　王原

孤城斜倚青山立更上山城最上頭列岫羣峯晴歷歷如環
雙水去悠悠雲連野潤收禾黍日落臺荒散馬牛老屋破殘
餘戰壘側身吟望古今愁

佛手巖　李灣

天池積翠恣淹留佛手巖前策杖遊礀户只疑疎雨滴晴江
真見夕陽流松蟠鳥道多摩頂石瞰僧扉欲點頭白鹿仙臺
更何處暮雲荒草感深愁

東湖懷古　裘君宏

東湖簫鼓憶當年柳色江潭倍黯然兩相樓臺成宿草一橋
歌舞散寒煙湖魚味共松鱸美村杏花同鐵樹傳洲上草堂
原有賦高文誰續李王篇

白鹿篇贈毛心齋　朱軾

峩峩鹿洞講堂開萬古精靈發越來
聖主崇儒垂切問清時選牧必良才光風霽月君新領古檜蒼
松地舊栽從此洪鐘時一叩不教庭廡黯莓苔

豫章懷古用王梅溪宿多福寺韻　劉廷璣

往事流傳近若何秋風樓閣夕陽坡要知宮裏神仙少梅福為南
昌尉豈料城中處士多徐孺子宅在東湖南岸蘇雲卿圃在東湖高橋陳陶隱在東湖百花洲上山
接匡廬高滴翠水交章貢遠生波幾時塵外容相對老樹青
蔥不改柯柯蘭草木名

題北蘭寺

寒泉名雪寺名蘭一帶蒼松翠柏間虛閣風生雲散去孤亭
人靜鳥飛還三春白湧連天水萬古青留隔岸山門外紛紛
誰解此停舟駐馬暫偷閒

潯陽懷古

穆然遐想晉唐間宦海遊人不等閒五柳先生陶靖節江州
司馬白香山歸來身共寒松老白詩寒松縱老風標在歸去心同倦鳥
還一樣能詩兼愛酒高風自昔已難攀

立秋後過南山崖留題　鄒宏志

閒身殊悔又之官只有看山興未闌放眼喜當秋氣爽攜筇
來踏葉聲乾雲生石壁千巖暝風送松濤一寺寒僧榻盤桓
機事少臨流高枕羨魚竿

宿建昌驛南舖　萬承蒼

斜日猶懸喚渡亭征車暫憩使君廳湖邊載酒尋明月湖名石上題詩憶落星石名欲問樟公非舊質可憐茯婦變形人問合覓周居士去傍雲巖採茯苓樟公茯婦皆建昌舊事周續之故居與其山相近

復上讀書臺觀黃山谷七佛偈及王文成平濠題志　陸奎勲

百尺書臺勢可憑虔巖還卓一枝藤即心即佛人留眼擒賊擒王我服膺詩老澒流江右別儒生留氣晚年增空山幾許如椽管雨蝕苔荒搨未能

落星墩　涂□

寒芒祇合紫微留至寶龍宮未敢收獨使中流奇柱不教天上贅多疣波光接月銀河皎星氣臨湖玉宇秋我何從虛

峯頂望晶盤搖蕩夜珠浮

石洲亭　帥念祖

楓葉蕭疏古道清西風斷岸石洲亭垂楊渡口帆仍轉落日人家山自青短句靜敲秋寂寂素琴坐鼓水泠泠盤桓未覺歸途晚遙指漁燈出杳冥

百花洲　吳炯

灩灩玻璃好面城飲川虹亘晚波平春風笑入花叢片天氣愁將柳絮迎轉瞬韶光空跌宕不磨名節自縱橫誰人識得蘇鄉意月印洲前一片明

登滕王閣

春風今又到江隈傑閣層層金碧開青雀乍來迷綠霧朱簾曉起綴黃埃聲沉彭蠡漁歌遠色隱匡廬夕照堆為信此邦風俗美美人香草重低徊

百花洲　楊毓健

誰道瀛洲在海東仙源咫尺小橋通畾壘翠隔清流外砥柱孤標巨浸中百雉城開環靜影萬家煙火映晴空雖然即本無多地盡日登臨興不窮

琵琶亭次韻　錢陳羣

尚憶潯陽送老年偶翻一曲教坊傳名心自副青山本綺語應皈白社蓮樂天白集藏東林寺時有賓從同時來置酒星槎斜日此停船放歌楚些招居士江水無聲月在天

喚渡亭次韻

沙堤驟馬白於銀似向西湖去路春喚渡亭邊飛一葉雲居山外問雙津縠紋綠淨誰能唾龍井芽香乍可親我是江州老司馬髮將聲鬢若剔身時余乞冊遐浙江

山下渡晚發

江流闊入抱雲居水色山容玉不如一幅硬黃留粉本雙崖空翠潑林疏船頭霏霏衝波鼻沙口莜莜挂網魚下馬濕衣來問渡晨曦浥露小涼初

九月十五日彭樂君方伯黃訒菴觀察蔣肇予施宗村兩副使李仙蟠參政招同馮靜山侍御湖靜菴中丞金檜門學使高魏公總戎讌集百花洲賦詩二首無以志別

雅開錢席問蓮塘落日秋陰上女墻檀板能催文字飲金魚多帶菊花香風流勝地誰相繼事業名山可許藏緩步石橋尋仄徑添衣為領晚來涼

陶然隨意坐苔斑為政寧辭半日閑如市臣門無請乞（役務諸私）
（生祠在府日省）依雲仙館有追攀柳枝全解歌人舞楓葉先侵座客
顏明發船頭叉手立（時江靖匯假朝由浙）多情難別是西山

登滕王閣

曾聞修竹掩空亭興廢千年亦屢經畫棟月明迴北斗珠簾
雲淨展西屏無窮烟景成朝暮有數詩篇寄性靈滾滾長江
留不住當歌對酒莫教停

夜陪集齋叔祖彭樂君方伯金檜門學使偶靜山侍御
遊北蘭寺　錢載

沙軟江斜竹徑青夜遥相喚入禪扃燭光林影棲鴉起露氣
蟲聲落桂馨朱閣從容秋士感碧霄親切使臣星待憩曉日
開千上看盡西山十二屏

文山先生祠　金德瑛（檜門）

留取丹心照汗青明知下樂庶彌增少年歌舞家居淚泣從
風霾列氣騰社稷孤舟沉海島科名千古重廬陵可憐同氣
稱難弟不及夷齊一傳登

九江使院西有八角石為元總管李忠文公黼墓余出
入必式焉賦長句弔之

紅巾東下已臨江壯氣發憤控此邦市里今存八角石波心
舊列七星樁天魔秘密猶酬舞首鼠紛披各竄冷未餘科名
收國士李齊余闕總無雙

謝文節祠三首

聽角寒雲擁麂茫信州剩土崖巖峣流湖閩海盤中敵凌嘶
崖山留哀潮聲咽鼎沙齊變滅一門魂魄各飄搖江南蒼士

無厭養粒絕空腸氣不消
秦庭何處乞師奔趙氏真無尺地存痛哭心唯依帝子薦賢
人快配王孫南陵風雨誰私祭北寺朝昏亦餒魂寄語累胎
山下草經春莫發舊青痕
憫忠古寺弋陽溪兩地英靈問所之餓骨何心重肖像丹楹
一旦煥清祠孤生厄運難鄉久異代周親聚首遲待遇
聖朝容直道綱常百世與維持（丙寅五月御史沈君廷芳請于憫忠寺專祠肖公像部議不允）
（今弋陽修葺祠宇附祀闔門忠烈）

渡潯陽江　史貽謨（西山）

京峴分流江路賒十年蹤跡歎浮家金焦慣渡中冷水章貢
仍乘上漢槎到海定知經幾曲尋源直欲溯三巴南征未覺
鄉關近一髮青山指暮霞

渡潯陽江有序　錢陳羣

自黃梅至江干謂西山曰若今日渡江明日曉經廬
阜下就東林館館後散步虎溪所知慧泉從西林上
有興前去不亦善乎時日將暮風水未順利太守劉
君殿虎明府高君宜堂飭所司具牲醪致祭禮畢祭
舟方鼓棹風從東來湯帆截流而渡入江州城則夕
陽猶在山也西山有詩紀之即次其韻

自笑行人願更奢列來臨晚喚船家誰知天使雙星槎似
張騫八月槎老去無端憐骨肉歸來定許過湘巴（時余有官神歸界）
中流西望烟波渺幾點風帆一片霞

東林寺次吳眉巷少司馬題壁原韻

古原路轉陽江天九疊屏風對面懸隨意入林呼作杜偶然

卓錫便名泉聲聞何處無三笑著相幾曾見白蓮我欲踏雲
登絕頂招同五老話尊前

東林寺和壁間吳省菴前輩韵　史貽謨

東林遙望接諸天峭壁雲深萬木懸繞寺有山皆積翠到門
無樹不鳴泉六時未改禪堂課十丈金光缽上蓮欲向峯間
尋笑跡飈回惆悵虎溪前

中秋日雨後偕一堂閣文彭樂君方伯小山分岸前菊各
還桂一枝贈謝一首呈同事諸公　錢陳群

雨過江城月半廊雨行銀燭正高張重攜天上吳川斧仕取
人間鸞鏡香要與佳文增氣色肯同衆卉鬥芬芳夜來試院
茶初熟手摘瓊英帶露嘗

壬再與豫章試事竣林青圃學使楊卓庵總戎彭樂君
方伯徐階五觀察李蒼崖參政施棠邨蔣肇予兩副使

魏同史西山編修阿楠堂大中丞集百花洲酒半大中
丞指壁間石刻謂予曰此居士三載前集此叙事詩也
今日之會不可以無詩爰依前韵為之遂援筆以賦時
乾隆庚午九月十四日

古亭深穩坐秋塘石作屏風樹作墻人影隔簾多入畫秋花
到水自生香候蟲嗜好老猶癖春蚓欹斜拙未藏翠幌紅旌
燈匼匝風迴舞扇過微涼

繞砌秋英點點斑天教勝地占餘閒
白山息只許經旬住星節何妨一再攀如掌平湖高士宅當頭明
月故人顏不須更上滕王閣已見江城雨後山

重修滕王閣落成時乾隆十四年九月也

李根雲

西江五嶺控章門門倚高樓勢最尊四照雲沙開錦繡半空
煙水變朝昏珠簾再綮仙人館濁酒難招帝子魂惟有才人
詞賦在摩挲碑版照乾坤

一年一度慣登樓豈獨馮唐感白頭幾簇雲歸非故岫（樓據[illegible]西
山）龍沙霜冷又新秋高寒管領千門月浩蕩常銷萬古愁重
與江山開面目落霞孤鶩兩悠悠

西吳霸業幾成塵閱盡人門幻與真檻外雲帆空片片花間
蛺蝶雨頻頻驚回菊老三秋鬢惆悵蓬飛萬里身陳跡欲書
誰邊少數行征雁寫青旻

蒼蒼煙靄護雕欄依舊江南第一觀金闕有書來日下玉符
飛節駐江干（故閣為西江使之所）唐虞民物依稀見吳楚雲山指點

看擬作畫圖配麟閣他年歸臥夢中攤

和李蒼崖參政重修滕王閣落成四律次原韵　蔣嘉年

山青水碧映朱門綺閣重新泛酒尊爛醉誰誇筋力健看花
自覺眼睜昏風帆不斷他鄉客萍梗長牽逆旅魂在座高朋
今昔異（余前任督糧時同官俞方伯方公宗撫公驛鹽閣公俱已今昔名異）歡長亭身世老乾
坤

江城兩度葺層樓（余前任督糧時方伯刀公曾葺此樓今復見重修）唐代文章列上
頭今日落成剛九月當年勝會屬三秋黃花不解詩人淚紅
粉何憐帝子愁三仕章門身未老（余自雍正甲寅前副使涖西江乾隆丙寅再蒞原任於庚
午春遷廣九南監司）艇輕帆來去任悠悠

碧天秋水靜無塵忽覩青青面目真唱晚漁歌還泛泛迎陽

雁字又頻頻舊遊題咏成陳迹（閩內多人題咏昔年）新題慚惟續後
身（余近日建會城以此作公寓）讀罷逍遙聊自得曠懷無語寄高旻
徘徊高閣獨憑欄流水行雲次第觀若個承恩來闕下（周內有率）
留（爲迎之所）幾人移節去江干（往來使客迎送此）樓頭白雲依然在檻外
青山照舊看只有衣冠人物變分明圖畫眼前攤

丙寅夏五月琵琶亭臨江廊檻工竣偕諸友遊覽賦詩以落之　唐英

樂天興致敢言同到此清涼心地空隔岸村連漁浦樹順流
船送藕花風遊人野鶩椿亭瀉畫檻晴霞映水紅鐵板銅琵
今日客擬搏齊唱大江東

庚午清明日送客堂看桃花兼留別琵琶亭

曲疊陽關值禁烟淒清去路草芊芊粵東遠更三千里莫比

群空二十年古跡心培縈旅夢好花手植種情緣布帆指日
東風挂水剩山殘一悃然

將之粵海留別江州風景百歲韶華陶柁西江二十載
客天羇旅棲遲湓浦卜經年行將去也另陽然江亭
柳眼濛濛春雨洒臨岐揮袂表心旌前東風吹送道未
免有情何以遣此潯水匡山清光共鑒

官齋惜別哭情癡吏隱陶漁四序宜迎社燕巢歌花在欵冬
花事詠將離山送去路雲深鎖水挽行舟浪疊遲歸鷗盟
期再訂忘機閣反繫相思（有琵琶亭此亭中余建忘機閣）
雙旌娉娉路漫漫庚嶺江城去住難潯水精神清老匡廬山
面目滄塵宦歲花頌月春秋慣斗室氷銜心地寬（他日舊遊）
重此過撥琵琶敲句補餘歡

留別蝸寄斗室

厚閩衙齋湫隘余委蛇於方丈斗室中忽忽十有二年身
心微藐隨適自安每當據案謳吟臨窗揮灑坦坦落落得
意忘形幾不知此外天之高地之廣也室乎室乎余於爾
斗筲豈合蝸寄署之名稱實矣茲則適將去汝仰屋悽然
昔人云太上不忘情余之低徊留連沾沾於章句者亦此
意耳

宛其室矣欲霑襟窗几周旋十載心巷拙真同蝸在殼等身
怜似芥投鍼盆花一樣逢春色燕壘仍來歸社音討古探今
天外與新詩千萬此中吟

龍河舟中夜坐聽雨將之粵海

絮落花飛三月中浮家停泊待長風烟籠岸柳春千縷雲壓

江波雨一篷宦興並濃詩卷厚課程未減夜燈紅勞臣不老
閒山力抖擻心神早粵東

舟過大孤山口占

蠡口奇峰隻履傳（以其形似履相傳名之爲鞋山）中流砥柱勢參天影分
孤壁水搖塔青擁一湖山滿船五老南臨飛古翠雙鐘北望
失寒烟卓然無倚凌波立仰止高風十二年（大孤山在湖閩卸領內十二年家未及一登猶余借父也）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五

藝文詩十

五言小律

唐

送内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二首　李白

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若愛幽居好相邀弄紫霞

多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素手掬青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五言排律

唐

泥谿　王勃

弭櫂凌奔壑低鞭躡峻岐江濤出岸險峰磴入雲危溜急船文亂巖斜騎影移水煙籠翠渚山照落丹崖風生蘋浦葉露泣竹潭枝泛水雖云美勞歌誰復知

九江口南濟北接蘄春南潯陽岸　蘇味道

江路一悠哉滔滔九派來遠潭昏似霧前浦沸成雷鱗介多潛育漁商幾泝洄風搖蜀柹下日照楚萍開近激湓城曲斜吹蠡澤隈錫龜猶入貢浮獸罷為災津吏揮橈疾郵童整傳催歸心詎可問為視落潮迴

登城樓望西山作　張九齡

城樓枕南浦日夕顧西山宛宛鸞鶴處高高煙霧間仙井今猶在洪崖久不還金編莫我授羽駕亦難攀檐際千峰出雲中一鳥閑縱觀窮水國游思遍人寰勿復塵埃事歸來且閑

關

下瀨石　孟浩然

瀨石三百里沿河千嶂間雜聲常活活游勢亦潺潺跳沫魚龍沸垂藤猨狖攀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放溜情彌愜登艫目自閑瞑帆何處宿遙指落星灣

送鄭十二還廬山別業　劉長卿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待門前秋草閑忘機賣藥罷無語杖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經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題干越亭

天南愁望絕亭上柳條新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嶺徼世業陷邊塵江入千峰暮花連百越春秦臺憐白首楚水怨青蘋草色無征路鶯聲傍逐臣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誰相識空將鷗鳥親

天柱隱所重答韋江州　暢當

寂寞一悵望秋風山景清此中惟草色翻意見人行荒徑饒松子深蘿絕鳥聲陽崖全帶日寬嶂偶通耕拙昧難容世貧寒別有情煩君璚玖贈幽懶百無成

送杜郎中使君赴虔州　楊巨源

迢遞南康路清輝得使君虎符秋領俗鷁署早辭羣地遠仍連戍城嚴本帶軍傍江低檻月當嶺滿壓雲境勝閭閻闊天清水陸分和詩將惠政頌述九衢聞

晚登虔州即事寄李侍御　耿湋

章溪與貢水何事會波瀾萬里歸人少孤舟行路難春光浮曲浪暮色隔連灘花發從南早江流向北寛故交參府新命聲名冠楚劍期終割隋珠惜未彈酒醒愁轉極別遠淚初乾願保喬松質青青過大寒

奉和第五相公登鄱陽郡城西樓

茂德爲邦久豐貂舊相尊發生傳雨露均養助乾坤曉肆登樓目春銷戀闕魂女牆分吏事遠道啓津門溢浦潮聲盡鍾陵暮色繁夕陽移夢土芳草接湘源封內羣甿復兵間百賊行童牛耕廢畝壕水遶新村野步漁聲溢荒祠鼓舞喧高齋成五字遠岫發孤猿一顧承英達多榮及子孫家貧仍受賜身老未酬恩屬和瑶華曲堪將繫組綸

題遺愛寺前溪松　白居易

偃亞長松樹侵臨小石溪靜將流水對高共遠峯齊翠蓋煙籠密花幢雪壓低與僧清影坐借鶴穩枝棲筆寫形難似琴偷韻易迷暑天風槭槭晴夜露淒淒獨憩依爲舍閒行遶作蹊棟梁君莫採留著伴幽棲

重到江州感舊遊題郡樓十一韻

掌綸知是忝剖竹信爲榮才薄官仍重恩深責尚輕昔徵從典午今出自承明鳳詔休揮翰漁歌欲濯纓還乘小艛艓却到古湓城醉客臨江待禪僧出郭迎青山滿眼在白髮半頭生又校三年老何曾一事成重過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雲水新秋思閭閻舊日情郡民猶認得司馬詠詩聲

題別遺愛草堂兼呈李十使君

曾住爐峯下書堂對藥臺斬新蘿徑合依舊竹窗開砌水親開決池荷手自栽五年方暫至一宿又須回縱未長歸得猶勝不到來君家白鹿洞聞道亦生苔

送韓湘赴江西從事　姚合

年少登科客從軍詔命新行裝有兵器祖席盡詩人細雨湘城暮微風楚水春潯陽應足雁夢澤豈無塵猿叫來山頂潮痕在樹身從容多暇日佳句寄須頻

送韓校書赴江西幕　朱慶餘

從軍五湖外終是稱詩人酒後愁將別塗中過却春山橋槲葉暗水館燕巢新驛舫迎應遠京書寄自頻野情隨到處公務日閒身久共趨名利龍鍾獨滯秦

奉送中丞姊夫儔自大理卿出鎮江西敘事書懷因成十二韻　杜牧

惟帝憂南紀搜賢與大藩梅仙調步驟庾亮拂塵鞬一室何勞掃三章自不冤精明如定國孤峻似陳蕃灞岸秋猶嫩藍橋水始喧紅旆罣石壁黑矟斷雲根滕閣丹霄倚章江碧玉奔一聲仙妓唱千里暮江痕私好初童稚官榮見子孫流年休挂念萬事至無言玉輦君頻過馮唐將未論儒書酬萬債竹塢問樊村

夏日題遠公北閣　羅鄴

危閣壓山岡晴空疑鳥行勝搜花界盡響益梵音長有月堪先到無風亦自涼人煙紛繞繞諸樹共蒼蒼稍戀高樓語頤憐春茗香此身閒未得驅馬入殘陽

和段校書冬夕寄題廬山　劉得仁

名高身未到此恨蓄多時是夕吟因話他年必去隨雲閒廬

嶽頂半入楚江湄幾處懸崖上千尋瀑布垂爐峰松澌瀝溢
浦柳參差日色連湖白鐘聲拂浪遲煙梯綠薜荔嶽寺步敧
危地本饒靈草林曾出祖師石樓霞耀壁猿樹鶴分枝細徑
縈巖末高牕見海涯嶽空寒更極寂寞夜尤思陰谷冰埋木
仙田雪覆芝亂泉禪客漱異迹逸人知蘚室新開竈樫潭未
了棋如何遂閒放長得任希尼

自歸宜春寄朝中知己　袁皓

水香甘似醴知是入袁溪黃竹成叢密青蘿夾岸低綴成溝
澮戲深樹鵓鴣啼黃犬驚迎客青牛困臥泥有村皆績紡無
地不耕犁鄉曲多耆舊逢迎盡杖藜殷勤傾白酒相勸有黃
雞歸老官知忝還鄉路不迷直言干忌諱權路恥依棲拙學
趨時態閒思與牧齊稻粱饒燕雀江海溢鳧鷖昔共逢難亂

今來息鼓鞞恩仁霑品物教化及雕題上貢貞元祿曾叨龍
記批何須歸紫禁便是到丹梯珍重長安道從今息馬蹄

南唐

秋霽望廬山瀑布　夏侯楚

常思瀑布幽晴眺喜逢秋一帶連青嶂千尋倒碧流濕雲應
誤鶴飜浪定驚鷗星浦虹初下爐峰煙未收巖高時裊裊天
淨起悠悠儻見朝宗日還須濟巨舟

廬山　李咸用

非嶽不言嶽此山通嶽言高人居亂世幾處滿前軒秀作神
仙宅靈爲風雨根餘陰鋪楚甸一柱表吳門靜得八公侶雄
臨九子尊對猶青眼到必冷凝魂勢受重湖讓形難七澤
吞黑巖藏晝電紫霧泛朝暾連隨享唯華玉焚堪小崑倒松

微發錦飛瀑遠成痕疊見雲容襯稜收雪氣昏裁詩曾困謝
作賦偶無孫流礙星光撥驚衝雁陣翻峰奇寒倚劍泉曲旋
如盆草短分雞雉林明辨獮猿秋楓紅葉散春石谷雷奔月
好虎溪路煙深衆里源醉吟長易醒夢去亦銷煩有覺南方
重無疑厚地掀輕揚開舊俗端用鎮元元

題故李賓客廬山草堂　許彬

雖窮林下趣坐使致君恩術業行當代封章動諫垣已明邪
佞迹幾雪薜蘿冤報主深知此憂民詎可論名將山共古跡
與道俱存爲謝重來者何人更及門

廬山　李中

控壓潯陽景崔嵬古及今勢雄超地表翠盛接天心湓浦春
煙列星灣晚景沈圖經宜細覽息詠卒難任靖節門遙對庚

公樓倒臨參差含積雪隱映晃歸禽峭拔推雙劍清虛數二
林白蓮池宛在翠筆事難尋天近星河冷龍歸洞穴深谷春
持錦繡石潤叠瓊琳元鶴傳仙拜青猿伴客吟泉通九江遠
雲出幾州陰冬有靈湯溢夏無炎暑侵他年如遂隱五老是
知音

寄題廬山二林寺　釋無可

廬嶽東南秀香花惠遠蹤名齊松嶺峻氣比沃州濃積岫連
何處幽崖越幾重雙流溢隱隱九派神憧憧山限東西寺林
交旦暮鐘半天傾瀑溜數郡見鑪峰巖徑金繩道潭分玉像
容江徹匡俗路日杲晉朝松樓邇新苞折梅雞故葉壓嵐光
生疊砌霞綻發高牖牕籟虛閒狄庭煙黑過龍定僧仙婚起
道客虎溪逢濩落垂楊户荒涼種杏封塔留紅舍利池吐白

芳茵晝堂披雲見禪衣對鶴縺瓊纓泉滴瀝沒履草芊芊
竇穀攀尻苔橋側杖節探奇盈夢想搜峭滌心胸冥與終難
盡登臨惜未從上方薇蕨滿歸去養垂慵

宋

南康落星寺　祖無擇

金碧共玲瓏樓臺浩渺中雨花僧講盛星石寺基雄巖岫崖
峯對波瀾蠡澤通微紅看每日遠綠認江楓鷗鳥機心息湖
音梵唱同人間羣玉府寺有太宗皇帝御製御書物外廣寒宮雲衲蕭多
壞塵襟對自空扁舟五湖客長此伴支公

廬山瀑布

絕巘千尋勢飛泉萬疊痕寒光涵玉岫靈派析璇源滂壁河
流急蒼崖井浪翻猿悲經樹急龍駭落潭渾氣爽諸峯秀㳺

和衆籟喧功成身退日期此灌中園

題仰山二十韻

維南斗牛下萬仞聳崔嵬日上光先占江盤勢卻迴一方家
仍客幾處對樓臺不遂秦鞭去曾經禹載來雲生峯慘淡水
泮谷喧豗險外煙嵐變深中洞府開巖花春灼灼鳥哢語
磈飛瀑含清籟乖龍走疾雷平川蕭廟闕半腹那堪摧精舘
瑤瑰寶奇鍾杞梓材僧軒宜薜荔燕徑怯莓苔旁睨龍洲橋
前瞻庚嶺梅仙經饒地肺賦筆讓天台神物多靈睨農田少
旱災隱居須獨行吟詠亦難才何客能依止伊予敢語哉一
塵成繫滯四友阻遊陪末俛紅塵累徒嗟白髮催夢頻生枕
席賞每倒尊罍頓恐瓜時代圖歸作醉媒

鬱孤臺　蘇　軾

八境見圖畫鬱孤如舊游山爲翠浪湧水作玉虹流日麗崆
峒曉風酣章貢秋丹青未變葉鱗甲欲生洲嵐氣昏城樹灘
聲入市樓煙雲侵嶺路草木半炎州故國千峯外高臺十日
留他年三宿處準擬繫歸舟

鬱孤臺自注再過虔州和前韻

吾生如寄耳嶺外亦聞游贑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楚山微
有霰越瘴久無秋望斷橫雲嶠魂飛咤雪洲曉鐘時出寺暮
鼓各鳴樓歸路迷千嶂勞生閱百州不隨猿鶴化甘作賈胡
留祇有貂裘在猶堪買釣舟

鄱陽湖四十韻　劉　弇

巨浸連吳越高躔直斗牛元冥開別府江伯匯支流象緯元
精遏神姦秘怪哀番君疏帶礪彭蠡壯襟喉赶隙如無地憑

壖忽有州津涯俞穹淵窟宅定剡幽島認瀛鼇戴壽娫陣馬
蒐珠跳掛雨駛鏡清澄風收樹帶喬枝隱山餘短碧寧覘
沒因象歸睨伏陽侯儀月都迷皓蒸雲間作油涵濡均漢符
冗長到緞䲡蜃幻晴噓闇龍腥夜拔湫萬尋懸圃玉一帶洞
庭秋盈縮知誰紀夜升似力牮鯉矜封赤鱏龜笑斥朱昕嵌
竇扶桑鰲珍文匠石鍥鷗群鳥野客蚖律傲潛虯密鼓笙零
霰橋輕弩激鏃執分浮鐵蓮戒訝繞蛇郎結索延肯婦靜纚
送莫愁陶朱誠得策神禹想遺憂端稱瀉羨弄非無隱伏搜
互分高下諸葦視去來舟血脉乾坤活瘡痍稼穡瘳彼貂包
息滦瑣碎落浮漚蓮女嬋娟櫂漁郎笔操甌有人奉鑄彼無
客傲鷗裘貨貝窮乾沒醪羞肅可求束枯論伏釜戒覆亡領
納衆木杯盂外佗年叶約尤鷗塡功未議鄙及忘應酬何事

輕思济吾防果未周阽危心骨醉飄泊面頰羞敢計寸樽去
何知戴笠遊片帆真堪攫隻影轉悠悠畢濕嗟梁傳是箔拄
魏舟勞歌魅孺子破篇付平頭烏鼓緣尊置黃粮爲餘洪清
嶼取歸日穩櫂聽夸猶

妙覺寺　孫觀

生厭風波惡安閑且樂禪開簾延白日倚杖立蒼煙鳥散人
聲裏鐘殘客夢邊小蒲風葦偃薄槿露華鮮句好吟髭斷懽
餘落照偏人生但如此何處不翛然

遊開先寺觀香爐瀑布諸峯讀李蘇二仙詩知廬阜之勝在是記以十韻　王十朋

廬山何處好勝地有開先瀑水漱寒玉(雙劍峯)王香爐生紫煙紫
霄長近日黃石不知年(黃石巖)爲鳥雲湫合(有瀑布)豐城寶劍連

龜行似朝斗(龜行峯)鶴唳欲冲天(鶴鳴峯)馬尾只自洗(馬尾泉)牛頭
奚用穿(牛頭峯)雄詞惟太白妙句更蘇仙寺占星流處橋飛月
出邊碑方閱華藏(山谷書華藏記)開先夢已到栖賢明日游三峽歸
心定決然

元

桃源圖并序　揭傒斯

江左龍虎山南十里有桃源者劉王二尊師所闢也臨江范亨父爲之記予爲賦五言詩十七韻

桃源非一處龍虎貴難同內外雖踰鐵高低石作叢黃幡青
劍北紫蓋白雲東螮影當霄迴蛾眉抱月弓(六峯名)千重藏曲
折四面削虛空地户吟風黑天池浴日紅雪霜翻瀑雷雨
瀉崩洪暗識猿常逮晴聞鳥語工危龕三井秘絶澗九谿通
江合仙崖怒山連鬼谷雄劉王開闢後秦晉有無中時見秀
桃侶頻逢采藥翁丹臺寒漠漠琳宇氣熊熊濟勝非無具緣
源恐莫窮煙霞俄變滅草樹杳蘢蔥四序何勞誌羣愚倘擊
家誰言武陵近十里上清宮

南山詩(山在龍虎山南爲宗師藏劍之地曰丹井邱有卜有局門玉津澗月鶴天鏡池金砂井躍泉澗雲亭山雲閣丹桂鶴桃花源云)　陳旅

江左羣山圍仙邱倚太虛上清分亢爽南谷抱谽谺臺觀黃
瓊宅林巒赤虎家天池照寶鑑日井射金砂桂實秋巖栗桃
烘曉岸葩泉香通美竹雨液漱靈芽俯澗松偏潤緣崖逕自
斜幽亭宜水繞晴閣受煙遮神竈丹扃秘元關紫氣賒石橋
留月色銀浦渺星華顧盼延陵劍終乘博望槎臨風一邂逅
食我棗如瓜

明

望香爐峯讀孟浩然詩因述　劉永之

移櫂望廬阜香爐舊識名烏飛千嶂碧日淨片雲生瀑挂長
虹下溪深猛虎行松門通佛宇蘿徑繞僧楹業愛遠公白詩
欣孟子清余方謝羈束寺此共芳聲

擬峴臺　徐良傅

汝水抱城闉文昌帶石根臺高平入漢山遠勢從閩雉堞分
朝靄漁歌答霽旻晚沙明西練煙樹暗通津款款鳧鷗並垂
垂橘柚親稍寬千里目猶愧百年身廊廟丹心在江湖白髮
新頓能羣鹿豕亡論畫麒麟東景扶桑樹西流弱水濱仙蹤
如可借去作遠遊人

惠孝寺(在西原山能仁寺西)　陳嘉謨

西原西郭外寺景各宜人此地無行跡何緣駐病身風高夕
殿冷天迴白雲新樹隔迴青嶂泉分轆轆蔃毒龍藏鉢小猛
虎上街馴寤語初傳偈重來漫證闍生涯悲大夢世界問微
塵自怪陶潛僻長將慧遠親

過鉛山遊觀音山詩　葉向高

見說茲山好閒來愜勝遊懸崖藤欲合怪石筍能抽磴轉迴
閒暮苔深古洞秋春園羣嶂色綠湛小池流紺宇標香界懸
雲繞沃洲氣從關尹望轄爲故人投旅況尊中盡冥搜象外
幽忽傳烽火急臨眺且消憂

匡廬道中　鄒元標

匡廬高萬丈道路何遙遙似挾風雷至回看星斗臨樓彙多
美麗亭榭半傾欹巧光標銀漢三江漾碧漪廊邊鳴虎豹滑

底浴蛟螭翠竹餘音響開雲動遠思長吟秋色裡不覺年隣
移小偈磨題徧巖僧未許知

望湖亭　胡大成

地盡三江外亭窺九派中水光深浴日山色遠依空極浦浮
征棹長天度翔鴻劍如衡斗近星可泛槎通髮髯隨年換蓉
臨自古同朗吟湖上作漂泊憶蘇公

新淦陳黄石明府相過予問以土著之兵云爲餉料疏
裁去守城責之守令兵安可裁也　劉同升

淦水金湯固軍需安可裁逢迎出下策苟且誤將來守土寧
無責旁觀莫浪猜豐亨全盛日經濟豈憂財漫謂窮搜括翻
令基禍胎客兵非廟算土著扞城隄仗馬鳴將斥函牛器亦
隤清時詎有闕言路固宜開日奏封疆警頻聞水旱災何緣
叅孔計偏向省垣推廉吏紓三策憂邊備五材贈言兼遠畧
消嘯得追陪
國歎

鬱孤臺弔古　曾燦

獨上鬱孤去登臨思惘然流鶯三月暮疎樹萬家煙浪打空
城外山圍故國前女牆桑葉白官署杏花妍旅食朝彈劍春
風夜控弦笳聲生古戍日影動長旃血戰元黃野人悲鄴犬
年貿蘭譜獸闘鄴水奪龍斬下澤鳴芳雉行宮泣杜鵑扶高
金鳳起闘鎖玉虹懸鐘鼓埋榛久牛羊踐草眠講堂桁甃擊
石碣枕荒阡玉馬歸河瑞銅人過渭川興亡雙眼落憂患一
身全何處餘乾土誰人有數椽建牙厮養宅買仗水衡錢耗
帳俱三百驍夔費十千臺猶存望闕亭已著廉泉李趙勳何

在周程緒獨傳高臨巢遠鶴平楚隱飛鳶暖氣侵衣重雲游
壓髻偏佑車通粵嶠難路接湖天且讀賈生賦行休祖逖鞭
升沈如白日去住只青氈囊剩投殘筆家留粥盡田吾生當
此際何以策高騫

乙巳嘉平月同蔡公及諸子遊青又庵　施閏章

晴冬風日好采與恣攀躋嵐氣盈襟袖泉聲逐杖藜天開一
徑小峰截片雲低暗穴能留館荒陂虎印泥釣臺邀客坐石
壁待誰題置屋緣茶圃分流潤麥畦野梅寒早發谷鳥臘先
啼白飯烹葵美青林采藥迷忘莊心共遠支許手同攜不盡
青青色重看萬嶺西

登滕王閣　朱彝尊

峻閣崎洪都凌虛落照孤縈迴窮島嶼波浪接荊吳舊地君

王賞分封禮數殊寬旌千騎入玉佩幾行趨水況魚龍宅花濃蛺蝶園星霜歌舞換俯仰物華徂蹟以三王重名將百代俱雄文思往事高興亦吾徒欄檻看如昨登臨信可娛西山開積雨南浦散平蕪作賦秦公子行吟楚大夫由來憑眺地襟帶有江湖

余作江州雜詩灌園既垂和續為潯陽行感慨淋漓讀之使我心惻因推本其意再成長律四十韻首言風土次序東晉以後迨明初一一竊據事終於寧南乙酉之禍此州被亂情形始末略備休養生聚其在斯時乎丞邀恒齋太守同賦　查慎行

鼓角悲涼地山川要害城一州當孔道萬里控江程近楚風猶悍吞吳氣未平鳧鷖飛易散魚鮪竄多驚戶少移恒業田

磽廢力耕兒童知矢石婦女識旌旗不諒流離苦翻疑性命輕舊文徵史冊殘局憶棋枰置郡名長易秦為九江郡漢蕃吳民二國湖爲武昌後置彭陽郡晉改江州梁移九江治湓城唐宋爲江州建康後陞定江軍元置江州路明爲九江府封王國或黥布謂英大都當用武未有不藉兵建業朝廷小潯陽肘腋并中原方轉闘南服暫維寧草草園王計寥寥伐叛聲奸雄雖反覆使相必忠貞問何屏藩重頻扶鼎鼐傾晉永昌中僚領江州刺王敦咸和中溫嶠義兵由潯陽趨建康斬蘇峻隆安中劉毅何無忌崔鎮相元於崢嶸州梁承聖中陳霸先以江州刺史定侯景之亂艱虞經剝運成敗付閒評是物關天授伊誰敢力爭每聞稱僭竊旋見就擒烹宋泰始元年中晉安王子勛桂陽王休範梁天監中刺史陳伯之俱以江州反未幾就平南宋建炎中李成陷江州為張浚所敗元至正二十年陳友諒以江州爲都國號漢改元大義舉兵死昨者民何罪今來債尚盈勤工須奉檄犯闕躡無名澍上遊兒戲泗中笑客迎崇禎甲申左良玉擁兵號戰鋒散江遊擊明以寧鈞致之在湖南一遭年九

已而連武昌乙酉奉監軍御史黃澍僞太子詔召良玉入攻馬士英良玉信之遂於三月二十七日稱兵至九江將軍停鎧仗辨上絕冠纓勿戢兵猶火捉牢地盡阬初良玉武昌挾楚昔未以往至是與標下諸將二十營九江賊外四月初四日遂縱兵焚掠殺男女二十餘萬推殘鋒太酷屠戮禍交攖漂血長溝赤燒空烈焰晴押綑連萬艦木曾舶屠江州東林鐵佛寺五百羅漢頭州瞞巨艦載滿金帛時號押綱捲甲拔諸營作偏歸曹輸貪狼甚李成天誅旋辜伏以兵敗九江良玉氣塞死舟中殺氣聚難清落籍銷灰劫招魂畏死生若非數大澤何以起疲氓牙櫱枝初發勾尖草乍萌及時資愛養太守賴廉明冷署依雙劍頹垣寄一楹涉園除瓦礫課僕種蕪菁耗拆空瓶粟支吾折脚鐺官貧仍逆旅吏隱亦柴荊曉雨掛衙坐春田露晃行設施看次第氣象卜豐亨蟋蟀還農俗琵琶遣宦情篇成聊紀實大雅佇君賡

康郎山功臣廟十四韻

時昔驅除會英雄想像間羣移青雀舫酒灑白茅灣鷹隼搏空擊鯨鯢授首還皮壽經虎尾矢石避龍顏一戰西南定羣公策力開死分間國運生不黜亂班紀信無遺恨曹成本世官願榮褒後裔茅土蔭垂須奕葉將軍樹廟前古梵柳傳明太祖戲爲賦詩時爲軍府中流砥柱山炎風焚鐵券石馬嚼金環黃屋今無跡朱旗問尚殷太平何事業要害此江關廟貌巉巖肅時情易險艱興亡他日事清淚獨潸潸

宿東林寺　江殷道

久愛煙霞好今尋薜荔香松濤疎入耳花雨暗侵裳檜老雲門古鐘閒蕭寺荒缺鐺餘宿火落葉護殘牀潭印禪心寂秋澄客思傷近峯連杳靄遠樹隔微茫蟲雜鳴泉咽風隨夕照

涼高僧蓮欲白處士菊初黄酒社空村墅經聲卧法堂獨留
橋上月回憶草頭霜

六言排律

宋

遊麻姑山　朱彦

羽駕龍車舊宅金爐玉簡幽宫雙練亭前秋水七星杉下春
風蓮沼何年變白桃源幾度飜紅明月清陰居士星冠羽褐
鶴翁一弄瑶池新曲夜寒風入霜松

七言排律

宋

陳義門　錢若水

居近東崖對白雲義風深可勸人倫兒童盡得詩書力門巷

徧多車馬塵樓上落霞黏筆硯池邊怪石間松筠鄉閭豈獨
民遷善堦砌兼聞犬亦馴朱實垂庭紅橘熟清香襲座藥畦
春他年好卜爲隣住悔葺吾廬洛水濱

送知軍曹比部移虔州　李覯

要知賢者善居官法自嚴明性自寛黠吏欲欺難作計愚民
初懼久方安獄詞大小情皆見市物公私價一般農力不闗
供土木窮閻猶得免饑寒星爲二使來巡按考未三年乘可
觀劇郡便當煩鎮守君恩寧許更盤桓吋輸贑水行非遠五
袴盱江日漸單從此天衢龍躍去野人懷德謾悲酸

五言絶句

唐

送胡眞師還西山　唐明皇

仙客厭人間孤雲比性閒話離情未已煙水萬重山

別東林寺僧　李白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

江行雜詩六首　錢起

新野舊樓名潯陽勝賞情照人長一色江月共淒清
願飲西江水那吟北渚愁莫教留滯跡遠比蔡昭侯
湖口分江水東流獨有情當時好風物誰伴謝宣城
潯陽江畔菊應似古來秋爲問幽棲客吟時得酒不
咫尺愁風雨匡廬不可登祇疑雲霧窟猶有六朝僧
幽懷念煙水長恨隔龍沙今日滕王閣分明見落霞

過白鶴觀尋岑秀才不遇　劉長卿

不知方外客何事鎖空房應向桃源裏教他喚阮郎

送靈徹上人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

同賦龍沙墅　戴叔倫

回轉沙岸近欹斜林嶺重因君訪遺跡此日見眞龍

憶鄱陽舊遊　顧況

悠悠南國思夜向江南泊楚客斷腸時月明楓子落

登庄頂

遊閒林下語知是經行所日暮香風時諸天散花雨

過彭澤　孟郊

揚帆過彭澤舟人訝歎息不見種柳人霜風空寂歷

遺愛寺　白居易

弄日臨溪坐尋花遶寺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庾樓

重遊蕭寺宿再上庾樓行郡人猶認得司馬詠歌聲

宿吉祥寺寄廬山隱者　楊　衡

風鳴雲外鐘鶴宿千年松相思杳不見月出山重重

信州水亭　張　祐

南簷架短廊沙路白茫茫盡日不歸處一庭梔子香

題彭澤盧明府新樓

碧落新樓迥清池古樹閒先賢盡爲宰空看縣南山

香爐峰　徐　凝

香爐一峰絕頂在寺門前盡是玲瓏石時生旦暮煙

廬山獨夜

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雲鐘聲知何處蒼蒼樹裏聞

夜泊九江　崔道融

夜泊江門外歡聲月裏樓明朝歸去路猶隔洞庭秋

臨江州李使君重陽宴百花亭　朱慶餘

聞攜九日酒共到百花亭醉裏求詩境回看島嶼青

弋陽訪古　施肩吾

行逢葛溪水不見葛仙人空抛青竹杖呪作葛陂神

經吳眞君舊宅

古仙煉丹處不測何歲年至今空宅裏時有五色煙

臨川送別　牛鳳及

秋郊日半隱野樹煙初映風水正蕭條那堪動離詠

題竹林寺　朱　放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遠公墓　釋靈徹

古墓石稜稜寒雲晚景凝空悲虎溪月不見雁門僧

送僧遊香山寺　釋齊己

君到香山寺探幽莫損神且尋風雅主細看樂天眞

宋

南浦　王安石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初入廬山三首　蘇　軾

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懷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到廬山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

廬山五詠

上界足官府飛仙亦何益還在此山中相逢不相識　[illegible]

博士雅好飲空山誰與娛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　[illegible]

石室有金丹山神不知秘何必露光芒夜半驚童稚　聖燈巖

皎皎巖下泉無人還自潔不用比三星清光同一川　三泉

長安不自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　障日峯

白鶴觀　孔武仲

洞天人遠矣琳館有遺蹤頗棄人間事優遊慕赤松

化成院二首

化成眞化出絕險起朱欄首下臨無處江城一掬看

登覽多清興衣襟有白雲松風不知際山籟坐中聞

費亭二絕句　孔平仲

外看紅水長裏見荷花發盧阜收白雲南浦浸明月

漢舟行花裏檥棹綠楊陰卻上曹亭望山高江水深

南昌繡谷山幽谷亭　曾憺

行盡車馬塵坐見水石環誰料千家縣正在清華間

徐亭汎舟二首　彭汝礪

萬葉雲煙上千花錦繡中停車不忍發爲恐破圓紅

晻雨竹窗潤秋風池沼香愛花不忍折恰似惜甘棠

隆興道中　晁沖之

淵道垂黃花山城擁紅葉人爭小舟渡馬就平沙涉

廬山詩　洪　朋

山瀑兩道瀉木葉四時春日暝不知去魚鳥會留人

自郡門至進賢路中懷舊二絕　呂本中

可歎路逾滑山空鳥不飛却思無事日騎馬踏泥歸

汴水夾榆柳今留代馬蹤如何進賢路只是見青松

州宅十二詠　王十朋

愷悌君子循良漢守臣如今坐堂上端是政平人 政平堂

不是因三秀名堂意自深要居森戟地身忘采芝心 三芝堂

昔日栽花者官移花未開舊花今豈在猶說范公栽 [illegible]

會得名軒意公餘坐片時退思何及矣未退早須思 知退軒

猶起才難歎同時九亂臣鄱陽千載守賢者許多人 九賢堂

有澤宜觀水無簷不見山番君千里國俯仰一亭閒 四望亭

誰品鄱陽守四人賢不知如何堯舜世能使野無遺 四賢堂

秋鶩同飛處澄江共賦時晚來亭上看眞是謝公詩 [illegible]

高架添風韻芳醪共姓名蘇州疑未寂疑是此香清 清香亭

昔日風流守公餘種百花春風不冷熱紅紫落誰家 百花樓

郭外山橫閣江邊水照樓羣官無暇日何以得消憂 郡江樓

亭廢名猶在春來花自芳猶餘蜀中錦愛惜比甘棠 蜀錦亭

題天華院

遊偏廬山寺茲山亦自佳數宵緣石耳一飯爲天華

馬當山

此地水如峽有山名馬當猶疑是灎澦更合戒舟航

白公草堂

宜阜雙林寺鑪峰幾瓣香日烘煙裊紫敬爲白公堂

萍鄉　劉克莊

聞說萍鄉縣家家有絹機荒年絲價貴未敢議寒衣

墨莊五詠　朱　子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 墨莊

窗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遠心惻 列軒

幽人本何心偶此翳環堵窮几亦無言光風滿寰宇 靜春堂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玩易齋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 君子亭

列岫亭望西山啟正始無毫髮遺恨滕王秋屏皆不及

也因作詩二首

城中望西山拄頰空朝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親切處

東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商略無遺算

湛泉送客二絕句　徐鹿卿

吾生如寄耳嶺阯又一年正是歸心碎那堪送客船

中年懷易惡更聽斷腸聲多謝兩株樹逢人管送迎

元

五面山　趙孟頫

洞中即仙境洞口是桃源何殊五陵路雞犬自成村

長廊巖

修巖如長廊下有流泉注山中古仙人步月自來去

太平山雜詠二十二首　揭傒斯

太平最高峯署亭更瀟灑但有日與月晝夜繞簷下

雲歸樹繞環雨餘山更淨長嘯天地低引手捫斗柄

井水深莫測甘冽如沆瀣一朝蟄龍起霖雨滿下界

洛下載書出化爲碧屏列堂堂富川郡永鎮東南山

仙人出未還老鶴惜無伴延頸東皋山不知日已晚

枯槎大幾何泛泛此溪渚會乘天上去殷勤問牛女

天風西北至獵獵動雲旗却訝西王母瑤池晝下時

空巖發靈籟彷彿如風雷只宜函寶劍天遣六丁開

坡上春雲白坡前瑤草長仙人二十指曾此采幽香

少年武當至寄此南枝春歲歲滿樹上花開遲故人

異根却連枝欣欣更榮發詠出山中人此義良可法

山靈驅狂猷跑出一泓泉流作人間去還爲大有年

煙雲常黯澹時護五雷峯忽爾雲烟散撐空翠萬重

石門高幾何兵非神禹鑿有時龍忽歸滿山風雨作

何年孟氏姥照影石潭底姥去不可追至今名在耳

愛此獅子巖宛若獅子踞忽然一咆哮清音滿天地

梧桐葉初凋高岡秋瑟瑟鳳凰飛去來月明如白日

睹此石葫蘆不隨草木壞誰能剖其中納此大千界

茅君騎虎來石上遺虎跡豈無莓與苔自是不敢藉　虎跡石

白石亦何堅丈劉來爲之斫之痕尚在焉乃神所爲

陰洞有靈藥不知經幾春年來荷鍤者化作石丈人　石人

仙人亦世人脚踏石如踏泥泥痕尚可沒石痕不可迷　仙跡石

建昌小湖望廬阜二首　范梈

青雲覆層巘白鳥度平湖釣艇夜來雨山深知有無

我懷貞鍊士多在巖谷陰惟有高林月長知望遠心

信州招真觀五首　袁桷

縱橫太古石短長千歲藤攸攸巖居子獨飲古澗冰

曉汲寒泉清明月各在缶缶空不見月引水復在手　寒泉月

截玉作明簾不知簾外事應有君眼仙隱簾見人至　玉簾巖

餌兔樂嬉遊入地不得出化爲白玉泉彷徨返來井

金鼎閟寒泉真火猶不滅年深定飛騰子夜吐光怪　丹井

龍虎山四詠　貢師泰

巨靈劈山石飛出黃金雞至今山下人猶聽雲中啼　金雞山

載寶出西域獻琛自南溟仙人一叱之化作青峽嶆　象山

寶劍落深潭時時見光怪鱗甲飛上天白晝風雨快　龍井

天星二十八下作漢廷將功成歸帝傍精彩射石上　雲臺山

題分宜縣橋　郭鈺

雲從溪北生雨過溪南響溪上蓑笠翁倚闌看水長

鍾峯絕頂　釋大圭

危石青入雲上有千歲木我來臥其間天風響巖谷

明

陶皮石室　自注即今北巖古陶皮二仙修鍊之所天寶兩雨則巖畫有泉出焉禱者常以爲驗舊名青巖今名之　劉崧

北巖極谽谺三面環絕壁閭有山雨來石泉先暗滴

百花洲

鳴榔百花洲繫船楊柳樹乳鴨湖上蹄浮沉不知數

遊仙巖二首　　吳伯宗

偶喜尋幽境閒逢採藥翁丹邱知不遠只在碧溪東

石髓雲中現蓮花水上浮神仙如可待直到最高頭

書草萍驛　　王寵

一月草萍驛風花點客衣春山啼杜宇也道不如歸

彭浪磯　　夏寅

虎牙彭浪石鐵柱小孤山江漢朝宗道東南第一關

楊林橋 在貴溪　　吳與弼

野水平橋路行行霽景開地名時記取他日或重來

宿長林

欹橋來磐石支頤面好峰道旁秋水淨嶺背夕陽紅

四仙亭野望　　何遷

野遲披寒雪空山傍夕昏萬峰藏日觀一水上天門

吉安　　李東陽

山勢西來斷江流北去平萬家深樹裏闇是吉州城

墨莊五詠為天寶劉氏賦 有序　　楊廉

按劉氏之居清江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為派而同出於墨莊以上評事璵也墨莊剏於汴宋而記於南渡之後今天寶士會又為之起廢於異代遷徙之後且并晦翁所為五詠曰軒堂齋亭者舉復其舊觀其志亦已勤矣雖然昔之名亭勝宇類不在天地間所以不朽者人也士會之今為今南京刑部檢校高邀余賦之因識於此若夫所謂不朽者在檢校君豈可不以前聞人自勗哉

前人墨為莊原不在青紫我愛考亭翁發明良有以 墨莊

為學如掘井成功斯及泉猶問軒中人龍澤師友賢 亦軒

誰謂靜為主誰供春一月周程去未遠淵源豈容絕 舒香堂

寡過聖絕編踐履賢盡易神明本在人豈必泥編策 玩易齋

水華晚尤佳對之詎忍折人間游戲文千古愛蓮說 君子亭

周村八景為松亭題　　夏尚朴

節彼雞鳴峰下有先賢宅孳孳為善心俯仰無今昔 雞鳴峰下有宅

宋狀元徐
梅野故宅

青山誰結廬偏近猿猱穴時聞王子喬吹笙弄明月 棲雲也

明月到清池寒光濃如許羊裘時獨坐愛與魚蝦侶 釣月也

朝來一兩餘白雲滿平野中有植杖翁不見問津者 耕雲

君如王右丞亦愛松間屋月下時獨來清風響幽谷 愛松亭

路入山自幽獨趁幽尋去時聞伐木聲遠在雲深處 伐木處

春江湧釣沙便有鷗來宿相對總忘機滿江煙水綠 來鷗

杖策時出遊歸途唯柴收夕陽猶半山啼鳥在深竹 鳴鳥林

袁節婦三首 婦之夫尹袁禮之後在任　　夏言

阿母水霜節空閨六十春袁宗今有後不負未亡人

始鞠無父孤終鞠無母孫一生為袁氏辛苦難具論

阿母壽幾何於今八十餘向時膝上孫之官奉母俱

臥雪東林寺延望天也感賦二首　　胡直

宿世天也客雲深世絕尋東舍也仙館西家董奉林

一落何遲迴殿輪久莫馭悵望山頭雲徘徊山下路

黃牛潭　饒烈

入口諳黃牛紛紛上急流人聲喧鬧處燈火競維舟

九日遊三疊泉二首　魏良器

醉臥藤蘿石溪花映客衣不知山日暮猶問此何時

三疊我重遊匡廬九月九菊花笑渊明底用王宏酒

盤龍東嶂　魏良政

東望盤龍峰見山不見龍龍盤不可見上有雲萬重

鶴嶺西屏

靈峰插天表鶴嶺在其西靄靄翠雲屏可望不可移

晚下廬山　徐正卿

下山鼯鼠啼藤竹使人迷多謝東林月殷勤過虎溪

馬當大風　劉鐸

倒峽羣龍鬭騰空萬馬嘶江神遺巨浪索我篋中詩

聚僊亭　徐良傅

四僊如聚處中有徐道人偶爾遇前識安知非後身

水口寺

今日白頭僧先朝清宮使朝拂廬山雲暮宿水西寺

廬山五老峰　郭正域

湖中五老峰去天不盈尺淵底白雲生五老頭俱白

落星石　陳翼飛

白榆何夕墮危石青如此疑是酒星沉渴飲湖中水

芝山春遊　祝世祿

溪山春正半載酒鳥邊亭取醉非吾事乾坤忌獨醒

自信州還貴溪　朱大啓

小艇恰容膝輕帆下瀨灘忽聞津吏語斜月挂江干

捲筆峰　李萬實

遠公說金經書罷自擲筆千年棄不收化作一峰立

捨身崖

峭壁一萬丈飛鳥愁欲下望雲思我親此身未能捨

玉壺泉

一泓寒泉水直浸秋月我來湖上窺照影數毛髮

虎溪

送客過溪橋虎嘯溪上石溪水至今流月黑烟蘿碧

從姑山一線天　趙伯里

石罅劃天開山光割昏曉振衣凌絕頂自覺衆峰小

白雲亭在彭澤亭爲狄梁公作　陳嘉謨

一老獨望雲五龍競取日公於君親際倜儻故無匹

白雲望不極重上白雲亭亭下九江水茫茫鷗鷺汀

登雪浪閣瞻念菴先生祠　張位

閣外浪如雪座中人似仙高風不可覩山水尚依然

白鹿洞月下口占二首　李應昇

渡溪芒屩溼兀立酒初醒點點松梢白疎疎幾箇星

言尋獨對亭相將松影去獨對者誰子問松松不語

仙人石　揭重熙

仙人何處去空有仙人跡時一聞笙簫元雲來絕壁

市汊驛下阻風　程詰

江干日色黃北風怒不已君看上水船一日三百里

琵琶亭

殘照亭皋夕秋風旅鴈飛琵琶千載恨淚滿逐臣衣
回，

湖上獨眺　彭才望

湖上水如昨樓臺望已稀可憐相識燕猶向舊家飛

江行　施閏章

將入雙江路雲迷阜口西昨宵愁不寐恰有鷓鴣啼

懷渠郡客虔州

聞君發歸棹還爲虔城裏雙江人不來愁殺雙江水

入廬山口號二首　王貽上

翠竹青松裏橫峰側嶺間坡公曾有語負箇到廬山

曉出潯陽郭廬山方出雲雲中雙白虎邀我問匡君

車盤驛道送旅主人壁　朱彝尊

曲澗層層響叢篁个个齊前山行更好不信鷓鴣啼

晚過東山寺

飛閣流丹蝕層巒積翠多松間明月在惆悵下山歌

五老峰上絶境詩　朱徽

踏倒兜羅綿四望琉璃界不知天地間何者有成壞

曉發小窑至瑞金縣作二首　丁煒

樹響忽驚秋嵐深欲變雨雲山翠幾重莫辨來時路

望裏見孤城行行津市杳極浦水霞收遠天山月小

同梅月川翰林泛舟過北蘭寺　熊一瀟

城闉三面淨須臾失高閣杳杳望香林磬聲煙際落

廣信舟中望靈山　查慎行

頑石四百里自安仁至鉛山河口臨江石皆狀如盤盂中水不生茲焉秀獨鍾翠屏三

十六不數九芙蓉

鹿洞雪二首　于建邦

心龍翔碧漢鱗甲故垂垂始信洞門裏今朝是葛陂

敗絮迎窗坐猶如退院僧呼童鋪木屑爲接遠來朋

清江月色　歐陽斗照

江水澄太虛寒蟾印秋影不待楓落時已似吳江冷

楊柳津詞二首次家鳴傳韻　錢陳羣

美人入空際解佩遺蒼璐化作一溪水楊柳垂長條

青溪折楊柳露下沾衣裳相送不相語洞口逢漁郎

六言絶句

唐

寄李袁州桑落酒　郎士元

色比瓊漿猶嫩香同甘露仍春十千提攜一斗遠送瀟湘故
人

元

送鄧師禹歸龍虎山　袁桷

小帽飛花一寸船舟流水二分落日獨歸洞口隔溪短笛猶
聞

貴溪山行和彭玠韻二首　劉詵

煥袂晴江淺淺迎風青嶂疎疎看山拄杖欲倦得句畫沙共
書

巖上石仙流雨灘頭春蟄生雷回首鹿門總角髯須如戟重
來

題危太樸雲林圖　丁復

天台萬八千丈雲林二十六峰幾戴山中猶憶今朝江上烟
逢

明

弋陽道中　陸琳

石子船頭磊磊溪聲枕上潺潺人夕上灘下灘夢隔千山萬
山

國朝

溢溪口號四首　苗蕃

過嶺復過一嶺渡溪又渡雙溪潤底敲金戛玉林中吠犬鳴
雞

溪口雪橋鋸栗山腰兜竹斑斕紓葛江南亦冷輕裘塞北寧
家

虎豹深山似北鳥鷺江水知冬信夯誰捧竹紙飛鈴自指溪
春

昨宿溪舒晚翠今來旭捲朝霞半霧半晴山蔻如圖如畫人
家

芙蓉峰　嚴閣信

莫道琳宮寂寞四面山湖窗九朵芙蓉秀出疑昨日日秋
江

清流峰

夙仰名藍勝跡飛泉拖練縈紆疑是銀河倒落蒼茫奇並佳
廬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六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七

藝文詩十一

七言絶句

唐

與黃蘗禪師觀瀑布聯句　唐宣宗

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　黃蘗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　宣宗

望廬山瀑布水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遥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
銀河落九天

登廬山五老峰

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

此地巢雲松

寄廬山棲衣居士　韋應物

兀兀山行無處歸山中猛虎識棲衣俗客欲尋應不遇雲溪
道士見猶稀

尋簡寂觀瀑布

躡石欹危過急澗攀崖迢遞弄懸泉猶將虎竹爲身累欲付
歸人絶世緣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戴叔倫

家在故林吳楚間冰爲溪水玉爲山　更將舊政化鄰邑遥見
逋人相逐還

臘日龍沙會絶句　權德輿

簾外寒江千里色林中樽酒七人期寧知臘日龍沙會却勝

重陽落帽時

餘干贈別張二十三侍御

蕪城陌上春風別干越亭邊歲暮違驅車又愴南北路返照寒江千萬峯

徐孺亭馬上口號并序

鍾陵東湖之南有亭亭中有二碑一則故曲江張公所製徐徵君碣一則北海李公所製放生池碑嗟夫二君子久隨化往而二文之盛傳於天下貞元初余爲是邦從事每將迎郊勞多經是間且以其尚賢好生皆醇仁之首也因歎不得與二賢同時論文變損益亭址圮壞苔蘚碑趺古風如在感舊依然而通衢在側平湖在下波流數擊日月無窮因於馬上口號絶句一首以寄愀愴

湖上荒亭臨水開龜文篆字積莓苔曲江北海今何處盡逐東流去不迴

黄䲗館

驅車振楫越山川候曉通宵冒煙雨青楓浦上魂已銷黄䲗館前心自苦

望簡寂觀　顧況

青嶂青溪直復斜白鷄白犬到人家仙人住在最高處向晚春泉流白花

安仁港口望仙人城

淒臺采翠遠分明聞說仙家在此城欲上仙城無路上水邊花裏有人聲

小孤山

古廟楓林江水邊寒鴉接飯雁橫天大孤山遠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

思歸寄東林澈上人并序　韋丹

澈公近以匡廬七詠見寄及吟諷之皆麗絶於文圃也此七詠者俾予益發歸與之興且芳時勝侶卜遊於三二道人必當攀躋千仞之峯觀九江之派是時也飄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顧黙然而遊不假東門之送天地爲一朝萬物任陶鑄夫二林巖翼松逕幽邃則何必措足於丹霄馳心於太古矣偶爲思歸絶句詩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達其深趣矣

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

題五老峯下費君書院　楊巨源

解向花間栽碧松門前不負老人峯已將心事隨身隱認得溪雲第幾重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韓愈

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

楚昭王廟詩

郢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黄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祀昭王

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　元稹

知君暗泊西江岸讀我閑詩欲到明今夜通州還不睡滿山風雨杜鵑聲

琵琶亭

欲問潯陽宿酒樓琵琶亭畔荻花秋雲沈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

題李八百洞　符載

太極之言混沌坼此山亦是神仙宅後世何人來飛昇紫陽眞人李八百

大林寺桃花　白居易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建昌江

建昌江水縣門前立馬教人喚渡船忽似往年歸蔡渡草風沙雨渭河邊

宿西林寺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欲回

題廬山山下湯泉

一眼湯泉流向東浸泥燒草煖無功驪山溫水因何事流入金鋪玉甃中

望江州

江迴望見雙華表知是潯陽西郭門猶去孤舟三四里水煙沙雨欲黃昏

題崔使君新樓

愛人何處可銷憂碧甃紅欄溢水頭從此潯陽風月夜崔公樓替庾公樓

鍾陵餞送

翠幙紅筵高在雲歌中一曲萬家聞路人指點滕王閣看送忠州白使君

遊西山蘭若　羊士諤

路傍垂柳古今情春草春泉咽又生借問山僧好光景看花攜酒幾人行

重登滕王閣　李涉

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

遊西林寺

十地初心在此身水能生月即離塵如今再結林中社可羨當年會裏人

廬山瀑布　徐凝

虛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暫息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再歸松溪舊居宿西林

五粒松深溪水清衆山搖落月偏明西林靜夜重來宿暗記人家犬吠聲

過馬當

風波隱隱石蒼蒼送客靈鵶拂去檣三月盡頭雲葉秀小姑新著好衣裳

宿靑牛谷梁鍊師仙居　楊衡

隨雲步入靑牛谷靑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入明月中惟有壇邊一枝竹

送舍弟德俊往廬山　熊德登
能騎竹馬辨西東未省煙花暫不同第一早歸春欲盡廬山
好看過湖風

望麻姑山　鮑溶
幽人往往懷麻姑浮世悠悠仙景殊自從青鳥不堪使更得
蓬萊消息無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遊止　溫庭筠
一抛蘭櫂逐燕鴻曾向江湖識謝公每到朱門還悵望故山
多在畫屏中

鵞湖山　張蠙
鵞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

扶得醉人歸

題弋陽館　張祜
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溪設濟千將劍却是
猿聲斷客腸

西江晚泊　趙嘏
茫茫霧靄失西東柳浦桑村處處同戍鼓一聲帆影盡水禽
飛起夕陽中

紫極宮齋夜　李群玉
紫府笙歌碧落寒晚星寥亮月光殘一聲白鶴高飛散惟有
松風埽石壇

題玉笥山强處士　方干
酒裏藏身岩裏居删繁自是一家書世人呼爾為漁叟爾只
釣璜非釣魚

題廬山雙劍峯　來鵠
倚天雙劍古今閑三尺高於四面山若使火雲燒得動始應
農器滿人間

訪潯陽友人不遇　韋莊
不見安期海上樓寂寥人對鷺鷥愁蘆花雨急江煙暝何處
潺潺獨棹舟

撫州江口雨中作
江上閑衝細雨行滿衣風灑綠荷聲金驄掉尾橫鞭望猶指
廬陵半日程

西山靜中吟　施肩吾
重重道氣結成神玉闕金堂逐日新若數西山得道者連余

便是十三人

宿干越亭
琵琶洲上人行絶干越亭中客思多月滿秋江山冷落不知
誰問夜如何

依韻贈南安方處士二首　徐寅
兩蹟當春却似秋僻居誇近野僧樓落花明月皆臨水明月
不流花自流
晉楚忙忙起戰塵龔黃門外有高人一畦雲薤三株竹席上
先生未是貧

南昌道中　陳陶
古道夤緣蔓黃葛桓伊冢西春水闊村翁莫倚橫浦畫一半
魚蝦屬鶴獺

鍾陵秋夜

洪崖嶺上秋月明野客枕底章江清蓬壺宮闕不可夢一一入樓歸鴈聲

題徐穉湖亭

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頭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擒青史

上蘇使君　伍唐珪

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教桃李不成行

題袁州龍興寺　易思

百尺古松松下寺寶幡朱蓋畫珊瑚閑庭甘露幾回落青石綠苔猶未乾

大庾驛有懷　蔣吉

一囊書重百餘金郵吏寧知生計貧莫訝偷吟望鄉句明朝便見嶺南人

憶潯陽舊居兼感長孫郎中　周賀

潯陽却到是何日此地今無舊使君長憶窮冬宿廬嶽瀑泉冰折共僧聞

南唐

湖口縣　王周

柴桑分邑載圖經屈曲山光展畫屏最是蘆洲東北望人家殘照隔煙汀

題梅仙館　孟賓于

仙界路遙雲縹緲古壇風冷葉蕭騷後來豈合言淹滯一劒昇騰道最高

彭澤解印　廖凝

五斗徒勞謾折腰三年兩鬢為誰焦今朝官滿重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訪廬山歸章禪伯　李中

沈沈石室疎鐘後寂寂沙池片月明多少學徒求妙法要於言下悟無生

廬山棲隱洞譚先生院留題

壇畔歸雲冷濕襟拂苔移石坐花陰偶然醒得莊周夢始覺元門興味深

閤皁山　徐鉉

數影高低峯掩映松陰繚繞步徘徊從今莫厭簪裾累不是

乘軺不得來

簡寂觀　釋靈徹

古松古柏巖壁間猨攀鶴巢古枝折五月有霜六月寒時見山翁來取雪

東林寺酬韋丹刺史　韋丹帥洪州時靈徹居廬山丹與為忘形之契篇什倡和月居四五丹寄一詩為思歸之意徹答此詩

年老心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東林寺寄包侍御

古殿清陰山木春池邊跂石一觀身誰能來此焚香坐共作爐峯二十人

再遊東林寺作五首　釋晉休

臺殿參差聳瑞煙桂花飄雪水潺潺莫疑遠去無消息七萬
餘年始半年（傳記盡云安期於二年盡生先于天人間四千年彼天一晝夜亦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為
一年）
桓元舊華殘雲濕耶舍孤墳落照遲（昔桓元入山謁遠公遠捨葉至今在遠公堂下）
有箇山僧倚松睡恐人來取白猿兒
玉像珠龕香陣橫錦霞多傍石墻生薜蛇行者今何在花裏
唯聞鵓鳥聲
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買酒過溪皆破戒斯何
人斯師如斯
白蘑蔔花露滴滴紅芯芻草香濛濛田地更無塵一點是何
人合住其中

龍虎山　道士　吳筠

道士身披魚鬚衣白日忽上青天飛龍虎山頭好明月玉殿
珠樓空翠微

宋

答贛縣錢顗著作移花　趙抃

令尹憐花意思勤海棠多種郡園新自從西蜀年年見今日
欄邊似故人

寒泉

歲旱江漢萬井汚此泉深靜肯清淪伯夸死後泉流在能使
貪人一飲無

劉仙石（在江州太平興國觀）　祖無擇

支機莫問君平肆取履誰修黃石祠深洞自開人不見何須
惆悵憶當時

將至南康道中

溢江艤棹整驂騑松路揚鞭入翠微好是近郊人候望紛紛
羽服與田衣

遊栖賢

偷得沈迷簿領身暫來林下訪幽人雲泉滿眼情歸去便擬
拋官學隱淪

琵琶亭上作　歐陽修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濕盡青衫司馬淚琵琶
還似雍門琴

送春寄呈祖袁州　李覯

去年春盡在宜春雨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悵相逢
不是去年人

因遊華子岡題麻源壁

平生猶未識紅泉人日纔遊石磴邊宿雨半晴秋草濕困來
無處可閒眠

琵琶亭　劉敞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腸斷處只應
江水是遺聲

南浦　王安石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粼粼起弄日
鵝黃裊裊垂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
如雪柘岡西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萬壑松杉滿我前

遊麻姑山六首　　曾鞏

行盡城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泠泉酒行到我不辭醉安用了了分愚賢流杯池

古松蒼蒼橫斗文其幹十圍陰蔽野應到夜深山月來林色天光迷上下七星杉

飛泉一支天上來冥影洗洗瀉龍穴山靈欲以怖動人山路先冬積霜雪瀑布泉

樹杪蒼崖路屈盤半空亭榭冷猶寒平時舉眼看山處到此梟猶自下看半山亭

照文光奇信可愛碑意下決誰能鑴已推心賢破無究安用筆墨傳神仙顏碑

神仙恍惚不可明定有池蓮變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似被麻姑妬顏色碧蓮池

題靈山寺　　劉恕

早晚報衙蜂擾擾友朋相和鳥關關餘香滿袖花驚眼空翠沾巾雨暝山

醉石　　程師孟

萬仞峯前一水傍晨光霽色助清涼誰知片石多情甚曾送淵明入醉鄉

虔州八境圖八首并序　　蘇軾

南康八境圖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樓觀臺榭之所見而作是圖也東望七閩南望五嶺覽羣山之參差俯章貢之奔流雲煙出沒草木蕃麗邑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觀此圖也可以茫然而思粲然而笑慨然而歎矣蘇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從而八乎所自觀之者異也且子不見夫日乎其旦如槃其中如珠其夕如破璧此豈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為八也則凡寒暑朝夕雨暘晦明之異坐作行立哀樂喜怒之接於吾目而感於吾心者有不可勝數者矣豈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則夫四海之外詼詭譎怪禹貢之所書鄒衍之所談相如之所賦雖至千萬未有不一者也後之君子必將有感於斯焉乃作詩八章題其上

坐看奔湍遶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三犀竊鄙秦太守八詠

聊同沈隱侯

濤頭寂寞打城還章貢臺前暮靄寒倦客登臨無限思孤雲落日是長安

白鵲樓前翠作堆縈雲嶺路若為開故人應在千山外不寄梅花遠信來

朱樓深處日微明皁蓋歸時酒半醒薄暮漁樵人去盡碧溪青嶂遶螺亭

使君那暇日參禪一望叢林一悵然成佛莫教靈運後著鞭常恐祖生先

却從塵外望塵中無限樓臺煙雨濛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尋孤塔認西東

雲煙縹緲鬱孤臺積翠浮空雨半開想見之罘觀海市絳宮

明滅是蓬萊
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山弄明月山中
木客解吟詩
　贈東林總長老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
如何舉似人
　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
　余過溫泉壁上有詩云直待衆生總無垢我方清冷混
　常流問人云長老可遵作遵已退居圓通亦作一絕
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

何處覓寒溫
　世傳徐凝瀑布詩云一條界破青山色至爲塵陋又僞
　作樂天詩稱美此句有賽不得之語樂天雖涉淺易然
　豈至是哉乃戲作一絕
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
徐凝洗惡詩
　書李公擇白石山房
偶尋流水上崔嵬五老蒼顏一笑開若見謫仙煩寄語匡山
頭白蚤歸來
　望湖亭
黑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
亭下水連天

和毛君州宅八詠存二　　蘇軾
沙上茅簷覆水低早來秋雨尚紅霓敗荷折葦飛鴻下正憶
漁舟泊故溪亭方塘
一夜飛霜點綠苔曉庭黃葉埽成堆簷間翠樾彫疎盡却放
牆東好月來翠樾亭
　上高息軒起亭二絕
山下清谿谿上市谿光山色映人煙幽亭正在人聲裏長與
谿山共寂然
漁父起收罾下鯉山翁起賣爐中茶長官亦與人俱起笑擁
黃紬放早衙
　錦繡谷　　孔武仲
汀城巳月芳菲盡殘紫深緋到谷中最是廬山留不住或來

[illegible]已秋風
　自歸宗入臨溪觀
紫霄峯下有禪林瓦結青瑤地布金開道靈溪纔咫尺攜筇
不覺後山深
　秦人洞　　潘興嗣
秦人當日避風煙自種桑麻老洞天綠竹橫谿雞犬靜不知
門外漢山川
　雩都羅田巖　　周惇頤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境且異
人間名利心
　萍實里　　黃庭堅
楚地童謠已兆祥果然片得嘗昭王若非精鑿逢尼父安[illegible]

佳名冠此鄉

東林寺

白蓮種出淨無塵千古風流社裏人禪律定知誰束縛過溪

沽酒見天眞

送永倅周茂叔還居濂溪　任大中

君去何人最淚流老翁身獨寄南州隨君不及秋來雁直到

瀟湘水盡頭

廨閒偶題（監饒州酒務時作）　劉季孫

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渾不解杖藜

攜酒看芝山

寄題洪州華林胡氏書齋　魏　野

江僧昨日到茅齋留向華林駐錫來因說故家宗族盛御書

樓對義門臺

望廬山　晁補之

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綴蜜脾盡是廬山佳絕處不知

何處合題詩

棲賢寺　陳舜俞

辟蛇行者應開寺赤眼高僧尚有墳龍去雨歸三峽水鳥銜

花出五峯雲

石耳峯　洪　芻

朝路紅塵暮宿雲往來車馬漫紛紛使溪橋下潺湲水惟有

峯頭石耳聞

曾仲共和予春日登滕王閣詩復次韻　洪　炎

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

雙淚到南州

鉛山縣石井院

兩年再踏鉛山路今日初嘗石井泉碧玉巖邊淪湯餅全勝

五馬擊肥鮮

宿圓通寄佛印　彭汝礪

丈室燈寒夜未眠竹間流水聽涓涓試看石耳峯頭月何似

雲居天上圓

西山道中

行盡鍾陵西北山籃輿恣意取峯巒明朝未必無風雨更擬

浮雲子細看

臨江驛中庭有大柏因寄穎叔

林麓山頭屋數椽中庭翠柏上參天廟廊豈不須梁棟位置

荒幽亦偶然

送曾道者歸玉笥舊隱　劉　弇

踏盡匡廬十載雲却抽秋鶴九皐身明明似爲溪毛熟笑搴

西風不岸巾

題吉水南華寺

紫翠浮浮聳曉昏生涯谷汲與松焚客塵一點自應少終日

到門惟白雲

送僧住梅山　韓　駒

寺門岑寂知何許想對千巖萬壑聞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辭

先寄一枝來

北津渡　謝　逸

竹籬茅舍掩柴扉衰草寒煙野徑迷只有白鷗無俗韻年年

相伴老清溪

鸞溪　李綱

溪流宛轉若翔鸞翠色涵虛特地寒底事塵餘窺碧沼祇應
誤作鏡中看

雩都華嚴院　岳飛

手持竹杖訪黃龍舊穴空餘虎子蹤深鎖白雲無覓處半山
松竹撼西風

南豐覺源寺　胡寅

靜聞山犬吠雲根自掩柴門澗水濱四海未清眠不得此身
猶欲畫麒麟

過豐城　楊時

清江渺渺綠浮天博物無人繼昔賢應有斗間靈氣在誰能

更與劚龍泉

宜春溪上

斜斜疎柳照清漪藉藉殘紅自滿蹊刺眼藤梢牽不斷欲尋
流水路還迷

過東林　二首

寂寞蓮塘七百秋溪雲庭月兩悠悠我來欲問林間趣萬壑
松聲自唱酬

百年陳迹水溶溶尚憶高人寄此中晉代衣冠誰復在虎溪
長有白蓮風

月巖去上饒十里山有側穴腹背皆洞如月　朱松

鑿透巉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挂冰輪誰知擘破三峯手聊出
嬋娟戲路人

題薦福寺莫莫堂　王十朋

休休有室歸宜早莫莫名堂去恨遲禪老相逢應笑我休休
莫莫定何時

名郡之東門曰永平書一絕

鄱水新門號永平永平何止一鄱城願言廣此平天下黎庶
長無愁嘆聲

予自饒易郡以七月九日行饒人遮道挽留乃轎由間
道而去提點何德獻相追不及以詩見寄云斷橋截磴
亦堪憐始信林間別有天微見兵機第一義朱幡暫席
庶文韜因次其韻

淚府鄱陽士庶皆閉門不許出朝天門間行雖乏相如璧得

句全勝子敬氈

過五柳灣

出守江湖日念還又扶衰病入巴山不能早作歸田計愧過
淵明五柳灣

望大孤山

湖口羅家渡中流見大孤山世俗以孤爲姑以澎浪爲彭
郎遂有小姑嫁彭郎之語蘇坡戲見於詩鄱陽有童子渡
渡頭有小山如冢世傳爲九女冢見於圖經其事甚怪蓋
亦世俗流傳之誤遂以二渡所見戲成一詩

鄱陽古渡留遺冢湖口煙鬟露淡粧九女何由從童子兩姑
那肯嫁彭郎

游楞伽　三首

涉水穿雲一徑迂朱砂峯下訪僧居鳥鳴蟬噪更幽處中有
人藏萬卷書李公擇藏書之所
老僧元不服朱砂境靜心灰壽自遐盧白名提三百所只餘
折桂與楞伽有僧年八十一居盧山古寺僧楞伽折桂不盡從瞰
藏書閣在巳無書山色依然滿舊居留得遠人三畧竹金鐘
分宅尚扶疏時當有才夫人罷竹公擇女兄山谷母也
游南山入虎谷以不覩谷簾泉爲恨南康李守致上水
乃此泉名也戲成一絕
不飲谷簾山下水徒觀瀑布下長川使君破我游山恨酒寄
人間第一泉
石鏡溪
山中有鏡石爲壽宮霧漾溪人前問別有一溪清似鏡不須

人爲拂塵埃
二峽橋
三峽橋邊杖屨游此身疑已到夔州題詩欲比真三峽深愧
詞源不倒流
寄題番易一江亭
一江明月夜歸遲瀟洒齋中小范詩亭自我名猶未賞尋游
汀靜月明時
翁宗繼老吉廬山有對云簡寂觀中甜苦筍歸宗寺裏
淡鹹虀予因以湯泉石鏡戲成一絕
參禪得味鹹虀淡學道忘憂苦筍甜石鏡與時爲顯晦湯泉
涉世有涼炎
楞伽院 張孝祥

天閣欲盡三千界地險何殊百二關猶到中峯最高處渚君
兀不識廬山
寶氣亭 胡銓
虛容不逐江流淨酒力都從雪壓消斗下只今無劍氣年來
牛特在人腰
薦福寺并序 王阮
乾道初予領鄱陽貢事寓薦福寺以試堂下嚴桂盛開
爲護持之淳熙八年再至爲賦一首
十七年間一夢忙重來渾不辨東西院中誰識前時客莫莫
堂前老木樨
黃公灘一首并序
贛石三百里中有大小黃公灘與萬安縣對無甚險惡坡

公誤聽以爲惶恐遂對喜歡慶元二年十一月十四夜余
宿灘下夢人絳衣素冠辯論呶呶略記其旨似謂不願人
畏余應曰灘指石爾水何與焉其人有喜色意者黃公耶
水沂安流舟不難人心自畏石頭頑黃公誤聽作惶恐玉符
先生蓋謂灘
昇真觀并序
唐蔡真人乘鸞處蓋五老峯側九叠屏下也記云詠真洞
天在龍潭底
鸞昇天上五峯青龍住山中九疊屏知有洞門藏水底倚欄
我欲眺清泠
延真觀并序
唐女道士李騰空蔡科簡乘鸞處也騰空李林甫女故太

白詩美君相門女學道愛神仙
偃月堂成竟斲棺廷真人只藝衣冠浮雲眼見成騎虎不似
柚身穩跨鸞

同張安國遊萬杉寺

昭陵龍去奎文在萬歲靈杉守百神四十二年真雨露山川
草木至今春

湘東驛至萍鄉　阮閱

萍鄉路與醴陵通溪上長亭草木中行盡江南有山處門前
隨水是湘東

萬載縣

門橫路斷竹為籬雪色漫漫瓦屋低黃茨用腰虛市罷貰沽
紅酒夕陽歸

至上高

上蔡人歸古縣封蜀江依舊水流東求山尚散海猶在敖嶺
丹成井已空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　朱子

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間明朝漸喜登閩嶺澗水
分流響珮環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峯稠江水中間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里水源
窮處即吾州

晚飲列岫

危亭披豁對蒼霞策杖重來日未斜滿目江山　貰酒賦詩
莫遣大雄誇

次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閩往時延閣公拜疏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卓粜空十年珍瘁無窮恨歎息
今人少古風

石井

一竇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人言湛碧深無底只恐
潛通小有天

次沈侍郎游楞伽李氏山房韻　二首

喜陪後騎陟崔嵬竹裹泉鳴古寺開吟罷蘇仙頭白句天風
更送好詩來

天聰已許一言悟年少懸知萬卷開珍重當時讀書處低徊
空有後人來

赤岡頭望遠山作

曉起清江弄小舟曉風吹過赤岡頭遠峯自作修眉斂萬里
那知客子愁

次韻擇之發臨江

千里煙波一葉舟三年已是兩經由今宵又過豐城縣依舊
長江直北流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煙漠漠水漫漫人家斜岸斜陽好客子
中流薄暮寒

登閤皁山　二首

疊疊層巒鎖閟宮我來舊地訪靈蹤葛仙去後無丹竈弟子
今成白髮翁

一派泠泠羃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冲天去只有

無窮愛戀人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秪今已是無心久却怕
山前荷蕢知
題萬安野館
身似孤雲去復還投裝猶記此窗間只因煙火蒼茫外即是
當時萬叠山
二十七日過毛山舖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洞在山
絶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為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擾吹簫夜夜聲却是郵童解端的向儂
說是野狐精
之德化宿虔頭舖夜聞杜宇

王事賢勞秪自嗟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獨宿荒山夜更擁
寒衾聽子規
吉州凌波亭月夜　王庭珪
螺浦東邊雪浪生峯頭月出半輪明扁舟欲載銀蟾去一聽
蒼龍水底鳴
定叟弟頻寄黄檗仰山新茅口占小詩　張栻
集雲峯頂風霜飽黄檗洲前水石清不入貢苞供玉食秪應
山澤擅高名
仙居洞　錢聞詩
仙客神人幾度行環山岌嶪似重城有門不掩寒溪月終日
水流無盡聲
跋臨川梁譯居士孝德記　楊萬里

雪裏墨斧從凶兵母先子後赴寒冰秪知判得身俱死不料
生還母再生
自金陵西歸至豫章發南浦亭宿黄家渡
過了東湖雪水堆章江欲盡淦江來到家無此江山景畫新
行遲不用催
過玉山東三塘　二首
翁與拾得小涼天旋與開窗急捲簾十里輕雲掩秋日日光
移在遠峯尖
綠車香裏過征衫白藕黄絲兩兩三不是秋風上饒路一生
不信有冰蠶
將赴高安出吉水報謁縣宮歸宿花五峯寺
野寺重來寄昨游一彈指頃幾經秋五峯絶頂雙松樹指識

兒時到白頭
初入筠州界高岡舖
千尺霜松夾道周國初涼繖至今留筠州舊是朝天路六十
年來行信州
宿阜口驛
倦投破驛歇征驂喜見山光正蔚藍不奈東風無檢束亂吹
花片點春衫
二月一日曉渡太和江
綠楊接葉杏交花嫩水新生尚露沙過了春江偶回首隔江
一岸好人家
餘干泝流至安仁
半篙新漲滿帆風兩岸千山一抹中懿媪櫂郎能袖手若非

袖手更無功

宿小沙溪二首

樹補山煙煙補雲風搖花雨作香塵綠楊儘道無情思何苦垂條拂路人

諸峯知我厭泥行捲盡癡雲放嫩晴不分竹梢含宿雨時將殘點滴寒聲

將至建昌

梅雨芹泥路不佳悶來小歇野人家綠萍池沼垂楊裏初見芙蕖第一花

過虎溪對東林蒼巖翠樾下侵大澗宛似靈隱冷泉將長老法才作亭名曰過溪且為李山丁雍中定基一朝雨畢　范成大

過溪無限翠屏開大笑從教虎子猜不獨山中添故事仍教題作小飛來

清音堂與杜德莊太常小飲在餘干琵琶洲旁洲以形似得名

曲浦環環繞縣清一杯閒客兩飄零琵琶不語蒼煙暮山水清音著意聽

王虛觀去宜春二十五里許君上升時飛白茅數葉以賜王長史王以宅為觀觀旁至今有仙茅極異常草備五味尤辛辣云久食可仙道士煮湯以款客

白雲堆裏白茅飛香味芳辛勝五芝揉葉煮泉摩腹去全勝石髓畏風吹

乾道初予自臨川歸鍾陵李德遠范周士送別于西津是日宿戰平風雨終夕今自臨川之高安復以雨中宿戰平悵然感懷二首　陸游

故人已作山頭土倦客猶鄣陌上塵十五年間真一夢又騎羸馬涉西津

十五年前宿戰平長亭風雨夜連明無端老作天涯客還聽當時夜雨聲

玉壺亭

玉壺亭上小徘徊聞對殘荷把一杯冠蓋交馳期會急長官未必辦頻來

紫谿驛

雲外丹青萬仞梯木陰合處子規啼嘉陵棧道吾能說略似黃亭到紫溪

經龍泉武陵瀧　周必大

芙蓉池水接清溪晴日初乾雪後泥行過小橋驚野鴨翩翩飛上綠楊西

秋日登擬峴臺　謝邁

步上溪邊百尺臺斬新秋色正傷懷千屏翠繞碧雲合一字傾欹鴻雁來

欲遊閣皁山　劉過

仙梯難上塵緣重俗駕勤回山有靈煙雲鎖霧雨昏黑數峯疑在夢中青

弋陽渡頭

車聲盡日滑黃泥怕聽空桑叫竹雞風雨不知春早晚柳條搖綠半汀垂

拾椽亭為黃炳賦　嚴紱

世上危機富貴身由來著意鬼神嗔到頭錯鑄誰消得正要
山中拾椽人

被嶽樂予至吁溪渡有山與南豐軍山同名者余昔從
毅庵謝先生夢得薦先生于湖毘友也豪於詩悦軍山
之峭拔暢其吟懷自昭武徙家於市山築室曰西窗以
朝夕對焉嘗命余記之余時從西窗尊酒論文為樂如
是者十載今先生已矣感而賦詩

江西絶頂插晴空此地山名偶自同喚起西窗十年夢一樽
何處酹詩翁

豫章溝　劉克莊

溝水泠泠草樹香獨穿支徑入垂楊蒼花滿地無人見惟有
山蜂度短牆

西山

絶頂遥知有隱君餐芝種朮鹿為羣多應午竈茶煙起山下
看來是白雲

江西道中

丁男放犢草間嬉少婦看蠶不畫眉歲暮家家禾絹熟萍鄉
風物似豳詩

敷淺原見桃花

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新來雙燕子一時
銜在杏園西

僕所居蓋濂溪先生之故基也有井清甘而寒先生嘗
以比谷簾今為路人所汲余作亭號濂溪泉而為之詩

周紫芝

山下清泉古甃寒百年誰爲發幽潛可憐昔日供茶竈曾與
先生當谷簾

琵琶亭

萬事無人作短行湓江空自繞湓城黃蘆苦竹依然在猶替
琵琶作怨聲

鄱陽郡圃偶題　林希逸

曲階倚杖行踈影柳花度竹黏衣領臺根三兩落殘梅時見
幽禽窺野井

撫州偶題　樂雷發

金谿亭邊柳拂城春風繫馬酒家吟塵埃滿面無人識郡符
黃鶴作賓音

新淦偶成

飛飛綠鳳挂梅梢猶記來時雪擁袍今日歸舟新淦路擡頭
稚子賣櫻桃

松風閣　裘萬頃

白雲殊不作俗態流水更似知人心溪邊濯足溪上坐樵唱
一聲秋滿林

予既得烏石岡西望葛壇在雲霄中相去雖遠山勢不
斷林木歷歷可數異時乞靈仙翁不難矣喜而成詩寄
葛壇主人

東西知隔幾牛鳴山勢綿綿若引繩待向岡邊結茅屋幅巾
遥禮夜壇燈

之官過贑灘二首　徐鹿卿

玉局詩中惶恐灘聞之已爲骨毛寒那知舞索升天仗更向
前頭作怒濶
灘聲嘈雜怒轟雷頑石參差撥不開行客盡言瀾路險誰教
君向險中來

曾氏清江亭

想得當年月浸扃諸公翰墨此縱横亭荒久矣詩亡恙一道
長江萬古清

六月二十一日重過贛灘 五首

矯矯雄張虎欲奔低低蹲伏鴈成羣丁寧莫碍行舟過喚作
長生萬石君
北來快順一篙駛南去間關百丈牽世事從來且如許下灘
船看上灘船

嶺海脂膏自古傳至今來往共長川川靈有眼還知道幾個
歸人月滿船
閩道春江激灩時灘平如掌棹如飛何時滿如葵卯戌流水
桃花送客歸
十八灘頭一葉身山川曾識舊詞臣詩魂百載待蘇醒應笑
風波解戲人

龍虎山　江萬里

鑿開風月長生地占却煙霞不老身虛靜當年仙去後不知
丹訣付何人

贛州上清道院呈姚雪蓬　鄧林

短牆不碍遠山青無事燒香讀道經時把一杯非好飲客懷
自醉不宜醒

綠陰亭自唐時有之到今五百年盧肇二三公題詩之
後吟聲寂寂久矣亭前古木不存綠陰之名殆成虛設
今詩人李賈友山作尉於此實居此亭公事之暇與江
山風景相應接境因人勝見於吟筆多矣友人石屏戴
復古訪之相與周旋於亭上題二絶句以記曾來

慘慘秋風吹客襟唐人遺跡宋人吟浮雲世事多遭變不獨
此亭無綠陰
一山横碧一溪清白鳥飛邊落照明吏散庭階一無事綠陰
亭上又詩成

馬祖巖　文天祥

曾將飛錫破苔痕一片雲根鎖洞門山外人家山下路石頭
心事付無言

禪閣

秋風吹日上禪關路入松花第一灣只願四時煙霧少滿城
樓閣見青山

塵外亭

半山風雨截江城未脫人門總是塵中夜起看衣上月青天
如水露華新

西昌倪氏有山谷書杜陵山水圖障歌作江山堂堂廢
其後人以黄書求題跋感慨一絶

杜一已亡黄九去長歌大字落江山百年風物今何似春水
晚煙飛白鷗

九宫山　謝枋得

真人何代結幽栖累世奎光煥紫泥日月高奔黄道近衡廬

傍山玉繩低

壯節亭二松　胡宗錫

壯節亭前野碧滋蒼龍飛去忽經時祇應黃犢荼蘼路尚有
清泉白石知

了頭巖

煙雨斑斕石蘚春騷雲誰夢寶花塵行人總被虛名誤判得
傾城又誤人

張天師飛昇圖　鄭思肖

玉局曾經拜老君子孫今尚寶元文要知龍虎山前意但看
空中數片雲

陶淵明三徑圖

老氣蒼寒松樹深閒情幽淡菊花開一條古路無人走還且

與誰相往來

豫章臺　況志寧

城陰冷落豫章臺平地晴沙捲雪來欲訪騎翁問陳跡小閣
荒徑長莓苔

谷簾泉二首　葛長庚

紫巖素瀑展長霓草木幽深霧雨淒竹裏一蟬閒作外溪東
雙鷺過溪西

步入青紅紫翠間仙翁朝斗有遺壇竹梢露重書猶濕松裏
雲深夏亦寒

滕王閣　釋晦機

檻外長江去不迴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西山在曾見
滕王歌舞來

羅霄洞　釋德最

江南二月春無邊谿竹十里花爭妍兒童且莫吹羌管我欲
臨流枕石眠

元

過湖口望廬山　方回

江行初見雪中梅梅雨霏微棹始迴莫道無人肯相送廬山
猶自過湖來

新淦藍步溪　何中

陰靄涌煙翠作霏春風入雨暖成泥女郎挑菜不知濕調笑
相攜過水西

豫章登舟作

城南無樹識神仙閒往閒來四十年西岸青山東岸塔為誰

相對老秋煙

象牙潭

水禽兩兩樹三三近浦遙峯隔嫩嵐新換一天秋色別短蓬
又過象牙潭

歸鶴亭　趙孟頫

仙去人間有古亭四山林木鬱青青步虛聲轉松風響思樹
巖泉洗耳聽

女兒浦歌二首　揭傒斯

女兒浦前湖水流女兒浦口過湖洲湖中日日多風浪湖邊
人人還白頭

大孤山前女兒灣大孤山下浪如山山前日日風和雨山下
輕舟自往還

洪州歌十二首有六　劉昺

豫章城西江上行船翁夾舵起紅樓官鹽法茗有饒乏赤利
向功無算籌

厭原山上雲封頂谷鹿洲前水作文老向江城收物色洪崖
仙子舊知聞

東湖水滿對雲間斜取煙光兩色來未放官綠興春插且從
魚樂占池臺

秋屏閣上看西山每到須擬薄暮還豈有珠璣資筆亦祇教
塵上羨蕭閑

諸使官名小字題石幢今在驛垣西當時得托大手筆岐陽
十鼓與之齊

舊聞雙井團茶美近愛麻姑乳酒香不到洪都領得絕吟詩

眞負九迴腸

桑落洲　范梓

桑落洲前秋興孤白雲遠見近還無倚間酒吏經年罷美釀
家家得縱沽

東巖寺　虞集

雲林流水到巖前山色溪聲意宛然昨夜一竿修竹外東西
無影月孤圓

小孤山二首　傅若金

船度江天暮色青半江峰影動寒星海風忽起元珠樹山月
遥生綠玉屏

海上夜失蓬萊山九江飛翠落雲間仙人蘇蘇來絕頂徑踏
星辰朝九關

過豐城二首

石泉灩灩照晴暉山崦茸茸帶夕霏憶得年時松下路兒童
相逐采樵歸

隔溪茸竹似吾廬竹裏人家夜讀書一去故園如昨日春來
頻夢帶經鋤

過東林寺　李洞

風破西村雨氣昏冷冷澗水竹間聞山頭知有靈仙過千丈
通明五色雲

江西滕王閣圖　吳師道

西山湧翠大江流歷歷閒圖記昔遊寂寞滕王舊時閣秋風
斜日下城頭

過信州　高克恭

二千里地佳山水無數海棠官道傍風送落紅攙馬過春風
更比路人忙

過弋陽

雷聲驅雨過山西山腹雲根似削齊日暮牧童歸不得料應
白水漲前溪

白石庵　周權

地幽山氣靄空嵐落葉蕭蕭白石庵歸鶴一聲無覓處松梢
掣月影毿毿

草坪驛和薩天錫　盧琦

林外輕風帽影斜客衣近染紫山霞等閒檢點春多少牆角
薔薇幾樹花

為彭道士賦鶴峯在信州城南　陳旅

跨鶴臺高倚翠微昔人城郭是耶非蘂珠宫觀秋如水有客
吹笙月下歸

鍾令公讀書巖　　滕賓

曉巖石室跡已東昔隱唐官越國公勝迹不磨遺像在書聲
時落半天風

銅鑼鯉

洞宮曾此扣銅鑼遥鄂金鱗碧水間一夜風雷天外動化龍
飛去不知還

月巖　　劉清叟

世事從來滿則虧十分何似八分時青山作計常千古只露
巖前月半規

過清遠驛　　危素

雲滿故鄉芳草迷江東江西人別離征船今日洪都去清遠
驛前聽子規

思賢亭

學士前身衡嶽君景星華月鳳皇羣門生只有山人在倘構
亭高想暮雲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七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八

藝文　詩十二　詩餘

七言絶句

明

御製廬仙詩　　明太祖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仙弟子巖爲屋煉丹利濟幾何年前斷
白雲栽種竹

江上二首　　汪廣洋

大山小山松樹齊千聲萬聲子規啼攬衣起舞夕露下三更
月落吳城西

泉牙灘上百花開參差時復見樓臺牽香岸菜綠沙出雪色
鯿魚上水來

題沙溪驛　　劉基

澗水灣灣繞郡城老蟬嘶作車輪聲西風吹客上馬去夕照
滿川紅葉明

過湖口

長江水濁湖水清石鐘斷聲鯨魚鳴山頭出雲山下雨揚瀾
左蠡何時平

清江道中二首　　梁寅

殘夜江城啟鼓聲出關那得更遲遲雞聲曉日田家樂樵斧
秋風過客悲

桕葉生紅霞映水荻洲連白雪盈疇晴天繡畫山溪景却是
春光不似秋

南康仙臺觀呂巖嘗游焉觀中人不識也死葬其山後

一道人來尋師啟棺惟二白石化爲雙鶴飛去今所畫
巖像特異所見手持錢一文　陳　謨
嘗過羅浮度庾關仙臺重訪羽人開已收白鶴歸天上倘把
金錢覲世間
重過南安二首　解　縉
少年見說張橫浦曾訪南安舊謫居跌迹宛然存石礎至今
重到已荒蕪
庾關北望瞰河流江石江邊壯此州爲有東坡兩行字每夸
南斗近譙樓
過丁家洲
賈相當年誤國時丁家洲畔厚顏歸誰知元宋今歷上猶有
行人說是非

過十八灘
白浪灘灘跳雪珠青山片片翠紫紆杜鵑啼得花如血正是
行人在半途
過湖口
湖口雨中沙捲霧龍城驛畔樹齊雲九江流與鄱陽接清濁
分明見一痕
過生米
玉隆西上圖生米贛水東流出小洗烏桕白沙紅石島遊帷
觀裏學吹簫
象牙潭
人家橘柚醉晴嵐龍鳳洲長勢疊三西去一山如琴帶舟人
說是象牙潭

過梓樹
十年零落寶金山又見珠樓映九關平浪祠前秋似染桂花
香裏客星還
慧力寺
慧力寺前江水流萋萋芳草滿汀洲十年不到臨江郡依舊
青松接畫樓
過新淦二首
閤皂山前紫霧浮龍校亭下白波流秋風不管人間事只與
蒲帆送客舟
早春遊過歐潭青竹紅桃水似藍釣艇畫橋山色裏令人
只見憶江南
左蠡

珠璣翠岫青如帶左蠡風沙白似銀一幅蒲帆秋水裏魚罾
飛雞送歸人
舟過滸溪　劉　秋
行舟爭發曉風低無數桃花望眼迷楚客傷春愁似海一溪
煙雨過滸溪
桃花塢　胡　儼
萬樹仙桃初著花塢中春色浩無涯忽聞犬吠驚紅雨知有
人家隔絳霞
題龍川圖是文丞相所居地名　胡子祺
溪龍已渡禹門高萬里頹瀾潑雪濤勝地不知今入畫滿林
煙霧起蕭騷
德興山中　郭　奎

樹頭飛翠濕空濛茅屋雞鳴雪澗東好借吳興唐棣筆畫圖
鑄我是仙翁

江西第一樓　韓雍

山形西峙水流東高架危樓映碧空雙燕舞穿珠箔雨孝吟
飛散錦帆風

湖口縣　王時保

青山一簇幾人家簾捲湖光日未斜好是客船來泊處一行
官柳暗平沙

小孤山　李東陽

山當極浦峰全峻江到寒磯勢却迴獨立木門風不斷片帆
揮手謝高臺

馬頰靈祠　左鼎

東出禾川第一關江流如束擁羣山箇中來往憑誰語只有
神祠馬頰間

過彭澤　聶巨大

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
開口說淵明

望廬山瀑布次太白韻　陳益

遙望匡廬散曉煙錦屏重疊倚晴川千巖萬壑飛泉落派如
南湖水接天

木黃嶺　吳與弼

偶從佳地又開顏久坐涼颸意轉閒平野曠然清遠目白雲
深處指閩山

自慈明寺東遊龍安鎮

西雨林山滿翠華潺潺流水漲晴沙客懷恰喜東游好高下
樓臺正近花

草萍道中

晨促行裝度草萍夜來微雨喜新晴望中總是雲山色吟處
時聞野鳥聲

紅鴨子湖在南安　張弼

紅光明滅龍珠巷綠水彌漫鴨子湖十里麥風迎去旆一床
松影叫提壺

金鰲閣　陳憲章

檻浦秋成百尺橋金鰲閣上見山遙憑高無限歸來思何處
飛雲不可招

午風亭　胡居仁

梅花落盡柳初青淡淡輕雲半放晴舊日勝遊重會處愜心
都在午風亭

宜春舟次　陳宇

客途寂寞曉風寒舟次宜春近石灘苦竹叢深山鵲雨令人
却憶鄭都官

題新喻袁孝子方泰草亭　羅倫

風花高下草煙青春滿袁家孝子亭阿母瑤池香夢杳綵衣
獨隔翠雲屏

遊福山寺二首并序

福山舊名覆船山唐懿宗易覆為福宋祥符去船名福山紫陽朱文公嘗遊焉寺僧像而祀之同年呂廷揚來令新城約予同遊因正其位號祀於大雄氏之後堂名曰崇

正時成化十年甲午正月晦日也
雲和草樹拂天香無盡光中見紫陽萬頃一空天似水滿船
風月武夷堂
洗天雷雨過南山佳氣無邊紫翠間長笑一聲空浩刼白雲
飛盡老僧閒

夜宿天池二首　王守仁

昨夜月明峰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
三更捲茅屋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
人間作風雨

文殊臺夜觀佛燈

老夫高臥文殊臺拄杖夜撞青天開散落星辰滿平野山僧

畫道佛燈來

遠公講經臺

遠公說法有高臺一朶青蓮雲外開臺上久無獅子吼野狐
時復聽經來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亦多事更從
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
刊落儘嶙峋
特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與城南
氣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幾許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
山神駕鐵船

宜春臺步韻　鄒守益

臺高俯瞰萬家春帶雨穿雲更可人四顧峰巒如浪海中流
屹立自嶙峋

柴埠津　費宏

一聲兩聲牛背笛三隻四隻漁人舟江村風景描難就倚杖
閒行古渡頭

弋陽道中　夏言

篠簩渡頭楊柳低桃花灘上子規啼蘭橈蕩入葛溪口三十
二峰春日西

送王仁六歸鉛山

五月南風江草長坐遊楚客抒利將移湖山下秋田熟到日

雞肥酒甕香

入靈溪口

危橋跨水玉虹流渺渺春波萬頃浮百里雙溪初入口能開
山下是源頭

望靈山

立壁峭崖森似戟攢峰疊嶂高如螺九華五老虛縹緲不及
靈山秀色多

次萍鄉　羅欽順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暇聽更鼓睡覺
東窗月已斜

發南豐　吳維嶽

山程細雨桃花店關路長橋楊柳溪何事鉛雲朝夕載南豐

春色總堪題
巴陵劉宗道自吉安與余同舟賦別　歐大任
雨中同上吉州船分手潯陽思惘然明日思君是何處萬行
煙樹入湘川
千金陂擢歌四首　徐良彥
長樂長寧幾萬家不栽桃李種桑麻使君挽得天河水散與
東風灌稻花
靈谷銅陵眼裏稀汝川森森弄晴暉雙縣翠嶶雲爲障直下
瑶江玉作圍
七郎廟前汝水深瑟瑟巖花垂暮陰漁舟莫認桃源路溪水
溪花何處尋
黄塘口外棹歌收坐看□□幾派流疊鼓上翻獅子峽鳴笳

巴近虎頭洲
懷玉山感懷　尹臺
懷玉山前野草春幾迴作客倦風塵鶯花十里停車日曾識
棠梨白氎巾
文山起義張履翁以家殉之族人祠爲少宰龍湖先生
作詩因次其韻
丞相孫忠天漢垂白旗揚義憶當時傷心若論睢陽事合令
南雲配烈祠
石鏡峰　吳國倫
萬仞峰頭石鏡懸平臨日月儼垂天滄江夜色寒相照下有
驪龍不敢眠
東林寺　熊汝達

寂寂山門隔虎溪輝煇佛日樾林西僧來笑指香爐近
猶聞梵鳥啼
從姑山　羅汝芳
松柯梅幹匝山腰翠結光寒夜未消好約仙人王子晉月明
堂上共吹簫
金谿曲呈方使君　朱陽仲
金谿流水發新安一片孤帆兩岸山估客自吹龍女笛路人
遥指玉郎灘
凌虛閣　羅洪先
道人相邀巖畔宿鳥語泉聲響林麓分明不與世間同六月
炎風拔巖屋
文殊臺

文殊去後只空臺臺上優曇更不開說法本非陶令喜野狐
休向夜深來
石峰僧
石耳峰前古寺秋逢僧留宿話來休有人問汝因緣事莫道
前生是石頭
天池寺
顛仙丹成獻明主半留天池人莫取出岫常爲一片雲有時
解作千峰雨
元潭
青山隱約霧中看黄葉蕭疏夕照殘喚得漁舟來借渡隔江
人影在闌干
夜次弋陽　薛夢雷

屋瘳何事只棲棲楚水茫茫去鳥低落日漸看人影盡平沙

如聖弋陽谿

南康官舍　曹微甫

偶住江城池上亭長松苦竹伴餘清牆西秋色斜陽外戲作

廬山一角明

分宜道中　王上昌

野菊花黃楓葉丹衡寒日日據征鞍搖囊行旅休相訝繫局

於今爲漢官

潯江夜泊　袁黄

潯陽江上鷓鴣啼茅屋青燈照水西獨坐孤蓬傷往事寒鴉

飛過天低

白鶴谿陰道觀文敬二首　李夢陽

黃鶴古木山上臺洞門端爲山人開夜誦蘂珠三百過白雲

一雙飛下來

古洞陰陰蔓碧蘿我來便得卧雲窩三更雲氣沾衣濕[illegible]

人間風雨多

銀臺菴

卧龍轉步入銀臺嶽麓奇峯兩兩開回望天池高萬丈恍疑

身在碧霄來

紫煙洞二首　有序

宿紫雲之夕黃生謂錢公曰此去香爐不遠惜險絕無路

遂爲遊人所遺余興動奮欲一往公許之明日步自紫雲

躋援木石穿叢莽中行數里許得底石卧短松下恰坐二

人遂小憩之石傍一竅隱隱光出謀人穿木入之乃一小

洞初自洞中僅僂入中可容十數人其後復有光以石塞

之莫知所止余笑謂公曰自有爐峯來遊者不可勝紀而

茲洞無有知者豈山靈久秘以俟公耶昔李白有日照香

爐生紫煙之句則今洞便可稱紫煙洞矣公大笑從之因

書三字其上且系之以詩俾後來者知所自焉

香爐峯下千年洞廬嶽山人久秘藏太守探奇緣絕頂紫煙

今日始開荒

洞門深鎖惡木枝陰陰蔽護東南奇使君仗劍一掃開空竅

直與遊人窺

雲峯寺　舊名雲林自東林登天池第一境也

五日匡廬任瘦筇天池浴罷問雲峯山僧指點來時路笑我

凌風下碧空

天池塔　張位

千仞天風透客衣閒雲淡月靜相依欲邀五老談塵劫趺坐

巍巍示息機

徐孺子祠　祠有清風亭二首　陳嘉謨

陳實力扶漢日月不知天意竟三分雲深鳳去墻燉遠禾黍

江鄉一薦君

東湖遠訪少微星慚愧清風到此亭四百年來夷漢盡短墻

殘竹向人青

廬山御碑亭二首

青蓮萬朵白雲低雲裏仙人望不迷千載鼎湖弓劍在雨花

臺畔竹林西

千佛閣前佛手垂天泉長滿鏡心池鈴聲雨暗孤峯冷應是

因雲護御碑

距香林東南三里曰鳳岡岡之下曰龍窩人上人呼爲石窩文山先生生於龍窩長於富田予爲童子時聞故老談如此隆慶壬申曾一過龍窩以爲先生降神地也瞻望久之萬歷庚寅秋再訪其地其遠孫出家譜視予則先生五代祖已徙富田矣惠遠不可考豈兩地互借爲重乎夫先生實晉爲兩地重也感之賦二首

先生生爲一代重先生死爲百世師空餘兩地留喬不傳信傳疑未可知

三百年收養士功一身四海自孤忠我來無地薦蘋藻剩水殘山感慨中

文氏自言龍窩宅邊有秀水井甘冽異他泉因汲作道

予予飲之果勝歸其家譜謝以是詩

鳳岡秋冷幾家煙龍井春分第一泉已有文章傳世貴不妨耕鑿續遺編

再過清都觀觀有念菴先生題門扉四大字 二首

石蓮洞主舊題字千載蘇黄名并高池上金錢金碧草仙山似欲愧吾曹

清都觀裏謝道士曾共蘇黄汗漫遊莫道長生總有訣一江春水自東流

安成道中　楊寅鳴

積雨蕭蕭征馬鳴朝雲忽吐數峰晴客懷頓向此中豁知是青山第一程

故園煙樹渺蒼蒼楚水巴山去路長最是孤懷無賴處亂峯飛雪度萍鄉

分寧道中　范兆祥

寒水淵頭千仞崖燕子石下波縈迴獨鞭瘦馬截流去鷓鴣一聲山雨來

遊玉筍山　錢琦

芙蓉高插碧天開雙屐遙從島外來玉筍破雲尋不見更隨風上九仙臺

中元夕圓通寺對月口占 三首　朱維京

明月天空響瀑泉千山寒色動蟠煙不知身世今何處疑在銀河星斗邊

萬丈芙蓉接玉樓孫峰雙挾兩湖流漢王坡上青天月時見仙人控鶴遊

萬疊秋山紫翠重長空匹練挂芙蓉青蓮去後風流盡誰到匡廬第一峰

金精洞　湯顯祖

悠悠世事幾千年鳳舞鸞歌此洞天夜半紫雲飛作雨金精石上漱瓊泉

陪張師相桃花嶺即事 二首

桃花和雪洗紅顏石室晴雷殷遠山為報沙城舊仙侶千年纔見一人間

石梁斜日見遊魚題柱常驚駟馬車今日相公成大隱不勞光却豫章書

度梅關　戚繼光

溪流百折遶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間身入玉門猶是夢須從
天末出梅關

望湖亭　胡奎

鷗外清波雁外山望湖亭下繫歸船夜深起坐占風信人在
珠宮月在天

首春遊赤岸桃園　鄧元錫

穠花錦塢自成村蜂蝶紛紛日過門一樹冬青數竿竹板橋
南畔獨開尊

遊石蓮洞有懷羅文恭先生　劉應秋

磴道岩嶤入翠微洞門幽靄石爲扉羯來大士開蓮葉留與
仙人振鶴衣

宿東林寺　葉夢龍

禪房獨樹鳥爭棲月色冥濛霧漸迷曉起不知山路滑西風
吹雨過前谿

過豐城　劉同升

細雨順風檣亦斜岸移百丈過江沙水邊一樹垂垂白春晚
棠梨尚著花

入閣皁訪黃五生玥　楊廷麟

石上安巢竹跡分午鐘山外隔溪聞丈人自愛前峯好手剪
松枝弄白雲

半榻雲眠共竹棲不分雷笑與兒啼瓦盆一夜翻將甫明日
濤花滿綠谿

送友遊廬山　劉一燝

瀑水淙淙帶雨新枳花香發滿山春煙霞我亦探奇士自向
紅埃看別人

憶鬱孤　揭重熙

茉莉成畦香滿匳船船米賊換屠蘇鬱孤臺峙還依舊不識
陽明祠在無

夜渡章江　傅朝佑

長江飛渡佩青萍驚起蛟龍噴浪腥夜靜嚴寒風嘯水天邊
漁火燦踈星

寫韻軒　萬時華

誰識當年寫韻心軒空只有碧苔陰應知天上諸仙課雞犬
聲中亦苦吟

翠雲寺　傅占衡

發寺荒泉帶晚城翠雲猶向嶺頭生漫呼古佛爲高士卻信
秋山作主人

武功山二首　馬猶龍

知坐茅菴翠幾層䆎猿猶戲萬年藤白雲峰頂千秋月深夜
寒光照定僧

獨有空林出梵音愛山不覺住山深朋來欲問齊雲路落葉
蕭蕭不可尋

安成石屋觀用日培新構草堂

松堂人靜晚煙稠樹占雲龍小洞幽獨倚曲闌看翠滴不知
山色在高樓

南豐舟中　貞人張宇初

春寒啼鳥怯西風小艇江波煙霧中並坐短篷尊酒盡片帆
煙雨到城東

望靈山

玉削芙蓉照膽明水晶苗長盡仙靈何當學剪吳松水劃取
蓮峰一葉青

溪上偶成　釋自牧

金沙溪上柳條齊白鳥羣飛落照低十里荷花紅勝錦好山
多在畫橋西

寓黃龍寺寄賓暘老宿　釋真可

一菴高結翠微間千尺飛泉萬仞山月夜為誰敲白雪遙聞
清響落塵寰

國朝

九奇峰寄釋匡雲　黎元寬

飆風應不到匡廬臥起匡公走訊予為問九峰峰頂上可容

勞苦試騎驢

送僧歸廬山

匡山秀色落重湖一葉僧歸入畫圖他日就師尋舊社白蓮
重放數枝無

鐵柱宮　黃雲師

名在丹臺重策勳章門福主須真君蛟螭誅盡方仙去雞犬
相將上白雲

香爐峰　李元鼎

攜得仙人白玉笻夜深與語對青松曉來霧起千山暝獨出
香爐第一峰

遊摩峰　陳宏緒

東來西去歲時除錫杖遙衝洞口霞一自踢翻蘭若壁始知
九載見空華

過弋陽　龔鼎孳

昇平歌舞大江西玉茗新詞寶慧低今日荒江烟水外櫻亭
斜日亂鴉啼

滕王閣

映蝶雲搖茂花垂鷓鴣聲斷驛書遲旅愁鄉夢俱零亂坐久
滕王閣上詩

江上同蕭伯玉先生　徐世溥

同傍漁舟問酒家路侵殘草似春沙經風頹葉迎人墮誤向
鷗邊數落花

楚謠有序

潯陽至驛左為鈔關榷使臨江大船士人楚行者類以小

舟載衣至龍開河易舟乃行不然則榷使槩以為商矣楚
經亢寇數擾之餘方麥熟耘稻時又苦旱沿途據所見聞
兼用方言聯成絕句隨地里風物以紀遊踪亦竹枝詞之
類也

不是商船莫上關新河寫契客如山武昌紙索錢三貫雙槳
單裝任往還（一舟止載一人[illegible]客謂之單裝亦可以[illegible]也）
弄舟原不論風潮下水南風便北搖梅子雨前梅熟後紛紛
打鼓賽魚苗

荷湖館　施閏章

隔林烟火幾人家古廟江頭噪晚鴉欲問芰荷香寂寂一川
新漲白蘋花

狀元洲

鸕鷀城下水東流草色青青過白鷗漫把浮雲看富貴不今
猶說狀元洲

鐘鼓石　周之恒

重巖惟許靜相參鐘鼓無聲倚磵嵐若向石中求響答聲應
淨處見優曇

喜達贛州　程可則

輕舟朝發九牛暇百里章河一瞬來薄醉未醒山已過又從
人上鬱孤臺

詠嵩山　鄭日奎

十里溪聲五里山數椽古剎萬松間老僧掃地非緣客往有
白雲時往還

自蓮華峰下至東林寺　王貽上

江州郭外雪雲濃翠壁丹崖錦繡重行盡清溪三百曲東林
繞打午時鐘

樟樹鎮王文成公誓師處

豹房虎圈氣如雲行在從容露布聞誰識書生雖嘯席絲勝
三十六將軍

題南寶界寺

古寺興亡閱幾秋諸賢誰道到炎州可憐橫浦關前水猶繞
當年鐵漢樓

大孤山

宮亭湖上好煙鬟倭髻初成玉鏡閒霧閣雲窗不留客黃茅
香裏過鞋山

鉛山城中有古樟三尋歲四月白鷺來巢其間伏雛乃
去亦一異也　朱彝尊

綠樹高樹半空腔宿鷺飛來什伯雙說與畫師翻舊譜不須
橫幅寫秋江

紫溪道中　二首

箬皮蓋屋類團焦留客依然酒旆招只恐夜來風雨至杖藜
扶過紫溪橋

新添十畝種荷田也向山根吐細泉料得村娃無櫂曲秋來
不用采香船

灘行口號　六首

白鷺州前動客愁黃公灘畔駐行舟誰開瘴嶺天邊路惟有
清江石上流

湖上灘急水西東兩岸千山四面風絕壁倒流巫峽雨懸流

直下石梁洪

萬才峽外野人居潭影空明漾碧虛長箭短衣朝射虎鳴榔
排火夜罾魚

斷壑陰崖百丈牽斜風細雨萬山連長年三老愁無力羨殺
南來下瀨船

紅霞深樹嶺雲平兩槳叉船石罅行浦口清猿催客淚一時
齊作斷腸聲

羊腸鳥道幾千盤設險寧惟十八灘見說一灘高一丈直從
天上望南安

自大林過講經臺　閻爾梅

香山花遲石爐寒鐵樹新晴露葉丹轉到遠公臺上去鎖江
樓外一拳看

冒雪出灘遇官軍船於萬安城下　陸世祐

灘盡黃公聲悄然孤城一片擁寒煙軍中自愛吹羌笛散落
梅花滿客船

貴溪舍舟取陸　陸棻

籃輿無復辨東西迴合林巒一徑迷縱是此生頻作客那堪
腸斷鷓鴣啼

建昌橋上步月

舊時月照淮安柱此日煙迷細柳營一帶盱江歌舞歇行人
虛說小南京

南安道中

溪山舊是南康郡山下何時築五城二十餘年新戶口數家
茅屋午雞鳴

俣家池　萬任

夕佳樓改舊何時夜月悲魂獨自悲祇為太平年節好等閒
埋沒俣家池

大節祠　舊祀定文劉難黃揀劉王諸公今爲居民侵沒

高士橋南大節祠何年香火沒遺碑一家得失猶爭死馮道
兒孫反笑癡

止戈泉

亂後重尋舊路過水操亭畔一僧窩煮茶細數前朝話記得
泉名是止戈

過圓通寺　熊一瀟

不用扶笻得得來老禪邀客上花臺凭欄指點雲煙幻十二
峯頭玉作堆

未夏五月過北蘭寺時燁江[illegible]草堂初成漫賦三　宋犖

棟花開時最荒涼徑轉籬開石几張好處花時還記取齊分
紫薇照衣裳

小閣軒窗竹樹圍舊春五月欲生寒指揮又改山川面不與
空亭一例看

斷雨殘雲止復行滿驅山幅往來輕斜陽忽放山根出江外
重湖一綫明

舟回至吳城　丁煒

連朝波浪拍天浮棹入吳城見沒洲晝夜卧眠起杏花
風裏放歸舟

登入境臺次東坡韻　首

落倚江干古郡樓四郊錯壘暫忘憂由十小坐鎮推儒將論韜
文成拜列侯

宿賢女鋪聽溪聲　汪懋勳

瀬石灘齊灑瀬堆巖疑借五丁開遶不數點輕如葉知是
扁舟觸浪來

雉堞嵯峨萬嶺中七閩煙樹隱溟濛秋天故國無來雁誰寄
音書到海東

誰將幽思寄鳴琴海上仙人曲可尋五嶺月明雙鶴唳十洲
風起一龍吟

登進賢高宗嶺　鄒貞

遥勝憑高煙樹間虛傳天筆度茲山錢塘花柳空佳麗不及
松陰滿舊關

題東林方丈壁　　查愼行

浮嵐疊翠逼崔嵬三面周遮一面開我欲向西添小閣盡邀九十九峯來（珠嶺一帶在寺西若貫一關名九十九峯亦絶勝也）

太乙峯西麓有盧林亦靜者之居也

誰將半幅江湖景移置千峯最上頭擬餉遊人動歸興蘆花風裏屋如舟

晚至萬松坪

論谷量松不計株參天一片翠模糊明朝五老峯頭望又作蒼雲貼地鋪

雨後再至玉淵潭觀水勢

著屐重來又一奇飛流十步濺龍池不知雨點添多少跳沫麤於白鷺鷥

五乳峯下望黃巖瀑布

五峯融乳氣流淇一穴洩雲聲滿空落日正懸高樹杪行人却在雨絲中

寄題簡寂觀十四松

梁時碑記（吳均著有簡寂觀記）晉時松十四株如十四龍約汝重來合不負好留鱗甲待吟節

尋夜話亭一翁二季亭故址皆不得戲示果公

十里無端枉道來明知遺跡委蒿萊人間好事誰如我博得圓通一宿迴

彭江竹枝詞二首

浮梁縣西山漸平浮梁縣東水更清潨潨入氣長如雨卧聽前灘水碓聲

穠橘葉瘦芭蕉肥菜花半開桃李稀背山園圃蜜蜂出近人家燕子飛

西江櫂歌詞二首

西下鄱陽總順流波聲汩汩櫓聲柔玉山城外唱歌去三十三灘是信州

兩頭船子月纖纖愁雨愁風日日兼過客飽餐江右飯月人貴買浙西鹽（江西十二郡惟廣信食浙鹽）

木瓜洞　　李鳳翥

一卷黃庭一粒丹閒雲舒卷地天寬木瓜洞裏春長在斧想翩翩繞舊壇

峽江懷古二首

銅雀臺荒鄴水邊長教天塹鎖寒煙土人廟祀周公瑾只說

巴邱作鎮年

和雨驚濤雙峽起侵嵐雉堞半山分城東十卜洞天內長憶南朝蕭子雲

相見灘辭二首　　徐昂發

相見坡頭吹女蘿相見坡下水層波郎今莫道浯洄若相見雖多別更多

相見依依最有情開帆披柁轉逢迎人生那得長相見如此谿山莫厭行

江州竹枝詞五首　　江皋

五柳柴桑葉葉新千株萬樹自開春居人不識陶徵士擊鼓祠前拜土神

大孤小孤雙髻螺彭郎終日愼風波女兒港口帆初落搭過

磯頭好放歌

甘棠湖水碧於煙湖內孤亭一笠懸可惜柳香花暖日總無
人上月明船

鎖江樓控大江流岸脚層層擁石頭一夜西風湖跡上商船
欲泊使人愁

匡廬山上採茶歸雲霧迷空盡濕衣學得北源新焙法江右
嫩甲雨前肥

滕王閣　于迪邦

作賦何須羨子安樓臺莫認昔時看夜來月色江天靜鴻雁
一聲煙水寒

忠義潭（七姓皆從文天祥勤王部敗死於此潭故名）　陳智言

七姓勤王事不成艷溪瀧瀧葬纍纓至今流出潭中水還與

文江一樣清

遊北蘭寺　舒慕芬

寺門山色醮江流曲徑疎籬分外幽看竹客歸雙屐雨尋詩
人坐一亭秋

龍潭（在橋下樓背）　毛德琦

一泓潭水影溟濛靈氣常凝碧落中每到桃花三月候瀟瀟
風雨起潛龍

常山至玉山道中　鄧宏志

穿山窮日筍輿忙石徑長依古樹傍節近清明好風景桃花
紅襯菜花黃

贛州竹枝詞一首　周令樹

贛州城外贛水灘竹屋家家傍岸懸江水漲時高百尺開窗

平看往來船

酒淨山上起春風春江春花綠又紅上水下水多少客一年
半在小船中

望登高山　洪煒

年年春日促登高一望平疇十里遙孝子祠堂遺舊址可春
亭畔長新條

鳳山口占

飯後尋流到鳳山荒嶺古木老藤蟠石頭為枕苔為席臥聽
松風十里灘

舸子詞二首　陸奎勳

舸子輕儇箭撇波玉溪百里片帆過濁醪已醉三蕉葉月底
新翻懊惱歌

饒江西注贛江東一樣操舟運不同祇愛郏亭湖畔路湖神
面面解分風

玉山道中　仲清

青摇麥穗如波皺綠展秧針似砥平到處野芳堪寓目山行
最好是初晴

東湖曉釣　黃文星

半湖春雨一蓑煙檜楫蕭蕭漾碧天隔岸桃花茅屋啓蒼茫
孤漵有漁船

深隴看梅花分韻　楊枝遠

要覓金尊藉落花野橋山路入欹斜有人指點花西去淺水
疎籬是酒家

蘇公亭六絕句　樓儼

露葭風柳水中央無復當年舊草堂剩有孤亭殘碣在碧
無際白鷗翔
蕭然土銼淨無塵一冊班書竹几陳黄石山中歸已晚雲煙
那似釣臺人
過江人物灌園翁培植嘉蔬治國同早識魏公心地褊背教
出處便匆匆
小人自古本難知君子如何亦見疑最是不堪回首處前軍
垂卓曲端坊
相國原非了事才布衣昆弟舊徘徊可知朱子猶阿好不及
蘇翁料得來
綠森湖光瑞子亭清風相映此蘋汀廉頑立懦非無意猶見
南州舊典型

北蘭寺和巡撫宋公韵六首　李　紱

高高下下勢相仍貪看池亭次第增遊客不闢車馬至豈能
容易見山僧
井蘭秋草露華滋荷蓋空餘葉滿池却愛西山萬紅樹朝陽
看到夕陽時
棟花坪上更攀躋壓額何人拂舊題惟有征帆吹不盡長風
日日大江西
畫眉啁哳閉筠籠鵁鶄先鳴候不同莫怪禪庭芳草盡樹頭
還有白頭公
衆賓舊日泉同酌慧遠當年酒可賒敢效江南韓相國衲衣
歌院接紅牙
悶悵山川萬古心閑情一往向禪林子衿使節聯同制愁苦
懽愉各自吟

題方伯彭樂君春雨勸農圖

當年位置南宮榜杜牧文章第五人今日披圖見風度勸春
耕自勝陽春
田家耕事關王業食國民天不可輕他日調羹親鼎鼐應知
粒食最關情

七月廿八日渡潯陽關弟界自廬陵移歸州十日前挈
随兒泝江西去黯然久之成二絕句　錢陳羣

潯陽江水碧鱗鱗簫鼓聲中渡遠津不敢推篷向西望移歸
還有未歸人
帆檣如織馬駸駸極浦秋煙不可尋萬種離人萬行淚算應
祇有此江深

十五夜喜雨晝壁遣與漫題四絕句

晚涼散步到庭間鎖院高垣似閉關一陣天香簾外落江雲
衙雨過西山
黄柑貢比有飛鏹分
賜年年拜一雙今日定教叢穎剡[illegible]先嘗特地到章江
老眼重揩最易昏百花洲畔樹芳蓀夜來不作持螯興郭索
聲傳秋樹根
每逢佳節感猜醫傾遺賓筵雜組脊童僕兩三無賴甚飽分
餅似剥紅菱[illegible]

落吏黄臣儒年八十餘執事試院甚勤亦一絕句

桂籍憑伊腕底傳白頭從事地行仙白吉作吏中書省曾侍
朱衣六十年

黄史巨儒直閣中者六十年庚午秋試主司錢侍郎書絶句贈之及武榜發既書解首名則史孫也中丞阿公屬余紀其事隨成此詩存為他日佳話可耳　彭家屏

榜花頻處忽開屑六十年來髩若絲宫燭兩行人第一夜開
重憶抱孫時

琵琶亭讌集　唐英

商婦琵琶此處聞我來今日對秋濆有情天地留風雅古碣
荒亭帚暮雲
翼翼孤亭四面開豐碑遺韻水雲隈古今不少商人婦誰更
千呼萬喚來
荒烟蔓草遠天連十月秋殘景不妍一夕琵琶千古恨癡人

望斷賈人船
當年司馬與夷猶一曲琵琶引勝遊今昔不須群悵望各人
心事各悲秋

藝文

詩餘

宋

訴衷情令 登鬱孤臺與施德初同讀坡詩作　康與之

鬱孤臺上立多時煙晚暮雲低山川城郭良是回首昔人非
今古事秪堪悲此心知一樽芳酒慷慨悲歌月隋人歸

蝶戀花 百花洲老桂盛開張師明程德遠攜酒來醉花下有唱酬蝶戀花亦次其韵　向子諲

岩桂秋風南埭路墻外行人十里香隨步此是薌林遊戲處
誰知不向根塵住　今日對花非浪語憶昨明光早荷君王
顧生怕青蠅輕點汚思鱸何似思花去

鷓鴣天 舊史載白樂天歸洛陽得楊常侍舊第有林泉之致占一都之勝薌林居士卜築清江乃楊遵

道光祿故居也昔文安先生之所可石竹米池館亦善似之其子孫與西蘇山谷從遊所謂百花洲者因東坡乃得名會為絶句以紀其事復載廣其辭為是詞云

莫問清陽與洛陽山林總是一般香兩家地占西南勝可是
前人例姓楊　石作枕醉為鄉藕花菱角滿池塘雖無中島
霓裳奏獨鶴隨人意自長

鷓鴣天 子與張平父自南昌同遊西山玉隆宫止宿而返蓋乙卯三月十四日也是日即平父初度因買酒茅舍並坐古楓下古楓旌陽在時物也挂陽宮以草羅懸其上土人謂羅為楹因名曰挂瓢楓蕭山四圍平野盡綠上有野花紅白照影可喜使人採擷以藤亂纏著楓上少焉月出大於黃金盆逮與橫坐遂成痛飲午夜乃寢明年平父初度欲治舟作封禺松竹間念此遊之不可再也歌以壽之　姜夔

曾共君侯歷聘來去年今日踏莓苔旌陽宅裏疎疎磬挂屩
楓前草草盃　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移家徑入

藍田縣久忽船頭打鼓催

菩薩蠻 造口道

辛棄疾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

滿江紅 游雨巖和范先之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依舊是西風白鳥北村南郭似整復斜僧屋亂欲吞還吐林煙薄覺人間萬事到秋來多搖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猿鶴有鹿從渠求鹿夢非魚定未知魚樂正仰看飛鳥却應人回頭錯

賀新郎 賦滕王閣

高閣臨江渚訪層城空餘舊跡黯然懷古畫棟朱簾當日事

不見朝雲暮雨但遺意西山南浦天宇修眉浮新綠映悠悠潭影長如故空有恨奈何許 王郎健筆誇翹楚到如今落霞孤鶩競傳佳句物換星移知幾度夢想珠歌翠舞為徙倚闌干凝佇目斷平蕪蒼波晚快江風一瞬澄襟暑誰共飲有詩侶

又 陳同父自東陽來過余留十日與同游鵝湖且會朱晦菴於紫溪不至飄然東歸既別之明日余意殊戀戀復欲追路至鷺鷥林則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獨飲方村悵然久之頗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吳氏泉湖四望樓聞鄰笛悲甚為賦乳燕飛以見意又五日同父書來索詞心所同然者如此可發千里一笑

把酒長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臥龍諸葛何處飛來林間鵲蹙踏松梢殘雪要破帽多添華髮剩水殘山無態度被疏梅料理成風月兩三雁也蕭瑟 佳人重約還輕別悵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斷車輪生四角此地行人銷骨問誰使君來愁絕鑄就而今相思錯料當初費盡人間鐵長夜笛莫吹裂

沁園春 期思舊呼奇獅或云棊師皆非也余考之荀卿書云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屬弋陽郡此地舊屬弋陽縣雖古之弋陽期思見之圖記者不同然有弋陽則有期思也橋壞復成父老請余賦作沁園春以證之

有美人兮玉佩瓊琚吾夢見之問斜陽猶照漁樵故里長橋誰記今古期思物化蒼茫神遊仿彿春與猿吟秋鶴飛還驚嘗向晴波忽見千丈虹霓 覺來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楓下有溪待空山自薦寒泉秋菊中流却送桂棹蘭旗萬事長嗟百年雙鬢吾非斯人誰與歸憑闌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題

眼兒媚 萍鄉道中

范成大

酣酣日脚紫煙浮妍暖破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氣午夢扶

頭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力欲皺還休

謁金門 宜春道中野塘春水可喜有懷鄉園

塘水碧仍帶麴塵顏色泥泥縠紋無氣力東風如愛惜 恰似越來溪側也有一雙鸂鶒只欠柳絲千百尺繫船春弄笛

浣溪沙 題餘干傳舍

吳儆

畫楯朱欄繞碧山平湖徙倚水雲寬人家楊柳帶汀灣 目力已隨飛鳥盡機心還逐白鷗閒瀟瀟微雨晚來寒

定風波 進賢道上見梅贈王伯壽

陸游

欹帽垂鞭送客回小橋流水一枝梅衰病逢春都不記誰謂幽香却解逐人來 安得身閑頻置酒攜手與君看到十分開少壯相從今雪鬢因甚流年羇恨兩相催

賀新郎 郭通判侍郎登孤臺　　劉克莊

絕頂規危榭跨高寒鳥飛不過雲生其下片斷無聲人安堵
翁忽青紅變化覽城郭山川如畫閣老風標修造手笑談間
突出凌雲廈臺上景買無價　乘壺麈尾登臨暇似當年滁
陽太守歐陽公也傾倒贛江供硯滴判斷雪天月夜更奐取
鄒枚司馬銅雀凌歊歌舞散訪殘碑斷甓無存者餘翰墨被
風雅

水調歌頭 同黃主簿登清風峽劉狀元讀書巖　　張謙亨

解變西崑體一賦冠羣英清風峽畔至今堂以讀書名富貴
輕於塵土孝義重於山嶽惜不大其成陵谷縱遷改草木亦
光榮　與仇香穿阮屐試同登石龕雖窄可容一几短檠燈
千仞蒼崖如削四面翠屏不斷雲霧鎖長生最愛巖前水猶

作誦絃聲

阮郎歸 集春憶弋陽書院　　陳康伯

開來溪上有雲飛溪光接翠微江南三月落花時春波去枝
遲　尋竹路破林扉蒼苔舊釣磯欲歸回首未成歸黃塵滿
素衣

浪淘沙 雲巖寶朗山

臺上凭闌干猶怯春寒被誰偷了最高山將謂六丁移取去
不在人間　却是曉雲閒特地遮攔與天一樣自漫漫喜得
東風收捲盡依舊追還

大江西上曲 肯李實夫提刑時郊後兩相皆乞歸　　戴復古

大江西上鬱孤臺八境人間圖畫地湧千峯搖翠浪兩派玉
虹如瀉彈壓江山品題風月四海今王謝風流人物如公一
世雄也　一片憂國丹心彈絲吹笛未必能陶寫西北風塵
方頃洞庭相開歸綠野月斧爭鳴風斤運巧不用修亭榭紫
根黃閣要公整頓天下

滿江紅 石中丹行韻　　趙師俠

煙水淮天淡尚峭空濛細雨春去也紅銷芳遲綠肥江樹山
色雲籠迷遠近灘聲水滿忘難阻挂片帆掠岸晚風輕停煙
渚　浮世事皆如許名利役驚時序歎清明寒食小舟為旅
露宿風餐安所贈石泉榴火知何處動歸心猶賴翠煙中無
杜宇

水調歌頭 萬安西巖

江流清淺外山色有無中平田坡岸迴曲一目望難窮波面
帆檣容與沙際野航橫渡不待畫闌工路入神仙宅翠鎖梵

王宮　俯晴郊增勝槩亂橫空雲林城市層列知有幾重垂
曳上危亭高處徙倚闌干虛敞象緯遍璇穹要盡無邊景煙
雨有空濛

滿江紅 滕王閣　　吳潛

萬里西風吹我上滕王高閣正檻外楚山雲漲楚江濤作何
處征帆林杪去有時野鳥沙邊落近簾鈎暮雨捲空來今猶
昨　秋漸緊添離索天正遠傷漂泊歎十年心事休休莫莫
歲月無多人易老乾坤雖大愁難著向黃昏斷送客魂銷城
頭角

酹江月 和東坡南康軍　　文天祥

廬山依舊淒涼處無限江南風物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
東半壁雁過孤峯猿歸老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歇地靈尚

有人歎片帆飄泊孤舟河傾斗落客夢催明發南浦間
連草樹回首旌旗明滅三十年來十年一過空有星星人
深愁聽清笳吹徹寒月

元

法曲尊引 李真觀　　虞集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著衣成紫霧璧香楠壁尺容背細
影埽空臺　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增雲壞何處作風雨雪
磴幾時來鶴翅九秋關

賀新郎 登滕王閣用稼軒韻　　許有壬

步迹空鬼渚悵繁華等閒一夢便成今古佩玉鳴鸞人如畫
何處飛雲爲雨只明月還生春浦帝子當時無所欲不須宗
回首羣丹故天有意肯輕許　江山相帶將與其便顯割三

王文采儷章驕句一旦飛來韓家筆才見龍翔鳳舞漫千載
懷人延佇亭閣紛紛今誰在笑世間華屋爭寒暑瀛海渡十
無侶

南浦 用周美成南浦韻　　張翥

花落楚江流過西山雨漲漁村無路雙槳載愁來頻少外門
有鷗相覷春波碧草送君曾是傷情處依舊朝雲飛南浦
秋滿鶴汀鳧渚　斜陽三兩人家有青旗影裏炊煙一縷素
被夜深船悽涼聽還似西風溢浦征鴻去盡夢回明月生烟
樹如此山川無限恨都付一尊懷古

明

金縷曲 南浦　　梁寅

南浦歸帆暮喜重看縹江煙渺鶴汀雲樹畫棟朱簾歌舞地
風景已非前度只浩蕩波濤如故相望飛揚鵬翅展羨雄城
防衛多貔虎又喜免亂離苦　舊時猶記登臨處共詩朋賦
友同歡今吟懷古而鬢星星今老矣却似茶蘼孤注歎桃李
不知春去獨有洪崖青不改似於人戀戀能相顧招我隱有
佳趣

沁園春 送李學憲按江西　　夏言

兩岸垂楊一灣芳草深護龍洲想夜雨當年主人雲卧雷門
春水忽占鰲頭白簡凝霜鐵冠飛鳥十載登朝侍冕旒人爭
避行行驄馬按部洪州　大江章貢交流有捲雨飛雲帝子
樓看霜雪威稜射猿原野雲霄風力鵰鶚橫秋向青懷鄉丹
心戀闕客夢時時到舊邱煩君去把窮簷民瘼子細諮諏

國朝

倦尋芳 泊湖口　　曹溶

曉風乍急山勢茫茫曾說龍蹯一片雲帆遊子寄愁何處戰
壘橫空天際落百年都付漁樵語算鶴樓前半城桃菜又瓢
江郡　念處士葛巾漉酒解組投閒田舍如故手種黃花那
管怒潮來去臥帳驚寒蘆荻岸石鐘聲送長宵曙正無聊直
猿啼對銷蘭炷

大江西上曲 鬱孤臺　　丁煒

鬱孤遺跡對雙流激浪千巖寒色落日憑高回首處猶伽讀
傷嗟昔坡老才華幼安旌節百代同爲客風流何在至今醆
露空白　問道翠玉高樓慈雲蕭寺可費登臨屐幾度虎頭
城上見惟有叢篁怪石南國鄉心東華塵夢恨起滄浪笛送
蓬宮闕蒼茫渺在天北

水龍吟 夕佳樓在南昌郡城內祀元忠臣附公名復至明嘉靖中始用清甯路牧今額也閣相望地勢高曠似勝於閣而名久為所掩問焉者虞夫始以文重君無子安一序為之至今日又何有於斯樓也雖然子安之文以陵公之人重乎再過章江賦長句於懷鐵柱陶雲芝田陳義山梁珠五詩君子依並郡府大中丞佑君董公許為付刊增入兵亂不果古今名跡題詠有散存馬時滕因緣不知安在何日也 [illegible] 顧貞觀

城頭誰構飛甍水天襟帶開江郭西山南浦眼前不讓滕王高閣回首東湖昔賢陳跡雨籠煙幕更北蘭香霧龍沙遠漫會恰取吹笙鶴 是處禧帷禁戟賀生成萬家繡錯滄桑縱改梁園非故庾樓如昨可惜清疇等閒付與烏啼擊柝正魚龍寂我來長嘯一聲驚覺

又前題

煙江疊嶂參差依然故壘圍層郭忠魂何處一樽空酹夕陽樓閣半壁崔嵬野雲閒過昔時戎幕想登壇推節尚留遺恨寄華表歸家鶴 盛世都無感慨換佳名不妨就錯庚申甲子兩朝如夢是耶今昨元庚申君即順帝明自義熙後以甲子紀年我醉欲眠閒愁消向戍笳城柝只重尋舊侶風流雲散此情誰覺 魏學渠

蝶戀花 登寺陽賦江樓

獨上層樓雲漫漫遠望廬山翠影橫霄漢芳草斜陽飛斷雁誰人能識廬山面 凝盼東吳同匹練遲泊天涯盡道離鄉賤採蘚尋碑看不見總由他色絲黃絹

齊天樂 鐵柱宮 吳棠禎

南昌城外章江綠來尋紫宮元圃閬峻三休瓦開五色觸崇仙人靈府朱龕高聳見星斗蟠梁風雷在戶舊跡千年斬蛇騎鶴劍光吐 朝朝遊客醉酒香煙裏無數蠻歌村鼓響

江妃紅鞋山兒月冷中流起舞神與夜度見金鈿翹潮玉衣驅霧禮罷開舟指解操日午

踏沙行 晚次豐城 吳秉仁

樹遠煙迷沙明鴉亂山頭一抹斜陽淺望中城郭片帆收桃花水漾東風軟 劍氣潛消漁燈隔岸清宵耐盡孤篷掩閒愁大半旅人多旅愁又在黃昏半

珍珠簾 珠泉在宜春驛 吳之直

青衫白袷城南路坡陀側一泓靈泉深注綠淨絕纖塵照見人眉宇滾滾素沙平沸湧更歷歷珠璣迸吐無數想潛通地脈天風暗鼓 幾向繡嶺宮前把驪山神籙溫湯移貯爭似此中泠況復清如許人是延陵吳季子便飽酌何慚子女歸去載滿船瓊液灣他向浦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八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九

雜記一

太史入書諸臺十志義以類從州居部次類不勝敘爰仍體例冤園之冊諸稗之記亦雅亦俗亦怪亦奇或歌或哭或莊或戲殫見洽聞工同曲異是名曰雜夫豈一事細瑣咸該包經罔棄間資談柄用代腹笥作雜類志

度索君謂南海君曰昔在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載矣 列異記

古有溫媼者經程溪得巨卵藏於家生七龍放之江媼或至江口龍輒獻嘉魚媼沒葬程溪年深將圮一夕雷雨遷之高岡鄉人因為立祠唐賜額曰孝通 盧肇碑記

江東廟在貢江東之壽岡其神以石固贛人生於秦代既沒

漢兵擊南粵降神於峰頂告以克期已而有功遂廟祀之初曰石固廟唐大中元年里民改卜今廟錄事吳君及司戶蕭君達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因祀為配神云 江東廟記

雩都梓潭有巨樟葉廣丈餘柯幹數畝吳王濞令都尉翁武伐為龍舟既成挽之不動占云用童男女數十人為歌樂引之乃行如其言舟忽飛入潭中男女皆溺至今夜宿潭邊者猶時聞歌唱之聲 鄧德明南康記

漢元封五年武帝行巡南部郡受上清籙於聲玉山見有玉笥委壇中忽失去因改曰玉笥每天高氣清有聲出空中如眾樂並作及夜闌寂又如聞車馬金革之來居民畏忌遂徙其家惟學道者安居焉 臨江府志

漢武南巡詔立匡俗先生祠於舊隱 身德通紀

雩都縣西七十里寶石穴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崖數里一人衣黃衣擔黃紙兩籠求載因乞食船主與之及濟索錢不與唾於盤徑入石穴去船主異之視盤中之唾悉是古金 任昉述異記

孫權定豫章至南昌觀灌城遺跡指某處當開一井開之得古甎下有灌嬰石識曰此井開三百年而塞塞百年而還應運昔復開權大喜因移豫章於南昌以總列郡 進賢縣志

饒州餘干水口有洲其形如琵琶謂之琵琶洲有亭在岸謂之琵琶亭過客留詩非一人也余按洽聞記吳太平二年長沙大饑殺人不可勝數孫權命趙達占之云天地川澤相通如人四體鼻即灸腳而愈今餘干水口當暴起一洲形如鼈

食彼郡風氣則利而損之權乃遣人祭以太牢斷其背故老傳云鼈遂止其洲在饒州餘干縣余乃知洲形如鼈轉以為琵琶蓋肇於吳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

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神忽下教曰須汝犀簪吏惶懼不敢應俄而犀簪已列前矣神復下教曰俟汝至石頭城返汝簪吏不得遂行自分失簪且得罪死比達石頭忽有大鯉魚長三尺躍入舟中剖之得簪 幽明錄

董奉居廬山時嘗大旱縣令丁士彥謁奉求致雨奉仰視其屋曰貧家屋皆見天何可得雨耶于令即身率吏士為起屋屋成欲取水沃泥圬壁奉曰勿庸且暮自當雨其夜果雨 神仙傳

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肥號為笨伯 晉書羊聃傳

洪州西山有諶母觀母乃許旌陽受道之師也觀有母所種仙茅與今山野中所產者不相遠第採以作湯則香味差別且少年飲之至於口鼻出血蓋性極煖也然抱朴子云堯階有草夾階而生隨月開落名蓂莢又曰歷莢又名仙茅不知所種是此否按本草注仙茅方云明皇服鍾乳不效開元婆羅門僧進仙茅藥服之有效故東坡謝王澤州寄長松詩云無復青黏和漆葉枉將鍾乳敵仙茅漆葉出華陀傳 能改齋漫錄

吳猛以二龍負舟一宿至宮亭湖 述異記

咸寧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吳猛至州猛將弟子至山遊觀過溪見一老人坐桂樹下以玉杯承甘露與猛猛飲其半以半

飲諸弟子又進至一處見玉宇金房輝彩眩目多珍寶玉器有數十人與猛共言若舊識為猛設玉膏弟子竊一寶欲以示世人梁即化纖細如指猛使還寶梁復如舊 述異記

蠡湖有物大如水牛到宣城下璞卜曰是廬山君使也 郭璞傳

庾樓正對廬山之雙劍峯北臨大江氣象雄麗自京口以西登覽之地多矣無出庾樓右者樓不甚高而望江山煙雲皆在几席間真絕景也庾亮嘗為江荊豫州刺史其實則治武昌若武昌南樓名庾樓猶有理今江州治所在晉特柴桑縣之湓口關爾此樓附會甚明然白樂天詩固已云潯陽欲到思無窮庾亮樓南湓口東則承誤亦久矣張芸叟南遷錄云庾亮鎮潯陽經始此樓其誤尤甚 陸游入蜀記

顧愷之字虎頭有雪霽望五老峰圖 圖畫見聞志

廬山簡寂觀乃陸修靜之居也觀出苦筍而味反恬歸宗寺造饌簽而味反淡山中人語云簡寂觀前甜苦筍歸宗寺裏苦淡饌齏羞紀實耳張芸叟簡寂觀詩云偃松拂靜煎茶石苦筍排開禮斗壇歸宗寺詩云淡薤苦筍千人供清磬華香一谷傳亦足以紀事 能改齋漫錄

陶彭澤詩頗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彥周詩話

陶淵明山海經詩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為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詠之

於掌所善余謂紘說固善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何與干戚之猛邪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已說皆誤矣 二老堂詩話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以入社淵明攢眉而去 廬阜雜記

謝靈運恃才傲物見遠公肅然心服 三藏記

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子鬚髮而墳美而與身庚非令終之相請且行陰德戒偽二年而後可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

勃小姪笑而不答 雲谿書記

殷仲堪出鎮荊州過經廬山與遠法師講易 遠公年譜

遠弟子慧安立芰荷十二葉於泉水中因波轉以定十二時 同前

洪覺範云南昌丁峰深秀處忽生水沉奇材萬峰繞之遂名香城按李長卿九生西山記云晉沙門曇顯創大殿焚香禱於崖山側忽生一香木大堪為柱殿成每誦經佛前以木屑焚之香聞數里故曰香城香城之名始此頃有妄人作西山勝路謂隆安中某禪師自西方來時晉亂盜賊縱橫禪師燃長香數百插山前後香煙結成雲霧圍鎖茲山賊至但見飛崖陡壁遂不能前此妄語也 陳宏緒寒夜錄

齊建元初廷陵人于湧井中得木簡長尺廣一寸有字隱起

曰廬山道士張陵拜謁木堅白字黃 酉陽雜俎

世祖於溢城得九尺刀十二口應永明享曆之數焉 南齊書

梁江淹赤虹賦云霞晃朗而下飛日晻曖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皆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麥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勃取以配鶩耳不知者便以為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余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成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之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慕也 能改齋漫錄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談又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宴所極歡而罷 唐摭言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嘗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臨危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酬公惠及死氈有微光溢灌取視得珠買棺葬之密以珠內口中植木誌墓後十年

復過此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此人客死建昌逆旅逆旅之人皆被拷訊灌乃告縣令偕往郭墦伐樹發棺而視如生於口中探珠還之其夕棹舟去不知所往 獨異志

玉山在興國上有石桃故老云昔寒桃生於嶺巔隱淪之士將取其實因變成石 寰宇記

興國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語亦似人遙見分明近則藏隱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斫杉枋與人交市易人刀斧交關者前置物枋下卻走避之木客尋來取物下枋與人隨物多少甚信且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殯葬嘗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山有石墨可書南康記又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之 述異志

貞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有鵲巢其側每食必餧之後有失布者誣以爲盜繫獄月餘鵲止獄似傳語狀其日逸傳放敕官司詰所從來云路逢元衣素衿人相告三日赦果至景逸出獄乃知元衣素衿者鵲也物之靈異如此 朝野僉載

鍾紹京縣十代孫也工草書世號小鍾則天時宮殿門牓多出其手唐中宗景隆中拜中書侍郎進中書令越國公皇甫湜詩有云唐元佐命功輝煥何烈烈紹京虔州興國縣人元宗平韋庶人之難紹京夫婦出入爲多至今興國縣有鍾令公讀書臺吾豫章拜相自紹京始 郡守李宗諤序

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人朱衣金冠乘輿自天而下曰我採訪使者也上帝命我採訪人間事可館我於廬山西北隅

五百年後福及生民明日又降於庭明皇帝命吳道子貌其眞書內供奉持往江州建祠廟 錄異記

李泌爲相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遂爲元載所嫉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試輒爲黜其股臣惶恐不自安應陽不言勉起見其父泌常愧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 唐書本傳

刺史李舟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識者以爲知言舟在虔時馬祖說法於龔公山舟聽其說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去 李肇國史補

陳金江西節度使部下軍士也劉信圍虔時私與其徒五人發一大塚白氣沖天有異常香氣棺中一白鬚老人面如生通身白羅衣如新棺蓋上有物如粉作硫黃氣金素聞棺中硫黃可爲藥以衣襟掬取懷歸掩墓而去汲水服硫黃至盡入舍佛寺與僧言之僧曰此城中富人之遠祖也生前好道有異人教餌硫黃云死後三百年墓當開即解化之期也今三百年矣豈即是人乎相與復視之棺中惟衣存餘化爲烏有金亦無病壽考 稽神錄

虔州司士劉知元攝判司倉大酺時司馬楊舜臣謂曰買肉必須含胎肥脆可食知元乃取懷孕牛犢及猪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無何舜臣一奴無病而死七日復甦云見一水犢白額併子隨之見王訴云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答款引楊司馬處分如此居

三日而知元猝亡又五日而舜臣死 朝野僉載

藥王山在奉新縣峭壁屏列其巔今曠唐文蕭吳彩鸞仙去留藥一粒與其主人鄒舉有詩云簫聲凝露洞鶴背伴人間一粒仙人藥服之能駐顏 明一統志

顏魯公爲臨川内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其妻厭之求去志堅示之詩云平生志業在琴詩頭上於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意撩新髻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別離顏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詠之間風騷可摭愚妻覩其未遇遂有離心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決二十任改嫁楊志堅秀才贈布絹

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近知悉江左十數年
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顏眞卿嘗使其僮奴刻己所書僮輒以意修改之大失眞惟
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即去後人爲刻之乃得眞云 唐詩紀事
胡仔苕溪叢話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注詩者引匡山
未詳觀國按漢郡國志廬江郡潯陽縣劉昭注引釋惠遠廬
山記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際居其下受道於仙人時謂
所止爲仙人之廬又引豫章舊志曰匡俗先生字君仲夏禹
之苗裔又建康實錄曰隆安六年桓元遺書於匡山惠遠法
師然則匡山者廬山也李太白遊廬山舊矣子美旣不得志
而太白復以譖出故子美詩曰頭白好歸來蓋欲招隱爲廬
山之遊也以上皆胡仔說余按杜田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

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
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堂尚
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及唐綿州刺史高忱及崔令欽記所謂匡山乃彰
明之大匡山非匡廬也邇知學林新編胡仔皆爲妄 能改
齋漫錄
侯彝者好俠尚氣大歷中爲萬年尉嘗匿國賊御史推鞫理
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遂揭階磚仍熨
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又以鐵貯烈火置其腹上煙火
蓬勃左右皆不忍視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聞代宗
即召對何爲隱賊自貽其苦若彝答曰賊實臣藏之已然
諾其人終死不得遣以此貶端州高要尉 譚賓錄

饒州良牧白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國立祠以祀此
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眞存以
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
象道家法事旣冠喜道書奉眞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
歲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
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壽
八十一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饒州官次吳在饒雖無遺
事可紀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不可曉
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爲遜云 容齋三筆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周墀以詩寄賀云文場至化魯儒
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雞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注自
云曾於[illegible]年木雞賦及第 嘗[illegible]射字爲內廷 爵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

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答曰貢院離來二十
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
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
下欲徵黃時門生一榜二十二人皆和周墀詩廬肇和云嵩
高降德爲時生洪筆二題造化名鳳詔佇歸專北極驪珠搜
得盡東瀛衰衣已換金章貴禁掖曾隨玉樹榮明日定知同
相印青衿新列柳間營黃頗和云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
士滿皇州獨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顏生鶴衛遊多羨龍門齊
變化屢看雞樹第名流升堂何處最榮美朱紫環尊幾獻酬
唐摭言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
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
譬如是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
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喜效淵明體者甚多但
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
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illegible]
等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云柳子厚
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者也詩之因事當以故為新以俗
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後詩秋氣集南澗獨遊
亭午時幽深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
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
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耆舊續聞

韋宙守洪政簡易人便安之陳之茂守袁州疑簡易無所本
余曰唐羅浮王生人或問為政難易生曰簡則易然揚淮長
楊賦亦云出豈弟行簡易 能改齋漫錄

長慶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錢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
日重試落第十人徽貶江州刺史 唐摭言

長慶進士孫無頗居南康將赴舉臥病於番禺逆旅遇善易
者袁大娘視無頗曰子豈久窮悴耶某有玉龍膏一合子當
人求醫但言不可治若遇異人請持此往自能富貴以暖金
合盛之曰異時出此合則一室暄暖不假爐炭無頗拜謝受
藥數日果有黃衣宦者叩門曰廣利王相召無頗從往江畔
有畫舸登之食頃忽覩城宇極峻引入數十重門至殿廷一
王者語曰愛女有疾知君有神骨故相邀耳令阿監引入貴
主院宮宇皆綴明珠翠璫異香氤氳一女倚案欷一女[illegible]及
笄衣翠羅縷金之襦瓔頸切其脈出藥貴以酒吞之立愈貴
主抽翠玉雙鸞篦遺無頗目成者久之王出駭雞犀翡翠盌
麗玉明瓌為贈無頗歸鬻其犀已巨萬矣月餘有青衣送
紅箋二詩曰羞解明璫尋漢渚但憑春夢訪天涯紅樓日暖
鶯飛去愁殺深宮妒落花燕語春泥墮錦筵情愁無意整花
鈿寒閨欹枕不成夢香炷金爐自裊煙頃之前宦者又至迎
之曰貴主有疾如初乃復往左右白王后至明璫之聲侍
衛羅列延門下所苦無頗曰再餌藥當去根問藥何在無頗
進藥合后視之不樂謂王曰愛女非疾其私無頗矣何以
暖金合得在斯人處耶王愀然良久曰吾當成其事命延之
別館後命曰欲以愛女奉託遂擇日具禮婚之止月餘王曰

張郎須歸人間為其行程裝飾金珠寶玉令居韶陽曰三年
即一到彼無言於人居韶月餘忽袁大娘叩門曰張郎今日
賽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寶遺之無頗詰妻
妻曰此袁天罡女程先生妻暖金合即禁宮中寶也後每三
歲廣利王必夜至其室無頗為人疑訝於是去之不知所終
太平廣記

白樂天書煉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以元綾為質素絹
為雲四面緣飾之染以四選香每振履飄飄如雲霧嘗著之
以示山中道侶曰吾足下雲生不久且登朱府矣 樵人直說

劉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為典謁所阻因賦一絕曰萬卷書
生劉魯風煙波千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
為通 唐摭言

合淝李郎中羣始與楊衡符載等同隱廬山號山中四友
名人史　先是封川李相還闕長會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執驂
之際屢以文柄迎賀於公公曰誠如所言廬山處士四人儻
能計偕當以到京先後爲盡既而公果主文於是攀班遊造
紫闥激之而笑時三賢皆膠固惟合淝公年十八慨然以及
其成功一也遂束書就貢比及京師已鎖貢院乃於院門請
引見公問其所止答云到京後時未遑就館合淝神貌瓌秀
主司爲之動容因曰不爲作狀頭便可延於吾廬矣楊衡後
因中表盜衡文章及第詣闕尋其人遂舉亦及第或以見衡
業古調詩其自負者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頗
憤怒既而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知兄最
惜不敢輒偷衡笑曰猶可恕矣符載後佐李騭爲江西副使
失意去從劉闢 同前

盧吉州肇開成中就江西解試爲試官末送肇有啓謝曰巨
鼇負岳首冠蓬山試官謂之曰某昨限以人數擠排斯棄中
展深慚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謂肇曰必知明公
垂問大凡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邪一座聞之大笑
同前
王建宮詞百首多言唐禁中事皆史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
於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滕王 元嬰高帝
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 不云其
工蛺蝶也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琵琶米
嘉榮歌皆見唐賢詩句遂知名於當時其時山林田畝潛德
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技得所附託乃垂於
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耆舊續聞
劉太眞時以禮部侍郎當天下旱奉檄徧行禱雨至信州刺
史李舜勝往禱於靈峰下胡隱君祠而立應因奏勅建祠祠
成劉先僊化隨報李刺史詣祠拈香亦立化鄉人遂塑兩遺
像祀之 廣信府志
陸羽字鴻漸號竟陵子初未知所生世傳復州鴈橋乃竟陵
龍蓋寺僧得羽處初見羣鴈翔集覆小兒於下僧史鍾師得
而育之欲以爲弟子及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
其羽可用爲儀吉乃以陸爲氏以羽爲名而字鴻漸以鴈目
其僑寺 同前
嘉禾福保字都樵者一日偕侶入山逢蛇戲一珠福保拾而置
衣襟中後蛇跡蛇戲如前福保取而合諸口不覺下咽須臾

通體鱗躁竟化爲龍去 饒州府志
吳彩鸞仙蹟在吾郡紫極宮今寫韻軒其遺址也彩鸞不止
日寫韻一部又寫佛本行經六十卷於進賢縣迎祥寺余既
已詳之伯生記跋矣吉安志載唐天寶間彩鸞曾遊安成福
聖寺手植兩羅漢柏觀音閣前入小室中七日寫法華珠林
百二十軸一夕去不知所往其紙黏連處至今不斷絕彩鸞
更有此一奇也併拈彩鸞與文蕭畢在文宗太和末而法苑
珠林則寫於天寶年豈神仙隱顯原非時代之可限與 寰宇記
綠
李德裕在宜春時盧肇以文見知既相舊例放榜先呈宰相
時侍郎王起典貢舉問德裕所欲答曰何問爲如盧肇丁稜
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起遂依次放之 袁州府志

唐袁州盧肇別宜春赴舉詩曰離山且作須臾別入海終爲戴角魚長短九霄飛直上不教毛羽落空虛明年及第詩正爲之兆矣江西狀元自肇始肇與黃頗同衆郡中獨餞頗明年肇狀元歸太守請觀競渡肇詩云向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太守大慚 豫章書

唐咸通六年安南久屯兩河銳士死瘴毒者十七宰相楊收議罷北軍以江西爲鎮南軍募彊弩二萬建節度且地便近易調度詔可然則以洪州爲鎮南軍始於咸通六年 唐書要錄

陳岳吉州廬陵人也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氏凡十五貢抑至寬晚年從豫章鍾傳復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因之博覽羣籍嘗著書商較前史得失尤長於班史之業評

三傳是非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約大唐實錄撰聖紀一百二十卷以所爲述作號陳子正言十五卷其詞賦歌詩別有編帙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聞之復辟爲從事後以讒黜尋遘病而卒 唐摭言

來皓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蕊珠以詩寄暇使君曰得意東歸次岳陽梓枝香蕊葉珠香也知羲而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惟賢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全唐詩話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龜甲九肋者蓋稀矣 唐摭言

自廣明庚子之亂甲辰天下大荒中駕南幸岐梁道殣相望都團練不以貢士爲意江西鍾傳令公起於義聚命有司土充庭進誠爲諸侯表式乃勸學以爲賢爲急務雖洲里白丁片言可採必求貢於有司者莫不盡禮接之至於考試之辰會供張甲於治平行鄉飲之禮常率賓佐臨視拳拳然有喜色復大會以餞之筐篚之外率皆貢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海送皆不減十萬垂三十載此志未嘗稍怠時與子有以公卿關節不遠千里求首薦者歲嘗不下數輩 唐摭言

陳象袁州新喻人少爲縣吏一旦憤激爲文有西漢風骨著貫子十篇南平王鍾傳鎮豫章以禮聘之累遷行軍司馬御史大夫傳卒復佐其子文政爲淮帥攻陷象被擒漢雖揚戮之象顏師黃老說至於此莫知所自也 同前

閔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絕咸通中與來鵠齊名王棨嘗謂

同志曰閔生之文酷似西漢有漁腹誌一篇棨尤所推服 同前

韓文公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 同前

任濤豫章筠州人詩名早著有露團沙鶴起人臥釣船流他皆倣此數舉敗於垂成李常侍騭廉察江西特與放鄉里之役盲俗互有論列騭判曰江西境內凡爲詩得及濤者即與放色役不止一任濤耳 同前

唐宣宗避武宗之忌爲僧遊方遇黃蘗禪師詠瀑布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應聲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宣宗竟踐祚然自此以接僖懿遂不特作此詩豈非讖邪 豫章書

唐新進士不問科甲高下唱名出皇城例唱狀元 字公台 登第
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閒行楚潤相看別有情好是
五更殘酒醒耳邊聞喚狀元聲則新進士例喚狀元[illegible]
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春陰妨柳絮月中
見梨花風味故自不淺 同前
鍾傳領江西日客有以覆射之法求見傳以盤日包橘置袖
中令射客云太歲當頭坐諸神不敢當其中有一物皆帶洞
庭香 同前
蔡京選州人少為僧故相令狐楚見京僧舍中楚曰此童眉
目疎秀進退不懾可以勸學乃陪相國子弟遊後舉進士出
令狐公門後遷撫州刺史嘗稱宇內無人對僧徒則非大品
之淡遊道流則言五千之義接儒士則比端木之賢於仲尼

論文周易則評先聖之繆郡有汝水為放生池忽一人乘小
舟釣於此遣吏捕之釣者乃為詩曰拋却長竿捲却絲手攜
蓑笠獻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 名之乃去
不言姓氏或曰野人張頂也 頂字不[illegible]本姓王 京益自矜作詩責商
山四皓曰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鬢髮霜
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邕部道出湘口零陵太守
鄭史歌姬瓊枝繞到邕南制樂失律伏法湘川楫棺於此二
子延近未終喪俱遊論者以妄責商山四皓而終罰山於湘
溪不徒言哉京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借問湘溪人
誰家有山貴 雲溪友議
滋樵閒話載唐末有宜春人王轂以歌詩擅名當作下第曲
畧云壁月夜瓊樓春蓮舌泠泠詞調新當時狎客盡為之傾

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劍上黏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
一面已無陳日月此謂大播人口轂未第時嘗於市廛中見
有同人被無賴輩毆擊轂前救之揚聲曰莫無禮便是解道
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聞之慚謝而退
譏議當時士大夫掩蔽人善殆比小人不若余謂漁樵特假
以自喻耳無賴所以悔過從善頓平兇暴之氣者非重其才
也非重其名也蓋重其言有補於治亂安危也 碧溪詩話
虔化縣金精山張麗英飛昇之所道觀在焉巖高數百尺有
二木鶴二仙女乘之鐵鎖縣於巖下二鶴嘴隨四時轉不差
或曰勝軍小將陳師粲者與鄉里女子遇其下求娶焉女子
曰若能射中此鶴姻即成師粲一發而中背即無力歸而臥
病夢二女道士以手撫目而去竟至失明而亦所射之鶴自

此不復轉其猶轉如故辛酉歲其女子猶在師粲之子今
猶為軍士 稽神錄
高氏唐人房璘妻也筆畫遒麗不似婦人歐公云余集錄已
博矣婦人筆畫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余入晉中搨得
高氏碑二通宛然二王書法一大谷縣令安廷堅美政頌一
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illegible]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
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illegible]
直郎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員外尉李逢年錄前鄉貢進士[illegible]
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illegible]諸
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上官[illegible]君
若華氏恭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illegible]造洪鐘

一口其後列録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二人録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内供奉前士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當是十四日鐫之金石而誤如此淳熙間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錯然非此比也 容齋三筆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内總持寺有一碑其一紙乾符二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遷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讓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

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十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舍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玫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匡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禎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浮之見僖宗紀及實録以余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禎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預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所陳玫瑄檢校此官而兼中書令最後者其是與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同前

譚景昇於終南山著化書出授宋齊邱託序之行世齊邱將酒灌之沈湎以牛皮裹縫投於江爲漁人所獲剖開見先生鼾鼾睡不止喚之久方覺乃曰宋齊邱奪我化書沈我於江因留詩曰裁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抛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地只在譚生拄杖間遂化風去景昇名峭即紫霄真人也住盧山棲隱洞 臨江府志

南唐胡雄寧都人有神術賊入寇坐城上自稱胡太公跨一巨足下掩城門賊駭而退沒後土人祀爲神號太公廟 府志

宋元吟嘯集云廬山真風館江南國主施財修之列姓名於後有大寧公主永嘉公主皆李昇女 得蔚樓雜鈔

南唐劉茂忠安福人爲袁州刺史降宋入朝至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揶揄于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就杖庭系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爾耶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死 南唐書

宋齊邱鎮鍾陵有布衣李匡堯累贄謁宋宋知其悖物託以他故不見一日宋喪子匡堯隨弔客造謁乃就賓次大署二十八字云安排唐祚挫強吳盡見先生設廟謨今日喪雛猶自哭讓王宮眷合何如李匡堯或云泰和人也 豫章書

廖凝爲人不好詼諧嘗讀裴說經杜甫墓詩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曰說乃劫墳賊耶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暑當患體燥以一大桶盛水水坐其中其簡率如此 五代史補

吉水有曾庶幾者隱士也五代時中朝累有聘名不起故老

不能記其放猨絶句云孤猨鎖檻歲年深放出城南百丈林綠水任君連臂飲青山不用斷腸吟（能改齋漫録）

天祐間洪州貢石於越王山下昭德觀前長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威命舁入觀中七日内漸縮小如數尺狀已又長尺許後止七寸識者以爲活也（十國春秋）

寧都李村有泉自石罅中出如雲蒸霧湧投雞子於中輒熟薌傳楊筠松喬寓時有鄉人館穀甚厚而藏獲頗厭之楊乃辭去以杖叩石出泉凡三坎蓋以酬其湯沐之勞云（贛州府志）

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按志每院記十八羅漢唐禪月大師貫休所畫）郡中每迎請禱雨甞有一二身飛還寺中（洞天清録）

范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爲繁劇之郡民頑好鬭吏彼多梗公下車與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惸嫠終日無事故嘗留題曰三出專城鬢似絲齋中瀟灑過禪師（詩二存今有書正堂及點軒）每陳飲酒緣多病（公守饒飲宴有節然呈字無不得其欲心）不負雲山賴有許半兩黃花秋賞健（邵有提點刑嶽字聖之傍有一子孟陽菊時提點魏兼與公對相得其亭名秋香公爲之作秋香亭賦黃花之句俾無忘其足乎）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陳貽範范公鄱陽遺事録）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眞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於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眞宗爲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歐陽文忠歸田録）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於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凷忍聞夸樂之聲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絶（同前）

金橘産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同前）

朱弁曲洧舊聞云歐陽公歸田録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宣取時公已歸潁川以其間紀述有未欲廣播者因删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舊本亦不欲存今世所有皆進本而原書蓋未嘗出其子孫猶謹守之（得樹樓雜鈔）

吳奎字成象三歲能詩六歲能歷覽子史五行俱下祥符初與臨川晏殊應江西賢良詔時年十一眞宗甚優異之三賜御書（正德郡志）

宋初有郭巫者於貴溪仁福鄉聖井祈雨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旣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持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翁謂曰旱乃天數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耳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復違誡吹角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儼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亦不朽敗夕見夢于鄉人曰再犯

龍宮主不得出今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鄉人乃爲立祠有禱輒應理宗朝封廣潤侯 廣信府志

寶福侯乃漢之樊噲也舊廟於芝山之頂曰鹿頭大王公守饒乙民閒旱即禱於此神頗有驗應今之廟地公之所徙也州民卽都院者卜其地置生壙公一日入院詰其故乃曰五十年後當出侯伯不得葬於人於是令移鹿頭廟厝於此徙移文於僧寺暨元豐庚中太守馬淵以久不雨因禱於神而雩霈應足遂狀其感應而奏之乞加旌獎朝廷下太常封爲寶福侯淵之奏陳且道公之請雨有功修飾廟貌迄今血食以景祐迄元豐恰五十年公之先知誠可尚也後之人凡入寺見其廟必指之曰范文正公之遷而五十年出侯伯處也 鄱陽遺事錄

饒之山水大率秀拔有豪傑者出焉公之至識其形勝一日乃曰妙果禪院一塔高峙當城之東南屹起千餘尺饒之文章應也城之下瀦數湖水脈連秀抑爲儒者滋顯也於是名其塔爲文筆峰目其湖爲硯池且曰二十年後當出狀元治平乙巳州人彭尚書汝礪果第一人及第公之洞機遠識良足書也 同前

公守饒日有書生甚貧自言平生未嘗一飽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時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向使不擊碎書生亨用其有窮乎 同前

大中祥符五年南康軍建昌縣李士衡莊過晦冥即光彩出沒一夜雷電風雨暴作覺旦山拆泉湧急流中得一古器篆文款識甚奇太守劉保衡指以爲鼎獻進答詔云眷彼名區出兹古器既瑰奇而有異爰貢奉以斯來省閱之餘嘉尚良切保衡繪形刊石尚在今觀石刻制作精巧正古酒罍非鼎也當時失於稽考故詔書亦但言古器云 能改齋漫錄

宋大中祥符間南康卜鄰稿肄業於祥符禪寺嘗手植一小松謂夜夢朱衣元冠告曰松圍二尺子當策名寤而惡之累舉不第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一如所夢松高百餘尺凡四十九枝偃亞如蓋後松爲火焰所燎今畫工圖之曰南康松祥符寺元年賜額甲辰燬於兵 祥符禪寺志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弈棋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

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 歸田錄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同前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六一詩話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卜余考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

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歷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神門頹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歷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幕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爲何人 容齋隨筆

龐籍明道中名拜殿中御史與程文惠同戊子生程已貴而龐尚山居程戲之曰君乃小戊子後爲王令甫所薦慶歷中拜相程以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 湖信州志

廣永豐金雞嶺在胡村坳間浙販客皆取道於此昔有老人住嶺上捆屨嘗擣草於當門巨石上中有金雞夜見而書隱老人不知遇款李度嶺見石知爲寶遂取之去 同前

王諡父文捷嘗求嗣於仰山廟廟史夢王子出爲其嗣眞宗朝詔以學士出使單于諸王見其秀美送於百尺樓上以苦其心諡遥禱於仰山廟曰諡果爲王之子何困阨至此是夕雷雨交作致諡於蘇尖諡亦不覺達旦單于大驚以禮遣還仕至公輔將薨廟史又夢鉦鼓迎王子歸未幾聞諡卒果其日也今廟有諡像 新喻縣志

峽江有黃金水昔人嘗窮水源緩步溪渡忽入巖洞門扉猶暗行數步則天日朗然若非塵世穿一石匱得黃金如咮者數升持歸再往則道已迷沒矣 臨江府志

王欽若初赴進士舉江南漕司張齊賢以書付欽若謁錢希白會錢集朝士延術者考休咎卻謝通謁欽若局促門下因厲聲詬閽人術者遥聞之謂錢曰門外之聲不知何人若形聲相稱世無此貴顯學士與之一見希白召之入欽若形貌眇陋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薄視之術者悚然側目驚歎良久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錢戲曰中字內果有此宰相否術者曰此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安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予所鈌者于耳錢曰他日將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公勿輕視後希白爲翰林而欽若已拜相 同前

歐陽歸田錄云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巍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壻也余嘗過小姑山廟像乃一婦人而敕額爲

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哉以上皆歐陽語余嘗按南唐陳致雍撰曲臺奏議集余錯爲序其間一首云正大姑山小姑山神像曰準祠部牒據彭澤縣申大姑小姑乞改神儀者大姑孤山釋山曰獨山曰蜀蜀孤也今下民訛言穿鑿浮傳作爲淫祀何所尚哉必也正名於義安取且山川之神博施於民有功則祀之其或名山大川能興雲雨水旱雩禜其斯不替其可廢哉彭澤縣所申改正甚允中所安排神儀部伍興成不載但依常式去婦人位立山神廟貌余乃知南唐已嘗有討論改正至本朝因循既久又復婦人像而敕額至以聖母爲稱其爲謬曾不若南唐也 能改齋漫錄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公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陶豈州云劍待豐華

時已晚獨延徐孫初應疎比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躡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涵帝子鄂飛閣山映真君鶴馭天不棄陳跡甚可佳也 同前

宋文莊守安陸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曰漢皐珮解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曰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是歲詔下兄弟皆魁天下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昔年安陸已識台袞蓋謂是也 [illegible]章書

歐陽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illegible]而不進仁宗

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江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同前

晏元獻公為京兆辟張子野為通判新納侍兒公甚屬意子野詩詞公雅重之每張來即令侍兒出侑觴往往歌子野所為詞其後王夫人不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碧牡丹詞令營妓歌之有云望極藍橋但暮雲千里幾重山幾重水之句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急令於宅庫支錢若干復取前所出侍兒既來夫人亦不復誰何也 道山清話

晏元獻與兄手帖殊載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日月迅速哀痛無極柰何余何誌文本及前殊生白衣服及孩兒妳子等信物甜子黃雀鮓等領訖地遠不須煩神用意況人亦自知窮薄知置得宅子大抵廉約守分為官須隨宜作一生計且要活親族不待營足嘗見范應辰率家人持十齋自云一則勸其淡素好善又則減魚肉一價聚為生計果置得一兩好莊及第宅兼於莊然此最良圖況宦遊有何盡期兼官下不可營私然須內外各且儉嗇為先方可議此殊家間儀使等自至今兩日內破一頓豬肉（定其兩數或四兩買他魚以只助豬肉雖數以此可久）此持久之術是以常為宗嘉及相知交遊言之建節之說皆虛傳也今邊事尚未息須當他事委乃建節或遂恩命必不於優閑處用此職況須因干求殊當方授殊一生不曾干求況

今將經位極人臣更何顏求覓是以須待出於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請結託以至勢須恬靜若非有特差則遠近高下應難推避不然則必不能求謀凡處傳者但請勿信古今賢哲有識知恥者量力度德常憂不能任者不敢妄當負愧畏重責是以終無徼求其更識高者非親酬不食非親織不衣徐孺子之類是也蓋功利不能及人而坐受竊其膏血織無禍亦須愧赧也殊從來多介僻者理在此今因信略及之此外希順變善居不備弟殊載拜十一哥賛善十一嫂縣君坐前十二日右晏元獻公手帖余嘗謂公以童子被遇章聖襲慶歷聖德詩名首諸公則公之為人可知也方國家承五季文章卑陋公師楊劉獨變其體識歐陽公諸生遂以斯文付之宋之文於是視古無愧功德如范富氣節如孔道輔咸出其

門然則仁宗治致太平非公而誰大抵著書之人有不於此
必於其幽不於其外必於其內公以書規兒姪皆言必曰廉
白守卜不可營私當以魏四工部爲戒首尾大略如此節儉
至引古人非親耕不食親織不衣爲非是獨根諸中而不欺
者皆告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子書戒其在官欲附致市物迪
功郎歐陽公所養不無所自矣曾南豐與公同鄉里况當伯神
宗命以史事其傳公云雖少窮貴奉養若寒士考公事跡如
皆可謂得實而景文宋公草公諭辭乃云處營產以檢私
多役兵而規利宋亦公門人而必爲此者豈當時有不得已
與流存中著書稱公對章聖語臣非不樂遊燕直以貧無可
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後生晚進道聽塗說以誣大賢余
乃知小說不足信類如此 洪氏容齋隨筆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
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
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鮆魚繁露添蕁菜紫余嘗於
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
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
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歐陽修六一詩話
曾子固之祖曾易占南豐人知信州玉山縣坐法失官閒居
十餘年執政憐之諷令至京師行次至洪州樵舍僧寺題詩
屋壁云今朝才是雪泥乾日湧雲移又作寒家山千里何時
到溪上梅花正好看是時慶曆七年六月二十日也人怪其
寫景不倫既而行次睢陽而卒其孫子固載櫬還鄉復以櫬
舍值臘日雪中梅芳然此詩乃蔡君謨詩易占偶書之遂成

讖云 陳事書
章郇公守洪州因嘗宴客擲骰賭酒乃自默占如其目登臺
暢即成貴采一擲得佛面涅圖遂緘秘其骰至爲相猶在 同前
建昌軍南城悲猿驛東十里曰周壺進士許公岳家其門臨
祐四年公岳被鄉薦覆試在南宮家人未知榜信是四月公
岳門前溪漲里人龔文達見溪中有兩青竹雙合逆流而行
文達怪之沿岸隨而觀焉竹行不已可半里許文達鉤之已
發乃投一石擊之兩竹被擊忽化爲龍頭角嶄然駭人文達
驚仆移時始蘇不知龍之所在周壺之人皆以爲公岳必登
第然是歲乃不爲有司所取嘉祐三年公岳再預薦是秋未
考試已前公岳夢至池上顧見池中有七魚而一魚最巨公

岳下捕之志取最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最小者
公岳寤而嘆焉是歲開科場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
七此最小魚之驗也而陳光道第一明年光道及第此最巨
魚之驗也 同前
分寧黃滋嘗行山中遇道士騎白騾顧見滋爲下鞍相語將
別以所乘騾與滋戒以善視之汝自此有貴男子矣滋受之
行數里復追及乃以手扶捺騾額間得大珠如拳而去既而
滋生子曰庠穎悟異常天聖中應國學舉第 明年南省復
冠羣士時俊聲滿四方未殿試而屬疾仁宗手自封藥賜之
有旨特展試期一日以俟庠起然竟淪殞論者以爲取珠之
祥 同前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琉山佛寺嘗夜聞虎嘯其

當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貿賤乎可更三呼也言訖虎
復三嘯而去慶歷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州知楊灝以
老而死郡人黄醇與煜故舊嘗為衆誦之曰當煜在蹶山門
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自煜慶歷六年為首與
至紹聖四年汪革復為禮部第一然未有為狀元者撫州舊
讖曰金石臺高丞相出文昌堰合狀元生金石臺者江口大
中之洲也其後潮沙積歲而高故晏王相繼大拜文昌堰近
年水道稍狹而未合狀元之出計亦不遠矣 同前

馮京式之子也既登第第一初娶富弼女再娶晏殊女故曰
兩娶相國女三魁天下儒京後亦執政晏元獻又一女適富
弼范文正所舉者此翁婿俱相也唐韓滉女適楊於陵張嘉
貞女適郭元振張延賞女適韋皋韋執誼女適杜黄裳同時
為相宋薛奎謚簡肅長女適歐陽修次適王拱辰李文靖女
適王曾我明岳正女適李東陽僅一見之 藜亭詩話

薛簡肅長女適歐公次適王拱辰後歐公再娶小姨故有舊
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句 同前

白稹宋真宗朝為饒州判官時丁謂為倅稹以片紙假五鐶
晉公曰榜下新婿京國富室豈無半千貨物耶懼吾境之耳
答以詩云欺天行當吾何有立地機關子太乖五百青蚨兩
家缺赤紅崖打白紅崖 同前

元絳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
為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絳五
歲能詩九歲謁荊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
進士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擊甲歸臥夜為盗斷足

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歸治而夫
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
執僧詰安盗狀僧吐實人問其故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僧
者共席而襦無血污是以知之 宋史

應辝以少時拓落不羈年二十餘嘗至近里板步橋夜宿廟
中有寺僧夜夢廟神騎從甚盛來謁曰宇爲洪州安撫所守
暫避遜為僧驚寤晨遣其徒往視則公鼾寢其中僧迎見以
夢告公即折節讀書至三十八登第後果帥洪州 廣信府志

吉水毛子仁諱洵年十九第進士年二十六中拔萃制科杜
祁公有詩美之其文集亦有詩寄歐陽公父母之喪盧墓死
高時年二十二天子聘之粟帛以旌其孝書在國史後百有
餘歲邑人楊萬里讀其文集作辭以哀之 誠齋集

文章各有體六一公為一代冠冕亦以其事事合體如作詩
即幾及李杜碑銘記序即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即與司馬
子長並駕作四六一洗昆體作奏議庶幾陸宣公遊戲小詞
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如東坡之文固不可
及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曾子固之古雅
蘇老泉之雄健固文章之傑然皆短於詩山谷詩騷妙於天
下而散文頗覺繁碎 同憲家藏

楊察論守信州瀕行餞送境上者十二人察作詩以謝皆用
十二人故事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
若月分卿極醉巫峯側聯吟衡管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
生句句著題可備一體 晚伏亭叢記

呂溱字濟叔寶元中試經化為鵬詩云九霄雛海嶠一夕過

天池仁宗見之升爲第一溱後爲中書舍人喜自由身賓客
不及數十時號爲七字舍人溱父爲泰和令溱嘗讀書于和
界中至今人稱曰呂狀元讀書處 陳章書
建昌治城北有民鄒氏世奉五通待祠之人日累百計累祐
元年冬里巾大疫而吾家與焉乃使人請命於五通神不能
言決之以竹杯珓時老母病不識人妻子暨余相繼困甚惟
五通諭以無害疾之解去皆約日時雖寶龜泰筮弗是過矣
竊惟五通之爲神不名於舊文不次於典祀正人君子未之嘗
言而有功於余其可以廢乎巖巖者石可伐可磨惟德之報
焉知其他 李盱江神祠記
李觀字子範袁州人元豐二年以特奏名推恩尉吉州泰和
縣時豫章先生爲贈之詩曰乃兄自是文章伯之子今爲雙

鑠翁蓋觀乃李覯之弟也觀字夢符初試南宮賦偶落韻有
司愛其策爲取特旨由是登第以著作佐郎知臨江軍清江
縣時歐陽文忠公扶護太夫人喪歸廬陵船過清江太守請
公爲文以祭之太守以簡幸爲詞觀曰無深詞也既而文忠
擊節稱之其文以昔孟軻亞聖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軻雖死
何憾尚饗觀初爲太學官因上言役法不合出通判庭州遂
詩一絕於直廳之壁曰小謫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自徘徊
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夢來後終於朝議大夫 能改
齋漫錄
江州義門陳氏自唐至宋聚族三千九百餘口並未分異朝
廷屢次旌表嘉祐七年以義門盛大下矜存保全之詔江南
東路轉運使謝景初郡牧呂海湖口鎮巡檢范彬臨門監護

分析 義門記
陳策嘗買騾得不可被鞍者他日其子與猾駔計告之行人
策聞而自追及告以故行者始謝還爲有人從策買銀器及
羅紈者策不與羅紈而盡投銀於火中曰此皆質劑物也歲
月既久絲力已糜脆不任用故不與器吾虞其僞也故爲公
驗之而後與耳 淳熙郡志
荊公日記云立春日悉翦綵爲燕子以戴之故歐陽永叔云
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燕已來鄭毅夫云漢閣關雙雙
綵燕併知春色上釵頭皆春日貼子詩也 陳章書
荊公女吳安持之妻工詩嘗寄荊公曰西風不入小窗紗秋
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和曰青
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念家罷了諸緣如幻事世間惟

有妙蓮花 同前
東坡嘗云黃魯直詩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飧盡廢然
不可多食張芸叟云蘇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
令人神慄子細檢點不無利鈍然則蘇黃之詩在當時未能
純然無議芸叟又云永叔如春服既成春酒既醉登山臨水
竟日忘歸王介甫如空中有聲相中有色欲有尋覓曾不可
得則蘇黃直須讓歐王一著 同前
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惟荊公東坡山谷知之荊
公云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裊裊垂山谷云管城子無
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荊公又云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
黃雲稻正青 冷齋夜話
王介甫詩云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盞疎惠洪謂多

字當作親字蓋欲以少對密疎對親江朝宗詩忠臣不曉古人句格此一聯以密對疎以多對少正交股用之所謂蹉對也 藝苑雌黄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交如貧無妻兒寄食僧舍僧亦不加苦之始居龍門山徙居萬安山屏絶人世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憐也 續詩話

曾子固舍人爲太平州司户時張伯玉環作守歐公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加禮一日召子固作大排惟賓主二人亦不足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謂公爲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退謂子固曰

吾試爲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矣 朱叔詩話

趙清獻公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蜀風素侈公單馬就道以琴鶴龜自隨蜀人安其政治聲藹甚元豐間既罷政府守越復自越再移蜀時公將老矣過泗州渡淮前已放鶴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聞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携獨琴鶴廉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云馬尋舊路如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者自紀其實也 石林詩話

劉貢父天資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諧謔雖公卿不避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復當國亦屢謔之雖每爲絶倒然意終不能平也元豐末爲東京轉運使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皆以時相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境内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絶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今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荊贅壻不爲辱旅墳知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同前

王荆公在鍾山有馬甚惡蹄齧不可近一日兩校牽至庭下告公請鬻之蔡天啓時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調之馬第久不騎驕耳即起捉其鬉一躍而上不用銜勒馳數十里而還荆公大壯之即作集句詩贈天啓所謂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者後又有身著青衫騎惡馬日行三百尚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士大夫盛傳荆公以將帥之材許

天啓紹聖初章申公當國首欲進天啓任從會執政有不悅者乃出爲永興軍路提舉常平因欲稍遷爲帥會丁内艱不果猶是用荆公遺意也 同前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絶夏梅詩最佳 夏英公竦

夏公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羇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泣更多 中山詩話

孔毅父喜集句東坡嘗以指呼市人如使兒戲之觀其寄孫元忠詩云不恨我衰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姿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斷青雲梯騏驥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京官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豈遲殆不減胡笳十八拍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

荊公愛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春渌周遭俯視紅影移魚舠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娩已見黍亦盤中毛雨見宋許彦周詩話

沖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賦以憂患之餘待罪洗心皈命眞寂自惟孽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鐵卜得其若第二籤云平生常無患兄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主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隳負聖經之 蘇文忠公集

歐陽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著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於面則衆所共見脣不著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同前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倘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蘇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遇颶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實相似蓋二人者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同前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鼎彝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丞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張章書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也二公大笑 道山清話

孔文仲字經父宋元祐初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直學士平仲字毅父爲戶部郎兄弟皆以文章名世山谷詩云二蘇上連璧三孔分立鼎人不墜斯文供來禁學省 臨江府志

荊公罷相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百官餞公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見行舖上有一書屏因題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 新客叢志

臨川吳望之守臨江云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使能行之古則人生類以饞口腹刻虐民以肥者勢者寡矣其詩纔二十字耳敦仁愛抑奔競皆其寓何以多爲 羅溪詩話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幷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

待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
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
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
衆人而已邪　王荆公集
李公擇喜墨見人有佳墨即攘取之他日客有自公擇所來
者爲言公擇懸墨滿堂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戲之非
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淒然云　蘇東坡志林
臨川郡圃舊名金柅今則沒其名徐鉉鼎臣送從兄赴臨川
春詩云石頭城下春潮滿金柅亭邊綠柳繁謂此也荆公集
句送吳顯道詩亦云臨川樓上柅園中　能改齋漫錄
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與外氏飲
詩云烏石岡邊繚繞山紫荆細逕水泓間又雜詩云烏石岡

頭躑躅紅江漲郵色漲春風吳氏所居又有柘岡荆公故多
辛夷荆公詩云柘岡西路花如雪回首春風最可憐又寄正
之詩云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又寄黃吉父公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自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爲言
春至每傷心又送吳彥珍詩云柘岡定有辛夷發亦見來從
使我知　同前
曾南豐爲南宮舍人時相令撰秋宴樂語因問座客曰霜始
降而百工休可對甚語久之座客云若無全句可偶當勞坡
用曾於是云始降霜而休百工正待秋而成萬寶座客得其
既而文成頌聖德一聯云惟天爲大蕩蕩乎無能名焉如日
之升皜皜乎不可尚矣座客皆擊節賞之　昔賢紀聞
東坡自海外還至嶺上留尺水而日泥滑城樵一絕亦爲達有

字必爲發藥排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
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
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即笑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
紙付人至紙尚多即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
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欣躍而散　春渚紀
聞
東坡自南海至虔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嘗邀劉器之同
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與
燒筍而食覺筍味勝問此筍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僧
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於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
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真百丈法嗣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
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籍兒瓦礫猶能說此君那不

知　冷齋夜話
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蜀大散有喜歡嶺東坡贛詩人
還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自上而下第一灘在萬安
縣前名黃公灘坡乃更爲惶恐以對喜歡廬陵二十四灘詩
乃云十八灘頭一葉身亦非也　稗史彙編
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
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貫
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到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夫人驚曰
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能改齋漫錄
曾罕少有俊聲登天聖進士第歷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
金谿吳氏有心病罕母惡之當罕赴省試時在家遽逐其婦
罕還不能止也治平初罕弟叔卿監虔州稅忽夢罕至從者

雖衆皆如世所畫鬼卒者叔卿問之卒慘然曰數年不得出
正為理對吳氏冤訴爾昔者吾為不敢違母意遂坐而情日
世間與心事莫為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不心伸
辛苦辯爭甚久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去矣指坐下何人曰
叔卿曰汝以此輩為宜何以治之乎及探懷中得天符示
曰曾舉當為翰林學士賜金紫章服壽八十今以由請棄之
惻減奪可吉州推官終身叔卿亦惻然良久躍上馬而稍行
穿入鐙中躍猶抽整然後據鞍行便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
勿為特來奉戒也 同前
士人劉徹者博學多文預鄉薦而屈於禮部年老禱諸神忽
夢至一官府立庭下見一人若皂隸輩語徹云此陰府也我
實掌汝籍爾本有微祿陰功有虧今不可得矣徹懇云竭精

神勞體瘠從事於文者積年庶幾憐之且徹從有弱者頗以
告我吏云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償爾不少助以致此命徹云
弟自支分後不肖不能保持徹何罪吏云行路之人見人患
難猶且矜恤況同氣乎遂不問而歸鄉人朱軾事於徹曰不能
也汝歸問之徹既覺憫然自失翼日詣宋氏門詰其故軾云
茲事吾未嘗語人昔年貧窶教學鄰社歲暮得錢二千行至
途間遇見二人被刑鍋而悲泣於道側軾問之其人云某負
帑平錢歲終當償無從出今將命自盡軾憐而問所負數其
人云某欠二貫乃白文吾時雖有二千而妻子日夕望之以
辦歲事遂不免輟以遺之其人因此得釋徹默然朱五子云
登進士第壽考終身贈光祿大夫 同前
王元甫有詩名如動地隋兵至君王尚宴安須知天下窄不

及井中寬樓外鋒交白溪邊血染丹無情是殘月依舊照門
千巖山紹聖間勅賜高尚處士以所作景陽井詩也東坡嘗
跋云余聞江南王元甫郭功甫皆有詩名余南歸過九江因
道士胡洞微求謁之元甫云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竟不
可見後余過秣陵有以元甫景陽井詩示余乃知其得名不
虛也 同前
王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閣賦詩云滕王平昔好追遊高閣依
然枕碧流勝地幾經興廢事夕陽偏照古今愁城中樹密千
家市天際人歸一葉舟極目煙波吟不盡西山重疊亂雲浮
時郡守張侯見而異之為啓宴張樂於其上其後建中靖國
元年其女識之於石云平甫元豐初以交鄭俠遂廢於家作
詩云三見齊王不一言須知自古致君難紛紛齒讒過潤
口古從來易得官 同前

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卜如云似聞青秧
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
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後山詩話
中書待制朱公翌新仲嘗言後學讀書未博觀人文字不可
輕詆且如歐陽公與王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
章二百年荊公答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歐
公笑曰介甫錯認某意所用事乃謝朓為吏部尚書沈約與
之書云二百年來無此作也若韓文公迨今何止二百年邪
前後名公詩話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歐公之言為信而荊
公之詩為誤不知荊公所用之事乃見孫樵上韓退之吏部
書二百年來無此文也歐公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介甫嘗

曰歐公坐讀書未博耳雖然荆公亦有强辯處嘗有詩云黃
昏風雨滿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公見而戲之曰秋英不
比春花落傳語詩人仔細吟荆公聞之曰永叔獨不見楚詞
夕餐秋菊之落英耶殊不知楚詞雖有落英之語特寓意於
夕二字言吞陰陽之精蕊動以香静自潤澤爾所謂落英者
非飄零滿地之謂也夫百卉皆彫落獨菊花枝上枯雖童孺
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動輒引經爲證故新法之行亦取合於
周官之書其大槩類此爾 耆舊續聞

宋朱軾字器之南豐人從曾鞏學性寬平輕財急義悉以祖
業讓弟獨取故居曰此先人廬不可失也鄉民熊禱饒華負
官逋軾傾囊濟之得不死後人名其樹爲陰德樹 明一統志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曾布當元符

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
如此 容齋三筆

董鉞字義夫自梓漕得罪歸鄱陽過東坡於齊安曰吾再娶
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憂柳氏亦欣然同憂患如
處富貴是難能也令家僮歌其所作滿江紅坡次其韻結句
云便相將右手把琴書雲間宿蓋用樂天左手引妻子右手
把琴書句也 豫章詩話

疑之與陳舜俞養犢爲騎舜俞作騎牛歌稱疑之爲白雲老
李伯時畫騎牛圖山谷拜其像賦詩云棄官清潁尾買田落
星灣身在菰蒲中名滿天地間誰能四十年保此清静退往
來澗谷中神光射牛背年八十餘卒官至屯田員外郎 同前

信州劉煇好爲險語歐公惡之有一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
聖人發公曰此劉幾也因戲曰秀才剌試官剌以朱筆横抹
之謂之紅勒帛後嘉祐中公爲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有
曰静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稱
賞擢爲第一唱名乃劉煇也人曰此即劉幾易名公愕然久
之 同前

劉季孫字景文監饒州酒務時荆公爲江東提刑按察酒務
至饒事罷屏間小詩云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
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即不問務事升車而去
差攝學事由此知名後知饒州卒家無餘財但有書三萬軸
畫數百幅而已 同前

廬陵大與新田二泉熱不可拘分寧毛竹山泉在驛路之側
温而不熱覆以密室往來使客爲臨劍山熱可烹飪其流分

爲二派其陰泉常寒陽泉常熱飛霧如煙雖霜雪無以敗其
熱然諸泉皆本硫黃氣腥而良浴者可以愈疥崇仁五峰山
下有温泉常温能瑩人肌膚潤人顏色張無盡詩曰誰知馬
上腰金客洗去塵埃換玉顏是也浴之者百病俱瘥多吉祥
事獨不醒者豈神仙靈丹之所沾溉後人與 同前

陶靖節之謚文公不知出何代魏鶴山跋東坡墨蹟云文忠
雅者陶文公其有感于歸去來辭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挾
過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 得樹樓雜鈔

劉道原先生同司馬文正公修通鑑别纂外記附通鑑行世
又纂十國紀年亦録本進呈其稾藏家司馬文正公序世不
多見其書崇禎末姜浠湖前輩遊西山住霞源義塾余同歐
子安禹過焉因同劉尹躬過掘問尋熊西雨舊址止於尹躬

宗人劉光祖宅光祖出其先世所藏司馬文正序手蹟相示先賢典型讀之起敬此世寶也尹躬光祖其謹護藏之 寓圃雜錄

盱南陸氏世雄於貲子弟矜玩好售奇訪異以爲常它日還山夫賣猴雛取而畜之甚馴縱其游息門內外無復羈檢歲久見婦女必跳梁慷抃如將近之陸氏患焉謀掊之死未施手而猴先驚畏登屋以避禍凡夜寂猴輒潛下取飲食人動則引遁無如之何會少年自虔來臂俊蒼鷹陸氏子弟往從之郊視其搏攝無虛擲因就與語悔告以猴害少年許諾爲擒之即俱還據高隅發鷹鞲已發則逞逞摩空下瞰得猴庭猴猶坐不動伺鷹垂迫急舉丸以抨身鷹不能得也奮爲穿雲以視漸眇然不可見於是主客不知所爲方相對以壺餘

未敢議所以謝少年也明日忽聞空中有鈴聲少年色動於其鷹也捨杯嚱㗖疾趨昨日立處仰瞻之果鷹來方復搏猴下擊猴仍用前計以自全鷹揚翮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擬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臂鷹彼鷹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者也 呂大偁義鷹記

撫之臨川北郭二十里間有地曰虎頭洲郡人死不能葬者必詣其所焚之因颺骸灰於水中治平元年撫人李楷赴省其朋張樂送至洲上其不悅告人曰吾其死乎俄而擢從鄉薦登第調虔州司理乃悟虎頭爲虔字而洲爲州也 能改齋漫錄

湖口宮亭湖即彭蠡湖下流十道志云湖神能分風使湖中分風而南北宋秦觀宿湖邊惜竹軒夢神女贈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 明一統志

番陽張吉父介方娠時父去客東西川不還張君自爲兒時已惕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與尚書彭公器資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聞者皆憐之既長走蜀父初無還意乃歸省母復至閬中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歎息或爲感泣一時名士咸賦詩以紀其事器資詩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哉云云郭功甫詩慰我慈母心懸懸三往三返又十年孝子執鞭方言還云云張君自其父歸又作軒以安之而名之曰怡軒器資爲之記云 豫章書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墨莊漫錄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 文獻通考

元豐八年吉水楊存宿息州旅舍覺牀席間有物礙其背揭而視之乃鹽鈔二萬引明日詢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曰淮甸有巨商某姓名也存曰此吾故人設其人回可與之語吾在某坊某家安歇又大書於所宿之房曰某年月日廬陵楊存宿此遂行不數日商人物色之至息郡主以存言告且指壁書示之乃赴京訪存存審實即以還之商人分數以與

寺爲存祈福是年登第官至中奉大夫子孫皆貴顯吉安府志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五十九

雜記二

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湖八璉上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絶爲功山谷如陶宏景祗詔入宮析理談元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後山如九皐獨唳深林孤芳沖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臞翁詩評

臨川曾景建布衣也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竟謫春陵死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

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爲南州舊錄是吳楚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轍東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按鷓鴣之鳴其聲云鉤輈格磔俗云行不得也貴耳集

謝景初字師厚宋熙豐間任司封郎中方爲長女擇對見山谷曰得婿如是足矣遂妻之山谷卒從師厚得詩法曰自從見謝公論對得滲漉同前

王之才妻李氏公擇妹也山谷呼爲姨母有詩云小竹扶疎大竹枯筆端眞有造化爐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同前

山谷季妹適張　和有詩云　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其帚掃公堂上塵家風孝友故相親一妹適王純亮字

世弼山谷有詩云墨以傳千古文章之神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月十年終眼青一妹適李安詩亦文章士也 同前

黄相小字小德山谷子生母出於微賤故谷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坡次韻有云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山谷在黔中與王瀘州帖云小子相今年十四骨相差麗厚又詩云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 同前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遊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稱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儲王甚珍之後黄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贐其行呂居仁作江西傳木詩派圖以山谷爲

祖列陳無已等二十五人爲法嗣陳無已潘大臨謝無逸徐俯洪朋洪炎林敏修林敏功王直方洪芻饒節高荷江革李淳晁冲之潘大觀江端本李彭謝邁楊符何覬韓子蒼夏均父僧仕可僧善權 同前

宋豫章有四洪朋芻炎羽皆黄山谷之甥也皆能詩而位不顯鄱陽有三洪适遵邁皆洪忠宣之子也皆能詩文而位俱顯當時臨川有三王南豐有三曾臨江有三孔有二劉亦極一時之盛 同前

林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嘆曰何必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二十年該通六經貫穿百氏宋元符末蔡元度薦之不就徵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同僚曰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及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推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有詩文千餘篇與其弟敏修共隱世號二林 同前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蟲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蟲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且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後山詩話

黄庭堅爲泰和令一日勸民出東郊聞竹林中哭聲四登快閣隱卧夢飯鮓魚及覺猶若在口也起馳竹林見一老媼哭之哀發前置列飯鮓爲詢其故媼云平生止有一女死若干年矣因詢其日月即堅所生之辰遂與老媼歸終身養之因自贊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吉安府志

猗覺寮雜記魯直與高子勉詩朝尊八米句窗下十年書徐

師川與潘邠老云句稱八米盧郎按齊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獨得八首時人稱爲八米盧郎米字蓋采字之訛也十首中采擇八首耳詩人不之考相襲以爲八米蓋亦精鑿失之甚矣元微之謝白樂天云八采詩成未服盧采字可証 豫章書

黄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中絕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編魯直教詩文爲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爲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公杜詩編年爲法前後參錯殊抵牾也反不如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無少舛謬極可貴也廬陵守陳誠處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

無倫次蓋不知綿摩之體耳耆舊續聞

臘茶出於福建草茶盛於兩浙其品日鑄爲上自景祐已後洪之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猶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鑄上俗貢與東季常帖云雙井前所送乃家園第一如所論不可解鑄意似南方士人觀國爾昔有南方一士人初入都見豚巷燕支鋪某婢即歎息以爲燕趙之絶色及其游於南北見妖冶之妹遂復悉常鋪豈寬時所見長鷹爪者初至縣巷者乎今品寄致兩大爪然其味乃不甚良也自山谷品題之後雙井之名益著東坡雖欲臣雙井其可得哉同前

胡玟隆號蕭灘居士與山谷往來必上沙灘賦詩一平生冰雪姿七星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一禪天子迎而不自嫌達胡爲乎泥中洗痴正無賴安得君從容其予亦可隣風味如乃翁臨江府志

新喻蕭貫未第時嘗感疾夢綠衣人名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其詞云寶獸宮扉三十六宮樹迎霜紅簇簇翠紗籠龍珠網垂百刻香殘隕蓮燭炎銀呀彼呸牧龍鏈濾欲轉霜紅玉渴鳥涓涓不相續十二瓷關應宮綠長廊四檐簾旋分海卜蹙層風不入文櫳侍嬪當宸閣壺箭傳呼鈴魚澀尚衣次進如堵牆千門萬戶開天香九聲鼓氣澤寒肸晬容澤玉迎宸光綵衣珮魚無左璫兩兩趨走瞻扶桑江萍半窺出波面熔媮舩稜九霞絢鳴蹕一聲天上來長劍高冠滿前殿初宮人授簡於貫曰此衍波箋也賦就復曰子詩有奇語異日必貴後貫果及第同前

慧力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市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捨終不滿千迫於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錢矣同前

治平三年建昌軍夏旱郡官禱雨是時鄉貢進士傅巖家人小奴牧鵝暮歸占其數乃以爲已失一鵝家人迫令出尋夜不敢歸即入城隍廟神座後寄臥夜聞神名其下云傅巖家奴不得鵝懼罪至此汝爲渠訪之一鬼承命去有頃復至云鵝本不失乃是一鵝先入圈而奴獨數後至諸鵝以爲失其一耳神曰汝到閩閻乎曰何敢妄也既而又曰郡官求雨甚急吾不能致之汝詣龍源探信來鬼唯唯去久之至曰須後日乃雨耳曉鼓動奴遂歸果於圈中得鵝而雨亦如期而至呂灌園劉翁記

治平初大水鄉人有於石城西港白石灘得碑數片其文不全有云太原王氏女金陵韓守妻戊辰年八月葬在石城西又云日爲弓今月爲箭射四方生改變千年萬年松柏風悲盡死亡人不見能改齋漫錄

治平中有吉水令治邑嚴酷有野客馬道爲啄木詩諷之曰翠翎迎日動紅嘴響烟蘿不顧泥丸及惟貪得食多鐃離枯朽木又上最高柯吳楚園林闊忙忙爭奈何令見其詩稍緩刑時人目曰馬啄木墨客揮犀

熙寧初王迪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來磨鏡因俾迪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迪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修證勿淪苦海既去迪具以告妻妻

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
建主簿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贊如抹漆左
參軍脫却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空中別有自由身
將烹玉兎山前藥花看金龜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
夫婦總登真後歸姑蘇不知所終能改齋漫錄
元祐間快山有牧童攫於虎兩牛奔救童得不死洪覺範詩
云嗟乎異哉兩大武高誼可與貫疇伍今徒仁義名好古臨
事負情乃愧汝瑞州府志
鄱陽鍾季玉守是邦訪問高年得二大老年皆百餘奉安車
迎致會八九十者燕序公堂送之還贈以粟帛酒而紀以詩
云大老如游更老彭迎來公宇共稱觥問年齊說生乾道有
日重新見太平八九十翁同勝會一千餘歲侈耆英燕毛序

齒開風化觀感油然孝敬生南城蘇縣令詩使君尊老致晌
彭躋彼公堂醉兕觥祝饐俾觀新禮節綴談猶說舊升平龐
眉昔日商山皓尚高當年洛社英盛事徵傳盱水上賡歌歸
美屬儒生建昌舊志
袁州黃司理宪符中在官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鹽販於
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令尉自爲計尉紿
曰有盜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從斃於賊手
頃自往留山中月餘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
二萬錢買詐爲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下耳我氏許遺
縛四人詣縣送府黃適主治之獄成上憲當刑將日赴市忽
念四人無冤狀乃屏吏詰曰果真明日當斬首矣可實告因
因相顧泣下以實告黃大驚欲出其罪郡守堅執不允黃不
青押守又恐黃訟之於朝使同官力勸乃書押四人遂死越
二日有皁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
又數日攝令死尉亦死郡守越四十日中風死一日黃見四
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并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
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頃之遂洞泄血痢知
不可起屬戚向子長延母訣別而死監戒錄
紹聖四年宜城楊某以奉議郎宰建昌軍之南豐元符三年
八月有鶴百餘翔於境內之紫霄峯大觀三年己丑復御花
木摶虛而下郡以其事聞於朝五月丁卯又翔集於縣城之
清修觀回環飛舞及暮望西北翔空而去建昌舊志
孫妙仲名發豐城人崇寧初尉於撫之崇仁才一月冤民陳
平殺於人陳遇執以爲盜後二十日而平之父亦癃老且瞽

平乃以誣陳遇之子尙直以爲執已爲盜時其父爲尙直以
鐵挺擊傷其首發與覆驗官吳某按之絕無迹狀謂平雅與
遇有讎欲必誣遇之子以死後其屍肨脹潰爛不可別白後
發與吳所驗時又二十日然後辭其弟誅之使斷一手以訴
於州州大驚不復察其事情唯以斷手爲決有冤於是帖宜
黃簿李涇再復江外人專以迎合爲事遂指閱二十日肨脹
潰爛之屍爲有迹狀以附會之既而獄具發辭之不已州稍
悟然業已不可盡變乃變其情得不殺而發與吳猶以輕罪
罷官蓋崇仁之民前此有避刑名案竟死而殘其支體者
平之姦謀既是而効之者益衆始惟山谷無賴之民至其後
市人舒奇吏人吳昕輩亦相繼而作凡此非因州縣沮抑或
予奪不中有激而後爲之欲取必於官司以濟其姦耳發因

作截臂行以告在位者庶革其風然江西之民習俗爭今猶
爾也今錄於此云吾聞兩臂重於天下不可勝知之不必子
華子愚民氣焚胸一忿敢趨死以死視四肢截臂如去指嗚
呼巴陵之民何以有此風疾痛利害人所同甘心一臂損輕
壤終身廢臥閭閻中前年截臂渠得理今年截臂吾亦爾村
南截臂殺平人村北無狀還準擬尫尫民尫尫民心若此非
吾人有冤自可次第訴毒人何必殘其身聞者莫驚喧此弊
吾能言其初姑息吏不與杜其原差哉惡俗傷仁學明明有
冤宜勿受一發不濟自然消共致和平禪在官 能改齋漫錄

鄭惟則熙寧初爲郡主事吏家苦貧夜夢近士告曰明日受
官錢處有異寶汝能得之後必致富清旦惟則如其告而陰
察焉有古五銖錢極細薄自衆錢間滾出惟則不已惟則輒

以大錢易而藏之歸以銀合綉囊秘於臥爐中戒家人勿近
自此家日多財晚年遂爲郡豪惟則死其子嚴以錢囊懸於
質庫中敬之如神至和三年嚴死其廬俺范生欲盜取之然
啓囊發合無所有矣 建昌府志

石陂農夫詹二之母方娠未育其夫種麻圃中妻令飼雞其
所養雞母屢搔不可禁詹母怒之盡斬其趾及既生詹二兩
足俱無趾 同前

廬山臥龍菴有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柏飲
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不果 攝盡山文集

韓子蒼紹興初寄居臨川周表卿時爲宜黃丞歲滿公以詩
送之云往時東帶侍明光曾看揮毫對御牀只道驊騮已騰
踏不知雕鶚尚摧藏官居四合峰巒綠驛路千林橘柚黃莫
戀鄉關留不去漢庭今重甲科郎其後改峰巒綠爲峰巒雨
橘柚黃爲橘柚霜改莫戀鄉關留不去作莫爲艱難歸故里
蓋見其工東坡嘗語參寥云如杜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老
杜用心甚苦予以是知詩不厭改其末云漢庭今重甲科郎
意韓自言也其後詩後漢孔融汝潁優劣論曰汝南袁公著
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
言者也乃知韓詩不苟如此 能改齋漫錄

李彭商老有建除體贈韓子蒼云滿剌以詩鳴何獨遺大雅
平生黃葉句摸索便知價蓋是時子蒼自館職斥守分寧縣
時也子蒼有館中詩最爲世所推故商老有黃葉之句云子
蒼全篇云朔風吹雪書多陰日暮樓堦黃葉深倦鵲遶枝翻
凍影飛鴻摩月墮孤音推愁不去如相覓與老無期苦見侵

游宦文元少年事病來無復一分心 同前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
爲狂 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
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
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敞
高樓露冕吹鐃踞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
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蔣洲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
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間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
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乘興復東
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同前

修水在分寧縣北東南繆縣治又經武寧縣東北流六百里
至海昏又東流一百里入彭蠡湖世傳郭璞記曰有魚名儳

史237 1.6

有水名滃天下大亂此地無憂言可避亂也予按陰陽書云
水宜東流蓋巽居東方其次則北北乃艮方耳所以分寧邵
深僻險絕然代出偉人至若贛水皆西流所以自南朝以至
今日人物殊少然則璞記滃字從水何耶按史記徐廣以滃
音先糾反或恐通用 同前

萍鄉縣宣風鎮驛壁間有留題曰奴本劉郎越王之裔一年
良人登第二年郎陽獄吏三年輒學術□子之天遂□逆臥
還故里宋曰無就投此何地作小詩以書於壁上君子其清
爲清和季華書男秀郎林硯其詩云泪痕捲盡嬌慵妝流倚
西風憶故鄉昨夜夢魂留不住暗隨流水下錢塘 名勝志

環溪少時終日沈默伯兄覺其如此每以文字强其學一日
借到淵明詩令環溪錄既畢遂得晚歸早行二詩寫在几案

間晚歸詩云夕陽欲西沒宛轉山氣昏獨逝頗無累時欣嗜
經林棲鳥未盡集歸鳥無聲希恍惚自得意興來誰與言早
行詩云晨風薄微和曉色動佳氣漠漠四郊烟漠漠一川水
前村雞犬喧遠樹鳥雀喜山腰客行來林下雉驚起時聞牧
童謠不見騎牛至回頭望東隅曉日舒光麗驕條暗頻敗
我幽靜意行行載馳驅已復到城市伯兄深喜以爲似淵明
因令讀淵明詩環溪仍復緘默不復在意一日友人自曹山
見孫尚書回訪伯兄云孫公言諸詩似杜甫皆雄健驚絕環
溪心頗喜之翌日遂作曉晴野外二詩作頗體大書於几案
間曉晴詩云夜半雨忽作朝來雲又晴林花光幽艶池水湛
虛明草色侵衣溼山光入座清茅簷正幽寂啼鳥兩三聲野
外詩云野外望中闊遥山宛轉隨小溪芳草合高樹古藤垂
鳥過驚風疾雲行度嶺遲回頭失歸路還問老農知伯兄云
杜詩乎環溪云亦是但是今杜詩耳伯兄遂披衣偕諸友人
談及二人相與駭歎不旋踵而二詩播於邑下伯兄遂令環
溪學杜詩亦但唯唯終不肯學 吳沆環溪詩話

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詩文將家本令環溪點對差誤凡數過
遂得清風生高堂桃紅謝李白等歌辭類警拔伯兄私謂仲
兄曰此子駸駸又將入太白境界矣仲兄亦曰吾素知此子
有太白風如樹頭明月光欲吐反眼仰面天㥘㥘隙風無端
吹我燭滿窗明月心更清如此等語去太白亦何遠時仲兄
方作韓文欽玉川子之風偶借玉川集又令環溪錄本環溪
亦喜其狂怪會乙卯正旦日蝕 環溪生自甲申至乙卯凡二十歲此所作皆十五六時詩也
遂作日蝕以擬月蝕又作文房四字相贈系以譏井石綴甃

贈答後見白樂天諷詠喜其有補稍諷誦之不幾又作磻溪
石歐冶子金在鎔等數詩以擬樂天錄在私集伯兄一日看
磻溪石至江流回轉石不移釣竿卷盡生黃絲便言好又看
金在鎔至爲兵不願作刀鋸刑人未必皆不忠爲器不願作
鍾鼎銘勲未必皆有功即云樂天於此有愧色矣 同前

伯兄一日看荊公詩至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更青
云白雪不是雪黃雲不是雲但下一割字便見黃雲是麥將
一繰字便見白雪是繭如此用意可謂工矣會環溪觀穫稻
得一詩中有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伯兄見之復大
喜謂荊公是用意做來吾弟是因事而使蓋黃雲是未用荊
公句新月乃是鎌用退之新月似磨鎌之句雲不是雲月不
是月而曲盡穫稻之理所以爲工也環溪又云嘗在岳陽過

仙亭嘗茶有碧雲紅雨之對是後又有紅裏白門殺青生白
之對亦是詩家遊戲於理無害嘗茶詩云吹斷碧雲春盡少
落殘紅雨晚風輕碧雲蓋用盧仝茶歌碧雲引風吹不斷之
句紅雨並用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時老樹根有小桃
爛開淳落微風扇之飛紅逵砌景在目前事實而語清故一
時羣公莫不擊節白間是賀南城鄧秀才須云挑燈偷飽蠹
黃卷買宮窮年對白間若黃裏是燈白間是窗壁存思作一
郤賦牆壁戶牖各置刀筆故後筆上押白間殺青乃是和
伯兄韻云室虛氣象還生白筆退工夫見殺青時方食素而
修經故殺青生白之事得以併使伯兄以為此對乃得於和
韻比之前輩尤為工矣 同前
或問環溪伯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伯兄德部每作詩磨礲琢

磋直見員靜都無病處方休在官閒日嘗作小詩不時弄事
轉拙端居徒含情不似牆前草春來隨處生又詩云雨餘寒
氣淺園林作春媚不知海棠花新來著花未又一絕云遊子
春衫已試單桃花飛盡野梅酸怪來一夜蛙聲歌又作東風
十日寒最爲含蓄而有氣象又有蘊然而佳者村翁習性不
浮華只種桑麻不種花開道野梅開欲遍好分春色過山家
同前
或問環溪仲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仲兄德強詩從蘇黃中入
如食雪一聯雲頭清響銀盤動階下寒光玉鏡翻中秋無月
一聯云也應只是尋常夜未必如今分外圓又隨郤貞閣遊
平齋云鴉下隨雞飲豚眾得高共月徘徊等語則無愧於
東坡如半塘微漲聚紅皺幾收清陰鎖碧鮮又夜半禽聲幾

點急秋高雲影一行微言花不言花言竹不言竹言雨不言
雨言雁不言雁又花葉有聲渾帶露桑枝無葉已成衣言露
以見蜂言衣以見蠶意遠而語奇則無媿於山谷矣如輕雷
入樹驚花魄白浪浮空漲水脂又苦陰一篇荒山乾沒更給
序濁氣擁地愁無還非烟非霧不見日欲雨欲雪難為天不
惟氣沖而語健且又關時含諷意不可及仲兄聞之謂環溪
曰愚兄亦自謂此詩差勝然遍求集中未見有兩首環溪云
好詩但一篇亦難如前輩詩有一篇得名有一聯得名有一
句得名如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但以一句得名已為人
所忌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一聯得名已為盛事如
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亦只是一聯得名多少
驚天動地詩豈易得哉 同前

陳康伯字長卿宣和進士體貌魁梧劉叔信相之曰公五行
敦厚四水相朝虎步鋒背望之如神腰胯中有紫痣二如日
月之狀後果拜相封公卒諡文正 人鑑篇
長沙王容淳熙癸卯冬過袁州禱於仰山神夜宿州東旅舍
夢人歌玉樓春纔半闋云玉堂此去春風暖正飛絮馬前擁
亂絲娥翦就綠羅衣行來蟾宮與換後果狀元及第 袁州府志
楊傑記云龍唐周氏五老同時子養其父而復養其祖之祖
父鞠其子而及鞠其孫之孫又云觀周氏綵衣之樂則天下
之昇平可知矣 明一統志
南中有閤阜山山形如閤山色如阜故號閤阜山乃葛仙翁
得道之所七十二福地予按陶弼詩云萬仞天然閣閣形陰
陰不似衆山青洪駒父詩云爰有福地直斗牛厥名閤阜形

色收今屬臨江軍為福地之一 玉堂閒話

蘄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詩與呂居仁相善旣沒六年當紹興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見居仁嶺南出均父所為詩屬居仁序之𢖍而出自嶺外寄居臨川乃紹興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則居仁作宗派圖時均父沒已六年矣予近睹蘄州所刊百家詩選其序均父詩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以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為恥殊不知均父沒已六年不及見圖斯言之妄可知矣 能改齋漫錄

信州鉛山縣治之北二里閒石井貢福院有泉涌於山壁之下澄澈如鑑本朝詩人潘閬移太平州散參軍過而留絕句云炎炎畏日樹將焚却恨都無一點雲强跨蹇驢來得到晉

疑渴殺老參軍蘇黃門過而跋之云東坡先生稱眉山矮道士好為詩詩格亦不能高往往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喜也予舊讀湘山野錄喜閬西湖曲及遊江南見題石井絕句頗有前輩氣味不在石曼卿蘇子美下若老參軍矮道士自是一對將恐漫滅失傳不知決眞師能刻之石否 同前

南康有賢女浦蓋祥符閒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彊之因自沈於江浦因以取名初號貞女後避陵諱改為賢女汪革信民嘗識以二絕云賢女標名度幾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纍楚兩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包羞忍恥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卻似曹娥江上碑 同前

晉許眞君為旌陽令時江西有蛟為害旌陽與其徒吳猛仗劍殺之遂作大鐵柱以鎮壓其處今豫章有鐵柱觀而柱猶存也臨川謝逸嘗賦詩云豫章城南老子宮堦前一柱積剛鐵云是旌陽役萬鬼夜半舁來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騰切勿撼搖坤軸裂蒼苔包裹鱗皴皮我欲摩挲肘屢掣旌陽挈家上天去只留千丈應門戶西山高處風露寒茲事恍惚從誰語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向橫山打狂鹵 同前

臨川郡學在州治之東城隅之上其門庭之間有池深而不廣暵旱不竭世傳以為王右軍之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如潑出於水面則次春郡人必有登第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云為我聊尋逸少池曾子固嘗為之記郡人謝邁嘗賦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踵晚難抗行恨不臨池作書癖云何汝水之上崔嵬峰到今

方池有遺墨此事不特古老傳往往故事書爾冊南豐先生欣得之手揮巨筆飛霹靂云是逸少徜徉山水間筆墨淋漓此其迹嗚呼勝事妙入神千年尺水清粼粼有時水面浮墨過紛紛郁郁非烟雲我爲歎頗不成字秋鴈斜行落窗紙印泥妙法安可傳獨撫餘蹤玩清泚但當一日書一箱筆蹤或在子欽行他年若榜凌雲殿定不懸搖白頭如仲將 同前

徐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旁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

也劉後村集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爲龍鱗親勿學蟬骨蛻是以貞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爲少蓬閒師川名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同前

呂紫薇許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若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

節亦不可及 同前

家藏雲林繪鑑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翟徵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罹塗炭長狀詠君節千載勇夫懦彼訐予菲細應幾古人辛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予從遊衆似竟敘德遊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儆惕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曾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往童希烈何足罪姦邪嫉忠假張千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叩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也 容齋三筆

鄭都官作鷓鴣詩人稱爲鄭鷓鴣謝無逸作蝶詩三百首人呼爲謝蝴蝶如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云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 豫章書

茶山先生云徐師川擬荊公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應遲初不解其意久乃得之蓋師川專師淵明者也淵明之詩皆適然寓意而不留於物如悠然見南山東坡所以知其決非望南山也今云細數落花緩尋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 老學菴筆記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鵂賓客滿座可悉饜飫一網數十

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贛州府志

曾文清吉甫孔毅父之甥也早從學於毅父文清以蔭入仕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人爲魁用故事賜進士出身紹興中明清以啓賀見云傳經外氏早侍仲尼之閒居提筆文場曾龍平津之爲首文清讀之喜曰可謂著題矣後與明清詩云吾宗擇婿得羲之令子傳家又絕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徐敦立覽之笑云此乃用前日之啓爲裡修報耳 揮麈後錄

曾古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眞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置我二劉間其自註云穆父嘗說其答詔以歡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侍制乃識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

曾幾學士兒皆早慧中子纔十歲一日謂父曰孔子死時宰
予必不行心喪三年問何以驗之答曰予觀喪以期爲久況
師乎其姊曰只恐聞於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乃兄從旁對
曰記得夫子殁宰予已先亡矣 分甘餘話
曾文淸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同前
汪內相將赴臨川曾吉甫以詩送之有曰白玉堂中曾草詔
水晶宮裡近題詩之句韓子蒼改云白玉堂深曾草詔水晶
宮冷近題詩吉甫聞之以子蒼爲一字師 竹坡詩話
呂舍人作江西宗派圖自是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
云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
兄弟也陳無己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則陳無已承
嗣鞏和尚爲徒矣余嘗以此語客爲林下一笑無不撫掌 同前

蔡柟字堅老南豐人負才氣有詩名嘗謁韓子蒼駒令賦新
荷柟即吟曰朱欄橋下水平池四面無風柳自垂疑是水仙
吟賞懶碧羅箋卷未題詩 建昌府志
歐陽斗南安城人性質直尚風節時秦檜專政至京上書言
國事伏闕下一日不納斗南從宿於舍東華爲人以其曾上
中設祭其前鎖門而去後爲舍人所首檜大怒移文京上一不
得 監憲錄
公友向巨源自少能作詩予初識之于洪密大府上未能知
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万老亭以……
分韻賦詩巨源得篤字其詩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穿霄從
公二三子勝日飽閑暇將攀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
徑行繳得孤樹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

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
瑒來共一尊似爲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
者皆服傳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源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
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詩先生賢不以能詩稱
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昇勿書凌雲賦辭賦蹈高曾句格超
峻其音皆有規諷復裒集其平生所作數十篇曰爲蒼崖雜
稾倩予爲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巨源已臥病僅能於
枕上一讀而已巨源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丁貢祠地君
來貢紙題文如士衡後年與正平齊開說館陪郡官居章水
西涪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攜而韓集俟不收但見序中耳 三華
頹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以啓賀之初自湖州
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郡有魯公之遺迹時當大歷

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遭逢之所似奉明主
十行之詔頗布寬條想英賢百世之風更思奇節語意條暢
亦奇矣弟末句是興小疵也 同前
汪彥章視中書舍人韓公駒子蒼前輩也紹興初韓寄寓臨
川汪來守郡一日承作者百年之師友爲哲文 代之終
盟別后不但知有公而公不知有僕漆老矣獨焚筆硯以從
公游益前輩相役慕如此 同前
廬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産他處天聖中人始稱傳東坡
諸公繼有詩咏豈靈草異芳俟時乃出故記序篇什悉作瑞
字廬山記中亦載瑞香花記汭禪師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
下名香獨見知張祠部強名佳客以瑞爲睡爲其詩曰曾向
廬山睡裏聞香風占斷世間春竊花莫撲枝頭蝶驚覺南窗

午夢人 同前

樂㟁山在樂平德興境蒿斛山在浮梁樂平饒陽境皆綿亘百餘里山出蕨其乾道辛卯給熙癸丑歲旱村民飢食衆往取其根淨以沫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粔籹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仰拳則無力而始止蓋救饑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之利至矣 同前

曾叔卿家貧苦心存不欺嘗欲貿江西陶器于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災饉故不行今豈宜誤子其人即取錢去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饑寒而撫字孤甥惟恐失其意歷官著作郎 宋史本傳

徐從政鐸興初為新淦縣丞被檄檢充承勘官宿於吉之徐姓其家先一夕夢神人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宿他日濟吾州宜善待之至晚徐從政至遂具盛禮相延及問復夢曰徐此行受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於此徐氏遂不復相接承訝之以問一老人為道其詳後及替赴調用舉主改官文字方下而卒於郎年止三十四 [illegible]

豫章在宋以詩文著者黃山谷胡少汲也少汲名直孺孫鴻慶稱其筆力雄贍語出驚人有春日絕句風雲吹絮柳搖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 [illegible]

宋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為一時之冠辭免直學士院狀云顧仙嶺之提籠自存大手剏明庭之儀鳳方集奇才謝內相表視淮南之書豈但矜誇於下國聽山東之詔固當裨助於中興謝衣帶鞍馬表褐衣褐見莫陳漢代之便宜馬去馬歸敢討塞翁之倚伏除大觀文判潭州以言者奪職罷鎮後復職仍判潭州到任謝表云謂昔之銷印重違行筆之公言故今者剖符聊示清衷之本意蹈類脫門之復夢成鹿野之真又謝復職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人皆傳誦 耆舊續聞

趙像之徽考吉州試習放榜夢八馬嘶於庭若有訴然如是者連夕因再閱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取置諸几遂不復夢乃升選及拆封則周益公 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答趙啓云作者七人想秋闈之知昨夢乎八馬夢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瑞州府志

周必大殿試詩會侍詔恩三日以湖山寿勝任舟輿自注云給歇泊假三日東坡試院詩亦有詔恩三日休老翁之句 得樹樓雜抄

周必大監臨安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吏當論死必大問曰假失火自官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證失官歸道雨雪中謁婦翁婦翁不乃禮復詩前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在留之宿後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宰相封益國公先是必大爰一判官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位當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帝王贊官首肯眾因為必大種之及覺猶隱隱痛數日既能相私居一相士挾貴人書來見見相貌甚陋疑為誑彼既而捋其贊曰帝王贊真宰相也必大驚服 吉安府志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其米價騰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兩載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溼舟人遲之不至亟請寺僧問故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見殿上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溼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貯類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頸 同前

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閉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嘗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呼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之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議論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

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 二章

洪皓字光弼鄱陽人政和中進士初爲寧海簿攝令事歲貢弱四千八百戶凭縣境荷花棣實竹幹有連理之瑞建三瑞堂已而子适以成車行縣題詩云久矣馳魂夢今登三瑞堂故山有喬木近事話甘棠洪邁字景盧官至內翰謚文敏號容齋作容齋五筆合四十七卷皓子适遵邁並中詞科當時語曰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相望三陪鳳閣之遊人以爲忠義之報 舊章舊志

洪光弼有寄子詩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信人生七十稀膝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同前

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鄉里所產容齋鄱陽人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爲之吟賞 同前

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個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小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嘆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儒章書

胡忠簡公翰墨甚佳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究如卿爲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洽晉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嘉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爲後世式但其後爲秦檜之所抵抹

汙者朕欲太上令工匠行裁去裝潢公封事彙有周益公楊誠齋二公題跋在後公孫哲廣西倉憲刻於融州真仙巖我明楊東里先生跋 同前

近時科舉最甚無如銓選考試兩端哲學武士已不免竿牘紛沓若郡邑之試請囑公然更不復畏爲諱已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鉤無使搢紳專利者按此風亦不始於今日胡忠簡何等人品偶讀澹菴集有與藍守帥稷書以甚伏見鄉中小童郭洵直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日委得允當自非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仰瀆高明伏乞臺慈特賜收錄則忠簡亦嘗爲郡試緩頰矣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所謂穎脫淹貫定非虛語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時輩之所可借口也 寒夜錄

呂居仁云汪信民革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西謝康樂溪堂喬木想扶疏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年來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鋤五畝蔬饒德操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此也 能改齋漫錄

紹興癸亥冬撫州祥符觀松降甘露若飴有郎官徐其姓者獻甘露松古詩於太守其詩畧曰仙臺之陽石壇東下有孚亭大古松又曰至誠感格合天意露零于松真上瑞 公云太守以為祥因奏於朝坐言章罷郡先人時謂予曰熙寧六年冬建昌軍距城五里甘露降於進士徐上交別業之松上濃如厚酒其味香甜上交折獻于太守張邵中子方子方素務屬觀之欲以聞路過盛望山下牧童見車馬皆叫呼曰此山松上亦多甘露何獨彼耶各持松葉舐舁以示不誣時有野夫賣樵於市者語人曰太守不察耳何者為甘露露從天降必徧於數畝豈止松乎吾嘗客華陰野民宗有以甘露告縣者令因出按之有道人笑爲令怒械繫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夫壽促必消渴于未死之前此松殆將槁耳官人若不信請寬我以俟明春此松必不榮也令如其說至明果槁爲軍民得其說因省案於丙子城西天慶觀松昔嘗一枝有甘露因往驗之昔時甘露所降之枝果已先朽張守因不復奏知先人因言鄉里松有甘露亦甚多其實非也乃松液耳 同前

走卒楊克淳熙中病見一吏持符追已遽隨之出俄到官府有王者問生時有何功德對曰身供趨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違限又問更有何善事對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稱但守本分不害人耳王者命檢籍如所言遂云汝未合死放汝還竟得釋奔歸已死兩日矣但溫溫有氣忽作聲衆亟視之則欠伸如熟睡方醒者扶起坐汗如洗移時復地復初 建昌府志

周三蛙田夫也專以捕魚鰕鰍鱔爲生計而殺蛙爲多淳熙十年得疾醫不能名初覺腹中一物往來胸臆間漸痛楚攻劇食飲不復入口家人手摩拊之隱若數蛙蠕動于內後宛轉一榻上跳擲蕭頓呻吟哀鳴與蛙號抗時不異凡一歲乃死 同前

李獻可吉水人六歲能詩文孝宗召入宮時宮女正午睡帝指宮女爲詩即對曰御子指煙娟青春白晝眠粉勻香汗溼髮壓翠雲偏鄰姑眉間綠桃嫁臉上鮮夢魂何處是應繞帝王前帝拊其背曰爾何不作我家兒命宮女爲繡御掌於背以賜歸 吉安府志

高應科安城人登童子科高宗命引至便殿問曰汝童子乃先朕行耶對曰務引君以當道上悅命傳送六宮賜錢彩而歸 同前

李如圭吉水人七歲能文隨父官至京孝宗召見誦尚書無逸篇上喜賜宴因父在以珠簾賜之宴罷撤簾賜如圭 同前

曾戰泰和人八歲中慶元童子科誠齋贈以詩有舌端九經若翻水腹句方圓趁河流之句 同前

高正夫安福人七歲通五經寧宗召試寶慈宮賜衣緞除正字說書寶謨閣尚豫章公主 同前

歐道開進賢人以假有敗道士者先登己丑進士累官監卿

覲乃勅重建事甚破而公之名舊志俱弗傳可嘆也太史公云閭巷之人附青雲則聲施後世今戴公寄跡清淨又階通顯而姓氏竟歸湮沒豈兵戈剞椓之餘故實無稽則昌黎所謂火其書廬其居者戴公亦不免於阨劫耶 陳良訓記

危拱辰字耀卿年十四題初月詩云未審初三月嫦娥怨阿誰嬾開十分鏡祇畫一邊眉令尹見而異之始令其讀書後由進士官至光祿卿 正德郡志

石城永福寺對面有邱壠高且十丈相傳是陳恭公祖墓是否莫辨紹興四年衢人鄭瑨爲主簿以其處軒敞可遠眺欲平治壠首亭其上工料已具僧徒交勸不可止因委其事於吏棠慶慶夜直宿書齋夢騶導陸續傳呼太師且至一金紫人坐肩輿而來呼慶曰我宅於西岡將二百載爾輩何得侵

犯慶怖汗而寤亟以白瑨遂寢其役 李堅志

瑞金縣江氏畜馬十餘匹一日圉人浴一牝馬於江潭馬逬入急流四寨雲合風起水波高丈餘圉人遥見一物光彩耀日鱗甲森然繞馬數匝久之天日開朗風靜水平馬洄至岸圉人牽歸向主翁道其事翁叱其誕明年生馬駒肉赤如血頭方而廣大耳竪而脊強嘶鳴與凡馬異蓋龍駒也漢志汗血馬生渥洼水中信不誣矣 埤雅廣要

江西有諺金鵝頭向天代代出神仙金鵝頭向水代代出人鬼今信州張眞人家山頭向上子孫相繼膺封錫雩都張氏其山項向下故世出一人與冥相通每歲夏爲陰府行疫於四方其將往也輒死於榻不數日而甦手握甲馬一疋云行瘟至某地某甲當活某甲當死已而果然其初遊魂至人家

下馬入門人亦延拜登享親見舉箸了不異人但回時乘馬一頭則不復見耳至今如此 贛州志

馬當所謂下元水府山勢尤秀拔正面山脚直插大江廟依峭岸架空爲閣登降者自閣西崖腹小石徑捫蘿側足而上宛若登梯飛甍曲檻丹翠縹緲江上神祠惟此最佳 入蜀記

澎浪磯屬江州彭澤縣三面臨江倒影水中亦占一山之勝舟過磯雖無風亦浪湧蓋以此得名也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澎郎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 同前

江自湖口分一支爲南江蓋江西路也江水渾濁每汲用皆以杏仁澄之過夕乃可飲南江則極清澈合處如引繩不相亂晚抵江州州治德化縣即唐之潯陽縣柴桑栗里皆其里

也南唐爲奉化軍節度今爲定江軍岸土赤而壁立東坡先生所謂舟人指點岸如赬者也 同前

譙尚書遂引年歸作縱目樓以待仙者歲忽一日一人藍縷百結形體垢穢叩門求謁閽人却之則曰爾第白之尚書不我却也及入報其人已去但以所食石榴皮書[illegible]來三字於堦石字跡透徹磨不能滅時嘉定十年丁丑寒露前一日也 新喻縣志

新喻撰秀鄉玉虛觀之西昔有人攜一狗行於江皋其人偶醉縱臥草間忽野火至狗乃各投水漬身濕四旁草人得不死既覺三狗俱斃其人哀之立塚以志其義其地今割隸清江 同前

泉塘李氏宴集賦送春詩風雨交作咸以無好景爲悵遂闕

筆忽一人蓑笠求謁既入遂援筆賦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蜀魄啼殘花影瘦吳蠶眠老柘陰稀臉邊紅竝梅初熟口角黃消燕學飛我亦欲歸歸未得杖頭猶挂一蓑衣長嘯擲筆而去惟見門有一何字乃知爲洞賓或曰白玉蟾也同前

淳祐間吾邑之旌義鄉戴千里者有女名定二嫁于田一遘疾危甚女刲股和藥進疾遂愈明年春其女在塵汲忽雲湧於地不覺冉冉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升者御保洞之一縣聞之州乞奏請立廟旌表以勸孝久之未報里人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迄近兪然趨之偶苦旱里人復申前詞於洪起畏令高安疑之密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關氏者得一婢旌義鄉人來歷不審因呼牙儈訊之則所謂鄒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字人復與人有奸而孕父醜之遂鬻此婢售之旁邑而設爲仙事以掩之耳有人爲予言近日左蠡仙人絕類此因記之然竊怪此女能爲孝乃不能爲貞能爲奇男子之所難刲肌以療其父不能爲愚婦人之所易擁面以完其軀何也或曰昔王祥宋劉溫叟皆一代偉人事繼母皆以孝聞而亦易姓禪代之際身爲大臣棄舊君如遺迹不聞當時有見譏者蓋忠與孝在丈夫輩已判爲兩截事矣又何以責施於結褵於刲肌和藥之紅粉耶陳汝錡甘露園集

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爲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廷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柱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紙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爲國子監簿以老請祠除直敷文閣宮觀楊誠齋詩話

李浩中過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命劉尚書美中作祭文有句云餘虹吐氣暫時闘落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滔溫滔天猶倚此然中流觀此砥柱又云可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進嘆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寧將頭大於公祈大節於欲仆泰哉又云賊撓脉

主天子在下公抗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將冠裂髮立乾坤晝昏鬼神夜泣又云欲續清歌人百其身百人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闢落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同前

張汝弼爲信州永豐令嘗治夏稅籍命主吏拘鄉胥二十輩於縣舍吏察錄過嚴一胥夜走廁小吏籠燈隨之胥使先還既久弗至吏以爲逃逸旦白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素紙涕泣呼問之曰夫爲鄉胥累日不還家今晨有報浮橋柱上挂衣巾屨韈及螺簪一紙云爲押錄苦督已投江中急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承集津丁里保撈屍弗得念其事

可疑不即治胥吏訴於臺臺符移甚峻歷二月久客役長沙
來見汁胥在彼吏催健兒持檄往逮擒以歸步逋逃罪張後
守他邑一鄉胥亦爲拘繫越牆挂衣於河榮赴水妻來訟張
怒曰猾胥玩侮人所在如此立捶其妻明日二十里外里正
言雖邊有死屍張嬰然逆視之則胥果死張每爲語此事以
爲斷獄聽訟不可執一端云 監戒錄
楊誠齋父子清介絕俗居守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
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
之賜也余材無愛矣吏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
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師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同前
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
釜徧享奴婢然後令其服役其子東山啓之曰天寒何自苦

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
氣乃堪服役耳東山守吳興夫人年已八十嘗於郡圃種苧親
紡績以爲衣平生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
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何心哉 同前
楊誠齋詩云上歸來自六更蓋內樓五鼓絕擲鼓交作謂之
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也外方則謂之攢點
云 [illegible]樓雜抄
裴元道先生名萬頃以父陰以子孫恩授進士與胡桐原萬瀞
菴徐竹窗往復唱詠號爲四傑元道尚有詩集行世二君已
湮沒不傳吾邑亦不知有四傑之稱矣 [illegible]集
辛消節公居官慷慨有風節時余邑万俟禹之孫與岳飛家
爭田委問一十三州府縣歲久不能決理宗皇帝御批余郡

救賜諸侯劍印纛旗袞龍筆架玳瑁硯委公裁斷公得敕令
竇楨旗下如山並不閱視即判以大義云靖康之變此臣子
所不忍言東南全半壁之天者岳武穆之功也中原絕可圖
之望者万俟禹之罪也武穆乃一代效忠名將秦檜賣萬世
賣國賊臣凡檜所以殺忠臣懷逆謀者皆禹助成其惡雖籍
其家不足以謝天下尚敢與岳氏爭田乎可謂不揣其本矣
田歸於岳所有一十三處案卷盡畀於火別給公據與飛之
子孫執照仍錄以聞上得奏大喜復御賜緋魚袋一象笏
一手帶一金帛百端梅花金臺盞一副以旌公焉其御賜皆
已遺失不可考惟袞龍筆架至今猶在其城後房收貯口囑
子孫語德可憑勢不可憑志可尚氣不可矜名可貪利不可
貪學可向訟不可向又云事親以孝事君以忠奉尊長以敬

處鄉里以和待細民以恩接朋友以禮至此後凡事不須與
諸族爭競一意讀書科舉有名此乃大家氣象不必有作之
以仁無禮者待之以禮則吾在九京亦爲之吉又曰囑兄弟
語吾兄弟五人自二親棄世諾孤同心協力撐持門戶乃克
有濟吾得就於泉石安於逸樂而承奉弟遠爾奄逝五傷齊
飛一墜於地天道無知奪吾愛弟顧物傷情不勝凄思 松垣集
宋末劉炎少孑嗣學既爲永新尉裕於政治太守某有貪名
行邑覩鏡之而炎不悟飭行以詩諷炎云未到照時長憶
出家呆及到桃源了還似鏡中影炎乃和而復之後因民訴
受賄逮按炎以法炎復作詩云守知太守如狼虎繼取脊梁
以哭之 張[illegible]書
景定辛酉豐人俞松澗知臨江軍見江東決瑣水張弱死卜

八人并舟子亦死俞能行於死事因遣卒持符及官牒勾攝
江神卒怖默禱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子第去明當白
至卒歸報明日俞坐廳事至薄暮冷風颯然見一麗眉皓首
著白衣者至云溺死十八人前生皆為劫盜今數盡受殃
耳俞曰舟子何辜曰此人正賊渠也公但知陽世事冥數注
定卻無錯 廣信府志
宋末殉義之士接踵而信國公皎潔知秋霜烈日能使人人
慕服或代之死或從之死或勸以死顯揚其死權所知則論
辨姓文以適公而宦就戮者趙時賞也自詭為天祥以冀免
公而就烹者劉子俊也以死相從間關不捨而竟先公死者
杜滸徐臻鄒㵯諸人也為公繫獄勉以忠孝白天下者蕃該
琴汪水雲也事公之不速死生為祭文以速公死者王鼎翁

也侍公獄中朝夕給薪水備覆遺骸歸葬者張毅甫也時昨
哭公又慟哭於西臺為哀歌以竹擊石竹石俱碎者謝皋羽
也雖公之赤腔可裂示天下亦其精魄能感愴人而盡欲成
就公且愛慕公而不能已已 留爾集
王炎午有友彭達達字元觀授徒吾甲常悵悵如有所失旦
日以都酒肉告神明為事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
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持家四方皆母
廢目中所為者今且十二年矣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
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悽惻一日來告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
衄而左目明未幾右亦如之君為余自母目為吾母失
明惜哉不以告某曰盛彥嘗嬌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
瞽目為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遺而母目自開其必佑於神

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以七旬之年
腎衰必衰也一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衰明恐其難何不
求歸使母識子進取東閣翁之袖而登之歸又四年而達永
感矣嘗語之醫卒怪不信知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復求之
而後知夫人之賢與達之孝固有以臻此而天人感應之際
至矣 吾汶稾
今人知文山之死不知文山弟之附元文山與弟璧同舉於
鄉同登進士及奏名平生絕相類無寸毫宦跡亦略相同而
於宋元興亡之際兄弟用意乃絕相反帝昺戊寅文山以樞
密開府潮惠之間璧亦以戶部侍郎仕惠州是冬元兵入廣
文山被執不屈而璧以城降文山就俘錄囚繫手足備極艱
苦而璧以降附故尊寵為美官文山不屈囚燕獄者四年而

璧以郡守入覲亦至元主見之曰是孝順我的難諫他不成
代不之人然不應弟文山者肯作孝順人也文山詩云兄弟
一囚一騎馬同父同母不同天使人拒脫所記古今萬事
時兄與弟俱不屈者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也
兄與弟俱投順者撫州太守王仲山袁州太守王仲嶷也兄
不屈而弟投順者潮惠開府文天祥惠州太守文璧也 問前
宋文丞相督府忠義傳宋禮部侍郎自學士院權直吾郡鄧
光薦撰光薦字中甫學者稱中齋先生與丞相同朝此傳多
本於丞相所自述故特詳備而後來作宋史又多本於此云
楊東里集
擬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
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群臣入朝亦熱

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
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瘞於
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飈旋地而起吹
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
怨之聲天色愈晦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
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也信公至我朝景泰中賜
謚忠烈祠在今順天府學之右明邊廷實有文山祠詩花外
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王元美評曰精絕錄古書
進士第一堂在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宋文文山舉進士第一
因名板扉刻文山所書魁字方廣丈餘并祝辭曰繼乎榮微
坦之傍爲星之魁書可進士第一之堂爲字之魁抉乎庚午
之秋爲解之魁占乎辛未之春爲省之魁脩美可丙叙之狀

元爲天下之大魁悟魁之義得魁之趣廬陵之魁乘此者
不可勝數爾酒既清爾殽既馨惟吾魁其光昔其樹崇宮刻
具存予按庚子辛未之魁指六一公言丙叙大魁文山自謂
也車載斗量之祝至明始驗二百餘年予吉狀元十一人榜
眼十一人探花十二人會元八人幾於車載斗量矣同前
淳祐七年冬謝枋得偕同志闕大猷等十七人會於鐵山之
全相寺夜宿寺東廡祠堂夜夜之孫藏在座時有奴僕大呼
至三鼓近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爲神枋得呼曰祿斬敕後
六十年平生志願百無一酬鬼神豈能無抑鬱識枋得見吉
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言已寂然乃秉燭作文以祭之
稱其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之下文節公志
至元間蔡元定裔孫希概希仁爲路官撥入馬站戶謝疊山

爲致書於建陽學師略曰昔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
後四家免租稅奉祠事黃子晔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
田宅者數人余景瞻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養以
廩餼者十餘口伏見慶元學禁五十九人惟西山蔡文節公
受禍爲最慘子節齋九峯兩先生守父訓明師道孫覺軒以
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又爲公靖忠大節尊主芘民天下讀
朱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脈如蔡氏者竊見
黃文肅劉文簡兩家俱蒙褒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獨蔡氏
不得沾澤豈非一缺事乎乞申總管府劄下建寧路特爲分
別出站扶持名教豈特儒家有所勸獎哉書上希概等得免
差科同前
元仁宗延祐時命江西行省集廬山圖遂昌紀事

豐城陳會字善同七歲能賦詩書盈尺字元翰林學士揭傒
斯器重之爲賦奇童詩云奇童年七八文思靄然生努力師
賢聖他年佐盛明揭文安集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
德機浦城楊仲宏擇章摘句甚碩及其以人詩爲四家且以唐
臨晉帖喩范百戰健兒喩楊三日新婦喩揭而喩集爲漢廷
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悅遂往臨川與虞公就
相見言及茲事且僕斯與公京師二十年未嘗聞公一言及
斯何別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
非惟中州人士爲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咈然遂卽席告
別虞公堅留不得竟賃小車而還既別去數日揭公乃於天
歷年間以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隔窗紗學士詩成每

曰夸之句蓋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詩甚
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略云今日新婦老矣後
因談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水浴月華寄
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趨召至都竟以
疾卒此得之陳維新 公准新豫章才子也 剖然齋集
養蒙大訓豫章熊大年集陳氏經學啓蒙初學經訓小學禮
詩王氏伊洛精義饒氏性理字訓訓蒙理詩程氏毓蒙明訓
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訓蒙絕句孝經刊誤十書而為之者也
自三言四言至於七言而終孝經於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
之書也然字訓本程達原因程正思之舊而增廣之作此云
饒氏所集不考之過也 楊東里集
說文字原一冊元周伯琦著伯琦字伯溫鄱陽人元至

正間初改奎章閣為宣文朝臣咸謂必命伯琦書扁是時伯
溫雖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為上所知嘍日令篆書宣文閣榜
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嘍書宣文閣榜嘍古臣所
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閣用篆書為得體周伯溫
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
見進用前輩臨事明於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
曲成就之如此 同前
六書正譌一冊元鄱陽周伯琦著伯琦翰林待制應極之子
官至江浙行省左丞元之士大夫以篆書名者皆推伯琦所
著又有說文字原其自序云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
傳寫之謬非獨攻篆之家所不可無使學者得明古人作字
之本意而不眩於俗不為無助云 同前

鄒和卿字伯安元季間以慕義為善稱於鄉里利人利物不
惜皆鄰里人曾為避兵出境求食為避寇所獲將就戮過其
門大呼救命和卿傾橐脫其死路逢一人仆地哀號詢知為
盜掠去囊產價金數十兩計窮無計存活即依數代償之其
人感泣而去歲甲午大饑民相食道路求食者量力與之每
於荒歉寒暑中贈貧者以米錢薪炭歲以為常其路遠不能
至者遣人散給粟帛聽其請取一無吝色有獲鳥獸鮮介鬻
於市者與價而縱之 吉州志
大村里黎坊有名黎一者元末聚無賴肆劫掠本里有當誠
夫家富於財黎一劫其財又拘誠夫同其孫景至其家曰田
地盡與我則生潘懼如其言立賣約訖引誠夫同孫至東十
里水際殺之一人臨死時曰當訴於閻王自後夜寂時二人

之靈常哭於門濺血滿地或呼黎一名或託禽鳥之聲號哭
遶屋而飛自是其家災禍迭興黎一死於賊其子黎得玉黎
得祥皆病狂持刀自殺子孫絕滅無遺田地盡歸他人天道
報應有如影響 同前
金溪羽人查居廣臨川人少入金谿望仙觀受度為道士從
盧阜黃尊師石翁學為詩後得楊推官仲宏七言今體服其
雄浩又得范太史德機五七言古今體服其清峻皆手鈔口
誦期與之俱化因集其詩西之清江百丈山入德機之廬而
卒業焉德機定其可傳者五十餘篇序為學詩初藁與杜原
父孫履常揭曼碩友善所交多畸人靜士雅嗜山水杖屨
所歷攬結奇秀賁之賦咏柳道傳為作墓表謂當時詩名與
廣居上下頡頏而余最善者危素太朴王漸元翰揭車子舟

四人為江右後來之秀云　元詩選小傳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留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間而縉紳博雅孫以其言為信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以為萬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　虞伯生集

孫蕙蘭年二十二歸傅若金其綠窗遺稾世傳誦之其漫題二首云窗東人初起窗前柳正嬌搴簾衝落絮開鏡見垂條坐對分金線行防掃翠翹流鶯空巧語倦聽不須調又小閣烹香茗疎簾挂寶鉤燈光飛出鼎釵影倒沈甌偶拂消春困親嘗散暮愁吟詩因坐久月轉鳳凰樓　輟耕錄

曹州人王知事[illegible]爭家財詣官

王因婦窮辱百計命所厚總領索其家金酒器婦一一從命復慮事後有詞乃殺婦滅口改授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總領於和義坊下見前婦以手批其頰隨發癰不三日死臨終時云官亦須來對証踰數日有二騎接帽白衣自城外來直至廳問官見而問之對曰吉州路來取于知事忽不見知事先患瘡至是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差人勾我候本路城隍回文便去對証遂囑付家事踰時曰文書已有了說而死　[illegible]錄

趙由儕南豐人虞伯生曰與儕有下榻世外之交信其內行淳備故知其事親者非止甘旨之奉溫凊之儀而已臨川吳草廬先生讀其述祖思親之詩而嘆曰有哉所發哀而不傷此古之作者非常人所及也　虞集學古錄

黃覺經字一真南城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求母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風冒雨備歷艱苦凡三十八年至汝州梁縣得之至治中旌表門閭　明一統志

雩祭請龍王理也天下之所同也而請龍王夫人則安也高安之所獨也高安含陽橋陳氏有閨秀名金姑從外家歸過龍王廟而墮釵過尋不見禱於龍王曰有人還我釵者吾嫁之須臾釵在懸旛上女喜拾歸是夜無疾而死明夕托夢於其母曰吾已為龍王所娶矣言出我口不能辭也但念無以酧母此間嵓轄霖潦有癡羊數百頭皆兩卒隸女麾下以後值旱鬼來肆災當以告我我即揮之來救以此為誓斷不爽言於是陳人塑其像於龍王右呼金姑為龍王夫人　高安縣志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

一日思歸詢其故告以曾娶妻妻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以詞送投江而死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擬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　右歸安縣尹楊景行字賢可吟窗言此事失其姊姓名吳中蔣堂識續衣生曰楊景行太和州人即楊文貞公之祖也入元循吏傳　豫章書

元季清江有鬼作晚翠亭詩云一徑入青松飛流淡晴綠道人晚歸來長歌振林谷山深不知求落葉下枯木須臾翠烟開月色照綠服又危學士素嘗與范德機秋夜同步德機得二句云雨止修竹閒流螢夜深至吾甚既而曰語太幽殆類鬼作遂不復綴筆　臨江府志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爲許旌陽鎮蛟之柱歴代名賢多有題咏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魍魅入城市吁嗟清談者萬事謾不理逐令千載人猶肖旌陽子正言反慝詞簡意爲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鬼翁倚柱歌點石神功寧復得沈沙遺戮不堪磨汾陰禹鼎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門切外下騎黄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爲旌陽之物故詩意皆設詞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朔蔡酒集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六十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六十一

雜記三

明太祖以至正壬寅幸龍興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問宴於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爲樂居民扶老挈幼日命存恤鰥寡孤獨放陳友諒所畜鹿于西山放鹿事僅一及之而已按孔邇雲蕉館紀談云友諒聚鹿數百畜于南昌城西章江門外謂之鹿囿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鹿綴瑟珠爲瓔絡桂於角上鏤金爲花鞍羣鹿皆飾以錦繡遨遊江上國初駕至南昌宴于滕王閣命儒臣韓詩放其所畜鹿于西山乃知鶴漢有鹿囿在吾郡而放鹿之人姓名爲韓詩皆作志者之所未攷也 異夜錄

善以家屬不完聚名詣御史臺受違制之罪既畢丞相大夫指一室以授子俾得朝夕寢處其中而便醫藥焉先是善受東宮命編春秋諸國本末已完未進而有是罰是日方中從者布席訖方命醫進藥醫者請曰吾治瘡之法必先調末以傅而後用膏以貼其序不可易也至於傅藥之際其寢必伏其處必平不敧不側藥乃不頽而吾藥力之行庶乎前後左右所至必均乎初聞其言有難色焉未幾醫者執藥以進善方即席而寢若有神人執春秋一卷以俟曰此子所編之書也予受命與子對讀字有差訛隨即改正彼用藥是醫者事子勿與知焉可也善初聞之肅乎其有臨也徐而讀之翕乎其有合也少進焉緝乎其有繼也久而習焉亹亹乎若有所勉也忻忻乎若有所悅也瀏瀏乎其若水之沛然而不可禦也不知其爲瘡邪痛邪抑非瘡非痛而在寤寐之間也曾

夫殺何而一卷之書畢矣蓋一日之間醫之換藥者三神之
授書者三凡歷四日而醫之用藥以傅者改而用膏以貼善
自是不復有寢伏之勞而神之授書亦不復至 宋一齋集
臨江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原父至譏歐公不讀書他
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
泯國初邑先達稱曾侍郎得之張司成美和曾七歲能暗誦
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參佘帛之賜曾為
首給禮書歷聚傳記以決是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上
幸鍾山撰甘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生曰南京有博學之
士二人一以筆為舌一以舌為筆蓋指宋學士濂及公云今
其後皆為耕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性
理諸書又有羣書備攷傳於世洪武中以十才子舉後致仕

歸高皇親洒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員外克文鄉
進士堯文其後也 河上楮談
劉紹字子憲自號緯蕭野人新城人年十二應童子舉鄉先
生張萬里試以歲寒三友詩紹援筆吟曰君子虛心問大夫
梅花何事不稱呼梅花細答松和竹識得伊箕子也無諸老
異之洪武中兼應奉翰林文字與宋景濂徐用之諸公為友
致仕歸自治坵壠題其碑曰詩人劉紹墓 建昌府志
陸文裕外集紀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志載朱善廷
試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乙丑則程以
善為狀元一云東以善登科錄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
洪武乙丑榜第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
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高皇帝夢雙絲墜地時
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
亨泰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刻登科錄而言其實
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
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
丁丑則陳䢿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
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三高皇帝以三絲墜地之
夢并丁顯練安與綸俱賜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
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坊而
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丑狀元六月再試蓋
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
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䢿為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
黜落咸以為言上閱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䢿

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
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曰辛未再試而以䢿為丁丑克
忠為辛未皆誤也䢿既下獄止應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楊
太史丹鉛錄又云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
也大魁吳伯宗然攷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
志云金琦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二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
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
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
也又有狀元張顯陳䢿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
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要非一人也 河上楮談
清江姜璜里彭良甫其父珩游荊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
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遺之襄陽收遺骨得櫃至舟中

夜夢珩覺思像爲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及歸毋見之絶
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詠歌之 同前

臨川聶大年爲仁和學諭後以修史名至京卒其詩在國初
頗爲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
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
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疎寄語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
撫州舊志

楊文貞公士奇洪武中頴守碑攝石城學中夜半讀書鬼一
輩借觀學印士奇叱之明日開匣印無有也及避居武昌印
乃復出 石城縣志

劉毅鳳陽人洪武間爲鄱陽令頗清白自持忽爲同事者誣
以贓被逮僅與妻米三升訣別遣風舟覆溺死妻聞之亦投

井死士民憐之 饒州府志

房殖洛陽人洪武中任浮梁知縣貪暴無恥惡迹萬狀民不
堪命相率縛赴京師詔戮於市 家章書

磐谷周所立先生善口辯能詩文跅弛不羈今所傳偽漢上
樑文是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爲陳友諒守臨江與
周詞賦往還頗密後子靜與太祖抗于鄱陽被殺周哭之以
詩曰綠錦池頭舊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兒死檀溪險
鸚鵡翻成鄂土墳萬落蕭條生夜月棠陰迢遞起秋雲陳琳
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蔡囂
餅餡時文采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濤
變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人揮淚峴山碑後
以臨江十才子同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黄體方徵入京師
練中丞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 河上楮談

新淦白羊嶺有李王廟嶺麓有橋横亘一木過者以繩絡之
火即灼可以然薪 臨江府志

大理卿胡閏女郡奴閏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
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女縛被刑郡奴
入功臣家爲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汚髮至寸即自翦去以爨
黑汚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一年遇赦行乞歸誓
不復適人不處家依所親王發居年五十六終仍處子 甘露
野集

永樂丙申九月二十五日夜何文淵經過東岳廟忽見橋南
蓮池中紫氣旋遶而起漸高約五六丈氣中有旗一人物擁
簇望北飛騰而去不知何祥也 建昌府志

梓源李國孫有子以事忤縣明日國孫欲入州訴之行至黄
沙坪衆勸之反乃拜天訴子及抵家以元詞焚竈中未幾其
子往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 同前

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上
有法定再來四字又寶興坊有鍾屠者宰一豬前足有一大
指如人指民劉順見之云 汾上續談

永樂怒練子寧末屈誅及十族練有一妾一女就先生于金
陵先生一見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
浣衣局仁宗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淦有練小女戶云今三
洲有村農姓練其遠孫也羅太史洪先過三洲訊之因哭以
詩曰三洲煙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泪下頻破塚有山歸別主
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爲

英雄倍惆悵天涯多少未歸人 同上林談
永樂間趙城人賈宣爲浮梁令陰很貪墨多結黨與民情不論曲直輒梏于獄而楚毒橫加得賄三分之宣得其一一與妻子一與其黨莫敢誰何一日載邑民然世康于舟將沈之世康之弟救免縛宣送京司財貨分散宣之極與會赦得出復不悛巡按陳宗穩其贓爲民詩鄉暴赤 徐草書
臨之樟樹鎮一婦新寡忽有人稱納聘者未諾而郎君已入室矣其人美姿容善風調朝去暮來如是者半年婦所欲皆須即至婦以此稍饒亦心昵之問其姓名則曰吾本古時人即以此名可也一日忽語婦曰吾久借若家不可不會若親與鄰其婦謂難于治具曰若但以古時人通刺約旦日會若家吾自能供具婦勉從其指諸親鄰咸錯愕姑試往以觀其事至期盡賓以入供張甚盛第聞聲音而不見其形狀久之觥籌交錯謔浪相加賓衆盡飲極歡而罷次日親鄰仍詣請無不赴飲盡歡蓋人亦愛之遂忘其爲怪後數載忽流涕語婦曰吾將去矣婦牽衣泣而挽之曰緣數盡是吾不敢留也乃遺婦以五年之資而去以後絕不聞影響更五年而婦歿儲五年糧者亦預知其期也 續耳談
清江范氏早寡讀書能詩東里楊公過村塾見案上對一聯云墨落杯中一片黑雲浮琥珀杭橫枕上半輪殘月照玻璃問誰對學子不答固詰之乃曰家母公大驚異後朝廷欲選一女學師時公在館閣因薦之名入禁中數年一日題老婦牧牛圖云貴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宣廟見之曰彼不樂居此矣封爲夫

人厚賚而遣之 臨江府志
洪武二十六年萬載縣民敖用敬妻易淵碧以識字婦女起取授尚功局女秀才後以疾還鄉又有龍玉英從夫陳泰圓任北京中都左衛千戶少婿居欽差內官劉智以識字婦女起取亦授女秀才洪熙元年封大樂賢人 袁州府志
監察御史曾鳳韶妻李氏鳳韶閩建文之變刺血書憤詞衣襟上謂李曰我死勿易吾故衣又曰吾與汝俱死乎妻曰諾鳳韶遂自殺妻守節被收不屈死 甘霖堂集
溫寧石城人素有文譽永樂庚子鄉試入省場出錄其文示人無不元之者及次場果竊其頭巾不得入比晝頭巾復還巾箱也後場中果擬元以不得二三場而黜 石城縣志
寧都邱隆居龍華山山有潭隆書就冷一日晨往過午不歸其母往視則鱗鬣遍體云將化龍向母叩別母號泣留之隆曰可持兒平日所臥草裀至龍潭虎之授母曰有病者以草燒灰服之即愈盡此裀可以贍母天年也俄有雷雨晦冥遂失隆所在時永樂間事山中人至今遇旱輒禱之曰邱王龍神 寧都志
李時勉仕仁宣二廟時爲御史歷官翰林其人言動舉止皆以聖賢爲師自處鄭重偶以元宵諸縉紳約遊燈市市中男女雜遝聲履駢集會公左右從地上拾得金釵一股珠貝嵌飾備極巧麗蓋千戶侯李姓之妻所遺者公語左右曰此釵必有主者而不得或夫婦相詬子母相怨將釀大禍且歸罪安用此釵爲可從我受金錢數百文酤酒爲樂足矣釵當畀我于是貯釵篋中揭示門上曰有遺釵者但以所存一股比

驗相符即還之已而千戶妻使人持釵見比果肖公從篋出
釵交付之其家持金相謝公固卻不受已而千戶自他所歸
妻告之故千戶乃具禮詣公致謝公一無所取千戶曰固知
大人守嚴一介不敢求納但今所餽中有真血竭者乃異方
物不易致能續骨肉重創有起死之功幸大人存之以活欲
死者亦一陰德也公乃受血竭謹藏之無何公以上疏忤仁
廟旨大怒命盛校撲以金瓜折公肋拽出肋骨琳琅作碎
聲且下鎮撫獄衆皆謂公必死會治獄者即前遺釵之夫李
千戶也見而痛曰大人忠義士胡罹此毒向者所餽血竭存
否存則骨肋可續命可活公家人歸取持以傅創處其痛楚
立止不旬日痊愈人謂公忠義大節固有鬼神呵護然所得
血竭之力不少矣夫當歸釵時公豈望報耶然竟獲報若此

則天道也 江盈科集
敖清江曰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蒙引易之博也劉杲齋之圖
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玫易傅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
皆有功于易學 新淦縣志
易元迪百丈峰下人永樂中為本邑吏縣令辛庸以為其所
制六房之務悉由元迪家造新舊二吊規制擬于官府土石
木匠之需皆取給于衆既落成名高道者建醮伏章良久始
醒語人曰適進章于上帝即付三官校批云奪萬民所怨之
財祈一已方來之福速令火德將軍往正其罪言未既燭然
神像其廬盡燬 同前
正統間新淦鄧舍人名學耕生而靈異及長耿介正直鄉邑
不平每就質咸服其公尤恤貧樂施一日忽中堂迎拜若有

所見云上帝敕耕為水府舍人遂沐浴卒鄉人刻木祀之本
境監軍廟水旱疾疫有求輒應 同前
敖毓元幼不善記誦父剛數加箠楚毓苦之嘗走匿于峽江
祠張平子座下是夕夢神與之易其心腹詰旦歸凡前所讀
皆能成誦父詢之具言其故遂得博究羣書工吟詠 同前
廬陵倪白蜀歸舟至李渡李渡人熊士昇請為作英祐侯廟
碑文夜宿舟中夢侯來謝攜手指山間古琴曰此琴非高人
莫與子寶之次早攜一板登岸行三里許一老婦看乳鴨數
十兩薄橋橫汚泥中為鴨上下者即琴也以板易之歸視中
有盧氏家寶四字乃增以金徽玉軫朱絃錦囊按琴譜有盧
琴為希世之珍今子孫猶世奉為家寶焉 同上
余鄉太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

熙間死為神立廟元時以其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
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相
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貓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
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
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貓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
問客舟貓所在舟人怪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
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貓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
尾索之貓繫其上又客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隙不可尋
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
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成祖北征見有神從
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貓在廟門之右大
河殿屋又有旋摑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葬我第

以旋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之無不響應于蜀
尤著云同前
淦有鄧姓者居山中族大而富相傳其先世嘗延接青烏之
術卜地得道旁池池爲大姓所有度不能得乃收布數百匹
故覆之池中詒大姓借宅曝之因貯其家而去久之往取已
爲貸之殆盡矣大姓乃以池歸之鄧實土其中而出其水葬
之日掘池數尺得一石匣啓之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爲家人
壓其足仍置匣中以葬家遂繁盛其最富者足少跛今呼其
地爲石匣池云新淦縣志
百丈峰爲王葛二仙修煉之所子夜嘗有燈自天而下懸映
半空每由一至十遂隊游移令人瞬掣有謂仙鶴雷壇爲神
炬鬼火者有謂危峰叠嶂爲寶光噴薄者殊不可解同前

正統戊辰秋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空飛
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宣聖殿飛石
不到建昌府志
天順間信守金銑廉幹有異政嘗覘空作迎仙語會旱爲製
金盤一具步至三清八淼龍潭故事祈者持物往禱于潭中
獲鰍蟹蟲魚之屬即歸致雨以爲常公謾謝曰吾不爾抹盤
默祝此來必求現眞龍身然後返少頃波湧丈餘浸公身之
半公不懼倏忽有物爪其金盤去公謝起行果大雨廣信府
志
永豐孝廉劉崇慶雅好禪理每晨起持大準提咒寒暑不輟
垂二十餘年晚授魯山學博一日臥病見室中放白毫光現
大準提相者數日將逝惺然見菩薩出一白物如滿月恍示

以接引之意劉遽起趺坐誦大悲咒訖而逝同前
信州鉛山有苦泉流以爲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
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亦化爲銅物之變化固不可測按素
問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爲濕土能生金石濕亦能
生金石此其驗也夢溪筆談
正統丁卯春貴溪儒林坊土地祠中三夜有聲皆云劉沐中
解元及秋果驗人謂土神發語也廣信府志
舉人吳野自幼寶愛一硯鐫姓名于上天順甲辰會試場屋
災野持硯斃于鐘下火後以硯故知爲野也詔葬諸燼骨刻
石冢上曰天下英才吳野等之墓先是陝西有雷澤者夜遇
女子于途攜至館相與甚密同舍生覺而詰之澤以情告柢
暮女謝去澤挽之答曰吾乃仙女與汝有夙緣故來相就今

期已滿且事泄不可留也澤曰子旣仙寧知我所就乎乃引
至一所見一紅榜無澤名賀爲問之曰久自知第一名乃吳
野也又指一榜示澤曰君與貴溪鄭節聯名女遂去後禮闈
災節從牆而走三躍不能踰遇澤曰爾何人也對曰貴溪鄭
節曰是我同年援與俱上後果聯名與節道其詳則火榜狀
元之說信前定矣同前
天順中寧都大旱縣令白良輔齋宿禱于城隍夢神語曰必
得靈山寺廚下僧乃雨白如言詣寺覓之僧不能辭遂研墨
水數盂投水中須臾即雲起大雨如注水盡墨色蓋黑龍精
所化也僧亦異人哉贛州府志
信州周氏婦賢而有才其翁周才美令理家務付與衡量各
二出入異等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不

敢順翁以逆天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婦曰未也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用入者今用出前用出者今用入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科 寶訓箋註

李梅軒先生嘗言有一婦甚孝於姑成化間大殺婦以銀耳環與夫糴稻供給其姑時稍主設齋酒而後與之稍其夫腹果甘于飲中途酒酣假寐道旁爲人竊去夫回婦問之答以有待明日復問之不得已道其實婦弗堪投池水死姑臨池哭曰吾婦孝今死矣吾無望矣亦投而死夫自外歸聞母與妻俱溺又投而死一夕天大雷雨既殛死竊稻者又掣至池上兩手拱其擔跪向三屍若生身請罪然惜乎日久不記姓名志其事以爲世戒 [illegible]

成化甲辰先是關中大飢冬予應入粟往賑例明年三月還至謝埠舟人大疫亦及予四月至青泥灣勢輒熾予以錐刺手無血自度必死遂與弟經訣訣已正冠瞑目果奄奄若入深泥中臭腐不可當自卯及巳矣忽聞呼天妃至且遂開覺舟之篛蓬壓若簪足之垂而陷者宛一婦人聲呼曰一有學之士病在孫舟灘上無一神道救之者我來送它一陣好風言里簪足與蓬遂起頓覺舉身冷颼須臾顫掉不已雖舟亦爲之動經乃以數襄席之蓋自巳至未出臭汗如雨衣席皆濡漸覺少甦由是得全殘喘其秋北上過祠下進謝今越十八年又過湖上仍進拜焉因紀其事乃同年都昌尹前監察御史王君廷瑞爲刻之懸置于梁間以志神之靈貺 羅圭峯集

吳孝子名騶字彥驥南豐石油里人讀書通大義頗工詩父潮宗授政和令改海陽令宣德丁未備里人孫某給力其家一日里胥彭文杰曰孫某吾籍甲也誘而縛之潮宗覺卒諸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孝子自詣曰死文杰者彥驥也令難之孝子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況殺人者實彥驥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日侍父獄中猶荷校以立父出獄後二載會有詔讞疑獄行在所孝子行至淮安病卒年六十一矣 羅一峯集

黃景隆由吉安通判同知遷知府性殘酷巡按劾云淹禁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上詔曰豈屠伯後身耶命刑部及錦衣衛會同撫按三司鞫治閱籍致死者實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禁死者百

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至京下法司議之尋死于獄 [illegible]

太公釣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車之載窮達遲速雖可預定至結髮之歡中道厭棄如二公者尚爾況其下乎鄉先達中丞敖公宗慶新淦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績學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舉鄉試婦再適郡胥窘如故公入庠時過婦門婦竊悔之及領鄉薦還郡鼓吹迓公婦見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公後娶今南京兆羅君綺藻女况閨閫甚睦夫不忍一夕之約而絕百年之歡婦之死晚矣乃敖公貧不廢學勇不溺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相望而三偉哉 河上楮談

寫泉高高安人正統間得茅山妖術能厭魅殺人鄉人憚之

知縣陳䋣捕而杖之無所傷視之庭柳方尺許無皮矣再杖之陳妻號于内衙蓋寄棒法也陳怒甚殺狗厭之粟石及巫其口鼻氣始絶後人祀于獄中號曰馬公郎主 瑞州府志

成化間贛人郭曰和催秋租適瑞金縣村有虎赤色突然而至僮侶驚竄曰和怖戰踞地虎旋繞久之顧無咆哮意曰和强起舒步虎復隨之乃語之曰爾欲偕行乎人禽類異若驚擾閭井懼不汝全也虎弭耳若聽受者遂隨之至所居謝坊爲鄉里道其故觀者如堵自是去來無猜犬豕相狎或夜臥榻下曰和壽八十四卒卜兆萬安縣虎復送其窆歲未幾亦斃子孫因葬之墓旁號虎塚 梁尚賢石里雜書

趙留字允用南豐人樸野有詩學動必倣古爲庠生嘗讓貢于後進羅一峯作詩以美之云老儒興揖讓俗事止紛紜東

魯垂名教南豐得此君許身齊稷契淸夢見華勳翹首盱江上軍峯秀不羣 羅一峯集

陸化淳以薦起授韶州守意不欲行監司促裝甚迫勉就道以田廬分授二子孟書旣具語其弟孝廉化熙熙曰兒方弱齡當勉之讀書胡妥之以此淳曰吾恐孺子不察吾意謂仕宦可以肥家授此以杜其妄念耳復以一緘授恭人周曰須有急乃名叔氏同啓視旣抵任病革爲書召化熙熙至化淳已歿乃與二孫扶櫬歸槖如洗僕人巷哭傾城旣抵舍請所遺周恭人緘與僕郎遺筆寓弟之書無毫末異者蓋露莧綿歲不名一錢云 瞿汝稷溪廟

袁慶祥爲諸生時讀書虚坊由龍門書院渡江月夜舟人聞水中鬼云明日墻上姓劉人過渡我難當脫内一鬼云劉同袁僉事來渡恐不能害將晡劉姓果至袁隨後共渡風濤大作移時舟方抵岸舟人率劉姓謝袁且告之故後慶祥歷事承運庫上疏言利弊遠杖八十及半幾死昏在地半晌聞空中鼓樂聲一紫衣金帽人以笏指曰爾勿憂爾祖袁方智陰隲到矣移時而醒宏治間任廣東按察司僉事遂疏乞休部臺留之慶祥曰爵位前定不可强也遂致仕 雩都志

張文質字中孚初寒素時于郭東旅肆偶獲一囊頗重意人遺金守之抵暮竟無人至乃命僕攜歸啓視果白金五百兩翼日仍至故處候之忽有老叟逐一少年散髮血額倉皇入肆公詰之蓋遺金者之父廷子宴費欲箠死驗金數相符遂悉還之其父子欲中分公曰吾利苟得則不于此候爾矣公之子昇後登成化己丑狀元 建昌府志

吳琚字時用號止庵宏治間人居南城少受學洪公士德志向即知慕古終日簡默有言人之短者公不答徐曰吾輩莫亦有此人多悅服有詩名時有司鄉達咸造其廬性安恬淡嘗有詩曰若教風雪書聲去恐惹人將物色來 嘉靖郡志

南安府大庾縣玉池坊最高宏治庚申大水坊亦爲所浸識云水浸玉池蓮南安出狀元明年郡人劉節領鄉薦第一 杜志

高明號五宜由南京乞恩終養舟行至安仁將入信河先時三月不雨灘乾幾竭將以翌日易小舟是晚無雨夜夢吟詩云寸草心誠處乾灘水漲時覺則舟人忽報水漲舟可行矣更遇順風人以爲異有詩云旱魃爲殃近半年信河灘涸不通船夜來無雨漲三尺不是天然是偶然 貴溪縣志

髙明再起征閩自清流歸晚行二十里夢樹杪旌旗三五對
路傍朱衣三十餘人一朱衣詣前告曰林大人送至此告別
覺來未嘗留意夜至皇華驛又夢如前始覺而思之蓋清流
有廟神曰樊侯者林大人樊字也作詩以紀其事同前
髙明年六十三預晝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日嘆曰予大限
足矣贊其堂云懷思堂上懸八卦列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
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功
益棺事已定樂哉五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嘆挽歌
細聽無奈動情何儻來富貴眼前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
已更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河英雄後第催前輩如水滔滔
再返㱔明日沐浴焚香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
入瓊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親朋莫漫猜端坐而逝同前

貴溪鳴山之夢靈顯於天下即如正德間郡守某來山夢對
曰棣院九秋三試榜鄉溪一邑十人登及秋闈報捷止八人
已而福建四川報至各一人人數悉與夢協主事裴近夢神
語曰江西一省不中汝即中自謂無中理矣遂以貲入監已
卯宸濠之變江西罷鄉試而近舉于應天廣信府志
正德初黃綰政治清簡見胥吏多暇日時課以小學書晨夕
講誦綰臨行或贈以詩曰民當教後渾無訟吏到閒時也讀
書同前
松江張鶴嘗夢登第在狀元前覺而嘆曰豈有科名先狀元
者吾殆在孫山之外矣及是年會試鶴名在十五費宏名在
十六又湖廣劉良中景泰丙子鄉試已十赴禮闈而志益壯
夢神告曰汝費宏榜進士也凡赴試必求其人久不得至是

相見甚歡廷試宏果首選良中三甲第八計二人得夢時宏
猶未生也同前
費太僕于嘉靖辛酉五月十三日夢詩二句萬里河山下三
字失記對八窗霄漢夜玲瓏是秋領拔進場時例在按院前
識認同試者八月十一夜點名忽聞段按院誦自作中秋詩
云萬里河山下三字仍聽不見對句八窗霄漢夜玲瓏公果
得雋後以問段公公大駭因誦其詩曰萬里河山秋寂寞云
云同前
封禁山有蜘蛛大如椀吐絲如繩間有色白而放光者土人
嘗見而不敢攫取同前
陳師仲令武義氏徐貢父死不知其仇師仲宿城隍廟夢神
以荷葉盛條示之及鞫書荷條二字于案門吏驚愕師仲因

嚴詰具以實吐曰殺人者妻姦夫何嵩也遂伏其辜陳師仲鄉賢錄
雩都烏石沙圍溪水環其四面外則石山屏之中有洲長二
三里廣半之白沙平鋪若玉屑焉欲見圖者先宿齋戒圖出
或天文卦畫山川鳥獸花木城郭宮室變換不測其來無首
其去無尾方以智物理小識
明時虔州廉泉旁有井曰三潮故名三潮井同上
雩都王化成名瑞麟資性英敏正德中太守試諸生出句云
五馬諸侯今日到瑞麟應聲曰六龍天子幾時迴太守竦然
異之後膺歲貢王瑞麟文集
王文成征三浰過龍南銀山廟神忽降言有我助都堂三早
霜之句時暑月興師因戒軍士具綿絮抵巢而霜降賊悉就

正德辛巳有鬼號于白芒洲曰屈屈屈狀元江汝璧後江中
二甲第一廣信府志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嵌空巉巖余以丁
卯北上南宮登焉閱蘇文忠詩序謂山下有巖洞江濤流轉
觸而成聲又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吳
明卿陳于韶二參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秋思濃白雲隨杖
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萬壑松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
鳥輕帆挾雨帶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烽于
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蓉雲摧峭壁愁黃鵠
雷起陰潭上白龍楊子蘇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峰乾坤
今古雄天塹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蒼波萬里流東南吳楚

坐中收峯高鳥鵲淩寒度水闊蛟龍吹浪游落日倒翻河漢
影斷虹長挂石梁秋天涯岷峽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詩
矣以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參伯西歸芳草浮雲殆自指也
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邵使君之請為文以贈蓋余初不
相聞而蜀有覲者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感其誼賦詩謝之
于韶答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嶙峋豈云問
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
陽春舊游竟阻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事
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吏咋舌不得出
一語其歸也意或為忌者所中云朱秉器集
臨江為石龍城父老言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
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龍為怪一
日運霹靂碎之今城中民家有石如假山置屏間皆龍石也
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為異同前
新淦前輩傅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壚少女
心竊慕之是夜二鼓有叩門者未及起睎門已自開見一隸
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復入肆
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傅心疑之歸取一劒挂室中至夜女復
來以劒揮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傅親
言怪語音容止與人無異但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河上楮談
吳文端公官至大宗伯學士不許子孫衣綺羅見童子試綢
斑衣用錦者裂之公次郎好馳騁不得公歡值覃恩當再蔭
公自題請曰臣次子不才不可以蔭願移封一代終公身不

許次郎見面凡元日壽日望座叩拜而已其實次郎有才公
學古人尚德抑才若此公為世宗器重每稱之為大宗伯重
臣山在禮部堂上兼攝四印教許四儀並支代行郊天大禮
最異數也歸里謙光倍常朴素無驕于俗所居湫隘仍故其
門人為之豎少保第麗事不旋馬當其起豎後堂基缺一角
屬他人地公多金求買不與許以天井石上寄一簷柱而已
今現存礎不墊地可謂得公子荊苟完之意矣高安縣志
梁鉞溪上人曾業儒以出考歸路次避雨野廟中歸而得疾
死已葬說猶在室中作話如生時聲妻傅氏答之即應只不
見其形自是以為常每早則呼人起春耕秋斂晴則曝雨則
收人遵之則吉違之則怒至作字累書于壺指畫于壁忽然
罰之不知其何自來其父方塘哭之以詩曰有形似可見有

聲實可聽出言明且盡作字草還真實録也如是三年一日謂其妻曰我去矣妻問何往曰之德安白是絕響五十年傳壽九十一臨終之前數夕夢鉞立于門外提邊以手招之曰來吾接爾傳心知之矣二子曰南曰北南生維新中崇禎庚午鄉試維新又生三子幼吉以文章名 同前

蛇姑嶺在鄱港與西山爲鄰相傳有一農子傭于某家爲工性好浴主人贅之贅以女久之竊窺其浴坐水成蛇女問其故工曰子見之乎吾將去矣女泣曰吾父以妾身相託今去不相負乎工曰翁農家也設遇旱吾當爲雨以報女具告父父執之工不對而走踰山如騰雲涉水不見女從之奔至鄱港嶺望嶺而哭淚盡血流而死其父夜夢見女冠帔言得爲本山蛇神可以救旱自是試之每禱果有一蛇出就人人知

其爲姑也以盒承之蛇緣盒盤踞其中歸而至壇壇中汲水一缸蛇下盤就香案上偃息或下缸浴或見或不見或隱去半日一夕頃刻復來或有竟去不來者道士鐃鼓樂之索感覡之雨降足送蛇還仍以盒爲輿禱曰升到山請降蛇自行出盒而去 同前

汪鋐以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在嘉靖七年二月抵任先是正月有塔山石前地方甘露垂綴竹松桐梅等樹鋐具奏稱爲仁孝所感及贊後登庸之徵是時張孚敬柄政故以貢諛逾年名還掌院事累陞兵吏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凡除拜必先通内閣交相賂遺京師有尚書十萬之誚 虔臺行實

吾泰和舊有識云龍洲過縣前泰和出狀元本朝一應於陳芳洲少保循再應於曾松臞學士鶴齡三應於曾南洲學士彥南洲及第日人有詩賀云十回虎榜魁天下三應龍洲過縣前以一郡言南洲是第十狀元以一縣言南洲是第三狀元 孫章書

吾吉舊有十閣老九尚書十狀元之詩詩即不甚雅亦足鳴一郡之盛九尚書之中原道泰和吏部尚書劉公崧此後泰和又增吏部尚書羅公欽順禮部尚書歐陽公德右都御史陳公鳳梧贈工部尚書安福吏部尚書王公學夔工部尚書王公學益吏部尚書歐陽公必進永豐增兵部尚書聶公豹吉水增兵部尚書毛公伯溫萬安增工部尚書朱公衡永新增禮部尚書尹公臺總一十一尚書云十狀元之後增羅文恭洪先總十一人 同前

十閣老詩皇明内閣秉衡鈞吉郡堂堂已十人東里後來名尹直南皋先進是陳循定之安簡胡光大純道彭華解縉紳千載貞元嘉會合天教諸老佐昌辰 同前

九尚書詩開國分曹設六卿吏工戶禮及兵刑周忱王直連王槩蕭暄蕭楨并廣衡更有二劉敬宣聯八座歷遷三部是雜禎滿朝金紫皆時傑盡是廬陵九邑人 同前

十狀元詩天開文運盛廬陵累占鰲頭已十人胡廣時中兼子棨彭時劉儼與羅倫後來彭教同曾彥前有陳循并鶴齡何事三元爭些子斯文艱望在明春 同前

玉笥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仙其夢徵靈驗與閣九里湖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先生汝登每約予遊已又中止一日又書來約舟輿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遊至山半有道

史2 7 50

者來逗共止一亭中設木案石硯各一又出一冊請余二人題因告曰前有閩人遊此指亭前松咏之其時十月謂梁易盡而春且至也黎先生乃留詩二余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細雨看花入陌上春雲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余呼友人彭體升曰玉笥山之遊已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與夫中夜爲蛇噬足不得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將放榜移舟候之夜半風大作質明微雨余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說前夢之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邪次年余下第還至戊辰成進士蓋二句先後卜年乃應又業師周先生易才名籍籍乙卯下第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肆中列一香筒甚大問之云此被中用者因行至縣見衆人舁一大案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爲下心怪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子明揉一甕以飯爲道其事子明曰爾無怪爾不聞縣尹所出對耶問之云青出于藍會見鵬程萬里下句先生笑而去及歸乃以夢告余且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兹已應他可知矣戊午余中試子明以是秋補廩生飯謂廩也 河上楮談

百華寺有謝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爲井寺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從忝竊桓公母爲逵人第不知桓公曾寓此否也池良偶尚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脈偶然不足爲異也 同前

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程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爲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脈真殊不可解後程改蕭姓相傳第壬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廨存庠之左公劄讀書臺之半爲書院其中是歲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予嘗作問芝一篇蓋爲此也 同前

歐陽閎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文成不應而密諾之曰書生何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長詩賦童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屈宋也後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爲文斂而聽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沒則棺斂某子以謁選稱貸畀之數百金無何卒于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色癘蹙公收淚曰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遠近傳誦其義 朱之蕃湧幢小品

費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爲鉛山人自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爲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蔭入爲御史臺都事鄉人楊懋功祠部郎中陳玉叔大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聞就爲社會已爲南左樞參軍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又從樞府第構簪筆軒客星槎淪茗焚香山人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善寫梅民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野善墨竹民益即從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爲山

水皆得其意 河上楮談
臨郡昔有讖云金鳳洲連丞相出烏龜石轉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袁贛二水會于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袁水繞郡而贛江之水自洲外瀉而入大江矣龜石在郡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云波光時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當天下之半黎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林廷試第二鄉里異焉然竟與讖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未盡完者與 同前

明嘉靖間荒旱雙坑童子灌田以桔槹一老僧過曰但指我雞籠峰去路田自有水耳童子信為然尋至絕頂地勢坎陷林木叢翳有石如蒲團僧趺坐其上告童子曰七日後當來視我童子返至田所水果泛溢怪之歸告其母母曰此山多虎豹不可居況七日不食得不飢死乎明晨命童子與鄉里七八人往飯之比至僧已坐化惟見黑蟻自首至心口周帀盤旋鄉人咸以為神作寺于茲山之巔肖其像稱曰蟻衣禪師掌昆蟲之神云 馮詠詞源集

甘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豫彰蠧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上擬人之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也必當有靈某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某儕生無使久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郎間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牀相狎去其巾置架上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僕請善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盂誦周易辟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祟稍遠去因日三四往祟漸不能隱其形乃聚僕夫搏到入獲一狐重二十餘觔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又上楮談

嘉靖辛酉予鄉遍地皆赤民間紛擾一夕而諸鄉人洶洶讙

祀供齋俱變為紅天馬山崩一角中出螺數百甚至有斗大者可怪也閏五月二十五日廣寇至殺副使汪一中擄僉事王某父老言正德間華林賊出亦以閏五月是日殺周憲副周之子死孝汪之夫人死節二公可謂有子有妻矣 蜩去生別記

羅念庵大魁時年才弱冠其外舅官蘇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壻乃幹此大事先生項發赤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日猶自袖書偕黃何二孝廉聯栖蕭寺論學焉 得樹樓雜鈔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卑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

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妻喜曰小豹來去且至遂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則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予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强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精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豢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耶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歸震川集

羅念庵先生屢名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云若儕其早歲登科立朝再朞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眞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道人生胸中不能除狀元二字當屬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備天爵之榮固勝却人爵遠甚也　袁君宏抄貫錄

寧州某寺嘗有青衣美娃從西過東到一處輒止亦不爲妖然僧惡之請巫莫能治乃跡其止處掘之有泉甘香清冽行處隱隱若溝皆泉路也怪遂息豈泉亦欲自見於世哉　徐世

雨餅新語

龍翊永新人以上舍謁選京師值鄒忠介抗疏劾江陵廷杖幾斃一時知交親戚無敢近者翊初未相識爲之躬負入獄朝夕護視人服其義　吉安府志

郭青螺爲閩方伯初入閩界經峻嶺忽遇一猿扳輿不去公命縛之猿牽役衣裾前引至一山坑指某所畫某所若有冤忿者役還報公命如其指畫掘地果得一屍如生到任廉得殺人者置于法爲人所殺乃飼猿人也　同前

隆慶丁卯水部張克文與弟訏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斂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善故來相報水部因舁弟屍徙至野廟十有八日而甦水部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　新淦縣志

靖安袁姓人能化虎爲淫爲盜久之父聞而伺其出覆盂水而研令牌遂不能返形後有見虎前一足乃人手者曰此袁某也衆射殺之嗚呼一念之惡明化異類書傳所載可爲猛省而況學術以求之乎　雨餅新語

有某求夢於神曰已有牌在外其人出看牌曰折桂之步可期仰山之厄難免同來者皆曰仰山神爲風雨之最惡者也子將來定鄉薦惟記愼風濤耳其後此生果得賢書於凡出入鳴葉之風半晦之雲不敢輕舟楫也一日與同人飲山寺既醉忽失是孝廉者寺內山隈偏不得報其家人相共復尋又經兩日忽有一人至墓間見一碑曰仰山處士吳公之墓孝廉此夢久已流聞此人因邀諸君同搜墻間無跡也一僧曰仰山向有妾瘞寄某處試往則孝廉之衣一角在棺縫焉

漆緘如故衆莫敢問然不容不開乃白邑宰證而開之是老槖者尚交其上死矣蓋與少亡者魂遇也獨何以入柩哉 同前

臨川周迪其父所延館塾皆名師也一日迪遊去適日而甦言至地府云云父初以為妄久之頗有驗者後頻如此一日謂父曰明年焦祝兩先生皆進士明年狀元某人焦者濟同故祝者戍功世祿也又數月謂父曰焦先生改狀元其先定者改後榜二甲矣問何故曰焦師以某事某事其先定元者以某事某事皆細行也明年焦果及第第一祝二甲亦成進士其父往賀焦迪所見焦門然識有之是隱事也然其細已甚矣故曰勿以善小而不為也其所先云為元者壬辰二甲出身如迪言云 同前

萬歷十有六年春二月雨豆于豫章之北郭或黑或斑水之則芽苗若原菽火之則熟味若銀杏乃正月霖至于夏四月恒陰沍寒大水灌湖堤敗之既穀大踴貴米斗值八十錢民廩廩莫必旦夕之命乃大掠奪吏拮据湯舟大浸中導上流之粟嚴內訌之法且賑且勞來旋定之民乃少安 萬恭祠碣于集

湯義仍顯祖疏參政府而及給事胡似山汝寧其詞云除參奏饒伸之外不過一蝦蟇給事而已伸號豫章為比部郎曾疏詆太倉而胡以言官糾之會亢旱禱雨禁屠酤胡上章請并禁捕蛙可以感召上蒼故湯有此語可與宋時鵝鴨諫議作對二君俱江西人而胡與饒復同郡 得樹樓雜鈔

明燕王入南京城中紛傳建文帝自焚死鄱陽胡大理卿閏與方公孝孺高公翔三人同被召皆變服入見觸怒九族瓜蔓抄戮最慘烈黨禁解後親族戍衛者始得赦還萬歷改元有詔請難死節諸臣皆建祠表墓厚加卹錄十三年又以御史屠乃叔奏奉旨表揚忠烈檄下本郡懸榜於邑之大門是日大風忽起揭榜直上數十丈盤旋天際如素鸞翱翔久久不下自午迄申始墮仍落邑之埠中郡人觀者以千萬計邑令陳朝京紀其事嗚呼自成祖迄于神宗二百餘年而文[illegible]忠魂始得復伸其遺烈所感尚能假靈風伯以大表其英毅浩氣於中衢萬目天晶日朗之間一升一墮若有人焉上且下之豈不異哉 徐芳懸榜記

萬歷中處州孝廉司貫者九日夢亡祖告曰冥曹考校文行當及子矣然有軌之者秋時入省宜以厚幣餽臬司某胥

為其填榜時聞唱八十三名司某姓名即振穎疾書勿滯呼吸則得之矣孝廉異而識之比秋入省漫詢臬司書役中果有某姓名者生飭篚往拜不遇則再往最後相值問故生以夢告胥笑曰謬矣闈中舊例填榜是藩司胥為政我何與而能為子生曰雖然姑識之委幣而去亡何僉寫榜吏時按察使屬內大僚出者性卞倨與藩司忤爭于監臨御史監臨不能決于兩司中各取數人試之擇其書之佳者胥竟入選至期聞唱八十三名司言貫即振筆一揮而就主司遽曰止胥曰書矣問書名乎抑止姓胥曰姓名皆訖主司曰數也蓋時有副卷頗佳主司欲更之折視卷姓名周似但書一司字則周可改而為周今書名無及矣生既入穀往謝胥其言闈中事如是然則名次前定也正副榜前定也寫榜吏亦前定也

夫彼此界在呼吸之間而生以胥疾書之故遂爲司不爲周豈非天手 同前

盧太常達初舉進士往看禮部榜遇同下第者見公神色闇然遽曰今年主司大謬誤如君與僕且落第不知中式何等人公唯唯久之知公已得捷乃大驚遥望而拜曰盧公德量如此眞吾師也 魏叔子文集

謝桓愨公詒八歲能文有經師張姓者設絳壽量寺夜夢祠宇大啟喧迎都憲明發而封翁送公來學張默識之知其非常人也庚午試于鄉中式者數已具監臨劉紫山頭涔而眩語分校曰得無有遺卷乎亟索得公卷登榜紫山眩即愈所居那并甲戌春醴泉涌出公遂成進士靈秀所鍾殆不偶云 謝桓愨墓志

同邑朱源人陳德素行兇逆居家悖瀆倫理好以僞銀市易欺詐取利屠殺作活庚午夏謁金雞峰歸忽發狂走號以木架籠頸自言天神械我且自數生平罪捉刀自斷其陰臠割膚體片片擲地不復知痛人亦不敢近猱裂殆盡七日方死遠近多往觀之謂神本以希福今更罪之惡貫盈而天鈇適湊神不受此輩媚亦更不爲此輩憐矣操刀自割神之報惡人若别出一狠手其誠衆人則同同一婆心也金雞峰在邑東南五十里上祠三仙靈爽最著 點撥編

臨川曾銘西方伯誕前一夕父夢廳事左楝有物盤柱蜿蜒鱗甲爍目知其龍也旦日方伯公生因以楝名之後竟貴顯而壽同時同里王翁某家素封其商于外日惟踞門坐即賀易輒利多得錢或偶他往則是日必不利少得財還復門踞而財又至人因號爲財星晚年一日晝浴妻推戶入盆中惟一肥牛拍拍弄水大駭而出呼家人往而浴已畢未幾遂病不復起人又目翁爲牛精以其欲終故形見云 同前

巡撫楊邦憲爲忠賢建祠南昌毁周程三賢祠益其地鬻澹臺祠曳其像碎之建祠疏至熹宗已崩莊烈帝且閲且笑忠賢覺其意具疏僞辭輒報允無何忠賢誅諸祠悉廢凡建祠者槪入逆案云 白志

信豐縣有太子廟天啓時知縣蔡自强欲毁之命典史金都往馬蹄折乃自往輿復折遂止今血食之盛如故 信豐縣志

崇禎間陳啓新以武舉上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爲吏科給事盧陵有程品者吏員也謁選至京抗疏糾啓新其略曰啓新非參科目也是壞國體也發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

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制科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參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綱不爲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糾斥以示懲云云 吉安府志

崇禎丙子十二月婦翁鍾陵大司馬熊第霜後瓦東數十重屋瓦氷文盡成龍鳳牡丹芍藥之狀鱗翅枝瓣俱具夫人使童子持數片示亡室自京山至東湖行二百里餘尚未融也以紙印之亦皆成文余往就視司馬公問古曾有此否余對曾見春明退朝錄載宋滕子京守青州日一夕霜凌瓦上冰紋悉成花鳥此正與同公問此書何處有余曰百川學海中有乃取百川學海及春明錄視之果然公喜曰吾往病郎雜學以今觀之無書不當讀也學以大航明年鶴臺太常登第

戒謂此亦其瑞云 南豐新志

崇禎壬申虔中九連峒寇掠吉安樊崇仁將由新城返峒一縣盡走民有渡赤溪者久之不反方共疑㨿有持竹半面以旋者殆可為舟曰彼處可田可漁大木之多無比可為室屋宜相將往居也問其所持乃竹杪耳浛子期曰如此而謂桃花源為寄託之辭者無乃不廣乎 同前

金聲桓提師至江州傳檄南昌撫臣以下皆走顧持疑未敢入擣逍遙賢都德甫倡衆齊聯迎附金德之使領職用事凡諸營虐皆德甫為謀主崇仁有詹曆一者嘗為盜依章通政光岳門下以免後犟戾不馴通政子欲寘之法遂銜怨無何以變曆一嘯聚千衆破通政家而手刃其主以重餌媚金帥得授總兵守備有趙某者邑孝廉王秉乾莊丁也習攻木以

枝食緻之發源一日擲斧而還若有神使者號其鄉人曰我趙帥也詹部二賊不道帝命殛之有應者則令各認一枝附戶書符咒之即自能起舞擊刺進退皆有法衆至數百名曰神兵時德甫等正會師撫州聞報怒甚出甲千數襲之趙已前知其事驅衆伐木樹柵自固德甫兵至趙鼓譟出擊揳刺德甫中腹墮馬刃出于背曆一繼進連刺之洞胸立死會有知其神者屠狗血灑之術遂敗數百人俱死趙亦見殺乙酉十月事也 徐芳神兵記

賴之冕字首人會昌人父士聖明末官職方郎戊子之變會昌以校僞檄被圍士聖輸三萬金請贖闔城命貲半入而鐵騎疾蹂靡有子遺士聖自縊子七人死于兵者三之冕隨其母得脫事定歸則赤礫滿城求士聖之殯于灰燼中不可辨之冕泣血自傷即其處裒餘骼并葬之徐燬所產復稱貸多金收諸骨于南郊築墖藏之號萬靈墖 贛州府志

靖安之極西有洞曰委源人跡所不至也舒氏之先遭亂祗存一人今子孫蕃衍至萬餘賴入此洞以免也其初火粒兩斷有神日以苦菜啖之得活故其歲時祠祖必以苦菜與饌以報洞神之賜自厥祖出後洞無人蹤又若干年矣洞口石壁夾峙初不容人必側身而入故名摩肚崖信乎肚與石相摩也過崖有湫深碧畝餘橫當崖口緣山右繞避湫履皆不百步有流水九十九曲一曲一石宛若人置以承跳者須奮勢而越稍怯即墮水矣高峰障天喬木暗林難估甲子一望可三十里惟聞鵲啼鸛欬異鳥呼吟麋鹿來往猿狖千百為羣如村落稷社窅然非復人境洵自古緇黃所不能開草竊

所無可據也有山牛山羊豪豬猩猩樹有熊跡泥有虎印目之所遇殆非大荒四經曾載者頃清流冶客聞其饒有古木結茅洞口欲就薪炭之便而石磴水紆漢枝唐幹終無一束能出崖口者萬聖功思設計鑿之天閉萬古五丁無施竟不能與山鬼者猱爭尺寸云其處東至靖安西至寧州南至奉新北至武寧皆百餘里土地平廣別一山川自非摩肚崖者久作人間世矣 府志

五柳先生所歸處村中有老人行乞為業遇人則曰余百四十歲矣無籍貫姓氏非本無之蓋彼亦不自知其所從也初來為村人牧牛止須一飽牧一生無絲毫積今老矣不能牧故丐耳計嘉靖抵明終已百二十餘年今歷大清又十三年矣則百四十非誕也他日予過故里詢得老

人為牧之處其主人之孫曰彼自嘉靖初為余祖牧牛余父兒時見彼初來已約略近四十無論余祖即余父亦至八十餘久為泉下人余又復皤皤矣由是說計之則是嘉靖已前所生者尚不止于百四十矣百四十云者從老人自命之辭一混沌甲子耳今猶矍鑠行乞十里則終日返二十里則翌日返以至百里内趾跡錯交然其後死尚未有期其人無異狀身不滿四尺貌癯而黑似應為乞者獨雙耳垂垂長二寸許老猶腴潤如故又云其人從未破色欲戒不知世間男女婚嫁為何事至今猶童子身意者壽在斯乎或曰彼少時不自知其姓名混沌未鑿如頑石然頑石故壽也 毛逵文集

吾邑前參政漆尉山為余言邑南四十里地名九都田家姓黎者畜一子母牛于崴近歲七月間田家犇乳牛于家駕其

母耕隴上耕畢放牛牧洲渚方午風雨晦明雷電大作牛忽為霹靂所擊田家即聚隴上人舉斃牛委之河歸乃縛其子而歎息曰若母已為雷擊死于某隴上洲渚矣時乳牛悲鳴不已次日田家放乳牛牧地所去前洲渚猶里許牛即騰躍悲鳴奔至其母被擊處哀號躑躅不飲不食如人匝地而號咷遂則躍起促之歸則逸去人去則復遶哭其處如故一晝夜不絶聲竟自擲死于隴上鄉人哀其孝為之葬于隴上名之曰孝牛冢此順治丙申七月事也 同前

安遠葉燦妻郭氏死既葬一日忽來歸處分家務飲食寢處如常但有聲無形閱數月息又蘇心海妻陳氏死後為厲能言食亦如郭三年始息去之日有痛哭聲康熙初年事 安遠縣志

提督虔院前有古柏數十株高可百尺嘗有羣鶴翔集其上康熙四年栽缺柏漸枯而鶴亦去矣 贛州府志

豐城有杜母魏氏居鶴村康熙三年年百有二歲益康健子二長年八十有四次六十有八冢婦今亦九十三孫六十一門多壽士大夫競贈以詩歌頌太平之人瑞云 豐城縣志

康熙六年丁未夏四月初旬棲賢法子今覺於石橋之西麓下得舍利大如豆小如菽皆五色瑩徹玻璨龍藏以瓦函函上小石刻皇宋咸平庚子歲建此舍利塔十二字 釋函昰舍利銘序

康熙壬子歲貢皇甫蕃字九符令南城致仕隱凌霄峯鼎新殿宇佛像建天被樓瀑音閣著作藏書甚富甲寅亂為賊殺郡守倫品卓葬之凌霄院左墓存 廬山續志

安遠貫當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峰然嵒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棲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罛罶無所施容當湊長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鑿竅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墳羊與鼢穴莘而為一而傖俗罕有傳之者吳子晉綺過而賞之謂狐狸石之名不稱更名曰鮮界石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竅當之天然儷偶云 石里雜著

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為鄙妄圖像于屋壁頭大如輪赭顏皓額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屆端午則宣金鼓糜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鬭毆叢生其中里民

曾某牒縣請禁之贛令楊玠如其言戒飭閭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龍船神憑焉闔室妻子皆病譫語無異詞令君往觀則詢怒熟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曾病良已嗟乎此所謂不熄而謂之水不勝火者也會稽民以牛祭神食牛而不以薦祠者病且死為牛鳴第五倫為太守曉諭百姓有妄屠牛者輒行罰所屬以安良吏無伯魚其如龍船神何哉 同前

康熙五十九年布政使冊報西江奉文旌過老人有袁州府宜春縣民袁順一瑞州府高安縣民吳應選年皆百歲又南昌府南昌縣民婦涂熊氏瑞州府高安縣民婦焦黃氏袁州府萍鄉縣民婦何李氏亦各壽百歲夫壽者天之所不輕予人之所難倖致者也況愚夫愚婦初不知行氣之術辟穀之

方而獲享期頤非沐

聖世休養之恩詎易得此 同前

聶應井四川人知南康府國初避亂廬山沒後柩不能葬康熙丙辰郡守倫品卓卜葬于卓尒山西南立石為銘後其子聶熙奉例還川時郡守周燦還四川提學復其祖業 廬山續志

金谿城中市水門廟祀青蛙使者形即蛙青色背上金星七好事者以錫作盆置金椅于內閉以錫蓋去來自如有祈禱者啓其蓋祀之坐椅上與人無異目光炯炯若識人言語者相傳開縣時作官舍取土深數丈得之神為人言云寧邑中五瘟使者故祀於此邑人祈求其應如響每歲五月五日城內造龍舟以人裝故事其上一舟數百人舁之行諸陸地云禳瘟氣也甲寅春有大蛇自神龕出盤椅上吹使者幾盡還吐出若支解然既又復故數日觀者盈廟門蛇不為動三日乃去既去使者坐椅上如常未幾土賊楊益茂據城池識者以是為先殺之兆康熙壬申候官毛公諱翼坦令吾邑首禁龍舟邑人以使者為辭公乃為疏詣廟中與使者對坐告曰使者既為一邑主毋好戲龍舟費吾百姓錢吾為令使者不得瘟吾百姓也言訖焚疏使者自是潛其形公治邑十二年使者雖間出不歆邑祀瘟氣亦絕公去使者仍來廟中戲龍舟亦如故 謝泉集

泰和山川秀麗鍾毓人文由來科甲蟬聯登狀元者接踵明寧晉曹鼐以泰和典史而狀元及第至今衙署外顏曰狀元舊署宋江寧呂士元任泰和知縣子溱隨任讀書至今署內

有狀元書室

本朝康熙初江南貢士王有容任泰和令其孫式丹隨侍肄業後登癸未會狀伊祖之清白自守慈愛及民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式丹隨祖任讀書與呂溱隨父任讀書俱在泰和縣後俱臚唱第一人曠代相符誠千古之佳話也 敬業堂外紀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六十一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六十二

雜記補

漢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漢書本紀

漢末孫既爲漢陽守卒二子鍾旃葬既吳城山世稱白鶴冢是也鍾生堅堅生權帝吳江東封安成王於宜春表之孫氏自此始解縉吉水金壁孫氏江東譜序

漢張遐生四歲母病思魚遐以手弄錢驚魚奉母時稱孝童十三從叔父垂謁徐穉舟泊族湖亭下明日五舟同發遐爲大黿負舟又二長黿逐其舡舟獨却前四舟皆遭風壞遐以後免穉異之十九師楊震震每以所授覆之發其志所未及語人曰張遐年未二十修學至此誰可量哉當爲天下儒宗

後諸葛瞻楊撫蔣琬陸遜郭詢輩皆其門人著吳越春秋外記安志

南昌地志云漢末之亂許靖奔江南卒於豫章今南門五十里有石麟尚在即靖所葬處而晉旌陽令遜又爲之表解縉吉水許氏族譜序

晉俞益期性不諧俗處交州與豫章守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海南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陰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深恨語蓋寄況也豫章書

豫章之新建黃堂隆道宮道士羅君大年言仙茅事甚異其辭曰晉有神人許旌陽者出於豫章之境西山之下能以忠孝累功行致仙道師事諶母于丹陽之邑黃堂之墟母既授以道要旌陽感之曰吾必歲朝母母曰吾即從此逝矣去汝居南五十里吾有飛茅在焉汝能得茅處即祠我歲八月一至足矣已而諶母果仙去旌陽還得茅叢生而地亦曰黃堂即建祠祀諶母歲如期往朝之旌陽亦仙去其徒歲八月四日具幢蓋儀衛鼓樂奉旌陽像朝母如其存時以爲常其後撤祠爲觀復爲宮至今行之不衰茅在祠前翦而復生如揚州瓊華不易其處茅其六味能致六養鹹能養氣辛能養節酸能養筋滑能養胃甘能養肉苦能養血人得茅煮而飲之

可以已疾厲和榮衛延年却老揭傒斯仙茅述

都昌縣舊彭澤地石壁山在縣西南十里傍臨清江有石壁謝康樂宅宅遂爲陶母墓唐皇甫湜舒元輿俱有銘碑乃崇字記母新淦人縣東百步爲陶母墓南唐徐鍇有碑今圮而臨江亦有之碑刻尤多近甚沒於江心矣又鄱陽縣有墓在城南四里即形家牛眠地也按氏族大全侃鄱陽人今城中延賓坊有故宅後乃徙潯陽也又德化縣鶴問湖志云母墓在縣之白鶴鄉大禾壠上有白鶴觀又撫州臨川縣雷次宗豫章記母墓縣南四十里抱岡山村母姓湛淦人葬此侃至孝感仙人來弔禮畢化雙鶴飛去按母墓所見凡數處一者建置沿革一者志筆訛謬妄相傳說故所在標題疑悞滋甚侃表云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當以都昌爲信其在鄱陽者

國朝雍正三年知縣李汝霖重修復建延賓樓于墓左舊志

太元元年廬陵巴邱人夕晃以田作爲業年常田數十頃是年秋收已過穫刈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鬱然如先即便更穫於是遂巨富 續搜神記

義熙中豫章郡吏易拔還家不返郡遣吏追拔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追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竪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一至麓卯便成三足虎竪一足即成其尾 異苑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頭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亡絕不復見 廣古今五行記

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犬語婢曰汝見我背後人否婢舉頭見一人長三尺有兩頭婢驚怖反走人犬隨婢後至舉家避走婢問犬汝來何爲犬云乞食耳於是婢與設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犬曰人已去犬曰正處復來良久沒不知所在 續搜神記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家有大蜈蚣長二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纔出户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睛 異苑

建元元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諳隸書秦漢時柱也 豫章書

建元中庾崇於江州溺死爾日即還家見形一如平生多在妻樂氏室中妻懼呼諸從女紡績作伴於是漸疏時來輒恚云貪與生者接耳反致疑惡豈副我歸意耶從女忽見紡績之具在空中有物撥亂或投於地從女怖皆去崇即常見有一二歲兒就母求食母曰無錢食那可得崇乃悽愴撫兒頭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窮乏念汝愧汝情何極也忽將二百錢置妻前云可爲兒買食經年妻轉貧苦崇云卿既守節而貧苦若此直當相迎耳未幾妻得疾亡崇乃寂然 幽明錄

大同八年安成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皆驗後謀反伏誅 豫章書

開元中清江郡叟嘗牧牛田間忽聞有聲自地中發叟驚走辟易夢一青襦丈夫曰遷我於開元觀叟驚寤不知其旨後又適野復聞之即以其事白郡守封君叱遣之是夕叟又夢青襦者告曰吾委跡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懼與

其子偕往鑿地丈餘得一鐘色青遂再白郡守遷置開元觀不擊自鳴聲極震響清江人俱異之郡守上其事元宗詔宰臣李林甫圖其形告天下 宣室志

開元末武勝之知靖江軍忽見灘中雷踐微雲逐小黃蛇盤繞灘上靖江夫戲以石投之中鏘然作金聲雷乃飛去使人往視之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 錄異記

洪州牧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公書奉般若法雖顛沛造次心與經俱十餘年矣皇帝中元年冬車駕南狩百僚蒼黃行至商於公爲盜所擄而亡其經其往也匪家之念唯經是悼行與其獲七寶也寧見經生與其亡四句也寧捨身明年正月大駕返正公爲京兆尹痛宏誓之未從也求經于元法寺之藏藏人以送公發函披卷乃商於所亡之本也問守藏

亦不知其所自得公瞻禮悲喜奉持而泣然後知精專感達
故隨心而至昭報勝蠻其疾若答 獨孤及金剛經報應述
李紳詩自註云余到瑞州有紅龜一州人李再榮來獻稱嘗
有里人言吉徵也余放之於江中回頭者三四游泳前後不
去久之又南中小鵲名曰靈鵲形小如燕雀里中言此鳥不
常見至而鳥舞必有喜應是日與龜同至于館也
熊孺登集中有董監廟絕句云仁傑淫祠廢欲無枯楓老櫟
兩三株神鳥慣得高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董監不知何許
人廟當在彭蠡湖濱今不可考矣 白志
唐末大盜肆起民轉徙無所依樂安朱綸率鄉衆結寨於巖
陀固以土墻上築崇樓令婦女處其中而屋市屯店環繞於
外七千餘户相依盜不得逞寨坐今縣北五十里綸主寨事

分職守立法制催督各户輸苗米酒稅麴脚錢納於撫綸老
弟綸主之子孫相繼自元和迄五季百五十年安居無恙建
炎之難亦彷行之紹興間創邑設官衆始散 安志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逶源與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
木秀于芝泉甘于飴羣峯倚空如碧毫埽粉障色正鮮溫鳴
溪淙淙源內案翁鞲出琉璃液石有怪者巃然闞然若將為
人者禽有翼者嘐嘐然若將天馴耶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
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伶師之吹竽邠人之鼓簫不能過也
延白雲為升堂之侶結清風為入室之賓中行所尚皆古以
時不合已故隱是境 皮日休栖賓亭記
僖宗朝南平王鍾傳於眞陽觀內修元齋忽一香爐自天而
下其高三尺下有一盤盤內出蓮花一枝十二葉葉間隱出

一物即十二屬也爐頂有一仙人戴遠遊冠著雲霞衣其像
端妙左手搘頤右手垂膝坐一小盤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
檜之狀雕刻奇怪非人功所及也其初降時凡邑民侵據本
觀莊田即飛於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懼即以其田還觀南平
王聞其靈異遣使取至江西供養忽一夕失爐尋之却還舊
觀故丞相樂安公孫偓南遷路經此觀留題末句云好是步
虛明月夜瑞爐飛下醮壇前爐如金色可六七斤 玉堂閒話
王伯山鄱陽人廢帝光大元年鎮東將軍兼揚州刺史領越
州太守時山陰賀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宏正有重名人
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
漢荀氏伯山為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後持節督東陽豐二
州 唐書賀德仁傳

唐季豫章廬陵之亂極矣鍾傳起鄉兵策功已而驕恣其下
復亂賴危全諷彭玕兄弟起粗定一方傳奏全諷為撫州玕
為吉州楊行密背唐建號江西從之獨全諷及玕仍唐刺史
之號各守境土以拒行密則二人者特立不從亂固唐之忠
臣也厥後勢孤援絕不得已而奔馬殷未嘗為之臣也殷亦
念同盟以客禮待之獨鄉人傳聞纂錄多毀其務報仇為劉
擊劫州人往臣於楚蓋是時全諷死光稠降玕既去而行密
盡有江西玕固楊氏所惡也則其毀短玕者非私怨則為楊
氏惡之矣玕之不死宜必有以報唐室者不幸梁唐繼纂志
不獲伸惜哉玕嘗鎮王嶺在吉水之蘭溪其上倉廩府庫之
迹猶存吉州自唐初置故無城玕始築之宋季丞相江萬里
為守以兵少減其舊之半其故址襟山帶江雄據要害想見

少年起事白首孤忠百戰從容不廢講學眞豪傑士哉 僻

鏡方彭氏譜序

天復中豫章人治舍掘地得一木匱發之得金人十二頭各長數寸皆古衣冠首戴十二辰屬款式精麗殆非人爲其家寶祠之因以致福 稽神錄

天祐中吉州龍興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項有一竅故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 玉堂閒話

楊吳時劉信爲徐溫圍虔州人有譖信欲叛者信無以自明請與溫博欲骰子六屬聲祝曰劉信果叛吳者願爲惡采苟無二心當成渾花溫遽止之不從一擲六子皆赤身負重謗不可辯而發憤呼盧以明其無他而亦卒賴此以自明大異

數也 甘露園短書

南唐時吉州民有失小衫者疑牧童竊之愬於官牧童未由自明俄雷擊一牛腹中有衫牧童乃免蕭儼曰疑獄每蒙天讞則刑可措矣徐鉉曰誠如是則何用法官 豫章書

太平興國二年雩都九州鎮掘井得瓴甋十二上皆有會昌篆文 安志

吉水東南二十餘里有南山幽棲云南唐時韓熙載嘗遊其間而詩人劉洞之所隱居也地故以得名 解縉南山耕讀詩序

南唐後主割崇仁之仙桂崇賢待賢三鄉爲宜黃場去崇仁甚遠民苦之胥仕隆倡首請於朝欲陞場爲縣而以其祖所遺基隴輸官助建縣治後主允之實宋太祖開寶元年也祉代屢更雖子孫莫知其故洪武十七年秋邑之顯德寺燬人於佛像腹藏中得仕隆當日禱佛建縣青詞始悉其事仕隆字世昌其先長沙人徙居黃湲鎮 安志

大中祥符二年汀州人王捷自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眞君也宦者劉承珪以事聞賜捷名中正而災祥之說起矣 豫章書

大中祥符六年秋八月建昌民於麻姑山仙都觀設醮五鼓有龍出玉皇殿西北醮壇下升中天迴視長數尺金色隱隱有雷聲聞數里九月清江縣民李公邁在雲騰廟前遇小童贈塊土還家剖之得天尊像五軀 同上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王曾爲相士類翕集放進士榜得張唐卿以下三百餘人而吉水流坑一門五董世艷其榮 解縉吉水山原羅氏譜序

李觀家盱江其西十里則麻姑山顏太師眞卿有記存焉少北則麻源謝靈運詩所謂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者也其山水清媚與神仙趾迹相附著在人口吻觀母初無子祥符元年夢二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老取局之一子授爲遂孕及觀生十餘歲從父適田間宿東郊旣寐有人以書與觀方制如牘表用黃其目曰王狀元文集夢中以爲沂公之文也就學以來果不甚魯或時開卷怳然似嘗讀此書再思之未嘗見也搦筆著書出自然不多勞力私喜所從受頗靈異乃用自疑作疑仙賦 李觀疑仙賦序

裔安小兒浴于江有得怪石者戲以餅餌易之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

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槃
然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
觀一切世間混混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赤璧與瓦礫等而
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强爲一笑使自今以往
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
爲供蓋自蘇子瞻始 蘇軾怪石供
嘉祐八年豐城李君儀爲袁州軍事判官權知萍鄉縣事一
夕卧室中燈忽起引焰高數尺如是者再三 能改齋漫錄
新建吳城山相傳小龍即吳許二君所誅大蛇子宋封順濟
王有眞宗御製戒蛇石刻熙寧中遣太常林希逸致祭有異
蛇墜祝上翌旦行禮蛇引首望禮畢出循几案俄頃入帳中
及希逸還蛇復尾舳艫送至彭蠡而沒 豫章書

宣和間新喻傅侯初爲蘄春蔡氏壻登第之歲婦家簇蠶不
繭緣屋吐絲自然成段長丈餘廣數尺厚薄若一如布邊幅
然鄉人以爲祥賦詩盈軸有一聯云園客有絲難比璽敎人
無杼自成綃號爲絕出 能改齋漫錄
彭汝礪送張子固詩序云大理寺致仕德輿張公偕先皇考
執友予十六七時從其子正父季友學明叔禮遇予厚明叔
子子固娶予作賀客畢席復入宴予時善飲寺丞公取大白
觴予厥容一升戲曰能復飲予魁天下曰能連三引皆空客
皆大笑樂甚予後忝竊公笑曰長者言果信
孔毅父談苑清江張元德藏其手槀然都是鈔取江鄰幾嘉
祐雜志中語此本方是一傳以失校已多舛誤又世傳孔書
有珩璜新論者多是類集古今事實之近似者而一本附記
近世見聞數十事自趙清獻公以下無不遭其詆毀者細考
之筆勢不甚相似或好事者附益之惑亂後生甚可惡也因
闢此帙筆其後以曉之 朱子跋孔毅父談苑
秘閣修撰向子諲建炎末治一宇於玉笥之下淦水之濱手
植泉香草環之讀離騷其中自號薌林居士 孫覿薌林記
京三郎南昌人丞相鏜之父建炎中金人至江西郡守以城
降金人索少壯三千人使負荷郡乃戶取一人三郎毅然請
行墮水不死後以子鏜貴得封朝請郎衣服飲食一如平時
出入必徒步初鄉人有行賈者將死以千緡屬三郎曰我死
不肖子必蕩費無餘俟其凍餒然後付之已而果然三郎名
而以錢歸焉及巫賈人子持喪三年 南昌耆舊記
紹興十三年玉山縣西七里居民謝七婦不孝飯姑以麥不

得飽而自飯白秔是年七月七日婦偶出有遊僧從姑求食
姑不敢與俄而婦歸僧徑就求飯婦大怒叱之僧求愈切婦
咄曰脫汝身上袈裟來換僧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
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變
四體及頭面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還至儼然全牛矣 豫章書
紹興二十七年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不知是鳥匍匐
往得一毛衣取藏之即往就女諸女各衣毛衣化鳥飛去一
女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後母使女問父知衣
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復以衣迎三女亦飛去 同上
紹興時大庾村中李氏二貓各乳雛更出迭入相爲乳一爲
犬所斃其一遂銜雛置一處雛雖小往往含忽作聲貓徧舐
還抱聲息繾綣若安全之乳力不能徧及日瘠一日而哺養

如初能食乃已又大庾劉公輔居東門右犬乳一子踰年而
斃公輔命僕瘞他所僕烹而食之其子聚所棄骨瘞於地環
繞鳴號不食者累日好事者作孝犬記 林志
劉作孚賢嬀號保靚先生居袁吉間地口秀源乾淳中用世
賞授將仕郎辟頃之安遠尉母老不赴韞德抱才不屑世用
清江謝尚書昌國章尚書茂獻廬陵楊文節廷秀胡忠簡邦
衡皆定交其七世孫尚節謀即故居建祠而諸賢翰墨多散
逸忽漁父來告其潭有石狀如碑以手摸之有字尚節使沒
者助力舉石出果左宣郎劉廷直所為保靚祠堂銘也他日
葬父於白石岡掘地得碑又永州通判黃德中所為保靚先
生祠記於是尚節益喜至元庚辰祠成歐陽元為記 歐陽元
保靚祠堂碑

劉光字謙仲少年豪於氣亦豪於詩嘗坐屋行棊直出其上
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
不治生事晚年偃蹇不遇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役而貽有
寒酸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本南浦人久寓樂清鄉人以
其老也呼之曰老劉 王十朋南浦老人詩集序
盱江包氏從朱陸二先生學一日自建寧至金谿陸先生問
曰元晦何言曰其為朱先生求數大字扁堂室悉得之獨光
風霽月之亭六字有靳色曰姑少俟將歸再請又曰姑少俟
陸先生曰吾固知元晦不肯書此然人人有此光風霽月吾
當為子書之至今其家揭陸先生之字於亭間 吳澄廬陵蕭
氏光霽集序
李少自宋南渡後始居萬安有文名晦翁過之為書萬安野
館四字并賦以詩澹庵胡公為之記少以通英殿說書致仕
復從藻江有軒曰南軒有齋曰自省宋丞相天祥文公元學
士雪樓程公夢炎劉公草廬吳公為書其顏為記其事 張敬
藻江集序
海南黎安祚試春官宿鉛山韓沐家既去遺橐金沐謹識之
未幾黎復至乃詰其實悉歸之市聞詣賜束帛人稱還金秀
才 鉛山志
鄱陽姜堯章撰絳帖平二十卷僅存六卷謂堯章于書法最
稱精鑿其言曰小學既廢流為法書法書又廢惟存法帖帖
雖小技上下千載關涉史傳為多故于是編條疏而考證之
一一別其偽真察及苗髮其饑若續書譜禊帖偏旁考保母
墓甎皆能伐其皮毛㗑其精髓比諸黃長睿王順伯為優抑

絳帖摹自劉次莊者有釋文二卷外有黃庭堅跋一卷榮芑
釋文并說一卷元名子字鑑二卷而今要不可見矣惜哉 宋
彝尊絳帖平跋
義驗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鐙騎也開禧間寇大入淮甸戍以
卒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徇地至花靨見病騎焉疥而瘠骨
如堵猪莫適為主縶而得之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
毛彤復生寘之櫪與羣馬不相顧成亦未始異之一日同
列有告馬病從成請騎往始命鞍踶鳴人立左右皺拒不可
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執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馭
廐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磬控緩亟無少忤者自是
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作亂
統府調兵三千以往成與行崎嶇山澤夸若方執事者之月

餘寇犯龍泉栅戍出搏鬬四五合幾敗之矣或以鈎出其駿
及鞬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騟屹立不去躑躅徘徊嗚嘶側
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弟悍狠見之色動遂試之蹴
蹋進退折旋良愜不勝喜貯以上廐煮豆粟灌泉芻馬用金
玉爲鐙華韉沃績标其鮮明群渠皆醵酒來賀輜重卒有爲
賊掠取者知之曰騟他日未嘗若是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
怪之後復犯永新栅官軍出迎騟識我軍旗幟亟掣賊覺有
異大呼勒挽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朘盡傷騟不復顧冒陣
以入軍士識之者曰此王校之騟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
逐之執以下詢而得其實則縳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
諜而進賊軍大駭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摇送江
右道朝廷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没騟
之事騟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騟歸病傷不秣而死 岳珂
義騟傳

成淳末永新隱士陳森翁築貞隱齋於冷泉巖掘地得劒有
詩末二語云男兒慷慨生平事時獨挑燈把劒看下書大元
二字莫詳所謂後元世祖與其讖兆蓋先見焉 廣章書
揚元鄱陽人父在軒通判某州臨難死節元慨先志不表暴
於世著忠史一卷裒列夏商以來至宋而止得八百餘人泰
定初撰其書詣京師上之忠史不傳在軒死節事不可考矣
縣志
宋豊城王義端德祐間避地章貢一日詣陳憲使杰適吉水
械刦盜七十餘人至杰命幹官王垌擬辟義端見之問曰是
二趙事否杰曰然曰非寇也義端昔遊此地聞有趙謙與傑

以事羈管鄱陽疑其弟與鍇搆之及與鍇赦還謀報復建登
僕焚與鍇舍此兄弟修怨耳從者可盡殺乎又説垌曰君毋
以人命奉長官意晉公保彦卿不反幸應三槐之兆其可忽
諸垌從之得釋者羅拜于前感泣而去 安志
宋之亡也永新張坦字履翁登仕郎學士院檢閲丞相信國
文公以彭震龍戍永新大姓譚張顔氏傾家奮義狀將劉槃
潛引元兵至力戰不克張氏八十一房皆與其難獨廣翁厚
翁兄弟數人得脱終元之世無顯仕者至今又三十餘房天
之報善人將必有復盛于前者豈不在今日歟 解縉永新張
氏譜序
曾安强爲舒州法曹母喪歸葬值江水暴漲舟過石將摧安
强以身繫柁誓與同溺俄有駕大艦者救之回視原舟裂爲
三矣人以爲孝感 安志

趙一德字季潤新建人初元兵南伐被得至燕事鄭留守家
歷三世號忠幹 志註鄭高之郡官部御史 一日泣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
其母澤國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依門下者三十餘年故鄉
萬里不獲歸省今父母已老脱不幸則永爲天地罪人鄭母
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比至父兄已殁惟母在年八
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鄭
母子嘆其孝即縱之將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
家衆各亡散一德獨留不去復詣中書訴枉狀得還所籍鄭
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
疾風勁草豈易見者因分美田廬遣之謝曰一德雖鄙人非
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此以相報今母老

八十餘得歸侍養主賜誠厚矣不受而去 元史宓簡傳
閼漕山舊作皂黑色也古無此字按字書艸下從早讀如造
化之造釋爲斗櫟實以其可染黑故俗稱黑色爲草此字既
借爲草木之草恐其相亂故去其早上之艸而加十以不成
字矣後又借爲皁櫪之皁漢書音義云食牛馬器以木作槽
然則皁櫪字正當木旁從槽而借用此同聲字也又借爲皁
隸之皁則因養馬之器而以此稱養馬之人也早字日下從
甲隸書省甲爲十後又屈十之尾而爲七則愈不成字矣韻
書言以水通輸曰漕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趨下者曰水漕
漕者水通流之名也豐城之鄉有地名爲同漕而此山名爲
閼漕皆是兩山之閼中通一水謂兩山之水合同爲一而通
流也故曰同漕閼漕者弁合之合借用閼閉之閼爾漕字去

聲皁字則上聲之讀如去聲者少時嘗偕豐城孫泰少初樂
安周栖梧朝陽自皮氏之家至閼漕山各賦一詩予詩不能
記但記第三第四句云水交流處地横分山四圍中天一握
蓋言山之所以得名與山之形勢也今書漕字人必以爲撾
改山名不容不著其說通古通今之士幸詳究予言而訂其
是否 吳澄閑清山歲雲內集跋
先漢梅子眞尉南昌後漢欒叔元守九江聲迹所暨人至於
今祠之爲仙有山焉曰巴山或謂以叔元之名名之也有山
焉曰梅山其亦以子眞之氏氏之歟梅山有聶氏居其下清
江蕭寺丞嘗爲書二大字以貽聶洪父洪父卒投其從子詠
夫寺丞公又爲作銘 吳澄跋蕭寺丞梅山扁銘後
人與走飛草木之屬貌像姿態萬之又萬莫可勝窮而無一

同者盡史乃能以筆擬之清江姚推子奇子亦寫四小幅遺
視眞以爲寫物所生也充齋皮公稱其傳神之筆如化工且
得相人之妙若鄭圃君子見之當亦心醉
宋代經學公是先生爲天下第一南渡後作古文艮齋先生
爲天下第一下至曲藝微巧如逃禪翁之梅亦然更數十年
姚推子花木當與逃禪翁梅同價何清江才人之多歟 吳澄
跋姚推子花卉二首
宋進士試芘甲戌是年甲科予嘗識第二人路君萬里繼識
第四人熊君朋來並予家寓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
王君龍澤仕國朝爲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人何君希之臨
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歲隱居纖束僑然世
外自守如潛臺歲明之正而宰邑者每禮于其廬可謂賢矣

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予予讀之竟而嘆何嘆也既往
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枝梧郤子云 吳澄書何希之試策
後
金蓬頭號野庵永嘉人遊龍虎山居蓬萊庵庵據微君龍孫
之會樊陟藤蘿深入雲霧嘗夜坐磐石蛇不敢近歲旱叩龍
井勅龍出蟄以偈龍騰入水少頃而雨後隱武夷其高弟方
方壺殷破衲李西來趙原陽汪道一等皆以道法著 廣信志
廣集跋彭壽卿所藏卷云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
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推擇郡吏不墮世俗刻薄廉無所取
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于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
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其所藏書
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

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讀者無不憤怒大
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雍郡公所
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 虞道園集

豐城熊自得元時以藝事入都有聲於公卿間此小畫二方
員得米老家法而興致幽遠固可與商高班矣然數十年來
鄉人東爲故紙余得而表出之 胡儼題熊自得畫

元初中州襲趙禮部元裕之之遺風宗尚眉山之體至涿郡
盧公稍變其法始以詩名東南宋季襄陋之氣亦已銷盡大
德中文章蒙赫然鳴其治平發明斯事者則浦城楊仲宏江
右范德機其人也楊之合作吳興趙公最先知之而德機之
高古神妙諸君子多許焉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
高遠亦自成一家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流麗清婉作者

愛之而諸公先後淪逝不可復得德機之里人傅君與礪以
布衣至京師數日之間詞章傳誦名勝之士無不倒屣而迎
豈非其風韻足以及予所遺諸君也哉 虞集傅與礪詩序

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於玉笥多爲四言詩刻之石間郡人
往往效之而廬陵之四言始盛漢封安成王長沙王而淮南
王賓客多往來蕭祠古冢鐫文俱存至晉許遜郭璞殷仲文
皆遊廬陵而五七言復盛至唐杜審言爲吉州司戶始大興
詩學廬陵之律詩尤盛吉詩人堂之作由是也南唐劉洞夏
寶松擅其家宋盛時彭應求稱南國詩人江西詩派葛敏修
擅其雄諸體備矣至元初而范德機授學於楊學曉學曉之
子又從師德機即邵庵虞公所謂得范公之骨而廬陵之爲
歌行者大盛 解縉西遊集序

廬陵永豐雖山之陽鷲溪之濱山川深厚草木濃麗其人秀
而多喜絃誦之聲溢乎四境畊種之民交乎四野時危代易
干戈所不加水旱疾疫盜賊所不入人無甚富亦無甚貧劉
氏族居三百餘年環里數百家無異姓良田數百頃未嘗去
劉氏冠婚喪祭必以禮共給公上必以時無金玉狗馬之玩
無高爵重祿之禍各食其力各守其常劉鶚字楚奇闢圃數
畝種桑柘三百株枳橘皆千株木實之脂可食可燭俗號山
茶又曰木子樹者七百株茶五百株桃李櫧栗松竹之屬稱
是築室四楹其中取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之語
扁曰浮雲道院 揭傒斯浮雲道院記

劉鶚字楚奇吉水永豐人由翰林修撰擢江州路總管陞廣
東廉訪副使至廣繕城池修甲兵聚糧餉勉厲將士調度百

出上下翕然賊不敢近移守韶州授中憲大夫廣東行省元
帥復拜嘉議大夫江西省參政越二年韶州猺獠亂公分兵
進捕之而贛寇乘間猝至時城中兵少公自將乘城命他將
領兵出戰公幼子運亦戰死凡一月而援兵不至城遂陷公
被執至贛賊幽之於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曰吾平
生忠孝今不幸至此死不瞑目矣作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
享年七十有五嗚呼公起自儒生敭歷中外數十年而復受
命邊閫膺國重寄不幸而國祚日危王綱日弛公之志謀才
略卒不及展而死豈非命耶第當時修史者失采不爲立傳
以附元史忠義之次然予嘗之廣道韶聞韶人云城陷時死
者尚多不止公一人今其姓名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
蓋莫不然可慨也 梁潛江西參政劉公挽詩序

危素浸銅要略序云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略於朝宰相以其書之有益經費爲復置興利場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子奏授理爲場官使董其事其術浸鐵以爲銅用費少而收功博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能以藥化鐵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於紹聖間而其說始備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鐵取礦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嚴橫泉石牆鴟齊官鴟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銅積大南山橫槎鴟羊棧姚旻冷浸橫槎下鴟陳軍鑑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竈下炭竈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爲

溝百十三有傳政和五年兩多泉溢所浸爲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甲少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實序志之我武宗皇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遜以其書來上皆命爲場官未及鑄印而場司罷至理復因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顓於一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 危太樸集

鄱陽周極懇生三歲其母見擄於兵越十一年聞母在泗州及至彼則閒入高麗又三年至高麗求之則母已前月死且葬矣極懇泣訴官始獲負骨以歸饒婦同擄者皆哭送城外子景伯元末以武功授南安鹽田巡檢再調平川迴龍砦當道使提兵征進屢有殊績知時不可爲拂衣隱 東埜聯明集

仙序

泰和縣南古岡有庵庵前有羅漢樹二株縈紆糾結屈曲交加常年一樹開花而不結實一樹結實而不開花明劉子高詩云東樹開花西樹子誰從枝葉認雌雄至今猶存 林志

元至正間瑞之上高縣有曾義山者世居縣之十五里葫蘆石畔嘗開肆於縣南之橋旁有瞽而丐者日過肆前義山輒禮而哭之久之丐者告義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者來君宜扣之至期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導二瞽者過義山臨之拜於縣北之鵝鷄州一瞽者以書授義山且畫沙指訣盡其秘妙書名銀河棹其後占卜如神預言紅巾賊至令邑人避之賊至無所得欲殺義山以匿免遂不復行其術竊藏其書於葫蘆石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月日有劉姓者過吾家當取

書畀之毋洩後伯溫丞高安界以事往義山家其子如言授之伯溫得書便掛冠去 甘霖風鑑書

廬陵張光弼元末棄官隱張士誠禮致不屈策其必敗題蕉梁以寓志居湖西壽安坊今之花市也貧無以葺廬淩彥翀爲疏募爲酒閒爲瞿宗吉誦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笑曰我死理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太祖徵至京深見溫接憫其老曰可閒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湖西湖山間年八十三而終 列朝詩小傳

溧陽張來儀著靜居集與高季迪楊眉庵徐幼文齊名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俊終亦不相遠眉庵盈川令終如一轍迪之戮同乎賓王幼文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邱先生投龍江又與

照鄰無異噫亦異矣程孟陽曰静居五言古詩學杜學韋各有神理非苟然者樂府歌行材力馳騁音節諧暢不襲宋元格調眉庵樂府尚多套數語不若静居才力深渾有自得處七言律詩清圓渾脫不事雕繢全是唐音頡頏高陽未知前後或謂楊不如高又謂張徐不及高楊皆耳食之論也 同上

法循臨川人常行般舟三昧一夕示寂闍維心獨不化乃焚熾火發之俄出五色光屬天就視之獲佛像高三寸非金非石其頭面手足及衣之襞積若刻成者因取寘淨土上次早觀之設利已纍纍生矣 宋金華録客語

廬陵周孟聲與子學頻皆以文鳴故廬在吉水之泥田村門牖之内桂樹一章扶蘇離襬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爲灰燼桂亦焚死唯榦獨存越五年

丙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蔚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於根柢枝葉沃如也國朝洪武庚戌學頻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鄉會試南宫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政事聞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 宋濂重榮桂記

黄太常子澄受易於歐陽貞受書於周與學受春秋於梁寅初謁寅時寅令作枯梅詩立就甚異之詩云百千年樹未全枯三五箇花何大疎聞道石門春意動不知曾有暗香無石門寅所居也 曝書亭詩話

洪武四年廷對之士俞友仁等百二十人擢江西吳伯宗第一授禮部員外郎第二山西郭翀授吏部主事第三浙江吳公達授户部主事二甲十七名授刑部主事三甲一百名俱授縣丞無一人入翰林者至洪武十八年一甲三人始分授修撰編修餘點庶吉士遂爲定例 登科録

明章彬南昌人仲兄自晶洪武間遣使覈實民田自晶受事以直貫怨里豪朱同文嗾其黨訟之朝又陷以邀截實封刑部逮繫兄弟四人盡論死高侍郎鐸訊而憐之議罪坐其長彬力請以身代高服其義遂具獄上伯仲獲免各留一子供橐饘時同繫者饒人鍾英龍泉王巡檢乏甚彬囑諸子爲之具食每食必俱比行論又爲經紀其喪未幾朱同文以罪繫詔獄死彬竟減戍遼東赦還及諸兄歡聚無恙又二十五年始卒人以爲天道福善之報 安志

桑惠字仁卿武義人家貧惟課子以時讀書人笑其愚曰甑將塵矣何不學他伎藝朝暮可得錢讀書固佳然[illegible]八耳

仁卿曰吾貧由天於讀書何與哉妻項氏亦淡然相歡雖凍餓間有佳書必擬所織布帛貿之使以時讀以時以賢良徵主分宜簿州里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後歷官至某郎以政事聞於時 宋文憲集

永樂四年交趾叛安福仕交趾者三人彭友直以古費典史持郡牒撫諭叛寇陞新安主簿病歿葬費之杜社寺後又歐陽典史堅與友直俱撫寇爲寇所執死於火中又謝縣丞子方陷寇中久之得歸舟碎海中舉家八人皆溺死 劉球南恩堂記

永樂九年夏琉球國中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

方物并以長史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程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 府志

僧至妙字湛然浮梁人俗姓黃永樂間應詔舉高僧上命賦塑騎雪虎羅漢尊者詩云凛凛威風色則空天寒流注梵王宮日高便擬聞尊者騎上天台不見踪稱旨賜衣帽宴儀部部官簪花戲曰好花簪向僧伽帽料得師心也愛花答曰若使此花能結子老僧原是佛陀耶在座抵掌隨續曰未許此花開佛地恐將春色攙袈裟衆益奇之 同上

永樂中中秋開宴不見月聖情不懌學士解縉口占風落梅一闋云姮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楳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又賦長短句一首上覽之歡甚爲停杯以待夜半月復明上大笑曰解縉真才子李天手也命宮人滿酌宣勸盡懽罷 都吳七修類稿

篠溪之山其遠而高有岩穴可窺者曰高霄曰白竹其近而盤礴峙立者曰富岡水之縈而駛者爲小陂折二里許始出而南匯於太新塘塘多石磧廣可數百畝蓋衆水所歸也其竹有篔簹白箕橫枝春夏筍可食其木有櫟柞松楠豫章之植其材可以供薪樵充器用其地塘皆疊石或織竹爲陂泄歲旱不可爲之縮宜鰱鱅鰡鯇宜鵝鴨浮游可以供庖廚奉賓客其田緣迴兩山間乍寬乍狹或亢或窪宜秔宜稻宜黍禾宜秋宜麥可以爲酒醴粢餌伏臘有雉兎狐狸麕鹿野豬可以獵取所居多田夫樵叟而無商賈變詐之習無爭鬭侵陵之風可處可游 劉崧書郭氏隱居記後

解縉歐陽家譜序云廬陵自春秋戰國以來爲吳楚文物之地伍子胥孫叔敖之徒多有遺跡若新淦子胥廟在羊山廬陵敖城叔敖之故居斷碑殘碣往往有存而傳記所不及采史官所不及録徒秘於私家子孫相傳今千數百年子猶及見其一二得以補聞見之遺過知歐陽氏譜文忠公所修續蓋猶未詳也子嘗過萬安見梁國公墓穹碑石𣕰巋然尚存國公諱忠與宋太祖爲布衣交梁國其追封也今宋史不及載而文忠公譜亦不及録推其闕遺者豈不多哉

廬陵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溪之上有異石焉穹窿修直跨兩厓之間若偃梁可以通行昔有人謂曾氏曰是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繼而曾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祐中鄉舉

里豪忌之夜遣人拱石斷之迄百十一年應龍之五世孫鉞言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渡者至架木以通追其祖父時漸長已可三四尺許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劉君伯章爲賦詩以志喜 劉崧贈曾氏瑞石序

清江蕭德章蓄古琴三一曰玲瓏一曰廣寒秋而其曰寒泉者最所珍愛蓋德章之舅氏新昌胡君曾實號元陽先生博物君子也洪武初徵用爲尚賓館大使精數學解音律而尤好琴時時以鼓琴侍上上甚重焉及奉詔求賢南粵道過清江以寒泉之琴遺德章云 梁寅寒泉琴記

撫之金谿南里曰西坑自徐氏居之因更名曰善山徐諒之四世祖立道公精圭臬之學始築室南坡取楝樟二木手植

於庭相去間二丈曰羿時庭木交柯吾子孫必有興者五傳而至古樟居士家益大族益蕃自緦麻之親不啻五千餘指雖通塞不齊要皆歸于善人咸以爲交柯之驗 梁寅黃山徐氏交柯亭詩序

吉之書臺西南幾二百里爲上城是邑形勝之甲也其山從東北最高曰武功者延袤而來層巒疊嶂凌逼霄漢檣爲千峰萬壑望之如波濤洶湧由雲中而降至上城則展而爲高平之原分兩陵宛轉抱左右如城郭然地故以名其水則清泉百道湍激溜瀉合爲兩溪隨兩陵盤迴而出會於原之陽爲大川其東原之上則嘉禾修篁蔥蒨芊鬱民之匝原以居者蟻聚蜂屯不啻千有餘室其著姓之劉若周者皆衣冠詩禮代不乏偉人焉謂非上城山水儲英毓秀有以致其然與 周是修送周屬吾歸上城序

道新淦而南水行八十里曰峽江大江中流兩山對峙如劈丹上下紫析崖石間幽陰慘淡之氣動人毛髮南行又十里豁然平曠山高而水深舒望廬陵諸峯如圖畫溯江而上有陂池林園之勝毛仲舉兄弟所居其東軒名舒嘯慕淵明之超然于世俗之表也 練子寧舒嘯軒記

泰和諸山之高圓而秀特者皆以岡名而舉子岡者亦武姥天柱尖心鼓樓黃牛馬纓朱砂櫸林之類耳其名之故則不可知也舉岡之南有陵周道經其麓陵之上有石二相距通咫俱平而長石之上有巨人跡各二前後相應跟趺踏趾甚悉而宵視其質理生於自然固非琢鑿之所爲者里父老相傳昔后羿上射十日墜一烏於此上故人名射日石亦名仙人石道之行旅登陵以觀者咸坦途焉 周子岳舉岡人石記

宣德八年十月辛亥江西守臣以白龜來獻 錢習禮贊

宣德間安福華巖寺僧月夜見兩矮男子吟行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閙喧天鸞皇一去無消息獨坐空堦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即是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頃之沒循迹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鈸一 張章書

天順六年夏四月紫芝數十本產浮梁戴嘽家是秋子珊中鄉試明年春芝復生珊中會試歷官尚書 同上

劉忠愍球爲翰林侍講應詔陳言忤王振死布衣成器設位龍泉山巔爲詩文祭而哭之人名爲祭忠臺 列朝詩小傳

九武伯衡詠燭剪詩睹殘瘦玉蘭心吐蹤落春紅燕尾香爲

一時所賞國朝李古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鎖傳春晝靜小樓工罷夕陽斜公之直節清聲而詩婉媚如此信乎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楊慎詩話

石潭禾溪所匯處也水旁及水底皆磐石形狀非一綿亘里許其在水旁有若鷗鷺者首身畢具後其首爲舟所觸而毀乃不甚類有圓而窪方而窪者容皆百斛圓者滌入之水當濁方者瀅通之水常清濁左清右相去甚邇類朱墨硯其在水底沒人言有高石中空者曰樓石有間而下覆者曰涼繖石有級而上承者曰二等石有間而上仰者曰香爐石四石皆魚所聚沒人取魚者爲之名以志焉樓石有鮎魚居之甚鉅沒人不敢通時相呼數輩沒而遠以視之爾石潭之怪奇瑰異其蘊閟於內者多而彰露於外者少也 劉定之石潭記

梅溪在泰和東南兩舍許山水環抱明秀原田廣衍彌望皆沃壤處是者皆有以厚其生而適其性無慕外之累前二百年溪東曾秀峯先生以清文粹德教授于鄉文丞相實出其門雖丞相非一師而曾氏在其里塾其所浸漑深矣今羅宗智名其藏書施教之居曰梅溪書屋云 楊士奇梅溪書屋記

監察御史禾川劉性善母王氏生性善纔五月而父出之時外大父邦仁知郴州因攜以行性善稍長知本末嘗涕泗願天欲見其母不可得母轉側遠外二十年乃歸歲久已性善訪知其處而往省之母子號慟幾不能生時性善已被推擇爲縣學弟子員即月餽廩膳之半以奉母而日夜泣請於父願復爲母子詞旨懇切父憐而許之於是遂迎以歸作堂以奉養焉鄉邑士大夫以性善之孝能動其父而致母之還也

名其堂曰孝感之堂 王直孝感堂記

碧落山在郡治之後考瑞陽誌碧落山不見於紀載而鳳凰山者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眞居其中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眞嘗詣陳國南及門而返國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眞女弟明香亦隱於華林山之元秀峯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地雖密邇闤闠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雲竹霧葱翠森茂隱然烟霞之表不出郊坰而得奇勝如此彭居文壽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 梁潛碧落清隱記

長林書屋者大學士胡公廣之故居也在廬陵吉水之間前有金螺白鷺之勝後有青原石鑑之奇芙蓉天玉墨潭諸峯截然相望於左右而大江之橫帶滄洲之演迤層阿複巘青林白石之迴抱於旁近者實江南勝處也 楊士奇長林書屋詩序

羅故吉水望族以儒起家宋南渡以來世多長者享年之久或八九十或百有餘歲其時官府存問高年出於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於時莫不以爲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其後子孫蕃衍春秋會合揖拜至舍無所容則又構亭於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 金幼孜羅氏老人亭詩序

倉前周氏萬安故家也其地在今縣治北倉之廢置不詳自何時周氏居此亦不詳自何代今其家有唐天寶中買田券官司印識猶今前周氏買者姓名由是觀之則周氏世澤之

長可知 王直萬安倉前周氏譜序

周忱雙崖草屋自序云予家月岡距吉水北一舍許東有仙獅山山之陽有二崖東崖下石洞中可坐數十人世傳嘗有仙人乘黃牛往來其間故名黃牛洞其西崖之下爲壇壝雩雨雷電常出於此故水旱必禱焉二崖皆壁立十餘丈居山之半蒼藤古木陰翳樛錯遊人咸樂其勝崖麓平衍之地縱橫數百畝有竹數千竿松萬餘株皆仙人手植東西二泉出於山之陰流爲小溪傍崖而東南踰一里始匯爲一西折以注清澈可鑒雖大旱不竭瀦之爲沼堰之爲渠以溉田圃而給滌濯取足焉

泰和劉伯川家富而輕財有田數千畝一日悉散予其親閭所存藏獲一切遣去獨與其妻處敝廬數楹僅蔽風雨旦暮

鐘婀而已平居不與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孟潔謁伯川村中留款特厚一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也謂士奇曰寒士寒士異器也又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爲翰林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堯山堂外記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梳嶂若飛來峯顛崖秀壑虎兕蹲而鸞鶴翥者皆環拱於前而仙人井七星潭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承仕郎黃愈敬別墅尚寶丞程公嘗題曰金井山居 何喬新金井山居記

安福張寅弱冠寓冀州及領鄉薦冀人欲妻之寅曰嘗聘本邑康氏南北不相聞者十年矣未可負之既上春官不第乃南歸康氏亦守節以待始就婚人兩賢之後寅登成化進士 實占

廬陵李布政昌祺生平剛嚴方直居官所至有風裁服食儉約足跡不至公府富於才情多所結撰效瞿宗吉剪燈新話作餘話一編借以申寫其胸臆其歿也議祭於社鄉人以此短之乃罷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其然豈其然乎安磐曰餘話記事可觀集句如不將脂粉涴顏色惟恨緇塵染素衣漢朝冠蓋皆陵墓魏國山河半夕陽對偶天然可取也 列朝詩小傳

安仁劉尚書元瑞舉進士與顧華玉徐昌穀號江東三才子晚自稱坦上翁與孫一元張寰吳琬陸崐輩作湖南雅社建安李尚書嘗訪之於峴山了無宿具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瀟欣然達夜好樓居而力不能搆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楊用修朱子价皆作神樓曲 同上

環江合遠溪諸水逶迤數百里而匯於龜川川上寶華紫氣珠山之秀敦列涯涘而江滸有石裡不數武長可百十丈截流逸走達於江心崢嶸蜿蜒如躍如伏礧礧齒齒苔蘚水齧若鱗甲飛動鼻距開張其銜瀾激浪則魚駭蝦驚陰雨冥晦狂雷震霆又若取其先怪將乘風雲而欲飛去蓋其質石而其貌龍也 董裕龍石記

靖節墓在德化縣楚城鄉面陽山之麓地名鹿子坂也去墓三里許有先生故居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年無尋焉余既得其山并田遂遍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其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樹以啓竊據而葬者耶 仰止錄

金溪水出福和嶺遵道而南始大而爲溪金沙浴日清瑩可鑑西流遇石則錚然有聲橋其上可卧而聽焉少前斜折而北行合揚名斷金兩鄉之水澄而爲潭深黑無底流而爲遠溪舊有石橋長可數十丈屋凡數十楹足以待遊息者橋下渚清沙白東溪倒流之水又合而東注爲輞川木樹扶疎可擬王維別墅輞川之下兩山既其吭水至是殆不見去矣故擬之曰金溪有山盤盤名曰南山山之上兩石對立如雙鷹

峯霄其勢可呼山之下為虎灣每夕陽西流人烟竹樹隱映
可愛南山相對有石臺甚平石上為棊局可列胡床者憑高
一望遠無不賜石臺隔水有大陂極深靜山之大者曰圓嶺
其勢最高其神祠以雷每晨鐘一鳴聲動皆作嶺之外殆無
餘山矣　張微金溪十景記
正德辛巳冬雷震明日兵備副使王綸廷見諸生問及之鄱
陽劉歸對曰主兵事應在宗藩時宸濠有逆志綸陰與其謀
聞之愕然密啓宸濠聘歸辭不赴未幾逆敗歸應嘉靖間貢
未仕卒歸璉之子博通天官五行之學　饒州府志
正德間姚源洞寇掠德興知縣趙德剛無城可守議撫之親
入賊營賊執之索金帛時老人余有輝從行乃請于賊願以
身質令知縣回可辦金帛趙公得脫歸值憲使王公統兵臨

縣而金帛不至賊以有輝紿已縛至樹上以亂箭射殺之萬
歷間有司追表忠魂檄祭義勇祠　同上
王文成征思田歸至南安偶入一寺先是寺有上座僧將入
寂命其徒鑰所居禪室戒毋開曰姑俟我文成見鑰扃甚固
問之其徒以師語對文成曰固俟我也開之几有書塵封其
上拂而讀之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啓吾鑰拂吾塵若問前生
事開門人是閉門人　甘露園短書
明崔琬性至孝父嘗遘疾割股進之尋瘥又為母請禱願以
身代俄有石棊墮案上視之士字也後果益算十一年而終
安志
豐城雷璲為雲夢縣尉嘗有貸于人既死無知者一日攜金
以償其子謝未嘗有璲曰尊人實知之乃委金而去　同上

嘉靖元年春二月崇仁劉最家正廳棟柱生靈芝四月再生
七月復生乃兄弟連登之兆　林志
虞山楊夢羽示夏少卿言嘗祈夢九鯉山得問舟了三字及
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
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泊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
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此事亦可入前定錄也　列朝詩
小傳
隆慶二年夏四月芝草生泰和郭奇上園中梅柳茄瓜俱一
蒂雙實三年孫子章應恩貢明年聯捷成進士　家章書
萬歷十六年芝生南昌劉曰寧家五本是年中式第五名明
年生三本中會試三名又生二本館選第二　同上
慈山海印大師既返初服結庵廬山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

蓮漏專修淨業後示寂曹溪既化之次年弟子居廬山者奉
全身歸塔五乳無何粵人官南康者復遷其龕還曹溪將荼
毗啓視之膚理柔軟鬚髮郁然乃加髹漆奉於六祖真身之
側去五乳葬時又二十餘年矣　列朝詩小傳
紫栢大師真可字達觀住匡山時聞憨山以弘法坐戍嘆曰
法門無人矣南康太守吳寶秀以礦稅被逮其妻投繯死嘆
曰奄横至此世道不可為矣乃決策入都謂人曰海印不歸
我為法一大負礦稅不止我救世一大負傳燈錄不續我慧
命一大負捨此一具貧骨釋此三負不復走王舍城矣　同上
上饒王嗣經字曰常故姓琛貌魁梧多笑言吟詩不輟面圓
而黄色人戲呼為蟹臍王笑而應之博學多撰述有秋吟入
拿一時傳之　同上

南昌郭昭字伏生少有家難薙髮爲僧性孤峭處叢林不能悅衆事解仍冠巾遊吳越閩楚間望之稜然骨立故是比邱相詩亦澀硬尚帶蔬筍氣 同上

龍泉梁逸樂性好義嘗給衣食以賑饑寒修橋梁捨棺掩骼諸善事無不爲之年九十餘無病卒時南雄有尹姓者生男背有龍泉梁逸樂五字亦迹鮮明七日其字乃沒計所生之日即朝貸卒之日也後舉進士聞者以爲積善之報云 邑志

高安民李官奸惡無行年六十以壽終人以爲無天道及葬忽聞棺中勃窣聲其子以爲父復生啓視全身化爲牛但頭如故子醜之亟釘秘焉盱江諸大家承寧日久莊田租入俱改用大斛有富民程某亦將改其子毓文不可曰使吾家長有此小斛之入足矣父已之夜夢神告曰旦日將盡焚諸家

廩獨免子明日亭午諸廩之在竺田及嚴湖塔者皆火火第焚燬獨毓秀家廩火及而熄皆崇禎中事 徐芳懸榻集

謝仕蘭瑞金人早孤事母孝家畜一牛寄於武陽崠山居偶載穀往府出糶舟至雩都忽聞母病即棄舟馳歸及武陽崠日已晡矣見一虎咆哮而來驚呼倉卒中一牛犇至與虎力鬬而死仕蘭得免旦視之則前寄養之牛也蓋牛聞主聲急奔救之云 安志

胡夢泰江西鉛山人崇禎丁丑進士寓延津丙戌冬仰藥死其僕奉櫬溪上爲賊所掠棄棺于水流及邑江沙際棺上載夢泰名邑人收寄山寺十餘年家人無至者後三山人爲葬于鼓山積翠巖上題咏甚多 福建通志

由洪崖而進爲紫清諸峯迤邐西北折許母冢在焉嶔嵌碕礒陰不可升土人嘗有竊葬者秋齋縋棺而上亭午始至崖小霹靂交作樹木皆鳴送者駭眙而棺已在山下自是過者必式云山中所傳奇怪其跡之存者皆在東莊以北爲劍爲臼爲碓爲棺爲拜鞲爲几爲胡牀爲石豕首豕首加劍其上耳缺其齦有盎承之細流皆注若封血然臼中水冬夏不竭土人病目者稽首沐之輒瘳或杓去之旋竭旋盈乃至彌日亦不更淺臼中虛下實水環其外無竇下通或挹瀾盎之亦不更滿其碓動否在人敬怠宿誠以往輪旋若飛嬉戲引之千鈞不翅膹絕無盈矣北至棺山棺露前和卑藏山內拜石外橫復前求石几在社廟南隔水數十丈石滑而碕古無人蹤緣澗委蛇得石巖巖中石筍如柱下石方徑數丈上稍短若檐飛端界其上衝潤激其旁細流環其下如鐘如磬如簧

如琴金石絲竹之聲紛然遝至耳不給聽淒神寒骨前岑遺旁石上實覩驢跡劃若在泥所謂雪精之跡也少進有數巨人跡在盤石上望之碁長比往踐之隨人長短各稱其足鄉人相傳謂昔仙遺此以鎮雪精者 徐世溥西山靈跡記

故相張公位與福莊在東關外延袤數里自菩提寺至於窑灣本淮將軍故城址也相國因而圓之即址爲堤夾植青松環以綠水中有稻田數十畝曲徑縈紆小邱五六或高或下或方或圓皆作亭檻於上隱以杉檜雜花冥濛其外即濠芰荷間發春有稻色夏有荷馨秋冬之際陵麓邱池綺然明瑟堤上松風怒號無時零露於浥外眺濠岸內顧池軒涼吹灌耳每有寒色堤盡松窮依聞鐘梵之聲發於地下則所謂蓮花庵者是也下堤緩步杳不見庵但聞水聲中雜僧語又在

木末尋溪涉水樹隙爲橋幽狹奇危過之悚慄僧人習之迎送如飛若無橋者附郭邱林此殆其勝昔將軍提師築城遂成都市既而陵谷變遷摧爲殘堤荒隴千載之後不意有相國者起而圖之當時臺榭笙歌之盛可知然相國身往未久而今已蕪穢若此矣因志之以俟來者 徐世溥興福莊記

都源水西行十五里乃折而東入瀼溪源之山東行五里忽折而西秀出者曰耳峯自耳峯迤邐而下十里又別爲一支曰烏岡行二十里乃折而或南或北不可繩準耳峯之間面勢烏岡者曰禪師之嶺父老傳言古有禪者三日坐峯上蛻去人神而祠之雨暘時應歲輒以雄雞置其上報之祠壇而不屋雖樓不去亦卒無毒蟲猛獸之傷宋元間峯下有庵數百年偶仆旋起無廢居者近甲申乙酉之際僧散去庵乃毀己丑仲春山上鐘忽自鳴三日夜源之人異聞之夏五有二僧自楚來丐居源之人莫不曰鐘告之矣庵成磨石峯上記之 文德翼永興庵序

趙孝子希乾字仲易南豐人父師高從豐城李見羅先生學歸著浩然集良弼金鏡錢鈔議九邊屯田議等書而蚤死希乾幼孤其大母母皆嫠婦殊有篤愛年十七母病瘖甚希乾念父之死以瘖也心甚惶惑詣日者卜之日者遽眴希乾而嗜曰危矣剖心其可瘳乎聞者皆怪希乾心識日者言歸齊沐中夜起作疏告神書遺言付仲父及弟封識之卽取刀坐床上剖其胸肉置几間而是時天大風起衝其門希乾輒驚爲家人知之頃之無有希乾竊捫其心不可得更反刀剜其胸腸大出心終無所取無何引刀斷腸數寸內其餘裂絮猶窒其穴呼弟妹起令取几上肉并腸煮進其母天既明問絶于床久之而甦比創合竟無恙已二十年方丁大母艱而其母亦無恙希乾腸已斷不復屬而噉飲如恒人其胸下腸截竹一筩置腹間筩腰奠皆有帶懸繫於頸及背承所出腸筩旣解而腸端瀝濡濡下死如是不死非獨誠孝之感抑天不令其太母母無依而已矣 邱邦士傳

饒估彭萬年禱吳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曰剝人財室人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頃贏一人反接至使畫字萬年畫斬字于背及獻級則其伴鄭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分舟而行萬年避風檥蠡左三舟渡湖是夜盜劫三舟被殺而萬年寤驚覓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之遂斂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偕之維揚暨回舟而飲三婦于艙詢曰夫入非三

妻而得贖三何也婦愕失箸旣而視僕萬年令三僕避後婦泫涕曰妾建昌追工妻也夫積工值攜妾歸附三後舟夫病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板子沙家遺老姑存亡不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惟卹其情故以詢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劃贏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江右王猷定書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爲士人非彭姓今聚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傳聞之訛與夫天下衣冠方幅藉藉稱士人而錙銖成市所爭毫釐生死頓易誠爲萬年所不潔者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卽士人矣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廟所始則無可按者 毛奇齡湖中客傳

辛巳夏四月寓匡廬秀峯寺一日抵木瓜洞與嵩隱道人過

詢其年曰八十矣其貌如童顏旅體豐碩趨輕健問其所由來則曰洞自唐眞人劉混成種瓜得道以此得名後久荒廢甲寅歲自廣陵遷居于此凡巖宇亭閣皆創構也從容扣其學問根柢以知止二字應余聞之矍然曰此道學要訣也道人名和陽南陽人 劉諮桓題木瓜洞石道人有名

渡葛溪而南可三十里許有山翠微嶄絕秀拔羣阜之表數十步外奇益出攢峯林立各極其氣勢以爲勝有特拔者有競起者崩欲壓者奮欲翥者高如瞰下如仰者銳者禿者迴翔錯跱凡十數山實則此一山之分也山中多草少樹樹有之亦疎瘦孱兀失樹理石筍數枝矗矗怒生如旌幢如刀槊顧盼頃如行武庫中或曰昔有將軍過此者軍於山之陽山因以名按李華過弋陽寄趙七侍御詩有君陽青嵯峨之句

又李翺來南錄至信州望君陽山謂怪峯直聳似華山云意皆指此山也是當作君陽今昔異傳遂兩仍之山下一溪繞山西流蓊蔚則軍陽江也源發於隱士巖十餘里至是而深漸大更七十折而合於葛溪 鄭日奎軍陽山記

建昌地近閩康熙初耿藩商持重貲賄交當塗連土著姦民爲保乘民之急扣折以出倍息以入權子爲母兼權其子展轉累算民不能償保家則執之歸於商所創設非刑考掠困縶械辱百方宛轉叫號求死不得鬻妻賣子多自盡者遂及其親知瓜蔓責償雖薦紳士無免者居行人咸噤栗無敢發聲南城諸生趙由汴發憤嘆曰吾何愛一身驅此大慝以活同郡萬人之命乃爲陳情録備列姦狀及民所困苦慷慨涕泣指畫大吏前引商庭抗按國法多方曉 大吏動色不能奪驅商去一時民得更生歡呼動地曰趙 活我歲晚與妻子酌水相慶曰非趙君安得今日鄉人入市過之必拜揖有泣下者卒之日童叟悲惜白衣送葬者五百餘人由汴好讀書不肯拘前人訓詁性慷直有大志陳情録出郡邑爭鈔寫傳誦恨不識其面既而折節事謝程山講學勇聳身危坐竟日以小學訓子居喪盡禮以謹厚終卒年三十有二初字平原程山改字中原遂以行 彭躬庵傳

康熙五十五年寧州南山崖渡口大水衝出石碑一座閱之乃順濟龍王廟記山谷先生所撰也辭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無上兩足尊初說修妬路爲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始以非男成佛惟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爲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

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 越應清淨之鑪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爲淨供 切門下一切遍周普光法堂當仁分上不妨於法界 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鐘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 濟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棹臂南山 船 爲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歲癸亥號 日口 并黃庭堅撰并書淳熙已亥夏五月 國初 持僧正弼

江西通志卷第一百六十二